四庫全書

薈要

【史部】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十八册

Z121.5
CH1
43

吉林人民出版社

浙江大学图书馆藏

ZJU001016151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三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三上　宋　袁樞　撰

劉淵據平陽 殺大弟乂附

靈帝中平五年春三月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醯落反與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為持至尸逐侯單于

六年　初南單于於扶羅既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

獻帝興平二年冬十二月南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居於平陽

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南單于呼厨泉入朝于魏魏王

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衆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魏邵陵厲公嘉平三年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太祖留單于呼厨泉於鄴分其衆為五部居并州境内左賢王豹單于於扶羅之子也為左部帥部族最彊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内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埶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冦追録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晉武帝泰始六年　初魏人居南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與中國民雜居自謂其先漢氏外孫因改姓劉氏

咸寧五年　初南單于呼厨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及魏武帝分匈奴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豹子淵幼而儁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雁門范隆曰吾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為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帝召與語說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没帝問將於李熹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喜任俠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適足為吾患耳因歔欷流涕齊王

攸聞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柰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

太康十年冬十一月詔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惠帝永熙元年冬十月以劉淵為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

永興元年　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絶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為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柰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及雜胡聲言助穎實欲叛之　王浚東嬴公騰攻穎淵請歸發五部兵以擊浚騰穎許之　淵至左國城宣等上大單于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于離石　淵聞穎去鄴命劉景等將兵擊鮮卑劉宣等諫而止事並見西晉之亂　冬十月劉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衆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

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劉宣等請上尊號淵曰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稱漢王於是即漢王位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樂公禪為孝懷皇帝作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后以右賢王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左於陸王宏為大尉范隆為大鴻臚朱紀為太常上黨崔懿之後部人陳元達皆為黃門郎族子曜為建武將軍游固辭不就元達少有志操淵嘗招之元達不答及淵為漢王或謂

元達曰君其懼乎元達笑曰吾知其人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不過三二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元達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魁偉性磊落高亮與衆不羣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常自比樂毅及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劉聰重之曰永明漢世祖魏武之流數公何足道哉

懷帝永嘉二年冬十月甲戌漢王淵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鳳　十一月以其子和為大將軍聰為車騎大將軍族子曜為龍驤大將軍　十二月乙亥漢主淵以大將軍和為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歡樂為大司徒封陳留王后父御史大夫呼延翼為大司空封雁門郡公宗室以親疏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功伐悉封郡縣公侯

三年春正月徙都平陽大赦改元河瑞　五月漢主淵封子裕為齊王隆為魯王　漢主淵遣楚王聰等寇

洛陽軍失利淵召聰等還事見西晉之亂　十二月漢主淵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傅楚王聰為大司徒江都王延年為大司空遣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安北將軍趙固平北將軍王桑東屯內黃王彌表左長史曹嶷行安東將軍東狥青州且迎其家淵許之

四年春正月漢主淵立單徵女為皇后梁王和為皇太子大赦封子乂為北海王以長樂王洋為大司馬秋七月庚午漢主淵寢疾辛未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長樂王洋為太傅江都王延年為太保楚王聰為大司馬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以齊王裕為大司徒魯王隆為尚書令北海王乂為撫軍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始安王曜為征討大都督領單于左輔廷尉喬智明為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光祿大夫劉殷為左僕射王育為右僕射任顗為吏部尚書朱紀為中書監護軍馬景領左衛將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兵

丁丑淵召太宰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己卯淵卒太子和即位和性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淵以其無才行終身不遷官侍中劉乘素惡楚王聰衛尉西昌王鋭恥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權輕重之埶使三王總彊兵於内大司馬擁十萬衆屯於近郊陛下便為寄坐耳宜早為之計和攸之甥也深信之辛巳夜召安昌王盛安邑王欽等告之盛曰先帝梓宮在殯四王未有逆節一旦自相魚肉天下謂陛下何且大業甫爾陛下勿信讒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鋭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領軍是何言乎命左右刃之盛既死欽懼曰惟陛下命壬午鋭帥馬景攻楚王聰于單于臺攸帥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于司徒府乘帥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尚書田密武衛將軍劉璿攻北海王乂密璿挾乂斬關歸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鋭知聰有備馳還與攸乘共攻隆裕攸乘疑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甲申

聰攻西明門克之鋭等走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於光極西室收鋭攸乘梟首通衢羣臣請聰即帝位聰以北海王乂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乂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羣公正以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家國之事孤何敢辭俟乂年長當以大業歸之遂即位大赦改元光興尊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曰帝太后以乂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呼延氏淵后之從父妹也封其子粲為河内王易為河間王翼為彭城王悝為高平王仍以粲為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石勒為并州刺史封汲郡公九月辛未葬漢主淵于永光陵謚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漢主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寢穴其壁間刺而殺之　漢太后單氏卒漢主聰尊母張氏為皇太后單氏年少美色聰烝焉太弟乂屢以為言單氏慚恚而死乂寵由是漸衰然以單氏故尚未之廢也呼延后言於聰曰父死子繼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業太弟

何為者哉陛下百年後粲兄弟必無種矣聰曰然吾當徐思之呼延氏曰事留變生太弟見粲兄弟浸長必有不安之志萬一有小人交構其間未必不禍發于今日也聰心然之乂舅光祿大夫單沖泣謂乂曰疎不間親主上有意於河內王矣殿下何不避之乂曰河瑞之末主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讓乂乂以主上齒長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為不可粲兄弟既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疎詎幾主上寧可有此

意乎

愍帝建興二年春正月聰置丞相等七公又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為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千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左右選曹尚書並典選舉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亞僕射以其子粲為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江都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汝陰王景為太師王育為太傅任顗為太保馬景為大司徒朱紀為大司空中山王曜為大司馬　十一月漢主聰以晉王粲為相國大單于總百揆粲少有儁才自為宰相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刻愎諫國人始惡之三年三月雨血於漢東宮延明殿太弟乂惡之以問太傅崔瑋太保許遐瑋遐說乂曰主上往日以殿下為太弟者欲以安衆心耳其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今復以晉王為相國羽儀威重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諸王皆置營兵以為羽翼事埶已去殿

下非徒不得立也朝夕且有不測之危不如早為之計今四衛精兵不減五千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餘王並幼固易奪也苟殿下有意二萬精兵指顧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以迎殿下者大司馬不慮其為異也乂弗從東宮舍人荀裕告瑋遐勸乂謀反漢主聰收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禁乂不聽朝會乂憂懼不知所為上表乞為庶人并除諸

子之封褒美晉王請以為嗣抽抑而弗通

四年漢中常侍王沈宣懷中宮僕射郭猗等皆寵幸用事漢主聽游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去冬不視朝政事一委相國粲唯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白而自以其私意決之故勳舊或不敘而姦佞小人有數日至二千石者軍旅歲起將士無錢帛之賞而後宮之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第舍踰於諸王子弟中表為守令者三十餘人皆貪殘為民害靳準閹宗諂事之郭猗與準皆有怨於太弟乂猗謂相國粲曰殿下光文帝之世孫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屬心奈何欲以天下與太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三月上巳大宴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又許衛將軍為大單于二王處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無不成者然二王有一時之利不顧父兄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今禍

期甚迫宜早圖之臣屢言於主上主上篤於友愛以臣刀鋸之餘終不之信願殿下勿泄密表其狀殿下儻不信臣言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意許其歸首以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茲事已決吾憐親舊并見族耳因歔欷流涕二人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為卿計卿能用之乎相國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不先啟卿即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下敦睦苟言不見信則陷於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也皮惇許諾粲召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其辭若一粲以為信然靳準復說粲曰殿下宜自居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路之言皆云大將軍衛將軍欲奉太弟為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無容足之地矣粲曰為之奈何準曰人告太弟為變主上必不信宜緩東宮之禁使賓客得往來太弟雅好待士必不以此為嫌輕薄小人不能無

迎合太弟之意為之謀者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收其賓客與太弟交通者考問之獄辭既具則主上無不信之理也粲乃命卜抽引兵去東宮少府陳休左衛將軍卜崇為人清直素惡沈等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沈等深疾之侍中卜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埶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唯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為得所安能俛首低眉以事閹豎乎去矣卜公勿復有言二月漢

主聰出臨上秋閤命收陳休卜崇及特進綦毋達大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歆大司農朱諧並誅之皆宦官所惡也卜幹泣諫曰陛下方側席求賢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乎藉使休等有罪陛下不下之有司暴明其狀天下何從知之詔尚在臣所未敢宣露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拒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宰河間王易大將軍勃海王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西河王延等皆詣闕表諫曰王沈等矯矣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多樹姦黨毒流海內知休等忠臣為國盡節恐發其姦狀故巧為誣陷陛下不察遽加極刑痛徹天地賢愚傷懼今遺晉未殄巴蜀不賓石勒謀據趙魏曹嶷欲王全齊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乃復以沈等助亂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膏肓之疾後雖救之不可及已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羣兒為元達所引遂成

癡也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得洒掃閨閤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讎又深恨陛下願以臣等膏鼎鑊則朝廷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常然卿何足恨乎聰問沈等於相國粲粲盛稱沈等忠清聰悅封沈等為列侯太宰易又詣闕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三月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之為援得盡諫爭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九月漢主宴羣臣

於光極殿引見太弟乂乂容貌憔悴鬚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為之慟哭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漢相國粲使其黨王平謂太弟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衷甲以備非常乂信之命宮臣皆衷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王沈準以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為亂已衷甲矣聰大驚曰寧有是邪王沈等皆曰臣等聞之久矣屢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聰使粲以兵圍東宮粲使準沈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酋長自誣與乂謀反聰謂沈等曰吾今而後知卿等之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於是誅東宮官屬及乂素所親厚準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數十人阮士卒萬五千餘人

夏四月廢乂為北部王粲尋使準賊殺之乂形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　秋七月漢主聰立晉王粲為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總攝

朝政如故大赦

大興元年夏四月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主聰立以為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臣聞王者立后比德乾坤生承宗廟没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幽閒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孝成帝以趙飛燕為后使繼嗣絶滅社稷為墟此前鑑也自麟嘉以來中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汙椒房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大怒使中常侍宣懐謂太子粲曰鑒等小子狂言侮慢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實於是收鑒等送市皆斬之金紫光禄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豎子滅大漢者正坐汝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準謂鑒曰吾受詔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漢滅由吾也鑒曰汝殺皇太弟使主

上獲不友之名國家畜養汝輩何得不滅懿之謂準曰汝心如梟獍必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

慕容據鄴

晉武帝太康二年　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號曰慕容部莫護跋生木延木延生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

冬十月涉歸始寇昌黎

三年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涉歸於昌黎斬獲萬計

四年鮮卑慕容涉歸卒弟刪篡立將殺涉歸子廆廆亡匿於遼東徐郁家

六年慕容刪為其下所殺部衆復迎涉歸子廆而立之涉歸與宇文部素有隙廆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軍討廆戰于肥如廆衆大敗自是每歲犯邊又東擊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

七年夏慕容廆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帥見人還復舊國請援於東夷校尉何龕龕遣督護賈沈將兵送之廆遣其將孫丁帥騎邀之於路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

十年夏四月慕容廆遣使請降五月詔拜廆鮮卑都督廆謁見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兵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為哉龕聞之甚慚深敬異之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彊數侵掠廆廆卑辭厚幣以事之段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皝仁昭廆以遼東僻遠徙居徒河之青山

惠帝元康四年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太安元年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衆強盛遣其弟屈雲攻慕容廆廆擊其別帥素怒延破之素怒延恥之復發兵十萬圍廆於棘城廆衆皆懼廆曰素怒延兵雖多而無灋制已在吾算中矣諸君但為力戰無所憂也遂出擊大破之追奔百里俘斬萬計遼東孟暉先沒於宇文部帥其衆數千家降於廆廆以為建威將軍廆以其臣

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案簿書始終無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

懷帝永嘉元年冬十二月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拓跋猗盧與廆通好

三年　初遼東太守龎本襲殺東夷校尉李臻詔以勃海封釋代之釋收斬本

五年　初東夷校尉李臻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託為臻報仇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

連年為寇東夷校尉封釋不能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民失業歸慕容廆者甚衆廆廩給遣還願留者即撫存之廆少子鷹揚將軍翰言於廆曰自古有為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外以龎本為名內實幸災為亂封使君已誅本請和而寇暴不已中原離亂州師不振遼東荒散莫之救恤單于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帥衆東擊連津以翰為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及前歸廆者悉以付郡遼東賴以復存封釋疾病屬其孫奕於廆釋卒廆召奕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冀州主簿悛幽州參軍抽來奔喪廆見之曰此家抗抗千斤捷也以道不通喪不得還皆留仕廆廆以抽為長史悛為參軍王浚以妻舅崔毖為東夷校尉

愍帝建興元年　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令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唯慕容廆政事脩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北平陽耽廬江黃泓代郡魯昌為謀主廣平遊邃北海逢羨北平西方虔西河宋奭及封抽裴開為股肱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岌弟真蘭陵繆愷昌黎劉斌及封奕封裕典機要裕抽之子也裴嶷清方有幹略為昌黎太守兄武為玄菟太守武卒嶷與武子開以其喪歸過廆廆敬

禮之及去厚加資送行及遼西道不通嶷欲還就廆開曰鄉里在南奈何北行且等為流寓段氏彊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曰中國喪亂今往就之是相帥而入虎口也且道遠何由可達若俟其清通又非歲月可冀今欲求託足之地豈可不慎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略且能待國士乎慕容公修仁行義有霸王之志加以國豐民安今往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開乃從之既至廆大喜陽耽清直沈敏為

遼西太守慕容翰破段氏於陽樂獲之廆禮而用之遊邃逢羨宋奭皆嘗為昌黎太守與黄泓俱避地於薊後歸廆王浚屢以手書召邃兄暢暢欲赴之邃曰彭祖刑政不修華戎離叛以邃度之必不能久兄且磐桓以俟之暢曰彭祖忍而多疑頃者流民北來命所在追殺之今手書殷勤我稽留不往將累及卿且亂世宗族宜分以冀遺種遂從之卒與浚俱没宋該與平原杜羣劉翔先依王浚又依段氏皆以為不足託帥諸流寓同歸於廆東夷校尉崔毖請皇甫岌為長史畢辭說諭終莫能致廆招之岌與弟真即時俱至遼東張統據樂浪帶方二郡與高句麗王乙弗利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遵說統帥其民千餘家歸廆廆為之置樂浪郡以統為太守遵參軍事

元帝建武元年三月晉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為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覆没天子蒙塵琅邪王承制江東為四海所係屬明公雖雄據一方而諸部猶阻兵未服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謂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奉詔令以伐有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正諸部不患無辭矣廆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大興元年三月帝復遣使授慕容廆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辭公爵不受廆以游邃為龍驤長史劉翔為

主簿命遂創定府朝儀法裴嶷言於廆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遠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以為西討之資廆曰君言大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誨之是天以君賜孤而祐其國也乃以嶷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二年平州刺史崔毖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意廆拘留之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約滅廆分其地毖所親勃海高瞻力諫毖不從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為崔毖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既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毖許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

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廆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遣使白廆曰悉獨官舉國為寇彼衆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并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它虞非策之得者也且示衆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廆猶疑之遼東韓壽言於廆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掎其無備必破之策也廆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驍果今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知之詐為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為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既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廆出兵大戰廆使其子皝與長史裴嶷將精銳為前鋒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初不設備聞廆至驚悉衆出戰前鋒

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皆惶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廆盡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崔毖聞之懼使其兄子燾詣棘城偽賀會三國使者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教我耳廆以示燾臨之以兵燾懼首服廆乃遣燾歸謂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毖與數十騎棄家奔高句麗其衆悉降於廆廆以其子仁為征虜將軍鎮遼東官府市里按堵如故高句麗將如奴子據于河城廆遣將軍張

統掩擊擒之俘其衆千餘家以崔燾高瞻韓恒石琮歸于棘城待以客禮恒安平人琮鑒之孫也廆以高瞻為將軍瞻稱疾不就廆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它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清世難翼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同斯願奈何以華夷之異介然疎之哉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畧何如耳華夷何足問乎瞻猶不起廆頗不平龍驤主簿宋該與瞻有隙勸廆除之廆不從瞻以憂卒　宋該勸廆獻捷江東廆使該為表裴嶷奉之并所得三璽詣建康獻之

三年三月裴嶷至建康盛稱慕容廆之威德賢雋皆為之用朝廷始重之帝謂嶷曰卿中朝名臣當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嶷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闥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雖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慕容龍驤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體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是以

不敢狥私而忘公也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嶷拜廆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四年十二月以慕容廆為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封遼東公單于如故遣謁者即授印綬聽承制置官司守宰廆於是備置僚屬以裴嶷游邃為長史裴開為司馬韓壽為別駕陽耽為軍諮祭酒崔燾為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廆立子皝為世子作東橫以平原劉讚為祭酒使皝與諸生同受業廆得暇亦親

臨聽之皝雄毅多權略喜經術國人稱之廆從慕容翰鎮遼東慕容仁鎮平郭翰撫安民夷甚有威惠仁亦次之

成帝咸和六年冬慕容廆遣使與太尉陶侃牋勸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僚屬宋該等共議以廆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別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進廆官爵參軍韓恒駮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復之功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羣

凶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邊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廆不悅出恒為新昌令於是東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請封廆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侃復書曰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

八年夏五月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廆卒六月世子皝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赦繫囚以長史裴開為軍諮祭酒郎中令高詡為玄菟太守皝以帶方太守王誕為左長史誕以遼東太守陽騖為才而讓之皝從之以誕為右長史　秋七月慕容皝遣長史勃海王濟等來告喪

九年秋八月王濟還遼東詔遣侍御史王齊祭遼東公廆又遣謁者徐孟策拜慕容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

咸康元年秋七月慕容皝立子儁為世子　冬十月王齊南還十二月慕容皝始受朝命

二年秋九月慕容皝遣長史劉斌兼郎中令遼東陽景送徐孟等還建康

三年秋九月鎮軍左長史封奕等勸慕容皝稱燕王皝從之於是備置羣司以封奕為國相韓壽為司馬裴開為奉常陽騖為司隸王寓為太僕李洪為大理杜羣為納言令宋該劉睦石琮為常伯皇甫真陽協為冗騎常侍宋晃平熙張泓為將軍封裕為記室監洪臻之孫晃奕之子也　冬十月丁卯皝即燕王位大赦十一月

甲寅追尊武宣公曰武宣王夫人段氏曰武宣后立夫人段氏為王后世子儁為王太子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

四年十二月燕王皝討段遼事見燕討段遼

五年燕王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冬遣長史劉翔參軍鞠運來獻捷論功且言權假之意并請刻期大舉共平中原

七年春正月燕王皝使唐國內史陽裕等築城於柳城

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二月劉翔至建康帝引見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為燕王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為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為王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為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胄有一人能攘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鎮軍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衆屢殄殭敵使石虎畏懼悉使邊陲之民散居三魏蹙國千里以薊城為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為封邑何哉昔漢高祖不愛王爵於韓彭故能成其帝業項羽刓印不忍授卒用危亡吾之至心非苟欲尊其所事竊惜聖朝疎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翔之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為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罷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嫠婦猶知恤宗周之隕今晉室阽危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邪嚮使靡禹之功不立則

少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戰不捷則周人皆為左衽矣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忌間忠臣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輩耳翔留建康歲餘衆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或弘曰石虎苞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容鎮軍翼戴天子精貫白日而更不獲殊禮之命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矣公孫淵無尺寸之益於吳吳主封為燕王加以九錫今慕容鎮軍屢摧賊鋒威

振秦隴虎比遣重使甘言厚幣欲授以曜威大將軍遼西王慕容鎮軍惡其非正却而不受今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忠順豈社稷之長計乎後雖悔之恐無及已弘為之入言於帝帝意亦欲許之會皝上表稱庾氏兄弟擅權召亂宜加斥退以安社稷及遺庾冰書責其當國秉權不能為國雪恥冰甚愧恨其絶遠非所能制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乙卯以慕容皝為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又以其世子儁為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又封諸功臣百餘人以劉翔為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朝賀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為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詔遣兼大鴻

臚郭悕持節詣棘城冊命燕王與翔等偕北公卿餞於江上翔謂諸公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彊吳蔓草猶宜早除況寇讎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秋七月郭悕劉翔等至燕燕王皝以翔為東夷護軍領大將軍長史以唐國內史陽裕為左司馬典書令李洪為右司馬中尉鄭林為軍諮祭酒

八年冬十月燕王皝遷都龍城赦其境內

成李據蜀

晉惠帝元康八年　初張魯在漢中賓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魏武帝克漢中李氏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將軍遷于略陽北土號曰巴氐其孫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荐饑畧陽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

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劒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賑贍蜀有倉儲又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劒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聞者異之

永康元年冬十一月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

成都内史中山耿滕為益州刺史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兄弟材武其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厚遇之以為爪牙特等憑恃廞勢專聚衆為盜蜀人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愞弱主不能制客必為亂階宜使還本土勿留之險地恐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廞聞而惡之州被詔書遣文武千餘人迎滕是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廞猶在太城未去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構怨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留少城以觀其變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氐陳西夷行至且當待之不然退保犍為西渡江源以防非常滕不從是月帥衆入州廞遣兵逆之戰于西門滕敗死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廞請滕喪廞義而許之廞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揔揔至江陽聞廞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誰敢動者揔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已遇廞軍模白揔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揔曰趙益州忽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為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揔不聽衆遂自潰揔逃草中模著揔服格戰廞兵殺模見其非是更搜求得揔殺之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置僚屬改易守令王官被召無敢不往李庠帥妹壻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他氐苻成隗伯等四千騎歸廞

廞以庠為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斷北道

永寧元年春正月李庠驍勇得衆心趙廞浸忌之而未言長史蜀郡杜淑張粲說廞曰將軍起兵始爾而遽遣李庠握彊兵於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倒戈授人也宜早圖之會庠勸廞稱尊號淑粲因白廞以庠大逆不道引斬之并其子姪十餘人時李特李流皆將兵在外廞遣人慰撫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為督將特流怨廞引兵歸緜竹廞牙門將涪陵許弇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手殺淑粲於廞閤下淑粲左右復殺弇三人皆廞之腹心也廞由是遂衰廞遣長史犍為費遠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屯緜竹之石亭李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遠等軍燒之死者什八九遂進攻成都費遠李苾及軍祭酒張徵夜斬關走文武盡散廞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為從者所殺特入成都縱兵大

掠遣使詣洛陽陳廞罪狀初梁州刺史羅尚聞趙廞反表廞素非雄才蜀人不附敗亡可計日而待詔拜尚平西將軍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於道奉迎并獻珍玩尚悅以驤為騎督特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緜竹王敦辛冉說尚曰特等專為盜賊宜因會斬之不然必為後患尚不從冉與特有舊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二月尚至成都　初朝廷符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入蜀者又遣御史馮該張昌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遣天水閻式詣羅尚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馮該尚該許之朝廷論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弟流奮武將軍皆封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廞者將加封賞廣漢太守辛冉欲以滅廞為已功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為人傭力聞州郡逼

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為行資特復遣閻式詣尚求停至冬辛冉及犍為太守李苾以為不可尚舉別駕蜀郡杜弢秀才式為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流民一年尚用冉苾之謀不從弢乃致秀才板出還家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言流民前因趙廞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設關以奪取之尚移書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數為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帥歸

特特乃結大營於緜竹以處流民移辛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牓通衢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悉取以歸與弟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於是流民大懼歸特者愈衆旬月間過二萬人流亦聚衆數千人特又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見營柵衝要謀揜流民歎曰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辛冉李苾意不可回乃辭尚還緜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趣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為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緜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為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為備特從之　冬十月特分為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為所虜矣宜為決計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元等至特安卧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死者甚衆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執今若之何於是六郡流民李含等共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以其弟流行鎮東大將軍號東督護以相鎮統又以兄輔為驃騎將軍弟驤為驍騎將軍進兵攻冉於廣漢尚遣李苾費遠帥衆救冉

畏特不敢進冉出戰屢敗潰圍奔德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為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尚以書諭閬式式復書曰辛冉傾巧曾元小豎李叔平非將帥之材式前為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日初至隨穀庸賃一室五分復值秋潦乞須冬熟而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刃以致為變即聽式言寬使治嚴不過去九月盡集十月進道今達鄉里何有如此也特以兄輔弟驤子始蕩雄及李含含

子國離任回李攀攀弟恭上官晶任臧楊褒上官惇等為將帥閬式李達等為僚佐羅尚素貪殘為百姓患特與蜀民約濃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尚頻為特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拒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尉

太安元年夏五月河間王顒遣督護衛博討李特軍于梓潼朝廷復以張徽為廣漢太守軍於德陽羅尚遣督護張龜軍于繁城特使其子鎮軍將軍蕩等襲博而自將擊龜破之蕩敗博兵於陽沔梓潼太守張演委城走巴西丞毛植以郡降蕩進攻博於葭萌博走其衆盡降河間王顒更以許雄為梁州刺史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　秋八月李特攻張徽徽擊破之遂進攻特營李蕩引兵救之山道險隘蕩力戰而前遂破徽兵特欲還涪蕩及司馬王幸諫曰徽軍已敗智勇俱竭宜乘銳氣遂擒之特復進攻徽殺之生擒徽子存以徽喪還之特以其將蹇碩守德陽李驤軍毗

橋羅尚遣軍擊之屢為驤所敗驤遂進攻成都燒其門李流軍成都之北尚遣精勇萬人攻驤驤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什一二許雄數遣軍攻特不勝特勢益盛建寧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杜俊朱提大姓李猛逐大守雍約以應特衆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牋降而辭意不遜毅誘而殺之

二年春正月李特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走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

掠赦其境内改元建初羅尚保太城遣使求和於特蜀民相聚為塢者皆送款於特特遣使就撫之以軍中糧少乃分六郡流民於諸塢就食李流言於特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又與特司馬上官惇書曰納降如待敵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為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為更逆加疑忌使之離叛乎朝廷遣荆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水軍三萬以救羅尚岱以阜為前鋒進逼德陽特遣李蕩及蜀郡太守李璜就德陽太守任臧共拒之岱阜軍勢甚盛諸塢皆有貳志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言於羅尚曰李特散衆就食驕怠無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内外擊之破之必矣尚使叡夜緁出城宣旨於諸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擊特叡因詣特詐降特問城中虛實叡曰糧儲將盡但餘貨帛耳叡求出省家特許之遂還報尚二月尚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

流民大懼李流李蕩李雄收餘衆還保赤祖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孫阜破德陽獲蹇碩任臧退屯涪陵三月羅尚遣督護何沖常深等攻李流涪陵民藥紳等亦起兵攻流流與李驤拒深使李蕩李雄拒紳何沖乘虛攻北營氐苻成隗伯在營中叛應之蕩母羅氏擐甲拒戰伯手刃傷其目羅氏氣益壯營垂破會流等破深紳引兵還與沖等戰大破之成伯帥其黨突出詣尚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馳馬逐北中矛而死朝廷遣侍中燕國劉沈假節統羅尚許雄等軍討李流行至長安河間王顒留沈為軍師遣席遂代之李流以李特李蕩繼死宗岱孫阜將至甚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李驤李雄迭諫不納夏五月流遣其子世及含子胡為質於阜軍胡兄離為梓潼太守聞之自郡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雄曰為今計當如是而二翁不從奈何離曰當劫之耳雄大喜乃共說流民曰吾屬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旦束

手便為魚肉惟有同心襲阜以取富貴耳衆皆從之雄遂與離襲擊阜軍大破之會宗岱卒於墊江荆州軍遂退流甚慙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六月李雄攻殺汶山太守陳圖遂取郫城　秋七月李流徙屯郫蜀民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荆州城邑皆空野無煙火流虜掠無所得士衆饑乏唯涪陵千餘家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平西參軍涪陵徐舉說羅尚求為汶山太守邀結長生與共討流尚不許舉怒出降於流流

以舉為安西將軍舉說長生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流軍由是復振九月李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仁明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流卒衆推李雄為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雄使武都朴泰紿羅尚使襲郫城云已為内應尚使隗伯將兵攻郫泰約舉火為應李驤伏兵於道泰出長梯於外隗伯兵見火起爭緣梯上驤縱兵擊大破之追奔夜至城下詐稱萬歲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之退保大城隗伯創甚雄生獲之赦不殺李驤攻犍為斷尚運道獲太守龔恢殺之閏十二月李雄急攻羅尚尚軍無食留牙門張羅守城夜由牛鞞水東走羅開門降雄入成都軍士饑甚乃帥衆就穀於郪掘野芋而食之許雄坐討賊不進徵即罪

永興元年春正月羅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荆州自空乏欲以零

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存　李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為蜀人所重欲迎以為君而臣之長生不可諸將固請雄即尊位　冬十月雄即成都王位大赦改元曰建興除晉灋約灋七章以其叔父驤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李離為太尉李雲為司徒李璜為司空李國為太宰閻式為尚書令楊褒為僕射尊母羅氏為王太后追尊父特為成都景王雄以李國李離有

智謀凡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十二月羅尚移屯巴郡遣兵掠蜀中獲李驤妻昝氏及子壽

光熙元年春三月范長生詣成都成都王雄門迎執板拜為丞相尊之曰范賢　夏六月成都王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曰晏平國號大成追尊父特曰景皇帝廟號始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范長生為天地太師復其部曲皆不豫征稅諸將恃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閻式上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從之

乾隆御覽之寶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三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錄監生臣許祖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三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三下　宋　袁樞　撰

張氏據涼

晉惠帝永寧元年春正月以散騎常侍安定張軌為涼州刺史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為涼州時州境盜賊縱横鮮卑為寇軌至以宋配氾瑗為謀主悉討破之威著西土

懷帝永嘉二年春二月涼州刺史張軌病風口不能言使其子茂攝州事隴西内史晉昌張越涼州大族欲逐軌而代之與其兄酒泉太守鎮及西平太守曹祛謀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請以秦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鎮法上疏更請刺史未報遂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為刺史軌下教欲避位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閤入言曰晉室多故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

逆當鳴鼓誅之遂出戒嚴會軌長子寔自京師還乃以寔為中督護將兵討鎮遣鎮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先往說鎮為陳利害鎮流涕曰人誤我乃詣寔歸罪寔南擊曹祛走之朝廷得鎮祛疏以侍中袁瑜為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南陽王模表請停瑜武威太守張琠亦上表留軌詔依模所表且命誅曹祛軌於是命寔帥步騎三萬討祛斬之張越奔鄴涼州乃定　五月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

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遣使貢獻歲時不絕

四年十一月詔加張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光祿大夫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以京師饑匱軌遣參軍杜勲獻馬五百匹毦布三萬疋

六年春三月涼州主簿馬魴說張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督護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西中郎將寔帥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琠帥胡騎二萬絡繹繼發　秋九月秦州刺史裴苞據險以拒涼州兵張寔宋配等擊破之苞奔柔凶塢

愍帝建興二年二月壬寅以張軌為大尉涼州牧封西平郡公朝廷以張軌老病拜其子寔為副刺史　夏五月西平武穆公張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已丑軌薨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攝父位　冬十月以張寔為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

三年冬十月涼州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行璽獻於張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遣使歸於長安

四年夏四月張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曰今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或興師發令府朝不知萬一違失謗無所分羣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三

等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寔弟茂為秦州刺史

元帝建武元年春正月黄門郎史淑侍御史王沖自長安奔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等齎詔賜張寔拜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賛琅邪共濟多難淑等至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初寔叔父肅為西海太守聞長安危逼請為先鋒入援寔以其老弗許及聞長安不守

肅悲憤而卒寔遣太府司馬韓璞撫戎將軍張閬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為前驅又遺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騫瞻公舉動中被符命敕騫還軍俄聞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求於崧遂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為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至南安諸羌斷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車中牛以饗士泣謂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閬帥金城兵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先是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没腕唯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氐羌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獨涼州安全

天興元年春三月寔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三年夏六月　京兆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惑

衆從受道者千餘人西平元公張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涉牙門趙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涉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弟茂知其謀因請誅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未至涉等懷刃而入殺寔於外寢弘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為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轘於姑臧市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張茂為涼州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内以駿為撫軍將軍　秋八月

西平公張茂立兄子駿為世子

四年春二月張茂築靈鈞臺基高九仞武陵閻曽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我來言何故勞民築臺有司以為妖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何謂妖乎乃為之罷役

永昌元年冬十二月張茂使將軍韓璞帥衆取隴西南安之地置秦州

明帝大寧元年八月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鑒於桑壁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於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動地河水為沸張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潰曜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氾禕怒請斬之岌曰氾公糟粕書生刺舉小才不思家國大計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劉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之情共觀明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埶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

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舉三秦之衆乘勝席卷而來將若之何珍曰曜兵雖多精卒至少大抵皆氐羌烏合之衆恩信未洽且有山東之虞安能捨其腹心之疾曠日持久與我爭河西之地邪若二旬不退珍請得弊卒數千為明公擒之茂喜使珍將兵救韓璞趙諸將爭欲濟河趙主曜曰吾軍埶雖盛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疲困其實難用今但案甲勿動以吾威聲震之若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尋遣使稱藩獻馬牛羊珍寶不可勝紀曜拜茂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涼州牧封涼王加九錫　張茂大城姑臧脩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所以脩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患耳愚以為苟恩未洽於人心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忠信之志失士民繫託之望示怯弱之形啟鄰敵之謀將何以佐天子霸諸侯乎願亟罷茲役以息勞費茂曰亡兄一旦失身於物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者哉顧禍

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今國家未靖不可以太平之理責人於屯邅之世也卒為之

二年夏五月甲申張茂疾病執世子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之日當以白帢入棺勿以朝服斂是日薨愍帝使者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氾禕右長史馬謨等使淑拜駿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前趙王曜遣使贈茂太宰謚曰成烈王拜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王　冬十二月涼州將辛晏據枹罕不服張駿將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之師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起辛晏凶狂安忍其亡可必奈何以饑年大舉盛寒攻城乎駿乃止駿遣參軍王隲聘於趙趙主曜謂之曰貴州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隲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隲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

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厚禮而遣之

三年春二月張駿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會黃龍見嘉泉氾禕等請改年以章休祥駿不許辛晏以枹罕降駿復收河南之地

成帝咸和元年張駿畏趙人之逼是歲徙隴西南安民二千餘家于姑臧又遣使脩好於成以書勸成主雄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思為晉室元功之臣掃除氛埃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闇至有何已已自是聘使相繼

二年夏五月張駿聞趙兵為後趙所敗乃去趙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楊烈將軍宋輯等帥衆數萬東會韓璞攻掠趙秦州諸郡趙南陽王胤將兵擊之屯狄道枹罕

護軍辛晏告急秋駿使韓璞辛巖救之璞進度沃干嶺巖欲速戰璞曰夏末以來日星數有變不可輕動且曜與石勒相攻胤必不能久與我相守也與胤夾洮相持七十餘日　冬十月璞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吾糧不多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天授我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乃帥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遂前逼璞衆大潰胤乘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居斬首二萬級進據振武河西大駭張閬辛晏帥

其衆數萬降趙駿遂失河南之地

三年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理曹郎中索詢諫曰劉曜雖東征其子胤守長安未易輕也若使小有所獲彼若釋東方之圖還與我校禍難之興未可量也駿乃止

五年夏五月張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南地至狄道置五屯護軍與趙分境六月趙遣鴻臚孟毅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九錫駿恥為之臣不受留毅不遣

七年涼州僚屬勸張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駿立次子重華為世子

八年　初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乃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偽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蜀人橋賛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

臣者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瑯邪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司隸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小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

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彊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讎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曰我之祖考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此州為衆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國者亦當帥衆輔之厚為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長安之失守也敦

煌計吏耿訪自漢中入江東屢上書請遣大使慰撫涼州朝廷以訪守侍書御史拜張駿鎮西大將軍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至梁州道不通以詔書付賈陵詐為賈客以達之是歲陵始至涼州駿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

九年春二月丁卯詔遣耿訪王豐齎印綬授張駿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咸康元年　初張軌及二子寔茂雖保據河右而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張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備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遠近稱之以為賢君駿遣將楊宣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諸國馬耆于寘之屬皆詣姑臧朝貢駿於姑臧南作五殿官屬皆稱臣駿有兼秦雍之志遣參軍麴護上疏以為勒雄既死虎期繼逆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

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舉

五年九月張駿立辟雍明堂以行禮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

六年春三月張駿遣別駕馬詵入貢于趙表辭蹇傲趙王虎怒欲斬詵侍中石璞諫曰今國家所當先除者遺晉也河西僻陋不足為意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兵力分而為二建康復延數年之命矣乃止璞苞之曾孫也

穆帝永和元年十二月張駿伐焉耆降之是歲駿分武威等十一郡為涼州以世子重華為刺史分興晉等八郡為河州以寧戎校尉張瓘為刺史分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護等三營為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為刺史駿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始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號皆倣天朝而微變其名車服旌旗擬於王者

二年夏五月丙戌西平忠成公張駿薨官屬上世子重華為使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嫡母嚴氏為大王太后母馬氏為王太后　趙將軍王擢擊張重華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户于雍州涼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沖請降涼州震動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恒壁於廣武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躭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

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用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畧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為福祿伯

三年夏四月趙涼州刺史麻秋攻枹罕晉昌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成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寧戎校尉張瓘從悛言固守大城秋帥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趙王虎復遣其將劉渾等帥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不用教軍士李嘉潛引趙兵千餘人登城瓘督諸將力戰殺一百餘人趙兵乃退瓘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以

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為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帥户二萬降于趙重華以謝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軺車戴白幅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宜乘馬艾不從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趙人以為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

進擊大破之斬其將杜勲汲魚獲首虜一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五月秋與石寧復帥衆十二萬進屯河南劉寧王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至于曲柳張重華使將軍牛旋禦之退守枹罕姑臧大震重華欲親出拒之謝艾固諫別駕從事索遐曰君者一國之鎮不可輕動乃以艾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為軍正將軍帥步騎二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寧于沙阜寧退屯金城　秋七月趙王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渾帥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擊張重華遂城長最謝艾建牙誓衆有風吹旌旗東南指索遐曰風為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艾軍于神烏王擢與艾前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虎聞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艾還討叛虜斯骨真等萬餘落皆破平之　九月趙

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枹罕護軍李逵帥衆七千降于趙自河以南氐羌皆附於趙　冬十月乙丑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張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公奕世為晉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為燕王而主公纔為大將何以表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

共勸州主為涼王人臣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亦不之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祖封韓彭為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輕重今貴公始繼世而為王若帥

河右之衆東平胡羯脩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五年秋九月涼州官屬共上張重華為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重華屢以錢帛賜左右寵臣又喜博奕頗廢政事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夙夜勤儉充實府庫正以雠恥未雪志平海内故也殿下嗣位之初彊寇侵逼賴重餌之故得戰士死力僅保社稷今蓄積已虛而寇雠尚在豈可輕有耗散以與無功之人乎昔漢光武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通沈寃困於囹圄殆非明主之事也重華謝之

王敦平湘漢

晉懷帝永嘉五年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間數為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驤聚衆據樂鄉反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弢共擊破之荆州刺史王澄使成都内史王機討驤驤請降澄偽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為賞沈八千餘人於江流民益怨怨蜀人杜疇等復反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言於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共推為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王敦為揚州刺史尋加都督征討諸軍事

夏四月杜弢攻長沙五月荀眺棄城奔廣州弢追

擒之於是弢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史甚衆

六年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寇掠荆土以歆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為竟陵太守曾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於水中　王澄在荆州悅成都內史王機謂為己亞使之內綜心膂外為牙爪澄屢為杜弢所敗望實俱損猶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博奕由是上下離心南平太守應詹屢諫不聽澄自出軍擊杜弢軍于作塘故山簡參軍王沖推衆迎應詹為刺史詹以沖無賴棄之還南平沖乃自稱刺史澄懼使其將杜蕤守江陵徙治孱陵蕤又奔沓中別駕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心所繫今西收華容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遽為奔亡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為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誠不忍渡江乃留屯沔口琅邪

王睿聞之召澄為軍諮祭酒以軍諮祭酒周顗代之澄乃赴召顗始至州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弢弢別將王真襲沔陽顗狼狽失據征討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共擊弢敦進屯豫章為諸軍繼援王澄過詣敦自以聲名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弢通信遣壯士搤殺之王機聞澄死懼禍以其父毅兄矩皆嘗為廣州刺史就敦求廣州牧領之會廣州將溫邵等叛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訥遣兵拒之將士皆機父兄時部曲不戰迎降訥乃避位以州授之

愍帝建興元年胡亢性猜忌殺其驍將數人杜曾懼潛引王沖之兵使攻亢亢悉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虛曾因殺亢而并其衆　周顗屯潯水城為杜弢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弢退保冷口侃曰弢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弢果來攻侃使朱伺逆擊大破

之發遁歸長沙周顗出潯水投王敦於豫章敦留之陶侃使參軍王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荆州矣乃表侃為荆州刺史屯沔江左丞相睿召周顗復以為軍諮祭酒　王貢自王敦所還至竟陵矯陶侃之命以杜曾為前鋒大都督擊王沖斬之悉降其衆侃名曾曾不至貢恐以矯命獲罪遂與曾反擊侃　冬十月侃兵大敗僅以身免敦表侃以白衣領職侃復帥周訪等進擊杜發大破之敦乃奏復侃官

二年春三月杜發將王真襲陶侃於林障侃奔灄中周訪救侃擊發兵破之

三年春二月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討杜發前後數十戰發將士多死乃請降於丞相睿睿不許發遣南平太守應詹書自陳昔與詹共討樂鄉本同休戚後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儻以舊交之情為明枉直使得輸誠盟府厠列義徒或北清中原或西取李雄以贖前愆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詹為啟呈其書且言發益州秀才素有清望為鄉人所逼今悔惡歸善宜命使撫納以息江湘之民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發降赦其反逆之罪以發為巴東監軍發既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克發不勝憤怒遂殺運復反遣其將杜弘張彥殺臨川内史謝摛遂陷豫章三月周訪擊彥斬之弘奔臨賀　秋八月陶侃與杜發相攻發使王貢出挑戰侃遥謂之曰杜發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鄉本佳人何為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横脚馬上聞侃言歛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為信貢遂降於侃發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鎮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寖益驕横　初朝廷聞張光死以侍中第五猗為安南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自武關出杜曾迎猗於襄陽為兄子娶猗女遂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陶侃既破杜發乘勝進擊曾有輕曾之

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必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曾於石城曾軍多騎兵密開門突侃陳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時荀崧都督荆州江北諸軍事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救於故吏襄陽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爲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

復致牋於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許之陶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為外援不從曾復帥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克而還　王敦嬖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朱伺及安定皇甫方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廙為荆州刺史荆州將吏鄭攀馬儁等詣敦上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黜衆情憤惋又以廙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湓口西迎杜曾廙為攀等所襲奔于江安杜曾與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廙廙督諸軍討曾復為曾所敗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侃便

夜發敦引其子瞻為參軍初交州刺史顧祕卒州人以祕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弘詣機降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弘為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弘及廣州將溫邵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弘

遣使偽降侃知其謀進擊弘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于道高掘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敦以杜弘為將寵任之

元帝建武元年鄧攀等相與拒王廙衆心不壹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擊之攀等懼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

廙將赴荆州留長史劉浚鎮揚口壘竟陵内史朱伺謂廙曰曾猾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以伺為老怯遂西行曾等果還趨揚口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為曾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馬儁從曾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中或欲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開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說伺曰馬儁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内外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廙於甑山病創而卒戊寅趙誘朱軌及陵江將軍黄峻與曾戰於女觀湖誘等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沔口威震江沔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

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胤將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王廙始得至荆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

大興元年冬十一月詔以王敦為荆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諸軍事敦固辭州牧乃聽為刺史

二年夏四月周訪擊杜曾大破之馬儁等執曾以降訪斬之并獲第五猗送於武昌訪以猗本中朝所署加有時望白王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

石勒寇河朔

晉惠帝太安二年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又

表以遼西郡封務勿塵為遼西公

懷帝永嘉四年冬十月壬子以劉琨為平北大將軍王浚為司空進鮮卑段務勿塵為大單于

五年秋七月王浚設壇告類立皇太子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署征鎮以荀藩為太尉琅邪王睿為大將軍浚自領尚書令以裴憲及其壻豪嵩為尚書以田徽為兖州刺史李惲為青州刺史　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琨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又遣族人高陽內史希合衆於中山幽州所統代郡上谷廣寧之民多歸之衆至三萬王浚怒遣燕相胡矩督諸軍與遼西公段疾陸眷共攻希殺之驅略三郡士女而去疾陸眷務勿塵之子也

六年冬十二月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據苑鄉受王浚假署石勒遣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疾陸眷疾陸眷弟匹磾

文鴦從弟末柸部衆五萬攻勒於襄國疾陸眷屯于渚陽勒遣諸將出戰皆為疾陸眷所敗疾陸眷大造攻具將攻城勒衆甚懼勒召將佐謀之曰今城塹未固糧儲不多彼衆我寡外無救援吾欲悉衆與之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以疲敵待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種段氏最為勇悍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在末柸所今聞疾陸眷刻日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鬬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

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為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為突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城上鼓譟以助其執萇攻末柸帳不能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壘門爲勒衆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疾陸眷收其餘衆還屯渚陽勒質末柸遣使求和於疾

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鴦諫曰今以末柸一人之故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為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眷不從復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柸三弟為質而請末柸諸將皆勸勒殺末柸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讎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為浚用矣乃厚以金帛報之遣石虎與疾陸眷盟于渚陽結為兄弟疾陸眷引歸王昌等不能獨留亦引兵還薊勒召末柸與之燕飲誓為父子遣還遼西末柸在塗日南嚮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勢遂衰游綸張豺請降於勒勒攻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信都

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演奔廩丘劉琨復以劉演為兖州刺史鎮廩丘　石勒攻李惲於上白斬之王浚復以薄盛為青州刺史　王浚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段疾陸眷欲與之共擊石勒疾陸眷不至浚怒以重幣賂拓跋猗盧并檄慕容廆等共

討疾陸眷猗盧遣右賢王六脩將兵會之為疾陸眷所敗五月石勒使孔萇擊定陵殺田徽薄盛帥所部降勒山東郡縣相繼為勒所取漢主聰以勒為侍中征東大將軍烏桓亦叛王浚潛附於勒

冬十一月王浚以其父字處道自謂應當塗高之讖謀稱尊號前勃海太守劉亮北海太守王摶司空掾高柔切諫浚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答浚誣原與羣盜通殺而梟其首於是士民駭怨而浚矜

豪日甚不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棗嵩朱碩貪横尤甚北州謡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棗郎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又鮮卑從事韓咸監護柳城盛稱慕容廆能接納士民欲以諷浚浚怒殺之浚始者唯恃鮮卑烏桓以為彊既而皆叛之加以蝗旱連年兵執益弱石勒欲襲之未知虛實將遣使覘之參佐請用羊祜陸抗故事致書於浚勒以問張賓賓曰浚名為晉臣實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其欲得將軍猶項羽之欲得韓信也將軍威振天下今卑辭厚禮折節事之猶懼不信況為羊陸之亢敵乎夫謀人而使人覺其情難以得志矣勒曰善十二月勒遣舍人王子春董肇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起兵誅討暴亂者正為殿下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又遺棗嵩書厚賂之浚以段疾陸眷新叛士民多棄已去聞勒欲附之甚喜謂子春曰石公一時英傑據有趙魏乃欲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子春曰石將軍才力彊盛誠如聖旨但以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為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為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為而讓於殿下顧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雖彊取之必不為天人之所與故也項羽雖彊終為漢有石將軍之比殿下猶陰精之與太陽是以遠鑒前事歸身殿下此乃石將軍之明識所以遠過於人也殿下又何怪乎浚大悅封子春肇皆為列侯遣使報聘以厚幣酬之游綸兄統為浚司馬鎮范陽遣使私附於勒勒斬其使以送浚浚亟不罪統益信勒為忠誠無復疑矣

二年春正月壬辰王子春等及王浚使者至襄國石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遣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我不

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棗嵩求并州牧廣平公勒問浚之故事於王子春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賑贍刑政苛酷賦役殷煩忠賢内離夷狄外叛人皆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心方更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武不足比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者還薊具言石勒形埶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益驕怠不復設備　二月石勒纂嚴將襲王浚而猶豫未發張賓曰夫襲人者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為吾後患乎勒曰然為之奈何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雖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脩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

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吾復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泄軍謀故也遣使奉牋送質於劉琨自陳罪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稱已與猗盧方議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以贖罪今便當遣六脩南襲平陽除僭偽之逆類降知死之逋羯順天副民翼奉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三月勒軍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緯馳還白浚將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衆不敢復言浚設饗以待之壬申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入城縱兵大掠浚左右請禦之浚猶不許勒升其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之勒召浚妻與之並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彊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

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姓賊害忠良毒徧燕土此誰之罪也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浚自投于水東而出之斬于襄國市勒殺浚麾下精兵萬人浚將佐等爭詣軍門謝罪饋賂交錯前尚書裴憲從事中郎荀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曰王浚暴虐孤討而誅之諸人皆來慶謝二君獨與之同惡將何以逃其戮乎對曰憲等世仕晉朝荷其榮祿浚雖凶麤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不敢有貳明公苟不脩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又何逃乎請就死不拜而出勒召而謝之待以客禮綽勗之孫也勒數朱碩棗嵩等以納賄亂政為幽州患責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袠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為從事中郎綽為參軍分遣流民各還鄉里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燕國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遣使奉王

浚首獻捷于漢漢以勒為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初王浚以邵續為樂陵太守屯厭次浚敗續附於石勒勒以續子乂為督護浚所署勃海太守東萊劉胤棄郡依續謂續曰凡立大功必仗大義君晉之忠臣奈何從賊以自汙乎會段匹磾以書邀續同歸左丞相睿續從之其人皆曰今棄勒歸匹磾其如乂何續泣曰我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乂續遣劉胤使江東睿以胤為參軍以續為平原太守石勒遣兵圍續匹磾使其弟文鴦救之勒引去

四年夏四月石勒使石虎攻劉演于廩丘幽州刺史段匹磾使其弟文鴦救之虎拔廩丘演奔文鴦軍虎獲演弟啟以歸　冬十一月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于坫城據請救於劉琨琨新得拓跋猗盧之衆欲因其銳氣以討勒箕澹衛雄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恩信恐其難用不若且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胡賊

之牛羊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無不濟矣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帥步騎二萬為前驅琨屯廣牧為之聲援石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曰澹士馬精强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必獲萬全勒曰澹兵雖衆遠來疲弊號令不齊何精彊之有今寇敵垂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而逼之顧逃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自亡之道也立斬言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

三軍後出者斬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為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大破之獲鎧馬萬計澹雄帥騎千餘奔代郡韓據棄城走并土震駭　十二月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石勒劉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為段匹磾遣信邀之已未琨帥衆從飛狐奔薊匹磾見琨甚相親重與之結婚約為兄弟勒分徙陽曲樂平民于襄國置守宰而還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期以翼戴晉室辛丑琨檄告華夷遣兼左長史右司馬溫嶠匹磾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

秋七月段匹磾推劉琨為大都督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柸等會于固安共討石勒末柸說疾陸眷涉復辰曰以父兄而從子弟恥也且幸而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哉各引兵還琨匹磾不能獨留亦還薊

大興元年春正月遼西公疾陸眷卒其子幼叔父涉復辰自立段匹磾自薊往奔喪段末柸宣言匹磾之來欲為篡也匹磾至右北平涉復辰發兵拒之末柸乘虛襲涉復辰殺之并其子弟黨與自稱單于迎擊匹磾敗之匹磾走還薊　段匹磾之犇疾陸眷喪也劉琨使其世子羣送之匹磾敗羣為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為內應為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征北小城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

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弟叔軍謂匹磾曰我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乖離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等閉門自守匹磾攻拔之代郡太守辟閭嵩後將軍韓據復潛謀襲匹磾事泄匹磾執嵩據及其徒黨悉誅之五月癸丑匹磾稱詔收琨縊殺之并殺其子姪四人琨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帥琨餘衆奔遼西依段末柸奉劉羣為主將佐多奔石勒悅林之曾孫也朝廷以匹磾尚彊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為琨舉哀溫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恤盧諶崔悅因末柸使者亦上表為琨訟寃後數歲乃贈琨太尉侍中謚曰愍於是夷晉以琨死故皆不附匹磾末柸遣其弟攻匹磾匹磾帥其衆數千將犇邵續勒將石越邀之於鹽山大敗之匹磾復還保薊末柸自稱幽州刺史

二年夏四月石勒遣石虎擊鮮卑日六延於朔方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俘虜三萬餘人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之段匹磾士卒飢散欲移保上谷代王鬱律勒兵將擊之匹磾棄妻子奔樂陵依邵續

三年春正月段末柸攻段匹磾破之匹磾謂邵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忘久要請相與共擊末柸續許之遂相與追擊末柸大破之匹磾與弟文鴦攻薊後趙王勒知續執孤遣中山公虎將兵圍厭次孔萇攻續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使降其城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為主勿有貳心匹磾自薊還未至厭次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為虎所遮文鴦以親兵數百力戰始得入城與續子緝兄子存竺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以為忠釋而禮之以為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克敵獲士人毋得擅殺必生致之吏部郎劉胤聞續被攻言於帝曰北方藩鎮盡矣惟餘邵續而已

如使復為石虎所滅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發兵救之帝不能從聞續已沒乃下詔以續位任授其子緝　六月後趙孔萇攻段匹磾恃勝而不設備段文鴦襲擊大破之

四年春三月後趙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次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段文鴦言於匹磾曰我以勇聞故為民所倚望今視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民失所望誰復為我致死遂帥壯士數十騎出戰殺後趙

兵甚衆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兄與我俱夷狄久欲與兄同為一家今天不違願於此得相見何為復戰請釋仗文鴦罵曰汝為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故令汝得至此我寧鬬死不為汝屈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戰不已自辰至申後趙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執文鴦文鴦力竭被執城內奪氣匹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虎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兄子緝竺等輿櫬出降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敬也後趙王勒及虎素與匹磾結為兄弟虎即起拜之勒以匹磾為冠軍將軍文鴦為左中郎將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與文鴦邵續皆為後趙所殺

前趙平秦隴

晉懷帝永嘉元年春三月以南陽王模為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鎮長安

五年　初太傅越以南陽王模不能綏撫關中表徵為司空將軍淳于定說模使不就徵模從之表遣世子保為平西中郎將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拒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納之　秋七月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帥衆降漢漢主聰以染為平西將軍八月聰遣染與

安西將軍劉雅帥騎二萬攻模於長安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帥大衆繼之染敗模兵於潼關長驅至下邽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帥其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遣淳于定出戰而敗模倉庫虛竭士卒離散遂降於漢趙染送模於河內王粲九月粲殺模

愍帝建興三年春二月丙子以南陽王保爲相國　南陽王模之敗也都尉陳安往歸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將千餘人討叛羌寵待甚厚保將張春疾之譖安云有異

志請除之保不許春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

元帝大興元年春三月焦嵩陳安舉兵逼上邽相國保遣使告急於張寔寔遣金城太守竇濤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聞愍帝崩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忘其大恥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二年夏四月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改元建康置百官以張寔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于漢又降于成上邽大饑士衆困迫張春奉保之南安祁山寔遣韓璞帥步騎五千救之陳安退保緜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為安所逼寔遣其將宋毅救之安乃退　冬十二月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以附晉王保保使其將楊曼王連據陳倉張顗周庸據陰密松多據草壁秦隴氐羌多應之趙主曜遣諸將攻之不克曜自將擊之

三年春正月曜攻陳倉王連戰死楊曼奔南氐曜進拔草壁路松多奔隴城又拔陰密晉王保懼遷于桑城曜還長安以劉雅為大司徒張春謀奉晉王保奔涼州張寔遣其將陰監將兵迎之聲言翼衛其實拒之　閏三月晉王保將張春楊次與別將楊韜不協勸保誅之且請擊陳安保皆不從　夏五月春次幽保殺之保

體肥大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保無子張春立宗室子瞻為世子稱大將軍保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陳安表於趙主曜請討瞻等曜以安為大將軍擊瞻殺之張春犇枹罕安執楊次於保柩前斬之因以祭保安以天子禮葬保於上邽謚曰元王

永昌元年春二月秦州刺史陳安求朝於曜曜辭以疾安怒以為曜已卒大掠而歸曜疾甚乘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安邀擊獲之謂寔曰劉曜已死子尚誰佐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寔叱之曰汝受人寵祿而叛之自視智能何如主上吾見汝不日梟首於上邽市何謂大業宜速殺我安怒殺之以寔長史魯憑為參軍安遣其弟集帥騎三萬追曜衛將軍呼延瑜逆擊斬之安乃還上邽遣將襲汧城拔之隴上氐羌皆附於安有衆十餘萬自稱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慕為相國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縣吾頭於上邽市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之慟哭曰賢人民之望也陳安於求賢之秋而多殺賢者吾知其無能為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趙趙以武為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明帝大寧元年夏六月陳安圍趙征西將軍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趣上邽以救之與貢合擊安大破之安收餘騎八千走保隴城　秋七月趙主曜自將圍隴城別遣兵圍上邽安頻出戰輒敗右軍將軍劉幹攻平襄克之隴上諸縣悉降安留其將楊伯支姜沖兒守隴城自帥精騎突圍出奔陝中曜遣將軍平先等追之安左揮七尺大刀右運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輒殪五六人遠則左右馳射而走先亦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遂奪其蛇矛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匿於山中趙兵索之不知所在明日安遣其將石容覘趙兵趙輔威將軍呼延青人獲之拷問安所在容卒不肯言青人殺之雨霽青人尋其迹獲安於澗曲斬之

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為作壯士之歌楊伯支斬姜沖兒以隴城降別將宋亭斬趙慕以上邽降曜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氐羌皆送任請降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

石勒滅前趙

晉元帝大興元年夏六月漢主聰寢疾徵大司馬曜為丞相石勒為大將軍皆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曜勒固辭乃以曜為丞相領雍州牧勒為大將軍領幽冀二州牧勒辭不受以上洛王景為太宰濟南王驥為大司馬昌國公顗為太師朱紀為太傅呼延晏為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為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癸亥聰卒甲子太子粲即位尊皇后靳氏為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武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立其妻靳氏為皇后子元公為太子大赦改元漢昌葬聰於宣光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

烈宗靳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粲多行無禮無復哀戚靳準陰有異志私謂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宜早圖之粲不從準懼復使二靳氏言之粲乃從之收其太宰景大司馬驥驥母弟車騎大將軍吳王逞太師顗大司徒齊王勸皆殺之朱紀范隆奔長安八月粲治兵於上林謀討石勒以丞相曜為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仍鎮長安靳準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粲常游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詔以從弟明為車騎將軍康為衛將軍準將作亂謀於王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延以歸準遂勒兵升光極殿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謚曰隱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永光宣光二陵斬聰屍焚其宗廟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稱制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嵩不敢受準怒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因晉之亂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帥衆扶侍

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肇等奉迎梓宮漢尚書北宮純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靳康攻滅之準欲以王延為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殺之相國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帥精銳五萬以討準據襄陵北原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　冬十月曜至赤壁大保呼延晏等自平陽歸之與太傅朱紀等共上尊號曜即皇帝位大赦惟靳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大尉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以石勒為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為趙公勒進攻準於平陽巴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漢主曜使征北將軍劉雅鎮北將軍劉策屯汾陰與勒共討準

十一月靳準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石勒勒囚泰送於漢主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司空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早迎大駕者

當悉以政事相委況免死乎卿為朕入城具宣此意泰還平陽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從　十二月左右車騎將軍喬泰王騰衛將軍靳康等相與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為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漢石勒大怒進軍攻明明出戰大敗乃嬰城固守　石虎帥幽冀之兵會石勒攻平陽靳明屢敗遣使求救於漢漢主曜使劉雅劉策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漢曜西屯粟邑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曜迎其母胡氏之喪於平陽葬于粟邑號曰陽陵謚曰宣明皇太后石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脩永光宣光二陵收漢主粲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二年春二月石勒遣左長史王脩獻捷於漢漢主曜遣兼司徒郭汜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加殊禮出警入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拜王脩及其副劉茂皆為將軍封列侯脩舍人曹平樂從脩至粟邑因留仕漢言於曜曰大司馬遣脩等來外表至誠內覘大駕彊弱俟其

復命將襲乘輿時漢兵實疲弊曜信之乃追汜還斬脩於市　三月勒還至襄國劉茂逃歸言脩死狀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爲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爲之何待於彼邪乃誅曹平樂三族　漢主曜還都長安　夏六月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詔曰吾之先興於北方光文立漢宗廟以從民望今宜改國號以單于爲祖亟議以聞羣臣奏光文始封盧奴伯陛下又王中山

中山趙分也請改國號爲趙從之以冒頓配天光文配上帝　冬石勒左右長史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等勸勒稱尊號勒不許十一月將佐等復請勒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漢昭烈在蜀魏武在鄴故事以河內等二十四郡爲趙國太守皆爲內史準禹貢復冀州之境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勒許之戊寅即趙王位大赦依春秋時列國稱元年初勒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曹令史貫志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上黨續咸爲律學祭酒咸用法詳平國人稱之以中壘將軍支雄游擊將軍王陽領門臣祭酒專主胡人辭訟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以石虎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自餘羣臣授位進爵各有差

三年春二月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慎四軍屯洛陽叛降後趙後趙將石生引兵赴之安等復叛降司州刺史李矩矩使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石生虜宋始一軍北渡河於是河南之民皆相帥歸矩洛陽遂空　明帝太寧二年春正月後趙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取東莞東海劉遐退保泗口司州刺史石生擊趙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掠河東弘農之間民不聊生矣石生寇許

穎俘獲萬計攻郭誦于陽翟誦與戰大破之生退守康城後趙汲郡内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司州刺史李矩穎川太守郭默皆破之

三年春三月北羌王盆句除附於趙後趙將石佗自雁門出上郡襲之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趙主曜遣中山王岳追之曜屯于富平為岳聲援岳與石佗戰於河濱斬之後趙兵死者六千餘人岳悉收所虜而歸

夏五月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穎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趙主曜使中山王岳將兵萬五千人趣孟津鎮東將軍呼延謨帥荆司之衆自崤澠而東欲會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入自成皐關與岳戰于洛西岳兵敗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之遏絶内外岳衆饑甚殺馬食之虎又擊呼延謨斬之曜自將兵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趙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大破之曜屯于金谷夜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乃退屯澠池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禽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氐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阬其士卒九千人遂攻王騰於并州執騰殺之阬其士卒七千餘人曜還長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恚成疾郭默復為石聰所敗棄妻子南奔建康李矩將士陰謀叛降後趙矩不能討亦帥衆南歸衆皆道亡惟郭誦等百餘人隨之卒於魯陽矩長史崔宣帥其餘衆二千降于後趙於是司豫徐兖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為境矣

成帝咸和三年秋七月後趙中山公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遂進攻蒲阪趙主曜遣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蒲阪自衛關北濟虎懼引退曜追之八月及於高候與虎戰大破之斬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虎奔朝歌曜濟自大陽攻

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内後趙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　冬十一月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僚佐程遐等固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大王不宜親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劒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禽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

河已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行卿以為何如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埶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内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中山公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墉濟自大堨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皐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十二月乙亥後趙諸軍集于成皐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指天復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訾之間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怒以為妖言斬之聞勒已濟河始議增滎陽戍杜黄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大胡自來邪其衆幾何羯曰王自來軍埶甚盛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帥步騎四萬入

洛陽城己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趙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門夾擊之曜少而嗜酒末年尤甚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蹶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揮陳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勒遂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

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勒使徐光謂之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將兵衛送曜邃虎之子也曜擒甚載以馬輿使醫李永與同載己亥至襄國舍曜於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從男女盛服以見之曜曰吾謂卿等久為厌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那我殺石佗愧之多矣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

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惡之久之乃殺曜

四年春正月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擒大懼與南陽王肖謀西保秦州尚書胡勲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且當併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肖怒以為沮衆斬之遂帥百官奔上邽諸征鎮亦皆棄所守從之關中大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後趙遣石生帥洛陽之衆赴之　秋八月趙南陽王肖帥衆數萬自上邽趨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之肖軍于仲橋石生嬰城自守後趙中山公虎帥騎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趙兵於義渠肖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之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南陽王肖及其將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阬五郡屠各五十餘人于洛陽

五年春二月後趙羣臣請後趙王勒即皇帝位勒乃稱

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以其子宏為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單于封秦王斌為左衛將軍封太原王恢為輔國將軍封南陽王以中山公虎為大尉尚書令進爵為王虎子邃為冀州刺史封齊王宣為左將軍挺為侍中封梁王又封石生為河東王石堪為彭城王以左長史郭敖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為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中郎令裴憲皆為尚書

參軍事徐光為中書令領祕書監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趙羣臣固請正尊號　秋九月趙王勒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太子弘為皇太子

七年春正月趙主勒大饗羣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今古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氐據仇池

晉惠帝元康六年　初略陽清水氐楊駒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絶而高為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彊盛徙居略陽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十二月自略陽帥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

愍帝建興元年　初氐王楊茂搜之子難敵遣養子販易於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梁州刺史張光鞭殺之難敵怨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氐活氐有小罪不能貫也及光與楊虎相攻各求救於茂搜茂搜遣難敵救光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虎厚賂難敵且曰流民珍偵悉在光所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光與虎戰使張孟萇居前難敵繼後難敵與虎夾擊孟萇大破之孟萇及其弟援皆死光嬰城自守九月光憤激成疾僚屬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劒曰吾受國重任不能討賊今得死如登仙何謂退也聲絶而卒州人推其少

子邁領州事又與氐戰沒衆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梁州　冬十月楊虎楊難敵急攻梁州胡子序棄城走難敵自稱刺史

二年春正月楊虎掠漢中吏民以奔成梁州人張咸等起兵逐楊難敵難敵去咸以其地歸成於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皆為成有

元帝建武元年氐王楊茂搜卒長子難敵立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

永昌元年春二月趙主曜自將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仇池諸氐羌及故晉王保將楊韜隴西太守梁勛皆降於曜曜遷隴西萬餘户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大疫曜亦得疾將引兵還恐難敵躡其後乃遣光國中郎將王擴說難敵諭以禍福難敵遣使稱藩曜以難敵為假黄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武都王

明帝大寧元年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與弟堅頭南奔漢中趙鎮西將軍劉厚追擊之大獲而還趙主曜以大鴻臚田崧為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難敵送任請降於成成安北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難敵於成都趙兵退即遣還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雄遣稚兄侍中領軍琀與稚出白水征東將軍李壽及琀弟玝出陰平以擊難敵羣臣諫不聽難敵遣兵拒之壽玝不得進而琀稚長驅至下辨難敵遣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琀稚深入無繼皆為難敵所殺死者數千人

三年春三月楊難敵襲仇池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左右令崧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子忠於劉氏豈不能忠於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氐汝本奴才何謂大業我寧為趙鬼不為汝臣顧排一人奪其劒前刺難敵不中難敵殺之

成帝咸和二年夏五月趙武衛將軍劉朗帥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克掠三千餘户而歸

六年秋七月成大將軍壽攻陰平武都楊難敵降之

九年春正月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立自稱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叔父堅頭之子盤為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遣使來稱藩

咸康三年仇池氐王楊毅族兄初襲殺毅并有其衆自立為仇池公稱臣於趙

穆公永和三年冬十月武都氐王楊初遣使來稱藩詔以初為使持節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公

十一年春正月故仇池公楊毅弟宋奴使其姑子梁式王刺殺楊初初子國誅式王及宋奴自立為仇池公桓温表國為鎮北將軍秦州刺史

十二年仇池公楊國從父俊殺國自立以俊為仇池公國子安奔秦

升平四年春正月仇池公楊俊卒子世立

海西公太和三年以仇池公楊世為秦州刺史世弟統為武都太守世亦稱臣於秦秦以世為南秦州刺史

五年仇池公楊世卒子纂立始與秦絶叔父武都太守統與之爭國起兵相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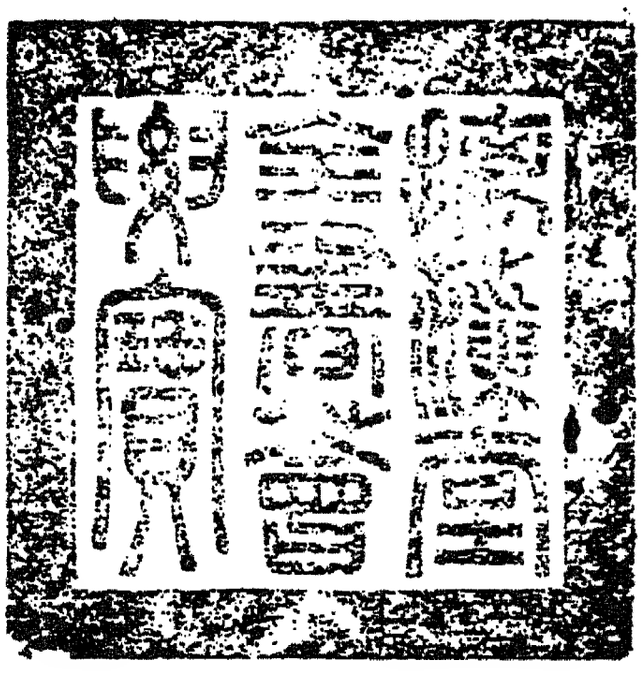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三月秦西縣侯雅楊安王統徐成及羽林左監朱彤楊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萬伐仇池公楊纂　夏四月秦兵至鷲峽楊纂帥衆五萬拒之梁州刺史弘農楊亮遣督護郭寶卜靖帥千餘騎助纂

與秦兵戰于峽中纂兵大敗死者什三四寶等亦没纂收散兵遁還西縣侯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秦纂懼面縛出降雅送纂于長安以統為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池

武帝寧康元年秋八月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池與秦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退守磐險九月安進攻漢川　冬秦王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秘書監朱彤帥卒二萬出漢川前禁將

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帥卒三萬出劒門入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餘拒之戰于青谷亮兵敗奔固西城彤遂拔漢中徐成攻劒門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於安十一月安克梓潼荆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瑤救梁益瑤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朱彤于緜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奔于南中秦遂取梁益二州邛筰夜郎皆附於秦秦王堅以楊安為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為寧州刺史屯壅江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三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監生臣許祖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四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四上　宋　袁樞　撰

祖逖北伐

帝建興元年　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元帝建武元年　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衆數千人在譙為塢主王之為丞相也遣行參軍譙國桓宣往說平雅

平雅皆請降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洲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廄見大鑊曰可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之奈何毀之乂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平大怒於坐斬乂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謝浮使殺之逖進據太丘樊雅猶據譙城與逖相拒逖攻之不克請兵於南中郎將王含桓宣時為含參軍含遣宣將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於彼今復為我說雅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為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即詣逖降逖既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王含復遣桓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為譙國內史六月己巳晉王傅檄天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祖逖節度尋復召裒還建康

大興二年　初蓬陵塢主陳川自稱陳留太守祖逖之攻樊雅也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嘆曰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頭黨馮寵帥其衆降逖川益怒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夏四月川以浚儀叛降石勒　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勒遣石虎將兵五萬救之戰于浚儀逖兵敗退屯梁國勒又遣桃豹將兵至蓬關逖退屯淮南虎徙川部衆五千戶于襄國留豹守川故城

三年夏六月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久饑得米以為逖士衆豐飽益懼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境土漸蹙先是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秋七月詔加逖鎮西將

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晉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内史周密降于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

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爲征西將軍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秋八月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搆隙將有内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壬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爲立祠王敦久懷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冬十月壬午以逖弟約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衆約無綏御之才不爲士卒所附初范陽李産避亂依逖見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爲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爲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久長之策乃帥子弟十餘人間行歸鄉里

永昌元年冬十月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圍譙豫州刺史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王敦之亂

晉元帝大興二年　初王敦患杜曾難制謂梁州刺史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爲荆州及曾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荆州多殺陶侃將佐以皇甫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詣已收斬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爲散騎常

侍以周訪代廙為荆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六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

三年秋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納士

衆皆為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敦遣從事中郎郭舒監襄陽軍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為梁州刺史督沔北諸軍事鎮襄陽舒既還帝徵為右丞敦留不遣王敦殺武陵内史向碩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疏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勲宜加委任帝出愉為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搆嫌隙初敦辟吳興沈充為參軍充薦同郡錢鳳於敦敦以為鎧曹參軍二人皆巧慧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為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内外敦上疏為導訟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左將軍譙王丞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丞以敦

疏示之曰王敦以頃年之功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丞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為患劉隗為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以宣城内史沈充代甘卓為湘州刺史帝謂丞曰王敦姦逆已著朕為惠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丞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灰身亦無益也十二月詔曰晉

室開基方鎮之任親賢並用其以譙王承為湘州刺史長沙鄧騫聞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承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足知其不武無能為也乃聽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楊尹

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壬午以驃騎將軍王導為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以敦故并疎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為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寤導由是得全

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以郭璞為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為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潁川陳述卒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已幕府以羊曼及陳國謝鯤為長史曼祜之兄孫也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

兵於吳興以應敦敦以充為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户侯敦兄光祿勲含乘輕舟逃歸於敦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不然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敦

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該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絶之敦遣參軍桓羆說譙王承請承為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絶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虞悝為長史會悝遭母喪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悝曰大王不以悝兄弟猥劣親屈臨之敢不致死然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

也承乃囚桓羆以悝為長史以其弟望為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舂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州之内皆應承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承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承遣主簿鄧騫至襄陽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

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案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竇可以文服從容顧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絶荆湘之粟將軍欲安

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為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尚疑之騫曰今既不為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北府之精鋭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含所能禦哉遡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顧慮邪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以恩意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為變又遣參軍丹楊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逆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為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失職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為逆臣死為愚鬼永為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為君之計莫若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衆

聞之必不戰自潰大勲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内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恒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

說譙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未幾虞望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為參軍騫不可卓乃遣參軍虞沖與騫偕至長沙遺譙王承書勸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言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隕命而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

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庾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為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顗為尚書左僕射王邃為右僕射帝遣王廙往諭王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為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以為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

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以甘卓為鎮南大將軍侍中郎都督荊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敦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弘言於敦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弘為前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為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顗郭逸盧

潭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鞚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劒斬鞅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刼掠宮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二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

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辛未大赦以敦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略為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沮帝召周顗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呂猗嘗為臺郎性姦諂戴淵為尚書惡之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怍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若不三

司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顗及淵先是敦謂謝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為尚書令戴若思為僕射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羣情帖然矣敦怒曰君麤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奈何戮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衆莫敢言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釋之黜為領軍長史嶠渾之族孫也顗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

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為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充拔吳國殺內史張茂初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邛為敦參軍敦使邛歸說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軍于豬口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累旬不前敦既得建康乃遣臺使以騶虞幡駐卓軍卓聞周顗戴淵死流涕謂邛曰吾之所憂正為今日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據敦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吾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刼天子以絶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

卓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憂憤而卒卓性本寛和忽更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王敦以西陽王羕為太宰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為荆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鯤言於敦曰公

至都以來稱疾不朝是以雖建勲而人心實有未達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宫省穆然必無虞也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還武昌初宜都内史天門周級聞譙王丞起兵使其兄子該潛詣長沙申款於丞魏乂等攻湘州急丞遣該及從事邵陵周崎間出求救皆為邏者所得乂使崎語城中稱大將軍已克建康甘卓還襄陽外援阻絶崎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堅守乂殺之乂考該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級由是獲免乂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乂射以示丞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癸巳乂拔長沙丞等皆被執乂將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為忠義之鬼亦復何恨乂以檻車載丞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奔散惟主簿桓雄西曹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毁服為僮從丞不離左右乂見桓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執志愈固荆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殺丞於道中階延送丞喪至都葬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忼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耳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遣就舍衆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遣人潛殺之魏乂求鄧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此欲用我耳彼新

得州多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乃往詣乂乂喜曰君古之解揚也以為別駕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王敦止侃復還廣州加散騎常侍　甘卓家人勸卓備王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聞諫輒怒襄陽太守周慮密承敦意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亥慮引兵襲卓於寢室殺之傳首於敦并殺其諸子敦以從事中郎周撫督沔北諸軍事代卓鎮沔中撫訪之子也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為謀主唯二人之言是從所譖無不死者以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桓謝雍為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大起營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識者咸知其將敗焉　王敦自領寧益二州都督冬十月己丑荊州刺史武陵康侯王廙卒王敦以下邳內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衛將軍王含都督沔南諸軍事領荊州刺史武昌太守丹陽王諒為交州刺史使諒收交州刺史修湛新昌太守梁碩殺之諒誘湛斬之

碩舉兵圍諒於龍編　十一月以臨頓元公荀組為太尉辛酉薨罷司徒并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屬為留府帝憂憤成疾閏月己丑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史臣論曰古者私家不蓄甲兵大臣不為威福王之常制以訓股肱中宗失馭強臣自亾齊斧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享國無幾哀哉明帝大寧元年王敦謀簒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夏四月加敦黃鉞班劍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屯于湖以司空導為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欲為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邪敦乃止以彬為豫章太守　六月壬子立妃庾氏為皇后后兄亮為中書監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為外援拜鑒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王敦忌之表鑒為尚書令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孰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

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相見久留不遣敦黨皆勸敦殺之敦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污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急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啟帝陰為之備敦

欲彊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舒為荆州刺史監荆州沔南諸軍事王彬為江州刺史　會稽内史周札一門五侯宗族彊盛吳士莫與為比王敦忌之敦有疾錢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周嵩以兄顗之死心常憤憤敦無子養王含子應為嗣嵩嘗於衆中言應不宜統兵敦惡之嵩與札兄子筵皆為敦從事中郎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士民頗信事之

二年春正月王敦誣周嵩周筵與李脫謀為不軌收嵩筵於軍中殺之遣參軍賀鸞就沈充於吳盡殺周札諸兄子進兵襲會稽札拒戰而死　夏五月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為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身朝廷保全門户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

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又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嶠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

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為丹陽尹且使覘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横流出閤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譏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為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

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勲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決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温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應詹為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庾亮領左衛將軍以吏部尚書卞壼行中軍將軍郗鑒以為軍號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兖州刺史劉遐同討敦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衛京師帝屯于中堂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為敦發哀衆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奬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等精鋭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

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户侯諸文武為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室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舉兵伐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温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

日中敦乃收璞斬之敦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將軍周撫等帥衆向京師王含謂敦曰此乃家事吾當自行於是以含為元帥鳳等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以誅姦臣溫嶠等為名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洶懼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絶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為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為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答或以為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為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可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啟義士之心今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秀匹磾之弟也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顧謂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卧乃謂其舅

少府羊鑒及王應曰我死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事敦尋卒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瑶等日夜縱酒淫樂帝使吳興沈楨說沈充許以為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乎遂舉兵趨建康宗正卿虞潭以疾歸會稽聞之以兵餘姚以討充帝以潭領會稽内史前安東將軍劉超宣城内史鍾雅皆起兵以討充義興人周

蹇殺王敦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沈充帥衆萬餘人與王含軍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鋒摧氣沮相持日久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乘水勢縱舟師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至之鋭并東西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為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皆不能用颺逃歸于吳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沈充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竹格渚渡淮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胤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横擊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于青溪尋陽太守周光聞敦舉兵帥千餘人來赴既至求見敦王應辭以疾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公其死乎遂見其兄撫曰王公死兄何為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丙申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

亮督蘇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温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江寧分命諸將追其黨與劉遐軍人頗縱虜掠嶠責之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絶豈可因亂為亂也遐惶恐拜謝王含欲奔荆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邪含不從遂奔荆州王舒遣軍迎之沉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來密

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為恨錢鳳走至闔廬洲周光斬之詣闕自贖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户侯矣充曰爾以義存我我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敦黨悉平充子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勁竟滅吳氏有司發王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斬之與沈充首同懸于南桁郗鑒言於帝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為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敦家收葬於義為弘帝許之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周撫與鄧岳俱亡周光欲資給其兄而取岳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岳至撫出門遥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岳迴舟而走與撫共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敦黨撫岳出首得免死禁錮故吳內史張茂妻陸氏傾家產帥茂部曲為先登以討沈充報其夫仇充敗陸氏詣闕上書為茂謝不克之責詔贈茂太僕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溫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朝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諫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原其私心豈遑晏處如陸玩劉胤郭璞之徒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謂宜施之寬貸臣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苟默而不言實負其心惟陛下仁聖裁之郗鑒以為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仗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　冬十月以司徒導為太保領司徒加殊禮西陽王羕領太尉應詹為江州刺史劉遐為徐州刺史代王邃鎮淮陰蘇峻為歷陽內史加庾亮護軍將軍溫嶠前將軍導固辭不受應詹至江州吏民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悅服

三年春二月贈故譙王丞甘卓戴淵周顗虞望郭璞王澄等官周札故吏為札訟寃尚書卞壼議以為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司徒導以為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既褒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

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然卒用導議贈札

蘇峻之亂

晉成帝咸和元年　初王導輔政以寛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灋裁物頗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預顧命又望開府復不得及諸表請多不見許遂懐怨望及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庾亮刪之歷陽内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有鋭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懐驕溢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相屬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八月以丹陽尹温嶠為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鎮武昌尚書僕射王舒為會稽内史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丹陽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曰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

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為廣州刺史孚咸之子也　冬十月南頓王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使右衛將軍趙亂收之宗以兵拒戰為亂所殺貶其族為馬氏三子綽超演皆廢為庶人免太宰西陽王羕降封弋陽縣王大宗正虞亂左遷桂陽太守宗宗室近屬羕先帝保傅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黨卞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峻保匿不與宗之死也帝不之知

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

二年冬十月庚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朝臣無敢難者獨光祿大夫卞壼爭之曰峻擁彊兵逼近

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之亮不從壼知必敗與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此國之大事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蠚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為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相從耳嶠亦累書上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惟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召北中郎將郭默為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司徒右長史庾冰為吳國內史皆將兵以備峻冰亮之弟也於是下優詔徵峻為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即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勸峻反峻遂不應命溫嶠聞

之即欲帥衆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朝廷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兎既死獵犬宜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其從子智衍並勸成之譙國內史桓宣謂智曰本以彊胡未滅將戮力討之使君若欲為雄霸何不助國討峻

則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從宣詣約請見約知其欲諫拒而不內宣遂絕約不與之同十一月約遣兄子沛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詔復以卞壼為尚書令領右衛將軍以會稽內史王舒行揚州刺史事吳興太守虞潭督三吳等諸郡軍事　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丹陽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

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庚亮不從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壬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雄釋之子也庚申京師戒嚴假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衛將軍趙胤為歷陽太守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峻以前射聲校尉劉超為左衛將軍侍中褚翼典征討軍事亮使弟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　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謂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辛未彝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進攻宣城彝退保廣德晃大掠諸縣而還徐州刺史郗鑒欲帥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

三年春正月溫嶠入救建康軍于尋陽韓晃襲司馬流於慈湖流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而死丁未蘇峻帥祖渙許柳等衆二萬人濟自橫江登牛渚軍于

陵口臺兵禦之屢敗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聞乃悔之朝士以京邑危逼多遣家人入東避難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詔以卞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與侍中鍾雅帥郭默趙胤等軍及峻戰于西陵壼等大敗死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柵卞壼帥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

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壺背癱新愈創猶未合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眕盱隨父後亦赴敵而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與黄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戰死庾亮帥衆將陳于宜陽門内未及成列士衆皆棄甲走亮與弟懌條翼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將行顧謂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亮乘小船亂兵相剥掠亮左

手射賊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乃安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翜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禄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擁衛帝以劉超為右衛將軍使與鍾雅褚翜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褚翜令下翜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宫宫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峻兵驅役百官光禄勲王彬等皆被捶撻令負擔登蔣山裸剥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内外初姑孰既陷尚書左丞孔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佗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佗物稱是峻盡費之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

盍早為之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免何以為臣丁巳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約為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為驃騎將軍録尚書事許柳為丹陽尹馬雄為左衛將軍祖渙為驍騎將軍弋陽王羕詣峻稱述峻功峻復以羕為西陽王太宰録尚書事峻遣兵攻吴國内史庾冰冰不能禦棄郡奔會稽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吴鈴下卒引冰入船以籧篨覆之吟嘯鼓枻泝

流而去每逢邏所輒以杖叩船曰何處覔庚冰庚冰正在此人以為醉不疑之冰僅免峻以侍中蔡謨為吳國內史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庚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郗鑒司空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推奉之分兵給亮　三月蘇峻南屯于湖夏四月庚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絶不知建

康聲聞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横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亮辟汪參護軍事亮嶠互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荆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為恨答曰吾彊埸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能回乃順侃意遣使謂之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參軍滎陽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為攜貳邪宜急追信改書言必應俱進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使者改書侃果許之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尚書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陶侃復追龔登還嶠遺侃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軍至以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

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啟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脣齒相依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慼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惟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如此荆楚西逼彊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仁

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壹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苟復召兵還是為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王愆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晝夜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溫嶠曰或聞賊

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五月陶侃帥衆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耶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即與之談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趨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西方兵起用參軍賈寧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時天大雨道路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也以其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屋為帝宮日來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右光祿大夫荀崧金紫光祿大夫華恒尚書荀邃侍中丁潭侍從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超猶啟帝授孝經論語峻使左光祿大夫陸曄守留臺逼近居民盡聚之後苑使匡術守苑城尚書左丞孔坦奔陶侃侃以為長史初蘇峻遣尚書張闓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為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衆等皆舉兵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

勿以吾老為累盡遣其家僮從軍鬻其環珮以為軍資
謨以庾冰當還舊任即去郡以讓冰蘇峻聞東方兵起
遣其將管商張健弘徽守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
未能得前陶侃溫嶠軍于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蘇峻
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
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為嶠前鋒告其衆曰
兵灋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乃
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飢乏嶠表寶為

廬江太守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監浙西軍事
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皆受鑒節度鑒帥
衆渡江與侃等會于茄子浦雍州刺史魏該亦以兵會
之丙辰侃等舟師直指石頭至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
沙門浦峻登烽火樓望見士衆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
吾本知溫嶠能得衆也庾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
反為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
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亮司馬陳郡殷融詣侃謝曰將
軍為此非融等所裁王彰至曰彰自為之將軍不知也
侃曰昔殷融為君子王彰為小人今王彰為君子殷融
為小人宣城內史桓彝聞京城不守慷慨流涕進屯涇
縣時州郡多遣使降蘇峻裨惠復勸彝宜且與通使以
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
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
峻遣其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
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猶桓侯之不負國

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之諸軍
初至石頭即欲決戰陶侃曰賊衆方盛難與爭鋒當以
歲月智計破之既而屢戰無功監軍部將李根請築白
石壘侃從之夜築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諸將咸懼
其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
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
江乘掠京口以東矣已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
白石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王舒虞潭等數與

峻兵戰不利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乃令鑒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虔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勢使郭默守大業壬辰魏該卒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湓口陶侃聞之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從之渙撫過皖因攻譙國內史桓宣寶往救之為渙撫所敗箭貫寶髀徹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韡還擊渙撫破走之宣乃得出歸于溫嶠寶進攻祖約軍于東關拔合肥戍會嶠召之復歸石頭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為內應後趙將石聰石堪引兵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衆潰奔歷陽聰等虜壽春二萬餘戶而歸　蘇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聞祖約敗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九月戊申導攜二子與永皆奔白石耽渙之曾孫也陶侃溫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嚮多捷人情恟懼

朝士之奔西軍者皆曰峻狡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若天討有罪則峻終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更譽賊及累戰不勝嶠亦憚之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筭徐來殄賊不為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鎮蕪湖為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

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彊盛公克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張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中乏水人飲糞汁郭默懼

潛突圍出外留兵守之郗鑒在京口軍士聞之皆失色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徑至不可當也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方會僚佐責納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報塞今彊寇在近衆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帥先義衆鎮壹三軍邪將斬之久乃得釋陶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羨融之兄也庚午侃督水軍向石頭庚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遣其子碩及其將匡孝分兵先薄趙胤軍敗之峻方勞其將士乘醉望見亂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邪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陳不得入將回趨白水陂馬躓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臠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溫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韓晃聞峻死引兵趨石頭管商弘徽攻庱亭壘督護李閎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含脩之孫也商走詣庾亮降餘衆皆歸張健

四年春正月光祿大夫陸曄及弟尚書左僕射玩說匡術以苑城附于西軍百官皆赴之推曄督宮城軍事陶侃命毛寶守南城鄧岳守西城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其將平原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

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初讓少無行太常華恒為本州大中正黜其品及讓為蘇峻將乗勢多所誅殺見恒輒恭敬不敢縱暴及鍾劉之死蘇逸欲并殺恒讓盡心救衛恒乃得免　冠軍將軍趙胤遣部將甘苗擊祖約于歷陽戊辰約夜帥左右數百人奔後趙其將牽騰帥衆出降　蘇逸蘇碩韓晃并力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祕閣毛寶登城射殺數千人晃謂寶曰君名勇果何不出鬬寶曰君名健將何不入鬬晃笑而退　二月丙戌諸軍

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擊蘇逸大破之蘇碩帥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溫嶠擊斬之韓晃等懼以其衆就張健於曲阿門隘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西軍獲蘇逸斬之滕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羕并其二子播充孫崧及彭城王雄陶侃與任讓有舊為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等有慙色丁亥大赦張健疑弘徽等貳於己皆殺之帥舟師自延陵將入吳興乙未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戰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韓晃馬雄等輕軍西趨故鄣郗鑒遣參軍李閎追之及於平陵山皆斬之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

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徙都以褚翜為丹陽尹時兵火之後民物彫殘翜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三月壬子論平蘇峻功以陶侃為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加都督交廣寧州諸軍事郗鑒為侍中司空南昌縣公溫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始安郡公陸曄進爵江陵公自餘賜爵侯伯子男者甚衆卞壼及二子眕盱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謚路永匡術賈寧皆蘇峻之黨也峻未敗永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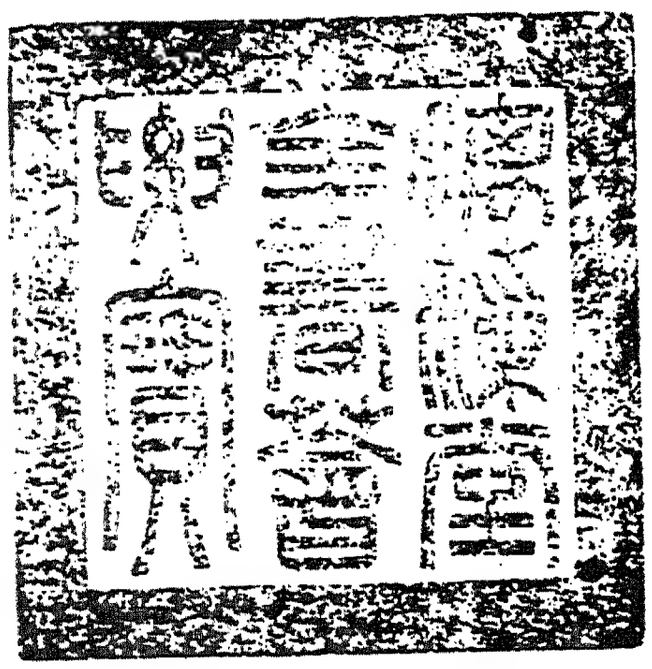
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皆峻之腹心首為亂階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得全首領為幸多矣豈可復褒寵之哉導乃止陶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朝議欲留溫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又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乃留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帝之出石頭也庾亮見帝稽顙哽咽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

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祖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塞四海之責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願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優詔不許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効出為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鎮蕪湖陶侃溫嶠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益陽侯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朝野莫不怪歎及峻平陶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請檻車收付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赴徵為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憂愧而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謚曰敬

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

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四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藍嘉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四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四下　　宋　袁樞　撰

燕討段遼　討宇文附

晉明帝太寧三年冬十一月慕容廆與段氏方睦為段氏謀使之徙都牙從之即去令支國人不樂段疾陸眷之孫遼欲奪其位以徙都為牙罪十二月帥國人攻牙殺之自立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彊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

成帝咸和八年夏五月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廆卒六月世子皝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　慕容皝初嗣位用濂嚴峻國人多不自安主簿皇甫真切諫不聽皝庶兄建威將軍翰母弟征虜將軍仁有勇略屢立戰功得士心季弟昭有才藝皆有寵於廆皝忌之翰歎曰吾受事於先公不敢不盡力幸賴先公之靈所嚮有功此乃天贊吾國非人力也而人謂吾之所辦以為雄才難制吾豈可坐而待禍邪乃與其子出奔段氏段

遼素聞其才冀收其用甚愛重之仁自平郭來奔喪謂昭曰吾等素驕多無禮於嗣君嗣君剛嚴無罪猶可畏況有罪乎昭曰吾輩皆體正嫡於國有分兄素得士心我在內未為所疑伺其間隙除之不難兄趣舉兵以來我為內應事成之日與我遼東男子舉事不克則死不能效建威偷生異域也仁曰善遂還平郭閏月仁舉兵而西或以仁昭之謀告皝皝未之信遣使按驗仁兵已至黃水知事露殺使者還據平郭皝賜昭死遣軍祭酒

封奕慰撫遼東以高詡為廣武將軍將兵五千與庶弟建武將軍幼稚廣威將軍軍寧遠將軍汗司馬遼東佟壽共討仁與仁戰於汶城北皝兵大敗幼稚軍皆為仁所獲壽嘗為仁司馬遂降於仁前大農孫機等舉遼東城以應仁封奕不得入與汗俱還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平原乙逸遼東相太原韓嶠皆棄城走於是仁盡有遼東之地段遼及鮮卑諸部皆與仁遥相應援皝追思皇甫真之言以真為平州別駕

九年春二月慕容仁以司馬翟楷領東夷校尉前平州別駕龐鑒領遼東相　段遼遣兵襲徒河不克復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共攻柳城柳城都尉石琮城大慕輿涇并力拒守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責蘭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復益兵來攻士皆重袍蒙楯作飛梯四面俱進晝夜不息琮涇拒守彌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慕容皝遣慕容汗及司馬封奕等共救之皝戒汗曰賊氣銳勿與爭鋒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為前鋒直進封奕止之

汗不從與蘭遇於牛尾谷汗兵大敗死者大半奕整陳力戰故得不沒蘭欲乘勝窮追慕容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夫為將當務慎重審己量敵非萬全不可動今雖挫其偏師未能屈其大勢皝多權詐好為潛伏若悉國中之衆自將以拒我我縣軍深入衆寡不敵此危道也且受命之日正求此捷若違命貪進萬一取敗功名俱喪何以返面蘭曰此已成擒無有餘理卿正慮遂滅卿國耳今千年在東若進而得志吾將迎之以為國嗣終

不負卿使宗廟不祀也千年者慕容仁小字也翰曰吾投身相依無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為大國之計且相為惜功名耳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而從之　夏四月慕容仁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　冬十一月慕容皝討遼東甲申至襄平遼東人王岌密信請降師進入城翟楷龐鑒單騎走居就新昌等縣皆降皝欲悉阬遼東民高詡諫曰遼東之叛實非本圖直畏仁凶威不得不從今元惡猶存始克此城遽加夷滅則未

下之城無歸善之路矣皝乃止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以杜羣為遼東相安輯遺民　十二月慕容仁遣兵襲新昌督護新興王寓擊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

咸康二年春正月慕容皝將討慕容仁司馬高詡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嘗凍自仁反以來連年凍者三矣且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欲使吾乘海冰以襲之也皝從之羣僚皆言涉冰危事不若從陸道皝曰吾計已決敢沮者斬壬午皝帥其弟軍師將軍評等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捨輜重輕兵趨平郭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仁狼狽出戰張英之俘二使也仁恨不窮追及皝至仁以為皝復遣偏師輕出寇抄不知皝自來謂左右曰今茲當不使其匹馬得返矣乙未仁悉衆陳於城之西北慕容軍帥所部降於皝仁衆沮動皝從而縱擊大破之仁走其帳下皆叛遂擒之皝先為斬其帳下之叛者然後賜仁死丁衡游毅孫機等皆仁所信用也皝執而斬之王冰自殺慕容幼慕

容稚佟壽郭充翟楷龐鑒皆東走幼中道而還皝兵追及楷鑒斬之壽充奔高麗自餘吏民為仁所詿誤者皝皆赦之封高詡為汝陽侯　夏六月段遼遣中軍將軍李詠襲慕容皝詠趣武興都尉張萌擊擒之遼別遣段蘭將步騎數萬屯柳城西回水宇文逸豆歸攻安晉以為蘭聲援皝帥步騎五萬向柳城蘭不戰而遁皝引兵北趨安晉逸豆歸棄輜重走皝遣司馬封弈帥輕騎追擊大破之皝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必將復至宜於柳

城左右設伏以待之乃遣封奕帥騎數千伏於馬兒山三月段遼果將數千騎來寇抄弈縱擊大破之斬其將榮伯保

三年春三月慕容皝於乙連城東築好城以逼乙連留折衝將軍蘭勃守之夏四月段遼以車數千兩輸乙連粟蘭勃擊而取之六月遼又遣其從弟揚威將軍屈雲將精騎夜襲皝子遵於興國城遵擊破之初北平陽裕事段疾陸眷及遼五世皆見尊禮遼數與皝相攻裕諫

曰親仁善隣國之寶也況慕容氏與我世婚迭為甥舅皝有才德而我與之搆怨戰無虛月百姓彫弊利不補害臣恐社稷之憂將由此始願兩追前失通好如初以安國息民遼不從出裕為北平相　段遼數侵趙邊燕王皝遣揚烈將軍宗回稱藩於趙乞師以討遼自請盡帥國中之衆以會之并以其弟寧遠將軍汗為質趙王虎大悅厚加慰答辭其質遣還密期以明年

四年春正月燕王皝遣都尉趙槃如趙聽師期趙王虎將擊段遼募驍勇者三萬人悉拜龍騰中郎會遼遣段屈雲襲趙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虎乃以桃豹為橫海將軍王華為渡遼將軍帥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為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為冠軍將軍帥步騎七萬為前鋒以伐遼三月趙槃還至棘城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諸城段遼將追之慕容翰曰今趙兵在南當并力禦之而更與燕鬬燕王自將而來其士卒精銳若萬一失利將何以禦南敵乎段蘭怒曰吾前為卿所誤

以成今日之患吾不復墮卿計中矣乃悉將見衆追之皝設伏以待之大破蘭兵斬首數千級掠五千戶及畜產萬計以歸趙王虎進屯金臺支雄長驅入薊段遼所署漁陽上谷代郡守相皆降取四十餘城北平相陽裕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諸將恐其為後患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恥於迎降耳無能為也遂過之至徐無段遼以弟蘭既敗不敢復戰帥妻子宗族豪大千餘家棄令支奔密雲山將行執慕容翰手泣曰不

用卿言自取敗亡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以為愧翰北奔宇文氏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諶崔悅等封府庫請降虎遣將軍郭太麻秋帥輕騎二萬追遼至密雲山獲其母妻斬首三千級遼單騎走險遣其子乞特真奉表及獻名馬於趙虎受之虎入令支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徙段國民二萬餘戶於司雍兖豫四州士大夫之有才行者皆擢叙之陽裕詣軍門降虎讓之曰卿昔為奴虜走今為士人來豈識知天命將逃匿無地邪對曰臣昔事王公不能匡濟逃于段氏復不能全今陛下天網高張籠絡四海幽冀豪傑莫不風從如臣比肩無所獨愧生死之命惟陛下制之虎悅即拜北平太守　夏四月趙王虎以燕王皝不會趙兵攻段遼而自專其利欲伐之太史令趙攬諫曰歲星守燕分師必無功虎怒鞭之皝聞之嚴兵設備罷六卿納言常伯冗騎常侍官趙戎卒數十萬燕人震恐皝謂內史高詡曰將若之何對曰趙兵雖彊然不足憂但堅守以拒之無能為也虎遣使四

出招誘民夷燕成周內史崔燾居就令游泓武原令常霸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宋晃等皆應之凡得三十六城泓邃之兄子也冀陽流寓之士共殺太守宋燭以降於趙燭晃之從兄也營丘內史鮮于屈亦遣使降趙武寧令廣平孫興曉諭吏民共收屈數其罪而殺之閉城拒守朝鮮令昌黎孫泳帥衆拒趙大姓王清等密謀應趙泳收斬之同謀數百人惶怖請罪泳皆釋之與同拒守樂浪太守鞠彭以境內皆叛選鄉里壯士二百餘人共還棘城戊子趙兵進逼棘城燕王皝欲出亡帳下將慕輿根諫曰趙彊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使趙人收略國民兵彊穀足不可復敵竊意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奈何入其計中乎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枝持觀形察變間出求利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奈何望風委去為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猶懼形於色玄菟太守河間劉佩曰今彊寇在外衆心恟懼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當自強以厲

將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於是士氣自倍皝問計於封奕對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至其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彊無能為患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安或說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趙兵四面蟻附緣城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壬辰引退皝遣其子恪帥二千騎追擊之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趙諸軍皆棄甲逃潰惟游擊將軍石閔一軍獨全趙之攻棘城也燕右司馬李洪之弟普以為棘城必敗勸洪出避禍洪曰天道幽遠人事難知且當委任勿輕動取悔普固請不已洪曰卿意見明審者當自行之吾受慕容氏大恩義無去就當效死於此耳與普流涕而訣普遂降趙從趙軍南歸死於喪亂洪由是以忠篤著名趙王虎遣渡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衆戍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

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帥衆萬餘屯田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謀擊燕　十二月段遼自密雲山遣使求迎于趙既而中悔復遣使求迎于燕趙王虎遣征東將軍麻秋帥衆三萬迎之敕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也以尚書左丞陽裕遼之故臣使為秋司馬燕王皝自帥諸軍迎遼遼密與燕謀覆趙軍皝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死者什六七秋步走得免陽裕為燕所執趙將軍范陽鮮于亮失馬步緣山不能進因止端坐燕兵環之叱令起亮曰身是貴人義不為小人所屈汝曹能殺亟殺不能則去亮儀觀豐偉聲氣雄厲燕兵憚之不敢殺以白皝皝以馬迎之與語大悅用為左常侍以崔毖之女妻之皝盡得段遼之衆待遼以上賓之禮以陽裕為郎中令五年夏四月段遼謀反於燕燕人殺遼及其黨與數十人送遼首於趙　冬燕王皝遣長史劉翔參軍鞠運來獻捷論功　燕王皝使其子恪霸擊宇文別部霸年十

三勇冠三軍

六年宇文逸豆歸忌慕容翰才名翰乃陽狂酣飲或卧自便利或被髮歌呼拜跪乞食宇文舉國賤之不復省録以故得往來自遂山川形便皆默記之燕王皝以翰初非叛亂以猜嫌出奔雖在它國常潛為燕計乃遣商人王車通市於宇文部以窺翰翰見車無言撫膺頷之而已皝曰翰欲來也復使車迎之翰彎弓三石餘矢尤長大皝為之造可手弓矢使車埋於道旁而密告之二月翰竊逸豆歸名馬攜其二子過取弓矢逃歸逸豆歸使驍騎百餘追之翰曰吾久客思歸既得上馬無復還理吾鄉日陽愚以誑汝吾之故藝猶在無為相逼自取死也追騎輕之直突而前翰曰吾居汝國久恨恨不欲殺汝汝去我百步立汝刀吾射之一發中者汝可還不中者可來前追騎解刀立之一發正中其環追騎散走皝聞翰至大喜恩遇甚厚

八年冬十月建威將軍翰言於皝曰宇文彊盛日久屢為國患今逸豆歸篡竊得國羣情不附加之性識庸闇將帥非才國無防衛軍無部伍臣久在其國悉其地形雖遠附彊羯聲勢不接無益救援今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麗去國密邇常有闚闖之志彼知宇文既亡禍將及己必乘虛深入掩吾不備若少留兵則不足以守多留兵則不足以行此心腹之患也宜先除之觀其勢力一舉可克宇文自守之虜必不能遠來爭利既取高句麗還取宇文如返手耳二國既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彊無返顧之憂然後中原可圖也皝曰善將兵擊高句麗毀其城而還

康帝建元元年春二月宇文逸豆歸遣其相莫淺渾將兵擊燕諸將爭欲擊之燕王皝不許莫淺渾以為皝畏之酣飲縱獵不復設備皝使慕容翰出擊之莫淺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

二年春正月燕王皝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詡曰宇文強盛今不取必為國患伐之必克然不利於

將出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於是皝自將伐逸豆歸以慕容翰為前鋒將軍劉佩副之分命慕容軍慕容恪慕容霸及折衝將軍慕輿根將兵三道並進高詡將發不見其妻使人語以家事而行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干將精兵逆戰皝遣人馳謂慕容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內精兵以屬涉夜干涉夜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也今我克之其國不攻自潰矣且吾熟知涉夜干之為人雖有虛名實易與耳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氣遂進戰翰自出衝陳涉夜干出應之慕容霸從傍邀擊遂斬涉夜干宇文士卒見涉夜干死不戰而潰燕兵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歸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皝悉收其畜產資貨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闢地千餘里更命涉夜干所居城曰威德城使弟彪戍之而還高詡劉佩皆中流矢卒詡善天文皝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為忠藎詡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者勞是以后稷播種堯不預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殿下將安用之皝默然初逸豆歸事趙甚謹貢獻屬路及燕人伐逸豆歸趙王虎使右將軍白勝并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還慕容彪追擊破之慕容翰之與宇文氏戰也為流矢所中臥病積時不出後漸差於其家試騁馬或告翰稱病而私習騎乘疑欲為變燕王皝雖藉翰勇略然中心終忌之乃賜翰死翰曰吾負罪出奔既而復還今日死已晚矣然羯賊跨據中原吾不自量欲為國家蕩壹區夏此志不遂沒有遺恨命矣夫飲藥而卒

趙魏亂中原 冉閔滅石氏

晉懷帝永嘉五年　石勒之為人所掠賣也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遣使并其從子虎送於勒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為軍中患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母曰快牛為犢多能破

車汝小忍之及長便弓馬勇冠當時勒以為征虜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

成帝咸和五年春二月後趙王勒以其子宏為大單于中山王虎怒私謂齊王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仰成以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克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當以授我今乃以與黃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塞不

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　後趙皇太子弘好屬文親敬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中山王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心然之而未能從

七年夏四月趙右僕射程遐言於趙主勒曰中山王勇悍權略羣臣莫及觀其志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加以殘賊安忍久為將帥威振外內其諸子年長皆典兵權陛下在自當無它恐非少主之臣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安大雅沖幼宜得彊輔中山王骨肉至親有佐命之功方當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卿正恐不得擅帝舅之權耳吾亦當參卿顧命勿過憂也遐泣曰臣所慮者公家陛下乃以私計拒之忠言何自而入乎中山王雖為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雖有

微功陛下酬其父子恩榮亦足矣而其志願無極豈將來有益者乎若不除之臣見宗廟不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光曰中山王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危國亦將為家禍也它日光承間言於勒曰今國家無事而陛下神色若有不怡何也勒曰吳蜀未平吾恐後世不以吾為受命之王也光曰魏承漢運劉備雖興於蜀漢豈得為不亡乎孫權在吳猶今之李氏也陛下包括二都平蕩八州帝王之統不在陛下復當在誰且陛下不

憂腹心之疾而更憂四支乎中山王藉陛下威略所向輒克而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且其資性不仁見利忘義父子並據權位勢傾王室而耿耿常有自滿之心近於東宮侍宴有輕皇太子之色臣恐陛下萬年之後不可復制也勒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且以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惟征伐斷斬大事乃呈之於是嚴震之權過于主相中山王虎之門可設雀羅矣虎愈怏怏不悅

八年夏六月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禁中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疾之增損外無知者又矯詔召秦王宏彭城王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召王者邪將自來邪有召者當按誅之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遣數日復問之虎曰受詔即遣今已半道矣廣阿有蝗虎密使其子冀州刺史邃帥騎三千遊于蝗所秋七月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戊辰勒卒中山王虎刼太子弘使臨軒收右光祿大夫程遐中書令徐光下廷尉召邃使將兵入宿衛文武皆奔散弘大懼自陳劣弱讓位於虎虎曰君終太子立禮之常也弘涕泣固讓虎怒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議何足豫論弘乃即位大赦殺程遐徐光夜以勒喪潛瘞山谷莫知其處己卯備儀衛虛葬于高平陵謚曰明帝廟號高祖趙將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各遣使來降聰本晉人冒姓石氏朝廷遣督護喬球將兵救之未至聰等為虎所誅　秋八月趙主弘以中山王虎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為國總攝百揆虎赦其境內立妻鄭氏為魏王后子邃為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次子宣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為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封齊王鑒封代王苞封樂平王徙平原王斌為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散任虎之府寮親黨悉署臺省要

職以鎮軍將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為右僕射更命太子宮曰崇訓宮太后劉氏以下皆徙居之選勒宮人及車馬服玩之美者皆入丞相府趙劉太后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相陵藉如此帝祚之亡殆不復久王將若之何堪曰先帝舊臣皆被疎斥軍旅不復由人宮省之內無可為者臣請奔兖州挾南陽王恢為盟主據廩丘宣太后詔於牧守征鎮使各舉兵以誅暴逆庶幾猶有濟也劉氏曰事急矣當速為之九月堪微服輕騎襲兖州不克南奔譙城丞相虎遣其將郭太追之獲堪于城父送襄國炙而殺之徵南陽王恢還襄國劉氏謀泄虎廢而殺之尊弘母程氏為皇太后堪本田氏子數有功趙主勒養以為子劉氏有膽略勒每與之參決軍事佐勒建功業有呂后之風而不妬忌更過之趙河東王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冬十月生朗皆舉兵以討丞相虎生自稱秦州刺史遣使來降氐帥蒲洪自稱雍州刺史西附張駿虎留太子邃守襄國將步騎

七萬攻朗於金墉金墉潰獲朗刖而斬之進向長安以梁王挺為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帥鮮卑涉璝衆二萬為前鋒以拒之生將大軍繼發軍于蒲阪權與挺戰于潼關大破之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死虎還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潛與虎通謀反擊生生不知挺已死懼單騎奔長安權收餘衆退屯渭汭生遂棄長安匿於鷄頭山將軍蔣英據長安拒守虎進兵擊英斬之生麾下斬生以降權奔隴右虎還襄國大赦趙主弘命虎建魏臺一如魏武王輔漢故事　十二月郭權據上邽遣使來降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九年春三月趙丞相虎遣其將郭敖及章武王斌帥步騎四萬西擊郭權軍于華陰夏四月上邽豪族殺權以降虎徙秦州三萬餘户于青并二州長安人陳良夫奔黑羌與北羌王薄句大等侵擾北地馮翊章武王斌樂安王鞠合擊破之句大奔馬蘭山郭敖乘勝逐北為羌所敗死者什七八斌等收軍還三城虎遣使誅郭敖秦

王宏有怨言虎幽之　冬十月趙主弘自齎璽綬詣魏宮請禪位於丞相虎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為自論此邪弘流涕還宮謂太后程氏曰先帝種真無復遺矣於是尚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不可以君萬國便當廢之何禪讓也十一月虎遣郭英持節入宮廢弘為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庸昧不堪纂承大統夫復何言羣臣莫不流涕宮人慟哭羣臣詣魏臺勸進虎曰皇帝者

盛德之號非所敢當且可稱居攝趙天王幽弘及太后程氏秦王宏南陽王恢于崇訓宮尋皆殺之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返奪之邪虎曰吾豈樂此哉顧海陽年少恐不能了家事故代之耳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虎以夔安為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為司空韓晞為尚書左僕射魏郡申鍾為侍中郎閻為光祿大夫王波為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虎行如信都復還襄國

咸康元年秋九月趙王虎遷都于鄴大赦　奉天竺僧佛圖澄

二年冬十一月趙王虎作太武殿於襄國作東西宮於鄴十二月皆成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縱六十五步廣七十五步甃以文石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以漆灌瓦金璫銀楹珠簾玉璧窮極工巧殿上施白玉牀流蘇帳為金蓮華以冠帳頂又作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民

之女以實之服珠玉被綺縠者萬餘人教宮人占星氣馬步射置女太史及雜伎工巧皆興外同以女騎千人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韡執羽儀鳴鼓吹遊宴以自隨於是趙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載以車輪纏網車轍廣四尺深二尺一鍾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用牛百頭鹿轤引之乃出造萬斛之舟以濟

之既至鄴虎大悅為之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賜民爵一級又用尚方令解飛之言於鄴南投石於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帥民入山澤采橡及魚以佐食復為權豪所奪民無所得三年春正月庚辰趙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餘人入上尊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趙王虎惡之腰斬成公段辛己虎依殷周之制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立其后鄭氏為天王皇后太子邃為天王皇太子

諸子為王者皆降為郡公宗室為王者降為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　趙太子邃素驍勇趙王虎愛之常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既而邃驕淫殘忍好粧飾美姬斬其首洗血置盤上與賓客傳觀之又烹其肉共食之河間公宣樂安公韜皆有寵於虎邃疾之如讎虎荒耽酒色喜怒無常使邃省可尚書事每有所關白虎恚曰此小事何足白也時或不聞又恚曰何以不白誚責笞捶月至再三邃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秋七月邃稱疾不視事潛帥宮臣文武五百餘騎飲於李顏別舍因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河間公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顏叩頭固諫邃亦昏醉而歸其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誚讓邃邃怒殺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將視邃疾思澄言而還既而瞋目大言曰我為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乃命所親信女尚書往察之邃呼前

與語因抽劍擊之虎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其狀殺顏等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頃即出虎使謂之曰太子應朝中宮豈可遽去邃徑出不顧虎大怒廢邃為庶人其夜殺邃及其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后為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為天王皇后

五年秋七月趙王虎以太子宣為大單于建天子旌旗

六年春三月趙王虎以秦公韜為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專決賞刑不復啟白司徒申鍾諫曰賞刑者人君之大柄不可以假人所以防微杜漸消逆亂於未然也太子職在視膳不當預政庶人邃以預政致敗覆車未遠也且二政分權鮮不階禍愛之不以道適所以害之也虎不聽中謁者令申扁以慧悟辯給有寵於虎宣亦昵之使典機密虎既不省事而宣韜皆好酣飲畋獵由是除拜生殺皆決於扁自九卿以下率皆

望塵而拜太子詹事孫珍病目求方於侍中崔約約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睆睆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於兄弟中最胡狀目深聞之怒誅約父子於是公卿以下畏珍側目

八年冬十二月趙王虎作臺觀四十餘所於鄴又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襄國敕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為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諸州軍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沒虎狼所食者三分居一加之公侯牧宰競營私利百姓失業愁困貝丘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黨與署置百寮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侍中京兆韋謏諫曰陛下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猝有狂夫之變雖智勇將安所施又興役無時廢民耘穫吁嗟盈路殆非仁聖之所忍為也虎賜謏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秦公韜有寵於虎太子

宣惡之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欲求媚於宣說之曰今諸侯吏兵過限宜漸裁省以壯本根宣使離為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是以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嫌釁益深矣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東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奉天命羣

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斬民至鬻子以供軍須猶不能給自經於道樹者相望

康帝建元二年　初趙領軍王朗言於趙主虎曰盛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伐宮材引於漳水役者數萬吁嗟滿道陛下宜因出游罷之虎從之太子宣怒會熒惑守房宣使太史令趙攬言於虎曰房為天王今熒惑守之其殃不細宜以貴臣王姓者當之虎曰誰可者攬曰無貴於王領軍虎意惜朗使攬更言其次攬無以對因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虎乃下詔追罪波前議楛矢事腰斬之及其四子投尸漳水既而愍其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為侯　虎作橋於靈昌津用功五百餘萬不成斬匠而罷

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趙王虎以樂平公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治長安未央宮虎好獵晚歲體重不能跨馬乃造獵車千乘刻期校獵自靈昌津南

至滎陽東極陽都為獵場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民有美女佳牛馬御史求之不得皆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人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公侯七十餘國皆九等大發民女三萬餘人料為三等以配之太子諸公私令采發者又將萬人郡縣務求美色多强奪人妻殺其夫及夫自殺者三千餘人至鄴虎臨軒簡第以使者為能封侯者十二人荆楚揚徐之民流叛略盡守令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逯明因侍切諫虎大怒使龍騰拉殺之

二年夏五月趙中黄門嚴生惡尚書朱軌會久雨生譖軌不修道路又謗訕朝政趙王虎囚之蒲洪諫曰陛下既有襄國鄴宮又修長安洛陽宮殿將以何用作獵車千乘環數千里以養禽獸奪人妻女十萬餘口以實後宮聖帝明王之所為固若是乎今又以道路不修欲殺

尚書陛下德政不脩天降淫雨七旬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塗潦而況人乎政刑如此其如四海何其如後代何願止作徒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衆望虎雖不悅亦不之罪爲之罷長安洛陽作役而竟誅朱軌又立私論朝政之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覲以目相顧不敢復相過從談語

三年　趙王虎據十州之地聚斂金帛及外國所獻珍異府庫財物不可勝紀猶自以爲不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金寶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袤數十里申鍾石璞趙攬等上疏陳天文錯亂百姓彫弊虎大怒曰使苑牆朝成吾夕沒無恨矣促張羣使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大朝會列於殿庭九

月命太子宣出祈福于山川因行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所舍輒列人爲長圍四面各百里驅禽獸至暮皆集其所使文武跪立重行圍守烜火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姬妾乘輦臨觀獸盡而止或獸有逆逸當圍守者有爵則奪馬步驅一日無爵則鞭之一百士卒饑凍死者萬有餘人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皆無孑遺虎復命秦公韜繼出自并州至于秦雍亦如之宣怒其與己鈞敵愈嫉之宦者趙生得幸於宣無寵於韜微勸宣除之於是始有殺韜之謀矣

四年　趙秦公韜有寵於趙王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宣嘗忤旨虎怒曰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造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見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謂所幸楊柽牟成

趙生曰凶豎傲恆敢爾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淺不濟矣柽等許諾秋八月韜夜與僚屬宴於東明觀因宿於佛精舍宣使楊柽等緣獮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驚氣絶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未知何人賊在京師鑾輿不宜輕出虎乃止嚴兵發哀於太武殿宣往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觀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殺韜欲召之恐其不入乃詐言其母杜后哀過危惙宣不謂見疑入朝中宮因留之建興人史科知其謀告之虎使收楊柽牟成皆亡去獲趙生詰之具服虎悲怒彌甚因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鎖之取殺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佛圖澄曰宣韜皆陛下之子今為韜殺宣是重禍也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埽鄴宮虎不從積柴於鄴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

繩倚梯柴積送宣其下使韜所幸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腸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纔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聽就抱中取而殺之兒挽虎衣大叫至於絶帶虎因此發病又廢其后杜氏為庶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以養豬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虎曰宮中將有變宜備之及宣殺韜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　九月趙王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有武略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所擇虎曰卿言正起吾意戎昭將軍張豺曰燕公母賤又嘗有過彭城公母前以太子事廢今立之臣恐不能無微恨陛下宜審思之初虎之拔上邽也張豺獲前趙主曜幼女安定公主有殊色納於虎虎嬖之

生齊公世豺以虎老病欲立世為嗣冀劉氏為太后已得輔政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出於倡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知太子處矣虎再與羣臣議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為專生惡子年踰二十輒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與張舉李農定議令公卿上書請立世為太子大司農曹莫不肯署名虎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故不敢署虎

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朕意矣可令諭之遂立世為太子以劉昭儀為后

五年春正月趙王虎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大寧諸子皆進爵為王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至鄴求見虎虎病弋仲讓虎曰兒死愁邪何為而病兒幼時不擇善人教之使坐於為逆既為逆而誅之又何愁焉且汝久病所立兒幼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賊也　夏四月乙卯趙王虎病甚以彭城王遵為大將軍鎮關右燕王斌為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惡斌輔政恐不利於太子與張豺謀去之斌時在襄國遣使詐謂斌曰主上疾已漸愈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素好獵嗜酒遂留獵且縱酒劉氏與豺因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官歸第使豺弟雄帥龍騰五百人守之乙丑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涕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遵至未左右對曰去已久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西閤

龍騰中郎二百餘人列拜於前虎問何求皆曰聖體不安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為皇太子虎曰燕王不在內邪召以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張豺使張雄矯詔殺斌戊辰劉氏復矯詔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如霍光故事侍中徐統歎曰亂將作矣吾無為預之仰藥而死己巳虎卒太子世即位尊劉氏為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以張豺為丞相豺辭不受請

以彭城王遵義陽王鑒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太尉張舉謀誅司空李農舉素與農善密告之農奔廣宗帥乞活數萬家保上白劉氏使張舉統宿衛諸軍圍之豺以張離為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以為己副彭城王遵至河内聞喪姚弋仲蒲洪劉寧及征虜將軍石閔武衛將軍王鸞等共説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心以殿下為嗣正以末年惛惑為張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姦臣用事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殿下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而迎殿下者遵從之五月遵自李城舉兵還趨鄴洛州刺史劉國帥洛陽之衆往會之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丙戌遵軍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為前鋒豺將出拒之耆舊羯士皆曰彭城王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守城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亦帥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召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至此今嗣子沖幼託之將軍將軍

將若之何欲加遵重位能弭之乎豺惶怖不知所出但云唯唯乃下詔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加黄鉞九錫已丑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庚寅遵擐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閤斬張豺于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沖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於是遵即位大赦罷上白之圍辛卯封世為譙王廢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李農來歸罪使復其位尊母鄭氏為皇太后立妃張氏為皇后故燕王斌子衍為皇太子以義陽王鑒為侍中太傅沛王沖為太保樂平王苞為大司馬汝陰王琨為大將軍武興公閔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甲午鄴中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災及諸門觀閣蕩然無餘乘輿服御燒者太半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時沛王沖鎮薊聞遵殺世自立謂其僚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而殺之罪莫大焉其敕内外戒嚴孤將親

討之於是留寧北將軍沐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南下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至常山衆十餘萬軍于苑鄉遇遵赦書沖曰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曰彭城篡弑自尊爲罪大矣王雖北旆臣將南轅俟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沖乃復進遵馳遣王擢以書喻沖沖弗聽遵使武興公閔及李農等帥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沖兵大敗獲沖于元氏賜死阬其士卒三萬餘人　燕平狄將軍慕容

霸上書於燕王儁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氏太亂宜以時進取中原儁以新遭大喪弗許霸馳詣龍城言於儁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雄據其城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爲後患儁曰鄴中雖亂鄧恒據安樂兵彊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爲患將若之何霸曰恒雖欲爲石氏拒守其將士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臣請爲殿下前驅東出徒河潛趨令支出其不意彼聞之勢必震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以安步而前無復留難矣儁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弈對曰用兵之道敵彊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彊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子孫爭國上下乖

亂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宣燿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能爲害乎從事中郎黄泓曰今太白經天歲集畢北天下易主陰國受命此必然之驗也宜速出師以承天意折衝將軍慕輿根曰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賢養民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顧慮豈天意

未欲使海内平定邪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儁笑而從之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慕容評為輔弼將軍左長史陽鶩為輔義將軍謂之三輔慕容霸為前鋒都督建鋒將軍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為進取之計　初趙主遵之發李城也謂武興公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太子既而立太子衍閔恃功欲專朝政遵不聽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夷夏宿將皆憚之既為都督揔內外兵權乃撫循殿中將士皆奏為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遵弗

之疑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怒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勸遵稍奪閔兵權閔益恨望準等咸勸誅之十一月遵召義陽王鑒樂平王苞汝陰王琨淮南王昭等入議於鄭太后前曰閔不臣之迹漸著今欲誅之如何鑒等皆曰宜然鄭氏曰李城還兵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何可遽殺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刼李農及右衛將軍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彥周成帥甲兵三千人執遵於南臺遵方與婦人彈碁問成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鑒能幾時遂殺之於琨華殿并殺鄭太后張后太子衍孟準王鸞及上光祿張斐鑒即位大赦以武興公閔為太將軍封武德王司空李農為大司馬並錄尚書事郎閭為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為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為中書監　趙主鑒使樂平王苞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夜攻石閔李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懼偽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并殺苞新興王祇虎之

子也時鎮襄國與姚弋仲蒲洪等連兵移檄中外欲共誅閔農閔農以汝陰王琨為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帥步騎七萬分討祇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啟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皆殺之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於胡天亦欲誅閔農鑒在中臺伏都帥三千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欲帥衛士以討之謹先啟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為官陳力朕

從臺上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銖帥衆攻閔農不克屯於鳳陽門閔農帥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殺己馳招閔農開門内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横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内外六夷敢稱兵仗者斬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閔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鑒於御龍觀懸食以給之下令城中曰近日孫劉構逆支黨伏誅良善一無預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己用班令内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親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為將帥者誅之或高鼻多須濫死者半

六年春正月趙大將軍閔欲滅去石氏之迹託以讖文

有繼趙李更國號曰衛易姓李氏大赦改元青龍太宰趙庶太尉張舉中軍將軍張春光禄大夫石岳撫軍石寧武衛將軍張季及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汝陰王琨奔冀州撫軍將軍張沈據滏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將軍段勤據黎陽寧南將軍楊羣據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灄頭蒲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皆不附於閔勤末柸之子龕蘭之子也王朗麻秋自長安赴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人朗奔襄國秋帥衆歸鄴蒲洪使其子龍驤將軍雄迎擊獲之以為軍師將軍汝陰王琨及張舉王朗帥衆七萬伐鄴大將軍閔帥千騎與戰於城北閔操兩刃矛馳騎擊之所向摧陷斬首三千級琨等大敗而去閔與李農帥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閏月衛主鑒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沈等使乘虚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鑒殺之并殺趙主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姚弋仲子曜武將軍益武衛將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灄頭弋仲帥衆討

閔軍于混橋司徒申鍾等上尊號於閔閔以讓李農農固辭閔曰吾屬故晉人也今晉室猶存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表迎晉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進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揔馭英雄混壹四海乎閔曰胡尚書之言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興國號大魏

二月燕王儁使慕容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輿于自西道出蠕蠕塞儁自中道出盧龍塞以伐趙以慕容恪鮮于亮為前驅命慕輿逕槎山通道留世子暐守龍城以內史劉斌為大司農與尚書令皇甫真留統後事霸軍至三陘趙征東將軍鄧恒惶怖焚倉庫棄安樂遁去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徒河南部都尉孫泳急入安樂撲滅餘火籍其穀帛霸收安樂北平兵糧與儁會臨渠三月燕兵至無終王午留其將王佗以數千人守薊與恒走保魯口乙巳儁拔薊執王佗斬之儁欲悉阬其士卒千餘人慕容霸諫曰趙為暴虐王興師伐

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阬其士卒恐不可以為王師之先聲也乃釋之儁入都于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燕兵至范陽范陽太守李產欲為石氏拒燕衆莫為用乃帥八城令長出降儁復以產為太守產子績為幽州別駕棄其家從王午在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恐終難相保徒為人累不如去之午曰此何言也夫以當今喪亂而績乃能立義捐家情節之重雖古烈士無以過乃欲以猜嫌害之燕趙之士聞之謂我直相聚為賊了無意識衆情一散不可復集此為坐自屠潰也恒乃止午猶慮諸將不與己同心或至非意乃遣績歸績始辭午往見燕王儁儁讓之曰卿不識天命棄父邀名今日乃始來邪對曰臣眷戀舊主志存微節官身所在何事非君殿下方以義取天下臣未謂得見之晚也儁悅善待之儁以弟宜為代郡城郎孫泳為廣寧太守悉置幽州郡縣守宰甲子儁使中部俟釐慕輿句督薊中留事自將擊

鄧恒於魯口軍至清梁恒將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半已得入先犯前鋒都督慕容霸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十餘人早不能進由是燕軍得嚴雋謂慕輿根曰賊鋒甚銳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衆彼寡力不相敵故乘夜來戰冀萬一獲利今求賊得賊正當擊之復何所疑王但安卧臣等自為王破之雋不能自安内史李洪從雋出營外屯高冢上根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早李洪徐整騎隊還助之早乃退走衆軍追

擊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所從士卒死亡略盡雋引兵還薊　魏主閔復姓冉氏初閔父瞻内黄人本姓冉趙主勒破陳午獲之命虎養以為子閔驍勇善戰多策略虎愛之比於諸孫尊母王氏為皇太后立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亂明裕皆為王以李農為太宰領太尉録尚書事封齊王其子皆封縣公遣使者持節赦諸軍屯皆不從　趙新興王祇即皇帝位于襄國改元永寧以汝陰王琨為相國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祇以姚弋仲為右丞相親趙王待以殊禮　夏四月趙主祇遣汝陰王琨將兵十萬伐魏　魏主閔殺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閔遣使臨江告晉曰石氏亂中原今已誅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應　六月趙汝陰王琨進據邯鄲鎮南將軍劉國自繁陽會之魏衛將軍王泰擊琨大破之死者萬餘人劉國還繁　冬十一月魏主閔帥步騎十萬攻襄國署三原王胤為大單

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之為麾下光禄大夫韋謏諫曰胡羯皆我之仇敵今來歸附苟全性命耳萬一為變悔之何及請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以防微杜漸閔方欲撫納羣胡大怒誅謏及其子伯陽

七年春二月魏主閔攻圍襄國百餘日趙主祇危急乃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中軍將軍張春乞師於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趙誡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

人厚遇當為復讎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
梟擒以來不必復見我也弋仲亦遣使告於燕燕王儁
遣禦難將軍悅綰將兵三萬往會之冉閔聞儁欲救趙
遣大司馬從事中郎廣寧常煒使於燕儁使封裕詰之
曰冉閔石氏養息負恩作逆何敢輒稱大號煒曰湯放
桀武王伐紂以興商周之業曹孟德養於宦官莫知所
出卒立魏氏之基苟非天命安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
致問裕曰人言冉閔初立鑄金為己像以卜成敗而像

不成信乎煒曰不聞裕曰南來者皆云如是何故隱之
煒曰姦偽之人欲矯天命以惑人者乃假符瑞託蓍龜
以自重魏主握符璽據中州受命何疑而更反真為偽
取決於金像乎裕曰傳國璽果安在煒曰在鄴裕曰張
舉言在襄國煒曰殺胡之日在鄴者殆無孑遺時有逃
漏者皆潛伏溝瀆中耳彼安知璽之所在乎彼求救者
為妄誕之辭無所不可況一璽乎儁猶以張舉之言為
信乃積柴其旁使裕以其私誘之曰君更熟思無為徒
取灰滅煒正色曰石氏貪暴親帥大兵攻燕國都雖不
克而返然志在必取故運資糧聚器械於東北者非以
相資乃欲相滅也魏主誅翦石氏雖不為燕臣子之心
聞仇讎之滅義當如何而更為彼責我不亦異乎吾聞
死者骨肉下于土精魂升于天蒙君之惠速益薪縱火
使僕得上訴於帝足矣左右請殺之儁曰彼不憚殺身
以徇其主忠臣也且冉閔有罪使臣何預焉使出就館
夜使其鄉人趙瞻往勞之且曰君何不以實言王怒欲

處君於遼碣之表奈何煒曰吾結髮以來尚不欺布衣
況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沈東海不
敢避也遂卧向壁不復與瞻言瞻且以白儁儁乃囚煒
於龍城　三月姚襄及趙汝陰王琨各引兵救襄國冉
閔遣車騎將軍胡陸拒襄於長蘆將軍孫威拒琨於黃
丘皆敗還士卒略盡閔欲自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
今襄國未下外救雲集若我出戰必腹背受敵此危道
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銳徐觀其釁而擊之且陛下親臨

行陳如失萬全則大事去矣閔將止道士灋饒進曰陛下圍襄國經年無尺寸之功今賊至又避不擊將何以使將士乎且太白入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衆者斬乃悉衆出與襄琨戰悅綰適以燕兵至去魏兵數里踐布騎卒曳柴揚塵魏人望之恟懼襄琨綰三面擊之趙王祇自後衝之魏兵大敗閔與十餘騎走還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大單于胤及左僕射劉琦以降趙趙王祇殺之胡睦及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中書監盧諶等并將士死者凡十餘萬人閔潛還人無知者鄴中震恐訛言閔已没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息閔支解灋饒父子贈韋謏大司徒姚襄還灋頭姚弋仲怒其不擒閔杖之一百初閔之為趙相也悉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趙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灋禁不行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其能達者什有二三中原大亂因以饑疫

人相食無復耕者趙王祇使其將劉顯帥衆七萬攻鄴軍于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魏主閔恐召王泰欲與之謀泰恚前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泰固稱疾篤閔怒還宮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為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却斬王泰乃悉衆出戰大破顯軍追奔至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祇以自效閔乃引歸會有告王泰欲反入秦者閔殺之夷其三族　夏四月渤海人逢約因趙亂擁衆數千家附於魏魏以約為渤海太守故太守劉準隗之兄子也土豪封放奕之從弟也别聚衆自守閔以準為幽州刺史與約中分渤海燕王儁使封弈討約使昌黎太守高開討準放開瞻之子也弈引兵直抵約壘遣人謂約曰相與鄉里隔絶日久會遇甚難時事利害人各有心非所論也願單出一相見以寫佇結之情約素信重弈即出見弈於門外各屏騎卒單馬交語弈與論敘平生畢因說之曰與君累世同鄉情相愛重誠欲君享祚無窮今既獲展奉不

可不盡所懷冉閔乘石氏之亂奄有成資是宜天下服其彊矣而禍亂方始固知天命不可力爭也燕王奕世載德奉義討亂所征無敵今已都薊南臨趙魏遠近之民襁負歸之民厭荼毒咸思有道冉閔之亡匪朝伊夕成敗之形昭然易見且燕王肇開王業虛心賢儁君能翻然改圖則功參絳灌慶流苗裔孰與為亡國將守孤城以待外至之禍哉約聞之悵然不言弈給使張安有勇謀弈豫戒之俟約氣下安突前持其馬鞚因挾之而馳至營弈與坐謂曰君計不能自決故相為決之非欲取君以邀功乃欲全君以安民也高開至渤海準放迎降儁以放為渤海太守準為右司馬約參軍事以約誘於人而遇獲更其名曰鈞　劉顯弒趙王祗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宰趙庶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驃騎將軍石寧奔柏人魏主閔焚祗首于通衢拜顯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　秋七月劉顯復引兵攻鄴魏主閔擊敗之顯還稱帝於襄國　八月燕王儁遣慕容恪攻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魏中山太守上谷侯龕閉城拒守恪南徇常山軍于九門魏趙郡太守遼西李邽舉郡降恪厚撫之將邽還圍中山侯龕乃降恪入中山遷其將帥土豪數十家詣薊餘皆安堵軍令嚴明秋豪不犯慕容評至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拒戰評擊斬之悅綰還自襄國儁乃知張舉之妄而殺之常煒有四男二女在中山儁釋煒之囚使諸子就見之煒上疏謝恩儁手令答曰卿本不為生計孤以州里相存耳今大亂之中諸子盡至豈非天之意邪天且念卿況於孤乎賜妾一人穀三百斛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孫興為中山太守興善能綏撫中山遂安　冬十一月逢鈞亡歸渤海招集舊衆以叛燕樂陵太守賈堅使人告諭鄉人示以成敗鈞部衆稍散遂來奔

八年春正月劉顯攻常山魏主閔留大將軍蔣幹使輔太子智守鄴自將八千騎救之顯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強降魏閔擊敗之追奔至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

門納閔閔殺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於鄴趙汝陰王琨以其妻妾來奔斬於建康市石氏遂絶　魏主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趙立義將軍段勤聚胡羯萬餘人保據繹幕自稱趙帝夏四月甲子燕王儁遣慕容恪等擊魏慕容霸等擊勤魏主閔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閔車騎將軍張温諫曰鮮卑乘勝鋒鋭且彼衆我寡請且避之俟其驕惰然後益兵以擊之閔怒曰吾欲以此衆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司徒劉茂特進郎閭相謂曰吾君此行必不還矣吾等何為坐待戮辱皆自殺閔軍于安喜慕容恪引兵從之閔趨常山恪追之丙子及於魏昌之廉臺閔與燕兵十戰燕兵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鋭燕人憚之慕容恪巡陳諭將士曰冉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飢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以所將多步卒而燕皆騎兵引兵將趨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

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為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鋭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陳而前閔所乘駿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操雙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為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為燕兵所執燕人殺魏僕射劉羣執董閔張温及閔皆送於薊閔子操奔魯口高開被創而卒慕容恪進屯常山儁命恪鎮中山己卯冉閔至薊儁大赦立閔而責之曰汝奴僕下才何得妄稱帝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禽獸之類猶稱帝況我中土英雄何為不得稱帝邪儁怒鞭之三百送於龍城慕容霸軍至繹幕段勤與弟思聰舉城降甲申儁遣慕容評及中尉侯龕帥精騎萬人攻鄴癸巳至鄴魏蔣幹及太子智閉城拒守城外皆降於燕劉

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　五月鄴中大饑人相食故趙時宮人被食略盡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請降且求救於謝尚庚寅燕王儁遣廣威將軍慕容軍殿中將軍慕輿根右司馬皇甫真等帥步騎二萬助慕容評攻鄴　辛卯燕人斬冉閔於龍城會大旱蝗燕王儁謂閔為祟遣使祀之謚曰悼武天王　初謝尚使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自倉垣徙屯棘津止幹使者求傳國璽劉猗使繆嵩還鄴白幹幹疑尚不能救

沈吟未決　六月施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紿之曰今燕寇在外道路不通璽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當馳白天子天子聞璽在吾所信卿至誠必多發兵糧以相救餉幹以為然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枋頭甲子蔣幹帥銳卒五千及晉兵出戰慕容評大破之斬首四千級幹脫走入城

秋七月壬午聞魏敗時鄧恒已死午自稱安國王八月戊辰燕王儁遣慕容恪封弈陽鶩攻之午閉城自守送冉操詣燕軍燕人掠其禾稼而還　庚午魏長水校尉馬願等開鄴城納燕兵戴施蔣幹懸縋而下犇于倉垣慕容評送魏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等及乘輿服御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皆自殺燕王儁詐云董氏得傳國璽獻之賜號奉璽君賜冉智爵海賓侯以申鍾為大將軍右長史命慕容評鎮鄴　謝尚自枋頭迎傳國璽至建康百僚畢賀　冬十月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降燕燕王儁以王擢為益州刺史夔逸為秦州刺史張平為并州刺史李歷為兖州刺史高昌為安西將軍劉寧為車騎將軍慕容恪屯安平積糧治攻具將討王午丙戌中山蘇林起兵於無極自稱天子恪自魯口還討林閏月戊子燕王儁遣廣威將軍慕輿根助恪攻林斬之王午為其將秦興所殺呂護殺興復自稱安國王燕羣僚共上尊號於燕王儁儁許之十一月丁卯始置百官以國相封弈為太尉左長史陽鶩為尚書令右司皇甫真為尚書左

僕射尚書令張悌為右僕射其餘文武拜授有差戊辰
雋即皇帝位大赦自謂獲傳國璽改元元璽追尊武宣
王為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為太祖文明皇帝時晉使
適至燕雋謂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
已為帝矣改司州為中州建留臺於龍都以玄菟太守
乙逸為尚書專委留務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藍嘉瑄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四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五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五上　宋　袁樞　撰

江左經略中原

晉成帝咸康五年春三月征西將軍庾亮欲開復中原表桓宣為都督沔北前鋒諸軍事司州刺史鎮襄陽又表其弟臨川太守懌為監梁雍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鎮魏興西陽太守翼為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鎮江陵皆假節又請解豫州以授征虜將軍毛寶詔以寶監揚

州及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帥精兵萬人戍邾城以建威將軍陶稱為南中郎將江夏相入沔中稱將二百人下見亮亮素惡稱輕狡數稱前後罪惡收而斬之後以魏興險遠命庾懌徙屯半洲更以武昌太守陳囂為梁州刺史趣漢中遣參軍李松攻漢巴郡江陽　夏四月執漢荆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黄植送建康漢主壽以李弈為鎮東將軍代閎守巴郡庾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彊欲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

遣諸軍羅布江沔為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鑒議以為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以為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彊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為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繫胡之彊弱胡之彊弱繫石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為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所據之地同於魏世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誅將相內難既平翦削外寇一舉而拔金墉再戰而擒石生誅石聰如拾遺取郭權如振槁四

境之內不失尺土以是觀之虎為能乎將不能也論者以胡前攻襄陽不能拔謂之無能為夫百戰百勝之彊而以不拔一城為劣譬諸射者百發百中而一失可以謂之拙乎且石遇偏師也桓平北邊將也所爭者彊埸之土利則進否則退非所急也今征西以重鎮名賢自將大軍欲席卷河南虎必自帥一國之衆來決勝負豈得以襄陽為比哉今征西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阻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凡此數者宜詳校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殆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衆不能拔征西之守殆不能勝也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此三鎮反為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佃於城北界胡來攻豫置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胡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獲於內多

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當是時胡惟據河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胡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土與胡水陸異勢便習不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也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秋八月南

昌文成公郗鑒疾篤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上疏乞骸骨且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啟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為都督徐州刺史詔以蔡謨為太尉軍司加侍中辛酉鑒薨即以謨為征北將軍都督徐兖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請伐趙詔遣光攻壽陽謨上疏曰壽陽城

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一城見攻衆城必救又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前驅未至聲息久聞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若進攻未拔胡騎猝至懼桓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可掬也今光所將皆殿中精兵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以國之爪士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也乃止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出兵戍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王虎惡之以

夔安為大都督帥石鑒石閔李農張豹李菟等五將軍兵五萬人寇荊揚北鄙二萬騎攻邾城毛寶求救於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兵九月石閔敗晉兵於沔陰殺將軍蔡懷夔安李農陷沔南朱保敗晉兵於白石殺鄭豹等五將軍張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毛寶樊峻突圍出走赴江溺死夔安進據胡亭寇江夏義陽將軍黃沖義陽太守鄭進皆降於趙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拒戰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安乃退遂掠漢東擁七千餘戶

遷于幽冀是時庾亮猶上疏欲遷鎮石城聞邾城陷乃止上表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以輔國將軍庾懌為豫州刺史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諸軍事假節鎮蕪湖

六年春正月庚子朔都亭文康侯庾亮薨以護軍將軍錄尚書何充為中書令庾戍以南郡太守庾翼為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翼悉心為治

戎政嚴明數年之間公私充實人皆稱其才

八年庾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欲移鎮樂鄉征虜長史王述與庾冰牋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一旦移徙興立城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泝流數千里供給軍府力役增倍且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關關之心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為劉項之資周惡縻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穰避之道皆所不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耳朝議亦以為然翼乃止　秋七月己未以何充為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州刺史鎮京口避諸庾也

康帝建元元年　庾翼為人慷慨喜功名不尚浮華琅邪內史桓溫彝之子也尚南康公主豪爽有風槩翼與之友善相期以寧濟海內翼嘗薦溫於成帝曰桓溫有英

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勲時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幾將七年時人擬之管葛江夏相謝尚長山令王濛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嘗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尚鯤之子也翼請浩為司馬詔除侍中安西軍司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

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殷羨為長沙相在郡貪殘庾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驕豪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容之大較江東之政以嫗煦豪彊常為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為餘姚長為官出豪彊所藏二千戶而衆共驅之令遐不得安席雖皆前宰之惛謬江東事去寔此之由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足於風

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二十餘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遐簡之子也翼以滅胡取蜀為己任遣使東約燕王皝西約張駿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為難唯庾冰意與之同而桓溫譙王無忌皆贊成之無忌丞之子也秋七月趙汝南太守戴開帥數千人詣翼降丁巳下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所部之衆北伐表桓宣為都督司雍梁三州荊州之四郡諸軍事梁州刺史前趣丹水桓溫為前鋒小督假節帥衆入臨淮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八月庾翼欲移鎮襄陽恐朝廷不許乃奏云移鎮安陸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翼翼遂違詔北行至夏口復上表請鎮襄陽翼時有衆四萬詔加翼都督征討諸軍事先是車騎將軍楊州刺史庾冰屢求出外辛巳以冰都督荊江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為翼繼援徵徐州刺史何充為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政以

琅邪內史桓溫為都督青徐兖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徵江州刺史褚裒為衛將軍領中書令

二年夏四月征西將軍庾翼使梁州刺史桓宣擊趙將李羆於丹水為羆所敗翼貶宣為建威將軍宣慙憤成疾　秋八月庚辰卒翼以長子方之為義城太守代領宣衆又以司馬應誕為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勲為梁州刺史戍西城　中書令褚裒固辭樞要閏月丁巳以裒為左將軍都督兖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兖州刺史

鎮金城　秋九月帝崩穆帝即位以裒為侍中衛將軍録尚書事持節督刺史如故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改授都督徐兖青三州揚州之二郡諸軍事衛將軍徐兖二州刺史鎮京口　冬十月江州刺史庾冰有疾太后徵冰輔政冰辭十一月庚辰卒庾翼以家國情事留子方之為建武將軍戍襄陽方之年少以參軍毛穆之為建武司馬以輔之穆之寶之子也翼還鎮夏口詔翼復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翼辭豫州復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翼仍繕修軍器大佃積穀以圖後舉

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詔徵衛將軍褚裒欲以為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長史王胡之說裒曰會稽王令德雅望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授之裒乃固辭歸藩壬戌以會稽王昱為撫軍太將軍録尚書六條事　都亭肅侯庾翼疽發于背表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荆州刺史委以後任司馬義陽朱燾為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　秋七月庚午卒　庾翼既卒朝議皆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宜依翼所請以庾爰之代其任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隣勁蜀地埶險阻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吴存亡則吴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温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温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温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温足以制之諸君勿憂丹楊尹劉惔每奇温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温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鎮上流以已為軍司昱不聽又請自行亦不聽庚辰以徐州刺史桓温為安西將軍持節都督荆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爰之果不敢爭又以劉惔監沔中諸軍事領義成太守代庾方之徙方之爰之于豫章桓温嘗乘雪欲獵先過劉惔惔見其裝束甚嚴謂之曰老賊欲持此何為温笑曰我不為此卿安得坐談乎

二年春二月褚裒薦前光祿大夫顧和前司徒左長史殷浩三月丙子以和為尚書令浩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經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識者美之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厄運危弊理極足下沈識淹長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四年夏四月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寖相疑貳浩以征北長史荀羨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羨為吳國內史羲之為護軍將軍以為羽翼羨羲之弟羲之導之從子也羲之以為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及羨不宜與溫搆隙浩不從

五年夏六月桓溫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宜先遣偏師裒奏言前已遣前鋒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後遣督護麋嶷進據下邳今宜速發以成聲勢　秋七月加裒征討大都督督徐兗青揚豫五州諸軍事裒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復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

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殊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材略疎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部將王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趙南討大都督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於代陂龕等大敗皆沒於趙八月裒退屯廣陵陳逵聞之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裒上疏乞自貶詔不許命裒還鎮京口解征

討都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衮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畧盡　冬十一月都鄉元穆侯褚衮還至京口聞哭聲甚多以問左右對曰皆代陂死者之家也衮慙憤發疾十二月己酉卒以吳國内史荀羨為使持節監徐兖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六年春正月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己丑以揚州刺史殷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諸軍事以蒲洪為氐王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蒲健為假節右將軍監河北征討前鋒諸軍事襄國公

七年　初桓温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久不報温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屢求北

伐詔書不聽十二月辛未温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温又欲以騶虞幡駐温軍吏部尚書王彪之言於會稽王昱曰此屬皆自為計非能保社稷為殿下計也若殷浩去職人情離駭天子獨坐當此之際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為之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成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為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忽忽先自猖蹶乎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問聞卿此謀意始得了彪之彬之子也撫軍司馬高崧言於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使六軍整駕逆順於兹判矣乃於坐為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為國遠圖經略大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比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為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為疑惟在此耳然

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喈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内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内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温即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八年春正月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内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浩不從嚴愉之從子也浩上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以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為督統進屯壽春謝尚不能撫慰張遇遇怒據許昌叛使其將上官恩據洛陽樂弘攻督護戴施於倉垣浩軍不能進三月命荀羨鎮淮陰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兖州刺史鎮下邳　姚弋仲卒子襄帥衆歸晉襄單騎渡淮見謝尚于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待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夏四月秦以張遇為征東大將軍豫州牧六月謝尚姚襄共攻張遇于許昌秦主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平昌王菁略地關東帥步騎二萬救之丁亥戰于潁水之誠橋尚等大敗死

者萬五千人尚犇還淮南襄棄輜重送尚于芍陂尚悉以後事付襄殷浩聞尚敗退屯壽春　秋七月秦丞相雄徙張遇及陳潁許洛之民五萬餘户於關中以右衛將軍楊羣為豫州刺史鎮許昌謝尚降號建威將軍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

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為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又與會稽王昱牋曰為人臣者誰不願尊其主比

隆前世況遇難得之運哉顧力有所不及豈可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勞役無時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先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若不行恐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蹔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也不從九月浩屯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滎陽太守劉遯戍倉垣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冬十月謝尚遣冠軍將軍王俠攻許昌克之秦豫州刺史楊羣退屯弘農徵尚為給事中戍石頭九年秋七月張遇叛秦伏誅九月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強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殷浩在壽春惡其彊盛因襄諸弟累遣刺客刺之刺客皆以情告襄安北將軍魏統卒弟憬代領部曲浩潛遣憬帥衆五千襲

之襄斬憬并其衆浩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魏憬子弟數往來壽春襄益疑懼遣參軍權翼使於浩浩曰身與姚平北共為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專甚失輔車之理豈所望也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而遠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讒慝之言與平北有隙愚謂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浩曰平北姿性豪邁生殺自由又縱小人掠奪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

平北歸命聖朝豈肯妄殺無辜姦宄之人亦王濃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曰然則掠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雄武難制終將討之故取馬欲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　初浩陰遣人誘秦梁安雷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等偽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健兄子輔國將軍黃眉自洛陽西犇以為安等事已成　冬十月浩自壽春帥衆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牋以為弱兒

等容有詐偽浩未應輕進不從浩以姚襄為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詐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聞而追襄至山桑襄縱兵擊之浩大敗棄輜重走保譙城襄俘斬萬餘悉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襄復如淮南會稽王昱謂王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

冬十一月殷浩使部將劉啟王彬之攻姚益於山桑姚襄自淮南擊之啟彬之皆敗死襄進據芍陂十二月姚襄濟淮屯盱眙招掠流民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詣建康罪狀殷浩并自陳謝詔以謝尚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歷陽

十年故魏降將周成反自宛襲洛陽　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征西將軍桓温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徙東陽之信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温矣春二月乙丑桓温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趣武關命司馬勲出子午道以伐秦　姚襄遣使

降燕三月桓温別將攻上洛獲秦荆二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司馬勲掠秦西鄙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温秦主健遣太子萇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碩帥衆五萬軍于嶢柳以拒温　夏四月己亥温與秦兵戰于藍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入以十數殺傷晉將士甚衆温督衆力戰秦兵大敗將軍桓冲又敗秦丞相雄于白鹿原冲温之弟也温轉戰而前壬寅進至灞上秦太子萇等退屯城南秦主健與老

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兵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夏五月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

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相雄等戰於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六月丁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王猛為高官督護欲與俱還猛辭不就呼延毒帥衆一萬從溫還秦太子萇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失亡以萬數溫之屯灞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長安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顯言於衆自矜其勇而咎溫之持重溫殺之

秋九月桓溫還自伐秦帝遣侍中黃門勞溫于襄陽十一年夏四月姚襄所部多勸襄北還襄從之五月襄攻冠軍將軍高季於外黃會季卒襄進據許昌　冬十月以豫州刺史謝尚督并冀幽三州鎮壽春十二年春二月桓溫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章十餘上不許拜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以討姚襄

夏四月姚襄自許昌攻周成于洛陽　秋七月姚襄攻洛陽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名蓋世兵彊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為它寇所乘此危亡之道也襄不從桓溫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與僚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記室陳郡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

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將魏武入荆州殺以享軍八月己亥溫至伊水姚襄撤圍拒之匿精銳於水北林中遣使謂溫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敕三軍小却當拜伏路左溫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預君事欲來者便前相見在近何煩使人襄據水而戰溫結陳而前親被甲督戰襄衆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犇於洛陽北山其夜民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勇而愛人雖戰屢敗民知襄所在輒

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溫軍中傳言襄病創已死許洛士女為溫所得者無不北望而泣襄西走溫追之不及弘農楊亮自襄所來奔溫問襄之為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周成帥衆出降溫屯故太極殿前既而徙屯金墉城己丑謁諸陵有毀壞者修復之各置陵令表鎮西將軍譙尚都督司州諸軍事鎮洛陽以尚未至留潁川太守毛穆之督護陳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陽衛山陵徙降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執周成以歸姚襄奔平陽秦并州刺史尹赤復以衆降襄襄遂據襄陵秦大將軍張平擊之襄為平所敗乃與平約為兄弟各罷兵　冬十一月詔遣兼司空散騎常侍車灌等持節如洛陽修五陵十二月庚戌帝及羣臣皆服總臨於太極殿三日　司州都督謝尚以疾不行以丹陽尹王胡之代之未行而卒胡之廙之子也

桓溫伐燕

晉穆帝升平二年　趙之亡也其將高昌遣使降燕已而降晉又降秦各受爵位欲中立以自固燕主儁使司空陽鶩討昌於東燕

三年夏六月高昌不能拒燕　秋七月自白馬犇榮陽

五年春二月高昌卒燕河內太守呂護并其衆遣使來降拜護冀州刺史護欲引晉兵以襲鄴三月燕太宰恪將兵五萬冠軍將軍皇甫真將兵萬人共討之燕兵至

野王護嬰城自守護軍將軍傅顏請急攻之以省大費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攻頃攻黎陽多殺精銳卒不能拔自取困辱護內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離間其黨於我不勞而賊勢日蹙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為多殺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　夏四月桓溫以其弟黃門郎豁督沔中七郡諸軍事兼新野義城二郡太守將兵取許昌破燕將慕容塵　燕人圍野王數月呂護遣其將張興出戰傅顏擊斬之城中日蹙皇甫真戒部將曰護勢窮犇突必擇虛隙而投之吾所部士卒多羸器甲不精宜深為之備乃多課槽楯親察行夜者護食盡果夜悉精銳趨真所部突圍不得出太宰恪引兵擊之護衆死傷殆盡棄妻子犇滎陽恪存撫降民給其廩食徙士人將帥於鄴自餘各隨所樂以護參軍廣平梁琛為中書著作郎　冬十月呂護復叛犇燕燕人赦之以為廣州刺史

哀帝隆和元年春正月燕豫州刺史孫興請攻洛陽曰晉將陳祐犇卒千餘介守孤城不足取也燕人從其言遣寧南將軍呂護屯河陰　二月辛未以吳國內史庾希為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下邳龍驤將軍袁真為西中郎將監護豫司并冀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汝南並假節希冰之子也　燕呂護攻洛陽三月乙酉河南太守戴施犇宛陳祐告急五月丁巳桓溫遣庾希及竟陵太守鄧遐帥舟師三千人助祐守洛陽遐嶽之子也溫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忝

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温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蹶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臣之愚計以為且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梁許清壹河南運漕之路既通開墾之積已豐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奈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綽楚之孫也少慕高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温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邪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温揚州刺史王述曰温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乃詔温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帥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

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狥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委之高筭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政勞懷也事果不行温又議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温乃止朝廷以交廣遼遠改授温都督并司冀三州温表辭不受　秋七月呂護退守小平津中流矢而卒燕將段崇收軍北渡屯于野王鄧遐進屯新城八月西中郎將袁真進屯汝南運粟五萬斛以饋洛陽屯壽陽

冬十二月庚希自下邳退屯山陽袁真自汝南退

興寧元年夏四月燕寧東將軍慕容忠攻滎陽太守劉遠遠奔魯陽　五月以西中郎將袁真都督司冀并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庾希都督青州諸軍事　癸卯燕人拔密城劉遠犇江陵

冬十月燕鎮南將軍慕容塵攻陳留太守袁披于長平汝南太守朱斌乘虛襲許昌克之

二年春二月燕太傅評龍驤將軍李洪略地河南

夏四月甲辰燕李洪攻許昌汝南敗晉兵於懸瓠潁川太守李福戰死汝南太守朱斌犇壽春陳郡太守朱輔退保彭城大司馬温遣西中郎將袁真等禦之温帥舟師屯合肥燕人遂拔許昌汝南陳郡徙萬餘户于幽冀二州遣鎮南將軍慕容塵屯許昌　秋八月燕太宰恪將取洛陽先遣人招納士民遠近諸塢皆歸之乃使司馬悅希軍于盟津豫州刺史孫興軍于成皐初沈充

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吳興太守王胡之為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會胡之以病不行及燕人逼洛陽冠軍將軍陳祐守之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効力詔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勁屢以少擊燕衆摧破之而洛陽糧盡援絶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為名九月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祐帥衆而東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祐聞許昌已没遂犇新城燕悅希引兵略河南諸城盡取之

三年春正月大司馬温移鎮姑孰二月乙未以其弟右將軍豁監荆州揚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兆諸軍事領荆州刺史加江州刺史桓冲監江州及荆豫八郡諸軍事並假節司徒昱聞陳祐棄洛陽會大司馬温于洌洲共議征討丙申帝崩于西堂事遂寢　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洛陽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弱易克也勿更畏懦而怠惰遂攻之三月克之執揚武將軍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中軍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今赦之必為後患遂殺之恪略地至崤澠關中大震秦王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燕人以左中郎將慕容筑為洛州刺史鎮金墉吳王垂為都督荆揚洛徐兖豫雍益涼秦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荆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

海西公太和元年冬十月燕撫軍將軍下邳王厲寇兖

州拔魯高平數郡置守宰而還　十二月南陽督護趙億據宛城降燕太守桓澹走保新野燕人遣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

二年夏四月燕慕容塵寇竟陵太守羅崇擊破之荆州刺史桓豁竟陵太守羅崇攻宛拔之趙億走趙盤退歸魯陽豁追擊盤於雉城擒之留兵戍宛而還　秋九月以會稽内史郗愔為都督徐兖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兖二州刺史鎮京口

四年春三月大司馬温請與徐兖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初愔在北府温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乃遺温牋欲共奬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為温參軍取視寸寸毁裂乃更作愔牋自陳非將帥才不堪軍旅老病乞閒地自養勸温并領已所統温得牋大喜即轉愔冠軍將軍會稽内史温自領徐兖二州刺史

夏四月庚戌温帥步騎五萬發姑孰　大司馬温自兖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汴水又淺恐漕運難通温不從六月辛丑温至金鄉天旱水道絶温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清水虎生寶之子也温引舟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郗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絶因敵為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

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賒遲然期於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之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澁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裹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温又不從温遣建威將軍檀玄攻胡陸拔之獲燕寧東將軍慕容忠燕主暐以下邳王厲為征討大都督帥步騎二萬逆戰于黄墟厲兵大敗單馬犇還高平太守徐翻舉郡來降前鋒鄧遐朱序敗燕將傅顔於林渚暐復遣樂安

王臧統諸軍拒溫臧不能抗乃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于秦秋七月溫屯武陽燕故兗州刺史孫元帥其族黨起兵應溫溫至枋頭暐及太傅評大懼謀犇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暐乃以垂代樂安王臧為使持節南討太都督帥征南將軍范陽王德等衆五萬以拒溫垂表司徒左長史申胤黄門侍郎封孚尚書郎悉羅騰皆從軍胤鍾之子孚放之子也暐又遣散騎侍郎樂嵩請救于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

堅引羣臣議于東堂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上燕不我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為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彊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八月遣將軍荀池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出自洛陽軍至潁川又遣散騎侍郎姜撫報使于燕以王猛為尚書令太子太傅封孚問於申胤曰溫衆彊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為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故溫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遥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溫以燕降人段

思為鄉導悉羅騰與溫戰生擒思溫使故趙將李述向趙魏騰又與虎賁中郎將染干津共擊斬之溫軍奪氣初溫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一萬蘭臺治書侍御史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豫州刺史李却帥州兵五千斷溫糧道當佩之子也德使將軍慕容宙帥騎一千為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

餘騎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以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丙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領東燕太守溫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以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於襄邑范陽王德先帥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孫元遂據武陽以拒燕燕左衛將軍孟高討擒之　冬十月己巳大司馬溫收散卒屯于山陽溫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真奏免真為庶人又免冠軍將軍鄧遐官真以溫誣己不服表溫罪狀朝廷不報真遂據壽春叛降燕且請救亦遣使如秦溫以毛虎生領淮南太守守歷陽　燕主暐遣大鴻臚溫

統拜袁真使持節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宜城公統未踰淮而卒　冬十一月辛丑丞相昱與大司馬溫會涂中以謀後舉以溫世子熙為豫州刺史假節　十二月大司馬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祕書監太原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斑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切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

五年春二月癸酉袁真卒陳郡太守朱輔立真子瑾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保壽春遣其子乾之及司馬爨亮如鄴請命燕人以瑾為揚州刺史輔為荊州刺史

夏四月燕秦皆遣兵助袁瑾大司馬温遣督護竺瑤等禦之燕兵先至瑤等與戰於武丘破之南頓太守桓石虔克南城石虔温之弟子也　秋七月大司馬温自廣陵帥衆二萬討袁瑾以襄城太守劉波為淮南内史將五千人鎮石頭波隗之孫也癸丑温敗瑾于壽春遂圍之燕左衛將軍孟高將騎兵救瑾至淮北未渡會秦伐燕燕召高還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正月袁瑾朱輔求救於秦秦王堅以瑾為揚州刺史輔為交州刺史遣武衛將軍武都王鑒前將軍張蚝帥步騎二萬救之大司馬温遣淮南大守桓伊南頓太守桓石虔共擊鑒蚝於石橋大破之秦兵退屯慎城伊宣之子也丁亥温拔壽春擒瑾及輔并其宗族送建康斬之

桓温滅蜀

晉明帝大寧二年　成主雄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餘人雄立其兄蕩之子班為太子使任后母之羣臣請立諸

子雄曰吾兄先帝之嫡統有奇材大功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太傅驤司徒王達諫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宋宣公吴餘祭足以觀矣雄不聽驤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班為人謙恭下士動遵禮法雄每有大議輒令豫之

成帝咸和九年夏六月成主雄生瘍於頭身素多金創及病舊痕皆膿潰諸子皆惡而遠之獨太子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為吮膿雄召大將軍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丁卯雄卒太子班即位以建寧王壽録尚書事政事皆委於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班居中行喪禮一無所預　秋九月成主雄之子車騎將軍越屯江陽奔喪至成都以太子班非雄所生意不服與其弟安東將軍期謀作亂班弟玝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為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心待之無所疑間遣玝出屯於涪冬十月癸亥朔越因班夜哭弑之於殯

宮并殺班兄領軍將軍都矯太后任氏令罪狀班而廢之初期母冉氏賤任氏母養之期多才藝有令名及班死衆欲立越越奉期而立之甲子期即皇帝位謚班曰戾太子以越為相國封建寧王加大將軍壽大都督徙封漢王皆録尚書事以兄霸為中領軍鎮南大將軍弟保為鎮西大將軍汶山太守從兄始為征東大將軍代越鎮江陽丙寅葬雄於安都陵謚曰武皇帝廟號太宗始欲與壽共攻期壽不敢發始怒反譖壽於期請殺之

期欲藉壽以討李玝故不許遣壽將兵向涪壽先遣使告玝以去就利害開其去路玝遂來奔詔以玝為巴郡太守期以壽為梁州刺史屯涪

咸康元年秋九月成太子班之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澹謀殺成主期立班子事覺期殺演澹及班母羅氏期自以得志輕諸舊臣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中常侍許涪等刑賞大政皆決於數人希復關公卿褒無它才嘗勸成主雄立期為太子故有寵由是紀綱隳紊雄業始衰

四年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而籍沒其資財婦女由是大臣多不自安漢王壽素貴重有威名期及建寧王越等皆忌之壽懼不免每當入朝常詐為邊書辭以警急初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為李特所殺壯欲報仇積年不除喪壽數以禮辟之壯不應而往見壽壽密問壯以自安之策壯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誰不爭為節下奮臂前驅者如此則福流子孫名

垂不朽豈徒脫今日之禍而已壽然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恒巴西解思明謀攻成都期頗聞之數遣許涪至壽所伺其動靜又鴆殺壽養弟安北將軍攸壽乃詐為妹夫任調書云期當取壽其衆信之遂帥步騎萬餘人自涪襲成都許賞以城中財物以其將李奕為前鋒期不意其至初不設備壽世子勢為翊軍校尉開門納之遂克成都屯兵官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建寧王越景騫田褒姚華許涪及征西將軍李遐將軍李西等懷姦亂政皆收殺之縱兵大

掠數日乃定壽矯以太后任氏令廢期為邛都縣公幽之別宮追謚戾太子曰哀皇帝羅恒解思明李奕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送邛都公於建康任調及司馬蔡興侍中李豔等勸壽自稱帝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足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即皇帝位改國號曰漢大赦改元漢興以安東吊徵龔壯為太師壯誓不仕壽所贈遺一無所受壽改立宗廟追尊父驤曰獻皇帝母昝氏為皇太后立妃閻氏為皇后世子勢為皇太子更以舊廟為大成廟凡諸制度多所改易以董皎為相國羅恒為尚書令解思明為廣漢太守任調為鎮北將軍梁州刺史李奕為西夷校尉從子權為寧州刺史公卿州郡悉用其僚佐代之成氏舊臣近親及六郡士人皆見疏斥邛都縣公期歎曰天下主乃為小縣公不如死五月縊而卒壽謚曰幽公葬以王禮　夏六月漢李奕從兄廣漢太守乾告大臣謀廢立　秋七月漢主壽使其子

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徙乾為漢嘉太守以李閎為荊州刺史鎮巴郡八月蜀中久雨百姓饑疫壽命羣臣極言得失龔壯上封事稱陛下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大功克集而論者未諭權宜稱制今淫雨百日饑疫並臻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故也愚謂宜遵前盟推奉建康彼必不愛高爵重位以報大功雖降階一等而子孫無窮永保福祚不亦休哉論者或言二州附晉則榮六郡人事之不便昔公孫述在蜀羈客用事劉備在蜀楚士多貴及吳鄧西伐舉國屠滅寧分客主論者不達安固之基苟惜名位以為劉氏守令方仕州郡曾不知彼乃國亡主易豈同今日義舉主榮臣顯哉論者又謂臣當為法正臣蒙陛下大恩恣臣所安至於榮祿無問漢晉臣皆不處復何為效法正乎壽省書內慙秘而不宣　九月漢僕射任顏謀反誅顏任太后之弟也漢主壽因盡誅成主雄諸子五年秋九月漢主壽疾病羅恒解思明復議奉晉壽不

從李演復上書言之壽怒殺演壽常慕漢武魏明之為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教自以為勝之也舍人杜襲作詩十篇託言應璩以諷諫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

七年冬十二月漢主壽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録尚書事初成主雄以儉約寬惠得蜀人心及李閎王嘏還自鄴盛稱鄴中繁庶宮殿壯麗且言趙王虎以刑殺御下故能控制境内壽慕之徙旁郡民三丁以上者以實成都大脩宮室治器玩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左僕射蔡興右僕射李嶷皆坐直諫死民疲於賦役吁嗟滿道思亂者衆矣

康帝建元元年秋八月漢主壽卒謚曰昭文廟號中宗太子勢即位大赦

二年夏四月漢太史令韓皓上言熒惑守心乃宗廟不修之譴漢主勢命羣臣議之相國董皎侍中王嘏以為

景武創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疎絶勢乃更命祀成始祖太宗皆謂之漢

穆帝永和元年秋八月漢主勢之弟大將軍廣以勢無子求為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諫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復有所廢將益孤危固請許之勢疑其與廣有謀收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遣太保李弈襲廣於涪城貶廣為臨邛侯廣自殺思明被收歎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言笑自若而死思明有智略敢諫諍馬當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無不哀之

二年冬漢太保李奕自晉壽舉兵反蜀人多從之衆至數萬漢主勢登城拒戰弈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其衆皆潰勢大赦境内改年嘉寧勢驕淫不恤國事多居禁中罕接公卿疎忌舊臣信任左右讒諂並進刑罰苛濫由是中外離心蜀土先無獠至是始從山出自巴西至犍為梓潼布滿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為民患加以饑饉四境之内遂至蕭條　安西將軍桓温將伐

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胷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為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為內

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温從之喬瓌之子也十一月辛未温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漢拜表即行委安西長史范汪以留事加撫督梁州之四郡諸軍事使袁喬帥二千人為前鋒

三年春二月桓温軍至青衣漢主勢大發兵遣叔父右衛將軍福從兄鎮南將軍權前將軍昝堅等將之自山陽趣合水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昝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為三月温至彭模議者欲分為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温從之留參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温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楚撫之子也李福進攻彭模孫盛等奮擊走之温進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散走歸成

都鎮東將軍李位都迎詣温降昝堅至犍為乃知與温異道還自沙頭津濟比至温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于笮橋温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温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温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鬬志勢夜開東門走至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温自稱略陽李勢叩頭死罪尋輿櫬面縛詣軍門温解縛焚櫬送勢及宗室十餘人於

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為參佐舉賢旌善蜀人悅之　漢故尚書僕射王誓鎮東將軍鄧定平南將軍王潤將軍隗文等皆舉兵反衆各萬餘桓温自擊定使袁喬擊文皆破之温命益州刺史周撫鎮彭模斬王誓王潤温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李勢至建康封歸義侯　夏四月丁巳鄧定隗文等入據成都　隗文鄧定等立故國師范長生之子賁為帝而奉之以妖異惑衆蜀人多歸之

五年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龍驤將軍朱燾擊范賁斬之益州平

桓温廢立

晉穆帝永和二年冬十一月安西將軍桓温伐漢朝廷以蜀道險遠温衆少而深入皆以為憂惟劉惔以為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温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温終專制朝廷耳

三年漢主勢降於温事見桓温滅蜀

四年秋八月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温尚書左丞荀蕤曰温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温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加譙王無忌前將軍袁喬龍驤將軍封湘西伯蕤崧之子也温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

升平四年冬十一月封桓温為南郡公温弟沖為豐城縣公子濟為臨賀縣公

哀帝興寧元年夏五月加征西大將軍桓温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領尚書事假黃鉞温以撫軍司馬王坦之為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征西掾郗超為參軍王珣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温氣槩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自謂不能測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納珣導之孫也與謝玄皆為温掾温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玄奕之子也

二年夏五月戊辰加大司馬温揚州牧録尚書事壬申

使侍中名温入參朝政温辭不至　秋七月丁卯詔復徵大司馬温入朝八月温至赭圻詔尚書車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居之固讓内録遥領揚州牧

三年大司馬温移鎮姑孰二月丙申帝崩于西堂帝無嗣皇太后詔以琅邪王奕承大統百官奉迎于琅邪第是日即皇帝位大赦

海西公太和三年冬十二月加大司馬温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簡文帝咸安元年大司馬温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術士杜炅能知人貴賤温問炅以己禄位所至炅曰明公勲格宇宙位極人臣温不悦温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參軍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温宿中夜謂温曰明公都無所慮乎温曰卿欲有言邪超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勲不足以鎮愜民望温曰然則奈何超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温素有心深以為然遂與之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床笫易誣乃言帝早有痿疾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參侍内寢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建儲立王傾移皇基密播此言於民間時人莫能審其虛實十一月癸卯温自廣陵將還姑孰屯于白石丁未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立丞相會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内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出倚戶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筆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没心焉如割己酉温集百官於朝堂廢立既曠代所無莫有識其故典者百官震慄温亦色動不知所為尚書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乃謂温曰公阿衡皇家當倚傍先代乃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曾無懼容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以丞相録尚

書事會稽王昱統承皇極百官入太極前殿溫使督護竺瑤散騎侍郎劉亨收帝璽綬帝著白帢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虎門羣臣拜辭莫不歔欷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溫帥百官具乘輿法駕迎會稽王于會稽邸王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流涕拜受璽綬是日即皇帝位改元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衛溫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溫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帝引見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竟不能一言而出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為溫所忌欲廢之以事示王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當崇奬王室與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乙卯溫表晞聚納輕剽息綜矜忍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從之并免其世子綜渠王逵等官溫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中安之虎生之弟也庚戌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初殷浩卒大司馬溫使人

齎書弔之浩子涓不荅亦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遊廣州刺史庾蘊希之弟也素與溫有隙溫惡殷庾宗彊欲去之辛亥使其弟祕逼新蔡王晃詣西堂叩頭自列稱與晞及子綜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劉彊散騎常侍庾柔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倩柔皆蘊之弟也癸丑溫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甲寅御史中丞譙王恬承溫旨請依律誅武陵王晞詔曰悲惋惶怛非所忍聞況言之哉其更詳議恬承之孫也乙卯溫重表固請誅晞詞甚酷切帝乃賜溫手詔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乃奏廢晞及三子家屬皆徙新安郡丙辰免新蔡王晃為庶人徙衡陽殷涓庾倩曹秀劉彊庾柔皆族誅庾蘊飲酖死蘊兄東陽太守友子婦桓豁之女也故溫特赦之庾希聞難與弟會稽王參軍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溫既誅殷庾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溫遥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

拜於前臣揖於後戊午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己未溫如白石上書求歸姑孰庚申詔進溫丞相大司馬如故留京師輔政溫固辭仍請還鎮辛酉溫自白石還姑孰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桓溫之謂矣　十二月大司馬溫奏廢放之人屏之以遠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築第吳郡太后詔曰使為庶人情有不忍可特封王溫又奏可封海西縣侯庚寅封海西縣公溫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守太微端門踰月而海西廢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中書侍郎郗超在直帝謂超曰命之脩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

能諭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郗超以溫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邪

二年春三月戊午遣侍中王坦之徵大司馬溫入輔溫復辭　夏四月徙海西公於吳縣西柴里敕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彝協之子也

六月庚希庚邈與故青州刺史武沈之子遵聚衆夜入京口城晉陵太守卞眈踰城犇曲阿希詐稱受海西公密旨誅大司馬溫建康震擾內外戒嚴卞眈發諸縣兵二千人擊希希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內史周少孫討之秋七月壬辰拔其城擒希邈及其親黨皆斬之眈壼之子也甲寅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初帝為會稽王娶王述從妹為妃生世

子道生及弟俞生道生踈躁無行母子皆以幽廢死餘三子郁朱生天流皆早夭諸姬絶孕將十年王使善相者視之皆曰非其人又使視諸婢媵有李陵容者在織坊中黑而長宮人謂之崑崙相者驚曰此其人也王召之侍寢生子昌明及道子已未立昌明為皇太子生十年矣以道子為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遺詔大司馬温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毁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為所責朝議乃定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崇德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温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

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温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温疑王坦之謝安所為心銜之詔謝安徵温入輔温又辭　冬十月彭城妖人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事之者八百餘家十一月遣弟子許龍如吴晨到海西公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公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垂捷焉用兒女子言乎公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寛宥豈敢妄動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為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甲午悚帥衆三百人晨攻廣莫門詐稱海西公還由雲龍門突入殿庭略取武庫甲仗門下吏士駭愕不知所為游擊將軍毛安之聞難帥衆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左衛將軍殷康中領軍桓祕入止車門與安之并力討誅之并黨與死者數百人海西公深慮横禍專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以其安於屈辱故不復為虞

武帝寧康元年春二月大司馬温來朝辛巳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温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温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有位望者皆戰慴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然爾遂命左右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郗超常為温謀主安與坦之

見温温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月温有疾停建康十四日甲午還姑孰

秋七月己亥南郡宣武公桓温薨初桓温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安見其草輙改之由是歷旬不就宏密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少遲迴宏從之温弟江州刺史沖問温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温曰渠等不為汝所處分其意以為已存彼必不敢立異死則非沖所制若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故也温以世子熙才弱使沖領其衆於是桓祕與熙弟濟謀共殺沖沖密知之不敢入俄頃温薨沖先遣力士拘録熙濟而後臨喪祕遂被廢棄熙濟俱徙長沙詔葬温依漢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沖稱温遺命以少子玄為嗣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庚戌加右將軍荆

州刺史桓豁征西將軍督荆揚雍交廣五州諸軍事以江州刺史桓沖為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揚豫二州刺史鎮姑孰竟陵太守桓石秀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石秀豁之子也沖既代温居任盡忠王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時權沖不從始温在鎮死罪皆專決不請沖以為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上須報然後行之謝安以天子幼沖新喪元輔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前世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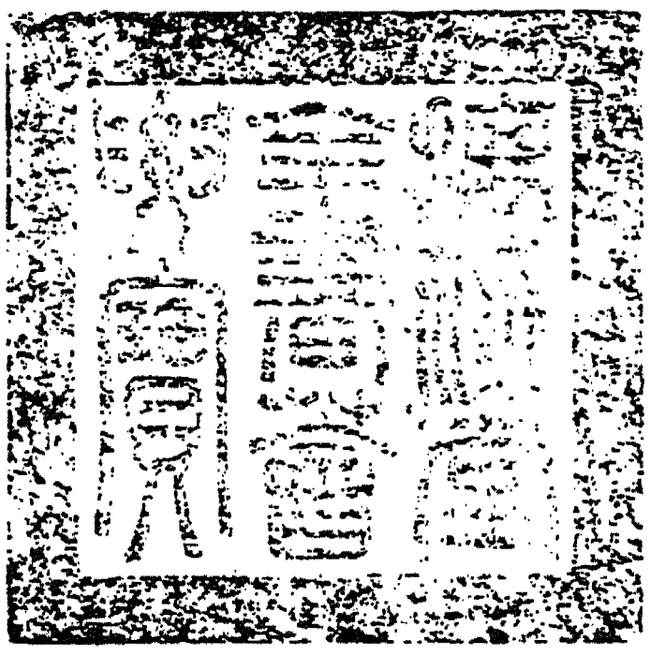
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事要須顧問大臣今上年出十歲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諸公必欲行此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已得以專獻替裁決遂不從彪之之言八月壬子太后復臨朝攝政

太元二年冬十二月臨海太守郗超卒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箱不

爾即焚之既而愔果哀惋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返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十一年冬十月甲申海西公奕薨於吳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五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袁文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五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五下

宋 袁樞 撰

苻氏據長安 苻堅篡立

晉懷帝永嘉四年 略陽臨渭氏酋蒲洪驍勇多權略羣氐畏服之漢主聰遣使拜洪平遠將軍洪不受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

元帝大興二年蒲洪降趙趙王曜以洪為率義侯

成帝咸和四年秋八月後趙中山公虎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克之氐王蒲洪羌酋姚弋仲俱降于虎虎表洪監六夷軍事

八年冬十月氐帥蒲洪自稱雍州刺史西附張駿丞相虎分命諸將屯汧隴遣將軍麻秋討蒲洪洪帥戶二萬降於虎虎迎拜洪光烈將軍護氐校尉洪至長安說虎徙關中豪桀及氐羌以實東方曰諸氐皆洪家部曲洪帥以從誰敢違者虎從之徙秦雍及氐羌十餘萬戶于關東以洪為龍驤將軍流民都督使居枋頭

咸康四年趙王虎之攻燕蒲洪以功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石閔言於虎曰蒲洪雄儁得將士死力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彊兵五萬屯據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奈何殺之待之愈厚

穆帝永和五年高力督定陽梁犢作亂趙王虎以車騎將軍蒲洪討滅進封蒲洪為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進封略陽郡公

夏四月趙王虎病卒太子世即位以彭城王遵為丞相遵殺世自立武興公石閔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此雖先帝臨終之命然陛下踐祚自宜改圖遵從之罷洪都督餘如前制洪怒歸枋頭　冬十一月秦雍流民相帥西歸路由枋頭共推蒲洪為主衆至十餘萬洪子健在鄴斬關出奔枋頭侍中王鑒懼洪之逼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牧領秦州刺史洪會官屬議應受與不主簿程朴請且與趙連和如列國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為天子邪而云列國乎引朴斬之

六年春正月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帥衆五萬擊洪洪迎擊破之斬獲三萬餘級洪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苻氏以南安雷弱兒為輔國將軍安定梁楞為前將軍領左長史馮翊魚遵為後將軍領右長史京兆段陵為左將軍領左司馬王墮為右將軍領右司馬天水趙俱隴西牛夷北地辛牢皆為從事中郎氐酋毛貴為單于輔相　三月麻秋說苻洪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誰能敵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欲并其衆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為中州可定今不幸為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衆乃去大都督大將軍三秦王之號稱

晉官爵遣其叔父安來告喪且請朝命　秋八月京兆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以馮翊張琚為司馬關西夷夏皆應之苻健欲取之恐洪知之乃受趙官爵以趙俱為河內太守戍温牛夷為綏集將軍戍懷治宮室於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以武威賈玄碩為左長史略陽梁安為右長史段純為左司馬辛牢為右司馬京兆王魚安定程肱胡文等為軍諮祭酒悉衆而西以魚遵為前鋒行至盟津為浮梁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帥衆五千自潼關入兄子楊武將軍菁帥衆七千自軹關入臨別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復相見既濟焚橋自帥大衆隨雄而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嫚之以張琚弟先為征虜將軍帥衆萬三千逆戰于潼關之北先兵大敗走還長安洪悉召關中之衆以拒健洪弟郁勸洪迎健洪不從郁帥所部降於健健遣苻雄徇渭北氐

酋毛受屯高陵徐磋屯好時羌酋白犢屯黃白衆各數萬皆斬洪使遣子降於健苻菁魚遵所過城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　九月苻菁與張先戰於渭北擒之三輔郡縣堡壁皆降冬十月苻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張琚犇司竹　十一月甲午苻健入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參軍杜山伯詣建康獻捷并修好於桓温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趙涼州刺史石寧獨據上邽不下十二月苻雄擊斬之

七年春正月苻健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為秦王邪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健辭讓再三然後許之丙辰健即天王大單于位國號大秦大赦改元皇始追尊父洪為武惠皇帝廟號太祖立妻彊氏為天王后子萇為太子覿為平原公生為淮南公覿為長樂公方為高陽公碩為北平公滕為淮陽公柳為晉

公桐為汝南公庾為魏公武為燕公幼為趙公以苻雄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苻菁為衛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宮雷弱兒為太尉毛貴為司空略陽姜伯周為尚書令梁楞為左僕射王墮為右僕射魚遵為太子太師彊平為太傅段純為太保呂婆樓為散騎常侍伯周健之舅平王后之弟婆樓本略陽氐酋也

三月秦王健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儁異寬重斂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　杜洪張琚遣使名梁州刺史司馬勲夏四月勲帥步騎三萬赴之秦王健禦之於五丈原勲屢戰皆敗退歸南鄭健以中書令賈玄碩始者不上尊號銜之使人告玄碩與司馬勲通并其諸子皆殺之

八年春正月秦丞相雄等請秦王健正尊號依漢晉之舊不必效石氏之初健從之即皇帝位大赦諸公皆進爵為王且言單于所以統一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

太子萇　司馬勲既還漢中杜洪張琚屯宜秋洪自以右族輕琚琚遂殺洪自立為秦王改元建昌　夏五月秦主健攻張琚於宜秋斬之

十年夏六月丙申秦東海敬武王雄卒秦王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邪何奪吾元才之速也贈魏王雄以佐命元勲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堅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彊汪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善

十一年　秦淮南王苻生幼無一目性麤暴其祖父洪嘗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謂其父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止之曰兒長自應改何可遽爾及長力舉千鈞手格猛獸走及犇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獻哀太子卒彊后欲立少子晉王柳秦主健以讖文有三羊五

眼乃立生為太子以司空平昌王菁為太尉尚書令王墮為司空司隸校尉梁楞為尚書令　夏六月丙子秦主健寢疾庚辰平昌王菁勒兵入東宮將殺太子生而自立時生侍疾西宮菁以為健已卒攻東掖門健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衆見健惶懼皆捨仗逃散健執菁數而殺之餘無所問壬午以大司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諸軍事甲申健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

書辛牢等受遺詔輔政健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

臣光曰顧命大臣所以輔導嗣子為之羽翼也為之羽翼而教使翦之能無斃乎知其不忠則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從而猜之鮮有不召亂者也

乙酉健卒謚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丙戌太子生即位大赦改元壽光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主得右僕射段純殺之

秋七月秦主生尊母彊氏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后梁氏安之女也以其嬖臣太子門大夫南安趙韶為右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為中護軍著作郎董榮為尚書　八月秦主生封衛大將軍黃眉為廣平王前將軍飛為新興王皆素所善也徵大司馬武都王安領太尉以晉王柳為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魏王庾為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有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東井大角帝座東井秦分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

戮死願陛下脩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九月生殺梁后及毛貴梁楞梁安貴后之舅也右僕射趙韶中護軍趙誨皆洛州刺史俱之從弟也有寵於生乃以俱為尚書令俱固辭以疾謂韶誨曰汝等不復顧祖宗欲為滅門之事毛梁何罪而誅之吾何功而代之汝等可自為吾其死矣遂以憂卒　冬十一月秦以辛牢守尚書令趙韶為左僕射尚書董榮為右

僕射中護軍趙誨為司隸校尉　十二月秦丞相雷弱兒性剛直以趙韶董榮亂政每公言於朝見之常切齒韶榮譖之於秦主生生殺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心生雖在諒陰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可以害人之具備置左右即位未幾后妃公卿已下至于僕隸凡殺五百餘人截脛拉脅鋸項刳胎者比比有之

十二年秦司空王墮性剛峻右僕射董榮侍中彊國皆以佞幸進墮疾之如讎每朝見榮未嘗與之言或謂墮曰董君貴幸無比公宜小降意接之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會有天變榮與彊國言於秦主生曰今天譴甚重宜以貴臣應之生曰貴臣唯有大司馬及司空耳榮國曰大司馬國之懿親不可殺也乃殺王墮將刑榮謂之曰今日復敢比董龍於雞狗乎墮瞋目叱之洛州刺史杜郁墮之甥也左僕射趙韶惡之譖於生以為貳於晉而殺之壬戌生宴羣臣於太極殿以

尚書令辛牢為酒監酒酣生怒曰何不彊人酒而猶有坐者引弓射牢殺之羣臣懼莫敢不醉偃仆失冠生乃悅　春三月秦主生發三輔民治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諫以為妨農生殺之　夏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木秦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賊者刳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彊平諫曰天降災異陛下當愛民事神緩刑崇德以應之乃可弭也生怒鑿其頂而殺之衛將軍廣平王黃眉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以平太后之弟叩頭固諫生弗聽出黃眉為左馮翊飛為右扶風羌行咸陽太守猶惜其驍勇故皆弗殺五月太后彊氏以憂恨卒謚曰明德

六月秦主生下詔曰朕受皇天之命君臨萬邦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為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自去春以來潼關之西至于長安虎狼為暴晝則繼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務食人凡殺七百餘人民廢耕桑

相聚邑居而為害不息秋七月秦羣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　冬十月秦主生夜食棗多旦而有疾名太醫令程延使診之延曰陛下無它疾食棗多耳生怒曰汝非聖人安知吾食棗遂斬之升平元年春二月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為渴耳何所怪乎　夏五月秦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

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皆為王女為公生乃誅太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遵并其七子十孫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禍求為荆州生不許以為中軍將軍引見調之曰牛性遲重善持輈軛雖無驥足動負百石夷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願試重載乃知勲績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載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夷懼歸而自殺生飲酒無晝夜或連月不出奏事不省往往寢落或醉中決事左右因以為姦賞罰無準或至申酉乃出視朝乘醉多所殺戮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好生剥牛羊驢馬孱雞豚鴨縱之殿前數十為羣或剥人面皮使之歌舞臨觀以為樂嘗問左右曰自吾臨天下汝外間何所聞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明當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它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勲舊親戚誅之殆盡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

讚翼密說堅曰主上猜忍暴虐中外離心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為計勿使它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鑊上人耳不足以辨大事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六月太史令康權言於秦主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為妖言

撲殺之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等謂堅曰主上失德上下嗷嗷人懷異志燕晉二方伺隙而動恐禍發之日家國俱亾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圖之堅心然之畏生趫勇未敢發生夜對侍婢言曰阿瀍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瀍瀍與梁平老及特進光祿大夫彊汪帥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人左右曰賊也生曰何不拜之堅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拜不拜者斬之堅兵引生置別室廢為越王尋殺之謚曰厲王堅以位讓瀍瀍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曰兄年長宜立堅母苟氏泣謂羣臣曰社稷重事小兒自知不能它日有悔失在諸君羣臣皆頓首請立堅堅乃去皇帝之號稱大秦天王即位於太極殿誅生倖臣中書監董榮左僕射趙韶等二十餘人大赦改元永興追尊父雄為文桓皇帝母苟氏為皇太后妃苟氏為皇后世子宏為皇太子

以清河王瀍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東海公諸王皆降爵為公以從祖右光祿大夫永安公侯為太尉晉公柳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為陽平公雙為河南公子丕為長樂公暉為平原公熙為廣平公敞為鉅鹿公以漢陽李威為左僕射梁平老為右僕射彊汪為領軍將軍呂婆樓為司隸校尉王猛為中書侍郎融好文學明辯過人耳聞則誦過目不忘力敵百夫善騎射擊刺少有令譽堅愛重之常與共議國事融經綜內外刑政修明薦才揚滯補益弘多丕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皆亞於融威苟太后之姑子也素與魏王雄友善生屢欲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威得幸於苟太后堅事之如父威知王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

秋八月秦王堅以權翼為給事黃門侍郎薛讚為中書侍郎與王猛並掌機密九月追復太師魚遵等官以禮改葬子孫存者皆隨才擢叙　冬十一月秦太后

苟氏遊宣明臺見東海公瀘之第門車馬輻湊恐終不利於秦王堅乃與李威謀賜瀘死堅與瀘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謚曰獻哀公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敷為清河公

十二月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堅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絶世秦民大悅

苻秦滅涼

晉穆帝永和九年冬十月西平敬烈公張重華有疾子曜靈纔十歲立為世子赦其境内重華庶兄長寧侯祚有勇力吏幹而傾巧善事内外與重華嬖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都尉常據請出之重華曰吾方以祚為周公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謝艾以枹罕之功有寵於重華左右疾之譖艾出為酒泉太守艾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入侍且言長寧侯祚及趙長等將為亂宜盡逐之十一月己未重華疾甚手令徵艾為衛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祚等匿而不宣丁卯重華卒

世子曜靈立稱大司馬涼州刺史西平公趙長等矯重華遺令以長寧侯祚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　冬十二月涼右長史趙長等建議以為時難未夷宜立長君曜靈冲幼請立長寧侯祚張祚先得幸於重華之母馬氏馬氏許之乃廢張曜靈為涼寧侯立祚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祚既得志恣為淫虐殺重華妃裴氏及謝艾

十年春正月張祚自稱涼王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立妻辛氏為王后子太和為太子封弟天錫為長寧侯子庭堅為建康侯曜靈弟玄靚為涼武侯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禮樂尚書馬岌切諫坐免官郎中丁琪復諫曰我自武公以來世守臣節抱忠履謙五十餘年故能以一州之衆抗舉世之虜師徒歲起民不告疲殿下勲德未高於先公而亟謀革命臣未見其可也彼士民所以用命四遠所以歸嚮者以吾能奉晉室故也今而自尊則中外離心安能以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彊

敵乎祚大怒斬之于闕下

十一年秋七月涼王祚淫虐無道上下怨憤祚惡河州刺史張瓘之彊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守枹罕使瓘討叛胡又遣其將易揣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襲瓘張掖人王鸞知術數言於祚曰此軍出必不還涼國將危并陳祚三不道祚大怒以鸞為祆言斬以徇鸞臨刑曰我死軍敗於外王死於內必矣祚族滅之瓘聞之斬孚起兵擊祚傳檄州郡廢祚以侯還第復立涼寧侯曜靈易揣張玲軍始濟河瓘擊破之揣等單騎犇還瓘軍躡之姑臧振恐驍騎將軍敦煌宋混兄脩與祚有隙懼禍八月混與弟澄西走合衆萬餘人以應瓘還向姑臧祚遣楊秋胡將曜靈於東苑拉其腰而殺之埋於沙阬謚曰哀公　九月涼宋混軍于武始大澤為曜靈發哀閔月混軍至姑臧涼王祚收張瓘弟琚及子嵩將殺之琚嵩聞之募市人數百揚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至城東敢舉手者誅三族遂開西門納混兵領軍將軍趙長

等懼罪入閤呼張重華母馬氏出殿立涼武侯玄靚為主易揣等引兵入殿收長等殺之祚案劒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祚素失衆心莫肯為之鬬者遂為兵人所殺混等梟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城內咸稱萬歲以庶人禮葬之并殺其二子混琚上玄靚為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境內復稱建興四十三年時玄靚始七歲張瓘至姑臧推玄靚為涼王自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以宋混為尚書僕射隴西人李儼據郡不受瓘命用江東年號衆多歸之瓘遣其將牛霸討之未至西平人衛綝亦據郡叛霸兵潰犇還瓘遣弟琚擊綝敗之酒泉太守馬基起兵以應綝瓘遣司馬張姚王國擊斬之

十二年春正月秦征東大將軍晉王柳遣參軍閻負梁殊使於涼以書說涼王玄靚負殊至姑臧張瓘見之曰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二君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雖山河阻絕風通道會故來修好君何怪焉

瓘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民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墜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涼之先王北面二趙惟知機也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小事大則曷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瓘曰中州好食言嚮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吾不敢信也負殊曰自古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趙為姦詐秦敦信義豈得一槩待之乎張先楊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瓘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為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汚先叛化隆後服主上以為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得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苞葱嶺東距大河伐人有餘況於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崤函民物之饒孰若秦雍杜洪

張琚因趙氏成資兵彊財富有囊括關中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旬月之間不覺易主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瓘笑曰茲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冲君居伊霍之任國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瓘懼乃以玄靚之命遣使稱藩於秦秦因玄靚所稱官爵而授之

升平三年涼州牧張瓘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為賞罰郎中殷郇諫之瓘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由是人情不附輔國將軍宋混性忠鯁瓘憚之欲殺混及弟澄因廢涼王玄靚而代之徵兵數萬集姑臧混知之與澄帥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宣告諸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后令誅之俄而衆至二千瓘帥衆出戰混擊破之瓘麾下玄臚刺混不能穿甲混擒之瓘衆悉降瓘與弟琚皆自殺混夷其家族玄靚以混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酒泉郡侯代瓘輔政混

乃請玄靚去涼王之號復稱涼州牧混謂玄臚曰卿刺我幸而不傷今我輔政卿其懼乎臚曰臚受璀恩惟恨刺節下不深耳竊無所懼混義之任為心膂

五年夏四月涼驃騎大將軍宋混疾甚張玄靚及其祖母馬氏往省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所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弱不堪大任殿下儻未棄臣門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其懦緩機事不稱耳殿下策勵而使之可也混戒澄及諸子曰吾家受國大恩當以死報無恃勢位以驕人又見朝臣皆戒之以忠貞及卒行路為之揮涕玄靚以澄為領軍將軍輔政　秋九月涼右司馬張邕惡宋澄專政起兵攻澄殺之并滅其族張玄靚以邕為中護軍叔父天錫為中領軍同輔政　涼張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于重華母馬氏樹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張天錫所親敦煌劉肅謂天錫曰國家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肅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驚曰我固疑之

未敢出口計將安出肅曰正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其人也肅時年未二十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其助肅曰趙白駒與肅二人足矣十一月天錫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從天錫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克二人與天錫俱入宮中邕得速走帥甲士三百餘人攻宮門天錫登屋大呼曰張邕凶逆無道既滅宋氏又欲傾覆我家汝將士世為涼臣何忍以兵相向耶今所取者止張邕耳它無所問於是邕兵悉散走邕自刎死盡滅其族黨玄靚以天錫為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輔政十二月始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年號詔以玄靚為大都督督隴右諸軍事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

哀帝興寧元年秋八月張玄靚祖母馬氏卒尊庶母郭氏為太妃郭氏以張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誅之事泄欽等皆死玄靚懼以位讓天錫天錫不受右將軍劉肅等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使肅等夜帥兵入宮弒

玄靚宣言暴卒謚曰冲公天錫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時年十八尊母劉美人曰太妃遣司馬綸騫奉章詣建康請命并送御史俞歸東還

二年夏六月秦王堅遣大鴻臚拜張天錫為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海西公太和元年冬十月張天錫遣使至秦境上告絶於秦

簡文帝咸安元年秦王堅命王猛為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強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絶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筭妙慮以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拜天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涼州刺史西平公　冬十二月秦以河州刺史李辯領興晉太守還鎮枹罕徙涼州治金城張天錫聞秦有兼并之志大懼立壇於姑臧南刑三牲帥其官屬遥與晉三公盟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送盟文并獻書於大司馬温期以明年夏同大舉會于上邽

武帝太元元年　初張天錫之殺張邕也劉肅及安定梁景皆有功二人由是有寵賜姓張氏以為已子使預政事天錫荒于酒色不親庶務黜世子大懷而立嬖妾焦氏之子大豫以焦氏為左夫人人情憤怨從弟從事中郎憲與槻切諫不聽秦王堅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武都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即進師撲討是時秦步騎十三萬軍司段鏗謂周虓曰以此衆戰誰能敵之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堅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

為苟萇後繼秋七月閻負梁殊至姑臧張天錫會官屬謀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禁中録事席仂曰以愛子為質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為之計此屈伸之術也衆皆怒曰吾世事晉朝忠節著於海内今一旦委身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内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閻負梁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殊等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不與我同心者也其母嚴氏泣曰秦主以一州之地横制天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所向無敵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以蕞爾一隅抗衡大國又殺其使者亾無日矣天錫使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秦秦人聞天錫殺閻負梁殊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涼驍烈將軍梁濟於河會城降之甲申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纒縮城拔之馬

建懼自楊非退屯清塞天錫又遣征東將軍掌據帥衆三萬軍于洪池天錫自將餘衆五萬軍于金昌城安西將軍敦煌宋皓言於天錫曰臣晝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錫怒貶皓為宣威護軍廣武太守辛章曰馬建出於行陳必不為國家用苟萇使姚萇帥甲士三千為前驅庚寅馬建帥萬人迎降餘兵皆散走辛卯苟萇及掌據戰于洪池據兵敗馬為亂兵所殺其屬董儒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將禁旅十總外兵寵任極矣今卒困于此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冑西向稽首伏劒而死秦兵殺軍司席仂癸巳秦兵入清塞天錫遣司兵趙充哲帥衆拒之秦兵與充哲戰于赤岸大破之俘斬三萬八千級充哲死天錫出城自戰城内又叛天錫與數千騎犇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天錫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苟萇釋縛焚櫬送于長安涼州郡縣悉降於秦九月秦王堅以梁熙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

戶于關中餘皆安堵如故封天錫為歸義侯拜北部尚書初秦兵之出也先為天錫築第於長安至則居之以天錫晉興太守隴西彭和正為黃門侍郎治中從事武興蘇膺敦煌太守張烈為尚書郎西平太守金城趙凝為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為高昌太守餘皆隨才擢叙

苻秦滅燕

晉穆帝永和九年春二月庚子燕王儁立其妃可足渾氏為皇后世子暐為皇太子皆自龍城遷于薊宮

十年夏四月戊申燕主儁命冀州刺史吳王霸徙治信都初燕王皝奇霸之才故名之曰霸將以為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於世子由是儁惡之以其嘗墜馬折齒更名曰缺尋以其應讖又更名曰垂遷侍中錄留臺事徙鎮龍城垂大得東北之和儁愈惡之復名還

十二年秋七月丙子燕獻太子暐卒

升平元年春二月癸丑燕主儁立其子中山王暐為太子

二年　燕吳王垂娶段末柸女生子令寶段氏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可足渾后可足渾氏銜之燕主儁素不快于垂中常侍涅皓因希旨告段氏及吳國典書令遼東高弼為巫蠱欲以連汙垂儁收段氏及弼下大長秋廷尉考驗段氏及弼志氣確然終無撓辭掠治日急垂懸之私使人謂段氏曰人生會當一死何堪楚毒如此不若引服段氏歎曰吾豈愛死者耶若自誣以惡逆上辱祖宗下累於王固不為也辨荅益明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死於獄中出垂為平州刺史鎮遼東垂以段氏女弟為繼室可足渾氏黜之以其妹長安君妻垂垂不悅由是益惡之

三年春二月燕主儁宴羣臣于蒲池語及周太子晉潸然流涕曰才子難得自景先之亡吾鬢髮中白卿等謂景先何如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太子之在東宮臣為中庶子太子志業敢不知之太子大德有八至孝一也聰敏二也沈毅三也疾諛喜直四也好學五也多

藝六也謙恭七也好施八也儁曰卿譽之雖過然此兒在吾死無憂矣景茂何如時太子暐侍側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雖八德已聞然二闕未補好遊畋而樂絲竹此其所以為損也儁顧謂暐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也汝宜誡之暐甚不平儁夢趙主虎齧其臂乃發虎墓求尸不獲購以百金鄴女子李菟知而告之得尸於東明觀下僵而不腐儁蹋而罵之曰死胡何敢怖生天子數其殘暴之罪而鞭之投於漳水尸倚橋柱不流及秦滅燕王猛為之誅李菟收而葬之冬十二月辛酉燕主儁寢疾謂大司馬太原王恪曰吾病必不濟今二方未平景茂沖幼國家多難吾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實何人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耶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為周公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吳王垂還鄴

四年春正月癸巳燕主儁疾篤召大司馬恪等受遺詔

輔政甲午卒戊戌太子暐即位年十一大赦改元建熙

二月燕人尊可足渾后為皇太后以太原王恪為太宰專錄朝政上庸王評為太傅陽鶩為太保慕輿根為太師參輔朝政根性木彊自恃先朝勲舊心不服恪舉動倨傲時太后可足渾氏頗預外事根欲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宜防意外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亾弟及古今成灋俟畢山陵宜廢主上為王殿下自踐尊位以為大燕無窮之福恪曰公醉耶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根愧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觀釁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祕書監皇甫真言于恪曰根本庸豎過蒙先帝厚恩引參顧命而小人無識自國哀已來驕狠日甚將成禍亂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當為社稷深謀早為之所恪不聽根又言于可足渾氏及燕主暐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以誅之可足

渾氏將從之暐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選之託以孤嫠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為亂也乃止根又思戀東土言於可足渾氏及暐曰今天下蕭條外寇非一國大憂深不如還東恪聞之乃與太傅評謀密奏根罪狀使右衛將軍傅顏就內省誅根并其妻子黨與不赦

哀帝興寧二年燕侍中慕輿龍詣龍城徙宗廟及所留百官皆詣鄴

海西公太和二年夏四月燕太原相王恪言于燕主暐曰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于臣先帝以長幼之次臣得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舉國以聽吳王五月壬辰恪疾病暐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于薦賢賢者雖在板築猶可為相況至親乎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計欲覘其可否命匈奴曹轂發使如燕朝貢以西戎主簿馮翊郭辯為之副燕司空皇甫真兄腆及從子奮覆皆仕秦腆

為散騎常侍辯至燕歷造公卿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暐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辯還為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鑒機識變惟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衆豈不得使有智士一人哉曹轂尋卒秦分其部落為二使其二子分統之號東西曹

三年　初燕太宰恪有疾以燕主暐幼弱政不在已太傅評多猜忌恐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謂暐兄樂安王臧曰今南有遺晉西有彊秦二國常蓄進取之志顧我未有隙耳夫國之興衰繫于輔相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後以親疎言之當在汝及沖汝曹雖才識明敏然年少未堪多難吳王天資英傑智略超世汝曹若能推大司馬以授之必能混一四海況外寇不足憚也慎無冒利而忘害不以國家為意也又以語太傅評及恪卒評不能用其言三月以車騎將軍中山

王沖為大司馬沖暐之弟也以荆州刺史吴王垂為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秦鎮東將軍洛州刺史魏公庾據陜城舉兵反以陜城降燕請兵應援秦人大懼盛兵守華陰燕魏尹范陽王德上疏以為先帝應天受命志平六合陛下纂統當繼而成之今苻氏骨肉乖離國分為五投誠請援前後相尋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吴越之事足以觀矣宜命皇甫真引并冀之衆徑趨蒲陜吴王垂引許洛之兵馳觧庾圍太傅

摠京師虎旅為二軍後繼傳檄三輔示以禍福明立購賞彼必望風響應混壹之期于此乎在矣時燕人多請救陜因圖關中者太傅評曰秦大國也今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太宰之比但能閉關保境足矣平秦非吾事也魏公庾遺吴王垂及皇甫真牋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矣垂謂真曰方今為人患者必在于秦主上富于春秋觀太傅識度豈能敵苻堅王猛乎真曰然吾雖知之如言不用何四年晉大司馬温伐燕下邳王厲與温戰敗於黄墟燕又使樂安王臧拒温臧不能抗温至枋頭暐與太傅評謀犇龍城吴王垂自請擊之又使樂嵩請救于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遣苟池鄧羌帥步騎救燕范陽王德李邽斷温糧道温數戰不利糧儲復竭聞秦兵將至棄輜重鎧仗犇還吴王垂追及温于襄邑大破之事見桓温

代燕　燕秦既結好使者數往來燕散騎侍郎太原郝晷

給事黄門侍郎梁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見燕政不脩而秦大治知燕將亾陰欲自託于猛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于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宫庭然後敢見今秦主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勁謂琛曰賔客入境惟主人所以處之君焉得專制其禮且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何為不可乎琛曰晉室不綱靈祚歸

德二方承運俱受明命而桓溫猖狂闚我王畧燕危秦孤勢不獨立是以秦主同恤時患要結好援東朝君臣引領西望愧其不競以為隣憂西使之辱敬待有加今彊寇既退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豈修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瓜裂天光分曜安得以乘輿行在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畧豈平居容與之所為哉客使單行誠埶屈于主

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為之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客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宴問東朝名臣為誰琛曰太傅上庸王評明德茂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畧冠世折衝禦侮其餘或以文進或以武用官皆稱職野無遺賢琛從兄弈為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于奕舍琛曰昔諸葛瑾為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余竊慕之今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館奕數來就邸舍與琛臥起問問琛東國事琛曰今二方分據兄弟並蒙榮寵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兄何用問為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太子先諷之曰隣國之君猶其君也隣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視元士欲其由賤以登貴也尚不敢臣其父之臣況它國之臣乎苟無純敬則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為煩耳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　吳王垂自襄邑還鄴

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所募將士忘身立效將軍孫蓋等推鋒陷陳應蒙殊賞評皆抑而不行垂數以為言與評廷爭怨隙愈深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與評密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垂曰先發制人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為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于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為也頃之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決不可不早發垂曰必不可彌縫吾寧避之于外餘非所議垂內以為憂而未敢告

諸子世子令請曰尊比者如有憂色豈非以主上幼沖太傅疾賢功高望重愈見猜耶垂曰然吾竭力致命以破彊寇本欲保全家國豈知功成之後返令身無所容汝既知吾心何以為吾謀令曰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旦禍發疾如駭機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之龍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居東庶幾可以感寤而得還此幸之大者也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以自保亦其次也垂曰善十一月辛亥朔垂請畋于大陸因微服出鄴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為垂所愛逃還告狀垂左右多亾叛太傅評白燕王暐遣西平公彊帥精騎追之及於范陽世子令斷後彊不敢逼會日暮令謂垂曰本欲保東都以自全今事已泄謀不及設秦主方招延英傑不如往歸之垂曰今日之計舍此安之乃散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隱于趙之顯原陵俄有獵者數百騎四面而來抗之則不能敵逃之則無路不知所為會獵者鷹皆飛颺衆

騎散去垂乃殺白馬以祭天且盟從者世子令言于垂曰太傅忌賢疾能構事以來人尤忿恨今鄴城之中莫知尊處如嬰兒之思母夷夏同之若順衆心襲其無備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匡朝政以輔主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誠不可失願給騎數人足以辦之垂曰如汝之謀事成誠為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犇可以萬全子馬奴潛謀逃歸殺之而行至河陽為津吏所禁斬之而濟遂自洛陽與段夫人世子令令弟寶農隆兄子楷舅蘭建郎中令高弼俱犇秦留妃可足渾氏于鄴乙泉戍主吳歸追及于閔鄉世子令擊之而退　初秦王堅陰有圖燕之志憚吳王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與語乃以垂為冠軍將軍封賓徒侯楷為積弩將軍事見慕容叛秦復燕　秦留梁琛月餘乃遣歸琛兼程而進比至鄴吳王垂已犇秦琛言于太傅評曰秦人日閱軍旅多聚糧于陝東以探觀之為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謀

宜早為之備評曰秦豈肯受叛臣而敗和好哉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温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燕有釁彼豈忘其本志哉評曰秦王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評皆不以為然琛又以告燕主暐暐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真真深憂之上疏言苻堅雖聘問相尋然實有窺上國之心非能慕樂德義不忘久要也前出兵洛川及使者繼至國之險易虛實彼皆得之矣今吳王垂又往從之為其謀主

伍員之禍不可不備洛陽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暐名太傅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恃我為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肯納叛臣之言絶二國之好不宜輕自驚擾以啓寇心卒不為備秦遣黄門郎石越聘于燕太傅評示之以奢欲以誇燕之富盛高泰及太傅參軍河間劉靖言于評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也乃觀釁也宜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為其所輕矣評不從泰遂謝病歸是時太后可足渾氏侵撓國政太傅評貪昧無厭貨賂上流官非才舉群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以為守宰者致治之本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人出於行伍或貴戚生長綺紈既非鄉曲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加之黜陟無法貪惰者無刑罰之懼清修者無旌賞之勸是以百姓困弊寇盜充斥綱頹紀紊莫相糾攝又官吏猥多踰于前世公私紛然不勝煩擾大燕户口數兼二寇弓馬之勁四方莫及而比者戰則屢北皆由守宰賦調不平侵漁無已行留

俱窘莫肯致命故也後宮之女四千餘人僮侍廝役尚在其外一日之費厥直萬金士民承風競為奢靡彼秦吳僭僻猶能條治所部有兼并之心而我上下因循日失其序我之不備彼之願也謂宜精擇守宰併官省職存恤兵家使公私兩遂節抑浮靡愛惜用度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温猛可梟二方可取豈特保境安民而已哉又索頭什翼犍疲病昏悖雖乏貢御無能為患而勞兵遠戍有損無益不若移于并土控制西河南堅

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猶愈于戍孤城守無用之地也數奏不省　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十二月進攻洛陽

五年春正月秦王猛遣燕荊州刺史武威王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皐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降猛陳師受之燕衛大將軍樂安王臧城新樂破秦兵于石門執秦將楊猛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為鄉導將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為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讒毀日深秦主雖外相厚善其心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為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寤主后相尤吾今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將舊騎詐為出獵遂犇樂安王臧于石門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為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丘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其父為秦所厚疑令為反間徙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

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彊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彼敵國之材臣來為己用進取之良資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尚未滅垂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未有異心遽以猜忌殺之是助燕為無道而塞來者之門也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禮

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為過矣猛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為市井鬻賣之行有如嫉其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為哉

樂安王臧進屯滎陽王猛遣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擊走之留羌鎮金墉以輔國司馬桓寅為弘農太守代羌戍陝城而還秦王堅以王猛為司徒録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

蹔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酬庸其勉從朕命　秦王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燕　夏六月己卯秦王堅送王猛于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為後慮也猛曰臣仗威靈奉成筭盪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鑾輿親犯塵霧但願速敕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　秋

七月秦王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八月燕主暐命太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暐以秦寇為憂名散騎侍郎李鳳黄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問曰秦兵衆寡何如今大軍既出秦能戰乎鳳曰秦國小兵弱非王師之敵景畧常才又非太傅之比不足憂也琛嵩曰勝敗在謀不在衆寡秦遠來為寇安肯不戰且吾當用謀以求勝豈可冀其不戰而已乎暐不悅王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　秦楊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未下王猛留屯騎校尉荀萇戍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為地道使虎牙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辛巳猛安入晉陽執燕并州刺史東海王莊太傅評畏猛不敢進屯於潞川冬十月辛亥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戍晉陽進兵潞川與慕容評相持壬戌猛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之曰今賊衆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

猛曰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之猛弗聽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尚爾況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太傅評以猛懸軍深入欲以持久制之評為人貪鄙鄣固山泉鬻樵及水積財帛如丘陵士卒怨憤莫有鬬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游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燕主暐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當以宗廟社稷為憂柰何不撫戰士而推賣樵水專以殖貨為心乎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若賊兵遂進家國喪亾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且趨使戰評大懼遣使請戰于猛甲子猛陳于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畧

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踊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破勍敵成敗之機在茲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名羌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　崔鴻曰鄧羌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隸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猛之謂矣　秦兵長驅而東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

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勲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寛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帥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安陽宴祖父時

故老猛潛入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沖幼鑾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瀚上之言耶初燕宜都王桓帥衆萬餘屯沙亭為太傅評後繼聞評敗引兵屯内黄堅使鄧羌攻信都丁丑桓帥鮮卑五千犇龍城戊寅燕散騎侍郎餘蔚帥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主暐與上庸王評樂安王臧定襄王淵左衛將軍孟高殿中將軍艾朗等犇龍城辛巳秦王堅入鄴宮燕主暐之出鄴也衛士猶千餘騎既出城皆散惟十餘騎從行秦王堅使游擊將軍郭慶追之時道路艱難孟高扶侍暐經護二王極其勤瘁又所在遇盜轉鬬而前數日行至福禄依冢解息盜二十餘人猝至皆挾弓矢高持刀與戰殺傷數人高力竭自度必死乃直前抱一賊頓擊于地大呼曰男兒窮矣餘賊從旁射高殺之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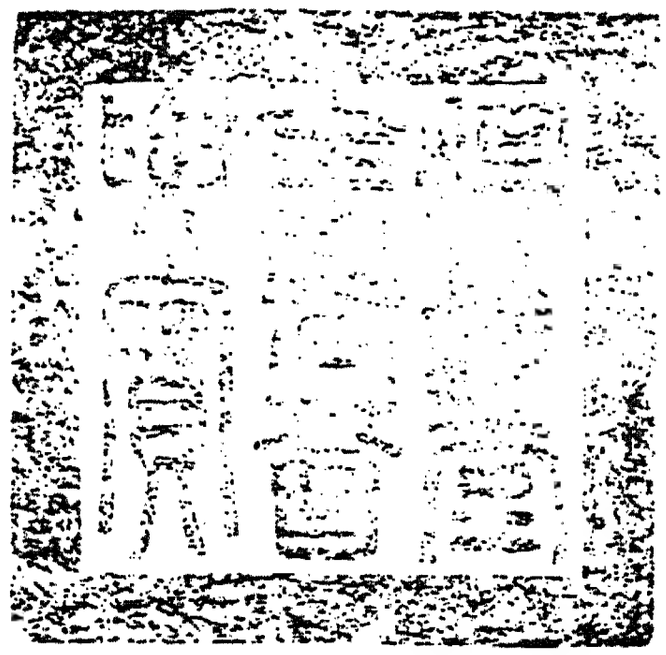
朗見高獨戰亦還趨賊并死暐失馬步走郭慶追及于高陽部將巨武將縛之暐曰汝何小人敢縛天子武曰我受詔追賊何謂天子執以詣秦王堅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對曰孤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暐稱孟高艾朗之忠于堅堅命厚加斂葬拜其子為郎中郭慶進至龍城太傅評犇高句麗高句麗執評送于秦宜都王桓殺鎮東將軍渤海王亮并其衆犇遼東遼東太守韓稠先已降秦桓至

不得入攻之不克郭慶遣將軍朱疑擊之桓棄衆單走疑獲而殺之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于秦凡得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六萬口九百九十九萬以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下詔大赦曰朕以寡薄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柔服四維至使戎車屢駕有害斯民雖百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初梁琛之使秦也以侍輦苟純為副琛每應對不先告純純恨之歸言于燕主暐曰琛在長安與王猛甚親善疑有異謀琛又數稱秦王堅及王猛之美且言秦將興師宜為之備已而秦果伐燕皆如琛言暐乃疑琛知其情及慕容評敗遂收琛繫獄秦王堅入鄴而釋之除中書著作郎引見謂之曰卿昔言上庸王吳王皆將相奇材何為不能謀畫自使亾國對曰天命廢興豈二人所能移也堅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忠不自防返為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為臣莫如忠為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保忠孝之始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就使知之尚不忍為況非所及耶堅聞悅綰之忠恨不及見拜其子為郎中堅以王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賜楊安爵博平縣侯以鄧羌為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真定郡侯郭慶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鎮薊賜爵襄城侯其餘將士封賞各有差堅以京兆韋鍾為魏郡太守彭豹為陽平太守其餘州縣牧守令長皆因舊而授之以燕常山太守申紹為散騎侍郎使與散騎侍郎京兆韋儒俱為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勸課農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亾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于民者皆變除之十二月秦王堅遷慕容暐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王猛表留梁琛為主簿領記室督它日猛與僚屬宴語及

燕朝使者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至長安專美本朝樂君但言桓温軍盛郗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今三子皆為國臣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郗君知幾為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秦王堅自鄴如枋頭宴父老改枋頭為永昌復之終世甲寅至長安封慕容暐為新興侯以燕故臣慕容評為給事中皇甫真為奉車都尉李洪為駙馬都尉皆奉朝請李邽為尚書封衡為尚書郎慕容德為張掖太守燕國平敞為宣威將軍悉羅騰為三署郎其餘封授各有差衡裕之子也

簡文帝咸安二年春二月冠軍將軍慕容垂言于秦王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革也不宜復污聖朝願陛下為燕戮之堅乃出評為范陽太守燕之諸王悉補邊郡臣光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為人除害故也彼慕容評者蔽君專政忌賢疾功愚闇貪虐以喪其國國亡不死逃遁見擒秦王堅不以為誅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于人而人莫之恩盡誠于人而人莫之誠卒于功名不遂容身無所由不得其道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五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袁文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六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六上　宋　袁樞　撰

慕容叛秦復燕　肥水之役　姚萇滅秦　慕容滅西燕

海西公太和四年燕車騎大將軍吳王垂犇秦　初秦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為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羇旅之臣免罪為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皆厚禮之賞賜鉅萬每進見屬目觀之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嚮慕之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柰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乃以垂為冠軍將軍封賓徒侯楷為積弩將軍

五年　秦王猛之克壺關也黄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為秦虜然越得歲而吴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初秦王堅入鄴宫慕容垂見燕公卿大夫及故時僚吏有愠色高弼密言於垂曰大王憑祖宗積累之資負英傑高世之略遭值迍阨棲集外邦今雖國家傾覆安知其不為興運之始邪愚謂國之舊人宜恢江海之量有以慰結其心以立覆簣之基成九仞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愚竊為大王不取也垂悦從之　燕故太史黄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吴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而秦滅之不及十五年秦必復為燕有慕容桓之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讎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結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奬勸將

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秦王堅曰慕容鳳忼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為人用耳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正月秦王堅徙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萬戶于關中處烏桓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澠池

孝武帝寧康元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於秦王堅曰尾箕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暐父子兄弟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翦其魁傑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上疏曰東胡跨據六州南面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本非慕義而來今陛下親而幸之使其父子兄弟森然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勲舊臣愚以為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

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

二年冬十二月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秦王堅命執之不獲秘書監朱彤秘書侍郎略陽趙整固請誅諸鮮卑堅不聽整宦官也博聞彊記能屬文好直言上書及面諫前後五十餘事慕容垂夫人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遊于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

三年夏六月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為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為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

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臨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定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太元元年　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其強大務勝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殣相望兵疲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父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祚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

二年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貢于秦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為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邈為將作長史領尚方丞大修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於慕容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灋制日以頹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也垂笑

曰天下事非爾所及荊州刺史桓豁表兖州刺史朱序為梁州刺史鎮襄陽　秋七月丁未以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司徒安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諸軍事丙辰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桓豁卒　冬十月辛丑以桓沖都督江荊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以沖子嗣為江州刺史又以五兵尚書王蘊都督江南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征西司馬領南郡相謝玄為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桓沖以秦

人彊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王蘊固讓徐州謝安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蘊乃受命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遊散地常憤邑形於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三年春二月秦王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武衛將軍苟萇尚書慕容暐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荊州刺史楊安帥樊鄧之衆為前鋒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帥衆五萬出南鄉領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彊弩將軍王顯帥衆四萬出武當會攻襄陽夏四月秦兵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檝不以為虞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長樂公丕督諸將攻中城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為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衆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桓沖在上明擁衆數萬憚秦兵之彊

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絶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　秋七月秦兖州刺史彭超請攻沛郡太守戴逵於彭城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為征南碁刼之勢東西並進丹陽不足平也秦王堅從之使都督東討諸軍事後將軍俱難右禁將軍毛盛洛州刺史邵保帥步騎七萬寇淮陽盱眙超越之弟保羌之從弟也八月彭超攻彭城詔右將軍毛虎生帥衆五萬鎮姑臧以禦秦兵秦梁州刺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　冬十二月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衆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秦王堅曰丕等廣費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返其特原之令以成功贖罪使黄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賜丕劒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復持面見吾也

四年春正月秦長樂公丕等得詔惶恐乃命諸軍并力攻襄陽秦王堅自將攻襄陽詔陽平公融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為後繼陽平公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衆而為一城者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梁熙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鑾輅遠幸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堅乃止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帥衆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破秦兵引退稍遠序不設備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於秦請為内應長樂公丕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秦王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李伯護為不忠斬之秦將軍

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譙國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堅以中壘將軍梁成為荊州刺史配兵一萬鎮襄陽選其才望禮而用之桓沖以襄陽陷沒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詔免劉波官俄復以為冠軍將軍　兖州刺史謝玄帥衆萬餘救彭城軍于泗口欲遣間使報戴逡而不可得部曲將田泓請没水潛行趣彭城玄遣之泓為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置輜重於留城謝玄揚聲遣後軍將軍東海何謙向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戴逡帥彭城之衆隨謙奔玄超遂據彭城留兖州治中徐褒守之南攻盱眙俱難克淮陰留邵保戍之　夏四月秦毛當王顯帥衆二萬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拔盱眙執高密内史毛璪之秦兵六萬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石安之弟也右衛將軍

毛安之等帥衆四萬屯堂邑秦毛當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等驚潰兖州刺史謝玄自廣陵救三阿丙子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戊子玄與田洛帥衆五萬進攻盱眙難超又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逡田洛共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謝玄還廣陵詔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秦王堅聞之大怒秋七月檻車徵超下廷尉超自殺難削爵為民以毛當為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兖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為揚州刺史戍下邳謝安為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衆心危懼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五年夏五月朝廷以秦兵之退為謝安桓沖之功拜安衛將軍與沖皆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秦王堅召陽平公融為侍中中書監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録尚書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為都督關東諸軍

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堅以諸氏種類繁滋秋七月分三原九嵕武都氐雍氏十五萬戶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長樂公丕領氐三千戶以仇池氐酋射聲校尉楊膺為征東左司馬九嵕氐酋長水校尉齊午為右司馬各領一千五百戶為長樂世卿長樂國郎中令略陽垣敞為錄事參軍侍講扶風韋幹為參軍事申紹為別駕膺丕之妃兄也午膺之妻父也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鎮龍城中書令梁讜為幽州刺史鎮薊城撫軍將軍毛興為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河州刺史鎮枹罕長水校尉王騰為并州刺史鎮晉陽河并二州各配氐戶三千興騰並苻氏婚姻氐之崇望也平原公暉為都督豫洛荊南兖東豫揚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移洛州刺史治豐陽以鉅鹿公敞為雍州刺史鎮蒲坂各配氐戶三千二百堅送丕至灞上諸氐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趙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愽勞舅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　冬十二月秦以左將軍都貴為荊州刺史鎮彭城置東豫州以毛當為刺史鎮許昌

六年春正月丁酉以尚書謝石為僕射　冬十一月秦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帥衆二萬寇竟陵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衛軍參軍桓石民等帥水陸二萬拒之石民石虔之弟也十二月甲辰石虔襲擊振仲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進攻之癸亥拔管城獲振仲斬首七千級俘虜萬人詔封桓沖子謙為宜陽侯以桓石虔領河東太守

七年夏四月秦王堅以陽平公融為司徒融固辭不受堅方謀伐晉乃以融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秋八月秦王堅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使寄具舟師　九月桓沖使揚威將軍朱綽擊秦荊州刺史都貴于襄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　冬十月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

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回輿東巡告成岱宗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為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為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

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案兵積穀以待其釁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吾彊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為令主亦非闇劣乘累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為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

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擊晉校其彊弱之勢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

此羣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軍京兆尹慕容垂言於堅曰弱併於彊小併於大此理埶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叢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

而已賜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曾不歸之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邪終為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耳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道安乘間進言十一月堅與道安同輦遊于東苑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乎且東南卑濕沴氣易搆虞舜遊而不歸大禹往而不復何足以上勞大駕也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被澤乎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憚征伐也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宜駐蹕洛陽遣使者奉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彼必稽首入臣不必親涉江淮也堅不聽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埶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況人乎妾又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將空兵動

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羣犬哀嗥廐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堅幼子中山公詵最有寵亦諫曰臣聞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之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八年夏五月桓沖帥衆十萬伐秦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等攻沔北諸城輔國將軍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鷹揚將軍郭銓攻武當六月沖別將攻萬歲筑陽拔之秦王堅遣征南將軍鉅鹿公叡冠軍將軍慕容垂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兖州刺史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軍于新野垂軍于鄧城桓沖退屯沔南秋七月郭銓及冠軍將軍桓石虔敗張崇于武當掠二千戶以歸鉅鹿公叡遣慕容垂為前鋒進臨沔水垂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沖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引兵還沖表其兄子

石民領襄城太守戍夏口沖自求領江州刺史詔許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沖為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為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兖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

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為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為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荅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棊賭墅安棊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鋭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為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

可知吾其左衽矣　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為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鄖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遠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彊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戈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

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麾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復取壽陽

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綿帛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彊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為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柰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于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為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

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尚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暐屯鄖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暐起兵以復燕祚暐不從　謝安得驛書時方與客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

屐齒之折丁亥謝石歸建康乙未以張天錫為散騎常侍朱序為琅邪內史　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秘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澠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鎮枝葉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飈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絛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遣將軍李蠻閔亮尹國帥衆三千送垂又遣驍騎將軍石越帥精卒三千戍鄴驃騎將軍張蚝帥羽林五千戍并州鎮軍將軍毛當帥衆四千戍洛陽權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倉中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以渡使典軍程同衣己衣乘己馬與僮僕趣河橋伏兵發同馳馬獲免十二月秦王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謚曰哀公大赦復死事者家　庚午大赦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慕容垂至安陽遣參軍田山修牋於長樂公丕丕聞垂北來疑其欲為亂然

猶身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取丕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丕謀襲擊垂侍郎天水姜讓諫曰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之禮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敕而後圖之丕從之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叛秦謀攻豫州牧平原公暉於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於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者衆故丁零一唱旬日之中衆已數千此其驗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為虎傅翼也丕曰垂在鄴如籍虎寢蛟常恐為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肯為垂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制之此卞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及鎧仗之弊者給垂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為垂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為三軍之帥卿為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弗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敢輕侮方鎮

殺吏燒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燕安能盡忠於我失今不取必為後患丕不從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為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為人擒耳垂留慕容農慕容楷慕容紹於鄴行至安陽之湯池閔亮李毗自鄴來以丕與苻飛龍所謀告垂垂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託言兵少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平原公暉遣使讓垂趣使進兵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當晝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為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已令氐兵五人為伍陰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氐兵及飛龍盡殺之參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并以書遺秦王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初垂從堅入鄴以其子麟屢嘗告變於燕立殺其母然猶不忍殺麟置之外舍希得侍見及殺苻飛龍麟屢進策畫啟發垂意垂更奇之寵待與諸子均矣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

西段延等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歸之平原公暉使武平武侯毛當討斌慕容鳳曰鳳今將雪先王之耻請為將軍斬此氐奴乃擐甲直進丁零之衆隨之大敗秦兵斬毛當遂進攻陵雲臺戍克之收萬餘人甲仗癸未慕容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留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内之沙城垂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時日已暮農與慕容楷留宿鄴中慕容紹先出至蒲池盜丕駿馬數百匹以待農楷甲申晦農楷將數十騎微服出鄴遂同奔列人

九年春正月乙酉朔秦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三日乃知其在列人已起兵矣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為盟主斌從之垂欲襲洛陽且未知斌之誠偽乃拒之曰吾來救豫州不來赴君君既建大事成享其福敗受其禍吾無預焉丙戌垂至洛陽平原公暉聞其殺苻飛龍閉門拒之翟斌復遣長史郭通往說垂垂猶未許通曰將軍所以拒通者豈非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奇才遠略必無所成故邪獨不念將軍今日憑之可以濟大業乎垂乃許之於是斌帥其衆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吾主也當迎歸返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而東故扶餘王餘蔚為滎陽大守及昌黎鮮卑衛駒各帥其衆降垂垂至滎陽羣下同請上尊號垂乃依晉中宗故事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謂之統府羣下稱臣文表奏誥封拜官爵皆如

王者以弟德為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兄子楷為征西大將軍封太原王翟斌為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餘蔚為征東將軍統府左司馬封扶餘王衛駒為鷹揚將軍慕容鳳為建策將軍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於烏桓魯利家利為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家貧無以饌之柰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為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

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從農乃詣烏桓張驤說之曰家王已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響應故來相告耳驤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為士卒斬桑榆為兵裂襜裳為旗使趙秋說屠各畢聰聰與屠各卜勝張延李白郭超及東夷餘和敕勃易陽烏桓劉大各帥部衆數千赴之農假張驤輔國將軍劉大安遠將軍魯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收其軍資器械遣蘭汗段讚趙秋慕輿悕略取康臺牧馬數千匹汗燕王垂之從舅讚聰之子也於是步騎雲集衆至數萬驤等共推農為使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燕王垂未至不敢封賞將士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者皆欲建一時之功規萬世之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垂聞而善之農西招庫傉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北召光烈將軍平叡及叡兄汝陽太守幼於

燕國偉等皆應之又遣蘭汗等攻頓丘克之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為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辛卯越至列人西農使趙秋及參軍綦毋滕擊越前鋒破之參軍太原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宜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軍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衆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為也向暮農鼓譟出陳于城西牙門劉木請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秦兵披靡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於垂越與毛當皆秦之驍將也

故秦王堅使助二子鎮守既而相繼敗沒人情騷動所在盜賊羣起庚戌燕王垂至鄴改秦建元二十年為燕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以前岷山公庫傳官偉為左長史前尚書段崇為右長史滎陽鄭豁等為從事中郎慕容農引兵會垂於鄴垂因其所稱之官而授之立世子寶為太子封從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輸舅子蘭審皆為王其餘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人侯伯子男者八十九人可足渾譚集兵得二萬餘人攻野王拔之引兵會攻鄴平幼及弟敞規亦帥衆數萬會垂於鄴長樂公丕使姜讓誚讓燕王垂且說之曰過而能改今猶未晚也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脩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為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若迷而不復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踰勲舊自古君臣際

遇有如是之厚者乎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主上元子受分陝之任寧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奚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為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為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遺丕書及上秦王堅表陳述利害請送丕歸長安堅及丕怒復書切責之壬子燕王垂攻鄴拔其外郭長樂公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送任請降於燕癸丑垂以陳留王紹行冀州刺史屯廣阿　桓冲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卒　二月燕王垂引丁零烏桓之衆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分處老弱於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　燕范陽王德擊秦枋頭取之置戍而還東胡王晏據館陶為鄴中聲援鮮卑烏桓及郡縣民據塢壁不從燕者尚衆燕王垂遣太原王楷與鎮南將軍陳留王紹討之楷謂紹曰鮮卑烏桓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始爾人心

未洽所以小異唯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吾當止一處為軍聲之本汝巡撫民夷示以大義彼必當聽從楷乃屯于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晏為陳禍福晏隨紹詣楷降於是鮮卑烏桓及塢民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王晏詣鄴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　三月秦北地長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犇關東收集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敗秦將軍彊永其衆遂盛自稱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秦王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乃以廣平公熙為雍州刺史鎮蒲坂徵雍州牧鉅鹿公叡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為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為司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沖亦起兵於平陽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使竇衝討之　庫僑官偉帥營部數萬至鄴

燕王垂封偉為安定王　秦冀州刺史阜城侯定守信都高城男紹在其國高邑侯亮重合侯謨守常山固安侯鑒守中山燕王垂遣前將軍樂浪王溫督諸軍攻信都不克夏四月丙辰遣撫軍大將軍麟益兵助之定鑒秦王堅之從叔紹謨從弟亮從子也溫燕王之弟子也慕容泓聞秦兵且至懼帥衆將犇關東秦鉅鹿愍公叡麤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鼷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彼自知困窮致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犇敗不暇矣叡弗從戰于華澤叡兵敗為泓所殺萇遣龍驤長史趙都參軍姜協詣秦王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犇渭北馬牧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扇羌豪帥其戶口歸萇者五萬餘家推萇為盟主萇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白雀以尹詳龐演為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及尹緯為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等為從事中郎姜訓等為掾

屬王據等為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等為將帥　秦實衝擊慕容沖于河東大破之沖帥鮮卑騎八千犇慕容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秦王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泓當帥關中燕人翼衛乘輿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為界永為鄰好堅大怒召慕容暐責之曰今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暐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所為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

初命暐以書招諭泓沖及垂暐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以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元燕興　燕王垂以鄴城猶固會寮佐議之右司馬封衛請引漳水灌之從之垂行圍因飲於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大將軍隆將騎衛之垂僅而得免　五月秦苻定苻紹皆降於燕燕慕容麟領兵西攻常山　後秦王萇進屯北地秦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之者十餘萬　六月秦王堅自帥步騎二萬以擊後秦軍于趙氏塢使護軍將軍楊壁等分道攻之後秦兵屢敗斬後秦王萇之弟鎮軍將軍尹買後秦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同官水以困之後秦人惱懼有渴死者會天大雨後秦營中水三尺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後秦軍復振秦王堅歎曰天亦佑賊乎　慕容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慕容沖且持灋苛峻乃殺泓立沖為皇太弟承制行

事置百官以高蓋為尚書令後秦王萇遣其子嵩為質於沖以請和　後秦王萇帥衆七萬擊秦秦王堅遣楊壁等拒之為萇所敗獲楊壁及右將軍徐成鎮軍將軍毛盛等將吏數十人萇皆禮而遣之　燕慕容麟拔常山秦苻亮苻謨皆降麟進圍中山秋七月克之執苻鑒苻沖帥二州之衆以擊燕燕王垂遣寧朔將軍平規擊

永永遣昌黎太守宗敞逆戰於范陽敞兵敗規進據薊南　秦平原公暉帥洛陽陜城之衆七萬歸于長安

秦王堅聞慕容沖去長安浸近乃引兵歸遣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戍驪山拜平原公暉為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以拒沖沖與暉戰於鄭西大破之堅又遣前將軍姜宇與少子河間公琳帥衆三萬拒沖於灞上琳宇皆敗死沖遂據阿房城　燕翟斌與秦長樂公丕通謀垂殺斌翟真犇邯鄲事見丁零叛燕　八月鄴中芻

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燕王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無降理不如退屯新城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且為討翟真之計丙寅夜垂解圍趨新城遣慕容農徇清河平原徵督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給　秦王永求救於振威將軍劉庫仁庫仁遣其妻兄公孫希帥騎三千救之大破平規於薊南乘勝長驅進據唐城與慕容麟相持　九月慕容沖進逼長安秦王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哉大呼責沖曰奴何苦來送死沖曰奴厭奴苦欲取汝為代耳沖少有寵於堅堅遣使以錦袍稱詔遺之沖遣詹事稱皇太弟令答之曰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　冬十月秦長樂公丕遣宦者冗從僕射清河光祚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燕叛將翟真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數千騎招集冀州故郡縣

與光祚期會襄國是時燕軍疲弊秦勢復振冀州郡縣皆觀望成敗趙郡人趙栗等起兵柏鄉以應興燕王垂遣冠軍大將軍隆龍驤將軍張崇將兵邀擊興命驃騎大將軍農自清河引兵會之隆與興戰於襄國大破之興走至廣陵遇農執之光祚聞之循西山走歸鄴隆遂擊趙栗等皆破之冀州郡縣復從燕　劉庫仁聞公孫希已破平規欲大舉兵以救長樂公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屯繁畤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輿

虔之子常時在庫仁所知三郡兵不樂遠征因作亂夜攻庫仁殺之竊其駿馬犇燕公孫希之衆聞亂自潰秦長樂公丕遣光祚及參軍封孚召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以自救蚝騰以衆少不能赴丕進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請自歸於晉丕未許會謝玄遣龍驤將軍劉牢之等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劉襲軍于河北丕遣將軍桑據屯黎陽以拒之丕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請救於玄致書稱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帥所領保守鄴城逵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喪敗如此長安阻絶存亡不可知屈節竭誠以求糧援猶懼不獲而公豪氣不除方設兩端事必無成宜正書為表許以王師之至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膺自以力能制丕乃改書而遣之　後秦王萇聞慕容沖攻長安會羣僚議進止皆曰大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萇曰不然燕人因

其衆有思歸之心以起兵若得其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其長子興守北地使寧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自將其衆攻新平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耻之新平民望深以為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後秦王萇至新平新平太守南安苟輔欲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尚書郎趙義汶山太守馮苗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之州鎮猶連城過百柰何遽為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橫被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秦為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為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衆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　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千餘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慕容暐陰謀結鮮卑為亂十二月暐白堅以其子新昏請堅幸其家置酒欲伏兵殺之堅許之會天大雨不果往事覺堅召暐及肅肅曰

事必洩矣入則俱死今城内已嚴不如殺使者馳出既得出門大衆便集暐不從遂俱往堅曰吾相待何如而起此意暐飾辭以對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堅先殺肅乃殺暐及其宗族城内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燕王垂幼子柔養於宦者宋牙家為牙子故得不坐與太子寶之子盛乘間得出犇慕容沖　燕王垂以秦長樂公丕猶據鄴不去乃更引兵圍鄴開其西走之路焦逵見謝玄玄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兵逵固陳丕款誠并述楊膺之意玄乃遣劉牢之滕恬之等帥衆二萬救鄴丕告饑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

十年春正月秦王堅朝饗群臣時長安饑人相食諸將歸吐肉以飼妻子慕容沖即皇帝位于阿房改元更始沖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有成而驕汰已甚殆難濟乎　後秦王萇留諸將攻新平自引兵擊安定擒秦安西將軍勃海公珍嶺北諸城悉降之　甲寅秦王堅與西燕主沖戰于仇班渠大破之乙卯戰于雀桑又破之甲子戰于白渠秦兵大敗西燕兵圍秦王堅殿中將軍鄧邁等力戰却之堅乃得免壬申沖遣尚書令高蓋夜襲長安入其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破之斬首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亥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與戰於成貳壁大破之斬首三萬　二月癸未秦王堅與西燕王沖戰于城西大破之追犇至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恐為沖所掩引兵還　劉牢之至枋頭楊膺姜讓謀泄長樂公丕收殺之牢之聞之盤桓不進　秦平原悼公暉數為西燕王沖所敗秦王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擁大衆與白虜小兒戰而屢敗何用生為三月暉憤恚自殺　西燕王沖攻秦高陽愍公方於驪山殺之執秦尚書常鍾以其子謙為馮翊太守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壘主邵安民等責謙曰君雍州望族今乃從賊與之為不忠不義何面目以行於世乎謙以告鍾鍾自

殺謙來犇秦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與西燕主沖戰於驪山兵敗西燕將軍慕容永斬苟池俱石子犇鄴永鬼弟運之孫石子難之弟也秦王堅遣領軍將軍楊定擊沖大破之虜鮮卑萬餘人而還悉阬之　三月燕王垂圍鄴久不下將北詣冀州乃命撫軍大將軍麟屯信都樂浪王溫屯中山召驃騎大將軍農還鄴於是遠近聞之以燕為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邑遣從事中郎睦邃近出違期不還長史李攀言於農曰邃目下參佐

敢欺罔不還請回軍討之農不應乃敕備假板以邃為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凡舉補太守三人長史二十餘人退謂攀曰君所見殊誤當今豈可自相魚肉俟吾北還邃等自當迎於道左君但觀之樂浪王溫在中山兵力甚弱丁零四布分據諸城溫謂諸將曰以吾之衆攻則不足守則有餘驃騎撫軍首尾連兵會須滅賊但應聚糧厲兵以俟時耳於是撫舊招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相繼郡縣壁壘爭送軍糧倉庫充溢翟真夜襲中山溫擊破之自是不敢復至溫乃遣兵一萬運糧以餉垂且營中山宮室　劉牢之攻燕黎陽太守劉撫于孫就柵燕王垂留慕容農守鄴圍自引兵救之秦長樂公丕聞之出兵乘虛夜襲燕營農擊敗之劉牢之與垂戰不勝退屯黎陽垂復還鄴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自新城北遁牢之不告秦長樂公丕即引兵追之丕聞之發兵繼進庚申牢之追及垂於董唐淵垂曰秦晉无合相待為彊一勝則俱豪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今兩軍相繼勢既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爭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鄴中饑甚秦長樂公丕帥衆就晉穀於枋頭劉牢之入屯鄴城收集亡散兵復少振坐軍敗徵還燕秦相持經年幽冀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垂禁民養蠶以桑椹為軍糧垂將北趣中山以驃騎大將軍農為前驅前所假授吏睦邃

等皆來迎候上下如初李攀乃服農之智略　新平糧竭矢盡外救不至後秦王萇使人謂苟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讎忠臣邪卿但帥城中之人還長安吾正欲得此城耳輔以為然帥民五千口出城萇圍而阬之男女無遺獨馮翊子終得脫犇長安秦王堅追贈輔等官爵皆謚曰節愍侯以終為新平太守　五月西燕主沖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沖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有堡壁三十餘推平遠將軍趙敖為主相與結盟冐難遣兵糧助堅多為西燕兵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臣之義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徒相隨入虎口何益汝曹宜為國自愛畜糧厲兵以俟天時庶幾善不終否有時而泰也三輔之民為沖所略者遣人密告堅請遣兵攻沖欲縱火為內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然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困於烏合之虜豈非天乎恐徒使諸卿坐自夷滅吾不忍也其人固請不已

乃遣七百騎赴之沖營縱火者反為風火所燒其得免者什一二堅祭而哭之衛將軍楊定與沖戰於城西為沖所擒定秦之驍將也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天其或者欲導予出外汝善守城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遂帥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二女寶錦出奔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　六月秦太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與母妻宗室西犇下辯百官逃散司隸校尉權翼等數百人犇後秦西燕主沖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　秋七月秦王堅至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之秦兵皆散走獨侍御十數人在側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太子宏至下辯南秦州刺史楊壁拒之壁妻堅之女順陽公主也棄其夫從宏宏犇武都投氐豪彊熙假道來犇詔處之江州長樂公丕帥衆自枋頭將歸鄴城龍驤將軍檀玄擊之玄

兵敗丕復入鄴城　八月後秦王萇使求傳國璽於秦王堅曰萇次應歷數可以為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為禪代堅曰禪代聖賢之事姚萇叛賊何得為之堅與緯語問緯在朕朝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錦辛丑萇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皆為之哀慟萇欲隱其名謚堅曰壯烈天王

臣光曰論者皆以為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獨以為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吳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王堅曰萇次應歷數可以為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為禪代堅曰禪代聖賢之事姚萇叛賊何得為之堅與緯語問緯在朕朝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錦辛丑萇

車騎大將軍尚書令王騰為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苻沖為尚書左僕射封西平王又以左長史楊輔為右僕射右長史王亮為護軍將軍立妃楊氏為皇后子寧為皇太子壽為長樂王鍾為平原王懿為勃海王昶為濟北王　秦尚書令魏昌公纂自關中犇晉陽秦主丕拜纂太尉封東海王　冬十月西燕主沖遣尚書令高蓋帥衆五萬伐後秦戰于新平南蓋大敗降於後秦　苻定苻紹苻謨苻亮聞秦王丕即位皆自河北遣使謝罪

長樂公丕在鄴將西赴長安幽州刺史王永在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晉陽王永留平州刺史苻沖守壺關自帥騎一萬會丕于晉陽丕始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即皇帝位追謚堅曰宣昭皇帝廟號世祖大赦改元大安　燕王垂以魯王和為南中郎將鎮鄴　九月秦王丕以張蚝為侍中司空王永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

中山太守王兖本新平氏也固守博陵為秦拒燕十一月丕以兖為平州刺史定為冀州牧紹為冀州都督謨為幽州牧亮為幽平二州都督並進爵郡公左將軍竇衝據兹川有衆數萬與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楊定皆自隴右遣使邀丕共擊後秦丕以定為雍州牧衝為梁州牧加統鎮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璧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　慕容麟攻

王兖于博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以應麟兖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自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切之功則可矣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兖及苻鑑殺之昌黎太守宋敞帥烏桓索頭之衆救兖不及而還秦主丕以敞為平州刺史　十二月燕王垂北如中山謂諸將曰樂浪王招流散實倉廩外給軍糧內營宮室雖蕭何何以加之丙申垂始定都中山　秦苻定據信都以拒燕燕王垂以從弟北地王精為冀州刺史將兵攻之十一年春正月燕王垂即皇帝位　後秦王萇如安定秦益州牧王廣自隴右引兵攻河州牧毛興於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衛平帥其宗人二千七百夜襲廣大破之二月秦州牧王統遣兵助廣攻興興嬰城自守　燕大赦改元建興置公卿尚書百官繕宗廟社稷　西燕

主沖樂在長安且畏燕主垂之彊不敢東歸課農築室為久安之計鮮卑咸怨之左將軍韓延因衆心不悅攻沖殺之立沖將段隨為燕王改元昌平　三月西燕左僕射慕容桓尚書慕容永襲段隨殺之立宜都王子顗為燕王改元建明帥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去長安而東桓弟護軍將軍韜誘顗殺之於臨晉桓怒捨韜去永與武衛將軍刁雲帥衆攻韜韜敗犇桓營桓立西燕主沖之子瑤為帝改元建平謚沖曰威皇帝衆皆去瑤犇

永永執瑶殺之立慕容泓子忠為帝改元建武忠以永為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永持灋寛平鮮卑安之至聞喜聞燕主垂已稱尊號不敢進築燕熈城而居之鮮卑既東長安空虛前滎陽太守高陵趙穀等招杏城盧水胡郝奴帥戸四千入于長安渭北皆應之以穀為丞相扶風王驎有衆數千保據馬嵬奴遣弟多攻之夏四月後秦王萇自安定伐之驎犇漢中萇執多而進奴懼請降拜鎮北將軍六合大都督　毛興襲擊王廣敗

之廣犇秦州隴西鮮卑匹蘭執廣送於後秦興復欲攻王統於上邽枹罕諸氐皆厭苦兵事乃共殺興推衛平為河内刺史遣使請命于秦　秦大赦以衛平為撫軍將軍河州刺史使者沒於後秦不能達　後秦王萇即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建初國號大秦追尊其父弋仲為景元皇帝立妻虵氏為皇后子興為太子置百官萇與羣臣宴酒酣言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今忽為君臣得無耻乎趙遷曰天不耻以陛下為子臣等何耻為臣萇大笑　六月西燕刁雲等殺西燕主忠推慕容永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録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燕　燕主垂遣太原王楷趙王麟陳留王紹章武王宙攻秦苻定苻紹苻謨苻亮等楷先以書與之為陳禍福定等皆降垂封定等為侯曰以酬秦王之德　秦王丕以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録尚書事王永為左丞相大尉東海王纂為大司馬司空張蚝為太尉尚書令咸陽徐義為司空司

隸校尉王騰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永傳檄四方公侯牧守壘主民豪共討姚萇慕容垂令各帥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朗建忠將軍高平牧官都尉扶風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詣秦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將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為首尾以擊後秦丕以景為京兆尹景羌之子也　後秦主萇徙安定五千餘戸于長安

秋七月秦平涼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没奕干與後秦左將軍姚方成戰于孫兵谷方成兵敗後秦王萇以其弟征虜將軍緒為司隸校尉鎮長安自將至安定擊熙等大破之金熙本東胡之種没奕干鮮卑多蘭部帥也

枹罕諸氐以衛平哀老難以成功議廢之而憚其宗彊累日不決氐啖青謂諸將曰大事宜時定不然變生諸君但請衛公為會觀我所為會乞乞大宴青抽劒而前曰今天下大亂吾曹休戚同之非賢主不可以濟大事衛公老宜返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有不同者即下異議乃奮劒攘袂將斬異已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衆五萬東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于秦登秦主丕之族子也　八月秦主丕以苻登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州牧都督皆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為右丞相留王騰守晉陽右僕射楊輔戍壺關帥衆四萬進屯平陽　初後秦王萇之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萇起兵自稱征西將軍聚衆於冀城以應之以兄孫詳為安遠將軍據隴城從孫訓為安西將軍據南安之赤亭與秦秦州刺史王統相持萇自安定引兵會碩德攻統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之者二萬餘戶秦略陽太守王皮降之　九月王統以秦州降于後秦後秦主萇以姚碩德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秦州刺史鎮上邽　冬十月西燕慕容永遣使詣秦王丕求假道東歸丕弗許與永戰於襄陵秦兵大敗左丞相王永衛大將軍俱石子皆死初東海王纂自長安來麾下壯士三千餘人丕忌之既敗懼為纂所殺帥騎數千南犇東垣謀襲洛陽揚威將軍馮該自陝邀擊之殺丕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建康詔赦不誅以付苻宏纂與其弟尚書永平侯師奴帥秦衆數萬走據杏城所餘王公百官皆没於永永遂進據長子即皇帝位改元中興將以秦后楊氏為上夫人楊氏引劒刺永

為永所殺　後秦主萇還安定　秦南安王登既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戶遂進攻姚碩德于秦州後秦主萇自往救之登與萇戰于胡奴阜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將軍啖青射萇中之萇創重走保上邽姚碩德代之統衆　十一月秦尚書寇遺奉勃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犇南安南安王登發喪行服謚秦主丕曰哀平皇帝登議立懿為主衆曰勃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今三虜窺覦宜立長君非大王不可登乃為壇於隴東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初置百官　慕容桑慕容盛及盛弟會皆在長子盛謂桑會曰主上已中興幽冀東西未壹吾屬居嫌疑之地為智為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為坐待魚肉也遂相與亡歸燕後歲餘西燕主永悉誅燕主儁及燕主垂之子孫男女無遺　十二月秦主登立世祖神主於軍中載以輜軒建黃旗青蓋以虎賁三百人衛之凡所欲為必啟主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牟鎧為死休字每

戰以劒稍為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結壘自固既而受後秦官爵後秦王萇以王禮葬秦主堅於二壘之間及登至嵩空以衆降之登拜嵩雍州刺史空京兆尹改葬堅以天子之禮十二年春正月秦主登立妃毛氏為皇后勃海王懿為太弟后興之女也遣使拜東海王纂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封魯王纂弟師奴為撫軍大將軍并州牧封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勃海王先帝之子也南安王何以不立而自立乎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今寇虜未滅不可宗室之中自為仇敵也纂乃受命於是盧水胡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皆附於纂有衆十餘萬後秦主萇徙秦州豪傑十萬戶于安定　三月秦主登以竇衝為南秦州牧楊定為益州牧楊壁為司空梁州牧　夏四月後秦征西將軍姚碩德為楊定所

逼退守涇陽定與秦魯王纂共攻之戰于涇陽碩德大敗後秦主萇自陰密救之纂退屯敷陸　燕主垂自碻磝還中山慕容柔慕容盛慕容會來自長子庚辰垂為之大赦垂問盛長子人情如何為可取乎盛曰西軍擾擾人有東歸之志陛下惟當修仁政以俟之耳若大軍一臨必投戈而來若孝子之歸慈父也垂悅癸未封柔為陽平王盛為長樂公會為清河公秋七月秦主登軍于瓦亭後秦主萇攻彭沛穀堡拔之

穀犇杏城萇還陰密以太子興鎮長安　八月秦馮翊太守蘭犢帥衆二萬自頻陽入和寧與魯王纂謀攻長安纂弟師奴勸纂稱尊號纂不從師奴殺纂而代之犢遂與師奴絕西燕主永攻犢犢遣使請救於秦後秦主萇欲自救之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曰苻登近在瓦亭將乘虛襲吾後萇曰苻登衆盛非旦夕可制登遲重少決必不能輕軍深入比兩月間吾必破賊而返登雖至無能為也九月萇軍于泥源師奴逆戰大敗亡犇鮮卑後秦盡收其衆屠各董成等皆降　秦主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者十餘萬　後秦主萇進擊西燕主永於河西永走蘭犢復列兵拒守萇攻之十二月禽犢遂如杏城　後秦姚方成攻秦雍州刺史徐嵩壘拔之執嵩而數之嵩罵曰汝姚萇罪當萬死苻黃眉欲斬之先帝止之授任內外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為大逆汝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嵩悉阬其士卒以妻子賞軍後秦主萇掘秦王堅尸鞭撻無數剝衣倮形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十三年春二月秦主登軍朝那後秦主萇軍武都　秋七月秦後秦自春相持屢戰互有勝負至是各解歸關西豪傑以後秦久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八月秦主登立子崇為皇太子　冬十月後秦主萇還安定秦主登就食新平帥衆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萇命營中哭以應之登乃退

十四年秦正月後秦主萇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神助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曰臣兄襄敕臣復讎新平之禍臣行襄之命非臣罪也苻登陛下疎屬猶欲復讎況臣敢忘其兄乎且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臣敢違之今為陛下立像陛下勿追計臣過也秦主登升樓遥謂萇曰為臣弑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弑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久之以戰未有利軍中每夜數驚乃斬像首以送秦　夏五月後秦主萇與秦主登戰數敗乃遣中軍將軍姚崇襲大界登邀擊之於安丘又敗之　秋七月秦主登攻後秦右將軍吳忠等於平涼克之八月登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諸將勸後秦主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帥騎三萬襲秦輜重于大界克之殺毛后及南安王弁北海王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還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後秦兵入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帥壯士數百力

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為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先已殺天子今又欲辱皇太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萇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登收餘衆屯胡空堡萇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其弟征南將軍靖鎮之秦主登之東也後秦主萇使姚碩德置秦州守宰以從弟常戍隴城邢奴戍冀城姚詳戍略陽楊定攻隴冀克之斬常執邢奴詳棄略陽犇陰密定自稱秦州牧隴西王秦因其所稱而授之　冬十月秦主登以竇衝為大司馬都督隴東諸軍事雍州牧楊定為左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楊璧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南秦益二州牧約與共攻後秦又約監河西諸軍事并州刺史楊政都督河東諸軍事冀州刺史楊楷各帥其衆會長安政楷皆河東人秦主丕既敗政楷收集流民數萬戶政據河西楷據湖陝之間遣使請命於秦登因而授之　十二月後秦主萇使其東門將

軍任麗詐遣使招秦主登許開門納之登將從之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聞之馳騎見登曰姚萇多詐不可信也登乃止萇聞惡地詣登謂諸將曰此羌見登事不成矣登以惡地勇略過人陰憚之惡地懼降於後秦萇以惡地為鎮軍將軍

十五年春正月西燕王永引兵向洛陽朱序自河陰北濟河擊敗之　三月後秦主萇攻秦扶風太守齊益男於新羅堡克之益男走秦主登攻後秦天水太守張業

生於隴東萇救之登引去　秋七月馮翊人郭質起兵於廣鄉以應秦移檄三輔曰姚萇凶虐毒被神人吾屬世蒙先帝堯舜之仁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孫也與其含耻而存孰若蹈道而死於是三輔壁壘皆應之獨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附於後秦秦以質為馮翊太守後秦以曜為豫州刺史　冬十二月郭質及苟曜戰于鄭東質敗犇洛陽

十六年春三月秦主登自雍攻後秦安東將軍金榮于范氏堡克之遂渡渭水攻京兆太守韋範于段氏堡不克進據曲牢夏四月燕蘭汗破賀染干於牛都　苟曜有衆一萬密召秦主登許為內應登自曲牢向繁川軍于馬頭原五月後秦主萇引兵逆戰登擊破之斬其右將軍吳忠萇收衆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失利而更前逼賊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遥據吾東此必苟曜豎子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交之未合急擊之

以敗散其事耳遂進戰大破之登退屯於郿　秦兖州刺史彊金槌據新平降後秦以其子逵為質後秦主萇將數百騎入金槌營羣下諫之萇曰金槌既去苻登又欲圖我將安所歸乎且彼初來款附宜推心以結之柰何復以不信疑之乎既而羣氐欲取萇金槌不從　秋七月秦主登攻新平後秦主萇救之登引去　冬十二月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萇如陰密以拒之謂太子興曰苟曜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曜果見興於長

安興使尹緯讓而誅之萇敗登於安定城東登退據路承堡萇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横陣二也温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英儁三也董帥大衆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羣賢者正望筭略中有片長耳羣臣咸稱萬歲

十七年春三月後秦主萇寢疾命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將軍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敵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為人患宜盡除之興從之殺王統王廣苻胤徐成毛盛萇怒曰王統兄弟吾之州里實無他志徐成等皆前朝名將吾方用之柰何輒殺之　秋七月秦主登聞後秦主萇疾病大喜告祠世祖神主大赦百官進位二等秣馬厲兵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八月萇疾小瘳出兵拒之登引兵出營將逆戰萇遣安南將軍姚熙隆別攻秦營登懼而還萇夜引兵旁出以躡其後旦而候騎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為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登遂還雍萇亦還安定　巴蜀人在關中者皆叛後秦據弘農以附秦秦主登以竇衝為左丞相衝徙屯華陰郗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河南太守楊佺期帥衆軍湖城擊衝走之

十八年夏五月秦右丞相竇衝矜才尚人自請封天水王秦主登不許六月衝自稱秦王改元元光　秋七月秦主登攻竇衝於野人堡衝求救於後秦尹緯言於後秦主萇曰太子仁厚之稱著於遠近而英略未著請使擊苻登以著之萇從之太子興將兵攻胡空堡登解衝圍以赴之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萇使興還鎮長安　冬十月後秦主萇疾甚還長安　燕主垂議伐西燕諸將皆曰永未有釁我連年征討士卒疲弊未可也范陽

王德曰永既國之枝葉又僭舉位號惑民視聽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士卒雖疲庸得已乎垂曰司徒意正與吾同吾比老邛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復留此賊以累子孫也遂戒嚴十一月垂發中山步騎七萬遣鎮西將軍丹陽王纘龍驤將軍張崇出井陘攻西燕武鄉公友于晉陽征東將軍平規攻鎮東將軍段平于沙亭西燕主永遣其尚書令刁雲車騎將軍慕容鍾帥衆五萬守潞川友永之弟也十二月垂至鄴　己亥後秦主萇召太

尉姚旻僕射尹緯姚晃將軍姚大目尚書狄伯支入禁中受遺詔輔政萇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姚晃垂涕問取苻登之策萇曰今大業垂成興才智足辦奚所復問庚子萇卒興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或謂碩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最彊今易世之際必為朝廷所疑不如且犇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它慮今苻登未滅而骨肉相攻是自亡也吾有死而已終不為也遂入見興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為長史狄伯支為司馬帥衆伐秦

十九年春正月秦主登聞後秦主萇卒喜曰姚興小兒吾折杖笞之耳乃大赦盡衆而東留司徒安成王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　二月燕主垂留清河公會鎮鄴發司冀青兗兵遣太原王楷出滏口遼西王農出壺關垂自出沙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趣軍各就頓西燕主永聞之嚴兵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鎮東將軍王次多右將軍勒馬駒帥衆萬餘人戍之　夏四月秦主登自六陌趣廢橋後秦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拒之太子興遣尹緯將兵救詳緯據廢橋以待秦秦兵爭水不能得渴死者什二三因急攻緯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苻登窮寇宜持重以挫之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以禽敵大事去矣遂與秦戰秦兵大敗其夜秦衆潰登單騎犇雍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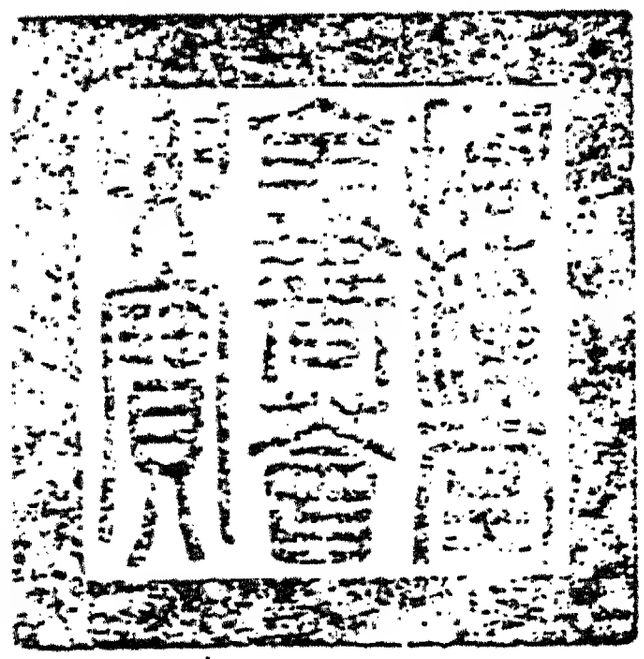
崇及安成王廣聞敗皆棄城走登至無所歸乃犇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　燕主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西燕王永怪之以為太行道寬疑垂欲詭道取之乃悉斂諸軍屯軹關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甲戌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五月乙酉燕軍至臺壁永遣從兄大尉大逸豆歸救之平規擊破之小逸豆歸出戰遼西王農又擊破之斬勒馬駒禽王次多遂圍臺壁出召太行軍還自將精兵五萬以拒之刁雲慕容鍾震怖帥衆

降燕永誅其妻子己亥垂陳于臺壁南遣驍騎將軍慕容國伏千騎於澗下庚子與永合戰垂偽退永衆追之行數里國騎從澗中出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斬首八千餘級永走歸長子晉陽守將聞之棄城走丹楊王瓚等進取晉陽　五月後秦太子興始發喪即皇帝位于槐里大赦改元皇初遂如安定謚後秦主萇曰武昭皇帝廟號太祖　六月燕主垂進軍圍長子西燕主永欲犇後秦侍中蘭英曰昔石虎伐龍都太祖堅守不去卒成大燕之基今垂七十老翁厭苦兵革終不能頓兵連歲以攻我也但當城守以疲之永從之　秦主登遣其子汝陰王宗為質於河南王乾歸以請救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為梁王后乾歸遣前軍將軍乞伏益州等帥騎一萬救之秋七月登引兵出迎乾歸兵後秦主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執登殺之悉歸其部衆使歸農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以李后賜姚晃益州等聞之引兵還秦太子崇犇湟中即帝位改元延

初謚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　八月西燕王永困急遣其子常山公弘等求救於雍州刺史郗恢并獻玉璽一緘恢上書言垂若并永為患益深不如兩存之可以乘機雙斃帝以為然詔青兗二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救之楷亮之孫也永恐晉兵不出又遣其太子亮來為質平規追亮及於高都獲之永又告急於魏魏王珪遣陳留公虔將軍庾岳帥騎五萬東渡河屯秀容以效之晉魏兵皆未至大逸豆歸等部將伐勒等開門納燕

兵燕人執永斬之并斬其公卿大將刁雲大逸豆歸等三十餘人得永所統八郡七萬餘戶及秦乘輿服御妓樂珍寶甚衆九月垂自長子如鄴　十月秦主崇為梁王乾歸所逐犇隴西王楊定定留司馬邵彊守秦州帥衆二萬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益州與定戰敗於平州軻彈詰歸皆引退軻彈司馬翟瑥奮劒怒曰主上以雄武開基所向無敵威振秦蜀將軍以宗室居元帥之任當竭力致命以佐國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尚全柰何望風退衂將何面以見主上乎瑥雖無任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軻彈謝曰向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果能若是吾敢愛死乃帥騎進戰益州詰歸亦勒兵繼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為武王仍遣使來稱藩秦太子宣犇盛盛分氐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六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馬嗣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六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六下

宋 袁樞 撰

丁零叛燕

晉武帝太元八年丁零翟斌起兵叛秦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各帥部曲歸之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後徙中國

九年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為盟主斌從之垂至洛陽斌帥其衆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至滎陽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以翟斌為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事見慕容叛秦復燕燕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貳心太子寶請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為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憚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為也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驃騎大將軍農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驕必為國患垂曰驕則速敗焉能為患

彼有大功當聽其自斃耳禮遇彌重斌諷丁零及其黨請斌為尚書令垂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遽置耳斌怒密與前秦長樂公丕通謀使丁零決隄潰水事覺垂殺斌及其弟檀敏餘皆赦之斌兄子真夜將營衆北奔邯鄲引兵還向鄴圍欲與丕內外相應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真還走邯鄲太原王楷陳留王紹言於垂曰丁零非有大志但寵過為亂耳今急之則屯聚為寇緩之則自散散而擊之無不

克矣垂從之　秋八月翟真自邯鄲北走燕王垂遣太原王楷驃騎大將軍農帥騎追之甲寅及於下邑楷欲戰農曰士卒飢倦且視賊營不見丁壯殆有他伏楷不從進戰燕兵大敗真北超中山屯於承營　冬十月翟真在承營與公孫希宗敬遥相首尾　十一月燕慕容農自信都西擊丁零翟遼於魯口破之遼退屯無極農屯藁城以逼之遼真之從兄也　十二月燕慕容麟慕容農合兵襲翟遼大破之遼單騎犇翟真

十年春二月慕容農引兵會慕容麟於中山與共攻翟真麟農先帥數千騎至承營觀察形勢翟真望見陳兵而出諸將欲退農曰丁零非不勁勇而翟真懦弱今簡精銳望真所在而衝之真走衆必散矣乃邀門而擊之可盡殺也使驍騎將軍慕容國帥百餘騎衝之真走其衆爭門自相蹈藉死者大半遂拔承營外郭　夏四月翟真自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及諸翟自立為趙王營人共殺乞立真從弟成為主其衆多降於

燕　閏五月庚戌燕王垂至常山圍翟成於行唐命帶方王佐鎮龍城　秋七月癸酉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出降垂屠行唐盡阬成衆

十一年　鮮于乞之殺翟真也翟遼犇黎陽黎陽太守滕恬之甚愛信之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遼潛施姦惠以收衆心恬之南攻鹿鳴城遼於後閉門拒之恬之東犇鄴城遼追執之遂據黎陽豫州刺史朱序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　春三月泰山太守張願以

郡叛降翟遼　秋八月翟遼寇譙朱序擊走之

十二年春正月翟遼遣其子釗寇陳頴朱序遣將軍秦膺擊走之　夏四月高平人翟暢執太守徐含遠以郡降翟遼燕王垂謂諸將曰遼以一城之衆返覆二國之間不可不討五月以章武王宙監中外諸軍事輔太子寶守中山垂自帥諸將南攻遼以太原王楷為前鋒都督遼衆皆燕趙之人聞楷至皆曰太原王子吾之父母也相帥歸之遼懼遣使請降垂以遼為徐州牧封河南公前至黎陽受降而還并陘人賈鮑招引北山丁零翟遥等五千餘人夜襲中山陷其外郭章武王宙以奇兵出其外太子寶鼓譟於內合擊大破之盡俘其衆唯遥鮑單馬走免　冬十月翟遼復叛燕遣兵與王祖張申寇抄清河平原

十三年春二月翟遼遣司馬眭瓊詣燕謝罪燕主垂以其數反覆斬瓊以絶之遼乃自稱魏天王改元建光置百官　夏五月翟遼徙屯滑臺

十四年夏四月翟遼寇滎陽執太守張卓　冬十月燕樂浪悼王温為冀州刺史翟遼遣丁零故堤詐降於温為温帳下乙酉刺温殺之并其長史司馬驅帥守兵二百戶犇西燕遼西王農邀擊於襄國盡獲之惟堤走免

十五年秋八月劉牢之擊翟釗於鄄城釗走河北又敗翟遼於滑臺張願來降

十六年冬十月翟遼卒子釗代立改元定鼎攻燕鄴城燕遼西王農却之

十七年春二月壬寅燕主垂自魯口如河間渤海平原翟釗遣其將翟都侵館陶屯蘇康壘三月垂引兵南擊釗　燕主垂進逼蘇康壘夏四月翟都南走滑臺翟釗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永謀於羣臣尚書郎渤海鮑遵曰使兩寇相犇吾承其後此下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垂彊釗弱何弊之承不如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

從　六月燕主垂軍黎陽臨河欲濟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辛亥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為牛皮船百餘艘偽列兵仗泝流而上釗亟引兵趣西津垂潛遣中壘將軍桂林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于河南比明而營成釗聞之亟還攻鎮等營垂命鎮等堅壁勿戰釗兵往來疲竭攻營不能拔將引去鎮等引兵出戰驃騎將軍農自西津濟與鎮等夾擊大破之釗走還滑臺將妻子收遺衆北濟河登白鹿山憑險自守燕兵不得進農曰釗無糧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還留騎候之釗果下山還兵掩擊盡獲其衆釗單騎犇長子西燕主永以釗為車騎大將軍兖州牧封東郡王歲餘釗謀反永殺之初郝晷崔逞及清河崔宏新興長卓遼東夔騰陽平路纂皆仕於秦避秦亂來犇詔以為冀州諸郡各將部曲營於河南既而受翟氏官爵翟氏敗皆降於燕燕主垂各隨其材而用之釗所統七郡三萬餘戶皆按堵如故以章武王宙為兖豫二州刺史鎮滑臺徙徐州民七千餘戶于黎陽以彭城王脫為徐州刺史鎮黎陽脫垂之弟子也垂以崔蔭為宙司馬初陳留王紹為鎮南將軍太原王楷為征西將軍樂浪王温為征東將軍垂皆以蔭為之佐蔭才幹明敏彊正善規諫四王皆嚴憚之及至簡刑濃輕賦役流民歸之戶口滋息　秋七月以太原王楷為冀州牧右光禄大夫餘蔚為太僕射

拓跋興魏

魏元皇帝景元二年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因留為質　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始彊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悃氏分統部衆為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遂居匈奴故地詰汾卒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部衆浸盛諸部皆畏服之

晉武帝泰始三年遣鮮卑拓跋沙漠汗歸其國

咸寧元年夏六月鮮卑拓跋力微復遣其子沙漠汗入

貢將還幽州刺史衛瓘表請留之又密以金賂其諸部大人離間之

三年冬十二月衛瓘遣拓跋沙漠汗歸國自沙漠汗入質力微可汗諸子在側者多有寵及沙漠汗歸諸部大人共譖而殺之既而力微疾篤烏桓王庫賢親近用事受衛瓘賂欲擾動諸部乃礪斧於庭謂諸大人曰可汗恨汝曹讒殺太子欲盡收汝曹長子殺之諸大人懼皆散走力微以憂卒時年一百四子悉禄立其國遂衰初幽并二州皆與鮮卑接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多為邊患衛瓘密以計間之務桓降而力微死朝廷嘉瓘功封其弟為亭侯

太康七年鮮卑拓跋悉鹿卒弟綽立

惠帝元康三年夏六月拓跋綽卒弟子弗立

四年拓跋弗卒叔父禄官立

五年冬十二月拓跋禄官分其國為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使兄沙漠汗之子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猗㐌弟猗盧統之猗盧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破之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往依拓跋氏說猗㐌猗盧招納晉人猗㐌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衆

七年秋九月拓跋猗㐌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積五歲降附者三十餘國

永興元年秋七月東嬴公騰乞師於拓跋猗㐌以擊劉淵猗㐌與弟猗盧合兵擊淵於西河破之與騰盟于汾東而還

二年夏六月漢王淵攻東嬴公騰騰復乞師於拓跋猗㐌衛操勸猗㐌助之猗㐌帥輕騎數千救騰斬漢將綦毋豚詔假猗㐌大單于加操右將軍甲申猗㐌卒子普根代立

懷帝永嘉元年拓跋禄官卒弟猗盧揔攝三部

四年冬十月　劉琨之討劉虎白部也遣使卑辭厚禮說鮮卑拓跋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帥騎

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屠其營琨與猗盧結為兄弟表猗盧為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為代公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鴈門從琨求陘北之地琨不能制且欲倚之為援乃徙樓煩馬邑陰館繁畤崞五縣民於陘南以其地與猗盧由是猗盧益盛

五年劉琨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猗盧遣其子六脩將兵助琨戍新興事見石勒寇河朔

六年漢靳沖等攻劉琨於晉陽猗盧遣兵救琨擊走之劉粲等復攻晉陽拔之猗盧自將破粲等琨復入晉陽事並見西晉之亂

愍帝建興元年代公猗盧城盛樂以為北都治故平城為南都又作新平城於湋水之陽使右賢王六脩鎮之統領南部

三年春二月詔進拓跋猗盧爵為代王置官屬僉代常山二郡猗盧請并州從事鴈門莫含於劉琨琨遣之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為質而奉之者庶幾為朝廷雪大恥也若欲為忠臣柰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乎往事代王為之腹心乃一州之所賴也含遂行猗盧甚重之常與參大計猗盧用濾嚴國人犯濾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攜而行人問何之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

四年　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為嗣使長子

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有駿馬日行五百里猗盧奪之以與比延六脩來朝猗盧使拜比延六脩不從猗盧乃坐比延於其步輦使人導從出遊六脩望見以為猗盧伏謁路左至乃比延六脩慙怒而去猗盧召之不至大怒帥衆討之為六脩所敗猗盧微服逃民間有賤婦人識之遂為六脩所獲拓跋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赴攻六脩滅之普根代立國中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滅左將軍衛雄信義將軍箕澹久佐猗盧為衆所

附謀歸劉琨乃言於衆曰聞舊人忌新人悍戰欲盡殺之將柰何晉人及烏桓皆驚懼曰死生隨二將軍乃與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于琨琨大喜親詣平城撫納之琨兵由是復振夏四月普根卒其子始生普根母惟氏立之　十二月拓跋普根之子又卒國人立其從父鬱律

元帝大興元年夏六月劉虎自朔方侵拓跋鬱律西部秋七月鬱律擊虎大破之虎走出塞從弟路孤帥其部

落降于鬱律於是鬱律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士馬精彊雄於北方

四年拓跋猗㐌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彊恐不利於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其子賀傉大人死者數十人鬱律之子什翼犍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惟氏專制國政遣使聘後趙後趙人謂之女國使

明帝大寧二年代王賀傉始親國政以諸部多未服乃築城於東木根山徙居之

三年十二月代王賀傉卒弟紇那立

成帝咸和二年代王鬱律之子翳槐居於其舅賀蘭部紇那遣使求之賀蘭大人謁頭擁護不遣紇那與宇文部共擊謁頭不克

四年賀蘭部及諸大人共立拓跋翳槐為代王代王紇那奔宇文部翳槐遣其弟什翼犍質於趙以請和

咸康三年趙將李穆納拓跋翳槐于大甯其故部落多歸之

代王紇那奔燕國人復奉翳槐為代王翳槐城盛樂而居之

四年代王翳槐之弟什翼犍質於趙翳槐疾病命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梁蓋等以新有大故什翼犍在遠來未可必比其至恐有變亂謀更立君而翳槐次弟屈剛猛多詐不如屈弟孤仁厚乃相與殺屈而立孤孤不可自詣鄴迎什翼犍請身留為質趙王虎義而俱遣之十一月什翼犍即代王位於繁畤北改元曰建國分國之半以與孤初代王猗盧既卒國多內難部落離散

拓跋氏寖衰及什翼犍立雄勇有智略能脩祖業國人附之始置百官分掌衆務以代人燕鳳為長史許謙為郎中令始制反逆殺人姦盜之灋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繫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於是東自濊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衆數十萬人

五年五月代王什翼犍會諸大人於參合陂議都灅源川其母王氏曰吾自先世以來以遷徙為業今國家多難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無所避之乃止代人謂它國之民來附者皆為烏桓什翼犍分之為二部各置大人以監之弟孤監其北子寔君監其南什翼犍求昏於燕燕王皝以其妹妻之

六年春三月代王什翼犍始都雲中之盛樂宮

七年秋九月代王什翼犍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

代王妃慕容氏卒　冬十月匈奴劉虎寇代西部代王什翼犍遣軍逆擊大破之虎卒子務桓立遣使求和於代什翼犍以女妻之務桓又朝貢於趙趙以務桓為平

北將軍左賢王

康帝建元元年　代王什翼犍復求婚於燕燕王皝使納馬千匹為禮什翼犍不與又倨慢無子壻禮八月皝遣世子儁帥前軍帥評等擊代什翼犍帥衆避去燕人無所見而還

二年春正月代王什翼犍遣其大人長孫秩迎婦於燕

穆帝永和十二年春正月匈奴大人劉務桓卒弟閼頭立將貳於代二月代王什翼犍引兵西巡臨河閼頭懼請降

升平二年冬十二月匈奴劉閼頭部落多叛懼而東走乘冰渡河半渡而冰解後衆盡歸劉悉勿祈閼頭犇代悉勿祈務桓之子也

三年夏四月匈奴劉悉勿祈卒弟衛辰殺其子而代之

四年匈奴劉衛辰遣使降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之　夏四月雲中護軍賀雍遣司馬徐贇帥騎襲之大獲而還堅怒曰朕方以恩信懷夷狄而汝貪小利

以敗之何也黜雍以白衣領職遣使還其所獲慰撫之衛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　六月代王什翼犍妃慕容氏卒秋七月劉衛辰如代會葬因求婚什翼犍以女妻之

五年春正月劉衛辰掠秦邊民五十餘口為奴婢以獻於秦秦王堅責之使歸所掠衛辰由是叛秦專附於代哀帝興寧三年劉衛辰復叛代代王什翼犍東渡河擊走之

海西公太和元年代王什翼犍遣左長史燕鳳入貢于秦

二年冬十月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河冰未合什翼犍命以葦絙約流澌俄而冰合然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代兵乘之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與宗族西走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犇秦秦王堅送衛辰還朔方遣兵戍之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三月代將長孫斤謀弒代王什翼犍世子寔格之傷脇遂執斤殺之　夏五月代世子寔病傷而卒　代世子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之女有遺腹子秋七月甲戌生男代王什翼犍為之赦境內名曰涉圭

武帝寧康元年夏代王什翼犍使燕鳳入貢于秦

二年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南走

太元元年冬十月劉衛辰為代所逼求救於秦秦王堅以幽州刺史行唐公洛為北討大都督帥幽冀兵十萬擊代使并州刺史俱難鎮軍將軍鄧羌尚書趙遷李柔

前將軍朱肜前禁將軍張蚝右禁將軍郭慶帥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衛辰為鄉道

十一月代王什翼犍使白部獨孤部南禦秦兵皆不勝又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禦之庫仁者衛辰之族什翼犍之甥也與秦兵戰於石子嶺庫仁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帥諸部奔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鈔不得芻牧什翼犍復度漠南聞秦兵稍退十二月什翼犍還雲中初什翼犍分國之半以授弟孤孤

卒子斤失職怨望世子寔及弟翰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之子關婁壽鳩統根地干力真窟咄皆長繼嗣未定時秦兵尚在君子津諸子每夜執兵警衛斤因說什翼犍之庶長子寔君曰王將立慕容妃之子欲先殺汝故頃來諸子每夜戎服以兵遶廬帳伺便將發耳寔君信之遂殺諸弟并弒什翼犍是夜諸子婦及部人奔告秦軍秦李榮張蚝勒兵趨雲中部衆逃潰國中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訥野干之子也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初亡羣下叛散遺孫冲幼莫相統攝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埶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絶之德於代使其子子孫孫永為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民為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

自河以西屬衛辰各拜官爵使統其衆賀氏以珪歸獨孤部與南部大人長孫嵩元佗等皆依庫仁行唐公洛以什翼犍子窟咄年長遷之長安劉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秦王堅賞其功加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劉衛辰恥在庫仁之下怒殺秦五原太守而叛庫仁擊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又西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久之堅以衛辰為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志代來城

九年冬十月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輿虔之子常攻殺劉庫仁庫仁弟頭眷代領庫仁部衆十年秋八月鮮卑劉頭眷擊破賀蘭部於善無又破柔然於意親山頭眷子羅辰言於頭眷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然心腹之疾願早圖之頭眷曰誰也羅辰曰從兄顯忍人也必將為亂頭眷不聽顯庫仁之子也頃之顯

果殺頭眷自立又將殺拓跋珪顯弟亢渥妻珪之姑也以告珪母賀氏顯謀主梁六眷代王什翼犍之甥也亦使其部人穆崇奚牧密告珪且以其愛妻駿馬付崇曰事泄當以此自明賀氏夜飲顯酒令醉使珪陰與舊臣長孫犍元他羅結輕騎亡去向晨賀氏故驚厩中羣馬使顯起視之賀氏哭曰吾子適在此今皆不見汝等誰殺之邪顯以故不急追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訥驚喜曰復國之後當念老臣珪笑曰誠如舅言不敢忘

也顯疑梁六眷泄其謀將囚之穆崇宣言曰六眷不顧恩義助顯為逆我掠得其妻馬足以解忿顯乃捨之賀氏從弟外朝大人賀悅舉所部以奉珪顯怒將殺賀氏賀氏奔亢渥家匿神車中三日亢渥舉家為之請乃得免　南部大人長孫嵩帥所部七百餘家叛顯將奔太原時拓跋寔君之子渥亦聚衆自立嵩欲歸之烏渥謂嵩曰逆父之子不足從也不如歸珪嵩從之久之劉顯所部有亂故中部大人庾和辰奉賀氏奔珪賀訥弟染干以珪得衆心忌之使其黨侯引七突殺珪代人尉古真知之以告珪侯引七突不敢發染干疑古真泄其謀執而訊之以兩車軸夾其頭傷一目不伏乃免之染干遂舉兵圍珪賀氏出謂染干曰汝等欲於何置我而殺吾子乎染干慙而去　冬十二月拓跋珪從曾祖紇羅與其弟建及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為主

十一年春正月戊申拓跋珪大會於牛川即代王位改元登國以長孫嵩為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為北部大人分治其衆以上谷張袞為左長史許謙為右司馬廣寧王建代人和跋叔孫建庾岳等為外朝大人奚牧為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參軍國謀議長孫道生賀毗等侍從左右出納教命王建娶代王什翼犍之女岳和辰之弟道生嵩之從子也　二月代王珪徙居定襄之盛樂務農息民國人悅之　三月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其族人奴真帥所部降於代奴真有兄犍先居賀蘭部奴真言於代王珪請召犍而以所部讓之珪許之犍既領部

遣弟去斤遺賀訥金馬賀染干謂去斤曰我待汝兄弟厚汝今領部宜來從我去斤許之奴真怒曰我祖父以來世為代忠臣故我以部讓汝等欲為義也今汝等無狀乃謀叛國義於何在遂殺犍及去斤染干聞之引兵攻奴真奴真奔代珪遣使責染干染干乃止　夏四月代王珪初改稱魏王　魏王珪東如陵石護佛侯部帥侯辰乙佛部帥代題皆叛走諸將請追之珪曰侯辰等累世服役有罪且當忍之方今國家草創人情未壹愚者固宜前却不足追也　秋七月己酉魏王珪還盛樂代題復以部落來降十餘日又奔劉顯珪使其孫倍斤代領其衆劉顯弟肺泥帥衆降魏　初秦滅代遷代王什翼犍少子窟咄于長安從慕容永東徙永以窟咄為新興太守劉顯遣其弟亢涯迎窟咄以兵隨之逼魏南境諸部騷動魏王珪左右于桓等與部人謀執珪以應窟咄幢將代人莫題等亦潛與窟咄交通桓舅穆崇告之珪誅桓等五人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珪懼內難北

踰陰山復依賀蘭部遣外朝大人遼東安同求救於燕燕主垂遣趙王麟救之　冬十月燕趙王麟軍未至魏拓跋窟咄稍前逼魏王珪賀染干侵魏北部以應之魏衆驚擾北部大人叔孫普洛亡奔劉衛辰麟聞之遽遣安同等歸魏人知燕軍在近衆心少安窟咄進屯高柳珪引兵與麟會擊之窟咄大敗奔劉衛辰衛辰殺之乃悉收其衆以代人庫狄干為北部大人麟引兵還中山劉衛辰居朔方士馬甚盛後秦主萇以衛辰為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西燕主永以衛辰為大將軍朔州牧　十二月燕主垂以魏王珪為西單于封上谷王珪不受

十二年　劉顯地廣兵彊雄於北方會其兄弟乘爭魏長史張衮言於魏王珪曰顯志在并吞今不乘其內潰而取之必為後患然吾不能獨克請與燕共攻之珪從之復遣安同乞師於燕　秋七月劉衛辰獻馬於燕劉顯掠之燕主垂怒遣太原王楷將兵助趙王麟擊顯大破

之顯犇馬邑西山魏王珪引兵會麟擊顯於彌澤又破之顯犇西燕麟悉收其部衆獲馬牛羊以千萬數

十三年魏王珪破庫莫奚於弱落水南秋七月庫莫奚復襲魏營珪又破之庫莫奚者本屬宇文部與契丹同類而異種其先皆為燕王皝所破徙居松漠之間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魏王珪襲高車破之　二月癸巳魏王珪擊吐突隣部於女水大破之盡徙其部落而還

十五年夏四月丙寅魏王珪會燕趙王麟於意辛山擊賀蘭紇突隣紇奚三部破之紇突隣紇奚皆降於魏

秋七月劉衛辰遣子直力鞮攻賀蘭部賀訥困急請降於魏丙子魏王珪引兵救之直力鞮退珪徙訥部落處之東境

十六年冬十月劉衛辰遣子直力鞮帥衆八九萬攻魏南部十一月己卯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壬午大破直力鞮於鐵岐山南直力鞮單騎走乘勝追之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濟河徑入衛辰國衛辰部落駭亂辛卯

珪直抵其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出走壬辰分遣諸將輕騎追之將軍伊謂禽直力鞮於木根山衛辰為其部下所殺十二月珪軍于鹽池誅衛仁宗黨五千餘人皆投尸于河自河以南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亡犇薛干部珪使人求之薛干部帥太悉伏出勃勃以示使者曰勃勃國破家亡以窮歸我我寧與之俱亡何忍執以與魏乃送勃勃於沒奕干沒奕干以女妻之

十八年秋七月魏王珪以薛干太悉伏不送劉勃勃八月襲其城屠之太悉伏犇秦

二十一年秋七月魏羣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改元皇始

安帝隆安二年夏六月丙子魏王珪命羣臣議國號皆曰周秦以前皆自諸侯升為天子因以其國為天下號漢氏以來皆無尺土之資我國家百世相承開基代北遂撫有方夏今宜以代為號黃門侍郎崔宏曰昔商人

不常厥居故兩稱殷商代雖舊邦其命維新登國之初已更曰魏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也宜稱魏如故珪從之　秋七月魏王珪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及臘　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　冬十一月辛亥魏王珪命尚書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清河董謐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鼂崇考天象吏部尚書崔

宏揔而裁之以為永式淵羌之孫也　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為皇帝謚六世祖力微曰神元皇帝廟號始祖祖什翼犍曰昭成皇帝廟號高祖父寔曰獻明皇帝魏之舊俗孟夏祀天及東廟季夏帥衆却霜於陰山孟秋祀天於西郊至是始依倣古制定郊廟朝饗禮樂然惟孟夏祀天親行其餘多有司攝事又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皆為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

魏伐後燕

晉武帝太元十三年魏王珪密有圖燕之志遣太原公儀奉使至中山燕主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並事晉室世為兄弟臣今奉使於理未失垂曰吾今威加四海豈得以昔日為比儀曰燕若不脩德

禮欲以兵威自彊此乃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於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也燕主既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儀珪母弟翰之子也

十六年春正月賀染干謀殺其兄訥訥知之舉兵相攻魏王珪告于燕請為鄉導以討之二月甲戌燕主垂遣趙王麟將兵擊訥　夏六月甲辰燕趙王麟破賀訥於赤城禽之降其部落數萬燕主垂命麟歸訥部落徙染

干於中山麟歸言於垂曰臣觀拓跋珪舉動終為國患不若攝之還朝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　秋七月魏王珪遣其弟觚獻見於燕燕主垂哀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馬魏王珪弗與遂與燕絶使長史張衮求好於西燕觚逃歸燕太子寶追獲之垂待之如初

二十年　魏王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部夏五月甲戌燕主垂遣太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帥衆八萬向五原伐魏范陽王德陳留王紹別將步騎萬六千為後繼散騎

常侍高湖諫曰魏與燕世為婚姻彼有内難燕實存之其施德厚矣結好久矣間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曲在於我柰何遽興兵擊之拓跋涉珪沈勇有謀幼歷艱難兵精馬彊未易輕也皇太子寶於春秋志果氣鋭今委之專征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毁重願陛下深圖之言頗激切垂怒免湖官湖泰之子也　秋七月魏張衮聞燕軍將至言於魏王珪曰燕狃於滑臺長子之捷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産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稼田百餘萬斛置黑城進軍臨河造船為濟具珪遣右司馬許謙乞師於秦　八月魏王珪治兵河南九月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暴風起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

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陳留公虔將五萬騎屯河東東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略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遵壽鳩之子也秦王興遣楊佛嵩將兵救魏燕術士靳安言於太子寶曰天時不利燕必大敗速去可免寶不聽安退告人曰吾輩皆當棄尸草野不得歸矣燕魏相持積旬趙王麟將慕輿嵩等以垂為實死謀作亂奉麟為主事泄嵩等皆死寶麟等内自疑冬十月辛未燒船夜遁時河氷未結寶以魏兵必

不能渡不設斥候十一月己卯暴風冰合魏王珪引兵濟河留輜重選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燕軍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堤自軍後來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兵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應曇猛固請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盛足以横行沙漠索虜何敢遠來而曇猛妄言驚衆當斬以徇曇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止由恃衆輕敵不信天道故也司徒德勸寶從曇猛言寶乃遣麟帥騎三萬居軍後以備非常麟以曇猛為妄縱騎遊獵不肯設備寶遣騎還詗魏兵騎行十餘里即解鞍寢魏軍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魏王珪夜部分諸將掩覆燕軍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丙戌日出魏軍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將東引顧見之士卒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萬數略陽公遵以兵邀擊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擒其遺

逝去者不過數千人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殺燕右僕射陳留悼王紹生擒魯陽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等文武將吏數千人兵甲糧貨以鉅萬計道成垂之弟子也魏王珪擇燕臣之有才用者代郡太守廣川賈閏閏從弟驃騎長史昌黎太守彝太史郎遼東晁崇等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還以招懷中州之人中部大人王建曰燕衆彊盛今傾國而來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殺之則其國空虛取之為易且獲冦而縱之無乃不可乎乃盡阬之十二月珪還雲中之盛樂燕太子寶聞於參合之敗請更擊魏司徒德言於燕主垂曰虜以參合之捷有輕太子之心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將為後患垂乃以清河公會錄留臺事領幽州刺史代高陽王隆鎮龍城以陽城王蘭汗為北中郎將代長樂公盛鎮薊命隆盛悉引其精兵還中山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二十一年春正月燕高陽王隆引龍城之甲入中山軍

容精整燕人之氣稍振　三月庚子燕主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虔帥部落三萬餘家鎮平城垂至獵嶺以遼西王農高陽王隆為前鋒以襲之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强龍城兵勇鋭爭先虔素不設備閏月己卯燕軍至平城虔乃覺之帥麾下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聞虔死皆有貳心珪不知所適垂之過參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為之設祭

軍士皆慟哭聲震山谷垂慚憤嘔血由是發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太子寶等聞之皆引還燕軍叛者奔告於魏云垂已死輿尸在軍魏王珪欲追之聞平城已没乃引還陰山垂在平城積十日疾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夏四月癸未卒於上谷之沮陽祕不發喪丙申至中山戊戌發喪謚曰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壬寅太子寶即位大赦改元永康五月辛亥以范陽王德為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遼西王農為都督并雍益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并州牧鎮晉陽又以安定王庫傉官偉為太師夫餘王蔚為太傅甲寅以趙王麟領尚書左僕射高陽王隆領右僕射長樂公盛為司隸校尉宜都王鳳為冀州刺史初燕主垂先段后生子令寶後段后生子朗鑒愛諸姬子麟農隆柔熙寶初為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後段后嘗言於垂曰太子遭承平之世足為守成之主今國步艱難恐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二王陛下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姦詐彊愎異日必為國家之患宜早圖之寶善事垂左右左右多譽之故垂以為賢謂段氏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陽王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為社稷言之主上乃以吾為驪姬何其苦哉觀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及麟聞而恨之乙丑寶使麟謂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宗段氏怒曰汝兄弟不難

逼殺其母況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段后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為然中書令眭邃颺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理漢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得配饗太廟況先后曖昧之言虛實未可知乎乃成喪　夏六月癸酉魏王珪遣將軍王建等擊燕廣寧太守劉亢泥斬之徙其部落於平城燕上谷太守開封公詳棄郡走詳虓之曾孫也燕主寶定士族舊籍分辨清濁校閱戶口罷軍營封蔭之

戶悉屬郡縣由是士民嗟怨始有離心　上谷張恂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燕遼西王農悉將部曲數萬口之并州并州素乏儲備是歲旱霜民不得供其食又遣諸部護軍分監諸胡由是民夷俱怨潛名魏軍八月己亥魏王珪大舉伐燕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旌旗二千餘里鼓行而進左將軍鴈門李栗將五萬騎為前驅別遣將軍封真等從東道出軍都襲燕幽州　燕征北大將軍幽平二州牧清河公會母賤而年長雄俊有器藝燕主垂愛之寶之伐魏也垂命會攝東宮事總錄禮遇一如太子及垂伐魏命會鎮龍城委以東北之任國官府佐皆選一時才望垂疾篤遺言命寶以會為嗣而寶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長樂公盛與會同年耻為之下乃與趙王麟共勸寶立策寶從之乙亥立妃段氏為皇后策為皇太子會盛皆進爵為王策年十一素惷弱會聞之心愠懟九月章武王宙奉燕主垂及成哀段后之喪葬于龍城宣平陵寶詔宙悉徙高陽王隆參佐部曲家屬還中山會違詔多留部曲不遣宙年長屬尊會每事陵侮之見者皆知其有異志　戊午魏軍至陽曲秉西山臨晉陽遣騎環城大譟而去燕遼西王農出戰大敗犇還晉陽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農將妻子帥數千騎東走魏中領將軍長孫肥追之及於潞川獲農妻子燕軍盡沒農被創獨與三騎逃歸中山魏王珪遂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為之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存慰

使人人盡言少有才用咸加擢叙己未遣輔國將軍奚牧略地汾川獲燕丹楊王賈得及離石護軍高秀和以中書侍郎張恂等為諸郡太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於東堂中山尹苻謨曰今魏軍衆彊千里遠闘乘勝氣鋭若縱之使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中書令眭邃曰魏多騎兵往來剽速馬上齎粮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兵數十萬天下之勍敵也民雖築堡不足以自固是聚兵及粮以資之也且動揺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趙王麟曰魏今乘勝氣鋭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獘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備命遼西王農出屯安喜軍事動靜悉以委麟

冬十月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代人于栗磾寧朔將軍公孫蘭帥步騎二萬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己酉珪自井陘趨中山李先降魏珪以為征東左長史　魏王珪進攻常山拔之獲太守荀延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於魏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為燕守十一月珪命東平公儀將二萬騎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栗攻信都戊午珪進軍中山己未攻之燕高陽王隆守南郭帥衆力戰自旦至晡殺傷數千人魏兵乃退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實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粮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丁卯珪引兵而南章武王宙自龍城還聞有魏冠馳入薊與鎮北將軍陽城王蘭乘城固守蘭垂之從弟也魏別將石河頭攻之不克退屯漁陽珪軍于魯口博陵太守申永犇河南高陽太守崔宏犇海渚珪素聞宏名遣吏追求獲之以為黄門侍郎與給事黄門侍郎張袞對掌機要創立制度博陵令屈遵降魏珪以為中書令出納號令兼揔文誥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擊魏軍於鄴下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諄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

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也彼衆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一也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也今魏無宿粮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青詳之兄也十二月魏遼西公賀賴盧帥騎二萬會東平公儀攻鄴賴盧訥之弟也魏別部大人没根有膽勇魏王珪惡之没根懼誅已丑將親兵數十人降燕燕主寶以為鎮東大將軍封鴈門公没根求還襲魏寶難與重兵給百餘騎没根效其號令夜入魏營至中仗珪乃覺之狼狽驚走没根以所從人少不能壞其大衆多獲首虜而還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燕范陽王德求救於秦秦兵不出鄴中恟懼賀賴盧自以魏王珪之舅不受東平公儀節度由是與儀有隙儀司馬丁建陰與德通從而構間之射書入城中言其狀甲辰風霾晝晦賴盧營有火建言於儀曰賴盧燒營為變矣儀以為然引兵退賴盧聞之亦退建帥其衆詣德降且言儀師老可擊德遣桂陽

王鎮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擊魏軍大破之燕主寶使左衛將軍慕輿騰攻博陵殺魏所置守宰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死庚申魏王珪自攻信都壬戌夜燕宜都王鳳踰城犇中山癸亥信都降魏　燕主寶聞魏王珪攻信都出屯深澤遣趙王麟攻楊城殺守兵三百寶悉出珍寶及宮人募郡縣羣盜以擊魏二月己巳朔珪還屯楊城没根兄子醜提為并州監軍聞其叔父降燕懼誅帥所部兵還國作亂珪欲北還遣其國相涉延求和於燕且請以其弟為質寶聞魏有内難不許使冗從僕射蘭真責珪負恩悉發其衆步卒二十萬騎三萬七千屯於曲陽之栢肆營於滹沱水北以邀之丁丑魏軍至營於水南寶潛師夜濟募勇敢萬餘人襲魏營寶陳於營北以為之援募兵因風縱火急擊魏軍魏軍大亂珪驚起棄營跣走燕將軍乞特真帥百餘人至其帳下得珪衣韡既而募兵無故自驚互相斫射珪於營外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

集多布火炬於營外縱騎衝之募兵大敗還赴寶陳寶引兵復渡水北戊寅魏整衆而至與燕相持燕軍奪氣寶引還中山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大軍帥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寶恐為魏軍所及命士卒皆棄袍仗兵器數十萬寸刃不返燕之朝臣將卒降魏及為魏所係虜者甚衆先是張袞常為魏王珪言燕祕書監崔逞之材珪得之甚喜以逞為尚書使錄三十六曹任以政事　己卯夜燕尚書郎慕輿皓謀弒燕主寶立趙王麟不克斬關出奔魏麟由是不自安

初燕清河王會聞魏軍東下表求赴難燕主寶許之會初無去意使征南將軍庫傉官偉建威將軍餘崇將兵五千為前鋒崇嵩之子也偉等頓盧龍近百日無食噉馬牛且盡會不發寶怒累詔切責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為名復留月餘時道路不通偉欲使輕軍前行通道偵魏彊弱共張聲埶諸將皆畏避不欲行餘崇奮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死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偉喜簡給步騎數百人崇進至漁陽遇魏千餘騎崇謂其衆曰彼衆我寡不擊則不得免乃鼓譟直進崇手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斬首獲生具言敵中闊狹衆心稍振會乃上道徐進是月始達薊城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征北大將軍隆言於寶曰涉珪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凶埶沮屈士馬死傷大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解正是可破之時也加之舉城思奮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其持重不決將卒氣喪日益困逼事久變生後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寶然之而衛大將軍麟每沮其議隆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寶使人請於魏王珪欲還其弟觚割常山以西皆與魏以求和珪許之既而寶悔之已酉珪如盧奴辛亥復圍中山燕將士數千人俱自請於寶曰今坐守窮城終於困斃臣等願得一出樂戰而陛下每抑之此為坐自摧敗也且受圍歷時無他奇變徒

望積久寇賊自退今內外之勢強弱懸絕彼必不自退明矣宜從衆一決寶許之隆退而勒兵召諸參佐謂之曰皇威不振寇賊內侮臣子同恥義不顧生今幸而破賊吉還固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節獲展卿等有北見吾母者為吾道此情也乃被甲上馬詣門候命麟復固止寶衆大怨恨隆涕泣而還是夜麟以兵刼左衛將軍北地王精使帥禁兵弒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衆於是城中人情震駭寶不知麟所之

以清河王會軍在近恐麟奪會軍先據龍城乃召隆及驃騎大將軍農謀去中山走保龍城隆曰先帝櫛風沐雨以成中興之業崩未朞年而天下大壞豈得不謂之孤負邪今外寇方盛而內難復起骨肉乖離百姓疑懼誠不可以拒敵北遷舊都亦事之宜然龍川地狹民貧若以中國之意取足其中復朝夕望有大功此必不可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而趙魏之間厭苦寇暴民思燕德庶幾返旆克復故業如其未能則憑險自固猶足以優遊養銳耳寶曰卿言盡理朕一從卿意耳遼東高撫善卜筮素為隆所信厚私謂隆曰殿下北行終不能達太妃亦不可得見若使主上獨往殿下潛留於此必有大功隆曰國有大難主上蒙塵且老母在北吾得北首而死猶無所恨卿是何言也乃遍召僚佐問其去留唯司馬魯恭參軍成岌願從餘皆欲留隆並聽之農部將谷會歸說農曰城中之人皆涉珪參合所殺者父兄子弟泣血踊躍欲與魏戰而為衛軍

所抑今聞主上當北遷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與魏戰死無所恨大王幸而留此以副衆望擊退魏軍撫寧畿甸奉迎大駕亦不失為忠臣也農欲殺歸而惜其材力謂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就死壬子夜寶與太子策遼西王農高陽王隆長樂王盛等萬餘騎出赴會軍河間王熙勃海王朗博陵王鑒皆幼不能出城隆還入迎之自為輟乘俱得免燕將王沈等降魏樂浪王惠中書侍郎韓範員外郎段宏太史令劉起等帥工

伎三百奔鄴中山城中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魏王珪欲夜入城冠軍將軍王建志在虜掠乃言恐士卒盜府庫物請俟明旦珪乃止燕開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為主閉門拒守珪盡衆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諭之曰慕容寶已棄汝走汝曹百姓空自取死欲誰為乎皆曰羣小無知恐復如參合之衆故苟延旬月之命耳珪顧王建而唾其面使中領將軍長孫肥左將軍李柬將三千騎追寶至范陽不及破其新城戍而

還　燕主寶出中山與趙王麟遇于阬城麟不意寶至驚駭帥其衆奔蒲陰復出屯望都士人頗供給之慕容詳遣兵掩擊之獲其妻子麟脫走入山甲寅寶至薊殿中親近散亡略盡惟高陽王隆所領數百騎為宿衛清河王會帥騎卒二萬迎于薊南寶怪會容止怏怏有懼色密告隆及遼西王農農隆俱曰會年少專任方面習驕所致豈有它也臣等當以禮責之寶雖從之然猶詔解會兵以屬隆隆固辭乃減會兵分給農隆又遣西河公庫僑官驥帥兵三千助守中山丙辰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趣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之戊午及寶於夏謙澤寶不欲戰清河王會曰臣撫教士卒惟敵是求今大駕蒙塵人思效命而虜敢自送衆心怨憤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今我皆得之何患不克若其捨去賊必乘人或生餘變寶乃從之會整陳與魏兵戰農隆等將南來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斬首數千級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謂故吏留臺治書陽璆曰

中山城中積兵數萬不得展吾意今日之捷令人遺恨因慷慨流涕會既敗魏兵矜狠滋甚隆屢訓責之會益怨恚會以農隆皆嘗鎮龍城屬尊位重名望素出已右恐至龍城權政不復在已又知終無為嗣之望乃謀作亂幽平之兵皆懷會恩不樂屬二王請於寶曰清河王勇略高世臣等與之誓同生死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留薊宮臣等從王南解京師之圍還迎大駕寶左右皆惡會言於寶曰清河王不得為太子神色甚不平且其

才武過人善收人心陛下若從衆請臣恐解圍之後必有衛輒之事寶乃謂衆曰道通年少才不及二王豈可當專征之任且朕方自統六師仗會以為羽翼何可離左右也衆不悅而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聞之告會曰大王所恃者父父已異圖所仗者兵兵已去手欲於何所自容乎不如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將相之任以匡復社稷此上策也會猶豫未許寶謂農隆曰觀道通志趣必反無疑宜早除之農隆曰今

寇敵內侮中土紛紜社稷之危有如累卵會鎮撫舊都遠赴國難其威名之重足以震動四鄰逆狀未彰而遽殺之豈徒傷父子之恩亦恐大損威望寶曰會逆志已成卿等慈恕不忍早殺恐一旦為變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至時勿悔自負也會聞之益懼夏四月癸酉寶宿廣都黃榆谷會遣其黨仇尼歸吳提染干帥壯士二十餘人分道襲農隆殺隆於帳下農被重創執仇尼歸逃入山中會以仇尼歸被執事終顯發乃夜詣寶曰農隆謀逆臣已除之寶欲討會陽為好言以安之曰吾素疑二王久矣除之甚善甲戌旦會立仗嚴備乃引道會欲棄隆喪餘崇涕泣固請乃聽載隨軍農出自歸寶呵之曰何以自負邪命執之行十餘里寶顧召羣臣食且議農罪會就坐寶目衛軍將軍慕輿騰使斬會傷其首不能殺會走赴其軍勒兵攻寶寶帥數百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乙亥會遣仇尼歸攻龍城寶夜遣兵襲擊破之會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

為太子寶不許會盡收乘輿器服以後宮分給將帥署置百官自稱皇太子錄尚書事引兵向龍城以討慕輿騰為名丙子頓兵城下寶臨西門會乘馬遥與寶語寶責讓之會命軍士向寶大譟以耀威城中將士皆憤怒向暮出戰大破之會兵死傷大半走還營侍御郎高雲夜帥敢死士百餘人襲會軍會衆皆潰會將十餘騎奔中山開封公詳殺之寶殺會母及其三子丁丑寶大赦凡與會同謀者皆除罪復舊職論功行賞拜將軍封侯

者數百人　魏王珪以軍食不給命東平公儀去鄴徙屯鉅鹿積粗楊城慕容詳出步卒六千人伺間襲魏諸屯珪擊破之斬首五千生擒七百人皆縱之　五月燕庫傉官驥入中山與開封公詳相攻詳殺驥盡滅庫傉官氏又殺中山尹苻謨夷其族中山城無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結盟人自為戰甲辰魏王珪罷中山之圍就穀河間督諸郡義粗甲寅以東平公儀為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兗豫雍荊徐揚六州牧左丞相封衛王慕容詳自謂能却魏兵威德已振乃即皇帝位改元建始置百官以新平公可足渾潭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殺拓跋觚以固衆心鄴中官屬勸范陽王德稱尊號會有自龍城來者知燕主寶猶存乃止　秋七月慕容詳殺可足渾潭詳嗜酒奢淫不恤士民刑殺無度所誅王公以下五百餘人羣下離心城中饑窘詳不聽民出采稆死者相枕舉城皆謀迎趙王麟詳遣輔國將軍張驤帥五千餘人督租於常山麟自丁零入驤軍潛襲

中山城門不閉執詳斬之麟遂稱尊號聽人四出采稆人既飽求與魏戰麟不從稍復窮餒魏王珪軍魯口遣長孫肥帥騎七千襲中山入其郛麟追至泒水為魏所敗而還八月丙寅朔魏王珪徙軍常山之九門軍中大疫人畜多死將士皆思歸珪問疫於諸將對曰在者纔什四五珪曰此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為國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無民羣臣乃不敢言遣撫軍大將軍略陽公遵襲中山入其郛而還　中山饑甚慕容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九月甲子晦魏王珪進軍攻之太史令鼂崇曰不吉昔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兵家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冬十月丙寅麟退阻泒水甲戌珪與麟戰於義臺大破之斬首九千餘級麟與數十騎馳取妻子入西山遂奔鄴甲申魏克中山燕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餘人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拓跋涉珪衰弱司徒德完守鄴城會德表至勸燕主寶南還十二月寶遣將軍

啟崙視形勢乙亥慕容麟至鄴說范陽王德曰魏既克中山將乘勝攻鄴鄴中雖有蓄積然城大難固且人心惶懼不可守也不如南趣滑臺時魯陽王和鎮滑臺亦遣使迎德

二年春正月范陽王德自鄴徙滑臺魏衛王儀入鄴追德至河弗及趙王麟上尊號於德德稱燕王以統府行帝制置百官以趙王麟為司空領尚書令　燕啟崙還至龍城言中山已陷燕主寶命罷兵遼西王農言於寶

曰今遷都尚新未可南征宜因成師襲庫莫奚取其牛馬以充軍資更審虛實俟明年而議之寶從之己未北行庚申渡浣洛水會南燕王德遣侍郎李延詣寶言涉珪西上中國空虛延追寶及之寶大喜即日引還　燕主寶還龍城宮詔諸軍就頓不聽罷散文武將士皆以家屬隨駕遼西王農長樂王盛切諫以為兵疲力弱魏新得志未可與敵宜且養兵觀釁寶將從之撫軍將軍慕輿騰曰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今師衆已集宜獨決聖心乘機進取不宜廣采異同以沮大計寶乃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二月乙亥寶出就頓留盛統後事己卯衆軍發龍城慕輿騰為前軍司空農為中軍寶為後軍相去各一頓連營百里壬午寶至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等因衆心之憚征役遂作亂速骨等皆高陽王隆舊隊共逼立隆子高陽王崇為王殺樂浪威王宙中年烈公段詛及宗室諸王河間王熙素與崇善崇擁佑之故獨得免燕主寶帥千餘騎奔司空農營農將出迎

左右抱其腰止之曰宜小清澄不可便出農引刀將斫之遂出見寶又馳信追慕輿騰癸未寶農引兵還趣大營討速骨等農營兵亦厭征役皆棄仗走騰營亦潰寶農奔還龍城長樂王盛聞亂引兵出迎寶農僅而得免

燕尚書頓丘王蘭汗陰與段速骨等通謀引兵營龍城之東城中留守兵至少長樂王盛徙內近城之民得丁夫萬餘乘城以禦之速骨等同謀纔百餘人餘皆為所驅脅莫有鬬志三月甲午速骨等將攻城遼西桓烈

王農恐不能守且為蘭汗所誘夜潛出赴之冀以自全明旦速骨等攻城城上拒戰甚力速骨之衆死者以百數速骨乃將農循城農素有忠節威名城中之衆恃以為彊忽見在城下無不驚愕喪氣遂皆逃潰速骨入城縱兵殺掠死者狼籍寶盛與慕輿騰餘崇張真李旱趙恩等輕騎南走速骨幽農於殿內長上阿交羅速骨之謀主也以高陽王崇幼弱更欲立農崇親信驟讓出力健等聞之丁酉殺羅及農速骨即為之誅讓等農故吏

左衛將軍宇文拔亡奔遼西庚子蘭汗襲擊速骨并其黨盡殺之廢崇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寶及於薊城寶欲還長樂王盛等皆曰汗之忠詐未可知今單騎赴之萬一汗有異志悔之無及不如南就范陽王合衆以取冀州若其不捷收南方之衆徐歸龍都亦未晚也寶從之　夏四月燕主寶過鄴鄴人請留寶不許南至黎陽伏於河西遣中黃門令趙思告北地王鍾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即時南征至乙連會長上作亂失據來此王丞白丞相奉迎鍾德之從弟也首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以狀白南燕主德德謂羣下曰卿等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播越民神乏主故權順羣議以繫衆心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法駕奉迎謝罪行闕何如黃門侍郎張華曰今天下大亂非雄才無以寧濟羣生嗣帝闇懦不能紹隆先統陛下若遵匹夫之節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身首不保況社稷其得血食乎慕輿護曰嗣帝不達時宜委棄國都自取敗亡不堪多難亦已明矣昔蒯聵出奔衛輒不納春秋是之以子拒父猶可況以父拒子乎今趙思之言未明虛實臣請為陛下馳往詗之德流涕遣之護帥壯士數百人隨思而北聲言迎衛其實圖之寶既遣思詣鍾於後得樵者言德已稱制懼而北走護至無所見執思以還德以思練習典故欲留而用之思曰犬馬猶知戀主思雖刑臣乞還就上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東遷晉鄭是依殿下親則叔父位為上公不能帥先羣后以匡

帝室而幸本根之傾為趙王倫之事思雖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猶慕龔君勝不偷生於莽世也德斬之寶遣扶餘忠公慕輿騰與長樂王盛收兵冀州盛以騰素暴橫為民所怨乃殺之行至鉅鹿長樂說諸豪傑皆願起兵奉寶寶以蘭汗祀燕宗廟所為似順意欲還龍城不肯留冀州乃北行至建安抵民張曹家曹素武健請為寶合衆盛亦勸寶宜且駐留察汗情狀寶乃遣冗從僕射李旱先往見汗寶留頓石城會汗遣左將軍蘇超奉迎陳汗忠款寶以汗燕主垂之舅盛之妃父也謂必無它不待旱返遂行盛流涕固諫寶不聽留盛在後盛與將軍張真下道避匿丁亥寶至索莫汗陘去龍城四十里城中皆喜汗惶怖欲自出請罪兄弟共諫止之汗乃遣弟加難帥五百騎出迎又遣兄提閉門止仗禁人出入城中皆知其將為變而無如之何加難見寶於陘北拜謁已從寶俱進頴陰烈公餘崇密言於寶曰觀加難形色禍變甚逼宜留三思奈何徑前寶不從行數里加

難先執崇崇大呼罵曰汝家幸緣肺腑蒙國寵榮覆宗不足以報今乃敢謀篡逆此天地所不容計旦暮即屠滅但恨我不得手膾汝曹耳加難殺之引寶入龍城外邸弑之汗謚寶曰靈帝殺獻哀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改元青龍以提為太尉加難為車騎將軍封河間王熙為遼東公如杞宋故事長樂王盛聞之馳欲赴哀張真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情志遂往見汗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泣涕請盛於汗盛妃復頓頭於諸兄弟汗惻然哀之乃舍盛於宮中以為侍中左光祿大夫親待如舊提加難屢請殺盛汗不從提驕狠荒淫事汗多無禮盛因而間之由是汗兄弟浸相嫌忌　燕太原王奇楷之子蘭汗之外孫也汗亦不殺以為征南將軍得入見長樂王盛盛潛使奇逃出起兵奇起兵於建安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之盛謂汗曰善駒小兒未能辦此豈非有假託其名欲為

內應者乎太尉素驕難信不宜委以大衆汗然之罷提兵更遣撫軍將軍仇尼慕將兵討奇於是龍城自夏不雨至于秋七月汗日詣燕諸廟及寶神座頓首禱請委罪於蘭提加難提難聞之怒且懼誅乙巳相與帥所部襲仇尼慕軍敗之汗大懼遣太子穆將兵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讎必與奇相表裏此乃腹心之病不可養也宜先除之汗欲殺盛先引見察盛妃妃知之密以告盛盛稱疾不出汗亦止之不殺李旱衛雙劉忠張豪張真輩皆盛所厚也而穆引以為腹心旱雙得出入至盛所潛與盛結謀丁未穆擊提加難等破之庚寅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如廁因踰入于東宮與旱等共殺穆時軍未解嚴皆聚在穆舍聞盛得出皆呼躍爭先攻汗斬之汗子魯公和陳公揚分屯令支白狼盛遣旱真襲誅之提加難亡匿捕得斬之於是內外帖然士女相慶宇文拔帥壯士數百來赴盛拜拔為大宗正辛亥告于太廟令曰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宗廟社稷幽而復

顯不獨孤以耿耿之身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因大赦改元建平盛謙不敢稱尊號以長樂王攝行統制諸王皆降稱公以東陽公根為尚書左僕射衛倫陽璆魯恭王騰為尚書悅真為侍中陽哲為中書監張通為中領軍自餘文武各復舊位改謚寶曰惠閔皇帝廟號烈宗羣臣固請上尊號盛不許　八月燕以河間公熙為侍中車騎大將軍中領軍司隸校尉城陽公元為衛將軍元寶之子也又以劉忠為左將軍張豪為後將軍並賜姓慕容氏　冬十月癸酉燕羣臣復上尊號丙子長樂王盛始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段氏曰皇太后太妃丁氏曰獻莊皇后

三年　初秦主登之弟廣帥衆三千依南燕王德德以為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王擊南燕北地王鍾破之是時滑臺孤弱土無十城衆不過一萬鍾既敗附德者多去德而附廣德乃留魯陽王和守滑臺自帥衆討廣斬之燕主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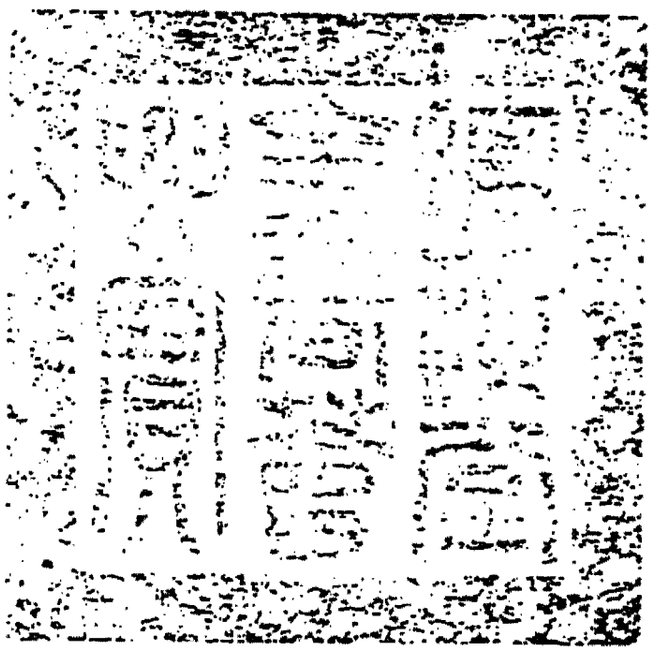
之至黎陽也魯陽王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故潛引晉軍至管城欲因德出戰而作亂既而德不出辯愈不自安及德討苻廣辯復勸和反和不從辯乃殺和以滑臺降魏魏行臺尚書和跋在鄴帥輕騎自鄴赴之既至辯悔復閉門拒守跋使尚書郎鄧暉說之辯乃開門內跋跋悉收德宮人府庫德遣兵擊跋跋逆擊破之又破德將桂陽王鎮俘獲千餘人陳頴之民多附於魏南燕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帥將士家屬二萬餘口出滑臺赴德德欲攻滑臺韓範曰嚮也魏為客吾為主人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可攻而據之北地王鍾等皆勸德攻滑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嘗一日安也彭城土廣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

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嶷所築地形阻峻足為帝王之都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辟閭渾昔為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竺朗素善占候德使牙門蘇撫問之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興邦之言也且今歲之初彗星起奎婁掃虛危彗者除舊布新之象奎婁為魯虛危為齊宜先取兖州巡撫琅琊至秋乃北徇齊地此天道也撫又密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還報德德乃引師而南兖州北鄙諸郡縣皆降之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無得虜掠百姓大悅牛酒屬路　秋七月南燕王德遣使說幽州刺史辟閭渾欲下之渾不從德遣北地王鍾帥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兖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德自琅邪引兵而北以南海王灋為兖州刺史鎮梁父進攻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走德以

潘聰為徐州刺史鎮莒城蘭汗之亂燕吏部尚書封孚南將辟閭渾渾表為勃海太守及德至孚出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為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北地王鍾傳檄青州諸郡諭以禍福辟閭渾徙八千餘家入守廣固遣司馬崔誕戍薄荀固平原太守張豁戍柳泉誕豁承檄皆降於德渾懼攜妻子犇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之及於莒城斬之渾子道秀自詣德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渾參軍張璀為渾作檄辭多不遜德執而讓之璀神色自若徐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生臣遭陛下而死比之古人竊為不幸耳德殺之遂定都廣固

年南燕王德即皇帝位于廣固大赦改元建平更名德欲使吏民易避追謚燕主暐曰幽皇帝以北地王鍾為司徒慕輿拔為司空封孚為左僕射慕輿護為右僕射立妃段氏為皇后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六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馬嗣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七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七上　宋　袁樞　撰

偽楚之亂

晉武帝太元十四年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琊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暱者皆姍姆僧尼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營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無鄉邑品第皆得為郡守縣令或帶職在內及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衆政教不均暴濫無罪禁令不明刼盜公行昔年下書敕羣下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採用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誡麤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

疏奏不省道子勢傾内外遠近犇湊帝漸不平然猶外加優崇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扇動朝衆諷八座啟道子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黄鉞加殊禮護軍將軍南平車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脩有守中書侍郎范甯徐邈為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姦黨王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陳郡袁悅之有寵於道子國寶使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於太子母陳淑媛云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發怒託以他事斬悅之國寶大懼與道子共譖范甯出為豫章太守甯臨發上疏言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憂厝火積薪不足喻也

十五年　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侍宴酣醉或虧禮敬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為藩鎮以潛制道子問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為亂階矣帝不從恭蘊之子仲堪融之孫也二月以中書令王恭為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兖青二州刺史鎮京口

九月以侍中王國寶為中書令俄兼中領軍

十六年秋九月癸未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為左僕射珣桓温之故吏也

十七年冬十一月癸酉以黄門郎殷仲堪為都督荆益寧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鎮江陵仲堪雖有英譽資望猶淺議者不以為允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玄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謂衆客曰桓温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益不自安常切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

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曰先臣勤王匡復之勲朝廷遺之臣不復計至於先帝龍飛陛下繼明請問談者誰之由邪疏寢不報玄在江陵仲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臨荆州玄復豪横士民畏之過於仲堪嘗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仲堪中兵參軍彭城劉邁謂玄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玄不悦仲堪為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邪使邁下都避之玄使人追之邁僅而獲免征虜參軍豫章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説之曰桓玄志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崇待太過恐非將來之計也仲堪不悦藩内弟同郡羅企生為仲堪功曹藩退謂企生曰殷侯倒戈以授人必及於禍君不早圖去就後悔無及矣　庚寅立皇子德文為琅琊王徙琅邪王道子為會稽王

二十年春三月皇太子出就東宫以丹楊尹王雅領少傅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嬖人趙牙本出倡優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皆以諂賂得進道子以牙為魏郡太守千秋為驃騎諮議參軍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帝嘗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内乃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為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作彌甚千秋賣官招權聚貨累億博平令吴興聞人奭上疏言之帝益惡道子而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時望及所親幸王恭郗恢殷仲堪王珣王雅等使居内外要任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國寶及國寶從弟琅邪内史緒以為心腹由是朋黨競起無復曠時友愛之驩矣太后每和解之中書侍郎徐邈從容言於帝曰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為深慎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宜加弘貸消散群議外為國家之計内慰太后之心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故

二十一年帝嗜酒流連内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宫後宫皆畏之秋九月庚申帝與後宫

宴妓樂盡侍時貴人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
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潛怒向夕帝醉寢於清暑殿
貴人徧飲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弑之重賂
左右云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
復推問王國寶夜叩禁門欲入為遺詔侍中王爽拒之
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國寶乃止爽恭之
弟也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亥有司奏會稽王道
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黄鉞詔内外衆事動靜咨之

安帝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饑飽亦不能辨飲
食寢興皆非己出母弟琅琊王德文性恭謹常侍左右
為之節適始得其宜初王國寶黨附會稽王道子驕縱
不法屢為御史中丞褚粲所糾國寶起齋侔清暑殿孝
武帝甚惡之國寶懼遂更求媚於帝而疎道子帝復寵
昵之道子大怒嘗於内省面責國寶以劒擲之舊好盡
矣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為邪諂道子更惑
之倚為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内外並為時之所疾王

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之恭罷朝歎曰榱
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緒說國寶因恭入朝勸相王伏
兵殺之國寶不許道子欲輯和内外乃深布腹心於恭
冀除舊惡而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
和協遂有相圖之志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恭以
豫州刺史庾楷士馬甚盛黨於國寶憚之不敢發王珣
謂恭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之罪逆未彰今遽先事而
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

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衆心以除之亦無憂
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
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晏何如耳冬十月甲申葬
孝武帝于隆平陵王恭還鎮將行謂道子曰主上諒闇
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鄭聲遠
佞人國寶等愈懼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以左僕
射王珣為尚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為左僕射領選仍

加後將軍丹陽尹會稽王道子悉以東宮兵配國寶使領之　夏四月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納賄窮奢不知紀極惡王恭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中外恟恟不安恭等各繕甲勒兵表請北伐道子疑之詔以盛夏妨農悉使解嚴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桓玄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以作亂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為對唯患相斃之不速耳今既執大權與王緒相表裏其所迴易無不如志

孝伯居元舅之地必不敢害之君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皆以君為雖有思致非方伯才彼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覬為荊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計將安出玄曰孝伯疾惡深至君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東西齊舉玄雖不肖願帥荊楚豪傑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勲也仲堪心然之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與從兄南蠻校尉覬南郡相陳留江績謀之覬曰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之所制也晉陽之事不敢預聞仲堪固邀之覬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績亦極言其不可覬恐績及禍於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邪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獲死所耳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徵績為御史中丞覬遂稱散發辭位仲堪往省之謂覬曰兄病殊為可憂覬曰我病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我為念郗恢亦不肯從仲堪疑未決會王恭使至仲堪許之恭大喜甲戌恭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初孝武帝倚任王珣及帝暴崩不及受顧命珣一旦失勢循默而已丁丑王恭表至內外戒嚴道子問珣曰二藩作逆卿知之乎珣曰朝政得失珣勿之預王殷作難何由可知王國寶惶懼不知所為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各散歸王緒說國寶矯相王之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時望因挾君相發兵以討二藩國寶許之珣胤至國寶不敢害更問計于珣珣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勢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奕我乎

珣曰是何言歟卿寧有爽之罪王孝伯豈宣帝之儔邪又問計於胤胤曰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克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道子闇懦欲求姑息乃委罪國寶遣驃騎諮議參軍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尚之恬之子也甲申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詣恭深謝愆失恭乃罷兵還京口國寶兄侍中愷驃騎司馬愉並請解職道子以愷愉與國寶異母又素不恊皆釋不問戊子大赦殷仲堪雖許王恭猶豫不敢下聞國寶等死乃始抗表舉兵遣楊佺期屯巴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會稽世子元顯年十六有雋才為侍中說道子以王殷終必為患請潛為之備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司徒左長史王廞導之孫也以母喪居吳王恭之討王國寶也版廞行吳國內史使起兵於東方廞使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名募兵衆赴

者萬計未幾國寶死恭罷兵符廞去職反喪服廞以起兵之際誅異己者頗多勢不得止遂大怒不承恭命使其子泰將兵伐恭戍於會稽王道子稱恭罪惡道子以其戍送恭五月恭遣司馬劉牢之帥五千人擊泰斬之又與廞戰於曲阿衆潰廞單騎走不知所在收虞嘯父下廷尉以其祖潭有功免為庶人

二年　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為腹心尚之說道子曰今方鎮彊盛宰相權輕宜密樹腹心於外以自藩衛道子從之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軍事用為形援日夜與尚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秋七月桓玄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忌玄不欲使居荊州因其所欲以玄為督交廣二州軍事廣州刺史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使王愉督之上疏言江州內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過於國

寶欲假朝威削弱方鎮懲艾前事為禍不測今及其謀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為然以告殷仲堪桓玄仲堪玄許之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以斜絹為書內箭簳中合鏑漆之因庾楷以送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能辨仲堪手書疑楷詐為之且謂仲堪去年以違期不赴今必不動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國之元舅會稽王天子叔父也會稽王又當國秉政羣為將軍戮其所愛王國寶王緒又送王廞書其深伏將軍已多矣頃所授任雖未允愜亦非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興乎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道子使人說楷曰昔我與卿恩如骨肉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可謂親矣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恥乎若欲委體而臣之使恭得志必以卿為反覆之人安肯深相親信首身且不可保況富貴乎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尋勒兵而至恭不

敢發去年之事我亦俟命而動我事相王無相負者相王不能拒恭反殺國寶及緒自爾已來誰敢復為相王盡力者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返朝廷憂懼內外戒嚴會稽世子元顯言於道子曰前不討王恭故有今日之難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元顯日飲醇酒而已元顯聰警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己任附會之者謂元顯神武有明帝之風殷仲堪聞恭舉兵自以去歲後期乃勒兵趣發仲堪素不習為將悉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使佺期帥舟師五千為前鋒桓玄次之仲堪帥兵一萬相繼而下佺期自以其先漢太尉震至父亮九世皆以才德著名矜其門地謂江左莫及有以比王珣者佺期猶恚恨而時流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佺期及兄廣弟思平從弟孜敬皆麤獷每排抑之佺期常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故亦贊成仲堪之謀八月佺期玄奄至湓口王愉無備惶遽奔

臨川玄遣偏將軍追獲之　秋九月辛卯加會稽王道子黄鉞以世子元顯為征討都督遣衛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　己亥譙王尚之大破庾楷於牛渚楷單騎奔桓玄會稽王道子以尚之為豫州刺史弟恢之為驃騎司馬丹陽尹允之為吳國内史休之為襄城太守各擁兵馬以為己援乙巳桓玄大破官軍於白石玄與楊佺期進至横江尚之退走恢之所領水軍皆没丙午道子屯中堂元顯守

石頭己酉王珣守北郊謝琰屯宣陽門以備之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為爪牙而但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其才深懷恥恨元顯知之遣廬江太守高素説牢之使叛恭許事成即以恭位號授之又以道子書遺牢之為陳禍福牢之謂其子敬宣曰王恭昔受先帝大恩今為帝舅不能翼戴王室數舉兵向京師吾不能審恭之志事捷之日必能為天子相王之下乎吾欲奉國威靈以順討逆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親非骨肉義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義何有恭參軍何澹之知其謀以告恭恭以澹之素與牢之有隙不信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之為兄精兵堅甲悉以配之使帥帳下督顔延為前鋒牢之至竹里斬延以降遣敬宣及其婿東莞太守高雅之還襲恭恭方出城曜兵敬宣縱騎横擊之恭兵皆潰恭將入城雅之已閉城門恭單騎奔曲阿素不習

馬髀中生瘡曲阿人殷確恭故吏也以船載恭將奔桓玄至長塘湖為人所告獲之送京師斬於倪塘恭臨刑猶理須鬢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邪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并其子弟黨與皆死以劉牢之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諸軍事以代恭俄而楊佺期桓玄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元顯自竹里馳還京師遣丹楊尹王愷等發京邑士民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佺期玄等上

表理王恭求誅劉牢之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于新亭佺期玄見之失色回軍蔡洲朝廷未知西軍虛實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内外憂逼左衛將軍桓修沖之子也言於道子曰西軍可説而解也修知其情矣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西軍沮恐今若以重利啗玄及佺期二人必内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玄為江州刺史召郗恢為尚書以佺期代恢為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

以修為荆州刺史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黜仲堪為廣州刺史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敕仲堪回軍　冬十月殷仲堪得詔書大怒趣桓玄楊佺期進軍玄等喜於朝命欲受之猶豫未決仲堪聞之遽自蕪湖南歸遣使告諭蔡洲軍士曰汝輩不各自散歸吾至江陵盡誅汝餘口佺期部將劉系帥二千人先歸玄等大懼狼狽西還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堪既失職倚玄等為援玄等亦資仲堪兵雖内相疑阻埶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壬午盟于尋陽俱不受朝命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朝廷深憚之内外騷然乃復罷桓修以荆州還仲堪優詔慰諭以求和解仲堪等乃受詔御史中丞江績劾奏桓修專為身計疑誤朝廷詔免修官初桓玄在荆州所為豪縱仲堪親黨皆勸仲堪殺之仲堪不聽及在尋陽資其聲地推玄為盟主玄愈自矜倨楊佺期為人驕悍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恨密説仲

堪以玄終為患請於壇所襲之仲堪忌佺期兄弟勇健恐既殺玄不可復制苦禁之於是各還所鎮玄亦知佺期之謀陰有取佺期之志乃屯於夏口引始安太守濟陰卞範之為長史以為謀主是時詔書獨不赦庾楷玄以楷為武昌太守

三年夏四月以世子元顯為揚州刺史元顯以廬江太守張法順為謀主　冬十二月殷仲堪恐桓玄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為援佺期屢欲攻玄仲堪每抑止之

玄恐終為殷楊所滅乃告執政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交構使之乖離乃加玄都督荆州四郡軍事又以玄兄偉代佺期兄廣為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楊廣欲拒桓偉仲堪不聽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楊孜敬先為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刼之以為諮議參軍佺期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内疑其心苦止之猶慮弗能禁遣從弟遹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又不測仲堪本意乃解兵仲堪多疑少決諮議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是歲荆州大水平地三丈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桓玄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亦聲言救洛與仲堪書曰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收楊廣殺之如其不爾便當帥兵入江時巴陵有積穀玄先遣兵襲取之梁州刺史郭銓當之官路經夏口玄詐稱朝廷遣銓為己前鋒乃授以

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内應偉遑遽不知所為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無決常懷成敗之計為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也仲堪遣殷遹帥水軍七千至西江口玄使郭銓符宏擊之遹等敗走玄頓巴陵食其穀仲堪遣楊廣及弟子道護等拒之皆為玄所敗江陵震駭城中乏食以胡麻廩軍士玄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急召楊佺期以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志在全軍保境不欲棄州逆走乃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帥步騎八千精甲燿日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兹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共擊玄玄畏其鋭退軍馬頭明日佺期引兵急擊郭銓幾獲之會玄兵至佺期大敗單騎奔襄陽仲堪出奔鄧城玄遣將軍馮該追佺期及廣皆獲而殺之傳首建康佺期弟思平從弟尚保孜敬逃入蠻中仲堪聞佺期死將數百人將奔長安至冠

軍城該追獲之還至祚溪逼令自殺并殺殷道護仲堪奉天師道禱請鬼神不吝財賄而啬於周急好為小惠以悅人病者自為胗脉分藥用計倚伏煩密而短於鑒略故至於敗仲堪之走也文武無送者惟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有力因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及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玄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或曰如此禍必至矣企生曰殷侯遇我以國士為弟所制不得隨之共殄醜逆復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之怒然待企生素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為殷荊州吏荊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為玄乃收之復遣人問企生欲何言企生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四年春三月桓玄既克荊雍表求領荊江二州詔以玄為都督荊司雍秦梁益寧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以中護軍桓修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求江州於是進玄督八州及揚豫八部諸軍事復領江州刺史玄輒以兄偉為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又以從子振為淮南太守五年冬十二月桓玄表其兄偉為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為輔國將軍督八郡軍事鎮襄陽遣其將皇甫敷馮該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民立綏安郡詔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玄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己符瑞欲以惑衆又致牋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廷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邇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在朝君子皆畏禍不言玄忝任在遠是以披

寫事實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謂元顯曰桓玄承藉世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為亂東土塗地公私困竭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為之奈何法順曰玄始得荆州人情未附方務綏撫未暇佗圖若乘此際使劉牢之為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為然會武昌太守庾楷以玄與朝廷構怨恐事不成禍及於己密使人自結於元顯云玄大失人情衆不為用若朝廷遣軍

己當為內應元顯大喜遣張法順至京口謀於劉牢之牢之以為難法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徵兵裝艦以謀討玄

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下詔罪狀桓玄以尚書令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加黄鉞又以鎮北將軍劉牢之為前鋒都督前將軍譙王尚之為後部因大赦改元內外戒嚴加會稽王道子太傅元顯欲盡誅諸桓中護軍桓修驃騎長史王誕之甥也誕有寵於元顯固陳修等與玄志趣不同元顯乃止誕導之曾孫也張法順言於元顯曰桓謙兄弟每為上流耳目宜斬之以杜姦謀且事之濟不繫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貳心若不受命當逆為其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再三不可又以桓氏世為荆土所附桓沖特有遺惠而謙沖之子也乃自驃騎司馬除都督荆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欲以結西人之心　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玄禁斷江路商旅俱絶公私匱乏以粉椽給士卒玄謂朝廷方多憂虞必未暇討己可以蓄力觀釁及大軍將發從兄太傅長史石生密以書報之玄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

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二月丙午帝餞元顯于西池元顯下船而不發　桓玄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為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喜將士之氣亦振庾楷謀泄玄囚之丁巳詔遣齊王柔之以騶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使罷兵玄前鋒殺之柔之宗之子也丁卯玄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等攻歷陽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嬰城固守玄軍斷洞浦焚豫州舟艦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帥步卒九千陣於浦上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横江秋降于玄軍尚之衆潰逃于涂中玄捕獲之司馬休之出戰而敗棄城走劉牢之素惡驃騎大將軍元顯恐桓玄既滅元顯益驕恣又恐己功名愈盛不為元顯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彊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之隙而自取之故不肯討玄元顯日夜昏酣以牢之為前鋒牢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元顯遇之公坐而已牢之軍洌洲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

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曰自古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為之盡力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況為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鉤斬袪猶不害為輔佐況玄與君無宿昔之怨乎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玄交通東海中尉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驃騎從事中郎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父叔之資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二一朝縱之使陵朝廷玄威望既成恐難圖也董卓之變將在今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耳但平玄之後令我奈驃騎何三月乙巳朔牢之遣敬宣詣玄請降玄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知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玄板敬宣為諮議參軍元顯將發聞玄已至新亭棄船退屯國子

學辛未陳于宣陽門外軍中相驚言玄已至南桁元顯引兵欲還宮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潰元顯乘馬走入東府唯張法順一騎隨之元顯問計於道子道子但對之涕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曰為王誕張法順所誤耳壬申復隆安年號帝遣侍中勞玄於安樂渚玄入京師稱詔解嚴以玄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黄鉞玄以桓

偉為荆州刺史桓謙為尚書左僕射桓修為徐兖二州刺史桓石生為江州刺史卞範之為丹陽尹初玄之舉兵侍中王謐奉詔詣玄玄親禮之及玄輔政以謐為中書令謐導之孫也新安太守殷仲文覬之弟也玄姊為仲文妻仲文聞玄克京師棄郡投玄玄以為諮議參軍劉邁往見玄玄曰汝不畏死而敢來邪邁曰射鉤斬袪并邁為三玄悅以為參軍癸酉有司奏會稽王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斬元顯及東海王彦璋譙王尚之庾楷張法順毛泰等於建康市桓修為王誕固請得流嶺南玄以劉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劉敬宣請歸諭牢之使受命玄遣之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猶豫不決移屯班瀆私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去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豈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

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使敬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為事已泄為玄所殺乃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敬宣至不暇哭即渡江奔廣陵將吏共殯斂牢之以其喪歸丹徒玄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　桓

玄讓丞相荆江徐三州改授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楊州牧領豫州刺史總百揆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俱犇洛陽求救於秦　夏四月太尉玄出屯姑孰辭録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於尚書令桓謙及卞範之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及玄初至黜姦佞擢儁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玄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饑寒由是衆心失望三吳大饑戶口減半會稽減什三四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相守餓死　秋八月太尉玄諷朝廷以玄平元顯功封豫章公平殷楊功封桂陽公并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封其子昇桂陽封其兄子俊　冬十月太尉玄殺吳興太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及謙之從兄朗之劉襲并襲弟季武皆劉牢之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共據山陽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　袁虔之劉壽高長慶郭恭等皆往

從之將奔魏至陳留南分為二隊軌休之敬宣奔南燕虔之壽長慶恭奔秦　冬十二月太尉玄使御史杜林防衛會稽文孝王道子至安成林承玄旨酖道子殺之　袁虔之等至長安秦王興問曰桓玄才略何如其父卒能成功乎虔之曰玄乘晉室衰亂盜據宰衡猜忌安忍刑賞不公以臣觀之不如其父遠矣玄今已執大柄其勢必將篡逆正可為它人驅除耳興善之以虔之為廣州刺史

二年二月乙卯以太尉玄為大將軍　丁巳玄殺冀州刺史孫無終　玄上表請帥諸軍掃平關洛既而諷朝廷下詔不許乃云奉詔故止玄初欲飭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玄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皆笑之　秋八月荆州刺史桓偉卒大將軍玄以桓修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玄曰譙修兄弟專據內外權勢大重玄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為荆州刺史石康豁之子也　九月侍中殷仲文散騎常侍卞範之勸大將軍

玄早受禪陰撰九錫文及册命以桓譙為侍中開府録尚書事王謐為中書監領司徒桓胤為中書令加桓修撫軍大將軍胤沖之孫也丙子册命玄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桓譙私問彭城内史劉裕曰楚王勲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為何如裕曰楚王宣武之子勲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譙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新野人庾仄殷仲堪之黨也聞桓偉死石康未至乃起兵襲雍州刺史馮該於襄陽走之仄有衆七千設壇祭七廟云欲討桓玄江陵震動石康至州發兵攻襄陽仄敗犇秦

冬十月楚王玄上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又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用為己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於己時獨無求得西朝隱士安定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為著作郎使希之固辭不就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又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制作紛紜志無一定變更回復卒無所施行性復貪鄙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捕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

十一月詔楚王玄行天子禮樂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丁丑卞範之為禪詔使臨川王寶逼帝書之寶晞之曾孫也庚辰帝臨軒遣兼太保領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壬午帝出居永安宮癸未遷太廟神主于琅邪國穆章何皇后及琅邪王德文皆徙居司徒府百官詣姑孰勸進十二月庚寅朔玄築壇於九井山北壬辰即皇帝位册文多非薄晉室或諫之玄曰揖讓之文正可陳之於下民耳豈可欺上帝乎大赦改元永始以南康之平固縣封帝為平固王降何后為零陵縣君琅邪王德文為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為彭澤縣侯追尊父溫為宣武皇帝廟號太祖南康公主為宣皇后封子昇為豫章王以會稽内史王愉為尚書僕射愉子相國左長史綏為中書令綏桓氏之甥也戊戌玄入建康宮登御座而床忽陷群下失色殷仲

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梁王珍之國臣孔樸奉珍之犇壽陽珍之晞之曾孫也　辛亥桓玄遷帝於尋陽　癸丑納桓溫神主于太廟桓玄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多得原放有干輿乞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

三年春正月桓玄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劉氏喬之曾孫也玄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立廟散騎常侍徐廣曰敬其父則子悅請依故事立七廟玄曰禮大

祖東向左昭右穆晉立七廟宣帝不得正東向之位何足法也祕書監卞承之謂廣曰若宗廟之祭果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廣邈之弟也玄自即位心常不自安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流殺人甚多讙譁震天玄聞之懼曰奴輩作矣玄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不體或片辭之謬必加糾擿以示聰明尚書荅詔誤書春蒐為春菟自左丞王納之以下凡所關署皆被降黜或手注直官或自用令史詔令紛紜有司奉荅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佚或一日數出遷居東宮更繕宮室土木並興督迫嚴促朝野騷然思亂者衆玄遣使加益州刺史毛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其命璩寶之孫也玄以桓希為梁州刺史分命諸將戍三巴以備之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帥衆進屯白帝玄以桓弘為青州刺史鎮廣陵刁逵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弘脩之弟逵

彝之子也初太原王元德及弟仲德為苻氏起兵攻燕主垂不克來犇朝廷以元德為弘農太守仲德見桓玄稱帝謂人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平昌孟昶為青州主簿桓弘使昶至建康玄見而悅之謂劉邁曰素士中得一尚書郎卿與共州里寧相識否邁素與昶不善對曰臣在京口不聞昶有異能唯聞父子紛紛更相贈詩耳玄笑而止昶聞而恨之既還京口裕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

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元德仲德昶及裕弟道規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河内太守隴西辛扈興振威將軍東莞童厚之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為桓弘中兵參軍裕使毅就道規及昶於江北共殺弘據廣陵長民為刁逵參軍使長民殺逵據歷陽元德扈興厚之在建康使之聚衆攻玄為内應刻期齊發孟昶妻周氏富於財昶謂之曰劉邁毁我於桓公使我一生淪陷我決當作賊卿幸早離絶脫得富

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宫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中兒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昶弟顗妻周氏之從妹也周氏紿之曰昨夜夢殊不祥門内絳色物宜悉取以為厭勝妹信而與之遂盡縫以為軍士袍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榿窬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吕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為言玄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丙辰詣旦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齊入即斬桓脩以徇脩司馬刁弘帥文武佐吏來赴裕登城謂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輿返正於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除逆黨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大航矣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為弘等信之收衆而退裕問

無忌曰今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讙譟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直視不言者久之既而返室壞布裳為袴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孟昶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與劉毅劉道規帥

壯士數十人直入弘方噉粥即斬之因收衆濟江裕使殺誅刁弘先是裕遣同謀周安穆入建康報劉邁邁雖酬許意甚惶懼安穆慮事泄乃馳歸玄以邁為竟陵太守邁欲亟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大驚封邁為重安侯既而嫌邁不執安穆使得逃去乃殺之悉誅元德扈興厚之等衆推劉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孟昶為長史守京口檀憑之為司馬彭城人應募者裕悉使郡主簿劉鍾統之丁巳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聲言益州刺史毛璩已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返正於尋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並帥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已據歷陽玄移還上宮名侍官皆入止省中加揚州刺史新安王桓謙征討都督以殷仲文代桓脩為徐兖二州刺史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待

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潰我案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擊之乃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初袁真殺朱憲憲弟綽逃犇桓温温克壽陽綽輒發真棺戮其尸温怒將殺之桓沖請而免之綽事沖如父沖薨綽嘔血而卒劉裕克京口以綽子齡石為建武參軍三月戊午朔裕軍與吳甫之遇於江乘將戰齡石言於裕曰齡石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裕義而許之甫之玄驍將也其兵甚銳裕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衆皆披靡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寧遠將軍檀憑之敗死裕進戰彌厲敷圍之數重裕倚大樹挺戰敷曰汝欲作何死拔戟將刺之裕瞋目叱之敷辟易裕黨俄至射敷

中額而踣裕援刀直進敷曰君有天命以子孫為託裕斬之厚撫其孤裕以檀憑之所領兵配參軍檀祗祗憑之之從子也玄聞二將死大懼召諸道術人推算及為猷勝問群臣曰朕其敗乎吏部郎曹靖之對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玄曰民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濱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輔上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默然使桓謙及遊擊將軍何澹之屯東陵侍中後將軍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己未裕軍食畢悉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羸弱登山張旗幟為疑兵數道並前布滿山谷玄偵候者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恐遣武衛將軍庾賾之帥精卒副援諸軍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畏伏裕莫有鬬志裕與劉毅等分為數隊進突謙陳裕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烟炎熛天鼓噪之音震動京邑謙等諸軍大潰玄時雖遣軍拒裕而走

意已決潛使領軍將軍殷仲文具舟於石頭聞謙等敗帥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遇前相國參軍胡藩執馬鞚諫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受累世之恩不驅令一戰一旦捨此欲安之乎玄不對但舉策指天因鞭馬而走西趨石頭與仲文等浮江南走經日不食左右進粗飯玄咽不能下昇抱其胷而撫之玄悲不自勝裕入建康王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裕裕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對哭追贈元德給事中以仲德為中兵參軍裕止桓謙故營遣劉鍾據東府庚申裕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温神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納于太廟遣諸將追玄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誅玄宗族在建康者裕使臧燾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裕問燾卿得無欲此乎燾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家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裕笑曰聊以戲卿耳燾燾之弟也壬戌玄司徒王謐與衆議推裕領揚

州裕固辭乃以謚為侍中領司徒揚州刺史録尚書事謚推裕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琅邪内史孟昶為丹陽尹劉道規為義昌太守裕始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動止諮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寛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衆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初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刁逵執長民檻車送桓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逵棄城走為其下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少長皆死唯赦其季弟給事中聘逵故吏匿其弟子雍送洛陽秦王興以為太子中庶子裕以魏詠之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諸葛長民為宣城内史初裕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謐獨奇貴之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逵摴蒱不時輸直逵縛之馬柳謐見之責逵而釋之代之還直由是裕深憾逵而德謐　蕭方等曰夫蛟龍潛伏魚蝦褻之是以漢高赦雍齒魏武免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今王謐為公刁逵亡族疇恩報怨何其狹哉　丁卯劉裕遷鎮東府　桓玄至尋陽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辛未玄逼帝西上劉毅帥何無忌劉道規等諸軍追之玄留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與郭昶之守湓口

丙戌劉裕稱受帝密詔以武陵王遵承制總百官行事因大赦惟桓玄一族不宥　劉敬宣高雅之謀殺南燕主備德推司馬休之為主雅之邀劉軌同謀軌不從謀頗泄敬宣等南走南燕人收軌殺之追及雅之又殺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間聞桓玄敗遂來歸劉裕以敬宣為晉陵太守　夏四月己丑武陵王遵入居東宮内外畢敬遷除百官稱制書教稱令書以司馬休之監荆益梁寧秦雍六州諸軍事領荆州刺史庚寅桓玄挾帝

至江陵桓石康納之玄更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為尚書僕射自以犇敗之後恐威令不行乃更增峻刑罰衆益離怨殷仲文諫玄怒曰今以諸將失律天文不利故還都舊楚而群小紛紛妄興異議方當糾之以猛未可施之以寛也荆江諸郡聞玄播越有上表犇問起居者玄皆不受面令所在賀遷新都初王謐為玄佐命元臣玄之受禪謐一解帝璽綬及玄敗衆謂謐宜誅劉裕特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綬所在謐内不自安逃犇曲阿裕牋白武陵王迎還復位　桓玄兄子歆引氐帥

楊秋寇歷陽魏詠之帥諸葛長民劉敬宣劉鍾共擊破之斬楊秋於練固玄使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帥數千人就何澹之等共守湓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庚戌澹之等引舟師逆戰澹之常所乘舫羽儀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得之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既不居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道規曰善遂往攻而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澹之軍中驚擾無忌之衆亦以為然乘勝進攻澹之等大破之無忌等克湓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還京師加劉裕都督江州諸軍事桑落之戰胡藩所乘艦為官軍所燒藩全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乃得登岸時江陵路已絶乃還豫章劉裕素聞藩為人忠直引參領諸軍事　桓玄收集荆州兵曾未三旬有衆二萬樓船器械甚盛甲寅玄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以苻宏領梁州

刺史為前鋒又使散騎常侍徐放先行說劉裕等曰若能旋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劉裕以諸葛長民都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以劉敬宣為江州刺史　劉毅何無忌劉道規下邳太守平昌孟懷玉帥衆自尋陽西上五月癸酉與桓玄遇於崢嶸洲毅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彊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為所乘雖

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恇怯加之已經
犇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不在衆也因麾衆
先進毅等從之玄常漾舸於舫側以備敗走由是衆莫
有鬬心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
遁郭銓詣毅降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
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懷肅懷敬之弟
也玄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於巴陵
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出別船收集散卒因叛玄奉二后

犇夏口遂還建康己卯玄與帝入江陵馮該勸使更下
戰玄不從欲犇漢中就桓希而人情乖沮號令不行庚
辰夜中處分欲發城內已亂乃與親近腹心百餘人乘
馬出城西走至城門左右於闇中斫玄不中其徒更相
殺害前後交橫玄僅得至船左右分散惟卞範之在側
辛巳荆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
帥文武為侍衛玄將之漢中屯騎校尉毛脩之璩之弟
子也誘玄入蜀玄從之寧州刺史毛璠璩之弟也卒於
官璩使其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璠喪歸
江陵壬午遇玄於枚回洲祐之恬迎擊玄矢下如雨玄
嬖人丁僊期萬益等以身蔽玄皆死益州督護漢嘉馮
遷抽刀前欲擊玄玄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人敢殺
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又斬桓石康桓濬
庾頤之執桓昇送江陵斬於市乘輿反正於江陵以毛
脩之為驍騎將軍甲申大赦諸以畏逼從逆者一無所
問戊寅奉神主于大廟劉毅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毅

等既戰勝以為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又遇風船未能進
玄死幾一旬諸軍猶未至時桓謙匿於沮中揚武將軍
桓振匿於華容浦玄故將王稚徽戍巴陵遣人報振云
桓歆已克京邑馮稚復克尋陽劉毅諸軍並中路敗退
振大喜聚黨得二百人襲江陵桓謙亦聚衆應之閏月
己丑復陷江陵殺王康產王騰之振見帝於行宮躍馬
奮戈直至階下問桓昇所在聞其已死瞋目謂帝曰臣
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琅邪王德文下牀謂曰此

豈我兄弟意邪振欲殺帝謙苦禁之乃下馬斂容致拜而出壬辰振為玄舉哀立喪庭謚曰武悼皇帝癸巳謙等帥群臣奉璽綬於帝曰主上法堯禪舜今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矣以琅邪王德文領徐州刺史振為都督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謙復為侍中衛將軍加江豫二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振少薄行玄不以子妖齒之至是歎曰公昔不早用我遂至此敗若使公在我為前鋒天下不足定也今獨作此安歸乎遂縱意酒色肆行誅殺謙勸振引兵下戰已守江陵振素輕謙不從其言劉毅至巴陵誅王稚徽何無忌劉道規進攻桓謙于馬頭桓蔚於龍泉皆破之蔚祕之子也無忌欲乘勝直趣江陵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群小皆為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戰於靈溪馮該以兵會之無忌等大敗死者千餘人退還尋陽與劉毅等上牋請罪劉裕以毅節度諸軍免其青州刺史桓振以桓蔚為雍州刺史鎮襄陽柳約之羅述甄季之聞桓玄死自白帝進軍至枝江聞何無忌等敗於靈溪亦引兵退俄而述季之皆病約之詣桓振偽降欲謀襲振事泄振殺之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收其餘衆保涪陵六月毛璩遣將攻漢中斬桓希璩自領梁州　劉敬宣在尋陽聚糧繕船未嘗無備故何無忌等雖敗退賴以復振桓玄兄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擊破之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復自尋陽西上至夏口桓振遣鎮東將軍馮該守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山城輔國將軍桓僊客守偃月壘衆合萬人水陸相援毅攻魯山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遏中流自辰至午二城俱潰生擒山圖僊客該走石城

冬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毅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劉裕復以毅為兗州刺史桓振以桓放之為益州刺史屯西陵文處茂擊破之放之走還江陵　是歲晉民避亂襁負之淮北者道路相屬

義熙元年春正月南陽太守扶風魯宗之起兵襲襄陽桓蔚走江陵己丑劉毅等諸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遣使求割江荆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辛卯宗之擊破振將温楷于柞溪進屯紀南振留桓謙馮該守江陵引兵與宗之戰大破之劉毅等擊破馮該於豫章口桓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桓振還望見火起知城已陷其衆皆潰振逃于溳川乙未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戊戌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沖忠於王室特宥其孫胤以魯宗之為雍州刺史毛璩為征西將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諸軍事璩弟瑾為梁秦二州刺史瑗為寧州刺史劉懷肅追斬馮該於石城桓謙桓怡桓蔚桓謐何澹之温楷皆犇秦怡弘之弟也　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無忌奉帝東還　三月桓振自郎城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戰敗犇襄陽振自稱荆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自雲杜引兵馳赴與振戰於沙橋劉毅遣廣

武將軍唐興助之臨陣斬振復取江陵甲午帝至建康乙未百官詣闕請罪詔令復職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於劉裕請治之裕言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庚子以琅邪王德文為大司馬武陵王遵為太保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徐青二州刺史如故劉毅為左將軍何無忌為右將軍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劉道規為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魏詠之為征虜將軍吳國内史裕固讓不受加録尚書事又不受屢請歸藩詔百僚敦勸帝親幸其第裕惶懼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以魏詠之為荆州刺史代司馬休之初劉毅嘗為劉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自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為人豪邪此君之性外寛而内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為江州辭以無功不宜授任先於毅等裕不許毅使人言於裕

曰劉敬宣不豫建義猛將勞臣方須叙報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生正可為負外常侍耳聞已授郡實為過優尋復為江州尤用駭惋敬宣愈不自安自表解職乃召還為宣城内史　桓玄餘黨桓亮苻宏等擁衆寇亂郡縣者以十數劉毅劉道規檀祗等分兵討滅之荆湘江豫皆平詔以毅為都督淮南等五郡軍事豫州刺史何無忌為都督江東五郡軍事會稽内史二年冬十月尚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劉毅

南平郡公何無忌安城郡公自餘封賞有差

盧循之亂

晉安帝隆安二年　初琅邪人孫泰學妖術於錢唐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流泰于廣州王雅薦泰於孝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因王恭之亂以討恭為名收合兵衆聚貨鉅億三吳之人多從之識者皆憂其為亂以中領軍元顯與之善無敢言者會稽内史謝輶發其謀己酉會稽王道子使元顯誘而斬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避入海愚民猶以為泰蟬蜕不死就海中資給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讎

三年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苦之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殺上虞令遂攻會稽會稽内史王凝之義之之子也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呪官屬請出兵討恩凝

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甲寅恩陷會稽凝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凝之妻謝道韞奕之女也聞寇至舉措自若命婢肩輿抽刀出門手殺數人乃被執吳國内史桓謙臨海太守新秦王崇義興太守魏隱皆棄郡走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丘尪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衆數十萬吳興太

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黄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等皆為恩黨所殺邈沖皆安之弟子也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逼人士為官屬號其黨曰長生人民有不與之同者戮及嬰孩死者什七八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所過掠財物燒邑屋焚倉廩刋木堙井相帥聚於會稽婦人有嬰兒不能去者投於水中曰賀汝先登僊堂我當尋後就汝恩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即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為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為恩有畿內諸縣盜賊處處蠭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竊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黄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　冬十二月謝

琰擊斬許允之迎魏隱還郡進擊邱尼破之與劉牢之轉鬬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牢之領劉裕為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聞牢之臨江曰我割浙江以東不失作句踐戊申牢之引兵濟江恩聞之曰孤不羞走遂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高素破恩黨於山陰斬恩所署吳郡太守陸瓌吳興太守邱尼餘姚令吳興沈穆夫東土遭亂企望官軍之至既而牢之等縱軍士暴掠士民失望郡縣城中無復人跡月餘乃稍有還者朝廷憂恩復至以謝琰為會稽太

守都督五郡軍事帥徐州文武戍海浦

四年夏五月謝琰以資望鎮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為武備諸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從曰苻堅之衆百萬尚送死淮南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殺之也既而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寇邢浦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己卯至會稽琰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跨馬出戰兵敗為帳下都督張猛所殺吳興太守庾桓恐郡民復應恩殺男女數千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寇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拒之

冬十一月高雅之與孫恩戰於餘姚雅之敗走山陰死者什七八詔以劉牢之都督會稽等五郡帥衆擊恩恩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以備恩

五年春二月丙子孫恩出浹口攻句章不能拔劉牢之

擊之恩復走入海　三月孫恩北趣海鹽劉裕隨而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裕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拔乃進向滬瀆裕復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帥吳兵一千請為前驅裕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為聲勢嗣之不從裕乃多伏旗鼓前驅既交諸伏皆出裕舉旗鳴鼓賊以為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之戰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且盡至向戰處令左右脫取死人衣以示閒暇賊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戰賊懼而退裕乃引歸　夏五月孫恩陷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崧死者四千人　六月甲戌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乙亥內外戒嚴百官入居省內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捌斷淮口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桓謙等備

白石左衛將軍王嘏等屯中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京師劉牢之自山陰引兵邀擊恩未至而恩已過乃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裕衆既少加以涉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鬬志恩帥衆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擔而立裕率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崖赴水死者甚衆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其衆尋復整兵徑向京師後將軍元顯帥兵拒戰頻不利會稽王道子無佗謀畧唯日禱蔣侯廟恩來漸近百姓恟懼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樓船高大沂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既而知尚之在建康復聞劉牢之已還至新洲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郁洲恩別將攻陷廣陵殺三千人寧朔將軍高雅之擊恩於郁洲為恩所執

秋八月詔以劉裕為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洲累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亦隨而邀擊之

冬十一月劉裕追孫恩至滬瀆海鹽又破之俘斬以萬數恩遂自浹口遠竄入海

元興元年春三月孫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恩恐為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及妓妾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僊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循諶之曾孫也神采清秀雅有材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太尉玄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為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夏五月盧循自臨海入東陽太尉桓玄遣撫軍中兵參軍劉裕將兵擊之循敗走永嘉

二年春正月盧循使司馬徐道覆寇東陽二月辛丑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道覆循之姊夫也　秋八月劉裕破盧循於永嘉追至晉安屢破之循浮海南走

三年盧循寇南海攻番禺廣州刺史濮陽吳隱之拒守百餘日冬十月壬戌循夜襲城而陷之燒府舍民室俱盡執吳隱之循自稱平南將軍攝廣州事聚燒骨為共

冢葬於洲上得髑髏三萬餘枚又使徐道覆攻始興執始興相阮腆之

義熙元年盧循遣使貢獻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夏四月壬申以循為廣州刺史徐道覆為始興相循遣劉裕益智粽裕報以續命湯循以前琅邪內史王誕為平南長史誕說循曰誕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為劉鎮軍所厚若得北歸必蒙寄任公私際會仰荅厚恩循甚然之劉裕與循書令遣吳隱之還循不從誕復說循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邪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循遣隱之與誕俱還

六年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不從道覆自至番禺說循曰本住嶺外豈以理極於此傳之子孫邪正以劉裕難與為敵故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君為腹心之疾若裕平齊之後息甲歲餘以璽書徵君裕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雖復以將軍之神武恐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蔕裕雖南還無能為也君若不同便當帥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而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冠長沙道覆冠南康廬陵豫章諸守相皆委任奔走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時克燕之問未至朝廷急徵劉裕督八郡軍事燕郡太守封融為勃海太守檀韶為琅邪太守戊申引兵還韶祗之兄也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　安成忠肅公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書乃以韓範為都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聞循兵艦大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將之衆

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書乃以韓範為都督八郡軍事燕郡太守封融為勃海太守檀韶為琅邪太守戊申引兵還韶祗之兄也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　安成忠肅公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聞循兵艦大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將之衆

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鬬未易輕也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為晚也若以此衆輕進殆必有悔無忌不聽三月壬申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會西風暴急飄無忌所乘小艦向東岍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無忌辭色無撓握節而死於是中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就劉裕既而知賊未至乃止　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與數十人至淮上問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尚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裕大喜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過江至京口衆乃大安夏四月癸未裕至建康以江州覆沒表送章綬詔不許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各將兵入衛建康藩豫州刺史毅之從弟也

毅聞盧循入寇將拒之而疾作既瘳將行劉裕遺毅書曰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賊新獲姦利其鋒不可輕今修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劉藩往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真不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循之初入寇也使徐道覆向尋陽循自將攻湘中諸郡荊州刺史劉道規遣軍逆賊敗於長沙循進至巴陵將向江陵徐道覆聞毅將至馳使報循曰毅兵甚盛成敗之事係之於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也循即日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戊午毅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為循所虜所棄輜重山積初循至尋陽聞裕已還猶不信既破毅乃得審問與其黨相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之循猶豫累日乃從之己未大赦裕募人為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守諸津

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之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樓船高十二丈敗還者爭言其彊盛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初何無忌劉毅之南討也昶策其必敗已而果然至是又謂裕必不能抗循衆頗信之惟龍驤將軍東海虞丘進廷折昶等以為不然中兵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乘虛入寇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彊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竄伏草間苟求存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言昶恚其言不行且以為必敗因請死裕怒曰卿且申一戰死復何晚昶知裕終不用其言乃抗表自陳曰臣裕北討衆並不同唯臣贊裕行計致使強賊乘間社稷危逼臣之罪也謹引咎以謝天下封表畢仰藥而死乙丑盧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劉裕屯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子義隆始四歲裕使諮議參軍劉粹輔之鎮京口粹毅之族弟也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張劭劭曰若節鉞未反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徐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欲以萬全為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乾沒求利既非必克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道覆以循多疑少決乃歎

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於是衆軍轉集裕恐循侵軼用虞邱進計伐樹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築園廷尉三壘皆以兵守之劉毅經涉蠻晉僅能自免從者饑疲死亡什七八丙寅至建康待罪裕慰勉之使知中外留事毅乞自貶詔降為後將軍　盧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步上劉裕留參軍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及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深為之防裕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林子穆夫之子也庚辰盧循焚查浦進至張侯橋徐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可知吾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遂出戰伏兵發赤特大敗單舸奔淮北林子及將軍劉鍾據柵力戰朱齡石救之賊乃退循引精兵大上至丹陽郡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陳於南塘　盧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秋七月庚申循自蔡洲南還尋陽留其黨范崇民將五千人據南陵甲子裕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內史蘭陵蒯思中軍諮議參軍孟懷玉等帥衆追循　八月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建威將軍會稽孫處振武將軍沈田子帥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田子林子之兄也衆皆以為海道艱遠必至為難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江州刺史庾悅以鄱陽太守虞丘進為前驅屢破盧循兵進據豫章絕循糧道　九月劉毅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密言於劉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從之冬十月裕帥兗州刺史劉藩寧朔將軍檀韶冠軍將軍劉敬宣等南擊盧循以劉毅監太尉留府後事皆

委焉癸巳裕發建康　徐道覆帥衆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時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邑遣道覆來為刺史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别為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横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湓口初道規使遵為遊軍衆咸以為強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卒得遊軍之力衆心乃服　王仲德等聞

劉裕大軍且至進攻范崇民於南陵崇民戰艦夾屯兩岸十一月劉鍾自行覘賊大霧賊鉤得其舸鍾因帥左右攻艦戶賊遽閉戶拒之鍾乃徐還與仲德共攻崇民崇民走　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庚戌孫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劉裕軍雷池盧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十二月己卯進軍大雷庚辰盧循徐道覆帥衆數萬塞江而下前後莫見舳艫之際裕悉出輕艦帥衆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勢以蹙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烟炎漲天循兵大敗走還尋陽將趣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丙申裕軍至左里不得進裕麾兵將戰所執麾竿折幡沈于水衆並怪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納其降

附宥其逼略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裕板建威將軍褚裕之行廣州刺史裕之裒之曾孫也裕還建康劉毅惡劉穆之每從容與裕言穆之權太重裕益親任之

七年春正月劉藩帥孟懷玉等諸將追盧循至嶺表二月壬午懷玉克始興斬徐道覆　三月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於劉藩曰番禺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内變且

孫季高衆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廣州凶勢復振矣夏四月田子引兵救番禺擊循破之所殺萬餘人循走田子與處共追之又破循於蒼梧鬱林寧浦會處病不能進循奔交州初九真太守李遜作亂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討斬之瑗卒朝廷以其子慧度為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碕破之循餘衆猶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三千餘人以應循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衆艦俱然兵衆大潰循知不免先鴆妻子名妓妾問曰誰能從我死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戮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乃悉殺諸辭死者因自投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及李脫等函七首送建康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七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錄監生臣張元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七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七下　宋　袁樞　撰

譙縱之亂

晉安帝義熙元年　初毛璩聞桓振陷江陵帥衆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出外水參軍巴西譙縱侯暉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暉至五城水口與巴西陽昧謀作亂縱為人和謹蜀人愛之暉昧共逼縱為主縱不可走投于水引出以兵逼縱登輿縱又投地叩頭固辭暉縛縱於輿還襲毛瑾於涪城殺之推縱為梁秦二州刺史璩至略城聞變犇還成都遣參軍王瓊將兵討之為縱弟明子所敗死者什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納縱兵殺璩及弟瑗滅其家縱稱成都王以從弟洪為益州刺史以明子為巴州刺史屯白帝於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氐王楊盛遣其兄子平南將軍撫據之

二年春正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明子于白帝破

之　秋九月劉裕聞譙縱反遣龍驤將軍毛修之將兵與司馬榮期文處茂時延祖共討之脩之至宕渠榮期為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巴州刺史脩之退還白帝

三年秋八月毛脩之與漢嘉太守馮遷合兵擊楊承祖斬之脩之欲進討譙縱益州刺史鮑陋不可脩之上表言人之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塗已竭所以借命朝露者庶憑天威誅夷讎逆今屢有可乘之機而陋每違期不赴臣雖効死冠庭而救援理絶將何以濟劉裕乃表襄城太守劉敬宣帥衆五千伐蜀以劉道規為征蜀都督　九月譙縱稱藩于秦

四年夏五月譙縱遣使稱藩於秦又與盧循潛通縱上表請桓謙于秦欲與之共擊劉裕秦王興以問謙謙曰臣之累世著恩荆楚若得因巴蜀之資順流東下士民必翕然響應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之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以為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都

虛懷引士縱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謙泣謂諸弟曰姚主之言神矣　秋七月劉敬宣既入峽遣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出外水自帥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轉戰而前譙縱求救於秦秦王興遣平西將軍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軍至黃虎去成都五百里縱輔國將軍譙道福悉衆拒險相持六十餘日敬宣不得進食盡軍中疾疫死者大半乃引軍還敬宣坐免官削封三分之一荆州刺史劉道規以督統降號建威將軍九月劉裕以敬宣失利請遜位詔降為中軍將軍開府如故劉毅欲以重法繩敬宣裕保護之何無忌謂毅曰奈何以私憾傷至公毅乃止

五年春正月秦王興遣使册拜譙縱為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

六年秋八月譙縱遣侍中譙良等入見於秦請兵以伐晉縱以桓謙為荆州刺史譙道福為梁州刺史帥衆二

萬寇荆州秦王興遣前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江陵自盧循東下不得建康之間羣盜互起荆州刺史劉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帥天門太守檀道濟廣武將軍彭城到彦之入援建康道濟祗之弟也鎮之至尋陽為苟林所破盧循聞之以林為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克建康桓謙於道召募義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謙屯枝江林屯江津三寇交逼江陵士民多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道聞諸長

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帥衆數千自襄陽赴江陵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諸將佐皆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苟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蹉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苟林愚懦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返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為不支數日乃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等大陳舟師兼以步騎戰於枝江檀道濟先進陷陳謙等大敗謙單舸奔苟林道規追斬之還至涌口討林林走道規遣諮議參軍臨淮劉遵帥衆追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欲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於是大安　九月劉遵斬苟林於巴陵　冬十月癸丑益州刺史鮑陋卒譙道福陷巴東殺守將溫祚

時延祖

八年冬十一月太尉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衆皆以為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十二月以齡石為益州刺史帥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隸焉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

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毛脩之固請行裕恐脩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

九年夏六月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

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以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衆萬餘屯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其兢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為蜀子虜矣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秋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迴趣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譙小苟塞打鼻臧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

戊辰縱棄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去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

道福謂其衆曰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衆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衆衆受之而走道福逃於獠中巴民杜瑾執送之斬于軍門齡石徙馬耽於越巂耽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卧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戮其尸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賜爵豐城縣侯

呂光據姑臧

晉武帝太元七年秋九月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

密馱入朝于秦請為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為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與淩江將軍姜飛輕車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總兵十萬鐵騎五千以伐西域光略陽氐酋婆樓之子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今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之過舉臣竊惜之不聽

八年春正月秦呂光發長安以鄯善王休密馱車師前部王彌寘為鄉導　冬十二月秦呂光行越流沙三百餘里焉耆等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純拒之嬰城固守光進軍攻之

九年秋七月龜茲王帛純窘急重賂獪胡以求救獪胡王遣其弟呐龍侯將馗帥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頭等諸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龜茲秦呂光與戰于城西大破之帛純出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遠方諸國

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弟震為龜茲王　八月秦王堅聞呂光平西域以光為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校尉道絶不通

十年春三月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足留也將軍但東歸中道自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饗將士議進止衆皆欲還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餘匹而還

秋九月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鋭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為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弗聽美水令揵為張統謂熙曰今關中大亂京師存亡不可知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

憂之未知所出統曰光智畧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將軍世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勲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莫若奉為盟主以收衆望推忠義以帥群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鋭東兼毛興連王統楊璧合四州之衆掃兇逆寧帝室此桓文之舉也熙又弗聽殺洛于西海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下離心速進以取之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至玉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以子胤為鷹揚將軍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别駕衛翰帥衆五萬拒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志而遏歸國之衆遣彭晃杜進姜飛為前鋒與胤戰於安彌大破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附於光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表杜進為武威太守自餘將佐各受職位涼州

郡縣皆降於光獨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索泮城守不下光攻而執之讓泮曰吾受詔平西域而梁熙絶我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為附之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但苦力不足不能報君父之讎耳豈肯如逆氐彭濟之所為乎主滅臣死固其常也光殺泮及皓主簿尉祐姦佞傾險與彭濟同執梁熙光寵信之祐譖殺名士姚皓等十餘人涼州人由是不悦光以祐為金城太守祐至允吾襲據

其城以叛姜飛擊破之祐奔據興城

十一年　張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奔河西依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於魏安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聚兵數千人迎大豫為主攻呂光昌松郡拔之執太守王世強光使輔國將軍杜進擊之進兵敗大豫進逼姑臧王穆諫曰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礪兵積粟然後東向與之爭不及期年光可取也大豫不從自號撫軍將軍涼州牧改元鳳凰以王穆為長史傳檄郡縣使穆說諭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祈連都尉嚴純皆起兵應之有衆三萬保據楊塢　夏四月張大豫自楊塢進屯姑臧城西王穆及禿髮思復鞬子奚于帥衆三萬屯于城南呂光出擊大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秋九月呂光得秦王堅凶問舉軍縞素謚曰文昭皇帝冬十月大赦改元太安十一月張大豫自西郡入臨洮掠民五千餘戶保據俱城　十二月呂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

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

十二年秋七月呂光將彭晃徐炅攻張大豫于臨洮破之大豫犇廣武王穆犇建康八月廣武人執大豫送姑臧斬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　冬十二月呂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殺河湟太守強禧以叛張掖太守彭晃亦叛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寧在南伺釁而動若晃穆未誅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實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若三寇連兵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初叛與寧穆情契未密出其倉猝取之差易耳乃自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拔其城誅晃初王穆起兵遣使招敦煌處士郭瑀瑀歎曰今民將左衽吾忍不救之邪乃與同郡索嘏起兵應穆運粟三萬石以餉之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嘏為敦煌太守既而穆聽讒言引兵攻嘏瑀諫不聽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

不與人言不食而卒呂光聞之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不可以憚屢戰之勞而失永逸之機也遂帥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屯涼興穆引兵東還未至衆潰穆單騎走騂馬令郭文斬其首送之

十三年　呂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光以為武威太守貴寵用事羣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問之曰中州人言我為政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不聞有舅光由是忌進而殺之光與羣僚宴語及政事參軍京兆段業曰明公用法太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強商鞅嚴刑而秦興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公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猶懼不濟乃慕起鞅之為治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

十四年春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大赦改元麟嘉置百官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自仇池來至姑臧光立石氏為妃紹為世子

十九年秋七月三河王光以子覆為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二十一年夏六月三河王呂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大赦改元龍飛備置百官以世子紹為太子封子弟為公侯者二十人以中書令王詳為尚書左僕射著作郎段業等五人為尚書

乞伏據金城

晉成帝咸和四年　初隴西鮮卑乞伏述延居于苑川侵并鄰部士馬強盛及趙亡述延懼遷于麥田述延卒子傅大寒立傅大寒卒子司繁立

簡文帝咸安元年　秦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司繁帥騎三萬拒統于苑川統潛襲度堅山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其衆聞妻子已降秦不戰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秦王堅以司繁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衆

武帝寧康元年鮮卑勃寒寇掠隴右秦王堅使乞伏司

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

太元元年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立

八年秦王堅之入寇也以乞伏國仁為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頹反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頹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大言曰苻氏疲民逞兵殆將亡矣吾當與諸君共建一方之業及堅敗國仁遂迫脅諸部有不從者擊而併之衆至十餘萬

十年秋九月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元建義以乙旃童渥為左相屋引出支為右相獨孤匹蹄為左輔武羣勇士為右輔弟乾歸為上將軍分其地置武城等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

十一年春正月南安祕宜帥羌胡五萬餘人攻乞伏國仁國仁將兵五千逆擊大破之宜奔還南安　秋七月祕宜與莫侯悌眷帥其衆三萬餘戶降于乞伏國仁國仁拜宜東秦州刺史悌眷梁州刺史

十二年春三月秦主登以乞伏國仁為大將軍大單于

苑川王　夏六月苑川王國仁帥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三部于六泉秋七月與沒奕干金熙戰于葛渾川沒奕干金熙大敗三部皆降

十三年夏四月苑川王國仁破鮮卑越質叱黎於平襄獲其子詰歸　六月苑川王乞伏國仁卒謚曰宣烈廟號烈祖其子公府尚幼羣下推國仁弟乾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改元太初　秋七月河南王乾歸立其妻邊氏為王后置百官倣漢制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為丞相梁州刺史悌眷為御史大夫金城邊芮為左長史東秦州刺史祕宜為右長史武始翟勃為左司馬略陽王松壽為主簿從弟軻彈為梁州牧弟益州為秦州牧屈眷為河州牧　九月河南王遷都金城

十四年春正月秦主登以河南王乾歸為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　夏五月金城王乾歸擊侯年部大破之於是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乾歸　冬十一月枹罕羌

彭奚念附於乾歸以奚念為北河州刺史

十五年冬十二月越質詰歸據平襄叛金城王乾歸

十六年春正月金城王乾歸擊越質詰歸詰歸降乾歸以宗女妻之

十八年金城王乾歸立其子熾磐為太子熾磐勇畧明決過於其父

十九年春正月秦主登遣使拜金城王乾歸為左丞相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　夏六月秦主

登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為梁王后　冬十月秦主崇為梁王乾歸所逐犇隴西王楊定定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乾歸於是盡隴西之地十一月梁王乾歸自稱秦王大赦

二十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以太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為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為右僕射置官皆如魏武晉文故事然猶稱大單于大將軍邊芮等領府佐如故　夏六月西秦王乾歸遷于西城

二十一年越質詰歸帥戶二萬叛西秦降于秦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涼王光以西秦王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乾歸羣下請東犇成紀以避之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兵雖衆而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敗光自走矣光軍于長最遣太原公纂等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帥衆二萬救之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將梁恭等

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奕干攻其東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使人紿延云乾歸衆潰犇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延不從進與乾歸遇延戰死稚與將軍姜顯收散卒還屯枹罕光亦引兵還姑臧　夏六月西秦王乾歸徵北河州刺史彭奚念為鎮衛將軍以鎮西將軍屋弘破光為河州牧定州刺史翟瑥為興晉太守鎮枹罕

三年西秦丞相出連乞都卒冬十月以金城太守辛靜為右丞相

四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遷都苑川　夏五月秦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將兵五千伐西秦入自南安峽西秦王乾歸帥諸將拒之軍于隴西　秋七月西秦王乾歸使武衛將軍慕兀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絶秦王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使慕兀帥中軍二萬屯柏楊鎮軍將軍羅敦帥外軍四萬屯侯辰谷乾歸自將輕騎

數千前候秦兵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為追騎所逼入於外軍旦與秦戰大敗走歸苑川其部衆三萬六千皆降於秦興進軍袍罕乾歸奔金城謂諸豪帥曰吾不才叨竊名號已踰一紀今敗散如此無以待敵欲西保允吾若舉國而去必不得免卿等留此各以其衆降秦以全宗族勿吾隨也皆曰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吾今將寄食於人若天未亡我庶幾異日克復舊業復與卿等相見今相隨而死無益也乃大哭而別乾歸獨引數百騎奔允吾乞降於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偁檀迎之寘於晉興待以上賓之禮鎮北將軍禿髮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吾之屬國因亂自尊今勢窮歸命非其誠款若逃歸姚氏必為國患不如徙置乙弗之間使不得去利鹿孤曰彼窮來歸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勸來者俱延利鹿孤之弟也秦兵既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太守陰暢暢馳白利鹿孤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帥騎三千屯

捫天嶺乾歸懼為利鹿孤所殺謂其太子熾磐曰吾父子居此必不為利鹿孤所容今姚氏方強吾將歸之若盡室俱行必為追騎所及吾以汝兄弟及汝母為質彼必不疑吾在長安彼終不敢害汝也乃送熾磐等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袍罕遂降于秦　冬十一月乞伏乾歸至長安秦王興以為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久之乞伏熾磐欲逃詣乾歸武威王利鹿孤追獲之利鹿孤將殺熾磐廣武公偁檀曰子而歸父無足

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

五年春二月秦王興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盡以其故部衆配之　夏四月乞伏乾歸至苑川以邊芮為長史王松壽為司馬公卿將帥皆降為僚佐偏裨

元興元年夏四月乞伏熾磐自西平逃歸苑川南涼王傉檀歸其妻子乞伏乾歸使熾磐入朝于秦秦主興以熾磐為興晉太守

義熙二年十一月乞伏乾歸入朝于秦

三年春正月秦主興以乞伏乾歸寖強難制留為主客尚書以其世子熾磐行西夷校尉監其部衆

四年乞伏熾磐以秦政寖衰且畏秦之攻襲冬十月招結諸郡二萬餘人築城于嵳峴山而據之　冬十二月乞伏熾磐攻彭奚念於枹罕為奚念所敗而還

五年春二月乞伏熾磐入見秦太原公懿於上邽彭奚念乘虛伐之熾磐聞之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圍枹罕乞伏乾歸從秦王興如平源熾磐克枹罕遣人告乾歸乾歸逃還苑川　夏四月乞服乾歸如枹罕留世子熾磐鎮之收其衆得二萬徙都度堅山　秋七月乞伏乾歸復即秦王位大赦改元更始公卿以下皆復本位　冬十月西秦王乾歸立夫人邊氏為王后世子熾磐為太子仍命熾磐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以屋引破光為河州刺史鎮枹罕以南安焦遺為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

六年春三月西秦王乾歸攻秦金城郡拔之　秋七月乙丑西秦王乾歸討越質屈機等十餘部降其衆二萬五千徙於苑川八月乾歸復都苑川　九月西秦王乾歸攻秦略陽南安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二萬五千戶於苑川及枹罕

七年春正月秦王興以太常索稜招撫西秦西秦王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遣鴻臚拜乾歸都督隴西領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單于河南王太子熾磐為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　二

月河南王乾歸徙鮮卑僕渾部于度堅城以子敕敕為秦興太守以鎮之　夏四月河南王乾歸徙羌句豈等部衆于疊蘭城以兄子阿柴為興國太守以鎮之五月復以子木奕干為武威太守鎮嶺峴城　秋八月河南王乾歸攻秦畧陽太守姚龍於柏陽堡克之冬十一月進攻南平太守王愡於水洛城又克之徙民三千餘戶於譚郊遣乞伏審虔帥衆二萬城譚郊　十二月西羌彭利髮襲據枹罕乾歸討之不克

八年春正月河南王乾歸復討彭利髮利髮南走追斬之以乞伏審虔為河州刺史鎮枹罕而還　二月乾歸徙都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夏六月乞伏公府弑河南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揚武將軍木奕干帥騎三千討之以其弟曇達為鎮京將軍鎮譚郊驍騎將軍婁機鎮苑川熾磐帥文武及民二萬餘戶遷于枹罕　秋七月乞伏智達等擊破乞伏公府於大夏公府奔疊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斬阿柴父子五人公府奔嶺峴南山追獲之并其四子轘之於譚郊八月乞伏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改元永康葬乾歸於枹罕謚曰武元王廟號高祖　九月河南王熾磐以尚書令武始翟勍為相國侍中太子詹事趙景為御史大夫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等官　十年冬十月河南王熾磐復稱秦王置百官

禿髮據廣武

晉哀帝興寧三年冬十月鮮卑禿髮椎斤卒年一百二十子思復鞬代統其衆椎斤樹機能從弟務丸之孫也武帝太元十九年　初禿髮思復鞬卒子烏孤立烏孤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陁謀取涼州紛陁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政刑然後可也烏孤從之三河王光遣使拜烏孤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烏孤與其群下謀之曰可受乎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為屬人石真若留不對烏孤曰卿畏呂光邪石真若留

曰吾本根未固小大非敵若光致死於我何以待之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蔑不克矣烏孤乃受之

二十年秋七月禿髮烏孤擊乙弗折掘等諸部皆破降之棄廉川堡而都之廣武趙振少好奇畧聞烏孤在廉川棄家從之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

三河王光封烏孤為廣武郡公

二十一年夏六月三河王呂光遣使拜禿髮烏孤為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遠近愁怨吾安可違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吾當為帝王之事耳乃留其鼓吹羽儀謝而遣之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大赦改元太初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涼王光遣將軍竇苟伐之戰于街亭涼兵大敗

涼散騎常侍太常西平郭磨善天文數術國人信重之會熒惑守東井磨謂僕射王詳曰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闇弱太原公凶悍一旦不諱禍亂必起

吾二人久居內要彼常切齒將為誅首矣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強二苑之人多其舊衆吾欲與公舉大事推乞基為主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得城之後徐更議之詳從之磨夜以二苑之衆燒洪範門使詳為內應事泄詳被誅磨遂據東苑以叛民間皆言聖人起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衆涼王光名太原公纂使討磨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磨舉事必不虛發吾欲殺纂推兄為主西襲呂弘據張掖號令諸郡此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為呂氏臣安享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亡吾為弘演矣統至番禾遂叛歸磨弘纂之弟也纂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擊磨大破之磨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敗而恚悉投於鋒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衆衆皆掩目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於休屠城與磨共推涼後將軍楊軌為盟主軌畧陽氏也將軍程肇諫曰卿棄龍頭而從蛇尾非計也軌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擊破磨將王斐于城西磨兵

勢漸衰遣使請救于禿髮烏孤九月烏孤使其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五千赴之

二年春正月楊軌以其司馬郭緯為西平相帥步騎二萬北赴郭磨禿髮烏孤遣其弟車騎將軍傉檀帥騎一萬助軌軌至姑臧營于城北　夏四月涼太原公纂將兵擊楊軌郭磨救之纂敗還　六月楊軌自恃其衆欲與涼王光決戰郭磨每以天道抑止之涼常山公弘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楊軌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姑臧益強不可取矣乃與禿髮利鹿孤共邀擊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磨性褊急殘忍不為士民所附聞軌敗走降西秦西秦王乾歸以為建忠將軍散騎常侍弘引兵棄張掖東走　秋九月楊軌屯廉川收集夷夏衆至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禿髮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于西平王烏孤軌尋為羌酋梁飢所敗西奔傀海襲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

謂羣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為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梁飢無經遠大畧可一戰禽也飢進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執太守郭倖而代之以拒飢遣子為質於烏孤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飢兵強多以為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強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太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飢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可復制飢雖驍猛軍令不整易破也遂進擊飢大破之飢退屯龍支堡烏孤進攻拔之飢單騎奔澆河俘斬數萬以田玄明為西平內史樂都太守田瑤湟河太守張稠澆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於烏孤　冬十一月楊軌王乞基帥戶數千自歸於西平王烏孤　十二月西平王禿髮烏孤更稱武威王

三年春正月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廣武公僝檀鎮西平叔父素渥鎮湟河若留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洛回鎮廉川從叔吐若留鎮浩亹夷夏俊傑隨才授任內居顯位外典郡縣咸得其宜烏孤謂羣臣曰隴右河西本數郡之地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強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無能為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義呂光衰耄嗣子微弱纂弘

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亹廉川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　夏六月烏孤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平名車騎大將軍僝檀入錄府國事　秋八月武威王禿髮烏孤醉走馬傷脅而卒遺令立長君國人立其弟利鹿孤大赦徙治西平

四年春正月禿髮利鹿孤大赦改元建和　夏五月楊軌田玄明謀殺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殺之

五年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鍮勿崙曰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畜倉庫啓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隣國弱則乘之強則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且虛名無實徒足為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以廣武公僝檀為都

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尚書事　夏六月河西王利鹿孤命羣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暠曰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為先唯以徙民為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拔城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

元興元年春三月河西王禿髮利鹿孤寢疾遺令以國事授弟僝檀初禿髮思復鞬愛重僝檀謂諸子曰僝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利鹿

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於傉檀利鹿孤卒傉檀襲位更稱涼王改元弘昌遷于樂都謚利鹿孤曰康王　是歲秦王興遣使以禿髮傉檀為車騎將軍廣武公

二年春二月南涼王傉檀畏秦之強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使于秦秦主興曰車騎獻款稱藩而擅興兵造大城豈為臣之道乎尚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也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蓋為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為嫌興善之傉檀求領涼州興不許

義熙二年夏六月禿髮傉檀伐沮渠蒙遜蒙遜嬰城固守傉檀至赤泉而還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于秦秦王興以為忠以傉檀為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尚興弗許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奉戴王化於茲五年土宇僻遠威靈不接士民嘗膽枕血共守孤城仰恃陛下聖德俯仗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奈何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羊三萬口賤人貴畜無乃不可若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各輸一馬朝下夕辦何難之有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陛下無故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暴虜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為聖朝旰食之憂興悔之使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傉檀會傉檀已帥步騎三萬軍于五澗普先以狀告之傉檀遽逼遣王尚尚出自清陽門傉檀入自涼風門別駕宗敞送尚還長安傉檀謂敞曰吾得涼州二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傉檀曰吾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畧如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因薦本州文武名士十餘人傉檀嘉納之王尚至長安興以為尚書傉檀燕羣僚於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

不作信矣武威孟禕曰昔張文王始為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履信思順者可以久處偁檀善之

秋八月禿髮偁檀以興城侯文支鎮姑臧自還樂都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　冬十一月禿髮偁檀遷于姑臧

三年秋七月禿髮偁檀復貳于秦遣使邀乞伏熾磐熾磐斬其使送長安　九月禿髮偁檀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遜蒙遜與戰於均石大破之　十一月夏王勃勃

帥騎二萬擊偁檀于支陽殺傷萬餘人而還偁檀帥衆追之勃勃逆擊於陽武下大破之殺傷萬計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髑髏臺

四年夏五月秦王興以禿髮偁檀外內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韋宗往覘之偁檀與宗論當世大畧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弊偁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衆猶能破之況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勢變返覆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偁檀之所以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臣竊觀羣臣才畧無偁檀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歛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帥步騎三萬襲偁檀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偁檀恃其險遠故敢違慢不若詔沮渠蒙遜

及李暠討之使自相困斃不必煩中國之兵也亦不聽興遣偁檀書曰今遣齊難討勃勃恐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偁檀以為然遂不設備弼濟自金城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言討勃勃偁檀猶豫守備未嚴願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民皆為吾有孤城無援可坐克也弼不從進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閉城拒之弼遣人諭之使降霸曰汝棄信誓而伐與國吾有死而已何降之有弼進攻斬之長驅至姑臧偁檀嬰城固

守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西苑城中人王鍾等謀為內應事泄傉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力延侯曰今強寇在外而姦人竊發於內危孰甚焉不悉阬之何以懲後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欽成縱兵鈔掠傉檀遣鎮北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擊之秦兵大敗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傉檀攻之未克秋七月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帥騎二萬為諸軍後繼至高平聞弼敗倍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傉檀材官將軍宋益等迎擊斬之顯乃委罪欽成遣使謝傉檀慰撫河外引兵還傉檀遣使者徐宿詣秦請罪　冬十一月禿髮傉檀復稱涼王大赦改元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為皇后世子武臺為太子録尚書事左長史趙疊右長史郭倖為尚書左右僕射昌松侯俱延為太尉

蒙遜據張掖

晉安帝隆安元年　初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世為部帥涼王光以羅仇為尚書從光伐西秦及呂延敗死羅仇弟三河太守麴粥謂羅仇曰主上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必不見容與其死之無名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苕藿奮臂一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光果聽讒以敗軍之罪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策畧涉獵書史以羅仇麴粥之喪歸葬諸部多其族姻會葬者凡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呂王昏荒無道多殺不辜吾之上世虎視河西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恥復上世之業何如衆咸稱萬歲遂結盟起兵攻涼臨松郡拔之屯據金山　夏五月涼王光遣太原公纂將兵擊沮渠蒙遜於忽谷破之蒙遜逃入山中蒙遜從兄男成為涼將軍聞蒙遜起兵亦合衆數千屯樂涫酒泉太守壘澄討男成兵敗澄死男成進攻建康遣使說建康

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殺無常人無容處一州之地叛者相望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依附府君奈何以蓋世之才欲立忠於垂亡之國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何如業不從相持三旬外救不至郡人高達史惠等勸業從男成之請業素與涼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懼不自安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璽以男成為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蒙遜帥衆歸業業以蒙遜為鎮西將軍光命太原公纂將兵討業不克

二年夏四月段業使沮渠蒙遜攻西郡執太守呂純以歸純光之弟子也於是晉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皆以郡降業業封蒙遜為臨池侯以德為酒泉太守敏為沙州刺史　六月涼常山公弘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弘引兵棄張掖東走段業徙治張掖將追擊弘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業不從大敗而還賴蒙遜以免業城安西以其將臧莫孩為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而不退此乃為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莫孩尋為呂纂所破

三年春二月段業即涼王位改元天璽以沮渠蒙遜為尚書左丞梁中庸為右丞

五年夏四月北涼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畧欲遠之蒙遜亦深自晦匿業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為張掖太守權素豪雋為業所親重常輕侮蒙遜蒙遜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蒙遂殺權蒙遜謂沮渠男成曰段公無鑒斷之才非撥亂之主鄙所憚者惟索嗣馬權今皆已死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本孤客為吾家所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夫人親信我而圖之不祥蒙遜乃求為西安太守業喜其出外許之蒙遜與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陰使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以取假日為亂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

果然業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衆不從故約臣祭山而返誣臣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臣然後奉王命而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蒙遜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為報仇乎且始者共立段王欲以安衆耳今州土紛亂非段王所能濟也男成素得衆心衆皆憤泣爭奮比至氐池衆逾一萬鎮軍將軍臧莫孩帥所部降之羌胡多起兵應蒙遜者蒙遜進壁侯塢業先疑右將軍田昂囚之至是召昂謝而赦之使與武衛將軍梁中庸共討蒙遜別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者昂至侯塢帥騎五百降於蒙遜業軍遂潰中庸亦詣蒙遜降五月蒙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至業謂蒙遜曰孤子然一己為君家所推願匄餘命使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

斬之業儒素長者無他權畧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覡故至於敗沮渠男成之弟富占將軍俱傝帥戶五百降于河西王利鹿孤傝石子之子也　夏六月梁中庸等共推沮渠蒙遜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蒙遜署從兄伏奴為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挐為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為西郡太守臧莫孩為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為左右長史張隲謝正禮為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　秋九月沮渠蒙遜所部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於西涼又聞呂隆降秦大懼遣其弟建忠將軍挐牧府長史張潛見秦隴西公碩德於姑臧請帥其衆東遷碩德喜拜潛張掖太守挐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挐私謂蒙遜曰姑臧未拔呂氏猶存碩德糧盡將還不能久也何為自棄土宇受制於人乎臧莫孩亦以為然蒙遜遣子奚念為質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小可遣挐也冬十月蒙遜復遣使上疏於利鹿孤曰臣前遣奚念具披

誠款而聖旨未昭復徵弟挐臣竊以為苟有誠信則子不為輕若其不信則弟不為重今寇難未夷不獲奉詔願陛下亮之利鹿孤怒遣張松侯俱延興城侯文支將騎一萬襲蒙遜至萬歲臨松執蒙遜從弟鄯善苟子虜其民六千餘戶蒙遜從叔孔遮入朝于利鹿孤許以挐為質利鹿孤乃歸其所掠名俱延等還文支利鹿孤之弟也

元興元年秦王興遣使拜沮渠蒙遜為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

二年秋八月秦遣使者梁構至張掖蒙遜問曰禿髮傉檀為公而身為侯何也構曰傉檀凶狡款誠未著故朝廷以重爵虛名羈縻之將軍忠貫白日當入贊帝室豈可以不信相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如尹緯姚晃佐命之臣齊難徐洛一時猛將爵皆不過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不意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封張掖而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悅乃受命

義熙八年冬十月沮渠蒙遜遷于姑臧　十一月沮渠蒙遜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玄始置百官如涼王光為三河王故事　河西王蒙遜奉表稱藩拜涼州刺史

秦滅後涼

晉安帝隆安三年冬十二月涼王光疾甚立太子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纂為太尉常山公弘為司徒謂紹曰今國家多難三鄰伺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己無為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忌則蕭牆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偎居元首今外有強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睦則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矣纂弘泣曰不敢又執纂手戒之曰汝性麤暴深為吾憂善輔永業勿聽讒言是日光卒紹祕不發喪纂排閤入

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
纂曰陛下國之冢嫡臣敢奸之紹固讓纂不許驃騎將
軍呂超謂紹曰纂為將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
視遠必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奈何棄
之吾以弱年負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
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勿復言纂見紹於湛
露堂超執刀侍側目纂請收之紹弗許超光弟寶之子
也弘密遣尚書姜紀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威

恩素著宜為社稷計不可狥小節也纂於是夜帥壯士
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帥東苑之衆斧洪範門左衛
將軍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
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為
亂邪因抽劒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禽之纂曰義士也
勿殺紹遣虎賁中郎將呂開帥禁兵拒戰於端門呂超
帥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皆不戰而潰纂入自青角門
升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奔廣武纂憚弘兵強以

位讓弘弘曰弘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
先帝遺命而廢之慙負黃泉今復踰兄而立豈弘之本
志乎纂乃使弘出衆告曰先帝臨終受詔如此羣臣皆
曰苟社稷有主誰敢違者纂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咸
寧謚光曰懿武皇帝廟號太祖謚紹曰隱王以弘為大
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
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
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人而微心未

達唯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賞其忠善遇之纂叔父
征東將軍方鎮廣武纂遣使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
嘉但不識國家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用以濟世難可
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
四年春三月涼王纂以大司馬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
自疑遂以東苑之兵作亂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之弘
衆潰出走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
亦在中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晷對曰

天禍涼室憂患仍臻先帝始崩隱王廢黜山陵甫訖大司馬稱兵京師流血昆弟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恩當省己責躬以謝百姓乃更縱兵大掠囚辱士女釁自弘起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弘女陛下之姪也柰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欷流涕纂改容謝之名弘妻子寘於東宮厚撫之弘將奔禿髮利鹿孤道過廣武詣呂方方見之大哭曰天下甚寬汝何為至此乃執以送獄纂遣力士康龍就拉殺之纂立妃楊氏為后以后父桓為尚書左僕射涼都尹

五年　涼王纂嗜酒好獵太常楊頴諫曰陛下應天受命當以道守之今疆宇日蹙崎嶇二嶺之間陛下不兢兢夕惕以恢弘先業而沈湎遊畋不以國家為事臣竊危之纂遜辭謝之然猶不悛番禾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遣其弟乞珍訴於纂纂命超及思盤皆入朝超懼至姑臧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謝纂本以恐愒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超思盤及羣臣同宴於內殿超兄中領軍隆數勸纂酒纂醉乘步輓車將超等遊禁中至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劒於壁推車過閤超又劒擊纂纂下車禽超超刺纂洞胸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捨仗不戰將軍魏益多入取纂首楊氏曰人已死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益多罵之遂取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太子而自立荒淫暴虐番禾太守超順人心而除之以安宗廟凡我士庶同茲休慶纂叔父巴西公佗弟隴西公緯皆在北城或說緯曰超為逆亂公以介弟之親仗大義而討之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吾黨也何患不濟緯嚴兵欲與佗共擊超佗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為舍超助緯自為禍首乎佗乃謂緯曰超舉事已成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甚難且吾老矣無能為也超弟

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纂賊殺兄弟隆超順人心而討之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長子當主社稷人無異望夫復何疑緯信之乃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如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神鼎尊母衛氏為太后妻楊氏為后以超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定公謚纂曰靈帝纂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楊氏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

夕死人安用寶為超又問玉璽所在楊氏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右僕射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賣女與氐以圖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遂自殺謚曰穆后桓奔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以為左司馬　夏五月涼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遣使說秦隴西公碩德曰呂氏自武皇棄世兄弟相攻政綱不立競為威虐百姓饑饉死者過半今乘其墓奪之際取之易於反掌不可失也碩德言於秦王興帥步騎六萬伐涼乞伏乾歸帥騎七千從之　秋七月秦隴西公碩德自金城濟河直趣廣武河西王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秦軍至姑臧涼王隆遣輔國大將軍超龍驤將軍邈等逆戰碩德大破之生擒邈俘斬萬計隆嬰城固守巴西公佗帥東苑之衆二萬五千降於秦西涼公暠河西王利鹿孤沮渠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於秦初涼將姜紀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廣武公傉檀與論兵

畧甚愛重之坐則連席出則同車每談論以夜繼晝利鹿孤謂傉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為人患傉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月紀將數十騎奔秦軍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明公以大軍臨之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請給紀步騎三千與王松忽因焦朗華純之衆伺其釁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禿髮在南兵強國富若兼姑臧而據之威勢益盛沮渠

蒙遜李暠不能抗也必將歸之如此則為國家之大敵矣碩德乃表紀為武威太守配兵二千屯據晏然秦王興聞楊桓之賢而徵之利鹿孤不敢留　閏月秦隴西公碩德圍姑臧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多復誘扇之欲殺涼王隆及安定公超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碩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為持久之計涼之羣臣請與秦連和隆不許安定公超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雖使張陳復生亦無以為策陛下當思權變屈伸何愛尺書單使為卑辭以退敵敵去之後修德政以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窮困終將何如隆乃從之九月遣使請降於秦碩德表隆為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舊臣慕容筑楊頴等五十餘家入質于長安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　冬十二月呂超攻姜紀不克遂攻焦朗朗遣其弟子嵩為質於河西王利鹿孤以

請迎利鹿孤遣車騎將軍傉檀赴之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傉檀怒將攻之鎮北將軍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州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傉檀乃與朗連和遂曜兵姑臧壁于胡阬傉檀知呂超必來斫營畜火以待之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二千斫傉檀營傉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舉火光照如晝縱兵擊之斬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懼偽與傉檀通好請於苑內結盟傉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其有伏毀苑牆而入超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走淩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乃得免傉檀怒攻其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將軍荀安國寧遠將軍石可帥騎五百救之安國等五十餘家入質于長安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　冬十二月呂超攻姜紀不克遂攻焦朗朗遣其弟子嵩為質於河西王利鹿孤以

元興元年春正月禿髮傉檀克顯美執孟禕而責之以其不早降禕曰禕受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明公大軍

甫至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傉檀釋而禮之徙二千餘戶而歸以褘為左司馬褘辭曰呂氏將亡聖朝必取河右人無愚智皆知之但褘為人守城不能全復忝顯任於心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臧死且不朽傉檀義而歸之　姑臧大饑米斗直錢五千人相食饑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采路絶民請出城為胡虜奴婢者日有數百呂隆惡其沮動衆心盡阬之積尸盈路沮渠蒙遜引兵攻姑臧隆遣使求救於河西

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傉檀帥騎一萬救之未至隆擊破蒙遜軍蒙遜請與隆盟留穀萬餘斛遣之而還傉檀至昌松聞蒙遜已退乃徙涼澤段冢民五百餘戶而還中散騎常侍張融言於利鹿孤曰焦朗兄弟據魏安潛通姚氏數為反復今不取後必為朝廷憂利鹿孤遣傉檀討之朗面縛出降傉檀送于西平徙其民於樂都　冬十月南涼王傉檀攻呂隆於姑臧

三年秋七月南涼王傉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隆隆患之秦之謀臣言於秦王興曰隆藉先世之資專制河外今雖饑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不為吾有涼州險絶土田饒沃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興乃遣使徵呂超入侍隆念姑臧終無以自存乃因超請迎于秦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鎮西將軍姚詰左賢王乞伏乾歸鎮遠將軍趙曜帥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南涼王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八月齊難等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隆勸難擊沮渠蒙遜蒙遜使臧莫孩拒之

敗其前軍難乃與蒙遜結盟蒙遜遣弟挐入貢于秦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為倉松太守郭將為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宗族僚屬及民萬戶于長安興以隆為散騎常侍超為安定太守自餘文武隨才擢叙初郭麐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遷王尚卒代之麐從乞伏乾歸降秦以為滅秦者晉也遂來犇秦人追得殺之

乾隆御覽之寶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七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監生臣張元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八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八上　宋　袁樞　撰

馮跋滅後燕

晉安帝隆安五年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又自矜聰察多所猜忌羣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由是宗親勲舊人不自保八月丁亥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上將軍秦輿段讚謀帥禁兵襲盛事發死者五百餘人壬辰夜前將軍段璣與秦輿之子興段讚之子秦潛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帥左右出戰賊衆逃潰璣被創匿廂屋間俄有一賊從闇中擊盛盛被傷輦升前殿申約禁衛事定而卒中壘將軍慕容拔冗從僕射郭仲白太后丁氏以為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衆望在盛弟司徒尚書令平原公元而河間公熙素得幸於丁氏丁氏乃廢太子定密迎熙入宮明旦羣臣入朝始知有變因上表勸進於熙熙讓元元不敢當癸巳熙即天王位捕獲段璣等皆夷三族甲午大赦丙申平原公

元以嫌賜死閏月辛酉葬盛於興平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中宗丁氏送葬未還中領軍慕容提步軍校尉張佛等謀立故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死丙寅大赦改元光始

元興元年燕王熙納故中山尹苻謨二女長曰娥娥為貴人幼曰訓英為貴嬪貴嬪尤有寵丁太后怨恚與兄子尚書信謀廢熙立章武公淵事覺熙逼丁太后令自殺葬以后禮謚曰獻幽皇后十一月戊辰殺淵及信辛未熙畋于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尚方兵於後作亂殺司隸校尉張顯入掠宮殿取庫兵脅營署閉門乘城熙馳還城上人皆投仗開門盡誅反者唯和走免甲戌大赦

二年夏五月燕王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峰高十七丈　冬十二月己酉立苻貴嬪為皇后大赦

三年夏四月燕王熙於龍騰苑起逍遥宮連房數百鑿曲光海盛夏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　秋七月燕苻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榮自言能療之昭儀卒燕王熙立榮於公車門支解而焚之　冬十一月燕王熙與苻后遊畋北登白鹿山東踰青嶺南臨滄海而還士卒為虎狼所殺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義熙元年冬十二月燕王熙襲契丹

二年春正月燕王熙至陘北畏契丹之衆欲還苻后不聽戊申遂棄輜重輕兵襲高句麗　二月燕軍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高句麗木底城不克而還

夕陽公雲傷於矢且畏燕王熙之虐遂以疾去官

三年春二月燕王熙為其后苻氏起承華殿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宿軍典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仲冬須生地黃熙下有司切責不得而斬之夏四月癸丑苻氏卒熙哭之慟絕久而復蘇喪之如父母服斬衰食粥命百官於宮內設位而哭使人案檢哭者無淚則罪之羣臣皆含辛以為淚高陽王妃張氏熙之嫂也美而有巧思熙欲以為殉乃毀其襚

韡中得獘氈遂賜死右僕射韋璆等皆恐為殉沐浴俟命公卿以下至兵民戶率營陵費殫府藏陵周圍數里熙謂監作者曰善為之朕將繼往丁酉燕太后段氏去尊號出居外宮　秋七月癸亥燕王熙葬其后苻氏于徽平陵喪車高大毀北門而出熙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甲子大赦初中衛將軍馮跋及弟侍御郎素弗皆得罪於熙熙欲殺之跋兄弟亡命山澤熙賦役繁數民不堪命跋素弗與其從弟萬泥謀曰吾輩還首無路不若因民之怨共舉大事可以建公侯之業事之不捷死未晚也遂相與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北部司馬孫護之家及熙出送葬跋等與左衛將軍張興及苻進餘黨作亂跋素與慕容雲善乃推雲為主雲以疾辭跋曰河間溼虐人神共怒此天亡之時也公高氏名家何能為人養子而棄難得之運乎扶之而出跋弟乳陳等帥衆攻弘光門鼓噪而進禁衛皆散走遂入宮授甲閉門拒守中黃門趙洛生走告于熙熙曰鼠盜何能為

朕當還誅之乃置后柩於南苑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宿於門外乙丑雲即天王位大赦改元正始熙退入龍騰苑尚方兵褚頭踰城從熙稱營兵同心效順唯俟軍至熙聞之驚走而出左右莫敢迫熙從溝下潛遁良久左右怪其不還相與尋之唯得衣冠不知所適中領軍慕容拔謂中常侍張仲曰大事垂捷而帝無故自驚深可怪也然城內企遲至必成功不可稽留吾當先往趣城御留待帝得帝速來若帝未還吾得如意安撫城中徐追未晚乃分將壯士二千餘人登北城將士謂熙至皆投仗請降既而熙久不至拔兵無後繼衆心疑懼復下城赴苑遂皆潰去拔為城中人所殺丙寅熙微服匿於林中為人所執送於雲雲數而殺之并其諸子雲復姓高氏幽州刺史上庸公懿以令支降魏魏以懿為平州牧昌黎王懿評之孫也　秋八月北燕王雲以馮跋為都督中外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馮萬泥為尚書令馮素弗為昌黎尹馮弘

為征東大將軍孫護為尚書左僕射張興為輔國大將軍弘跋之弟也

四年春正月北燕王雲立妻李氏為王后子彭城為太子夏五月北燕以尚書令馮萬泥為幽冀二州牧鎮肥如中軍將軍馮乳陳為并州牧鎮白狼撫軍大將軍馮素弗為司隸校尉務銀提為尚書令　秋七月北燕王雲封慕容歸為遼東公使主燕祀

五年冬十月北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大位內懷危懼常畜養壯士以為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賞賜以巨萬計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戊辰雲臨東堂班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啟班抽劍擊雲雲以几扞之仁從旁擊雲弑之馮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言於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為公斬之乃奮劍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衆推跋為主跋以讓其弟范陽公素弗素弗不可跋乃即天王位於昌黎大赦詔曰陳氏代姜不改

為征東大將軍孫護為尚書左僕射張興為輔國大將軍弘跋之弟也

四年春正月北燕王雲立妻李氏為王后子彭城為太子夏五月北燕以尚書令馮萬泥為幽冀二州牧鎮肥如中軍將軍馮乳陳為并州牧鎮白狼撫軍大將軍馮素弗為司隸校尉務銀提為尚書令　秋七月北燕王雲封慕容歸為遼東公使主燕祀

五年冬十月北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大位內懷危懼常畜養壯士以為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賞賜以巨萬計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戊辰雲臨東堂班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啟班抽劍擊雲雲以几扞之仁從旁擊雲弑之馮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言於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為公斬之乃奮劍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衆推跋為主跋以讓其弟范陽公素弗素弗不可跋乃即天王位於昌黎大赦詔曰陳氏代姜不改齊國宜即國號曰燕改元太平謚雲曰惠懿皇帝跋尊母張氏為太后立妻孫氏為王后子永為太子以范陽公素弗為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孫護為尚書令張興為左僕射汲郡公弘為右僕射廣川公萬說為幽平二州牧上谷公乳陳為并青二州牧素弗少豪俠放蕩嘗請婚於尚書左丞韓業業拒之及為宰輔待業尤厚好申拔舊門謙恭儉約以身帥下百僚憚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七年秋七月燕王跋以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三千匹於跋求娶跋女樂浪公主跋命羣臣議之遼西公素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柰何欺之乃以樂浪公主妻之跋勤於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斂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為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

十年夏五月河間人褚匡言於燕王跋曰陛下龍飛遼

碣舊邦族黨傾首朝陽以日為歲請往迎之跋曰道路數千里復隔異國如何可致匡曰章武臨海舟楫可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為難也跋許之以匡為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資遣之匡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帥五千餘戶歸于和龍契丹庫莫奚皆降於燕跋署其大人為歸善王跋弟丕避亂在高句麗跋召之以為左僕射封常山公

蒙遜滅西涼

晉安帝隆安四年　初隴西李暠好文學有令名嘗與郭磨及同母弟敦煌宋繇同宿磨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終當有國家有騧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及孟敏為沙州刺史以暠為效穀令宋繇事北涼王業為中散常侍孟敏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暠溫毅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暠初難之會宋繇自張掖告歸謂暠曰段王無遠略終必無成兄忘郭磨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遣使將命於業業因以暠為敦煌太守右衛將軍敦煌索嗣言於業曰李暠不可使處敦煌業以嗣代暠為敦煌太守使帥五百騎之官嗣未至二十里移暠迎已暠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段王闇弱正是英豪有為之日將軍據一國成資柰何拱手授人嗣自恃本郡謂人情附己不意將軍猝能拒之可一戰禽也暠從之先遣繇見嗣啗以甘言繇還謂暠曰嗣志驕兵弱易取也暠乃遣邈繇與其二子歆讓逆擊之嗣敗走還張掖暠素與嗣善尤恨之表業請誅嗣沮渠男成亦惡嗣勸業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暠進暠都督涼興巴西諸軍事鎮西將軍　冬十一月北涼晉昌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推李暠為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涼公領敦煌太守暠赦其境內改元庚子以瑤為征虜將軍郭謙為軍諮祭酒索仙為左長史張邈為右長史尹建興為左司馬張體順為右司馬遣從事中郎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涼自稱

河州刺史北涼王業使沮渠蒙遜討之德焚城將部曲
犇唐瑶蒙遜追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子部落而還
元興三年秋九月西涼公暠立子歆為世子
義熙元年春正月西涼公暠自稱大將軍大都督領秦
涼二州牧大赦改元建初遣舍人黄始梁興間行奉表詣
建康　秋九月西涼公暠與長史張邈謀徙都酒泉以逼
沮渠蒙遜以張體順為建康太守鎮樂涫以宋繇為敦
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于酒泉暠手

令戒諸子以為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
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真偽聽訟折獄
必和顔任理慎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自專
用吾莅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為寇讎夕委
心膂粗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
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為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
二年秋九月沮渠蒙遜襲酒泉至安珍暠戰敗城守蒙
遜引還

六年秋八月沮渠蒙遜伐西涼敗西涼世子歆于馬廟
禽其將朱元虎而還涼公暠以銀二千斤金二千兩贖
元虎蒙遜歸之遂與暠結盟而還
七年秋八月沮渠蒙遜帥輕騎襲西涼西涼公暠曰兵
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鋭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
我我閉門而不與戰待其鋭氣竭而擊之蔑不克矣頃
之蒙遜糧盡而歸暠遣世子歆帥騎七千邀擊之蒙遜
大敗獲其將沮渠百年

十二年夏六月涼司馬索承明上書勸涼公暠伐河西
王蒙遜暠引見謂之曰蒙遜為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
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為孤陳之直唱大言使
孤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明慙
懼而退
十三年春正月涼公暠寢疾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
後世子猶卿子也善訓導之二月暠卒官屬奉世子歆
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大赦改元嘉興尊歆

母天水尹氏為太后以宋繇録三府事謚曷曰武昭王
廟號太祖　夏四月河西王蒙遜遣張掖太守沮渠廣
宗詐降以誘涼公歆歆發兵應之蒙遜將兵三萬伏於
蔘泉歆覺之引兵還蒙遜追之歆與戰於解支澗大破
之斬首七千餘級蒙遜城建康置戍而還
十四年秋九月河西王蒙遜復引兵伐涼涼公歆將拒
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芟其秋稼而還歆遣
使來告襲位冬十月以歆為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

將軍酒泉公
恭帝元熙元年　涼公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從事
中郎張顯上疏以涼土三分勢不支久兼并之本在於
務農懐遠之略莫如寛簡今入歲以來陰陽失序風雨
乖和是宜減膳撤懸側身脩道而更繁刑峻濬繕築不
止殆非所以致興隆也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四
海而滅前車之軌得失昭然太祖以神聖之姿為西夏
所推左取酒泉右開西域殿下不能奉承遺志混壹涼
土侔蹤張后將何以下見先王乎沮渠蒙遜胡夷之傑
内脩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均士卒百姓懐之樂
為之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為
社稷之憂歆覽之不悦主簿汜稱上疏諫曰天之子愛
人主殷勤至矣故政之不脩下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
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讜德堂
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
三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兹春夏地頻五震六月

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行年五十有九請為殿下
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
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讜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
不守梁熙既為涼州不撫百姓專為聚斂建元十九年
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明年為呂光所殺段業稱
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於瓜
州蒙遜篡弑於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也
效穀先王鴻漸之地讜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

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衰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上南門亦變異之大者也今蠻夷益盛中國益微願殿下亟罷宮室之役止遊畋之娛延禮英俊愛養百姓以應天變防未然歆不從

宋高祖武帝初元元年秋七月甲辰詔以涼公歆為都督高昌等七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酒泉公秦王熾磐為西安大將軍　河西王蒙遜欲伐涼先引兵攻秦浩亶既至潛師還屯川巖涼公歆欲乘虛襲張掖宋繇張

體順切諫不聽太后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稀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深慎用兵保境寧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柰何棄之蒙遜善用兵非汝之敵數年以來常有兼并之志汝國雖小足為善政脩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為舉動僥冀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亦不聽宋繇歎曰今茲大事去矣歆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亶將進攻黃谷歆聞之喜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之戰于懷城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我母遂勒兵戰於蓼泉為蒙遜所殺歆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西奔敦煌蒙遜入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以宋繇為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之舊臣有才望者咸禮而用之以其子牧犍為酒泉太守敦煌太守李恂翻

之弟也與翻等棄敦煌奔北山蒙遜以索嗣之子元緒行敦煌太守蒙遜還姑臧見涼太后尹氏娶其女為牧犍婦索元緒麤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密信招李恂冬恂帥數千騎入敦煌元緒東奔涼與承等推恂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河西王蒙遜帥衆二萬攻李恂于敦煌三月河西王蒙遜築堤壅水以灌敦煌李恂乞降不許宋承舉城降恂自殺蒙遜屠其城獲恂子弟寶因于姑臧

乞伏滅南涼

宋安帝義熙六年　初南涼王傉檀遣左將軍枯木等伐沮渠蒙遜掠臨松千餘戶而還蒙遜伐南涼至顯美徙數千戶而去南涼太尉俱延復伐蒙遜大敗而歸是月傉檀自將五萬騎伐蒙遜戰于窮泉傉檀大敗單馬犇還蒙遜乘勝進圍姑臧姑臧人懲王鍾之誅皆驚潰夷夏萬餘戶降于蒙遜傉檀懼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佗為質於蒙遜以請和蒙遜許之歸至胡阬逃還佗為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去右衛將軍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傉檀畏蒙遜之逼且懼嶺南為奇鎮所據乃遷于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傉檀繞出城魏安人侯諶等閉門作亂收合三千餘家據南城推焦朗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諶自稱涼州刺史降于蒙遜

七年焦朗猶據姑臧沮渠蒙遜攻拔其城執朗而宥之以其弟挐為秦州刺史鎮姑臧遂伐南涼圍樂都三旬

不克南涼王傉檀以子安周為質乃還　南涼王傉檀欲復伐沮渠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并姑臧凶勢方盛不可攻也傉檀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藿掠五千餘戶而還將軍屈右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險阨蒙遜善用兵若輕軍猝至大敵外逼徙戶內叛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騎勢不相及今倍道而歸則示弱且捐棄資財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兵大至傉檀敗走蒙遜進圍樂都傉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為質以請和蒙遜乃還

九年南涼王傉檀伐河西王蒙遜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又敗之於若涼因進圍樂都二旬不克南涼湟河太守文支以郡降于蒙遜蒙遜以文支為廣武太守蒙遜復伐南涼傉檀以太尉俱延為質乃還

十年唾契汗乙弗等部皆叛南涼南涼王傉檀欲討之邯川護軍孟愷諫曰今連年饑饉南逼熾磐北逼蒙遜百姓不安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糴

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傉檀不從謂太子虎臺曰蒙遜近去不能猝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然熾磐兵少易禦汝謹守樂都吾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馬牛羊四十餘萬河南王熾磐聞之欲襲樂都羣臣咸以為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傉檀不顧近患而貪遠利我今伐之絶其西路使不得還救則虎臺獨守窮城可坐禽也此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

之南涼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虎臺曰外城廣大難守殿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肅等帥晉人拒戰於外雖有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熾磐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疑晉人有異心悉召豪望有謀勇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乘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愷等進欲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而殿下乃疑之如是邪虎臺曰吾豈不知君之忠篤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夕城潰熾磐入樂都遣平遠將軍捷虔帥騎五千追傉檀以鎮南將軍謙屯為都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樂都禿髮赴單為西平太守鎮西平以趙恢為廣武太守鎮廣武曜武將軍王基為晉興太守鎮浩亹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于枹罕赴單烏孤之子也　樂都之潰也南涼安西將軍樊尼自西平犇告南涼王傉檀傉檀謂其衆曰今妻子皆為熾磐所虜退無所歸卿等能與吾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乎乃引兵西衆多逃還傉檀遣鎮北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

還於是將士皆散唯樊尼與中軍將軍紇勃後軍將軍洛肱散騎常侍陰利鹿不去傉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樊尼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一萬蒙遜方招懷士民存亡繼絶汝其從之紇勃洛肱亦與尼俱行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于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傉檀謂利鹿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

家非不思歸然委質為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不才不能為陛下泣血求救於鄰國敢離左右乎儁檀歎曰知人固未易大臣親戚皆棄我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者唯卿一人而已儁檀諸城皆降於熾磐獨尉賢政屯浩亹固守不下熾磐遣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為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為國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禽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心若貪一

時之利忘委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磐乃遣虎臺以手書諭之賢政曰汝為儲副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效汝乎聞儁檀至左南乃降熾磐聞儁檀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秋七月熾磐以儁檀為驃騎大將軍賜爵左南公南涼文武依才銓叙歲餘熾磐使人鴆儁檀左右請解之儁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謚曰景王虎臺亦為熾磐所殺儁檀子保周賀俱延子覆龍利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犇河西王蒙遜久之又犇魏

宋營陽王景平元年　南涼禿髮儁檀之死也河西王蒙遜遣人誘其故太子虎臺許以番禾西安二郡處之且借之兵使伐秦報其父讐復取故地虎臺陰許之事泄而止秦王熾磐之后虎臺之姝也熾磐待之如初后密與虎臺謀曰秦本我之仇讐雖以婚姻待之葢時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遺令不治者欲全濟子孫故也為人子者豈可臣妾於仇讐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衛將

軍越質洛城謀弒熾磐后妹為熾磐左夫人有寵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及虎臺等十餘人

蒙遜伐西秦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春三月河西王蒙遜攻西秦廣武郡拔之西秦王熾磐遣將軍乞伏魁尼寅邀蒙遜於浩亹蒙遜擊斬之又遣將軍折斐等帥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擊禽之　夏五月西秦王熾磐帥衆三萬襲湟河蒙遜弟漢平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破之熾磐將引去漢平

長史焦昶將軍段景潛名熾磐熾磐復攻之漢平力屈為熾磐所禽

十二年春正月西秦王熾磐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漒川沮渠蒙遜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至沓中引還二月熾磐遣襄武侯曇達救石泉蒙遜亦引去蒙遜遂與熾磐結和親

宋武帝永初元年春正月秦王熾磐立其子暮末為太子　秋九月秦曜武將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圍戍俘二千餘人而還

二年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右衛將軍沮渠鄯善建節將軍沮渠茍生帥衆七千伐秦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奕干等帥騎五千拒之敗鄯善等于五澗虜茍生斬首二千而還

三年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帥衆一萬耀兵嶺南遂屯五澗九月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出連虔等帥騎六千擊之　冬十月秦出連虔與河西沮渠成都戰擒之

營陽王景平元年夏四月秦王熾磐謂其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為用且讖云恒代之北當有真人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尚書郎莫者阿胡等入見于魏貢黃金二百斤并陳伐夏方畧

文帝元嘉元年秋七月秦王熾磐遣太子暮末帥征北將軍木奕干等步騎三萬出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嶺臨松郡皆破之徙民二萬餘口而還

二年夏四月秦王熾磐遣平遠將軍叱盧犍等襲河西鎮南將軍沮渠白蹄於臨松擒之徙其民五千餘戶于枹罕

三年春正月秦王熾磐復遣使如魏請用師于夏　秋八月秦王熾磐伐西河至廉川遣太子暮末等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河西王蒙遜發兵禦之且遣使說夏主使乘虛襲枹罕夏主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

將騎二萬攻苑川車騎大將軍韋伐將騎三萬攻南安熾磐聞之引歸九月徙其境内老弱畜産於澆河及莫河仍寒川留左丞相曇達守枹罕韋伐攻拔南安獲秦秦州刺史翟爽南安太守李亮　冬十月秦左丞相曇達與夏呼盧古戰於嵯峨山曇達兵敗十一月呼盧古韋伐進攻枹罕秦王熾磐遷保定連呼盧古入南城鎮京將軍趙壽生帥死士三百人力戰却之呼盧古韋伐又攻沙州刺史出連虔于湟河虔遣後將軍乞伏萬年擊敗之又攻西平執安西將軍庫洛干阬戰士五千餘人掠民二萬餘户而去

四年夏六月秦王熾磐還枹罕　秋七月秦王熾磐遣其叔父平遠將軍渥頭等入貢于魏

五年夏五月秦文昭王熾磐卒太子暮末即位大赦改元永弘　六月葬秦文昭王于武平陵廟號太祖秦王暮末以右丞相元基為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以鎮軍大將軍河州牧謙屯為驃騎大將軍徵安北將軍涼州刺史段暉為輔國大將軍御史大夫叔父右禁將軍千年為鎮北將軍涼州牧鎮湟河以征北將軍木奕干為尚書令車騎大將軍以征南將軍吉毗為尚書僕射衛大將軍河西王蒙遜因秦喪伐秦西平西平太守麴承謂之曰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為殿下之有西平苟望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遜乃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樂都甫入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絶其水道城中饑渴死者大半東羌乞提從元基救樂都陰與河西通謀下繩引内其兵登城者百餘人鼓譟燒門元基帥左右奮擊河西兵乃退初文昭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成都為蒙遜所親重汝宜歸之至是暮末遣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奇珍伏兵於捫天嶺執伐并其騎士三百人以歸既而遣尚書郎王杼送伐還秦并遺暮末馬

千匹及錦罽銀繒秋七月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西報聘　冬十二月河西王蒙遜伐秦至磐夷秦相國元基等將騎萬五千拒之蒙遜還攻西平征虜將軍出連輔政等將騎二千救之

六年春正月秦出連輔政等未至西平河西王蒙遜拔西平執太守麴承　夏五月河西王蒙遜伐秦秦王暮末留相國元基守枹罕遷保定連西安太守翟承伯等據罕开谷以應河西暮末擊破之進至治城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據汧川以叛暮末討之為幼眷所敗還于定連蒙遜至枹罕遣世子興國進攻定連六月暮末逆擊興國於治城擒之追擊蒙遜至譚郊吐谷渾王慕璝遣其弟沒利延將騎五千會蒙遜伐秦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暉等邀擊大破之　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興國于秦秦王暮末不許蒙遜乃立興國母弟菩提為世子暮末以興國為散騎常侍以其妹平昌公主妻之

七年秦王暮末為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烏訥閭請迎於魏魏人許以平涼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邽至高田谷給事黃門侍郎郭恒謀劫沮渠興國以叛事覺暮末殺之夏主聞暮末將至發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　十一月魏尚書庫結帥騎五千迎秦王暮末秦衛將軍吉毗以為不宜內從暮末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羌萬餘人叛秦推安南將軍督八郡諸軍事廣寧太守焦遺為主遺不從乃劫遺族子長城護軍亮為主帥衆攻南安暮末請救於氐主楊難當難當遣將軍苻獻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羌諸羌潰亮犇還廣寧暮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遺斬亮首出降暮末進遺號鎮國將軍秦畧陽太守弘農楊顯以郡降夏

八年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韋伐帥衆一萬攻南安城中大饑人相食秦侍中征虜將軍

出連輔政侍中右衛將軍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犇夏秦王暮末寇盛輿櫬出降并沮渠興國送於上邽秦太子司直焦楷犇廣寧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帥見衆唱大義以殄寇讐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絶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為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衆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犇河西　夏五月夏主殺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

劉裕滅南燕

晉安帝義熙元年　初南燕主備德仕秦為張掖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寇淮南也留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王垂舉兵於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

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犇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為超娶其女為婦超恐為秦人所録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於秦王興曰暮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真狂願微加官爵以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故為謬對或問而不答興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人吴辯往視之辯因鄉人宗正謙賣卜在長安以告超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謙變姓名逃歸南燕行至梁父鎮南長史悅壽以告兖州刺史暮容法法曰昔漢有卜者詐稱衛太子今安知非此類也不禮之超由是與法有隙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超至廣固以金刀獻於備德慟哭悲不自勝封超為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妙選時賢為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為嗣超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内外譽望翕然歸之　秋九月汝水竭

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備德曰人主之命短長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請不許戊午備德引見羣臣于東陽殿議立超為太子俄而地震百僚驚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是夜疾篤瞑不能言段后大呼令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備德開目頷之乃立超為皇太子大赦備德尋卒為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己未超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上尊段后為皇太后以北地王鍾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慕容法為征南大將軍都督徐兖揚南兖四州諸軍事加慕容鎮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令封孚為大尉麴仲為司空封嵩為尚書左僕射癸亥虛葬備德於東陽陵謚曰獻武皇帝廟號世宗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為腹心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超以鍾為青州牧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羇不處內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百姓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從鍾宏心皆不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五樓聞而恨之

二年南燕主超猜虐日甚政出權倖盤于遊畋封孚韓諄屢諫不聽超嘗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對曰桀紂超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鞠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得如是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惟求死所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優容之　秋九月南燕公孫五樓欲擅朝權譖北地王鍾於南燕主超請誅之南燕主備德之卒也慕容法不犇喪超遣使讓之法懼遂與鍾及段宏謀反超聞之徵鍾鍾稱疾不至超收其黨侍中慕容統等殺之征南司馬卜珍告左僕射封嵩數與法往來疑有姦超收嵩下廷尉太后懼泣告超曰嵩數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所生恐依永康故事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即以語法法為謀見誤知復何言超乃車裂嵩西中郎將封融犇魏超遣慕容鎮攻青州慕容

昱攻徐州右僕射濟陽王凝及韓範攻兖州昱拔莒城段宏犇魏封融與羣盜襲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國中振恐濟陽王凝謀殺韓範襲廣固範知之勒兵攻凝凝犇梁父範并將其衆攻梁入克之法出犇魏凝出犇秦慕容鎮克青州鍾殺其妻子為地道以出與高都公始皆犇秦秦以鍾為始平太守凝為侍中南燕主超好變更舊制朝野多不悅又欲復肉刑增置烹轘之法衆議不合而止冬十月封孚卒

三年南燕主超母妻猶在秦超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以請之秦王興曰昔苻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于燕燕令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超與羣臣議之左僕射段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此既能往彼亦能來非國家之福也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為之降屈乎中書令韓範嘗與秦王俱為苻氏太子舍人若使之往必得如志超從之乃使韓範聘于秦稱藩奉表慕容凝言於興曰燕王得其母妻不復可臣宜先使送伎興乃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然今天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秦使員外散騎常侍韋宗聘於燕超與羣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下前既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逞曰大燕七聖重光柰何一旦為豎子屈節超曰吾為太后屈願諸君勿復言遂北面受詔　冬十月南燕主超使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興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超親帥六宮迎於馬耳關

四年春正月南燕主超尊其母段氏為皇太后妻呼延氏為皇后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超乃大赦黜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冬十一月南燕汝水竭河凍皆合而滱水不冰南燕主

超惡之問於李宣對曰滱水無冰良由帶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賜朝服一具

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南燕主超朝會羣臣歎太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釁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以廣讐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二月南燕將慕容興宗斛穀提公孫歸等帥騎寇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歸五樓之兄也是時五樓為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宗親並居顯要王公內外無不憚之南燕主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為郡縣公桂林王鎮諫曰此數人者勤民頓兵為國結怨何功而封超怒不答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比歲屢遷官至左丞國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公孫歸等寇濟南俘男女千餘人而去自彭城以南民皆堡聚以自固詔并州刺史劉道憐鎮淮陰以備之　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

以為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燾以為必克勸裕行裕行昶監中軍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　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柰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救彭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

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柰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躁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寧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諄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為丈夫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

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于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輦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為録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犇敗而還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患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比於

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為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脣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為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南燕尚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為行參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為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為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

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為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為藩臣裕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羌見伐齊始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　秋八月封融詣劉裕降　初秦王興遣衛將軍姚彊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為勃勃所敗追彊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為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犇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

辱遂降於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諱盡忠無貳并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犇於裕張綱為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縣綱母於城上支解之　冬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南燕靈臺令張光勸南燕主超出降超手殺之

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乙卯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堙厄之運正當努力自彊以壯士民之

志而更為兒女子泣耶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鋭勸超降超怒囚之　二月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却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太半出降者相繼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曰今天助寇為虐戰士彫瘁獨守窮城絶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劒而死不能銜璧而生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彊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

建康斬之

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騖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劉裕滅後秦

晉安帝元興元年秦王興立子泓為太子大赦泓孝友寛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為嗣而狐疑不決久乃立之　是歲秦王興立昭儀張氏為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諶愔璞質達裕國兒皆為公

義熙三年秦王興以太子泓録尚書事

七年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為雍州刺史鎮安定姜紀諂附於弼勸弼結興左右以求入朝興徵弼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遂傾身結納朝士收采名勢以傾

東宮國人惡之會興以西北多叛亂欲命重將鎮撫之隴東太守郭播請使弼出鎮興不從

十年夏五月秦左將軍姚文宗有寵於太子泓廣平公弼惡之誣文宗有怨言秦王興怒賜文宗死於是羣臣畏弼側目弼言於興無不從者以所親天水尹沖為給事黄門侍郎唐盛為治書侍御史興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輻湊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耶喜等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如此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廟社稷興不應大司農竇温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立弼為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弼潛聚衆數千人謀作亂姚裕遣使以弼逆狀告諸兄在藩鎮者於是姚懿治兵於蒲阪鎮

東將軍豫州牧洸治兵於洛陽平西將軍諶治兵於雍皆欲赴長安討弼會興疾瘳見羣臣征虜將軍劉羌泣以告興梁喜尹昭請誅弼且曰苟陛下不忍殺弼亦當奪其權任興不得已免弼尚書令使以將軍公還第懿等各罷兵懿洸諶與姚宣皆入朝使裕入白興求見興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非是便當寘之刑辟柰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宣流涕極言興曰吾自處

之非汝曹所憂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釁成逆著道路皆知之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掩蔽而逆黨扇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絶禍端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人皆以吾兒為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早宜裁決興默然

十一年春三月秦廣平公弼譖姚宣於秦王興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責以不能輔導將誅之丕懼誣宣罪惡以求自免興怒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獄命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今握彊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陛下之謂也興不從　秋九月秦王興藥動廣平公弼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興聞之怒收弼黨唐盛孫玄等殺之太子泓請曰臣不肖不能輯諧兄弟使至於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陛下不忍殺臣乞退就藩興惻然憫之名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與之謀因弼將殺

之窮治黨與泓流涕固請乃并其黨赦之泓待弼如初無忿恨之色　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灋當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謠妖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衆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鉤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衆乃服浩之精妙

十二年春二月秦王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入居西宮興疾篤還長安黄門侍郎尹沖謀因泓出迎而殺之興至泓將出迎宮臣諫曰主上疾篤姦臣在側殿下今出進不得見主上退有不測之禍泓曰臣子聞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孝之大

者也泓乃止尚書姚沙彌謂尹沖曰太子不出迎宜奉乘輿幸廣平公第宿衛將士聞乘輿所在自當來集太子誰與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故已陷名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以舉事乃仗大順不惟救廣平之禍吾屬前罪亦盡雪矣沖以興死生未可知欲隨興入宮作亂不用沙彌之言興入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殿中上將軍斂曼嵬收弼第中甲仗內之武庫興疾轉篤其

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幼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即與尹沖帥甲士攻端門斂曼嵬胡翼度等勒兵閉門拒戰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太子右衛率姚和都帥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爭進赴賊賊衆驚擾和都以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大敗愔逃于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犇雍尹沖及弟泓來犇興引東平公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內寢受遺詔輔政明日興卒泓祕不發喪捕南陽公愔及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乃發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和　三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詔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以其世子義符為徐兗二州刺史琅邪王德文請啟行戎路修敬山陵詔許之　秋八月寧州獻琥珀枕於大尉裕裕以琥珀治金創得之大喜命碎擣分賜北征將士裕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大尉留府事劉穆之

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以大尉左司馬東海徐羨之為穆之之副左將軍朱齡石守衛殿省徐州刺史劉懷慎守衛京師揚州別駕從事史張裕任留州事懷慎懷敬之弟也　丁巳裕發建康遣龍驤將軍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新野太守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趙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弘之趨武關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冀

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遵考裕之族弟也劉穆之謂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裕既行青州刺史檀祗自廣陵帥衆至涂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恐祗為變議欲遣軍時檀韶為江州刺史張邵曰今韶據中流道濟為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以觀其意必無患也穆之乃止　九月太尉裕至彭城加領徐州刺史以太原王玄謨為從事史王鎮惡檀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諸屯守皆望風欵附惟新蔡太守董遵不下道濟攻拔其城執遵殺之進克許昌獲秦潁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衆千餘人來降太尉裕拔為參軍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秦兖州刺史韋華降神虎擅還襄邑林子殺之秦東平公紹言於秦主泓曰晉兵已過許昌安定孤遠難以救衛宜遷其鎮戶內實京畿可得

精兵十萬雖晉夏交侵猶不亡國不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威名為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郿今關津兵足以拒晉無為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荅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為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兖州刺史尉建畏懦帥衆棄城北渡河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遽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於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

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為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嗣使建以問太尉裕裕遜辭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久矣諸桓宗族司馬休之國璠兄弟曾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為晉患今晉將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為不利也魏河內鎮將于栗磾有勇名築壘於河上以備侵軼裕以書與之題曰黑矟公麾下栗磾好操黑矟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司馬休之等奔秦事見劉裕篡晉

冬十月秦陽城滎陽二城皆降晉兵進至成皋秦征南將軍陳留公洸鎮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騎三千救之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為之聲援寧朔將軍趙玄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人情駭動衆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陰與檀道濟通主簿閻恢楊虔皆禹之黨也共嫉玄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為朝廷所責乎洸以為然乃遣趙玄將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戍軍城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既而成皋虎牢皆來降檀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犇還龍驤司馬滎陽毛德祖與玄戰於柏谷玄兵敗被十餘創據地大呼玄司馬蹇鑒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鑒曰將軍不濟鑒去安之與之皆死姚禹踰城犇道濟甲子道濟進逼洛陽丙寅洸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議者欲盡阬之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之者甚衆閻生姚益男未至聞洛陽已沒不敢進己丑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置守衛太尉裕以冠軍將軍毛脩之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

司州事戍洛陽　十一月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以自效裕拜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　秦姚懿司馬孫暢說懿使襲長安誅東平公紹廢秦主泓而代之懿以為然乃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樹私恩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諫曰殿下以母弟居方面安危休戚與國同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復敗朝廷之危有如累卵穀者國之本也而殿下無故散之虛損國儲將若之何懿怒笞殺之泓聞之召東平公紹密

與之謀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推移造此謀者必孫暢也但馳使徵暢遣撫軍將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為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當遣懿帥河東見兵共禦晉師若不受詔命便當聲其罪而討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姚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虵玄屯陝津武衛將軍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卑辭誘之送佩刀為誓成都不從懿遣驍騎將軍王國帥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擊擒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至親當重任國危不能救而更圖非望三祖之靈其肯佑明公乎成都將糾合義兵往見明公於河上耳於是傳檄諸城諭以逆順徵兵調食以討懿懿亦發諸城兵莫有應者惟臨晉數千戶應懿成都引兵濟河擊臨晉叛者破之鎮人安定郭純等起兵圍懿東平公紹入蒲阪執懿誅孫暢等

十三年春正月秦主泓朝會百官於前殿以內外危迫君臣相泣征北將軍齊公恢帥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

廬舍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將軍姜紀帥衆歸之建節將軍彭完都棄陰密犇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大兵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亟引輕兵襲之必克恢不從南攻郿城鎮西將軍姚諶為恢所敗長安大震泓馳使徵東平公紹遣姚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灃西扶風太守姚雋等皆降於恢東平公紹引諸軍西

還與恢相持於靈臺姚讚留寧朔將軍尹雅為弘農太守守潼關亦引兵還恢衆見諸軍四集皆有懼心其將齊黄等詣大軍降恢進兵逼紹讚自後擊之恢兵大敗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慟葬以公禮　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留其子彭城公義隆鎮彭城詔以義隆為監徐兖青冀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　二月王鎮惡進軍澠池遣毛德祖襲尹雅於蠡吾城擒之雅殺守者而逃鎮惡引兵徑前抵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陜北渡河拔襄

邑堡秦河北太守薛帛犇河東又攻秦并州刺史尹昭於蒲阪不克別將攻匈奴堡為姚成都所敗辛酉滎陽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為太宰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黄鉞改封魯公使督武衛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又遣別將[illegible]救蒲阪沈林子謂檀道濟曰蒲阪城堅兵多不可猝拔攻之傷衆守之引日王鎮惡在潼關勢孤力弱不如與鎮惡合勢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道濟林子至潼關秦魯公紹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之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城據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等兵力不多懸軍深入不過堅壁以待繼援吾分軍絶其糧道可坐擒也乃遣姚鸞屯大路以絶道濟糧道鸞遣尹雅將兵與晉戰於關南為晉兵所獲將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死幸得脫至今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丙子夜沈林子將鋭卒襲鸞營斬鸞殺

其士卒數千人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沈林子擊之讚敗走還定城薛帛據河曲來降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王泓亦遣使請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劣國多内難裕承其危而伐之其志

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為吾患乎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又遣振威將軍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庚辰裕引軍入河以左將軍向彌為北青州刺史留戍碻磝初裕命王鎮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到俱進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為秦兵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衆心疑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劒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柰何

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豈可得乎下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當自為將軍辦之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耶鎮惡等遣使馳告裕求遣糧援裕呼使者開舫北戶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進今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親至弘農說諭百姓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於南岸牽百丈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略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遣白直隊主丁旰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毦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毦既舉超石帥二千人馳往赴之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既立乃進圍之長孫嵩帥三萬騎助之四面肉薄攻營弩不能制時超石別齎大鎚及矟千餘張乃斷矟長三四尺以鎚鎚之

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兵不能當一時奔潰死者相積臨陳斬阿薄千魏人退還畔城超石與寧朔將軍胡藩寧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之殺獲千計魏王嗣聞之乃恨不用崔浩之言秦魯公紹遣長史姚洽寧朔將軍安鸞護軍姚墨蟲河東太守唐小方帥衆三千屯河北之九原阻河為固欲以絶檀道濟糧援沈林子邀擊破之斬洽墨蟲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啟太尉裕曰紹氣益闕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内恐其凶命先盡不得以

膏齊斧耳紹聞洽等敗死憤恚發病嘔血以兵屬東平公讚而卒讚既代紹衆力猶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太尉裕至洛陽行視城塹嘉毛脩之完葺之功賜衣服玩好直二千萬　秋七月太尉裕至陝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秦主泓使給事黄門侍郎姚和都屯嶢柳以拒之　太尉裕至閿鄉沈田子等將攻嶢柳秦主泓欲自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傅弘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且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領先進弘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馘萬餘級得其乘輿服御物秦主泓奔還灞

上初裕以田子等衆少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至則秦兵已敗乃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辛丑大尉裕之潼關以朱超石為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共攻蒲阪秦平原公璞與姚和都共擊之猗之敗死超石奔還潼關東平公讚遣司馬國璠引魏兵以躡裕後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恢武將軍姚難自香城引兵而西鎮惡追之秦主泓自灞上引兵還屯石橋以為之

援鎮北將軍姚彊與難合兵屯涇上以拒鎮惡鎮惡使毛德祖進擊破之彊死難奔長安東平公讚退屯鄭城太尉裕進軍逼之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東平公讚屯灞東泓屯逍遥園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内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為神壬戌旦鎮惡至渭橋令軍上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衆既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

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它岐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引兵救之為丕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姚諶等皆死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奔石橋東平公讚聞泓敗引兵赴之衆皆潰去胡翼度降於太尉裕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癸亥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灞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耶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不問或譖諸裕曰鎮惡藏姚泓偽輦將有異志裕使人覘之鎮惡剔取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意乃安裕收秦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詣建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秦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阪降東平公讚帥宗族百餘人詣裕降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裕以薛辯為平陽太守使鎮捍北道裕議遷都洛陽諮議參軍王仲德曰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及必致駭動令暴帥日久士卒思歸遷都之計未可議也裕乃止羌衆十萬萬口西奔隴上沈林子追擊至槐里俘虜萬計　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謂羣臣曰姚

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為兄弟勃勃使中書侍郎皇甫徽為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　冬十一月辛未劉穆之卒太尉裕聞之驚慟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穆之之卒也朝廷恇懼欲發詔以太尉左司馬徐羨之代之中軍諮議參軍張邵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命宜須諮之裕欲以王弘代穆之從事中郎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乃以羨之為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陽尹代管留任於是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諮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義真時年十二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為中兵參軍仍以田子領始平太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為雍州治中從事史先是隴上流戶寓關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及置東秦州知裕無復西略之意皆歎息失望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為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下餘人何懼王鎮惡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鬬之使為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鄗之都復輸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

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　閏月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太喜問於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玄略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

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絶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瓚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前將軍昌屯潼關以買德為撫軍右長史屯青泥勃勃將大軍為後繼

十四年春正月夏赫連瓚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衆盛退屯劉迴堡遣使還報王鎮惡謂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乎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由是益忿懼未幾鎮惡與田子俱出北地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鎮惡至傳弘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弘之犇告劉義真義真與王脩被甲登黄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脩之代

鎮惡為安西司馬傳弘之大破赫連瓚於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渡斬獲甚衆夏兵乃退壬戌太尉裕至彭城解嚴琅邪王德文先歸建康裕聞王鎮惡死表言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害忠勲追贈鎮惡左將軍青州刺史以彭城内史劉遵考為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阪徵荆州刺史劉道憐為徐兖二州刺史裕欲以世子義符鎮荆州以徐州刺史劉義隆為司州刺史鎮洛陽中軍諮議張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乃更以義

隆為都督荆益寧雍梁秦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以南郡太守到彦之為南蠻校尉張邵為司馬領南郡相冠軍功曹王曇首為長史北徐州從事王華為西中郎主簿沈林子為西中郎參軍義隆尚幼府事皆決於邵曇首弘之弟也裕謂義隆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以南郡公劉義慶為豫州刺史義慶道憐之子也裕解司州領徐兾二州刺史　冬十月劉義真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脩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脩於義真曰王鎮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脩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真信之使左右劉乞等殺脩脩既死人情離駭莫相統壹義真悉召外軍入長安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赫連璝夜襲長安不克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絶宋公裕聞之使輔國將軍蒯恩如長安召義真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鎮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敕義真輕裝速發既出關然後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雍州別駕韋華奔夏赫連璝帥衆三萬追義真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亟進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真不從俄而夏兵大至傅弘之蒯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弘之恩皆為王買德所擒司馬毛脩之與義真相失亦為夏兵所擒義真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真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耶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絶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筭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夏王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時天寒勃勃裸之弘之呌罵而死勃勃積人頭為京觀號曰髑髏臺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其宫

殿犇潼關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期而驗可謂筭無遺策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以買德為都官尚書封河陽侯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阪聞齡石所在亦往從之赫連昌攻敬先壘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為心爾求間道亡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先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長安勃勃殺之欽之弟秀之悲泣不歡燕者十年欽之穆之之從兄子也宋公裕聞青泥敗

未知義真存亡怒甚刻日北伐侍中謝晦諫以士卒疲弊請俟它年不從鄭鮮之上表以為虜聞殿下親征必併力守潼關徑往攻之恐未易可克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且虜雖得志不敢乘勝過陝者猶懾服大威為將來之慮故也若造洛而返虜必更有揣量之心或益生邊患況大軍遠出後患甚多昔歲西征劉鍾狼狽去年北討廣州傾覆既往之效後來之鑒也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羣盜攻沒諸縣皆由困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顒顒以望殿下之返旆聞更北出不測淺深之謀往還之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若慮西虜更為河洛之患者宜結好北虜北虜親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矣會得段宏啟知義真得免裕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降義真為建威將軍司州刺史以段宏為宋臺黄門郎領太子右衛率裕以天水太守毛德祖為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阪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八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監生臣茹　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八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八下　宋　袁樞　撰

赫連據朔方

晉安帝義熙三年　初魏王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犇秦秦高平公沒奕干以女妻之勃勃魁岸美容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軍國大事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諫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與之平天下柰何逆忌之乃以為安遠將軍使助沒奕干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伺魏間隙邕固爭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為人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猾不仁輕為去就寵之踰分恐終為邊患興乃止久之竟以勃勃為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魏主珪歸所虜秦將唐小方于秦秦王興請歸賀狄干仍送良馬千匹以贖狄伯支珪許之勃勃聞秦復與魏通而怒乃謀叛秦柔然可汗社崙獻馬八千匹于秦至大城

乾隆御覽之寶

勃勃掠取之悉集其衆三萬餘人偽敗於高平川因襲殺没奕干而并其衆勃勃自謂夏后氏之苗裔六月自稱大夏天王大單于大赦改元龍升置百官　初魏主珪遣北部大人賀狄干獻馬千匹求昏於秦秦王興止狄干而絶其昏於是秦魏有隙秦狄伯支等伐魏魏主珪擊之敗狄伯支及唐小方等至是秦因唐小方以求贖狄伯支魏人歸之　冬十月夏王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己北諸戍斬秦將楊丕

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高平山川險固土田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犇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興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啟興乃歎曰吾不用黄兒之言以至於此

十一月勃勃又敗秦將張佛生於青石原俘斬五千餘人

四年夏五月秦王興使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

秋七月夏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齊難以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之俘斬七千餘人難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城擒之虜其將士萬三千人於是嶺北夷夏附於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

五年春正月秦王興遣其弟平北將軍沖征虜將軍狄伯支等帥騎四萬擊夏王勃勃沖至嶺北謀還襲長安伯支不從而止因酖殺伯支以滅口　夏四月夏王勃勃帥騎二萬攻秦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進屯依力川　秋九月秦王興自將擊夏王勃勃至貳城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勃乘虛奄至興懼欲輕騎就詳等右僕射韋華曰若鑾輿一動衆心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興與勃勃戰秦兵大敗將軍姚

榆生為勃勃所擒左將軍姚文宗等力戰勃勃乃退興還長安勃勃復攻秦敕奇堡黄石固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六年春三月夏王勃勃遣尚書胡金纂攻平涼秦王興救平涼擊金纂殺之勃勃又遣兄子左將軍羅提攻拔定陽阬將士四千餘人秦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户内徙興處之湟山及陳倉勃勃寇隴右破白崖堡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棄城走勃勃徙其民萬

六千户於大城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七年春正月秦姚詳屯杏城為夏王勃勃所逼南犇大蘇勃勃遣平東將軍鹿奕千追斬之盡俘其衆勃勃南攻安定破尚書楊佛嵩于青石北原降其衆四萬五千進攻東鄉下之徙三千餘户于貳城秦鎮北參軍王買德犇夏夏王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以買德為軍師中郎將秦王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迎姚詳弗及遂屯杏城

八年冬十月秦王興以楊佛嵩為雍州刺史帥嶺北見兵以擊夏行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每見敵勇不自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既多遇敵必敗行已遠追之無及將若之何佛嵩與夏王勃勃戰果敗為勃勃所執絶亢而死

九年春三月夏王勃勃大赦改元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勃勃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宜名新城曰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又鑄銅為一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飾以黄金列於宫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由是器物皆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為劉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乃改姓赫連氏言帝王係天為子其徽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為氏言其剛鋭如鐵皆堪伐人也

十一年春三月夏王勃勃攻秦杏城拔之執守將姚逵阬士卒二萬人秦王興如北地遣廣平公弼及輔國將軍歛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　秋九月夏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太守姚周都遂入新平廣平公弼與戰於龍尾堡擒之

十二年春正月秦王興卒太子泓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和　夏六月夏王勃勃帥騎四萬襲上邽未至嵩與盛戰於竹嶺敗死勃勃攻上邽二旬克之殺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將士五千餘人因毀其城進攻陰密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為雍州刺史鎮陰密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奔還長安安定人胡儼等帥戶五萬據城降於夏勃勃使鎮東將軍羊苟兒將鮮卑五千鎮安定進攻秦鎮西將軍姚諶于雍城諶委鎮奔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秦東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等將步騎五萬擊之勃勃退趨安定胡儼閉門拒之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復以安定降秦紹進擊勃勃於馬

鞍阪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勃勃歸杏城楊盛復遣兄子倦擊秦至陳倉秦歛曼嵬擊却之夏王勃勃復遣兄子提南侵泄陽秦車騎將軍姚裕等擊却之

十三年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乃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太尉裕克秦東還留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督　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瓚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

十四年夏赫連瓚至渭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田子殺王鎮惡王脩執田子斬之以冠軍將軍毛脩之代鎮惡傅弘之大破赫連瓚夏兵乃退劉義真名外軍入長安關中郡縣悉降於夏夏王勃勃進據咸陽宋公裕召義真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代鎮長安義真將士大掠而東赫連瓚帥衆追之傅弘之等力戰晉兵大敗夏兵不窮追故得免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奔潼關勃勃入長安五事并見劉裕滅後秦夏王勃勃築壇於灞上即皇帝位改元昌武

恭帝元熙元年春二月夏羣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沃饒險固然晉人僻遠終不能為吾患魏與我風俗略同土壤隣接自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皆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赫連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録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大赦改元真興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劒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迕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唇諫者先截其舌然後斬之

魏滅北燕

晉安帝義熙十年秋八月辛丑魏主嗣遣謁者于什門使於燕于什門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逼令入什門見跋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苦見逼耶跋怒留什門不遣什門數衆辱之左右請殺之跋曰彼各為其主耳乃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降久之衣冠弊壞略盡蟣虱流溢跋遺之衣冠什門皆不受

十四年　初和龍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至申燕太史令張穆言於燕王跋曰此兵氣也今魏方彊盛而執其使者好命不通臣竊懼焉跋曰吾方思之五月魏主嗣東巡至濡源及甘松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安東將軍李先給事黄門侍郎奚瀾帥精騎二萬襲燕又命驍騎將軍延普幽州刺史尉諾自幽州引兵趨遼西為之聲勢嗣屯突門嶺以待之道生等拔乙連城進攻和龍與燕單于右輔古泥戰破之殺其將皇甫軌燕王跋嬰城自守魏人攻之不克掠其民萬餘家而還

宋文帝元嘉三年秋八月燕太子永卒立次子翼為太子

七年秋八月燕太祖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陽哲於内殿屬以後事九月病甚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惡翼聽政

謂翼曰上疾將瘳柰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絶内外遣閹寺傳問而已翼及諸子大臣並不得見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司徒録尚書事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閤弘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閤而入至于中堂射殺女御一人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即天王位遣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

太子不侍疾羣公不奔喪疑有逆謀社稷將危吾備介弟之親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叩門入者進階二等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遣使賜翼死太祖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謚太祖曰文成皇帝葬長谷陵

九年春正月立慕容后之子王仁為太子　夏五月魏主治兵於南郊謀伐燕　六月庚寅魏主伐燕命太子晃録尚書事時晃繞五歲　秋七月己未魏主之濡水

庚申遣安東將軍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運攻具出南道會和龍魏主至遼西燕王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己巳魏主至和龍　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于魏魏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崇績之子也八月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昌黎公丘等擊破之死者萬餘人燕尚書高紹帥萬餘家保羌胡固辛己魏主攻紹斬之平東將軍賀多羅攻帶方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冀陽皆拔之

九月乙卯魏主引兵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欵獻女於魏乞為附庸燕王曰負豐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脩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冠軍將軍毛脩之毛脩之不從乃止既而事泄朱脩之逃奔燕魏人數伐燕燕王遣脩之南歸求救脩之汎海至東來遂還建康拜黄門

侍郎　初燕王嫡妃王氏生長樂公崇崇於兄弟為最長及即位立慕容氏為皇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使鎮肥如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今國家將亡人無愚智皆知之王復受慕容后之譖吾兄弟死無日矣乃相與亡犇遼西說崇使降魏崇從之會魏主使給事郎王德招崇十二月己丑崇使邈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其將封羽圍崇於遼西

十年春正月乙卯魏主遣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

二月庚午魏主以馮崇為都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録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尚書刺史征虜已下官　夏六月魏永昌王健左僕射安原督諸軍擊和龍將軍樓勃別將五千騎圍凡城燕守將封羽以凡城降收其三千餘家而還　秋八月馮崇上表請說降其父魏主不聽

十一年春正月戊戌燕王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不許

閏三月辛巳燕王遣尚書高顒上表稱藩請罪于魏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主乃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　夏六月燕王不遣太子質魏散騎常侍劉滋諫曰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為晉擒何則彊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彊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修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饑窮勸農桑省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辛亥魏主遣撫軍

大將軍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

十二年春正月燕王數為魏所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癸酉詔封為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　三月癸亥燕王遣大將湯燭入貢於魏辭以太子王仁有疾故未之遣　夏六月戊申魏主命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鎮東大將軍徒河屈垣等帥騎四萬伐燕　秋七月己卯魏樂平王丕等至和龍燕王以牛酒犒軍獻甲三千屈垣責其不送侍子掠男女六千口而還　冬十一月魏人

數伐燕燕日危蹙上下憂懼太常楊㬋復勸燕王速遣太子入侍燕王曰吾未忍為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㬋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不克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為變燕王不聽密遣尚書陽伊請迎於高麗

十三年春二月戊子燕王遣使入貢于魏請送侍子魏主不許將舉兵討之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東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　三月辛未魏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

軍古弼將精騎一萬伐燕平州刺史拓跋嬰帥遼西諸軍會之　夏四月魏娥清古弼攻燕白狼城克之高麗遣其將葛盧孟光將衆數萬隨陽伊至和龍迎燕王高麗屯于臨川燕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于闕下生中流矢死葛盧孟光入城命軍士脫弊褐取燕武庫精仗以給之大掠城中五月乙卯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焚宮殿火一旬不滅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外葛盧孟光帥騎殿後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為門卒戊午魏主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令送燕王　秋九月高麗不送燕王於魏遣使奉表稱當與馮弘俱奉王化魏主以高麗違絡議擊之將發隴右騎卒劉絜曰秦隴新民且當優復俟其饒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脩農桑以豐軍

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魏主乃止

十五年　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為質弘怨高麗遣使來上表求迎上遣使者王白駒等迎之并令高麗資遣高麗王不欲使弘南來遣將孫漱高仇等殺之于北豐并其子孫十餘人謚弘曰昭成皇帝

魏滅夏

宋文帝元嘉元年夏主將廢太子璝而立少子酒泉公倫璝聞之將兵七萬北伐倫倫將騎三萬拒之戰于高平倫敗死倫兄太原公昌將騎一萬襲璝殺之并其衆八萬五千歸于統萬夏主大悅立昌為太子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

二年秋八月夏武烈帝殂廟號世祖太子昌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承光

三年夏六月魏主詔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為患不如先伐蠕蠕太常崔浩曰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先伐燕於是魏主自雲中西巡至五原因略於陰山東至和兜山秋八月還平城　秋九月魏主聞夏世祖殂諸子相圖國人不安欲伐之長孫嵩等皆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鉤已而行其占秦亡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人相應不可失也嵩固爭之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汚命武士頓辱之於是遣司空奚斤帥四萬五千人襲蒲坂宋兵將軍周幾帥萬人襲陝城以河東太守薛謹為鄉導謹辨之子也魏主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揔前隊之兵訪於崔浩浩曰順誠有籌略然臣與之婚姻深知其為人果於去就不可專委帝乃止

冬十月丁巳魏主發平城　魏主行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　十一月戊寅帥輕騎二萬濟河襲統萬壬午冬至夏主方燕羣臣魏帥奄至上下驚擾魏主軍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內三郎豆代田帥衆乘勝入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宮垣而出魏主拜代田勇武將軍魏軍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掠殺獲數萬得牛馬十餘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它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

餘家而還夏弘農太守曹達聞周幾將至不戰而走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會幾卒于軍中蒲坂守將東平公乙斗聞奚斤將至遣使詣統萬告急使者至統萬魏軍已圍其城還告乙斗曰統萬已敗矣乙斗懼棄城西犇長安斤遂克蒲坂夏主之弟助興先守長安乙斗至與助興棄長安西犇安定十二月斤入長安

四年春正月乙酉魏主還平城統萬徙民在道多死能至平城者什纔六七己亥魏主如幽州夏主遣平原公

定帥衆二萬向長安魏主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夏　二月魏主還平城　三月丙子魏主遣高涼王禮鎮長安禮斤之孫也又詔執金吾桓貸造橋於君子津　夏四月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翰等將三萬騎為前驅常山王素等將步兵三萬為後繼南陽王伏真等將步兵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三千為前候素遵之子也　五月魏主發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辛巳濟君子津　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

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六月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王降魏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名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居民魏軍士有得罪亡犇夏者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

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甲辰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偽遁引而疲之夏兵為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魏主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士饑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

不止後軍已絶宜隱軍分出奄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為左右隊以掎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為夏將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夏兵乃退魏主騰馬得上刺夏尚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齊翳槐之玄孫也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殺夏主之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死者萬餘人夏主不及入城遂犇上邽魏主徵服逐犇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魏主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暮夏尚書僕射閭至奉夏主之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夏主至高平不及而還己巳魏主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諸母后妃姊妹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顧謂左右曰蕞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得夏太史令張淵徐辯復以為太史令得故晉將毛脩之秦將軍庫洛干歸庫洛干於秦以毛脩之善烹調用為太官令魏主見夏著作郎天水趙逸所為文譽夏主太過怒曰此豎無道何敢如是誰所為耶當速推之崔浩曰文士褒貶多過其實蓋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魏主納夏世祖三女為貴人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魏主命宗正娥清太僕丘堆帥騎五千略地關右

定聞統萬已破遂犇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清堆攻夏貳城拔之魏主詔斤等班師斤上疏言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今因已危滅之為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魏主不許斤固請乃許之給斤兵萬人遣將軍劉跋送馬三千匹并留娥清丘堆使共擊夏辛酉魏主自統萬東還以常山王素為征南大將軍假節與執金吾桓貸莫雲留鎮統萬雲題之弟也

五年春二月魏平北將軍尉眷攻夏主於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斤馬多疫死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丘堆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兵敗以數百騎還城夏主乘勝日來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為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為賊殺當坐灋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為計乎斤曰今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

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於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為辭頡曰今斂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匹頡請募敢死之士出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陣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夏主敗走頡追之夏主馬蹶而墜遂擒之頡同之子也夏大將軍領司徒平原王定收其餘衆數萬犇還平涼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勝光三月辛巳赫連昌至平城魏主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常忠將軍賜爵會稽公以安頡為建節將軍賜爵西平公尉眷為寧北將軍進爵漁陽公魏主常使赫連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共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為不可魏主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奚斤自以為元帥而昌為偏裨所擒深恥之乃捨輜

重齎三日糧追夏主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髦嶺夏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於夏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夏主乃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皆為夏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犇長安與高涼王禮偕犇蒲坂夏人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頡斬丘堆代將其衆鎮蒲坂以拒之　夏四月夏主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以詔諭之使降

六年春正月夏酒泉公儁自平涼犇魏　夏五月夏主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不敢進而還夏主少凶暴無賴不為世祖所知十月畋于陰槃登苛藍山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

七年春三月壬寅魏封赫連昌為秦王　秋九月己丑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鄜城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之殺萬餘人謂以代遁去夏主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鄜城東留其弟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和約合兵滅魏遥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主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興赫連定遥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　冬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涼夏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魏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西安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鄜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斬首數千級夏主還走登鶉觚原為方陳以自固魏兵就圍之　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饑渴丁酉夏主引衆下鶉觚原

魏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夏衆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中重創單騎走收其餘衆驅民五萬西保上邽魏人獲夏主之弟丹楊公烏視拔武陵公尭骨及公侯以下百餘人是日魏兵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城犇長安驅略數千家西犇上邽　己亥魏主如安定庚子還臨平涼掘塹圍之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七年夏隴西守將降魏　十二月丁卯夏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出降魏克平涼關中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獻於魏主魏主以夏主之后賜代田命斤滕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賜代田爵井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魏主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鎮西將軍王斤鎮長安壬申魏主東還以奚斤為宰士使負酒食以從王斤驕矜不瀍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命南犇漢川者數千家魏主案治得實斬斤以狗八年夏六月夏主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

城濟河欲擊河西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璝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虔帥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　秋八月吐谷渾王慕璝遣侍郎謝太寧奉表于魏請送赫連定　九年春三月壬申吐谷渾王慕璝送赫連定于魏魏人殺之

十一年春閏三月甲戌赫連昌叛魏西走丙子河西候將格殺之魏人并其羣弟誅之

魏滅北涼

宋文帝元嘉七年冬十一月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八年秋八月乙酉河西王蒙遜遣子安周入侍于魏

九月魏主欲選使者詣河西崔浩薦尚書李順乃以順為太常拜河西王蒙遜為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

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冊曰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北盡窮髮南極庸嶲西被崐嶺東至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置將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

元年冬十二月魏李順復奉使至涼涼王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腰髀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

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入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使庭歸追止之曰太常既雅恕衰疾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偃蹇此豈社稷之福耶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二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綏集荒裔羣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為

晚也初罽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術蒙遜甚重之謂之聖人魏主聞之使李順往徵之蒙遜留不遣仍殺之魏主由是怒涼蒙遜荒淫猜虐羣下苦之

十年夏四月涼王蒙遜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菩提幼弱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為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録尚書事蒙遜卒謚曰武宣王廟號太祖牧犍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立子封壇為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録尚書事遣使請命于魏牧犍聰穎好學和雅有度

量故國人立之先是魏主遣李順迎武宣王女為夫人會卒牧犍稱先王遺意遣左丞宋繇送其妹興平公主于魏拜右昭儀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十匹廐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遣順拜牧犍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河西王以宋繇為河西王右相牧犍以無功受賞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尊敦煌劉昞為國師親拜之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十一年夏四月河西王牧犍遣使上表告嗣位戊寅詔以牧犍為都督涼秦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

十二年春正月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河西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對曰昔虢之將亡神降于莘願殿下崇德脩政以享三十之祚若盤于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犍不悅

十四年冬十一月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犍河西王遣宋繇奉表詣平城謝且問其母及公主所宜稱魏主使羣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牧犍遣將軍沮渠旁周入貢于魏魏主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并徵世子封壇入侍是歲牧犍遣封壇如魏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御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即以此年西征可乎對曰臣疇昔所言以今觀之私謂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它年魏主乃止

十六年春三月河西王牧犍通於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與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魏主遣解毒醫乘傳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厚資給使居酒

泉魏每遣使者詣西域常詔牧犍發導護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為彊若更有魏使勿復供奉西域諸國頗有貳心使還具以狀聞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羅還亦言牧犍雖外脩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萬匹計在道傷死不滿八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而遠方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為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為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位以來職貢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今其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

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尚書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二返魏主以為能涼武宣王數與順遊宴對其羣下時為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為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議伐涼州順與尚書古弼皆曰自溫圍水以西至姑臧地皆沙石絕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環城百里之內地不生草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衆無復它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為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耶帝隱聽聞之乃

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羣臣既出振威將軍代人伊馥言於帝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衆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帝善之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於西郊六月甲辰發平城使侍中宜都王穆壽輔太子晃監國決留臺事內外聽焉又使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命公卿為書以讓河西王牧犍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羣臣委贄遠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輿櫬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為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　魏主自雲中濟河秋七月己巳至上郡屬國城壬午留輜重部分諸軍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令劉絜與常山王素為前鋒兩道並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為後繼以平西將軍源賀為鄉導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外援既服然後取

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河西畜產二十餘萬河西王牧犍聞有魏師驚曰何為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望風犇潰劉絜用卜者言以為日辰不利斂兵不追董來遂得入城魏主由是怒之丙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犍令出降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為寇冀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其兄子祖踰城出降魏主具知其情乃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對曰臣之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魏主之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為疑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敕以釋汝疑　九月丙戌河西王牧犍兄子萬年帥所領降魏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其縛

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使張掖王禿髮保周龍驤將軍穆罷安遠將軍源賀分狗諸郡雜胡降者又數十萬初牧犍以其弟無諱為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宜得為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領張掖太守安周為樂都太守從弟唐兒為敦煌太守及姑臧破魏主遣鎮南將軍代人叱干睿擊張掖鎮北將軍封沓擊樂都宜得燒倉庫西犇酒泉安周南犇吐谷渾封沓掠數千戶而還

奚眷進攻酒泉無諱宜得收遺民犇晉昌遂就唐兒於敦煌魏主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及武威張掖皆置將守之魏主置酒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為奇伊馥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冬十月辛酉魏主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征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萬戶于平城十二月壬午魏主至平城猶以妹壻待牧犍牧犍尤喜文學以敦煌閻駰為姑臧太守張湛為兵部尚書劉昞索敞陰興為國師助教金城宋欽為世子洗馬趙柔為金部郎廣平程駿駿從弟弘為世子侍講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

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寇魏酒泉元絜輕之出城與語壬子無諱執絜以圍酒泉　三月沮渠無諱拔酒泉　夏四月庚辰沮渠無諱寇魏張掖丙戌魏主遣鎮南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將討之　五月乙巳沮渠無諱復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魏主不復加討但以詔諭之　秋八月甲申沮渠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魏永昌王健請降歸酒泉郡及所虜將士元絜等魏主使尉眷留鎮涼州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魏以沮渠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　三月辛亥魏賜沮渠萬年為張掖王夏四月沮渠唐兒叛沮渠無諱無諱留從弟天周守酒泉與弟宜得引兵擊唐兒唐兒敗死魏以無諱終為邊患庚辰遣鎮南將軍奚眷擊酒泉　冬十一月酒泉城

中食盡萬餘口皆餓死沮渠天周殺妻以食戰士庚子魏奚眷拔酒泉獲天周送平城殺之沮渠無諱乏食且畏魏兵之盛乃謀西度流沙遣其弟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欲降會魏使者至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

十九年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衆犇且末其世子降於安周無諱遂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大半李寶自伊吾帥衆二千入據敦煌繕脩城府安集故民沮渠牧犍之亡也涼州人闞爽據高昌自稱太守唐契為柔然所逼擁衆西趨高昌欲奪其地柔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契弟和收餘衆犇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請降於魏　唐契之攻闞爽也爽遣使詐降於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八月無諱將其衆趨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將衛興奴夜襲高昌屠其

城爽犇柔然無諱據高昌遣其常侍泥儁奉表詣建康詔以無諱為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刺史河西王

二十一年秋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為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河州刺史河西王

二十四年　魏師之克敦煌也沮渠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玉及寶器因不復閉小民爭入盜取之有司索盜不獲至是牧犍所親及守藏者告之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姊妹皆學左道有司索牧犍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又有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賜牧犍死謚曰哀王

魏平仇池

晉武帝大元十年冬十月西燕主沖遣尚書令高盖帥衆五萬伐後秦戰于新平盖大敗降於後秦初盖以楊定為子及盖敗定亡犇隴右復收集其舊衆定佛奴之

孫也　十一月衛將軍楊定徙治歷城置儲蓄於百頃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遣使來稱藩詔因其所號假之其後又取天水略陽之地自稱秦州刺史隴西王

十九年冬十月秦主崇為梁王乾歸所逐犇隴西王楊定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等拒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諡定為武王仍遣使來稱藩秦太子宣犇盛

二十一年冬十二月楊盛遣使來請命詔拜盛鎮南將軍仇池公盛表苻宣為平北將軍

安帝隆安二年楊盛遣使附魏魏以盛為仇池王

義熙元年夏六月秦隴西公碩德伐仇池屢破楊盛兵秋七月楊盛請降於秦秦以盛為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

三年夏四月氐王楊盛以平北將軍苻宣為梁州督護將兵入漢中秦梁州別駕呂瑩等起兵應之刺史王敏攻之瑩等求援於盛盛遣軍臨澁口敏退屯武興盛復通於晉晉以盛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盛因以宣行梁州刺史

八年冬十月仇池公楊盛叛秦侵擾祁山秦王興遣建威將軍趙琨為前鋒立節將軍姚伯壽繼之前將軍姚恢出鷲峽秦州刺史姚嵩出羊頭峽右衛將軍胡翼度出汧城以討盛興自雍赴之與諸將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忽言於嵩曰先帝神略無方徐洛生以英武佐

命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能全也直地勢險固耳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帥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懦不進琨衆寡不敵為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

十二年夏六月氐王楊盛攻秦祁山拔之進逼秦州秦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兵退平與上邽守將姚嵩追之嵩與盛戰於竹嶺敗死

宋高祖永初三年夏四月乙亥詔封仇池公楊盛為武

都王

文帝元嘉二年夏六月武都惠文王楊盛卒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及盛卒玄自稱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遣使來告喪始用元嘉年號

三年冬十月仇池氐楊興平求内附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遣始平太守龐諮據武興氐王楊玄遣其弟難當將兵拒諮諮擊走之

四年秋九月氐王楊玄遣將軍苻白作圍秦梁州刺史出連輔政于赤水城中糧盡民執輔政以降輔政至駱谷逃還冬十月秦以驍騎將軍吳漢為平南將軍梁州刺史鎮南漢　冬十一月魏主遣軍司馬公孫軌兼大鴻臚持節策拜楊玄為都督荆梁等四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南秦王及境玄不出迎軌責讓之欲奉策以還玄懼而郊迎

六年秋七月武都孝昭王楊玄疾病欲以國授其弟難當難當固辭請立玄子保宗而輔之玄許之玄卒保宗立難當妻姚氏勸難當自立難當乃廢保宗自稱都督雍涼秦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

七年夏六月己卯以氐王楊難當為冠軍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

九年夏六月加北秦州刺史楊難當征西將軍難當以兄子保宗為鎮南將軍鎮宕昌以其子順為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難當囚之

十年夏四月帝聞梁南秦三州刺史甄灋護刑政不治失氐羌之和乃自徒中起蕭思話為梁南秦二州刺史灋護灋崇之兄也　秋九月戊午魏主遣兼大鴻臚崔賾持節拜氐王楊難當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梁二州牧南秦王賾逞之子也　楊難當因蕭思話未至甄灋護將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

範敗灋護參軍魯安期等又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　冬十一月丁未灋護棄城犇洋川之西城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其司馬趙温為梁秦二州刺史

十一年春正月楊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蕭思話至襄陽遣横野司馬蕭承之為前驅承之緣道收兵得千人進據磩頭楊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趙温守梁州又遣其魏興太守薛健據黄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二月趙温薛健與其馮翊太守蒲甲子合攻坦營坦擊破之温等退保西水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將三千人助承之拔黄金戍而據之温棄州城退據小城健甲子退保下桃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趙温等屢破之行參軍王靈濟别將出洋川攻南城拔之擒其守將趙英南城空無所資靈濟引兵還與承之合　三月楊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十餘日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氐悉衣

犀甲戈矛所不能入承之斷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數人氐不能當燒營走據大桃閏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城氐敗走斬獲甚衆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初桓希既敗氐王楊盛據漢中梁州刺史范元之傳歆皆治魏興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為刺史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為氐所焚不可復固蕭思話徙鎮南鄭　夏四月甄灋護坐委鎮賜死于獄楊難當遣使奉表謝罪帝下詔赦之

十二年楊難當釋楊保宗之囚使鎮童亭

十三年春三月氐王楊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立妻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絶　赫連定之西遷也楊難當遂據上邽秋七月魏主遣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尚書令劉絜督河西高平諸軍以討之先遣平東將軍崔賾齎詔書諭難當　九月庚戌魏樂平王丕等至略陽楊難當懼請奉詔攝上邽守兵還仇池諸將議以為不誅其豪帥軍

還之後必相聚為亂又大衆遠出不有所掠無以充軍實賞將士丕將從之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如諸將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既還為亂必速丕乃止撫慰初附秋毫不犯秦隴遂安難當以其子順為雍州刺史守下辯

十六年春三月楊保宗與兄保顯自童亭奔魏庚寅魏主以保宗為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牧武都王鎮上邽妻以公主保顯為鎮西將

軍晉壽公　冬十二月氐王楊難當將兵數萬寇魏上邽秦州人多應之東平呂羅漢說鎮將拓拔意頭曰難當衆盛今不出戰示之以弱衆情離沮不可守也意頭遣羅漢將精騎千餘出衝難當陳所向披靡殺其左右騎八人難當大驚會魏主以璽書責讓難當難當引還仇池

十七年大秦王難當復稱武都王

十八年冬十一月氐王楊難當傾國入寇謀據蜀土遣其建忠將軍苻冲出東洛以禦涼州兵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擊冲斬之真道懷敬之子也難當攻拔葭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嬰城固守難當攻之十餘日不克乃還道錫道產之弟也十二月癸亥詔龍驤將軍裴方明等帥甲士三千人又發荊雍二州兵以討難當皆受劉真道節度

十九年夏五月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分兵攻武興下辯白水皆取之楊難當遣建節將軍苻弘祖守蘭

皋使其子撫軍大將軍和將重兵為後繼方明與弘祖戰於濁水大破之遂斬祖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難當犇上邽獲難當兄子建節將軍保熾難當以其子虎為益州刺史守陰平聞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辯方明使其子肅之邀擊之擒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楊保熾為楊玄後使守仇池魏人遣中山王辰迎楊難當詣平城秋七月以劉真道為雍州刺史裴方明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方

明辭不拜丙寅魏主使安西將軍古弼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與武都王楊保宗自祁山南入征西將軍漁陽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督關中諸軍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譙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南趨襄陽征南將軍刁雍東趨廣陵移書徐州稱為楊難當報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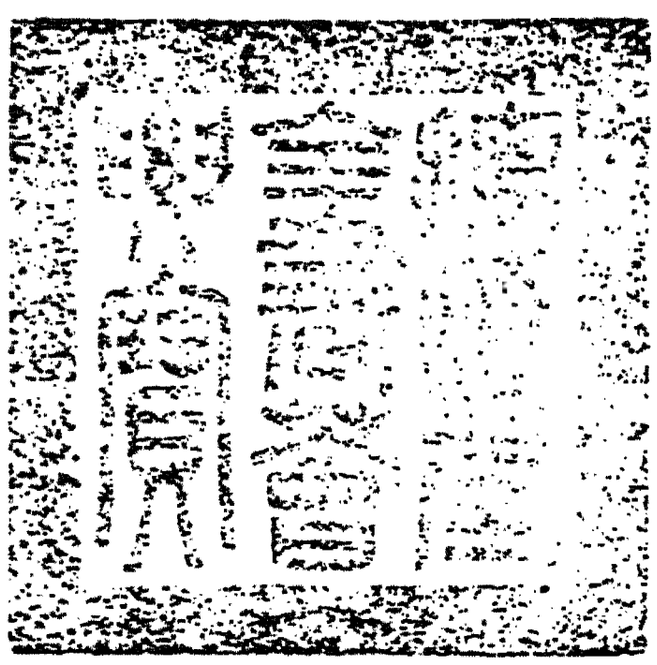
二十年春正月魏皮豹子等進擊樂鄉將軍王奐之等敗沒魏軍進至下辯將軍强玄明等敗死　二月胡崇之與魏戰于濁水崇之為魏所擒餘衆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魏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雒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齊　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鎮東司馬苻達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遂舉兵立楊文德為主據白崖分兵取諸戎進圍仇池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　夏五月魏古弼發上邽高平岍城諸軍擊楊文德文德退走皮豹子督

關中諸軍至下辯聞仇池解圍欲還弼遣人謂豹子曰宋人恥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為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魏以豹子為仇池鎮將楊文德遣使來求援秋七月癸丑詔以文德為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德屯葭蘆城以任詘為左司馬武都陰平氐多歸之　甲子前雍州刺史劉真道梁南秦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減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　冬十一月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衆二萬攻魏濁水城魏皮豹子河間公齊救之道盛敗死

二十四年冬十二月楊文德據葭蘆城招誘氐羌武都等五郡氐皆應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諸軍擊之文德兵敗棄城犇漢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屬軍資及楊保宗所尚魏公主而還初保宗將叛公主勸之或曰奈何叛父母之國公主曰事成為一國之母豈比小縣公主

哉魏主賜之死楊文德坐失守免官削爵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監生臣茹雲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八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乾隆御覽之寶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上　　宋　袁樞　撰

劉裕篡晉

晉安帝隆安三年　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之從母也生懷敬未朞走往救之斷懷敬乳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摴蒱為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劉裕擊孫恩事見盧循之亂

元興三年桓玄之亂劉裕入朝玄謂其司徒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后劉氏有智鑒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候關河平定然後別議耳

劉裕與何無忌密謀興復劉邁弟毅亦與無忌謀討玄於是相與合謀起兵　劉裕克京口玄懼浮江南走裕入建康王謐推裕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　玄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

等追之玄挾帝至江陵殺等自尋陽西至與玄遇玄衆大潰挾帝西走馮遷擊斬之乘輿返正於江陵　桓振襲陷江陵

義熙元年春正月劉毅等擊破桓振軍迎帝於江陵何無忌奉帝東還　三月帝至建康以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裕固讓不受屢請歸藩詔百僚敦勸帝幸其第裕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並見偽楚之亂

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改授都督荆司等十六州諸軍事加領兖州刺史　六月劉裕遣使求和於秦且求南鄉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咸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誅桓玄興復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於晉

二年冬十月尚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

四年春正月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刺史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遣

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裕記室錄事參軍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偽起如廁密疏白裕曰皮沈之言不可從裕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之穆之曰晉朝失政日久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勲高位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遂為守藩之將耶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以取富貴事有前後故一時相推非為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以佗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將來之危難可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措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徐兖二州刺史如故裕表解兖州以諸葛長民為青州刺史鎮丹徒劉道憐為并州刺史戍石頭

五年春二月劉裕伐南燕事見劉裕平南燕　初苻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鎮惡來犇以為臨澧令鎮惡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裕與語說之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即以為中軍參軍　秋九月加劉裕太尉裕固辭

六年六月以劉裕為太尉中書監加黃鉞裕受黃鉞餘固辭　司馬國璠及弟叔璠叔道奔秦秦王興曰劉裕方誅桓玄輔晉室卿何為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

有自脩立裕輒除之方為國患甚於桓玄耳

七年春正月己未劉裕還建康　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

八年夏四月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為衛將軍都督荊寧秦雍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毅謂左衛將軍劉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為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以告太尉裕裕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毅性剛愎自謂建義之功與裕相埒深自矜伐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深相憑結僧施超之從子也毅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裕許之毅又奏以郗僧施為南蠻校尉後軍司馬毛修之為南郡太守裕亦許之以劉穆之代僧施為丹陽尹毅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

於俛塘寧遠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為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是縉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為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　秋九月劉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州文武江州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毅疾篤郗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乃勸毅請徙梁兖州刺

史藩以自副太尉裕偽許之藩自廣陵入朝巳卯裕以詔書罪狀殺云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收藩及混賜死庚辰詔大赦以前會稽内史司馬休之為都督荆雍梁秦寧益六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為兖青二州刺史鎮京口使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裕疑長民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佐吏配給資力以防之壬午裕帥諸軍發建康參軍王鎮惡請給百舸為前驅丙申至姑孰以鎮惡為振武將軍

與龍驤將軍蒯恩將百舸前發裕戒之曰若賊可擊擊之不可者燒其船艦留屯水際以待我於是鎮惡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兖州至冬十月巳未鎮惡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蒯恩軍居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語前軍士有問者但云劉兖州至津戍及民間皆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欲出江津問劉兖州何在軍士曰在後顯之至軍後不見藩而見軍人擔鼓排戰具望江津船艦已被燒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馳去告毅行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門未及下關軍人因得入城衛軍長史謝純入參承毅出聞兵至左右欲引車歸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將安之馳還入府純安兄據之孫也鎮惡與城内兵鬬且攻其金城自食時至中晡城内人敗散鎮惡穴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詔及赦文并裕手書示毅毅

皆燒不視與司馬毛脩之等督士卒力戰城内人猶未信裕自來軍士從毅自東來者與臺軍多中表親戚且鬬且語知裕自來人情離駭逮夜聽事前兵皆散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鎮惡慮閤中自相傷犯乃引軍出圍金城開其南面毅慮南有伏兵夜半帥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毛脩之謂謝純曰君但隨僕去純不從為人所殺毅夜投牛牧佛寺初桓蔚之敗也走投牛牧寺僧昌昌保藏之毅殺昌至是寺僧

拒之曰昔亡師容桓蔚為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遂縊而死明日居人以告乃斬首於市并子姪皆伏誅毅兄模犇襄陽魯宗之斬送之初毅季父鎮之閒居京口不應辟召常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詬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死太尉裕奏徵鎮之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固辭不至

冬十一月己卯太尉裕至江陵殺郗僧施初毛脩之雖為劉毅僚佐素自結於裕故裕特宥之賜王鎮惡爵漢壽子裕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納之下書寬租省調節役原刑禮辟名士荆人說之諸葛長民驕縱貪侈所為多不法為百姓患常懼太尉裕按之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乃屏人問劉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長民意乃小安長民弟輔國大將軍黎民說長民曰劉氏之亡亦諸葛氏之懼也宜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邪因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叅三州七郡常懼福過災

生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　裕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誕白裕求先下裕曰諸葛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為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賁育矣乃聽先還

冬十二月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

九年春二月太尉裕自江陵東還駱驛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刻至日每淹留不進諸葛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

於新亭輒差其期乙丑晦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丙寅朔旦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旿於幔中引長民却人間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丁旿自幔後出於座拉殺之輿尸付廷尉收其弟黎民黎民素驍勇格鬬而死并殺其季弟大司馬參軍幼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　三月戊寅加裕豫州刺史裕固讓太傅州牧　秋九月再命太尉裕為太傅揚州牧固辭

十年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太尉裕惡之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裕由是不悅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

十一年春正月太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並賜死發兵擊之詔加裕黃鉞領荊州刺史庚午大赦　辛巳太尉裕發建康以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無大小皆決於穆之又以高陽內史劉鍾領石頭戍事屯治亭休之府司馬張裕南平太守檀範之聞之皆逃歸建康裕邵之兄也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為太尉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應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南陽韓延之延之復書曰承親帥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

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默然邪前以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而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來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乎劉藩死於閶闔之門諸葛甕於左右之手甘言詫方伯

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之侯以是為得算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命過日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僧施之徒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

劉氏　太尉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

超石齡石之弟也江夏太守劉虔之將兵屯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魯軌襲擊虔之殺之裕使其壻振威將軍東海徐逵之統參軍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為前鋒出江夏口逵之等與魯軌戰于破冢兵敗逵之允之淵子皆死獨蒯恩勒兵不動軌乘勝力攻之不能克乃退淵子林子之兄也裕軍於馬頭聞逵之死怒甚三月壬午帥諸將濟江魯軌司馬文思將休之兵四萬臨峭岸置陳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太尉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建武將軍胡藩領遊兵在江津裕呼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顧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岸少容足指騰之而上隨之者稍多既登岸直前力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卻裕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潰遂克江陵休之宗之俱北走軌留石城裕命閫中侯下邳趙倫之太尉參軍沈林子攻之遣武陵內史王鎮惡以舟師追

休之等　青冀二州刺史劉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宗室之疏屬也聞太尉裕攻司馬休之道賜與同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謀殺敬宣據廣固以應休之乙卯敬宣召道秀屏人語左右悉出戶猛子逡巡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時討道賜等皆斬之夏五月趙倫之沈林子破魯軌於石城司馬休之魯宗之救之不及遂與軌犇襄陽宗之參軍李應之閉門不納甲午休之宗之軌及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梁州刺

史馬敬南陽太守魯範俱犇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為之衛送出境王鎮惡等追之盡境而還初休之等求救於秦魏秦征虜將軍姚成王及司馬國璠引兵至南陽魏長孫嵩至河東聞休之等敗皆引還休之至長安秦王興以為揚州刺史使侵擾襄陽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据符讖之文司馬氏當復得河洛今使休之擅兵於外猶縱魚於淵也不如以高爵厚禮留之京師興曰昔文王卒免羑里高祖不斃鴻門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脫如符讖之言留之適足為害遂遣之　詔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秋八月甲子太尉裕還建康固辭太傅州牧其餘受命

十二年春正月加太尉裕兗州刺史都督南秦州凡都督二十二州　三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　夏五月癸巳加太尉領北雍州刺史　秋八月太尉裕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中

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揔攝內外　丁巳發建康

冬十一月太尉裕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弘珣之子也　十二月壬申詔以裕為相國揔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宋公備九錫之禮位在諸侯上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裕辭不受

十三年春正月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　三月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于魏魏人以數千騎隨裕軍西行裕遣兵擊之魏軍犇潰

秋八月太尉裕至潼關王鎮惡大破秦兵於渭橋姚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降九月裕至長安以秦金玉繒帛頒賜將士送姚泓至建康斬之事見劉裕滅後秦

癸酉司馬休之司馬文思司馬國璠司馬道賜魯軌韓延之等皆降於魏司馬休之尋卒魏賜國璠爵淮南公道賜爵池陽子魯軌爵襄陽公　冬十月詔進宋公爵為王增封十郡辭不受　十一月辛未穆之卒

太尉裕以根本無託決意東還　十二月太尉裕發長安

十四年春正月太尉裕至彭城解嚴　夏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九錫之命赦國中殊死以下崇繼母蘭陵蕭氏為太妃以太尉軍咨祭酒孔靖為宋國尚書令左長史王弘為僕射領選從事中郎傅亮蔡廓皆為侍中謝晦為右衛將軍右長史鄭鮮之為奉常行參軍殷景仁為祕書郎其餘百官悉依天朝之制靖辭不受亮咸之孫廓謨之曾孫鮮之渾之玄孫景仁融之曾孫也景仁學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冬十二月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災咎之應果在何國朕甚畏之卿輩盡言勿有所隱衆推崔浩使對浩曰夫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釁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漢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為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無以易其言　宋公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酖帝而立琅邪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韶之伺之經時不得間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戊寅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韶之廙之曾孫也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即皇帝位大赦

恭帝元熙元年春正月甲午徵宋公裕入朝進爵為王裕辭　初司馬楚之奉其父榮期之喪歸建康會宋公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父宣期兄貞之皆死楚之亡匿竟陵蠻中及從祖休之自江陵犇秦楚之亡之汝潁間聚衆以謀復讎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下士有衆萬餘屯據長社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欲發未得間乃夜稱疾知楚之必往問疾因欲刺之楚之果自齎湯藥往視之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

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衛時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馬文榮者帥乞活千餘户屯金墉城南又有司馬道恭自東垣帥三千人屯城西司馬順明帥五十人屯陵雲臺司馬楚之屯柏谷塢皆降於魏　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八月移鎮壽陽以度支尚書劉懷慎為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　九月宋王裕自解揚州牧　冬十二月辛卯宋王裕加殊禮進王太妃為太后世子為太子

宋高祖永初元年春正月宋王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王即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宜還都王解其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數十人可也即時奉辭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　夏四月徵王入朝王留子義康為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壽陽義康尚幼以相國參軍南陽劉湛為長史決府州事湛自弱年即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為文章不喜談議王甚重之　夏六月壬戌王至建康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甲子帝遜于琅邪第百官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丁卯王為壇於南郊即皇帝位禮畢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徐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少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廣邀之弟也帝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

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頑民遷洛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之過矣　奉晉恭帝

為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倣晉初故事即宮于故秣陵縣使冠軍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降褚后為王妃追尊皇考為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為孝穆皇后尊王太后蕭氏為皇太后上事蕭太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為縣公及縣侯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仍本秩庚午以司空道憐為太尉封長沙王追封司徒道規為臨川王以道憐子義慶襲其爵其餘功臣徐羨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追封劉穆之為南康郡公王鎮惡為龍陽縣侯上每歎念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穆之死人輕易我立皇子桂陽公義真為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為宜都王義康為彭城王己卯改泰始歷為永初歷　秋八月辛未追謚妃臧氏為敬皇后立王大子義符為皇太子

二年　初帝以毒酒一甖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偉邵之兄也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男帝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自遜位深慮禍及與嬪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帝令淡之與兄右衛將軍叔度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帝帥百官臨于朝堂三日

元魏寇宋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夏五月乙未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

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搗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

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醻恩報義而乘時徼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鄰擯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食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皐濟河南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

宋高祖永初三年　初魏主聞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每歲交聘不絕及高祖殂殿中將軍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欵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遽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為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為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況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帥拒戰攻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彊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可以兵不疲勞坐收淮北也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

而伐之何為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
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
節加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使督宋兵將軍交州刺
史周幾吳兵將軍廣州刺史公孫表同入寇　冬十
月魏軍將發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以先攻城與先略
地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苻氏攻襄
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
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
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
北絶望南救必泛河東走不則為囹中之物何憂其不
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於是奚斤等帥步騎
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時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
東郡太守王景度告急於德祖德祖遣司馬翟廣等將
步騎三千救之先是司馬楚之聚衆在陳留之境聞魏
兵濟河遣使迎降魏以楚之為征南將軍荆州刺史使
侵擾北境德祖遣長社令王法政將五百人戍邵陵將

軍劉憐將二百騎戍雍丘以備之楚之引兵襲憐不克
會臺送軍資憐出迎之酸棗民王玉馳以告魏丁酉魏
尚書滑稽引兵襲倉垣兵吏悉踰城走陳留太守馮翊
嚴稜詣斤降魏以王玉為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奚斤
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切責之壬辰自將諸國
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踰恒嶺為斤等聲援　十一
月魏太子燾將兵出屯塞上使安定王彌與安同居守
庚戌奚斤等急攻滑臺拔之王景度出走景度司馬陽
瓚為魏所執不降而死魏主以成皐侯苟兒為兖州刺
史鎮滑臺斤等進擊翟廣等於土樓破之乘勝進逼虎
牢毛德祖與戰屢破之魏主別遣黑矟將軍于栗磾將
三千人屯河陽謀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竇晃等緣
河拒之十二月丙戌魏主至冀州遣楚兵將軍徐州刺
史叔孫建將兵自平原濟河狗青兖豫州刺史劉粹遣
治中高道瑾將步騎五百據項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將
兵屯湖陸于栗磾濟河與奚斤并力攻竇晃等破之魏

主遣中領軍代人娥清期思侯柔然閭大肥將兵七千人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於碻磝癸未兖州刺史徐琰棄尹卯南走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魏叔孫建等東入青州司馬愛之季之先聚衆於濟東皆降於魏戊子魏兵逼虎牢青州刺史東莞竺夔鎮東陽城遣使告急己丑詔南兖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救之廬陵王義真遣龍驤將軍沈叔狸將三千人就劉粹量宜赴援

營陽王景平元年春正月魏于栗磾攻金墉癸卯河南太守王洎之棄城走魏主以栗磾為豫州刺史鎮洛陽

庚申檀道濟軍于彭城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城邑皆潰竺夔聚民保東陽城其不入城者使各依據山險芟夷禾稼魏軍至無所得食濟南太守垣苗帥衆依夔刁雍見魏主於鄴魏主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服卿威信今遣卿助之乃以雍為青州刺史給雍騎使行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濟河向青州者凡六萬騎刁雍募兵得五千人撫慰士民皆送租供軍

三月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參軍范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級焚其攻具而還魏兵雖退散遂復更合攻之益急奚斤自虎牢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等於許昌元德等敗走魏以潁川人庾龍為潁川太守戍許昌毛德祖出兵與公孫表大戰

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會奚斤自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亡甲士千餘人復嬰城自守魏主又遣萬餘人從白沙渡河屯濮陽南朝議以項城去魏不遠非輕兵所抗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陽若沈叔狸已進亦宜且退粹奏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遽攝軍捨項城則淮西諸郡無所憑依沈叔狸已頓肥口又不宜遽退時李元德帥散卒二百至項劉粹使助高道瑾戍守請宥其犇敗之罪朝議並許之乙巳魏主畋於韓陵山遂如汲郡至

枋頭初毛德祖在北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先是表與太史令王亮少同營署好輕侮亮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便地故令賊不時滅魏主素好術數以為然積前後怨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乙卯魏主濟自靈昌津遂如東郡陳留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

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填其三重為撞車以攻城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絙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逾急歷時浸久城轉隨壞戰士多死傷餘衆困乏旦暮且陷檀道濟至彭城以司青二州並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兼行先救之甲子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斬庾龍元德因留綏撫并上租糧魏主至盟津于栗磾造浮橋於冶阪津乙丑魏主引兵北濟西如河內娥清周幾閤大肥徇地至湖陸高平民屯聚而射之清等盡攻破高平諸縣滅數千家虜掠萬餘口兖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兵少不敢出魏主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　夏四月丁卯魏主如成皐絕虎牢汲河之路停三日自督衆攻城竟不能下遂如洛陽觀石經遣使祀嵩高叔孫建攻東陽墮其城北三十許步刁雍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雍

又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為函陳大峴以南處處狹隘車不得方軌雍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矣時天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已巳道濟軍于臨朐壬申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道濟至東陽糧盡不能追竺夔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叔孫建自東陽趨滑臺道濟分遣王仲德向尹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魏兵已遠還就道濟

刁雍遂留鎮尹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以領之　閏四月丁未魏主如河內登太行至高都叔孫建自滑臺西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時檀道濟軍湖陸劉粹軍項城沈叔狸軍高橋皆畏魏兵彊不敢進丁巳魏人作地道以

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饑疫魏仍急攻之已未城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代人豆代田執德祖以獻將佐在城中者皆為魏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奚斤等悉定司兗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安之徐羨之傅亮謝晦以失亡境土上表自劾詔勿問　五月魏主還平城　秋九月乙亥魏主還宮召奚斤還平城留兵守虎牢使娥清周幾鎮枋頭以司馬楚之所將戶口置汝南南陽南頓新昌四郡以益豫州　冬十一月魏周幾寇許昌許昌潰潁川太守李元德犇項戊辰魏人圍汝陽太守王公度亦犇項劉粹遣其將姚聳夫等將兵助守項城魏人夷許昌城毀鍾城以立封疆而還

徐傅廢立

宋高祖永初元年秋八月癸酉立王太子義符為皇太子

三年春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群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上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拒而不答檀道濟出為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悉監淮南諸軍皇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

上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廬陵王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晦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丁未出義真為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幷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　五月帝疾甚名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為手詔曰後世若

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癸亥帝殂于西殿太子即皇帝位年十七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為皇后

文帝元嘉元年營陽王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上封事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于外黷武掖庭之內諠譁省闥之間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秖生遠近之怪陛下踐祚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也不聽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員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靈運性褊傲不遵法度自負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邑延之嗜酒放縱徐羨之等惡義真與靈運等遊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搆扇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為永嘉太守延之為始安太守

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真深怨之數有不平之言又表求還都諮議參軍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帝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帝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

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人誰無過實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青長致淪棄哉書奏以約之為梁州府參軍尋殺之　夏四月徐羨之等以南兖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五月皆至建康以廢立之謀告之甲申謝晦以領軍府屋敗悉令家人出外聚將士於府內又使中書

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夜邀檀道濟同宿晦竦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服之時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引船為樂夕遊天淵池即龍舟而寢乙酉詰旦道濟引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入自雲龍門安泰等先誡宿衛莫有禦者帝未興軍士進殺二侍者傷帝指扶出東閤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侍中程道惠勸羨之等立皇弟南豫州刺史義恭羨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稱皇太后令數帝過惡廢為營陽王以宜都王纂承大統赦死罪以下又稱皇太后令奉還璽綬并廢皇后為營陽王妃遷營陽王於吳使檀道濟入守朝堂王至吳止金昌亭六月癸丑羨之等使邢安泰就弒之王多力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踣而弒之　裴子野論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太子皇子有師有侍是二職者皆臺皁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則導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敕者能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為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為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枝雖茂而端士微寡嗣君冲幼世繼姦回雖惡物醜類天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為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

宜都王于江陵祠部尚書蔡廓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與之別廓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弒主之名欲立于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營陽王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即賣惡於人邪羨之等又遣使者殺前廬陵王義真於新安羨之以荆州地重恐宜都王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除領軍將軍謝晦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欲令居外為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

秋七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傳亮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紱儀物甚盛宜都王時年十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兢悸何以克堪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為辭責府州佐史並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宮省王皆不許教州府國綱紀宥其統內見刑原逋責諸將佐聞營陽廬陵王死皆以為疑勸王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傳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叡慈仁遠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羨之等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王曰卿復欲為宋昌邪長史王曇首

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王行曇首仍陳天人符應王乃曰諸公受遺不容背義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乃命王華揔後任留鎮荆州王欲使到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甲戌王發江陵引見傳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

汗沾背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王以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王所乘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　八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帝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丁酉王謁初寧陵還止中堂百官奉璽綬王辭讓數四乃受之即皇帝位于中堂備法駕入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戊戌謁太廟詔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及孫脩華謝妃還建康庚子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為真晦將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癸卯徐羨之進位司徒王弘進位司空傅亮加開府儀同三司謝晦進號衛將軍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

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帝以王曇首王華為侍中曇首領右衛將軍華領驍騎將軍朱容子為右軍將軍甲辰徐羨之等欲即以到彥之為雍州帝不許徵彥之為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劒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

二年春正月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帝乃許之丙寅始親萬機羨之仍遜位還第徐琨之程道惠及吳興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

秋八月王弘自以始不預定策不受司空表讓彌年乃許之　十一月初會稽孔甯子為帝鎮西諮議參軍及即位以甯子為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日夜構之於帝會謝晦二女當適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遣其妻曹氏及長子世休送女至建康帝欲誅羨之亮并發兵討晦聲言當

伐魏取河南又言拜京陵治行裝艦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

三年春正月謝晦弟黄門侍郎曄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以傳亮書示諮議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傳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

詔啟草言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内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冏封以示晦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邪承天曰尚未至此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將兵屯義陽將軍自帥大衆戰於夏口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衛軍諮議參軍琅邪顔邵謀舉兵邵飲藥而死晦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部衆情計二三不敢受此言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三千足守城否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因曰超必能辦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即於坐

命超為司馬領南義陽太守轉登之為長史南郡如故帝以王弘檀道濟始不預廢弑之謀弘弟曇首又為帝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為不可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乙丑道濟至建康丙寅下詔暴羨之亮晦殺營陽王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且曰晦據有上流或不即罪朕當親帥六師為其過防可遣中領軍到彦之即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駱

驛犇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翦已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是日詔召羨之亮羨之行至西明門外謝瞻正直遣報亮云殿内有異處分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羨之羨之還西州乘内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乘馬犇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書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誅羨之二子而宥其兄子珮之又誅晦子世休收繫謝瞻帝將討謝晦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丁卯徵王弘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以彭城王義康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樂冏復遣使告謝晦以徐傅及瞻等已誅晦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勒兵晦從高祖征討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宜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横被寃酷且言臣等若志欲執權不專為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泝流三千里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此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　帝下詔戒嚴大赦諸軍相次進路以討謝晦晦以弟邈為竟陵内史將萬人揔留任帥衆二萬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于破冢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　二月庚申上發建康命王弘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居中書下省侍中殷景仁參掌留任帝姊會稽公主留止臺内揔攝六宮謝晦自江陵東下何承天留府不從晦至江口到彭城洲

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雨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彊唯宜速戰登之恇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中兵參軍孔延秀攻將軍蕭欣於彭城洲破之又攻洲口柵陷之諸將咸欲退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晦又上表自訟且自矜其捷曰陛下若梟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絳闕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初晦與徐羨之傅亮為自全之計以為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足以制朝廷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及聞道濟帥衆來晦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鬬心戊辰臺軍至忌置洲尾列艦過江晦軍一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先是帝遣雍州刺史劉粹自陸道帥步騎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帥萬餘人逆戰大破之士衆傷死者過半俄而晦敗問至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為參軍帝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帝以此嘉之晦亦不殺曠之遣還粹所丙子帝自蕪湖東還晦至江陵無它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其夜超捨軍單舸詣到彥之降晦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邈等七騎北走邈肥壯不能乘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己卯至安陸延頭為戍主光順之所執檻送建康到彥之至馬頭何承天自歸彥之因監荆州府事以周超為參軍劉粹以沙橋之敗告乃執之於是誅晦曠邈及其兄弟之子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晦女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奈何狼籍都市庾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何承天及南蠻行參軍新興王玄謨等皆見原　三月辛巳帝還建康徵謝靈運為秘書監顔延之為中書侍郎賞遇甚厚　夏五月乙未以檀道濟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彥之為南豫州刺史

彭城王專政

宋高祖永初元年夏六月立皇子義康為彭城王

文帝元嘉五年春正月　荆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性聰察在州職事修治左光祿大夫范泰謂司徒王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大旱疾疫弘上表引咎遜位帝不許

六年春正月王弘上表乞解州錄以授彭城王義康帝優詔不許癸丑以義康為侍中都督揚南徐兖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弘與義康二府並置佐領兵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揔內外之務

七年彭城王義康與王弘並錄尚書義康意猶怏怏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弘弟曇首居中為上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卧治曇首勸弘減府

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

九年夏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

十二年春三月　頒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俱被時遇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為間已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為義康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　夏四月己巳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即家為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停家養病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為帝雖知當有以解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彭城王主簿

沛郡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闔門慙懼無地自處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卧家不朝謁帝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炳之登之之弟也

十三年春二月　司空江州刺史永脩公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為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勲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間將遣還已下渚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己未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給事黄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宥其孫孺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

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庚申大赦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為江州刺史

十六年春正月庚寅司徒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南兖州刺史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

十七年　司徒義康專摠朝權上羸疾積年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食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糾剔文案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每旦府門當有車數百乘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復能彊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稠人廣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復那可解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已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為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

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歎其形味竝劣義康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敘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即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

出以此為常及晚節驅煽義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宮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上陰然之司徒左長史劉斌湛之宗也大將軍從事中郎王履謐之孫也及主簿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上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竝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已同者必百方構陷之又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義康欲以劉斌為丹陽尹言次啟上陳其家貧言未卒上曰以為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啟上曰羊玄保欲還不審以誰為會稽上

時未有所擬倉猝曰我已用王鴻自去年秋上不復往東府五月癸巳劉湛遭母憂去職湛自知罪疊已彰無復全地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曰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　上以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戊申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其子黯亮儼及其黨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因大赦是日敕義康入宿留止中

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内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為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殷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為領軍嘗謂之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上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驍騎將軍徐湛之逵之之子也與義康尤親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嫡素為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常自於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襖臧皇后

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衲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與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上乃赦之　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為上所重履性進利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左右為取履先温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怖懼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為武陵内史檀道濟嘗為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湛夷之子也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裕之弟也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唯勸吾

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為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斌摹之之子也使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義康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幷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徵南兖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録尚書事戊寅以臨川王義慶為南兖州刺史　冬十一月殷景仁既拜揚州羸疾遂篤上為之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癸丑卒十二月癸亥以光禄大夫王球為僕射戊辰以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曄泰之子璞林子之子也曄尋遷左衛將軍以吏部郎沈演之為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為吏部郎俱參機密演之勁之曾孫也曄有儁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趣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内豐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十八年春正月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

以善惡道之以義方奈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莱黔首皆為陛下痛之廬陵往事足為龜鑑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於南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絶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為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

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攘逃所能弭滅哉是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以太祖之舍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直諒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二十二年　初魯國孔熈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為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熈先密懷報效且以為天文圖讖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熈先素不為曄所重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熈先傾身事之綜引熈先與曄相識熈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曄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熈先乃從容說

曄曰大將軍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我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吾子丈人以為何如曄甚愕然熈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温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人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

直勁正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為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彼豈父兄之讎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是可為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勲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包舉而有之豈可弃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弈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曄與沈演之並為帝所知曄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曄以此為怨曄累經[illegible]康府佐中間獲罪於義康謝崇及父述皆為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康女綜為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欲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法略尼法靜皆感義康舊恩並與熙先往來濃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許為內應法靜之豫章熙先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目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湛之曄等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遣護軍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熙先以為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衆曄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扣刀目曄曄不敢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探取本末得其檄書選署姓名上之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其夜呼曄置客省先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詰問曄曄猶隱拒熙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帝以曄墨迹示之乃具陳本末

明日仗士送付廷尉熈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熈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熈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上以骨肉之禍曰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錄庶九泉之下少塞豐責曄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曄本意謂大獄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熈先笑之曰詹事疇昔攘袂瞋目躍馬顧盻自以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乙未曄綜熈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曄以手擊曄頸曄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熈先遊嘗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鋭無檢未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

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矣收籍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冲天之據蓋俗之量則憤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為鮮乎劉弘仁范蔚宗皆忸志而貪權矜才以狥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嚮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　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為曄等辭所連引上赦不問臧質熹之子也先為徐兗二州刺史與曄厚善曄敗以為義興太守有司奏削彭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為庶人絶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為安城相領兵防守邵璞之兄也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也庚戌以前豫州刺史趙伯符為護軍將軍伯符孝穆皇后之弟子也

二十四年冬十月壬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

隆之據郡反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

二十八年　胡誕世之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廣州上將徙義康先遣使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為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恥復屢遷竟未及往魏師之瓜步人情恟懼上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為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屢啓宜早為之所上乃遣中書舍人嚴龍齎藥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願隨宜處分使者以被揜殺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張裕孚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下　宋　袁樞　撰

宋文圖恢復

宋文帝元嘉七年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兖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兵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兵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甲午以前南廣平太守尹冲為司州刺史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為衆軍聲援以游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事魏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

民在境上者以絶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當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則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

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所部兵少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公卿皆以宜如所請幷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為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鋭幷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却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名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荆州至則敗散為蠻人掠賣為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為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

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夏六月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荆州刺史封琅邪王屯潁川以備宋　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行纔十里自四

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乃泝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悉收衆北渡戊子魏碻磝戍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為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為諸軍節度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留朱修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兖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

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八月魏主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丙寅彥之遣裨將吳興姚聳夫度河攻冶坂與頡戰聳夫兵敗死者甚衆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丹陽王大毗屯河上禦彥之

冬十月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城不治既久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鐘虡於江南有大鐘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紿之曰金墉城已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并力禦之大功既立牽鐘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

將王燔龍泝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俟進攻虎牢辛巳拔之尹冲及滎陽太守清和崔模降魏

十一月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犇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修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

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竺靈秀棄須昌南犇湖陸青兖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

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彊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戊戌魏叔孫建攻竺靈秀於湖陸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范城　辛丑魏安頡督諸軍攻滑臺　魏以叔孫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　十二月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兖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大守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盡府藏武庫為之空虛

八年春正月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帥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　二月檀道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

多捷軍至歷城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朱修之堅守數月糧盡士卒熏鼠食之辛酉魏克滑臺執修之及東郡太守申謨虜獲萬餘人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

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聞道濟南歸欲委鎮保險濟南太守蕭承之固諫不從丁丑思話棄鎮將平昌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之亦委城走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為百姓所焚思話坐徵繫尚方　庚戌魏安頡等還平城魏王嘉朱修之守節拜侍中妻以宗女初帝之遣到彦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為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乃不能及司馬楚之上疏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常侍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王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

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户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為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為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

夏閏六月魏主遣散騎侍郎周紹來聘且求昏帝依違答之

九年夏五月帝遣使者趙道生聘于魏　六月魏主遣散騎常侍鄧頴來聘

十年春二月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騎常侍宋宣來聘且為太子晃求婚帝依違答之　冬十二月魏寧朔將軍盧玄來聘

十四年春二月帝遣散騎常侍劉熈伯如魏議納幣會帝女亡而止

十八年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

二十一年魏主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

二十二年夏六月帝謀伐魏　冬十一月魏選六州驍騎二萬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二十三年春二月太原顏白鹿私入魏境為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魏人送白鹿詣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

驥遣其府司馬夏侯祖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兖青冀三州至清東而還殺掠甚衆北邊騷動帝以魏寇為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為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羸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犇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下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候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令青兖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

三曰纂耦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簳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

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二十六年帝欲經畧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上悅淑耽之曾孫也秋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為雍州刺史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二十七年春正月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帝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太守鄭琨潁川太守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尸與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將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彭城帝遣間使命駿發騎齋三日糧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參軍劉泰之帥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犇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為魏人所殺肇之溺死天祚為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

瓠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逆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真康祖道錫之從兄也夏四月魏主引兵還癸卯至平城壬子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尚方以陳憲為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魏主遺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為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渡如此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真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冠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

計為掘塹自守為築垣以自障也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諜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癡復非苻堅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宿吳人正有斫營伎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為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呪婆羅門當使鬼縛以來耳　六月上欲征魏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左軍將軍劉康祖以為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不可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

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魏主聞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彼此和好日

久而彼志無厭誘我邊民今春南巡聊省我民驅之使還今聞彼欲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亦往揚州相與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户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匹并氊藥等物彼來道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藥可自療也秋七月庚午詔曰虜近雖摧挫獸心靡革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歸訴困棘跂望綏拯潛相糾結以候王師苟苟亦遣間使遠輸誠款誓為掎角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度坦鍾之曾孫也是時軍旅大起王公

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三兖六州三五民丁倩使蹔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兖江四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建武司馬申元吉引兵趣碻磝乙亥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走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州刺史張淮之亦棄

城走斌與沈慶之留守碻磝使王玄謨進圍滑臺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奮武將軍曾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將兵出弘農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民趙難納之季明遂誘說士民應之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元景引兵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魏荆

州刺史魯爽鎮長社棄城走爽軌之子也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僕蘭犇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漢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愎好殺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玄謨不從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關內侯代人陸真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玄謨營曲折還報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

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衆況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為急玄謨不從及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

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固守碻磝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碻磝孤絶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閫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使王玄謨戍碻磝申坦垣護之據清口自帥諸軍還歷城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為盧氏令使帥其衆為鄉導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法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弘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魏主

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趣壽陽尚書長孫真趣馬頭楚王建趣鍾離高凉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東平趣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魯郡太守崔邪利為魏所擒魏主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馮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將兵向留城文恭為魏所敗步尼公遇玄敬引兵趣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魏謂宋兵大至爭渡苞水溺死者殆半詔以柳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崤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唯著絳衲兩當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

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死者甚衆生降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為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上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魏永昌王仁攻

懸瓠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為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南平王鑠使左軍行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南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犇盱眙魏永昌王仁曰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魏軍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為歷城兵少食多欲為函箱車陳以精兵為外翼

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欲席卷犇鬱洲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彌日未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汙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為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為城主而委鎮犇逃實無顏復奉朝廷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氊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馬文恭之敗也隊主蒯應沒於魏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槖駝明日魏主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槖駝及騾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蹔出見我我亦不攻此城何為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遲面寫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蹔悉備守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皆與之復餉氊及九種鹽胡豉又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不齋樂具孝伯問暢何為忽忽閉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戲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為有禮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伯又曰王玄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犇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遽藏入穴諸將倒曳出之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為才

但以之為前驅大軍未至河冰向合玄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衆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算鎮軍聖略用兵有機不用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

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為自愛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上起楊文德為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　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犇潰戊午建康纂嚴己未魏兵至淮上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冗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臧澄之營東山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前浦質營於城南乙丑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質案兵不敢救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

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為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為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為諸軍保

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剥之苦衆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粮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

數千人守盱眙自率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壬午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户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揔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幕府山觀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齎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魏主鑿瓜步山為蟠道於其上設氊屋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槖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槖駝名馬以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主得黃甘即噉之并大進酸酒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

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衆並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劒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劭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

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右衛率尹弘言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

江夏王義恭以碻磝不可守召王玄謨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碻磝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收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

留山陽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絶水陸道魏主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關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并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爾有幸得為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輩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劍刀欲令我揮

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鑱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并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彊絙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

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救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上敕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天祚逃歸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槃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甲戌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寅魏主濟河辛巳降鎮軍將軍武陵王駿為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　三月乙酉帝還宮己亥魏主還平城飲至告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初魏主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剪苗移民保聚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虜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其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駿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駿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為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懽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

夏元嗣皆大慙義恭之議遂寢　初魯宗之犇魏其子軌為魏荆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與弟秀皆有寵於魏主秀為中書郎既而兄弟各有罪魏主詰責之爽秀懼誅從魏主自瓜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恐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主許之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千餘家犇汝南夏四月爽遣秀詣壽陽

奉書於南平王鑠以請降上聞之大喜以爽為司州刺史鎮義陽秀為潁川太守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為廟筭遠圖特所奬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

二十九年春二月甲寅魏侍中宗愛弑世祖三月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上訪於羣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為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偃尚之之子也夏五月丙申詔曰虐虜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符驃騎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統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勞酬奬於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碻磝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荆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永茂度之子也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為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死兼逼暑時

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上又使員外散

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碻磝銜中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　秋七月張永等至碻磝引兵圍之諸軍攻碻磝治三攻道張永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揚武司馬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道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食乏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斬崔訓繫張永申坦於獄魯爽至長社魏戍主禿髮幡棄城走臧質頓兵近郊不以時發獨遣冠軍司馬柳元景帥後軍行參軍薛安都等向潼關元景等進據洪關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注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之子也魏冠軍將軍封禮自涇津南渡赴弘農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屯潼關平南將軍黎公遼屯河內　庚寅魯爽與魏豫州刺史拓跋侯蘭戰于大索破之進攻虎牢聞碻磝敗

退與柳元景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注等聞魏救兵將至還趣仇池己丑詔解蕭思話徐州更領冀州刺史鎮歷城上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思話詔曰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憎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義恭尋奏免思話官從之

宗愛逆節

宋文帝元嘉九年春正月丙午魏主立子晃為皇太子大赦改元

二十八年夏六月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虢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漢靈帝

私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今東宮儁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有寵於太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為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帝怒甚戊辰太子以憂卒壬申葬金陵謚曰景穆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

冬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為高陽王既而以王孫世嫡不當為藩王乃止

二十九年春正月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弑帝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疋薛提等秘不發喪延疋以皇孫濬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秦王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延等以愛素賤不以為疑皆隨入愛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為皇太后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　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羣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宗愛為宰相錄三省摠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冬十月丙午朔余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弑余而祕之唯羽林郎中代人劉尼知之尼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待還宮當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為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

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侯之子也戊申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宮禁使尼麗迎皇孫於苑中麗抱皇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侯開門納之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弒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皇孫即皇帝位登永安殿大赦改元興安殺愛周皆具五刑夷三族

太子劭弒逆

宋文帝元嘉三年　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祕之閏正月丙戌始言劭生

六年春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為太子

十五年夏四月納故黃門侍郎殷淳女為太子劭妃

十六年乙亥太子劭加元服大赦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二十九年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淑妃專摠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為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即見流光如螢飛入書笥開視得二青蛛由是主與劭濬皆信惑之劭濬並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曰我已為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為隊主東陽主卒鸚鵡應出嫁劭濬慮語泄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素為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為妾上聞天與領隊以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劭懼以書告濬濬視書曰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劭濬相與往來書疏

常謂上為彼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為佞人鸚鵡先與天與私通既適懷遠恐事泄白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唯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咒詛巫蠱之言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濬自揚州刺史出鎮京口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揚州意謂已必復得之既而且用南譙王義宣濬殊不樂乃求鎮江陵上許

之濬入朝遣還京口為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遣中使切責劭濬劭濬惶懼無辭唯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二十年春正月壬午以征北將軍始興王濬為荊州刺史帝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　嚴道育之亡命也上分遣使者搜捕甚急道育變服為尼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止民張旰家濬入朝復載還東宮欲與俱往江陵丁巳上臨軒濬入受拜是日有告道育在張旰家者上遣掩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謂濬與太子劭必斥遣道育而聞其猶與往來惆悵惋駭乃命京口送二婢須至檢覆乃治劭濬之罪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前祝詛事發猶冀能刻意思愆何意隱藏嚴道育上怒甚我叩頭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為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

也濬奮衣起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願少寬慮必不上累文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送尚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為帝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鑠湛之意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

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慇懃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

有竊聽者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濬持報劭劭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等謀為逆初帝以宗室彊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劭性黠而剛猛帝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啟聞會嚴道育婢將至癸亥夜劭詐為帝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帥衆入因使張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勠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與衆俱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甲子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以偽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閤拔刃徑上合殿帝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

旦燭猶未滅門階户席直衛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湛之驚起趣北户未及開兵入殺之劭進至合殿中閤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啟嘏未及答即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聞喧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傍小屋中劭遣兵就殺之宿衛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吳興卜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

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於今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左衛將軍尹弘惶怖通啟求受處分劭使人從東閤入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使帥衆屯中堂濬時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蕤告濬曰臺內喧噪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戍石頭兵士亦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出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

者斬既入見劭劭謂濬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劭詐以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弑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恸崩衄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太初即位畢亟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為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以何尚之為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頭征虜

將軍營道侯義綦鎮京口義綦義慶之弟也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武庫殺江徐親黨尚書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等凝之燾之孫也以殷仲素為黄門侍郎王正見為左軍將軍張超之陳叔兒等皆拜官賞賜有差輔國將軍魯秀在建康劭謂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為卿除之矣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庫隊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僧綽為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為侍中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三月乙亥典籤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弑逆駿使元嗣以告僚佐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　太子劭分浙東五郡為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其妃父殷沖為司隸校尉沖融之曾孫也以大將軍義恭為太保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為太尉始興王濬為驃騎將軍雍州刺史臧質為丹陽尹會稽太守隨王誕為會州刺史劭料

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啟饗士并前代故事甲申收僧綽殺之僧綽弟僧虔為司徒左西屬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長沙悼王瑾瑾弟楷臨川哀王燿桂陽孝侯覬新喻懷侯玠皆劭素所惡也瑾義欣之子燿義慶之子覬玠義慶之弟子也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弑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府主簿顏峻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黄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狗衆王令峻拜謝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為

神兵峻延之之子也庚寅武陵王戒嚴誓衆以沈慶之領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為諮議參軍領中兵將軍內史朱修之行平東將軍記室參軍顏峻為諮議參軍領錄事兼摠內外以諮議參軍劉延孫為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孫道產之子也南譙王義宣及臧質皆不受劭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爽俱詣江陵見義宣且遣使勸進於王辛卯臧質子敦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皆逃亡劭欲相慰悅下

詔曰臧質國戚勲臣方贊翼京輦而子弟波迸良可怪歎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劭尋錄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給賜之　乙未武陵王發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顏峻移檄四方使共討劭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下留魯爽於江陵劭以兖冀二州刺史蕭思話為徐兖二州刺史起張永為青州刺史思話自歷城引部曲還平城起兵以應尋陽建武將軍垣護之在歷城亦帥所領赴之南譙王義宣拔張永為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勲之等將兵赴義宣義宣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前憾自為書與思話使長史張暢為書與永勸使相與坦懷隨王誕將受劭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衆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偽寵乎琛曰江東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彊弱亦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為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國寧

可自安讎恥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弑逆冤醜義不同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況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正田子之兄子也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將吏遷淮南岸居民於北岸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處尚書下舍

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寧朔將軍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湓口司空中兵參軍徐遺寶以荆州之衆繼之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揔中軍以從劭立妃殷氏為皇后庚戌武陵王檄書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顔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峻之筆也劭曰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峻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子於太倉空舍劭欲盡殺三鎮士民家口江夏王義恭何

尚之皆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室累正足堅彼意耳劭以為然乃下書一無所問劭疑朝廷舊臣皆不為已用乃厚撫魯秀及右軍參軍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以蕭斌為謀主殷沖掌文符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乃進策曰賊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為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釁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劭不聽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候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

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壬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家渡水北立子偉之為皇太子以始興王濬妃父褚湛之為丹陽尹湛之裕之之兄子也濬為侍中中書監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加南平王鑠開府儀同三司以南兖州刺史建平王宏為江州刺史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先衆南犇人情由是大震以營道侯義綦為湘州刺史檀和之為雍州刺史癸丑武陵王軍于鵲頭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武陵王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

今釁逆滔天古今未有為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侯道南犇逢武陵王於鵲頭王即以為長史僧達弘之子也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帥鐵騎耀兵

於淮上移書朝士為陳逆順劭加吳興太守汝南周嶠冠軍將軍隨王誕檄亦至嶠素恇怯回惑不知所從府司馬丘珍孫殺之舉郡應誕戊午武陵王至南州降者相屬已未軍於溧洲王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顔峻出入卧内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峻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癸亥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為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啟寇心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劭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等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吽數力易竭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鬬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劭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劭衆遽止元

景乃開壘鼓噪以乘之劭衆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馬澗澗為之溢劭手斬退者不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劭僅以身免走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犇丙寅武陵王至江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劭殺義恭十二子劭濬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拜為大司馬封中山王拜蘇侯神為驃騎將軍以濬為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鑠並錄尚書

事戊辰武陵王軍于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劭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王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乃以爰兼太常丞撰即位儀注己巳王即皇帝位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改謚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以大將軍義恭為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劭亦臨軒拜太子偉之大赦唯劉駿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庚子以南譙王義宣為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

隨王誕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臧質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沈慶之為領軍將軍蕭思話為尚書左僕射壬申以王僧達為右僕射柳元景為侍中左衛將軍宗慤為右衛將軍張暢為吏部尚書劉延孫顔峻並為侍中五月癸酉朔臧質以雍州兵二萬至新亭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于瓜步先是世祖遣平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為之後繼劭遣殿中將軍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犇牛塘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崗方山埭以絶東軍時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甲戌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即放仗降緣渚幢隊以次犇散器仗鼓蓋充塞路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内鑿塹立柵城中沸亂丹陽尹尹弘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劭燒輦及衮冕服于宫庭蕭斌宣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

詔斬斌於軍門濬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軍朱修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于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為軍士所殺刳腸割心諸將臠其肉生噉之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哭又謂質曰可得為啟乞遠徙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

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以問劭劭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鑠南走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賜一職自效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暴尸於市劭妃殷氏及劭濬諸

女妾媵皆賜死於獄汙瀦劭所居齋殷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為后褚湛之之南犇也濬即與褚妃離絶故免於誅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冲尹弘王羅漢及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誅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為皇太后太后丹陽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為皇后后父偃導之玄孫也戊子以柳元景為雍州刺史辛卯追贈袁淑為太尉謚忠憲公徐湛之為司空謚忠烈公江湛為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公王僧綽為金紫光祿大夫謚簡侯壬辰以太尉義恭為揚南徐二州刺史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司空領尚書令子征北長史偃為侍中父子並居權要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閣殷冲等既誅人為之寒心帝以尚之偃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為尚書令偃為

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甲午帝謁初寧長寧陵追贈卜天與益州刺史謚壯侯與袁淑等四家長給廩祿張泓之等各贈郡守戊戌以南平王鑠為司空建平王宏為尚書左僕射蕭思話為中書令丹陽尹六月丙午帝還宮　初帝之討西陽蠻也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又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為主潛使元景帥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帝語其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為

雍州質慮其為荆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為爪牙不宜遠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為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

己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為南豫州刺史庚戌以衛將軍軍司馬徐遺寶為兖州刺史　庚申詔有司論功行賞封顔峻等為公侯　辛未徙南譙王義宣為南郡王隨王誕為竟陵王立義宣次子宜陽侯愷為南譙王　閏月壬申以領軍將軍沈慶之為南兖州刺史鎮盱眙癸酉以柳元景為領軍將軍丞相義宣固辭内任及子愷

王爵甲午更以義宣為荆湘二州刺史愷為宜陽縣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以竟陵王誕為揚州刺史　秋七月南平穆王鑠素負才能意常輕上又為太子劭所任出降最晚上潛使人毒之己巳鑠卒贈司徒以商臣之謚謚之　冬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秀為司州刺史　十二月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等各減舊員之半

武帝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改元大赦　甲辰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左光禄大夫護軍將軍以左衛將軍顔峻為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　丙子立皇子業為太子

南郡王之叛

武帝孝建元年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有異圖以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為内兄既至江陵即稱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奉帝為主故其計不行及至新亭又拜

江夏王義恭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凡所求欲無不必從義宣在荆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質自建康之江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咨禀擅用溢口鉤折米臺符屢加檢詰漸致猜懼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怒質乃遣密信説義宣以為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

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為佗人所先若命徐遺寶魯爽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質帥九江樓船為公前驅已為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衆徐進而臨之雖韓白更生不能為建康計矣且少主失德聞於道路沈柳諸將亦我之故人誰肯為少主盡力者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時也質常恐溘先朝露不得展其旅力為公掃險於時悔之何及義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

宣從其計質女為義宣子採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遂許之超民夔之子也臧敦時為黄門侍郎帝使敦至義宣所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說誘義宣義宣意遂定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質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及兖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衆戴黄標竊造法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已同皆殺之遺寶亦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魯瑜弟弘為質府佐帝敕質收之質即執臺使舉兵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為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惡義宣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西平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不聽進質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諶之

將萬人就弘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為諶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荆江兖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帝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乃止己卯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為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衛將軍王玄謨為豫州刺史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　丙申以

安北司馬夏侯祖歡為兖州刺史三月己亥内外戒嚴辛丑以徐州刺史蕭思話為江州刺史柳元景為雍州刺史癸卯以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為徐州刺史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脩之偽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中兵參軍韋崧將萬人襲江陵戊申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子愔為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鎮江陵檄朱脩之使發兵萬人繼進脩之不從義宣

知脩之貳於己乃以魯秀為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不來喜曰臧質易與耳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遺寶遣兵襲徐州長史明胤於彭城不克胤與夏侯祖歡垣護之共擊遺寶於湖陸遺寶棄衆焚城犇魯爽義宣至尋陽以質為前鋒而進爽亦引兵直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殿中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於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相拒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綦為湘州刺史甲申以朱脩之為荆州刺史上遣左軍將軍薛安都龍驤將軍南陽宗越等戍歷陽與魯爽前鋒楊胡興等戰斬之爽不能進留軍大峴使魯瑜屯小峴上復遣鎮軍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將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慶之使薛安都帥輕騎追之丙戌及爽於小峴爽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爽衆犇散瑜亦為部下所殺遂進攻

壽陽克之徐遺寶犇東海東海人殺之　李延壽論曰凶人之濟其身非亂世莫由焉魯爽以世亂之情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　南郡王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并與書曰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近聊帥輕師指往翦撲軍鋒裁及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懼柳元景軍於采石王玄謨以臧質衆盛遣使來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

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絶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劉諶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鋭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冗從

僕射胡子友等守梁山西壘會西南風急質遣其將尹周之攻西壘子友方度東岸就玄謨計事聞之馳歸周之攻壘甚急偏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求救於玄謨玄謨不遣大司馬參軍崔勲之固爭乃遣勲之與積弩將軍垣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勲之詢之皆戰死詢之護之之弟也子友等犇還東岸質又遣其將龐法起將數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玄謨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朱修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為修之所敗乃還江陵修之引兵躡之或勸修之急追修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王玄謨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彊弱不敵退還姑孰欲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

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為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諮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諶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兩岸質與劉諶之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斬諶之首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煙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舸迸

走閉户而泣荆州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為亦走其衆皆降散已未解嚴　六月臧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嬖人何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紿文敬曰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先以妹夫羊沖為武昌郡質往投之沖已為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于南湖掇蓮實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沉於水出其鼻戊辰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縈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并誅其黨豫章太守樂安任蕃之臨川内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仲儒驥之兄弟也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丞相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回向江陵衆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荆州帶甲尚萬餘人左右翟靈寶誡義宣使撫慰將佐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

兵繕甲更為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魯秀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惛沮無復神守入内不復出左右腹心稍稍離叛魯秀逃走義宣不能自立欲隨秀去乃攜息滔及所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城内擾亂白刃交横義宣懼墜馬遂步進竺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歸而城閉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廨旦日超民收送刺姦義宣止獄户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别始是苦魯秀衆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赴水死就取其首詔右僕射劉延孫使荆江二州旌别枉直就行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為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彊大故欲分之癸未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

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既有見城浦大容舫於事為便上從之既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上不許　上惡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上使王公八座與荆州刺史朱修之書令丞相義宣自為計書未達庚寅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從事中郎蔡超諮議參軍顏樂之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上言賊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為重上乃原之

竟陵王之叛

宋武帝孝建二年春二月辛巳以尚書右僕射劉延孫為南兖州刺史　冬十月壬午以竟陵王誕為司空領南徐州刺史

大明元年秋八月甲辰徙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為南兖州刺史以太子詹事劉延孫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邇自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先雖與高祖同源而高祖屬彭城延孫屬莒縣從來不序昭穆上既命延孫鎮京口仍詔與延孫合族使諸王皆序長幼上閨門無禮不擇親疎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又誅太子劭丞相義宣皆有大功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上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更徙之廣陵以延孫腹心之臣故使鎮京口以防之三年夏四月竟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為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上以為中書侍郎智淵夷之弟子也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是時道路皆云誕反會吳

郡民劉成上書稱息道龍昔事誕見誕在石頭城修乘輿法物習唱警蹕道龍憂懼私與伴侶言之誕殺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詠之密以啟聞誕誣詠之乘酒罵詈殺之上乃令有司奏誕罪惡請收付廷尉治罪乙卯詔貶誕爵為侯遣之國詔書未下先以羽林禁兵配兖州刺史垣閬使以之鎮為名與給事中戴明寶襲誕閬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為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執蔣成勒兵自衛天將曉明寶與閬帥精兵數百人猝至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在門上斬蔣成赦作徒繫囚開門擊閬殺之明寶從間道逃還詔內外纂嚴以始興公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將兵討誕甲子上親摠禁兵頓宣武堂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將也素與都督宗慤有隙聞誕反恐為慤所害委官間道

欲赴朝廷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瑗疑季之與誕同謀邀殺之沈慶之至歐陽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返數以罪惡誕焚郭邑驅居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即加誅翦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兖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戡定之期冀在旦夕又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上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朞親在建康者並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內出犇者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公垂白之年何苦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耳上慮誕犇魏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軍新亭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衆來會兖州刺史沈僧明慶之兄子

也亦遣兵助慶之先是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慤也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數百人親信並自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之誕行十餘里衆皆不欲去互請誕還城誕曰我還易耳卿能為我盡力乎衆皆許諾誕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衆凡府州文武皆加秩以主簿劉琨之為中兵參軍琨之遵考之子也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

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右衛將軍垣護之虎賁中郎將殷孝祖等擊魏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開視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請慶之為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為汝護送　六月上命沈慶之為三烽於桑里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擒到誕舉三烽璽書督趣前後相繼慶之焚其東門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幷諸攻具值久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自四月至于秋七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擇日將自濟江討誕太宰義恭固諫乃止誕初閉城拒使者記室參軍山陰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乃止誕遣兵出戰屢敗將佐多踰城出降或勸弼宜早出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等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

關出降誕為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誕以中軍長史濮陽范義為左司馬義母妻子皆在城內或謂義曰事必不振子其行乎義曰吾人吏也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而活吾弗為也沈慶之帥衆攻城身先士卒親犯矢石乙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兵入走趨後園隊主沈脩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引出斬之誕母妻皆自殺上聞廣陵平出宣陽門敕左右皆呼萬

歲侍中蔡興宗陪輦上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上不悅詔貶誕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小大悉命殺之沈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餘男子皆死女子以為軍賞猶殺三千餘口長水校尉宗越臨決皆先刳腸抉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創然後斬之越對之欣欣若有所得上聚其首於石頭南岸為京觀侍中沈懷文諫不聽初誕自知將敗使黄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粹匿於民間謂曰事若不濟思相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之各分以金寶齎送既出門並散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日捕得斬之臨川内史楊璿坐與誕素善下廷尉璿遂為後將軍贈劉琨之給事黄門侍郎蔡興宗上言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喪歸豫章上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興宗抗言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上有慙色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下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張浴孚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乾隆御覽之寶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上

宋　袁樞　撰

廢帝之亂

帝大明二年　初上在江州山陰戴法興戴明寶蔡閱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歲三典籤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閱已卒追賜之時上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侍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為上所知亦以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

八年夏閏五月庚申上殂於[illegible]燭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廢帝年十六大赦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哀叔孫知其不終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秋七月乙卯罷南北二

馳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顔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甫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刋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素畏戴法興巢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小咸取決焉義恭與顔師伯但守空名而已蔡興宗自

以職管銓衡每至上朝輒為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慱論朝政義恭性恇撓阿順法興恒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答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數與義恭等爭選事往復論執義恭法興皆惡之左遷興宗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

建康　八月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磬兒

己丑太后殂

明帝泰始元年　廢帝幼而狷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帝年漸長欲有所為法興輒抑制之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營陽耶帝稍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賜與無筭法興常加裁減願兒恨之帝使願兒於外察聽風謠願兒言於帝曰道路皆言宮中有二天子法興為真天子官為假天子

且官居深宮與人物不接法興與大宰顔柳共為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法興是孝武左右久在宮闈令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有帝遂發詔免法興官遣還田里仍徙遠郡八月辛酉賜法興死解巢尚之舍人員外散騎侍郎東海奚顯度亦有寵於世祖常典作役課督苛虐捶扑慘毒人皆苦之帝常戲曰顯度為百姓患比當除之左右因唱諾即宣旨殺之尚書右僕射領衛尉卿丹陽尹顔師伯居權

日久海內輻輳驕奢淫恣為衣冠所疾帝欲親朝政庚午以師伯為尚書左僕射解卿尹以吏部尚書王彧為右僕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懼初世祖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莫敢妄相過從世祖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內不能平既殺戴法興諸大臣無不震慴各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

之與義恭素不厚又師伯常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耳安得豫政事慶之恨之乃發其事癸酉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斷絕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目粽別遣使者稱詔召柳元景以兵隨之左右犇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諸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又殺廷尉劉德願改元景和文武進位二等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帝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顗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乃止帝由是德之既誅羣公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為吏部尚書與尚書左丞徐爰皆以誅義恭等功賜爵縣子徐爰便僻善事人頗涉書傳自元嘉初入侍左右豫參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

典文故為太祖所任遇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忤廢帝待之益厚羣臣莫及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山陰公主帝姊也適駙馬都尉何戢戢偃之子也公主尤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

公主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淵湛之之子也帝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帝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鼈鼻如何不鼈立名畫工令鼈之　新安王子鸞有寵於世祖帝疾之九月辛丑遣使賜子鸞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及其母妹發殷貴妃墓又欲掘景寧陵太史以為不利於帝乃止　廢帝自即位以來未嘗戒嚴因民訛

言義陽王昶反而討之昶犇魏事見元魏冠齊　吏部尚書袁顗始為帝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頗衰使有司糾奏其罪白衣領職顗懼詭辭求出甲寅以顗為督雍梁等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顗舅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唯願生出虎口耳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是時臨海王子頊為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朝廷以興宗為子頊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顗說

興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居陝西為八州行事顗在襄沔地勝兵彊去江陵咫尺水陸流通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間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邪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顗於是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鄧琬

為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顗與之款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顗與琬人地本殊見者知其有異志矣尋復以興宗為吏部尚書　帝舅東陽太守王藻尚世祖女臨川長公主妬譖藻於帝冬十月己卯藻下獄死會稽太守孔靈符所至有政績以忤犯近臣近臣譖之帝遣使鞭殺靈符并誅其二子寧朔將軍何邁瑀之子也尚帝姑新蔡長公主帝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公主薨以宮婢送邁第殯葬

行喪禮庚辰拜貴嬪為夫人加鸞輅龍旂出警入蹕邁素豪俠多養死士謀因帝出遊廢之立晉安王子勛事泄十一月壬辰帝自將兵誅邁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帝數盡言規諫帝浸不悅慶之懼禍杜門不接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至吏部尚書蔡興宗所興宗使羨謂慶之曰公閉門絶客以避悠悠請託者耳如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為見拒慶之使羨邀興宗興宗往見慶之因說之白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改行無可復望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所瞻賴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懷危怖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今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當委任天命耳加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欲為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欲邀功賞富貴正求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帥

唯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統戎累朝舊日部曲布在宮省受恩者多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耳何患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人今入東討賊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其罷仗以配衣麾下使陸攸之帥以前驅僕在尚書中自當帥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諸所施為民間傳言公悉豫之公今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聞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閤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出屯白下亦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禍亂不久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若人愛憎無常猜忍特甚不測之禍進退難免今因此衆力圖之易於反掌機會難值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之終不從文秀遂行及帝誅何邁量慶之必

當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絶之慶之聞之果往不得進而還帝乃使慶之從父兄子直閤將軍攸之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揜殺之時年八十慶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宰義恭被支解謂其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飲慶之之藥而死弟秘書郎昭明亦自經死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帝詐言慶之病薨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武公葬禮甚厚領軍將軍王玄謨數流涕諫帝以刑殺過差帝大怒玄謨

宿將有威名道路訛言玄謨已見誅蔡興宗嘗為東陽太守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玄謨使法榮至興宗所興宗謂法榮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為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因使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使法榮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任專典禁兵興宗嘗與之俱從帝夜出道隆過興宗車後興宗曰劉君比日思一閒寫道隆解其意掐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為患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毆搥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帝為竹籠盛而稱之以彧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離左右東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尚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并雜食攪之掘地為阬實以泥水裸彧內阬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為歡笑前後欲殺三王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少府劉曚妾孕臨月帝迎入後宮俟其生男欲立為太子彧嘗忤旨帝裸之縛其手足貫之以杖使人擔付太官曰今日屠豬休仁笑曰豬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其肝肺帝怒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釋之丁未曚妾生子名曰皇子為之大赦賜為父後者爵一級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何

邁之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聞之馳以告長史鄧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効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戊申琬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旨諭之四座未對録事參軍陶亮首請效死前驅衆皆

奉旨乃以亮為諮議參軍領中兵總統軍事功曹張沈為諮議參軍統作舟艦南陽太守沈懷寶岷山太守薛常寶彭澤令陳紹宗等並為將帥初帝使荆州録送前軍長史荆州行事張悅至湓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車以為司馬悅暢之弟也琬悅二人共掌內外衆事遣將軍俞伯奇帥五百人斷大雷禁絶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又以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沖之為諮議參軍領中兵與陶亮並統前軍移檄遠近　戊午帝召諸妃主列於前彊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帝怒殺妃三子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鞭江妃一百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二州以厭之明旦欲先誅湘東王彧然後發初帝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已以直閤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為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牣其家越等久在殿省衆所畏服皆為帝盡

力帝恃之益無所忌憚恣為不道中外騷然左右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為湘東王彧主衣會稽阮佃夫內監吳興王道隆學官令臨淮李道兒與直閤將軍柳光世及帝左右瑯邪淳于文祖等陰謀弒帝帝以立后故假諸王閤人彧左右錢藍生亦在中彧密使候帝動止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裸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於宮中求

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會稽公主並從湘東王彧獨在秘書省不被名益憂懼帝素惡主衣吴興壽寂之見輒切齒阮佃夫以其謀告寂之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細鎧王南彭城姜產之細鎧將晉陵王敬則中書舍人戴明寶寂之等聞知之皆響應幼豫約勒内外使錢藍生密報休仁休祐時帝欲南巡腹心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唯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閤柳光世與僧整鄉人因密邀之僧整即受命凡同謀十餘人阮佃夫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其夕帝悉屏侍衛與羣巫及綵女數百人射鬼於竹林堂事畢將奏樂壽寂之抽刀前入姜產之次之淳于文祖等皆隨其後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犇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綵女皆迸走帝亦走大呼寂寂者三寂之追而弑之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

太后令除狂主令已平定殿省惶惑未知所為休仁就中書省見湘東王即稱臣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臣於時事起倉卒王失履跣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令備羽儀雖未即位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及明宗越等始入湘東王撫接甚厚廢帝母弟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頑悖有兄風已未湘東王以太皇太后令賜子尚及會稽公主死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釋謝莊之囚廢帝猶橫尸太醫閤口蔡興宗謂尚書右僕射王彧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乃葬之秣陵縣南初湘東王母沈婕妤蚤卒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甚謹太后愛王亦篤王既弑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休之為黄門侍郎茂之為中書侍郎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皆封縣侯縣子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太尉進鎮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

子勛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為司馬徒尚書令揚州刺史以山陽王休祐為荆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　丙寅湘東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其廢帝時昏制謬封並皆刊削庚午以右衛將軍劉道隆為中護軍道隆暱於廢帝嘗無禮於建安太妃至是建安王休仁求解職明帝乃賜道隆死宗越譚金童太一等雖為上所撫接內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久應得自

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等下獄死攸之復入直閤　壬申以尚書右僕射王景文為尚書僕射景文即彧也避上名以字行　初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入朝以長史南梁郡太守陳郡殷琰行府州事及休祐徙荆州即以琰為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　江州佐吏得上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閤實為公私大慶琬以晉安王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與世祖同符謂事必有成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閤是吾徒事耳衆皆駭愕琬更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袁顗既至襄陽即與諮議參軍劉胡繕脩兵械簡集士卒詐稱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即建牙馳檄奉表勸子勛即大位辛巳更以山陽王休祐為江州刺史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即留本任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為湘州刺史中兵參軍沈仲玉為道路行事至鵲頭聞尋陽兵

起不敢進琬遣數百人刼迎之令子勛建牙於桑尾傳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又謂上矯害明茂篡竊天寶干我昭穆寡我兄弟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承子勛初檄欲攻廢帝聞廢帝已隕即解甲下標既而聞江雍猶治兵郢府行事荀卞之大懼即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景玄帥軍馳下并送軍糧荆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將佐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勛

二年春正月癸巳徵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為撫軍將軍以巴陵王休若代之甲午中外戒嚴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休仁軍於南州以沈攸之為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時玄謨未發前鋒凡十軍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　鄧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

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乙未子勛即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以安陸王子綏為司徒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并加開府儀同三司以鄧琬為尚書右僕射張悅為吏部尚書袁顗加尚書左僕射自餘將佐及諸州郡除官進爵號各有差　丙申以征虜司馬申令孫為徐州刺史令孫坦之子也置司州於義陽以義陽內史龐孟虬為司州刺史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崔道固皆舉兵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將平原劉彌之等將兵赴建康會薛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彌之等應安都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應建康安都遣其從子直閤將軍索兒太原太守清河傅靈越等攻之闡令孫之弟也安都壻裴祖隆守下邳劉彌之至下邳更以所領應建康襲擊祖隆祖隆兵敗與征北參軍垣崇祖犇彭城崇祖護之之從子也彌之族人北海太守懷恭從子善明皆舉兵以應彌之薛索兒聞之釋睢陵引兵擊彌之彌之戰敗走保北

海申令孫進據淮陽請降於索兒龐孟虬亦不受命舉兵應尋陽帝名尋陽王長史行會稽郡事孔顗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璪說顗以建康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鄧顗遂發兵馳檄奉尋陽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上又以庾業代延熙為義興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益州刺史蕭惠開聞晉安王子勛舉兵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

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賈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勛元怙元景之從兄也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或應子勛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

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罷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善之　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以家在建康未許右衛將軍柳光世自省內出犇彭城過壽陽言建康必不能守琰信之且素無部曲為大豪前右軍參軍杜叔寶等所制不得已而從之琰以叔寶為長史內外軍事皆叔寶專之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否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上曰誠如卿言上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更厚撫其家以招之　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於懸瓠以應建康袁顗誘矜司馬汝南常珍奇執矜斬之以珍奇代為太守　上使兄從僕射垣榮祖還徐州說薛安都安都曰今京都

無百里地不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為也安都不從因留榮祖使為將榮祖崇祖之從父兄也　兗州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參軍潁川葛僧韶請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薛索兒屯據津逕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夷凶翦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君而羣迷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

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惟臣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并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委妻子於瑕邱帥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建康時四方皆附尋陽朝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永世令孔景宣復叛義興兵垂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犇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傖楚壯士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號撫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寵賚甚厚初上遣東平畢衆敬詣兖州募人至彭城薛安都以利害說之矯上命以衆敬行兖州事衆敬從之殷孝祖使司馬劉文石守瑕邱衆敬引兵擊殺之安都素與孝祖有隙使衆敬殺孝祖諸子州境皆附之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不從纂鍾之曾孫也　丙午上親總兵出頓中堂辛亥以山陽王休祐為豫州刺史督輔國將軍彭城劉勔寧朔將軍廣陵呂安國等諸軍西討殷琰巴陵王

休若督建威將軍吳興沈懷明尚書張永輔國將軍蕭道成等諸軍東討孔覬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子弟皆已附覬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為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衆於是大悅凡叛者親黨在建康者皆使居職如故　孔覬遣其將孫曇瓘等軍於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沈懷明至犇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永退還延陵就巴陵王休若諸將帥咸勸休若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盛人情乃安亮懷慎之從孫也殷中御史吳喜以主書事世祖稍遷至河東太守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

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耳乃遣之喜先時數奉使東吳性寛厚所至人並懷之百姓聞吳河東來皆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永世人徐崇之攻孔景宣斬之喜板崇之領縣事喜至國山遇東軍進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屯吳城劉延熈遣其將楊玄等拒戰喜兵力甚弱玄等衆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熈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衆七千人與延熈遥相應接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果有膽力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庾業築城猶未合農夫驅往攻之力戰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農夫收其船仗進向義興助吳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城分兵擊諸壘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進者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延熈赴水死遂克義興　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於九里西與東軍相持東軍聞義興敗皆震恐上遣積射將軍濟陽江

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形勢孔覬將孫曇瓘程扞宗等列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王道隆與諸將謀曰扞宗城既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辛酉道隆帥所領急攻拔之斬扞宗首永等因乘勝進擊曇瓘等壬戌曇瓘等兵敗與袁標俱棄城走遂克晉陵吳喜軍至義鄉孔璪屯吳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璪計事聞臺軍已近璪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為人擒遂與曇生犇錢唐喜入吳興任農夫引兵向吳郡顧琛棄郡犇會稽上以四郡既平乃留吳喜使統沈懷明等諸將東擊會稽名張永等北擊彭城江方興等南擊尋陽　丁卯吳喜至錢唐孔璪王曇生犇浙東喜遣彊弩將軍任農夫等引兵向黄山浦東軍據岸結寨農夫等擊破之喜自柳浦渡取西陵擊斬庾業會稽人大懼將士多犇亡孔覬不能制戊寅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覬逃犇嶀山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封府庫以待吳喜己卯王晏入城殺綏執尋陽王子房

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皆空獲孔璪殺之庚辰崤山民縛孔覬送晏晏謂之曰此事孔璪所為無預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為申上覬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顧琛王曇生袁標等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陳斬十七人其餘皆原宥　薛索兒攻申闡久不下使申令孫入睢陵說闡闡出降索兒并令孫殺之

山陽王休祐在歷陽輔國將軍劉勔進軍小峴殷琰所著南汝陰太守裴季以合肥來降　鄧琬性鄙闇貪吝既執大權父子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大自矜遇賓客到門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橫恣競為威福於是士民忿怨內外離心琬遣孫沖之帥龍驤將軍薛常寶陳紹宗焦度等兵一萬為前鋒據赭圻沖之於道與晉安王子勛書曰舟檝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踊躍人爭效命便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

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州則一麾定矣子勛加沖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為右衛將軍統郢荆湘梁雍五州兵合二萬人一時俱下陶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鵲洲殷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悉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為用寧朔將軍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斃得乎三月庚寅衆軍水陸欲進攻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祖於陳為流矢所中死軍主范潛帥五百人降於亮人情震駭並謂沈攸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襄陽劉靈遣各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已下軍政不壹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

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為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與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則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略不如卿今輒相推為統但當相與勠力耳方興甚悅許諾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共濟艱難豈可自措同異也孫沖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

亮不從辛卯方興帥諸軍進戰建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濟北頓生京兆段佛榮等三萬人往會戰自寅及午大破之追犇至姥山而還幼文驥之子也孫沖之於湖白口築二城軍主竟陵張興世攻拔之壬辰詔以沈攸之為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鋒諸軍事陶亮聞湖白二城不守大懼急召孫沖之還鵲尾留薛常寶等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岡分立營寨亦悉散還共保濃湖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者賜荒縣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軍中食少建安王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親隱恤故十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其豫州刺史劉胡帥衆三萬鐵騎二千東屯鵲尾并舊兵凡十餘萬胡宿將勇健多權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徒中兵參軍冠軍蔡那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顧吳喜既定三吳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於赭圻　薛索兒將馬步萬餘人自睢

陵渡淮進逼青冀二州刺史張永營丙申詔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統北討諸軍事進據廣陵又詔蕭道成將兵救永　戊戌尋陽王子房至建康上宥之貶爵為松滋侯　上遣寧朔將軍劉懷珍帥龍驤將軍王敬則等步騎五千助劉勔討壽陽斬廬江太守劉道蔚懷珍善明之從子也　中書舍人戴明寶啟上遣軍主竟陵黃回募兵擊斬尋陽所署馬頭太守王廣元　前奉朝請壽陽鄭黑起兵於淮上以應建康東扞殷琰西拒常

珍奇乙巳以黑為司州刺史　殷琰將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劉勔帥衆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時琰所遣諸軍並受順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唯不使統督二軍勔始至塹壘未立順欲擊之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勔營既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　沈攸之帥諸軍圍赭圻薛常寶等糧盡告劉胡求救胡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之沈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丙辰劉胡帥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入沈攸之帥諸軍邀之殊死戰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走斬獲甚衆胡被瘡僅得還營常寶等惶懼夏四月辛酉開城突圍走還胡軍攸之拔赭圻城斬其寧朔將軍沈懷寶等納降數千人陳紹宗單舸犇鵲尾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屯赭圻劉胡等兵猶盛上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士時以軍功

除官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黃紙鄧琬以晉安王子勛之命徵袁顗下尋陽顗悉雍州之衆馳下琬以黃門侍郎劉道憲行荊州事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上庸太守柳世隆乘虛襲襄陽不克世隆元景之弟子也　散騎侍郎明僧暠起兵攻沈文秀以應建康壬午以僧暠為青州刺史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邪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並起兵以應建康玄邈玄謨之從弟乘民彌之之從子也沈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拔之殺劉彌之乘民從弟伯宗合帥鄉黨復取北海因引兵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死僧暠玄默玄邈乘民合兵攻東陽城每戰輒為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卒不能克　杜叔寶謂臺軍住歷陽不能遽進及劉勔等至上下震恐劉順等始行唯齎一月糧既與勔久相持糧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之呂安國聞之言於劉勔曰劉順精甲八

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彊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惟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勔以為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黄回使從間道出順後於横塘抄之安國始行齎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為函箱陳叔

寶於外為遊軍幢主楊仲懷將五百人居前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走安國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五月丁亥朔夜劉順衆潰順走淮西就常珍奇於是劉勔鼓行進向壽陽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勔與諸軍分營城外山陽王休祐與殷琰書為陳利害上又遣御史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勔與琰書并以琰兄瑗子邈書與之琰與叔寶等皆有降意而衆心不壹復嬰城固守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兵應建康詔以益之為輔國將軍督弋陽四山事壬辰以輔國將軍沈攸之為雍州刺史丁未以尚書左僕射王景文為中軍將軍庚戌以寧朔將軍劉乘民為冀州刺史　張永蕭道成等與薛索兒戰大破之索兒退保石梁食盡而潰走向樂平為申令孫子孝叔所斬薛安都子道智走向合肥詣裴季降傅靈越走至淮西武衛將軍沛郡王廣之生獲之

送詣勔勔詰其叛逆靈越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薛公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此其所以敗也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送詣建康上欲赦之靈越辭終不改乃殺之　鄧琬以劉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加袁顗督征討諸軍事六月甲戌顗帥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鵲尾顗本無將略性又怯撓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

運米未至軍士匱乏就顗借襄陽之資顗不許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又信往來之言云建康米貴斗至數百以為將不攻自潰擁甲以待之　田益之帥蠻衆萬餘人圍義陽鄧琬使司州刺史龎孟虬帥精兵五千救之益之不戰潰去　安成太守劉襲始安內史王識之建安內史趙道生並舉郡來降襲道憐之孫也蕭道成世子賾　為南康贛令鄧琬遣使收繫之門客蘭陵桓康擔賾妻裴氏及其子長懋子良逃於山中與賾族人蕭欣祖等結客得百餘人攻郡破獄出賾南康相沈肅之帥將士追賾賾與戰擒之賾自號寧朔將軍據郡起兵與劉襲等相應琬以中護軍殷孚為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以防襲等　衡陽內史王應之起兵應建康襲擊湘州行事何慧文於長沙應之與慧文捨軍身戰斫慧文八創慧文斫應之斷足殺之　始興人劉嗣祖等據郡起兵應建康廣州刺史袁曇遠遣其將李萬周等討之嗣祖誑萬周云尋陽已平萬周還襲番禺擒曇遠

斬之上以萬周行廣州事　諸軍與袁顗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既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蒿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會龎孟虬引兵來助殷琰劉勔遣使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攸之曰孟虬蟻聚必無能為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殷佛榮將兵救勔而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興世興世率其衆泝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為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旦過鵲尾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

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趨錢溪立營寨已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收兵而下時興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顗并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勢辛丑命沈攸之吴喜等以皮

艦進攻濃湖斬獲千數是日劉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興世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顗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並懼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濃湖袁顗駭懼攸之日暮引歸　龍驤將軍劉道符攻山陽程天祚請降　龐孟虬進至弋陽劉勔遣呂安國等迎擊於蓼潭大破之孟虬走向義陽王玄謨之子曇善起兵據義陽以應建康孟虬走死蠻中　劉胡遣輔國將軍薛道標襲合肥殺汝陰太守裴季劉勔遣輔國將軍垣閎擊之閎閬之弟道標安都之子也　淮西人鄭叔舉起兵擊常珍奇以應鄭黑辛亥以叔舉為北豫州刺史　八月皇甫道烈等聞龐孟虬敗並開門出降　張興世既據錢溪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劉胡帥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既而謂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鬬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為也乃託瘧疾住鵲頭不進遣龍驤將軍陳慶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胡遣別將王起將百舸攻興世興世擊起大破之胡帥其餘舸馳還謂顗曰興世營寨已立不可猝攻昨日小戰未足為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共遏其上大軍在此

鵲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顗怒胡不戰謂曰糧運艘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尚得泝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乃遣安北府司馬沈仲玉將千人步趨南陵迎糧仲玉至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為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聞信報胡令遣重軍援接張興世遣壽寂之任農夫等將三千人至貴口擊之仲玉走還顗營悉虜其資實胡衆駭懼胡將張喜來降鎮東中兵參軍劉亮進兵

逼胡營胡不能制袁顗懼曰賊入人肝脾裏何由得活胡陰謀遁去己卯誑顗云欲更帥步騎二萬上取錢溪兼大雷餘運令顗悉選馬配之其日胡委顗去徑趨梅根先令薛常寶辦船悉發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至夜顗方知之大怒罵曰今年為小子所誤呼取常所乘善馬飛鷰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亦走庚辰建安王休仁勒兵入顗營納降卒十萬遣沈攸之等追顗顗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并所領數千人偕去欲向尋陽夜止山間殺馬以勞將士顧謂伯珍曰我非不能死且欲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屏人言事遂斬顗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并送首以為己功劉胡帥二萬人向尋陽詐晉安王子勛云袁顗已降軍皆散唯己帥所領獨返宜速處分為一戰之資當停據盜城誓死不貳乃於江外夜趨沔口鄧琬聞胡去憂惶無計呼中書舍人褚靈嗣等謀之並不知所出張

悅詐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既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酒子洵提刀出斬琬中書舍人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悅使人語之曰鄧琬謀反今已梟戮欣之乃還取琬子並殺之悅因單舸齎琬首馳下詣建安王休仁降尋陽亂蔡那之子道淵在尋陽被繫作部脫鎖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等諸軍至尋陽斬晉

安王子勛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初鄧琬遣臨川内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軍於上饒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曅斬淹以降淹暢之子也廢帝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見九月壬辰以山陽王休祐為荆州刺史癸巳解嚴大赦庚子司徒休仁至尋陽遣吴喜張興世向荆州沈懷明向郢州劉亮及寧朔將軍南陽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平定餘寇劉胡逃至石城捕得斬之郢州行事張沈變形為沙門潛走追獲殺之荆州行事劉道憲聞濃湖平散兵遣使歸罪荆州治中宗景等勒兵入城殺道憲執臨海王子頊以降孔道存知尋陽已平遣使請降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衆悉逃潰道存及三子皆自殺上以何慧文才兼將吏使吴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陷逆節手害忠義何面見天下之士遂自殺安陵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並賜死劉順及餘黨在荆州者皆伏誅詔追贈諸死

節之臣及封賞有功者各有差　上既誅晉安王子勛等待世祖諸子猶如平日司徒休仁還自尋陽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將來非社稷計宜早為之所冬十月乙卯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貞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子趨子期東平王子嗣子悅並賜死及鎮北諮議參軍路休之司徒從事中郎路茂之兖州刺史劉祗中書舍人嚴龍皆坐誅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劉勔圍壽陽垣閎攻合肥俱未下勔患之召諸將會議馬隊主王廣之曰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平合肥幢主皇甫肅怒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勔笑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馬與之廣之往攻合肥三日克之薛道標突圍犇淮西歸常珍奇勔擢廣之為軍主廣之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何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於此肅有學術及勔卒更依廣之廣之薦於齊世祖為東海太守　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遣使乞降事見明帝北伐　冬十二月劉勔圍壽陽自首春至於

末冬內攻外禦戰無不捷以寬厚得將士心尋陽既平上使中書為詔諭殷琰蔡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令直中書為詔彼必疑謂非真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勔詐為之不敢降杜叔寶閉絕尋陽敗問有傳者即殺之守備益固凡有降者上輒送壽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由是衆情離沮琰欲請降於魏主簿譙郡夏侯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

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出見劉勔詳說勔曰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猶固守者畏將軍之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勔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人諭以勔意丙寅琰帥將佐面縛出降勔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士民貲財秋毫無所失壽陽人大悅魏兵至師水將救壽陽聞琰已降乃掠義陽數千人而去久之琰復仕至少府而卒

宋明帝北伐

宋明帝泰始二年　晉安王子勛之敗於尋陽也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兗州刺史畢衆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冬十月乙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十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令以重兵迎

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鄉之所有亦已多矣況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強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外叛將為朝廷旰食之憂上不從謂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為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　薛安都以其

子為質於魏魏遣鎮東大將軍代人尉元鎮東將軍魏郡孔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鎮西大將軍西河公石都督荆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奇出西道救懸瓠以安都為都督徐兖等五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河東公常珍奇為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内公兖州刺史申纂詐降於魏尉元受之而陰為之備魏師至無鹽纂閉門拒守薛安都之召魏兵也畢衆敬不與之同遣使來請降上以衆敬為兖州刺史衆敬子元賓

在建康先坐他罪誅衆敬聞之怒拔刀斫柱曰吾皓首唯一子不能全安用獨生十一月壬子魏師至瑕丘衆敬請降於魏尉元遣部將先據其城衆敬悔恨數日不食元長驅而進十二月己未軍於秅西河公石至上蔡常珍奇率文武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中書博士鄭羲曰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且入其城奪其管鑰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羲曰視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為之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為變以石有備而止羲豁之曾孫也淮西七郡民多不願屬魏連營南犇魏遣建安正陸馥宣慰新附民有陷軍為奴婢者馥悉免之新民乃悅　是歲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於下磕分遣羽林監王穆之將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其管鑰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内外然後入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不禮於薛安都安都悔降

復謀叛尉元知之不果發安都重賂元等委罪於女婿裴祖隆而殺之元使李燦與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張永絶其糧道又破王穆之於武原穆之帥餘衆就永元進攻之

三年春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會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棄船步走士卒凍死者大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永足指

亦隨與沈攸之僅以身免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為魏所虜上聞之名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永隆號左將軍攸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淮陰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裴子野論曰昔齊桓矜於葵丘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一失毫釐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致命効死故西摧北蕩寓內褰開既而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賈其餘威師出無名長淮以北倏忽為戎惜乎若以向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為而起哉高祖蟣虱生介冑經啟疆埸後之子孫日蹙百里播穫堂搆豈云易哉　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後公私困竭請發冀相濟兗四州粟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沿河運載以賑新民魏主從之

沈文秀崔道固為土人所攻遣使乞降於魏且請兵自救　二月魏西河公石自懸瓠引兵攻汝陰太守張超

不克退屯陳項議還長社待秋擊之鄭羲曰張超蟻聚窮命糧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也今棄之遠去超脩城浚隍積薪除穀更來恐難圖矣石不從遂還長社　初尋陽既平帝遣沈文秀弟文炳以詔書諭文秀又遣輔國將軍劉懷珍將馬步三千人與文炳偕行未至值張永等敗退懷珍還鎮山陽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暠帝使懷珍帥龍驤將軍王廣之將五百騎步卒二千人浮海救之至東海僧暠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朐城衆心兇懼欲且保郁洲懷珍曰文秀欲以青州歸索虜計齊之士民安肯甘心左衽邪今揚兵直前宣布威德諸城可飛書而下奈何守此不進自為沮撓乎遂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棄城走懷珍送致文炳達朝廷意文秀猶不降百姓聞懷珍至皆喜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於洋水衆謂且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竭懸軍深入正當以精兵速進掩其不備耳乃遣王廣之將百

騎襲不其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帝復以為青州刺史崔道固亦請降復以為冀州刺史懷珍乃還　沈攸之之自彭城還也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豫睢陵淮陽皆留兵戍之玄載玄謨之從弟也時東平大守申纂守無鹽幽州刺史劉休賓守梁鄒并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升城輔國將軍清河張讜守團城及兖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肥城糜溝垣苗等戍皆不附於魏休賓乘民之兄子也

魏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為之繼援白曜燕太祖之玄孫也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為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左司馬范陽酈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為備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也乃引兵偽退申纂不復設備白曜夜中部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白曜欲盡以無鹽人為軍賞酈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為經略今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白曜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死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獲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糜溝二戍一旬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宋房崇吉守升城勝兵者不過七百人慕容白曜築長圍以攻之自二月至於夏四月乃克之白曜忿其不降欲盡阬城中人參軍事昌黎韓麒麟諫曰今勍敵在前而阬其民自此以東諸城人自為守不可克也師老糧盡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慰撫其民各使復業崇吉脫身走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於魏請兵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酈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彊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

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下梁鄒平樂陵然後案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曰崔道固等兵力單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抵東陽彼自知必亡故望風求服夫又何疑範曰歷城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文秀坐據東陽為諸城根本今多遣兵則無以攻歷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陽若進為文秀所拒退為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穀中

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魏尉元上表稱彭城賊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雖劉彧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又言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為賊用師之要令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為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兵貴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既降彼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為進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州猝未可拔也　五月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間人詐攸之云薛安都欲降求軍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既而來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集來者告之曰君諸人既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以本

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為空勞往還自是一去不返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邳而還薛安都子伯令亡命梁雍之間聚黨數千人攻陷郡縣秋七月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等擊斬之　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為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為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彊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兗州刺史將兵北出使行徐州事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魏之入彭

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朐山據之遣使來降蕭道成以為朐山戍主朐山濱海孤絶人情未安崇祖浮舟水側欲有急則逃入海魏東徐州刺史成固公戍圍城崇祖部將有罪亡降魏成固公遣步騎二萬襲朐山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驚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持兩炬火登山鼓譟魏參騎以為軍備甚盛乃退上以崇祖為北琅邪蘭陵二都大守垣榮祖亦自彭城奔朐山以奉使不效畏罪不敢出往依蕭道成於淮陰　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瘃墮膝行者悉還攸之以沮其氣上尋悔遣攸之等復名使還攸之至焦墟去下邳五十餘里陳顯達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伯恭擊破之攸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龍驤將軍姜彥之等戰没攸之創重入保顯達營丁酉夜衆潰攸之輕騎南走委棄軍資器械以萬計還屯淮陰尉元以書諭徐州刺史王玄載玄載棄下邳走魏以隴西辛紹先為下邳太守紹先不尚苛察務舉大綱教民治生禦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孔伯恭進攻宿豫宿豫戍將魯僧遵亦棄城走魏將孔伯恒等將千騎南攻淮陽淮陽太守崔武仲焚城走慕容白曜進屯瑕丘崔道固之未降也綏邊將軍房法壽為王玄邈司馬屢破道固軍歷城人畏之及道固降皆罷兵道固畏法壽扇動百姓迫遣法壽使還建康會從弟崇吉自升城來以母妻為魏所獲謀於法壽法壽雅不欲南行怨道固迫之時道固遣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二郡事戍磐陽法壽乃與崇吉謀襲磐陽據之降於慕容白曜以贖崇吉母妻道固遣兵攻之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救磐陽道固兵退白曜表冠軍將軍韓麒麟與法壽對為冀州刺史以法壽從弟

靈民思順靈悅伯憐伯玉叔玉思安幼安等八人皆為郡守白曜自瑕丘引兵攻崔道固於歷城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攻沈文秀於東陽道固拒守不降白曜築長圍守之陵等至東陽文秀請降陵等入其西郭縱士卒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擊陵等破之陵等退屯清西屢進攻城不克　冬十一月乙卯分徐州置東徐州以輔國將軍張讜為刺史十二月庚戌以幽州刺史劉休賓為兖州刺史休賓之妻崔邪利之女也生子文曄與邪利皆沒於魏慕容白曜將其妻子至梁鄒城下示之休賓密遣主簿尹文達至歷城見白曜且視其妻子休賓欲降而兄子聞慰不可白曜使人至城下呼曰劉休賓數遣人來見僕射約降何故違期不至由是城中皆知之共禁制休賓不得降魏兵圍之　魏西河公石復攻汝陰汝陰有備無功而還常珍奇雖降於魏實懷貳心劉勔復以書招之會西河公石攻汝陰珍奇乘虛燒刼懸瓠驅掠上蔡安成平輿三縣民屯於灌水

四年春正月魏汝陽司馬趙懷仁帥衆寇武津豫州刺史劉勔遣龍驤將軍申元德擊破之又斬魏于都公閭于拔於汝陽臺東獲軍車千三百乘魏復寇義陽勔使司徒參軍孫臺瓘擊破之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上以其書示劉勔勔上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內外多難天亡有期臣以為虜自去冬蹈藉王土磐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以來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非事實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臣竊尋元嘉以來倉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彊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上乃止　魏尉元遣使說東徐州刺史張讜讜以圍城降魏魏以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為東徐州刺史李璨與畢衆敬對為東兖州刺史元又說兖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整忻皆降於魏魏以元為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徐南北兖三州諸軍徐州

刺史鎮彭城名薛安都畢衆敬入朝至平城魏以上客待之羣從皆封侯賜第宅資給甚厚　慕容白曜圍歷城經年二月庚寅拔其東郭癸巳崔道固面縛出降白曜遣道固之子景業與劉文曄同至梁鄒劉休賓亦出降白曜送道固休賓及其僚屬於平城　辛丑以前龍驤將軍常珍奇為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魏西河公石攻之珍奇單騎犇壽陽　三月魏慕容白曜進圍東陽上以崔道固兄子僧祐為輔國將軍將兵數千從海道救歷城至不其聞歷城已沒遂降於魏

夏四月劉勔敗魏兵於許昌　秋七月上以沈文秀之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為輔國將軍統高密等五郡軍事自海道救東陽至不其城為魏所斷因保城自固魏人攻之不克辛卯分青州置東青州以文靜為刺史

冬十月發諸州兵北伐十二月魏人拔不其城殺沈文靜入東陽西郭

五年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蟣蝨無離叛之志春正月乙丑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魏人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為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宥之待為下客給惡衣疏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二月己卯魏以慕容白曜為都督青齊東徐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人疲於賦役顯祖命因民貧富為三等輸租之法等為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他州下輸本州又魏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悉罷之由是民稍贍給

夏五月魏徙青齊民於平城置升城歷城民望於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魏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

者即為僧祇户粟為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户以供諸寺掃灑魏主并許之於是僧祇户粟及寺户徧於州鎮矣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鏈健
謄録監生臣劉復善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下　宋　袁樞　撰

蕭道成篡宋

宋明帝泰始三年秋八月以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垣崇祖奔朐山道成以為戍主垣榮祖亦奔朐山往依道成於淮陰劉僧副避魏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

四年秋七月庚申以蕭道成為南兖州刺史　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以名流為之太祖始用寒士秋當世祖猶雜選士庶巢尚之戴法興皆用事及上即位盡用左右細人游擊將軍阮佃夫中書通事舍人王道隆員外散騎侍郎楊運長等並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横人有順忤禍福立至大納貨賂所餉減二百匹絹則不報書園宅飲饌過於諸王妓樂服飾宮掖不如也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虎賁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

六年南兗州刺史蕭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當為天子上疑之徵為黄門侍郎越騎校尉道成懼不欲内遷而無計得留冠軍參軍廣陵荀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數百履行境上道成以聞上使道成復本任秋九月命道成遷鎮淮陰

七年　初上為諸王寛和有令譽獨為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全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忌忍虐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則必加罪戮改騧字為馻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忤意往往有刳斬者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内外百官並斷俸禄而上奢費過度每所造器用必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賂公行上素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内宫中生男則殺其母使寵姬子之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南徐州刺史晉平刺王休祐前鎮江陵貪虐無度上

不使之鎮留之建康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性剛狠前後忤上非一上積不能平且慮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春二月甲寅休祐從上於巖山射雉左右從者並在仗後日欲闇上遣左右壽寂之等數人逼休祐令墜馬因共毆拉殺之傳呼驃騎落馬上陽驚遣御醫絡繹就視比其左右至休祐已絶去車輪輿還第追贈司空葬之如禮建康民間訛言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之休若憂懼戊午以休若代休祐為南徐州刺史休若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説休若曰今主上彌留政成省閣羣豎恟恟欲悉去宗支以便其私殿下聲著海内受詔入朝必往而不返荆州帶甲十餘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劒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素謹畏偽許之敬先出使人執之以白於上而誅之　晉平刺王既死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上與嬖臣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運

長等亦慮上晏駕後休仁秉政已輩不得專權彌贊成之上疾甞暴甚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訪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聞愈惡之五月戊午召休仁入見既而謂曰令夕停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鉏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得久乎上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規結禁兵謀為亂逆朕未忍

明法申詔詰厲休仁慙恩懼罪遽自引決可宥其二子降為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上慮人情不悅乃與諸大臣及方鎮詔稱休仁與休祐深相親結語休祐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身我從來頗得此力休祐之隕本欲為民除患而休仁從此日生燒懼吾每呼令入省便入辭楊太妃吾春中多與之射雉或陰雨不出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今一日休仁既經南討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吾前者積日失適休仁出入殿省無不和顏厚相撫勞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恐當不必即解故相報知上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火便欵狎景和泰始之間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初上在藩與褚淵以夙素相善及即位深相委仗上寢疾淵為吳郡太守急召之既至不見上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禮耳黃禮者乳母服也上與淵謀誅建安王休仁

淵以為不可上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復以淵為吏部尚書庚午以尚書右僕射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左僕射　丙戌追廢晉平王休祐為庶人巴陵王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上以休若和厚能諧緝物情恐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朝又恐猜駭六月丁酉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以休若為江州刺史手書殷勤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晏　秋七月巴陵哀王休若至建康

乙丑賜死於第贈侍中司空復以桂陽王休範為江州刺史時王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才凡劣不為上所忌故得全　沈約論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經國之義雖弘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窺古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堅冰自至所由來遠矣　裴子野論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已子搏狸之鳥非護異巢太宗保字螟蛉剿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終非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嫗煦旁孽推誠嬖狎疾惡父兄前乘覆車後來并轡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他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曾是莫懷甘心揃落晉武背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

后太祖棄初寧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凶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或譖蕭道成在淮陰有貳心於魏上封銀壺酒使吳喜自持賜道成道成懼欲逃喜以情告道成且先為之飲道成即飲之喜還朝保證道成或密以啟上上以喜多計數素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乃名喜入內殿與共言謔甚欵既出賜以名饌尋賜死　戊寅以淮陰為北兗州徵蕭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猥弱翦除諸弟何預他人今唯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勠力耳既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泰豫元年夏四月己亥上大漸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司空又以尚書右僕射褚淵為護軍將軍加中領軍劉勔右僕射詔淵勔與尚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褚淵素與蕭道成善引薦於上詔又以道成為右衛將軍領

衛尉與袁粲等共掌機事是夕上殂庚子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時蒼梧王方十歲袁粲褚淵秉政承太宗奢侈之後務弘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王道隆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　冬十一月中書通事舍人阮佃夫加給事中輔國將軍權任轉重欲用其所親吳郡張澹為武陵郡袁粲等皆不同佃夫稱敕施行粲等不敢執

蒼梧王元徽元年　桂陽王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為諸兄所齒遇物情亦不向之故太宗之末得免於禍及

帝即位年在沖幼素族秉政近習用權休範自謂尊親莫二應入為宰輔既不如志怨憤頗甚典籤新蔡許公輿為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厚相資給於是遠近赴之歲中萬計收養勇士繕治器械朝廷知其有異志亦陰為之備會夏口闕鎮朝廷以其地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二月乙亥以晉熙王燮為郢州刺史燮始四歲以黃門郎王奐為長史行府州事配以資力使鎮夏口復恐其過尋陽為休範所刼留使自太湘徑去休範聞之大怒密與許公輿謀襲建康表治城湟多解材板而蓄之奐景文之兄子也

二年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掠民船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材板合手裝治數日即辦丙戌休範帥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晝夜取道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王道隆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無罪被戮望執録二豎以謝冤魂庚寅大雷戊主杜道欣馳下告變朝廷惶駭護軍褚淵征北將軍張永領軍劉勔僕射劉秉右

衛將軍蕭道成游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員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事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守白下領軍屯宣陽門為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

自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衆並注同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可屈曲相從令不得也坐起道成顧謂劉勔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改易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即日内外戒嚴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前南兖州刺史沈懷古戍石頭袁粲褚淵入衛殿省時倉猝不暇授甲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所取蕭道成至新亭治城

壘未畢辛卯休範前軍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衆心徐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帥舟師與休範戰頗有殺獲壬辰休範自新林捨舟步上其將丁文豪請休範直攻臺城休範遣文豪别將兵趨臺城自以大衆攻新亭壘道成帥將士悉力拒戰自巳至午外勢愈盛衆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乘肩輿自登城南臨滄觀以數十人自衛屯騎校尉黄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回謂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以白道成道成曰卿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乃與回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道成密意休範信以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為質二子至道成即斬之休範致回敬兒於左右所親李恒鍾爽諫不聽時休範日飲醇酒回見休範無備目敬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散走敬兒嫚罵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休範首還臺靈寶道逢休範兵棄首於水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為驗衆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騾攻新亭甚急蕭道成在射堂司空主簿蕭惠朗帥敢死士數十人突入東門至射堂下道成上馬帥麾下搏戰惠朗乃退道成復得保城惠朗惠開之弟也其姊為休範妃惠朗兄黄門郎惠明時為道成軍副在城内了不自疑道成與黑騾拒戰自晡達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皷呌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内

亂走道成秉燭正坐厲聲呵之如是者數四丁文豪破臺軍於皁莢橋直至朱雀桁南杜黑騾亦捨新亭北趨朱雀桁右軍將軍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朱雀門內急召鄱陽忠昭公劉勔於石頭勔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言開桁自弱邪勔不敢復言道隆趣勔進戰勔度桁南戰敗而死黑騾等乘勝度淮道隆棄衆走還臺黑騾兵追殺之黃門侍郎王蘊重傷踣於御溝之側或扶之以免蘊景文之兄子也於

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臺城已陷白下石頭之衆皆潰張永沈懷明逃還宮中傳新亭亦陷太后執帝手泣曰天下敗矣先是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劉勔避職勔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災眚必至避豈得免勔晚年頗慕高尚立園宅名為東山遺落世務罷遣部曲蕭道成謂勔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當此艱難之日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勔不從而敗甲午撫軍長史褚澄開東府門納南軍擁安成王準據東府稱桂陽王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犯澄淵之弟也杜黑騾徑進至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開承明門出降宮省恇擾時府藏已竭皇太后太妃剔取宮中金銀器物以充賞衆莫有鬬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邪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蕭道成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諦視之名刺

皆已焚勿憂懼也道成遣陳顯達張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馬軍主東平周盤龍等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衛宮省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付託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陳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杜黑騾於杜姥宅飛矢貫顯達目丙申張敬兒等又破黑騾等於宣陽門斬黑騾及丁文豪進克東府餘黨悉平蕭道成振旅還建康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

此公也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皆上表引咎解職不許丁酉解嚴大赦　六月庚子以平南將軍蕭道成為中領軍南兗州刺史留衛建康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　桂陽王休範之反也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題云沈丞相付荆州刺史沈攸之門者攸之不開視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及休範反攸之謂僚佐曰桂陽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乃與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燮

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同舉兵討休範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惠連等守尋陽燮遣中兵參軍馮景祖襲之癸卯惠連等開門請降殺休範二子諸鎮皆罷兵

三年冬十二月　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孝友清令服用儉素又好文學禮接士大夫由是有美譽太宗特愛之異其禮秩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唯景素為長帝凶狂失德朝野皆屬意於景素帝外家陳氏深惡之楊運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亦欲除之其腹心將佐多勸景素舉兵鎮軍參軍濟陽江淹獨諫之景素不悅是歲防閤將軍王季符得罪於景素單騎亡犇建康告景素謀反運長等即欲發兵討之袁粲蕭道成以為不可景素亦遣世子延齡詣闕自陳乃徙季符於梁遂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四年夏六月乙亥加蕭道成尚書左僕射　楊運長阮佃夫等忌建平王景素益甚景素乃與録事參軍陳郡殷灑中兵參軍略陽垣慶延參軍沈顒左暄等謀為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要結才力之士冠軍將軍黄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將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祇祖皆陰與通謀武人不得志者無不歸之時帝好獨出遊走郊野欣之謀據石頭城伺帝出作亂道清蘭之欲說蕭道成因帝夜出執帝迎景素道成不從者即圖之景素每禁使緩之楊阮微聞其事遣傖人周天賜偽投景素勸令舉兵景素知

之斬天賜首送臺秋七月祇祖帥數百人自建康犇京口云京師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戊子據京口起兵士民赴之者以千數楊阮聞祇祖叛走即命纂嚴已丑遣驍騎將軍任農夫領軍將軍黃回左軍將軍蘭陵李安民將步軍右軍將軍張保將水軍以討之辛卯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為都統蕭道成知黃回有異志故使安民佛榮與之偕行回私戒其士卒道逢京口兵勿得戰道成屯玄武湖冠軍將軍蕭賾鎮東府始安王

伯融都鄉侯伯猷皆建安王休仁之子也楊阮忌其年長悉稱詔賜死景素欲斷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垣祇祖沈顒皆曰今天時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代勞可一戰而克殷瀰等固爭不能得農夫等既至縱火燒市邑慶延等各相顧望莫有鬬志景素本乏威略恇擾不知所為黃回迫於段佛榮且覘京口軍弱遂不發張保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自相要結進擊水軍甲午張保敗死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為臺軍所破臺軍既薄城下顒先帥衆走祇祖次之其餘諸軍相繼犇退獨左暄與臺軍力戰於萬歲樓下而所配兵力甚弱不能敵而散乙未拔京口黃回軍先入自以有誓不殺諸王乃以景素讓殿中將軍張倪奴倪奴擒景素斬之并其三子同黨垣祇祖等數十人皆伏誅蕭道成釋黃回高道慶不問撫之如舊是日解嚴丙申大赦八月庚午以給事黃門侍郎阮佃夫為南豫州刺史留鎮京師

順帝昇明元年　初蒼梧王在東宮好緣漆帳竿去地丈餘喜怒乖節主帥不能禁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捶之及即帝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數出遊行始出宮猶整儀衛俄而棄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太妃每乘青犢車隨相檢攝既而輕騎遠走一二十里太妃不復能追儀衛亦懼禍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嘗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

故帝每微行自稱劉統或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舍或晝卧道傍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篪執管便韻及京口既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鋋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商販皆息門户晝閉行人殆絶鐵椎鑿鋸不離左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剖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與直閤

將軍申伯宗等謀因帝出江乘射雉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遣人執帝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甲戌帝收佃夫等殺之太后數訓戒帝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帝嫌其不華令太醫煑藥欲酖太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狩獵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六月甲戌有告散騎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遊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登帥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剖解臠割嬰孩不免沈勃時居喪在廬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死是日大赦帝嘗直入領軍府時盛熱蕭道成晝卧裸袒帝立道成於室内畫腹為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鼩箭射之帝乃更以鼩箭射正中其齊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忌道成威名嘗自磨鋌曰明日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若害之誰復為汝盡力邪帝乃止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李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領軍功曹丹陽紀僧真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或勸道成犇廣陵起兵道成世子賾時為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欲使賾將郢州兵東下會京口道成密遣所親劉僧副告其從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曰人多見勸北固

廣陵恐未為長筭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亦告東海太守垣榮祖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北虜若動反為公患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榮祖亦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令動足下牀恐即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矣紀僧真曰主上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為安固公百口北渡必不得俱縱得廣陵城

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公為逆何以避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鎮軍長史順之及次子驃騎從事中郎嶷皆以為帝好單行道路於此立計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徒先人受禍耳道成乃止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王躋起兵於東方道成止之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為道成聽察帝之往來道成命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二十五人於殿中詗伺機便秋七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門左右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於一處作適宜待明夕員外郎桓康等於道成門間聽聞之戊子帝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賭跳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煑之飲酒醉還仁壽殿寢楊玉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曰明日當殺此子取肝肺是夜令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閤夜皆不閉廂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並

逃避內外莫相禁攝是夕王敬則出外玉夫伺帝熟寢與楊萬年取帝防身刀刎之敕廂下奏伎陳奉伯袖其首依常行法稱敕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叩門大呼蕭道成慮蒼梧王誑之不敢開門敬則於牆上投其首道成洗視乃戎服乘馬而出敬則桓康等皆從入宮至承明門詐為行還敬則恐內人覘見以刀環塞窒孔呼門甚急門開而入他夕蒼梧王每開門者震懾不敢仰視至是弗之疑道成入殿殿中驚

怖既而聞蒼梧王死咸稱萬歲己丑旦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名袁粲褚淵劉秉入會議道成謂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答道成須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尚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次讓袁粲粲亦不敢當王敬則拔白刃在牀側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刃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道成正色訶之曰卿都自不解粲欲有言敬則

叱之乃止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書授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安成王於是長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去秉出於路逢從弟韞韞開車迎問曰今日之事當歸兄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撫膺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是日以太后令數蒼梧王罪惡曰吾密令蕭領軍潛運明略安成王準宜臨萬國追封昱為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王乃入居朝堂壬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改元大赦葬蒼梧王於郊壇西　甲午蕭道成出鎮東府丙申以道成為司空録尚書事驃騎大將軍袁粲遷中書監褚淵加開府儀同三司劉秉遷尚書令加中領軍以晉熙王變為揚州刺史劉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與袁粲閣手仰成矣辛丑以尚書右僕射王僧虔為僕射丙午以武陵王贊為郢州刺史蕭道成改領南徐州刺史　八月癸亥詔袁粲鎮石頭粲性沖靜每有朝命常固辭逼切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心陰欲圖之即時順命　蕭道成固讓司空庚辰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月戊申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為侯伯子男　初沈攸之與蕭道成於大明景和之間同直殿省深相親善道成女為攸之子中書侍郎文和婦攸之在荆州直閤將軍高道慶家在華容假還過江陵與攸之爭戲槊

馳還建康言攸之反狀已成請以三千人襲之執政皆以為不可道成仍保證其不然楊運長等惡攸之密與道慶謀遣刺客殺攸之不克會蒼梧王遇弒主簿宗儼之攸之藏寅勸攸之因此起兵攸之以其長子元琰在建康為司徒左長史故未發寅凝之之子也時楊運長等已不在內蕭道成遣元琰以蒼梧王刳斮之具示攸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為王凌死不為賈充生然亦未暇舉兵

乃上表稱慶因留元琰雍州刺史張敬兒素與攸之司馬劉攘兵善疑攸之將起兵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為之備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裲襠角云是明帝與己約誓攸之將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為百口計攸之指裲襠角示之且稱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割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豫州刺史劉懷珍梁州刺史梓潼范柏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內史王文和同舉兵敬兒懷珍文和並斬其使馳表以聞文和尋棄州犇夏口柏年道和佩玉皆懷兩端道和後秦高祖之孫也辛酉攸之遣輔國將軍孫同等相繼東下攸之遺道成書以為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乃至不殯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惋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閤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

包胥之節邪朝廷聞之恬懼十二月丁卯道成入守朝堂命侍中蕭嶷代鎮東府撫軍行參軍蕭映鎮京口映嶷之弟也戊辰內外纂嚴己巳以郢州刺史武陵王贊為荊州刺史庚午以右衛將軍黃回為郢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以討攸之初道成以世子賾為晉熙王燮長史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燮為揚州以賾為左衛將軍與燮俱下劉懷珍言於道成曰夏口衝要宜得其人道成與賾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與汝

意合者委以後事賾乃薦燮司馬柳世隆自代道成以世隆為武陵王贊長史行郢州事賾將行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為變焚夏口戰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為其內我為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賾行至尋陽未得朝廷處分衆欲倍道趨建康賾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屯湓口內藩朝廷外援夏首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為湓口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衆心齊壹江山皆城隍也庚午賾奉燮鎮湓口賾悉以事委山圖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道成聞之喜曰賾真我子也以賾為西討都督賾啟山圖為軍副時江州刺史邵陵王友鎮尋陽賾以為尋陽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鎮湓口留江州別駕豫章胡諧之守尋陽湘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歸至巴陵與沈攸之深相結時攸之未舉兵蘊過郢州欲因蕭賾出弔作難據郢城賾

知之不出還至東府又欲因蕭道成出弔作難道成又不出蘊乃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將帥黃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卜伯興等皆與通謀伯興天與之子也道成初聞攸之事起自往詣粲粲辭不見通直郎袁達謂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刼我入臺我何辭以拒之一朝同止欲異得乎道成乃名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必引淵共之時劉韞為領軍將軍入直閤下省卜伯興為直門黃回等諸將皆出屯新亭初褚淵為衛將軍遭母憂去職朝廷敦迫不起粲素有重名自往譬說淵乃從之及粲為尚書令遭母憂淵譬說懇至粲遂不起淵由是恨之及沈攸之事起道成與淵議之淵曰西夏疊難事必無成公當先衛其內耳粲謀既定將以告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告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亦先聞其謀遣軍主蘇烈薛淵太原王天生將兵助粲守石頭薛淵固辭

道成彊之淵不得已涕泣拜辭道成曰卿近在石頭日夕去來何悲如是且又何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為一家否今淵往與之同則負公不同則立受禍何得不悲道成曰所以遣卿正為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但當努力無所多言淵安都之從子也道成又以驍騎將軍王敬則為直閤與伯興共總禁兵粲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回等帥所領為應劉秉任候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壬申夜發秉恇擾不知所為晡後即束裝臨去啜羹寫胷上手振不自禁未暗載婦女盡室犇石頭部曲數百赫奕滿道既至見粲粲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秉曰得見公萬死何恨孫曇瓘聞之亦犇石頭丹陽丞王遜等走告道成事乃大露遜僧綽之子也道成密使人告王敬則時閤已閉敬則欲開閤出卜伯興嚴兵為備敬則乃鋸所止屋壁得出至中書省收韞韞已戒嚴列燭自照見敬則猝至驚起迎之曰兄何能夜顧敬則呵之曰小子那敢作賊韞抱敬則敬則拳毆其頰仆地而殺之又殺伯興蘇烈等據倉城拒粲王蘊聞秉已走歎曰事不成矣狼狽帥部曲數百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暗夜薛淵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即散走道成遣軍主會稽戴僧靜帥數百人向石頭助烈等自倉門得入與之并力攻粲孫曇瓘驍勇善戰臺軍死者百餘人王天生殊死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戴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焚之粲與秉在城東門見火起欲還赴府秉與二子俣陔踰城走粲下城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乘暗踰城獨進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劉秉父子走至顧檐湖追執斬之任候伯等並乘船赴石頭既至臺軍已集不得入乃馳還黄回嚴兵期詰旦帥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道成聞事泄不敢發道成撫之如舊王蘊孫曇瓘皆逃竄先

捕得縕斬之其餘粲黨皆無所問粲典籤莫嗣祖為粲秉宣通密謀道成名詰之曰袁粲謀反何不啟聞嗣祖曰小人無識但知報恩何敢泄其大事今袁公已死義不求生縕嬖人張承伯藏匿縕道成並赦而用之粲簡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好飲酒善吟諷身居劇任不肯當事主事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閒居高卧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　裴子野論曰袁景倩民望國華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　乙亥以尚書僕射王僧虔為左僕射新除中書令王延之為右僕射度支尚書張岱為吏部尚書吏部尚書王奐為丹陽尹延之裕之孫也劉秉弟遐為吳郡太守司徒右長史張瓌永之子也遭父喪在吳家素豪盛蕭道成使瓌伺間取遐會遐召瓌詣府瓌帥部曲十餘人直入齋中執遐斬之郡中莫敢動道成聞之以告瓌從父領軍沖

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道成即以瓌為吳郡太守道成移屯閱武堂猶以重兵付黃回使西上而配以腹心回素與王宜興不協恐宜興反告其謀閏月辛巳因事收宜興斬之諸將皆言回握彊兵必反寧朔將軍桓康請獨往刺之道成曰卿等何疑彼無能為也沈攸之遣中兵參軍孫同等五將以三萬人為前驅司馬劉懷兵等五將以二萬人次之又遣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四將分兵出夏口據魯山癸巳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云欲問訊安西整泊黃金浦遣人告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臧寅以為郢城兵雖少而地險攻守勢異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令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從其計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下乙未將發柳世隆遣人於西渚挑戰前軍中兵參軍焦度於城樓

上肆言罵攸之且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道成命吳興太守沈文秀督吳鉞唐軍事文秀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　乙未以從軍將軍楊運長為宣城太守於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　沈約論曰夫人君南面九重奥絶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糾雜理難

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覘歡愠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效勢傾天下末之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實祚夙傾實由於此矣　辛丑尚書左丞濟陽江謐建議假蕭道成黃鉞從之　乙巳蕭道成出頓新亭謂驃騎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為我獲道成笑曰君談過矣南徐州行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收衆聚騎造舟治械包藏禍心於今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蕭賾問攸之於周山圖山圖曰攸之相與鄰鄉數共征伐頗悉其為人性度險刻士心不附令頓兵堅城之下適以為離散之漸耳

二年春正月己酉朔百官戎服入朝沈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蕭賾遣軍主桓敬帥八軍據西塞為世隆聲援攸之獲郢府法曹南鄉范雲使送書入

城餉武陵王贊犢一牸柳世隆魚三十尾皆去其首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乃赦之攸之遣其將皇甫仲賢向武昌中兵參軍公孫方平向西陽武昌太守臧渙降於攸之西陽太守王毓犇盜城方平據西陽豫州刺史劉懷珍遣建寧太守張謨等將萬人擊之辛酉方平敗走平西將軍黃回等軍至西陽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但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逃者及攻郡城三十餘

日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為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令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一人叛遣人追之亦去不返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柳世隆開門納之丁卯夜攘兵燒營而去軍中見火起爭棄甲走將帥不能禁攸之聞之怒銜須咀之收攘兵

凡子天賜女壻張平虜斬之向旦攸之帥衆過江至魯山軍遂大散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為也乃投水死攸之猶有數十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荆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為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張敬兒既斬攸之使者即勒兵偵攸之下遂襲江陵攸之使子元琰與兼長史江乂別駕傅宣共守江陵城敬兒至沙橋觀望未進城中夜聞鵶唳謂為軍來乂宣開

門出走吏民崩潰元琰犇竈洲為人所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二子四孫攸之將至江陵百餘里聞城已為敬兒所據士卒隨之者皆散攸之無所歸與其子大和走至華容界皆縊於櫟林已巳村民斬首送江陵敬兒孥之以楯覆以青繖徇諸市郭乃送建康敬兒誅攸之親黨收其財物數十萬皆以入私初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為府録事所辱攸之為榮鞭殺録事及敬兒將至榮為留府司馬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

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潰軍士執以見敬兒敬兒曰邉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榮懽笑而去榮客太山程邕之抱榮曰與邉公周遊不忍見邉公死乞先見殺兵人不得行戮以白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軍人莫不垂泣孫同宗儼之等皆伏誅丙子解嚴以侍中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蕭道成還鎮東府丁丑以左衛將軍蕭賾為江州刺史侍中蕭嶷為中領軍二月庚辰以尚書左僕射王僧虔為尚書令右僕射王延之為左僕射癸未加蕭道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以衛將軍褚淵為中書監司空道成表送黃鉞　夏四月蕭道成以黃回終為禍亂回有部曲數千人欲遣收恐為亂辛卯召回入東府至停外齋使桓康將數十人數回罪而殺之　秋八月乙未以蕭賾為領軍將軍蕭嶷為江州刺史　九月蕭道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驃騎

長史謝朏屏人與語久之朏無言唯二小兒捉燭道成慮朏難之仍取燭遣兒朏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朏莊之子也太尉右長史王儉知其指他日請間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道成曰我當自往經少日道成自造褚淵欵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應在旦夕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耳儉乃倡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使中書舍人虞整作詔道成所親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道成曰褚公不從奈何遐曰彥回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無違異丙午詔進道

成假黄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使持節太尉驃騎大將軍録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道成固辭殊禮　戊申太傅道成以蕭映為南兖州刺史冬十月丁丑以蕭晃為豫州刺史

齊高帝建元元年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蕭嶷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　太傅道成以謝朏有重名必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悦甲寅以朏為侍中更以王儉為左長史　丙辰以給事黄門侍郎蕭長懋為雍州刺史　二月甲午詔申前命命太傅贊拜不名三月甲辰以太傅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如九錫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乙巳詔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丙午以世子賾領南豫州刺史

楊運長去宣城郡還家齊公遣人殺之凌源令潘智與運長厚善臨川王綽義慶之孫也綽遣腹心陳讚説智曰君先帝舊人身是宗室近屬如此形勢豈得久全若招咎内外計多有從者臺城内人常有此心正苦無人建意耳智即以告齊公庚戌誅綽兄弟及其黨與甲寅齊公受策命赦其境内以石頭為世子宫一如東宫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故事求為齊官齊公不許以王儉為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儉時年二十八夏四月壬申朔進齊公爵為王增封十郡甲戌武陵王贊卒非疾也丙戌加齊王殊禮進世子為太子辛卯宋順帝下詔禪位於齊壬辰帝當臨軒不肯出逃於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扳輿入迎帝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則啟譬令出引令升車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别宫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宫中皆哭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

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使朏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禄大夫王琨華之從父弟也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車獺尾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司空兼太保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王辭讓未受淵從弟前成安太守炤謂淵子賁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綬在齊大司馬門炤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甲午王即皇帝位於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宋順帝為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丹陽置兵守衛之宋神主遷汝陰廟諸王皆降為公自非宣力齊室餘皆除國獨置南康華容浒鄉三國以奉劉穆之王弘何無忌之後除

國者凡百二十人二臺官僚依任攝職名號不同員限盈長者別更詳議以褚淵為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户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淵固辭不拜奉朝請河東裴頠上表數帝過惡掛冠徑去帝怒殺之太子贖請殺謝朏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於家帝問為政於前撫軍行參軍沛國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夏五月己未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為亂者犇入殺王而以疾聞上不罪而賞之辛酉殺宋宗室陰安公燮等無少長皆死前豫州刺史劉澄之遵考之子也與褚淵善淵為之固請曰澄之兄弟不武且於劉宗又疎故遵考之族獨得免　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陳氏曰孝皇

后丁卯封皇子鈞為衡陽王　六月甲子立王太子曠為皇太子皇子嶷為豫章王映為臨川王晃為長沙王曄為武陵王暠為安成王鏘為鄱陽王鑠為桂陽王鑑為廣陵王皇孫長懋為南郡王　乙酉葬宋順帝於遂寧陵

魏遷洛陽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齊於明堂右个使太常卿王諶筮之遇革帝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羣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為全吉也帝厲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澄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變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為陛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既還宮召澄入見逆謂之曰

嚮者革卦令當更與卿論之明堂之忿恐人人競言沮我大計故以聲色怖文武耳想識朕意因屏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為不易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為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畧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帝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為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六月丙戌命作河橋欲以濟師秘書監盧淵上表以為前世承平之主未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豈非勝之不足為武不勝有虧威重乎昔魏武以弊卒一萬破袁紹謝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勝負之變決於須臾不在衆寡也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者或以同軌無敵或以懦劣偷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比之懦劣則可恥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先王制革輅何所施也魏武之勝蓋由仗順苻氏之敗亦由失政豈寡必能勝衆弱必能

制彊邪丁未魏主講武命尚書李沖典武選　秋九月戊辰魏主濟河庚午至洛陽　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發丁丑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帝曰廟算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沖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

安定王休等並慇勤泣諫帝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為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沖言於上曰陛下將定鼎洛邑宗廟宮室非可馬上行遊以待之願陛下暫還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然後備文物鳴和鸞而臨之帝曰朕將巡省州郡至鄴小停春首即還未宜歸北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以遷都之事曰今日真所謂革也王其勉之帝以羣臣意多異同謂衛尉卿鎮南將軍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聖畧淵遠非愚淺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適中半耳帝曰卿既不唱異即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還鎮平城曰留臺庶政一以相委　冬十月戊寅朔魏主如金墉

城徵穆亮使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己卯如河南城乙酉如豫州癸巳舍於石濟乙未魏解嚴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大赦起滑臺宮任城王澄至平城衆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　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帥從官迎家於平城　魏主築宮於鄴西冬十一月癸亥徙居之

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乙亥魏主如洛陽西宮中書侍

郎韓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為竊聞輿駕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往冬輿駕停鄴當農隙之時猶比屋供奉不勝勞費況今蠶麥方急將何以堪命且大軍涉暑恐生癘疫臣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成洛都營繕之役其二以為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今茲營繕宜加裁損又頃來此都富室競以第舍相尚宜因遷徙為之制度及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其三以為陛下之還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闈闥之

內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其四以為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景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帝頗納之顯宗麒麟之子也顯宗又上言以為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皁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苟不失有罪雖搔撻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幸雖參夷之嚴不足懲禁今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酷為無私迭相敦厲遂成

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謂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又昔周居洛邑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京兆置尹案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曰邑況代京宗廟山陵所託王業所基其為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謂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光示萬葉又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

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殽令聞洛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則是衣冠皁隸不日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內或調習歌舞或講肄詩書縱羣兒隨其所之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然則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稱里仁之美孟母勤三徙之訓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選人士校其一婚一宦以為

升降何其密也至於度地居民則清濁連甍何其畧也令因遷徙之初皆是公地分別工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關盛美又南人普有淮北之地自比中華僑置郡縣自歸附聖化仍而不改名實交錯文書難辨宜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今民口既多亦可復舊又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非有功德者不當加賜在朝諸貴受祿不輕比來頒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之民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帝覽奏甚善之　二月壬寅魏主北巡癸卯濟河三月壬申至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羆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馬將何以克帝曰廄牧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尚書于果曰臣非以代地為勝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居於此百姓安之一旦南遷衆情不樂平陽公丕曰

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帝曰昔周召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黃帝卜而龜焦天老曰吉黃帝從之然則至人之知未然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昭成皇帝更營盛樂道武皇帝遷於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何為獨不得遷乎羣臣不敢復言羆壽之孫果烈之弟也癸酉魏主臨朝堂部分遷留　冬十月戊申魏王親告太廟使高陽王

雍于烈奉遷神主於洛陽辛亥發平城　十一月魏主至洛陽欲澄清流品以尚書崔亮兼吏部郎中十二月魏主欲變易舊風壬寅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通直散騎常侍劉芳纘之族弟也與給事黄門侍郎太原郭祚皆以文學為帝所親禮多引與講論及密議政事大臣貴戚皆以為疎已怏怏有不平之色帝使給事黄門侍郎陸凱私諭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古事詢訪前世法式耳終不親彼而相疏也衆意乃稍解戊申詔代民遷洛者復租賦三年

二年夏五月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羣臣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為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為止於一身為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不容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為然不對曰實如聖旨帝曰朕嘗與李沖論此沖曰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沖之此言其罪當死因顧沖曰卿負社稷當令御史牽下沖免冠頓首謝又責留守之官曰昨望見婦女猶服夾領小袖卿等何為不遵前詔皆謝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當廷爭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乎六月己亥下詔不得為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戊午

魏改用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志為之　秋八月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九月庚午魏六宮文武悉還於洛陽　冬十二月甲子魏王引見羣臣於光極堂頒賜冠服

三年春正月魏主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於黄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黄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　秋七月魏太子恂不好學體素肥大

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八月戊戌恂密謀名牧馬輕騎犇平城尚書陸琇啟帝帝引見恂數其罪杖之百餘下囚於城西廢為庶人初魏主南遷洛陽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穆泰與陸叡謀作亂帝召任城王澄於凝閑堂謂之曰穆泰謀為不軌扇誘宗室脫或必然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國家大事非卿不能辦卿雖疾彊為我北行審觀其勢儻其微弱

直往擒之若已彊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對曰泰等愚惑正由戀舊為此計耳非有深謀遠慮臣雖駑怯足以制之願陛下勿憂雖有犬馬之疾何敢辭也帝笑曰任城肯行朕復何憂遂授澄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至鴈門鴈門太守夜告云泰已引兵西就陽平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敕名并肆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既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為當似勢弱泰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不意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為之用泰計無所出帥麾下數百人攻煥不克走出城西追擒之澄亦尋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等百餘人皆繫獄民間帖然澄具狀表聞帝喜召公卿以表示之曰任城可謂社稷臣也觀其獄辭正復臯陶何以過之顧謂咸陽王禧等曰汝曹當此不能辦也

四年春二月癸酉魏主至平城引見穆泰陸叡之黨問之無一人稱枉者時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穆泰及其親黨皆伏誅賜陸叡死於獄宥其妻子徙遼西為民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并州刺史新興公丕皆所不樂帝以其宗室耆舊亦不之逼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而已及朝臣皆變衣冠朱衣滿座而丕獨胡服於其間晚乃稍加冠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亦不彊也太子恂自平城將還洛陽元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陘北丕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外慮不成

口雖折難心頗然之及事覺丕從帝至平城帝每推問泰等常令丕坐觀有司奏元業元隆元超罪當族丕應從坐帝以丕常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為民留其後妻二子與居於太原殺隆超同產乙升餘子徙敦煌初丕叡與僕射李沖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帝賜沖烈詔曰叡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不忘前言聽自死別府免其孥戮元丕二子一弟首為賊端連坐應

死特宥為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絶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沖烈皆上表謝

臣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是故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寛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則不然勲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也刑政之失無此為大焉

蕭鸞篡弑

齊高帝建元二年春三月丁酉朔以侍中西昌侯蕭鸞為郢州刺史鸞帝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早孤為帝所養恩過諸子

四年夏六月甲申朔立南郡王長懋為皇太子

武帝永明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文惠太子長懋卒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為之救解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夏四月甲午立南郡王昭業為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為太孫官屬以太子妃琅邪王氏為皇太孫太妃南郡王妃何氏為皇太孫妃妃戢之女也　秋七月戊午上不豫詔竟陵王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以蕭衍范雲等皆為帳内軍主子良

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參承戊寅上疾亟甦絕太孫未入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中書郎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蕭衍謂范雲曰道路籍籍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濟世才視其敗也雲曰憂國家者唯有王中書耳衍曰憂國欲為周召欲為豎刁邪雲不敢答及太孫來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頃之上復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俄而上殂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之急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部署音響如鍾殿中無不從命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由是鬱林王深怨之遺詔曰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內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共下意鬱林王之未立也衆皆疑立子良口語喧騰武陵王曄於衆中大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由是帝深憑賴之　初西昌侯鸞為太祖

所愛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名為嚴能故世祖亦重之世祖遺詔使竟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故遺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之志也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壬午稱遺詔以武陵王曄為衛將軍與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為尚書令太孫詹事沈文季為護軍癸未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　鬱林王性辯惠美容止善應對哀樂過人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飾詐陰懷鄙吝與左右羣小共衣食同卧起始為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鑰鉤夜開西州後閤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淫宴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

於營署為異人所毆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邪數日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黄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居喪憂容號毁見者呼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既為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祀時何妃猶在西州世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

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為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斂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衆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

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前鎮西諮議參軍蕭衍與同謀荆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温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唯仗司馬坦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唯利是從若昭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歷生為太子左衛率白龍為游擊將軍二人並至續名子隆為侍中撫軍將軍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蕭衍為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　帝寵幸中書舍人綦毋

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内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月之間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帝以龍駒為後閤舍人常居含章殿著黄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畫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帝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好於世宗崇安陵隧中擲塗賭跳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枚不得

今日得用汝未世祖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勝計鬱林王即位未朞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碎之用為笑樂蒸於世祖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鸞數諫爭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鏘為世祖所厚私謂鏘曰公聞鸞於法身如何鏘素和謹對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少朝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為慮帝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衛尉蕭諶世祖之族子也自世祖在郢州諶已為腹心及即位常典宿衛機密之事無不預聞征南諮議蕭坦之諶之族人也嘗為東宮直閤為世宗所知帝以二人祖父舊人甚親信之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寐諶還乃安坦之得出入後宮帝褻狎宴遊坦之皆在側帝醉後常裸袒坦之輒扶持諫諭西昌侯鸞欲有所諫帝在後宮不出唯遣諶坦之徑進乃得

聞達何后亦淫泆私於帝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狎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閤通夜洞開內外淆雜無復分別西昌侯鸞遣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附耳語帝曰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事彰遐邇不可不誅帝不得已許之俄赦原之已行刑矣鸞又啟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蕭諶蕭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悛改恐禍及己乃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陰為鸞耳目帝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常翼單刀二十口自隨出入禁闥門衛不敢訶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君鸞忌之使蕭諶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援已已以奉叔為青州刺史曹道剛為中軍司馬奉叔就帝求千戶侯許之鸞以為不可封曲江縣男食三百戶奉叔大怒於衆中擲刀厲色鸞說諭之乃受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鸞與蕭諶稱敕召奉叔於省中毆殺之啟云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可

其奏溧陽令錢塘杜文謙嘗為南郡王侍讀前此說綦母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令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範與宿衛將萬靈會等共語皆攘袂趍牀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等殺蕭諶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刀耳令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録君稱敕賜死父母為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并收珍之文謙殺之　秋七月西昌侯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而尼媪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為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於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關咨於鸞是時蕭諶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晏總尚書事諶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鸞以其謀告王晏晏聞之響應又

告丹楊尹徐孝嗣孝嗣亦從之驃騎録事南陽樂豫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附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帝謂蕭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諶欲共廢我似非虛傳卿所聞云何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朝貴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尼姥言耳豈可信邪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時始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諶欲待二人至藉其勢力以舉事鸞慮事變以告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諶惶遽從之壬辰鸞使蕭諶先入言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直後徐僧亮盛怒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殺之鸞引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

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猶密為手敕呼蕭諶又使閉內殿諸房閤俄而諶引兵入壽昌閤帝走趨徐姬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諶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諶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素隸服於諶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行至西弄殺之輿尸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鸞既弒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於袖中出而進之鸞大悅癸巳以太后令追廢帝為鬱林王又廢何后為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丁酉新安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五以西昌侯鸞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宣城郡公大赦改元延興　八月以始安王遥光為南郡太守不之官遥光鸞之兄子也鸞有異志遥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郎蕭遥欣為兖州刺史遥欣遥光之弟也鸞欲樹置親黨故用之　鬱林王之廢也鄱陽王鏘初不知謀及宣城公鸞勢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鏘每詣鸞鸞常屣屣至車後迎之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鏘以此信之宮臺之內皆屬意於鏘勸鏘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事不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九月癸酉鸞遣兵二千人圍鏘第殺鏘遂殺子隆及謝粲等於時太祖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能故鸞尤忌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陽隨王死欲起兵謂防閤吳郡陸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為義鬼防閤丹陽董僧惠曰此州雖小宋孝武嘗用之若舉兵向闕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書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宣城公鸞乙亥假鸞黃鉞內外

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討子懋又遣軍主裴叔業與于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郡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湓城叔業泝流直上至夜回襲湓城城局參軍樂賁開門納之子懋聞之帥府州兵力據城自守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勇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正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可以免禍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犇散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刃入齋于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鄣面使人殺之王玄邈執董僧惠將殺之僧惠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其謀得為主人死不恨矣願至大斂畢退就鼎鑊玄邈義之具以白鸞免死配東冶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行金得達僧惠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于琳之勸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欲因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厚加殯斂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鸞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襲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廣之至歐陽遣部將濟陰陳伯之先驅伯之因城開獨入斬子敬鸞又遣徐玄慶西上害諸王臨海王昭秀為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何昌寓行州事玄慶至江陵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即以相付邪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啟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昌寓尚之之弟子也鸞以吳興太守孔琇之行郢州事欲使之殺晉熙王銶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琇之靖之孫也裴叔業自尋陽仍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鋭防閤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令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鋭典籤叱左右斬之乙酉殺鋭又殺郢州刺史晉熙

王銶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　冬十月以宣城公鸞為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為王宣城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為吴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禄危不預知為臣如此可謂忠乎

宣城王雖專國政人情猶未服王胛上有赤誌驃騎諮議參軍考城江祏勸王出以示人王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王母祏之姑也　戊戌殺桂陽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倫鑠與鄱陽王鏘齊名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人稱為鄱桂鏘死鑠不自安至東府見宣城王還謂左右曰向録公見接慇勤流連不能已而面有慙色此必欲殺我是夕遇害宣城王每殺諸王常夜遣兵圍其第斬關踰垣呼譟而入家資皆封籍之江夏王鋒有才行宣城王嘗與之言遥光才力可委鋒曰遥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宣城王失色及殺諸王鋒遺宣城王書誚責之宣城王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鋒有力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死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不許而死又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性英果時為南蘭陵太守鎮琅邪城有守兵宣城王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即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酖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一歲數返時上輒

與之閒語訪以州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大為姦利武陵王曄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籤趙渥之謂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盛毀之曄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真嘗求熊白廚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世祖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

都自應反豈唯巴東上問其故對曰諸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立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宣城王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宣城王亦深知典籤之弊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蕭子顯論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朝出閨闈暮司方岳防驕翦逸積代常典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帥飲食遊居動應聞啟處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艱難摠至望其釋位扶危何可得矣斯宋氏之餘風至齊室而尤弊也　海陵王在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録公命竟不與辛亥

皇太后令曰嗣主沖幼庶政多昧且早嬰疢疾弗克負荷太傅宣城王肩體宣皇鍾慈太祖宜入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歸老別館且以宣城王為太祖第三子癸亥高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太尉王敬則為大司馬司空陳顯達為太尉尚書令王晏加驃騎大將軍左僕射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中領軍蕭諶為領軍將軍度支尚書虞悰稱疾不陪位帝以悰舊人欲引參佐命使王晏齊發主事示悰悰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

朽老以贊維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十一月上詐稱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葬禮並依漢東海恭王故事

乾隆御覽之寶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劉復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上　宋　袁樞　撰

元魏寇齊

齊明帝建武元年魏主以上廢海陵王自立謀大舉入寇會邊將言雍州刺史下邳曹虎遣使請降於魏十二月辛丑朔魏遣行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向襄陽大將軍劉昶平南將軍王肅向義陽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鍾離平南將軍廣平劉藻向南鄭真度安都從祖弟也以尚書盧淵為安南將軍督襄陽前鋒諸軍淵辭以不習軍旅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為周舫耳　魏主欲自將入寇癸卯中外戒嚴戊申詔代民遷洛者復租賦三年相州刺史高閭上表稱洛陽草創曹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魏主不從久之虎使竟不再來魏主引公卿議行留之計公卿或以為宜止或以為宜行帝曰衆人紛紜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埶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鎮南為留議朕為行論諸公坐聽得失長

者從之衆皆曰諾鎮南將軍李冲曰臣等正以遷都草創人思少安為内應者未得審諦不宜輕動帝曰彼降款虛實誠未可知若其虛也朕廵撫淮甸訪民疾苦使彼知君德之所在有北向之心若其實也今不以時應接則失乘時之機孤歸義之誠敗朕大畧矣任城王澄曰虎無質任又使不再來其詐可知也今代都新遷之民皆有戀本之心扶老攜幼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食無甔石之儲又冬月垂盡東作將起乃百堵皆興俶載南畝之時而驅之使擐甲執兵泣當白刃殆非歌舞之師也且諸軍已進非無應接若降款有實待既平樊沔然後鑾輿順動亦何晚之有今率然輕舉上下疲勞若空行空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氣非策之得者也司空穆亮以為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輩在外之時見張旗授甲皆有憂色平居論議不願南征何得對上即為此語面背不同事涉欺佞豈大臣之義國士之體乎萬一傾危皆公輩所為也冲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帝曰任城以從朕者為佞不從朕者豈必皆忠夫小忠者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愚闇雖涉小忠要是竭誠謀國不知大忠者竟何所據帝不從辛亥發洛陽以北海王詳為尚書僕射統留臺事李冲兼僕射同守洛陽給事黄門侍郎崔休為左丞趙郡王幹都督中外諸軍事始平王勰將宗子軍宿衛左右休逞之玄孫也戊辰魏主至懸瓠己巳詔壽陽鍾離馬頭之師所獲男女皆放還南曹虎果不降魏主命盧淵攻南陽淵以軍中乏糧請先攻赭陽以取葉倉魏主許之乃以征南大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軍李佐荆州刺史韋珍兵攻赭陽鸞長壽之子佐寶之子也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閉城拒守薛真度軍於沙竭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拒之

二年春正月壬申遣鎮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諸軍以拒魏癸酉魏詔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乙

未拓跋衍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乘城拒守間出襲擊魏兵破之惠休惠明之弟也劉昶王肅攻義陽司州刺史蕭誕拒之肅屢破誕兵招降萬餘人魏以肅為豫州刺史劉昶性褊躁御軍嚴暴人莫敢言法曹行參軍北平陽固苦諫昶怒欲斬之使當攻道固志意閑雅臨敵勇決昶始奇之丁酉中外纂嚴以太尉陳顯達為使持節都督西北討諸軍事往來新亭白下以張聲勢已亥魏主濟淮二月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鐵騎彌野甲辰魏主登八公山賦詩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魏主遣使呼城中人豐城公遙昌使參軍崔慶遠出應之慶遠問師故魏主曰師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欲我含垢依違乎慶遠曰未承來命無所含垢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武王子孫今皆安在慶遠曰七王同惡已伏管蔡之誅其餘二十餘王或內列清要或外典方牧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之輔成王而自取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聖之德故周公得而相之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光亦捨武帝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得比霍光若爾武王伐紂不立微子而輔之亦為苟貪天下乎魏主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之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之師也魏主曰卿欲吾和親為不欲乎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生民蒙福否則二國交惡生民塗炭和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賜慶遠酒穀衣服而遣之戊申魏主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丙辰至鍾離上遣左衛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裴叔業救鍾離劉昶王肅衆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城中負楯而立王廣之引兵救義陽去城百餘里畏魏彊不敢進城中益急黃門侍郎蕭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間道夜發與太子右率蕭誅等徑上賢首山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黎明城中望

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衆軍自外擊之魏不能支解圍去己未誕等追擊破之誅諶之弟也先是上以義陽危急詔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張沖出軍攻魏以分其兵勢沖遣軍主桑係祖攻魏建陵驛馬厚丘三城又遣軍主杜僧護攻魏虎阬馮時即丘三城皆拔之青冀二州刺史王洪範遣軍主崔延襲魏紀城據之魏主欲南臨江水辛酉發鍾離司徒長樂元懿公馮誕病不能從魏主與之泣訣行五十

里聞誕卒時崔慧景等軍去魏主營不過百里魏主輕將數千人夜還鍾離拊尸而哭達旦聲淚不絕壬戌敕諸軍罷臨江之行葬誕依晉齊獻王故事誕與帝同年幼同硯席尚帝妹樂安長公主雖無學術而資性淳篤故特有寵丁卯魏主遣使臨江數上罪惡魏久攻鍾離不克士卒多死三月戊寅魏主如邵陽築城於洲上柵斷水路夾築二城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閭上表以為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鄉者國家止為受降之計發兵不多東西遼闊難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廛夫豈無故以為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

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為敵擒雖忠勇奮發終何益哉且安土戀本人之常情昔彭城之役既克大鎮城戍已定而不服思叛者猶踰數萬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以今準昔事兼數倍天時向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返旆經營洛

邑蓄力觀釁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尚書令陸叡上表以為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遷鼎草創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靡聽治之所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沈雨炎陽自成癘疫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寇讐羸弱之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弊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去冬之舉正欲耀武江漢耳今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早還洛邑使根本深固聖懷無內顧之憂兆民休斤板之役然後命將出師何憂不服魏主納其言崔慧景以魏人城邵陽患之張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築城者外自誇大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兩願罷兵彼無不聽矣慧景從之使欣泰詣城下語魏人魏主乃還濟淮餘五將未濟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主募能破中渚兵者以為直閤將軍軍主代人奚康生應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燒齊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斫中渚兵遂潰魏主假康生

直閤將軍魏主使前將軍楊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為殿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圍播播為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戰所殺甚衆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既而水稍減播引精騎三百歷齊艦太呼曰我今欲度能戰者來遂擁衆而濟播椿之兄也魏軍既退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為武不勝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從之蕭坦之還言於上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縱而不取由是皆不加賞甲申解嚴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江懼敕廣陵太守行南兖州事蕭穎胄移居民入城民驚恐欲席卷南渡穎胄以魏寇尚遠不即施行魏兵竟不至穎胄太祖之從子也上遣尚書右僕射沈文季助豐城公遥昌守壽陽文季入城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守備魏兵尋退

魏之入寇也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恨之飼以蒸豆昶怖懼食之淚汗交横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下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縱不遠慙蘇武獨不近愧思寧乎乃黜為民　魏主之在鍾離也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拓拔英請以州兵會劉藻擊漢中魏主許之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梁季羣等將兵二萬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賤莫相統壹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引兵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餘人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又遣其將姜脩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懿別軍繼至將士皆已疲不意其至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懿軍疑有伏兵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懿嬰城自守軍主范絜先將三千餘人在外還救南鄭英掩擊盡獲之圍城

數十日城中恟懼録事參軍新野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為後拒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為誑英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遣將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行四日四夜懿兵乃返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貯米執炬火於馬上炊之先是懿遣人誘說仇池諸氐使起兵斷英運道及歸路英勒兵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頰卒全軍還仇池討叛氐平之英楨之子懿行之兄也英之攻南鄭也魏主詔雍涇岐三州發兵六千人戍南鄭俟克城則遣之侍中兼左僕射李冲表諫曰秦川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兹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克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克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絶界之外

孤據羣賊之中敵攻不可猝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為馬腹也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臣者唯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汲汲於今日也宜待疆宇既廣糧食既足然後置邦樹將為吞并之舉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赭城新野跬步弗降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藩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若輕遣

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為上魏主從之　魏城陽王鸞等攻赭陽諸將不相統壹圍守百餘日諸將欲案甲不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衆帝遣太子右衛率垣歷生救之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退佐獨帥騎二千逆戰而敗盧淵等引去歷生追擊大破之歷生榮祖之從弟也南陽太守房伯玉等又敗薛真度於沙堨鸞等見魏主於瑕丘魏主責之曰卿等沮辱威靈罪當大辟朕以新遷洛邑特從寬典五月己巳降封鸞為定襄縣王削户五百盧淵李佐韋珍皆削官爵為民佐仍徙瀛州以薛真度與其從兄安都有開徐方之功聽存其爵及荆州刺史餘皆削奪曰進足明功退足彰罪矣　癸未魏主還洛陽告于太廟甲申減冗官之禄以助軍國之用乙酉行飲至之禮班賞有差

三年冬閏十月魏主謀入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曰朕卜宅土中綱條粗舉唯南寇未平安能效近世天子下

帷於深宮之中乎朕今南征決矣但未知早晚之期比來術者皆云今往必克此國之大事宜君臣各盡所見勿以朕先言而依違於前同異於後也李冲對曰凡用兵之法宜先論人事後察天道今卜筮雖吉而人事未備遷都尚新秋穀不稔未可以興師旅如臣所見宜俟來秋帝曰去十七年朕擁兵二十萬此人事之盛也而天時不利今天時既從復云人事未備如僕射之言是終無征伐之期也寇戎咫尺異日將為社稷之憂朕何

敢自安若秋行不捷諸君當盡付司寇不可不盡懷也四年六月壬戌魏發冀定瀛相濟五州兵二十萬將入寇　八月丙辰魏詔中外戒嚴　甲戌魏講武於華林園庚辰軍發洛陽使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居守以御史中尉李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參治留臺事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勰辭曰親疎並用古之道也臣獨何人頻煩寵授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大笑執勰手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上遣軍主直閤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戍赭陽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瑤起戍舞陰　初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真度勸魏主先取樊鄧真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吹脣沸地九月辛丑魏主留諸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癸卯至宛夜襲其郛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守魏主遣中書舍人孫

延景謂伯玉曰我今蕩壹六合非如曩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北卿此城當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梟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且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讐罪一也頃年薛真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鸞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伯玉遣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武帝採拔豈敢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紹十宗非唯副億兆之深望抑亦兼武皇之遺敕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冦擾邊民輒厲將士以脩職業返已而言不應垂責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主引兵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班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免　丁未魏主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等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冬十月丁巳魏軍攻之不克築

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為獨取麋碎思忌遣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魏右軍府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法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

功烈尤而效之其罪彌大臣所以不敢為之解上而已魏主益賢之上詔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叔業啟稱北人不樂遠行唯樂鈔掠若侵虜境則司雍之寇自然分矢上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稷救雍州十一月甲午前軍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降於魏丁酉魏敗齊兵於沔北將軍王伏保等為魏所獲　新野人張賭帥萬餘家據柵拒魏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丁丑詔遣度支尚書崔慧景救雍州假慧景節帥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並受節度庚午魏主南臨沔水戊寅還新野將軍王曇紛以萬餘人攻魏南青州黃郭戍魏戍主崔僧淵破之舉軍皆沒將軍魯康祚趙公政將兵萬人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清河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軍於淮北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

處乃夜分兵為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過淮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生擒公政獲康祚之尸以歸豫州刺史裴叔業侵魏楚王戍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填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留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救之

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奮擊大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何更追之魏主遣謁者就拜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丘縣男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傅脩期耳

永泰元年春正月魏統軍李佐攻新野丁亥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乃殺之於是沔北大震戊子湖陽戍主蔡道福辛卯赭陽戍主成公期壬辰舞陰戍主黃瑤起南鄉太守席謙相繼南遁瑤起為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臠而食之乙巳命太尉陳顯達救雍州　庚戌魏主如南陽二月癸丑詔左衛將軍蕭惠休救壽陽甲子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降伯玉從父弟思安為魏中統軍數為伯玉泣請魏主乃赦之庚午魏主如新野辛巳以彭城王

勰為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月壬午朔崔慧景蕭衍大敗於鄧城時慧景至襄陽五郡已沒慧景與衍及軍主劉山陽傅法憲等帥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魏數萬騎奄至諸軍登城拒守時將士蓐食輕行皆有飢懼之色行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既而魏衆轉至慧景於南門拔軍去諸軍不相知相繼皆遁魏兵自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且戰且却行慧景過鬧溝軍人相蹈藉橋皆斷壞魏兵夾路射之殺傅法憲士卒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仗填溝乘之得免魏主將大兵追之晡時至沔山陽據城苦戰至暮魏兵乃退諸軍恐懼是夕皆下船還襄陽庚寅魏主將十萬衆羽儀華蓋以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如湖陽辛亥如懸瓠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裴叔業將兵五萬圍渦陽以救義陽魏南兗州刺史濟北孟表守渦陽糧盡食草木皮葉叔業積所殺魏人高五丈以

示城內別遣軍主蕭瓚等攻龍亢魏廣陵王羽救之叔業引兵擊羽大破之追獲其節魏主使安遠將軍傅永征虜將軍劉藻假輔國將軍高聰等救渦陽並受王肅節度叔業進擊大破之聰奔懸瓠永收散卒徐還叔業再戰凡斬首萬級俘二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魏主命鎖三將詣懸瓠劉藻高聰免死徙平州傅永奪官爵黜王肅為平南將軍肅表請更遣軍救渦陽魏主報曰觀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於更往朕今少

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兵退明日士衆奔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數叔業還保義陽　夏四月庚午魏發州郡二十萬人期八月中旬集懸瓠　秋七月己酉上殂于正福殿太子即位　九月己亥魏主聞高宗殂下詔稱禮不伐喪引兵還　魏主得疾甚篤丙午發懸瓠舍于汝濱冬十一月辛巳魏主還鄴

東昏侯永元元年春正月太尉陳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等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癸未魏遣前將軍元英拒之　乙酉魏主發鄴　二月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四十日城中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癸酉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絹遂不窮追顯達又遣軍主莊丘黑進擊南鄉拔之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

三月庚辰魏主發洛陽命于烈居守以右衛將軍宋弁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以佐之弁精勤吏治恩遇亞於李冲癸未魏主至梁城崔慧景攻魏順陽順陽太守清河張烈固守甲申魏主遣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千救之丁酉魏主至馬圈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嘉建之子也陳顯達引兵渡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恐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元嵩免冑陷陳將士隨之齊兵大敗嵩澄之弟也戊戌夜軍主

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自分磧山出均水口南走已亥魏收顯達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左軍將軍張千戰死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軍入汋均口廣平馮道根說顯達曰汋均水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鄧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達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詔以道根為汋均口戍副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顯達亦自表解職皆不許更以顯達為江州刺史崔慧景亦棄順陽走還　庚子魏主疾甚北還　夏四月丙午殂于穀塘原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以陳顯達去尚未遠恐其覆相掩逼乃秘不發喪徙御卧輿唯二王與左右數人知之勰出入神色無異奉膳進藥可決外奏一如平日數日至宛城夜進卧輿於郡聽事得加棺斂還載卧輿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

舍人張儒奉詔徵太子密以凶問告留守于烈烈處分行留舉止無變太子至魯陽遇梓宮乃發喪

蕭衍篡齊

齊明帝永泰元年春正月上有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孫時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每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益長大上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慮以問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為當以次施行遙光有足疾上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上屏人久語畢上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上疾暴甚絕而復蘇遙光遂行其策丁未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狀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濟陽江泌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　大司

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上雖外禮甚厚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寬上疾屢危乃以光祿大夫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以密防敬則中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翼金翼謂鴆也丁卯敬則舉兵反　前吳郡太守南康侯子恪嶷之子也敬則起兵以奉子恪為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遥光勸上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名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江陵公寶覽等處中書省高武諸孫處西省敕人各從左右兩人過此依軍法孩幼者與乳母俱入其夜令太醫煮椒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須三更當盡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啟時刻已至而上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上所親左右單景儁共謀少留其事須臾上覺景儁啟子恪已至上驚問曰未邪未邪景儁具以事對上撫牀曰遥光幾誤人事乃

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寶覽緬之子也敬則帥實甲萬人過浙江百姓擔篙荷揷隨之者十餘萬衆五月壬午詔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馬軍主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為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恭祖慧景之族也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索馬再上不能得崔恭祖刺之仆地興盛軍客袁文曠斬之乙酉傳首建康是時上疾已篤　秋七月己酉上殂於正福殿遺詔沈文季可左僕射江祏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事委陳太尉內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遥光坦之江祏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即位　八月葬明皇帝於興安陵廟號高宗東昏侯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帝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

羊闔入臨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鶩啼來乎

東昏侯永元元年　帝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性重澀少言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録事參軍范陽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但諸弟在都恐罹世患當更與益州圖之耳乃密與弘策修武備它人皆不得預謀招集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東平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先是僧珍為羽林監徐孝嗣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求從衍是時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眦理相圖滅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

嫌近左右慓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為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為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祏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為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為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也勿為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懿不從衍乃迎其弟驃騎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外兵參軍憺至襄陽初高宗雖顧命羣公而多寄腹心在江祏兄弟二江更直殿內動止關之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祏執制堅確帝深忿之帝左右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等為帝所委任祏常裁折之法珍等切齒徐孝嗣謂祏曰主上稍有異同

詎可盡相乖反祏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帝失德寖彰祏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常為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觀之暄曰馬何用觀妃索煮肫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煮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情暄由是忌寶玄不同祏議更欲立建安王寶寅祏密謀於始安王遥光遥光自以年長意欲自取以微旨動祏二弟祀亦以少主難保勸祏立遥光祏意回惑以問蕭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為領軍將軍謂祏

曰明帝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為此恐四方瓦解我期不敢言耳遂還宅行喪祏祀密謂吏部郎謝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負荷豈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遥光又遣所親丹陽丞南陽劉渢密致意於朓欲引以為黨朓不荅頃之遥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即以祏謀告太子右衛率左興盛興盛不敢發朓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宴居卿今地但以卿為反覆人耳晏者遥光城局參軍也暄陽驚馳告遥光及祏遥光欲出朓為東陽郡朓常輕祏祏固請除之遥光乃收朓付廷尉與孝嗣祏暄等連名啟朓扇動内外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間謗親賢輕議朝宰朓遂死獄中暄以遥光若立已失元舅之尊不肯同祏議故祏遲疑久不決遥光大怒遣左右黄曇慶刺暄於青溪橋曇慶見暄部伍多不敢發暄覺之遂發祏謀帝命收祏兄弟時祀直内殿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自有異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

靜以鎮之俄有詔召祏入見停中書省初袁文曠以斬王敬則功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文曠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并弟祀皆死劉暄聞祏等死眠中大驚投出户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帝自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日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吹戲馬常以五更就寢至晡乃起羣臣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闇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宦者以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

黄案帝嘗習騎致適顧謂左右曰江祏常禁吾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祏親戚餘誰對曰江祥今在治帝於馬上作敕賜祥死始安王遥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荆州刺史遥欣密謀舉兵據東府使遥欣自江陵引兵急下刻期將發而遥欣病卒江祏被誅帝名遥光入殿告以祏罪遥光懼還省即陽狂號哭遂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遥光弟豫州刺史遥昌率其部曲皆歸遥光及遥欣喪還停東府前渚荆州衆力送者甚盛帝既誅二

江慮遥光不自安欲遷為司徒使還第名入諭旨遥光恐見殺秋八月乙卯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東門名劉渢劉晏等謀舉兵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而至蕭坦之宅在東府城東遥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坦踰牆走向臺道逢遊邏主顔端執之坦之告以遥光反不信自往詗問知實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臺遥光又掩取尚書左僕射沈文季於其宅欲以為都督會文季已入臺垣歷生說遥光帥城内兵夜攻臺輦获燒城門曰公但乘轝隨後反掌可克遥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遥光戎服出聽事命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遥光不肯冀臺中自有變及日出臺軍稍至臺中始聞亂衆情惶惑向曉有詔名徐孝嗣孝嗣入人心乃安左將軍沈約聞變馳入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曰臺中方擾攘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遥光乃朱衣而入丙辰詔曲赦建康中外戒嚴徐孝嗣以下屯衛宫城蕭坦之帥

臺軍討遥光孝嗣内自疑懼與沈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欲與之共論世事文季輒引以它辭終不得及蕭坦之屯湘宫寺左興盛屯東籬門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府遥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敗殺軍主桑天愛遥光之起兵也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不從戊午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門出詣臺自歸衆情大沮暢衍之弟昭略文季之兄子也己未垣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矟降曹虎

虎命斬之遥光大怒於牀上自踊使殺歷生子其晚臺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遥光還小齋帳中著衣帢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閤皆重關左右并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等先入遥光聞外兵至滅燭扶匐牀下軍人排閤入於闇中牽出斬之臺軍入城焚燒屋室且盡劉渢走還家為人所殺荆州將潘紹聞遥光作亂謀欲應之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呼紹議事因斬之州府以安已已以徐孝嗣為司空加沈文季鎮軍將軍侍中僕射如故蕭坦之為尚書右僕射丹楊尹右將軍如故劉暄為領軍將軍曹虎為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皆賞平始安之功也　江祏等既敗帝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横用事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憎之遥光死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黄文濟將兵圍坦之宅殺之并其子祕書郎賞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太守未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以告文濟白帝帝仍遣收之檢

其家至貧唯有質錢帖數百還以啟帝原其死繫尚方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閤新蔡徐世標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恩遇如此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邪遂殺之曹虎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晚節吝嗇罷雍州有錢五千萬他物稱是帝疑虎舊將且利其財遂殺之坦之暄虎所新除官皆未及拜而死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　枝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中郎將許準為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之理須帝出遊閉城門名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諸嬖倖亦稍憎之西豐忠憲侯沈文季自託老疾不豫朝權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冬十月乙未帝名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

曰此行恐往而不反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曰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斗餘乃卒孝嗣子演尚武康公主況尚山陰公主皆坐誅昭略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捨其母入執母手悲泣收者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歎曰家門屠滅何以生為絶吭而死　初大尉陳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

弊車道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嘗侍宴酒酣啟高宗借枕高宗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衰老富貴已足唯欠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顯達以年禮告退高宗不許及王敬則反時顯達將兵拒魏始安王遥光疑之啟高宗欲追軍還會敬則平乃止及帝即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嘗有疾不令治既而自愈意甚不悅聞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十一月丙辰顯達舉兵於尋陽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帝罪惡云欲奉建安王為主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乙丑以護軍將軍崔慧景為平南將軍督衆軍擊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帥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督前鋒軍屯杜姥宅　十二月陳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建康震恐甲申軍於新林左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夜渡襲宮城乙酉顯達以數千人登落星岡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大駭閉門設守顯達執馬矟從步兵數百

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顯達大勝手殺數人矟折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騎官趙潭注刺顯達墜馬斬之諸子皆伏誅　帝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尉司擊鼓蹋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喧走相隨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不

知所過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乳婦寄產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巷陌懸幔為高鄣置仗人防守謂之屏除亦謂之長圍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去因剖腹視其男女又嘗至定林寺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草間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帝有膂力牽弓至三斛五斗又好擔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於齒上擔之折齒不倦自制擔幢校具伎衣飾以金玉侍衛滿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學乘馬於東冶營兵俞靈韻常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鞘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阬穽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為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或於市側過親幸家環回宛轉周徧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奔走往來略不暇息

二年豫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誅大臣心不自安及除南兖州意不樂內徙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兄子植等皆為直閤在殿中懼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相掩襲宜早為計叔業遣親人馬文範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沈疑未決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為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問以入魏可不之宜真度勸其早降曰若事迫而來則功微賞薄矣數遣密信往來相應和建康人傳叔業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及兄女壻杜陵韋伯昕奉表降魏庚午下詔討叔業己亥叔業病卒　三月乙卯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　崔慧景之發建康也其子覺為直閤將軍密

與之約慧景至廣陵覺走從之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壬子假右衛將軍左興盛節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日即收衆濟江初南徐兖二州刺史江夏王寶玄娶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誅詔令離昏寶玄恨望慧景遣使奉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因發將吏守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黄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詣議柳惔分部軍衆寶玄乘八捆輿手執絳麾隨慧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閤將軍徐元稱等六將據竹里為數城以拒之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斷遏遂射慧景軍因

合戰崔覺崔恭祖將前鋒皆荒傖善戰又輕行不爨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為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烟火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飢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可恭祖等進攻城拔之斬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守甲數萬瑩誕之從曾孫也慧景至查硎竹塘人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呌臨城中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帥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興盛望風退走甲子慧景入樂遊苑崔恭祖帥輕騎千餘哭入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克慧景燒蘭臺府署為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拒衆心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

帝為吳王陳顯達之反也帝復名諸王侯入宮巴陵王昭胄懲永泰之難與弟永新侯昭穎詐為沙門逃於江西昭胄子良之子也及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赴之慧景意更向昭胄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崔覺與崔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慧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

而起帥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采石濟江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呌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從至是恭祖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精卒數千人渡南岸懿軍昧旦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其夜與慧景驍將劉靈運詣城降衆心離壞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為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懿軍渡北岸慧景餘衆皆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蟹浦為漁人所斬以頭內鱠籃擔送建康恭祖繫上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捕獲伏誅寶玄初至建康軍於城東士民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人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可復罪餘人寶玄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幛裹之令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

汝近圍我亦如此耳　五月乙酉江夏王寶玄伏誅

六月乙丑曲赦建康南徐兗二州先是崔慧景既平詔赦其黨而嬖倖用事不依詔書無罪而家富者皆誣為賊黨殺而籍其貲實附賊而貧者皆不問或謂中書舍人王暅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暅之曰正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既而嬖倖誅縱亦如初是時帝所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黃門十人直閤驍騎將軍徐世檦素為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及陳顯達事起加輔

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擲世擲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彊遣禁兵殺之世擲拒戰而死自是珍法蟲兒用事並為外監口稱詔敕王咺之專掌文翰與相唇齒帝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茹法珍為阿丈梅蟲兒及俞靈韻為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家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田宅貲財莫不啟乞一家被陷禍及親隣又慮後患盡殺其男口帝數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為倀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咺之梅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焉　八月甲辰夜後宮火時帝出未還宮內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燒三千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柱梁既災建章是營帝乃大起

芳樂玉壽等諸殿以麝香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猶不能足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縗嬖倖因緣為姦利課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為人輸準取見直不為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加科斂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　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馳使所親虞安福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為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並不從崔慧景死懿為尚書令有弟九人敷衍暢融宏偉秀憺恢懿以元勲居朝右暢為衛尉掌管籥時帝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

王晅之等憚懿威權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懿弟侄咸為之備冬十月己卯帝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懿弟侄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唯融捕得誅之　初帝疑雍州刺史蕭衍有異志直後滎陽鄭植弟紹叔為衍寧蠻長史帝使植以候紹叔為名往刺衍紹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

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閒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又令植歷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植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及懿死衍聞之夜召張弘策呂僧珍長史王茂別駕柳慶遠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議茂天生之子慶遠元景之弟子也十一月乙巳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踰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櫓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為荆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帝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就穎胄兵使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並襲荆雍衍因謂諸將佐曰荆州素畏襄陽人加以唇亡齒寒寧不闇同邪我合荆雍之兵鼓行而東雖使韓白復生

不能為建康計況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穎胄等得書疑未能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南康王友穎達天虎既行衍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近遣天虎往荆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天虎是行事心膂彼間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必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

江安遲回十餘日不上潁胄大懼計無所出夜遣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安定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為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蕭潁達亦勸潁胄從闡文等計詰旦潁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潁胄使前汶陽太

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即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請降柳忱世隆之子也潁胄慮西中郎司馬夏侯詳不同以告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也乃以女嫁詳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乙卯以南康王寶融教纂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丙辰以蕭衍為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丁巳以蕭潁胄為都督行留諸軍事潁胄遣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心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況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戊午衍上表勸南康王寶融稱尊號不許十二月潁胄與夏侯詳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數帝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潁胄遣冠軍將軍天水楊公則向湘州西中郎參軍南郡鄧元起向夏口乙亥荊州將佐復勸寶融稱尊號不許夏侯詳之子驍騎將軍亶為殿中

主帥詳密名之亶自建康亡歸壬辰至江陵稱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承皇祚方俟青宮未即大號可封十郡為宣城王相國荆州牧加黄鉞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國如故須軍次近路主者備法駕奉迎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親人説蕭衍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問時事於太守杜陵韋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

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華山太守藍田康絢帥郡兵三千赴衍馮道根居母喪聞衍起兵帥鄉人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梁南秦二州刺史柳惔亦起兵應衍惔忱之兄也帝聞劉山陽死發詔討荆雍戊寅以冠軍長史劉澮為雍州刺史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張冲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死疑冲不敢進停夏口浦聞西師將至乃相帥入郢城前竟陵太守房僧寄將還建康至郢帝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張冲與之結盟遣軍主孫樂祖將數千人助僧寄守魯山蕭穎胄與武寧太守鄧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輔羣小用事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止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為西中郎中兵參軍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楊公則克巴陵進軍白沙寶積懼請降公則入長沙撫納之

和帝中興元年春正月乙巳南康王寶融始稱相國大赦以蕭穎胄為長史蕭衍為征東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史戊申蕭衍發襄陽留弟偉揔府州事憺守壘城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顔僧都不受衍命舉兵欲襲襄陽偉憺邀擊於始平大破之

雍州乃安　二月壬午東昏侯遣羽林兵擊雍州中外纂嚴　甲申蕭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為前軍以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濶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為掎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絶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荆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鄖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卧取之耳乃使茂等帥衆濟江頓九里張冲遣中兵參軍陳光靜開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冲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荆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之將數千人會雍州兵於夏首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王義陽張惠紹等遊遏江中絶郢魯二城信使楊公則舉湘州之衆會於夏口蕭穎胄命荆州諸軍皆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亦隸焉時朝議欲遣人

行湘州事而難其人西中郎中兵參軍劉坦謂衆曰湘土人情易撓難信用武士則侵漁百姓用文士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軍民足食無踰老夫乃以坦為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先嘗在湘州多舊恩迎者屬路下車選堪事吏分詣十郡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斛以助荆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三月蕭衍使鄧元起進據南堂西渚田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丁酉張冲病卒驍騎將軍薛元嗣與冲子孜及征虜長史江夏内史程茂共守郢城乙巳南康王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宫置尚書五省以南郡太守為尹以蕭穎胄為尚書令蕭衍為左僕射晉安王寶義為司空廬陵王寶源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為徐州刺史散騎常侍夏侯詳為中領軍冠軍將軍蕭偉為雍州刺史丙午詔封庶人寶卷為涪陵王乙酉以尚書令蕭穎胄行荆州刺史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黄

鉞時衍次揚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寧朔將軍新野庾域諷夬曰黄鉞未加非所以摠帥侯伯夬返西臺遂有是命薛元嗣遣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擒之癸丑東昏侯以豫州刺史陳伯之為江州刺史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荆雍夏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諸將欲攻之衍不許　五月東昏侯遣軍主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屯巴口虎牙伯之之子也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齎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為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扼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懽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拒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

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後即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儲糧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為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口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脩期等屯白陽壘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内亦舉火應之而内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衆推馭防張樂祖代守魯山　東昏侯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墻撤屋而徙之時方盛暑隨即枯萎朝暮

相繼又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為裨販以潘貴妃為市令東昏侯自為市録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乃敕虎賁不得進大荆實中荻又開渠立埭身自引船或坐而屠肉又好巫覡左右朱光尚詐云見鬼東昏入樂遊苑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對曰鄉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東昏大怒拔刀與光尚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為高宗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崔慧景之敗也巴陵王昭胄永新侯昭頴出投臺軍各以王侯還第心不自安竟陵王子良故防閤桑偃為梅蟲兒軍副與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為尚書左僕射護軍時軍主胡松將兵屯新亭寅遣人說之曰須昏人出寅等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許諾會東昏新作芳樂苑經月不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為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廚勝中得其事昭胄兄

弟與偃等皆伏誅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胡松及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選等誅諸嬖倖廢東昏東昏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送之於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柈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創手指皆墜居士法珍等散走還臺靈秀詣石頭迎建康王寶寅帥城中將吏見力去車輪載寶寅文武數百唱警蹕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東昏盡以城中處分見委表裏相應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寶寅在杜姥宅日已暝城門閉城上人射外人外人棄寶寅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啟東昏東昏召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東昏笑復其爵位張欣泰等事覺與胡松皆伏誅　蕭衍使征

虜將軍王茂軍主曹宗仲等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免將士殺溺死者萬計俘其餘衆而還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　魯山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丁巳孫樂祖窘迫以城降己未東昏侯以程茂為郢州刺史薛元嗣為雍州刺史是日茂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積尸牀下而寢其上

比屋皆滿茂元嗣等議出降使張孜為書與衍張冲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孜不能用蕭衍以韋叡為江夏太守行郢府事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為宜乘勝直指建康車騎諮議參軍張弘策寧遠將軍庾域亦以為然衍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為圖畫如在目中　汝南民胡文超起兵於灄陽以應蕭衍求取義陽安陸等郡以自效衍又遣軍主唐脩期攻隨郡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貞孫為質於衍司部悉平

初東昏侯遣陳伯之鎮江州以為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既敗蕭衍謂諸將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理當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即用為安東將軍江州刺史伯之遣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乃命鄧元起引兵先下楊公則徑掩柴桑衍與諸將以次進路元起將至尋陽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陳虎牙守湓城選曹郎吳興沈瑀說伯之迎衍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愛瑀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八月丙子衍至尋陽伯之東甲請罪初新蔡太守

席謙父恭穆為鎮西司馬為魚復侯子響所殺謙從伯之鎮尋陽間行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殺之乙卯以伯之為江州刺史虎牙為徐州刺史　魯休烈蕭瓚破劉孝慶等於峽口任漾之戰死休烈等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胄恐馳告蕭衍令遣楊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則今泝流上江陵雖至何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少時持重耳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徵不為難至穎胄乃遣軍主蔡道恭假節屯上明以拒蕭瓚　辛巳東昏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摠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　九月乙未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冠恂也前塗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絶　甲申東昏侯以李居士為江州刺史冠軍將軍王珍國為雍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為荆州刺史輔國將軍申胄監郢州龍驤將軍扶風馬僊琕監豫州驍騎將軍徐元稱監徐州軍事珍國廣之子也是日蕭衍前軍至蕪湖申胄軍二萬人棄姑孰走衍進軍據之戊申東昏侯以後軍參軍蕭瓚為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為益州刺史　蕭衍之克江郢也東昏侯遊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衍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簡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軍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内日斬百餘人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選精騎一千至江寧景宗始至營壘未立而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前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阜莢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陳衍至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呂僧珍據白板橋李居士覘之僧珍衆少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曰吾衆少不可逆戰可勿遥射須至塹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

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居士請於東昏侯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冬十月甲戌東昏侯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矟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衆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陳而死豪驍將也既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陳伯之屯西明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為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為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戊寅東昏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東宮乙卯和詐東昏云出戰因以其衆來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李居士以新亭降於衍琅邪城主張木亦降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奬厲軍士克獲更多先是東昏遣軍主左僧慶屯京口常僧景屯廣陵李奴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歸使屯破墩以為東北聲援至是衍遣使曉諭

皆帥其衆來降衍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鎮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　巴東獻武公蕭穎胄以蕭瓚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成疾十一月壬午卒夏侯詳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為敕命密報蕭衍衍亦祕之詳徵兵雍州蕭偉遣蕭憺將兵赴之瓚等聞建康已危衆懼而潰瓚魯休烈皆降乃發穎胄喪贈侍中丞相於是衆望盡歸於衍　崔慧景之逼建康也東昏侯拜蔣子文神為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録尚書事揚州牧鍾山王及衍至又尊子文為靈帝迎神像入後堂使巫禱祀求福及城閉城中軍事悉委王珍國兖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為珍國之副稷瓌之弟也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東昏素好軍陳與黃門刀敕及宮人於華光殿前習戰鬬詐作被創勢使人以板擁去用為厭勝常於殿中戎服騎馬出入以金銀為鎧胄具裝飾以孔翠晝眠夜起一如平常聞外鼓吶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弩幾中之始東昏與左右

謀以為陳顯達一戰即敗崔慧景圍城尋走謂衍兵亦然敕太官辦樵米為百日調而已及大桁之敗衆情兇懼茹法珍等恐士民逃潰故閉城不復出兵既而長圍已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盜屢戰不捷東昏尤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東昏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為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啟為城防東昏欲留作殿竟不與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衆皆怨怠不為致力外圍既久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東昏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兖州中兵參軍馮翊張齊稷之腹心也珍國因齊密與稷謀同弒東昏齊夜引珍國就稷造滕定計齊自執燭又以計告後閤舍人錢彊十二月丙寅夜彊密令人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內應東昏在含德殿作笙歌寢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户欲還後宮門已閉宦者黃泰

平刀傷其膝仆地張齊斬之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令百僚署牋以黄油裹東昏首遣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援服之偽悶不署名行覽牋無志名心嘉之亮瑩之從弟志僧虔之子也衍與范雲有舊即留參帷幄王亮在東昏朝以依違取容蕭衍至新林百僚皆間道送欵亮獨不遣東昏敗亮出見衍衍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城中出者或被刼剝楊公則親帥麾下陳於東掖門衛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衍使張弘策先入清宫封府庫及圖籍于時城内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王咺之等四十一人皆屬吏　初海陵王之廢也王太后出居鄱陽王故第號宣德宫已已蕭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為東昏侯褚后及太子誦並為庶人以衍為中書監大司馬録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為長史壬申更封建安王寶寅為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為太尉領司徒已卯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原悉皆除盪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又下令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又下令收葬義師掩瘞逆徒之死亡者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侍中領軍將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縊殺於獄并誅嬖臣茹法珍等以宫女二千分賚將士乙酉以輔國將軍蕭宏為中護軍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衍使其故人姚仲寶説之仙琕先為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衍又遣其族叔懷遠説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欲斬之軍中為請乃得免衍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船衍圍宫城州郡皆遣使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昂覬之子也衍使駕部郎

考城江革為書與昂曰根本既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為役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昂問時事於武康令北地傅映映曰昔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今嗣主昏虐曾無悛改荆雍恊舉乘據上流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行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行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理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為忠臣君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理令士皆持滿兵不敢逼日暮仙理乃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衍謂仙理曰射鈎斬袪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仙理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為用矣衍笑皆厚遇之丙戌蕭衍入鎮殿中

梁武帝天監元年春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文等慰勞建康　戊戌迎宣德太后入宮臨朝稱制衍解承制壬申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劒履上殿贊拜不名

初大司馬與黃門侍郎范雲南清河太守沈約司徒右長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意好敦密至是引雲為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約為驃騎司馬昉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前吳興太守謝朏國子祭酒何胤先皆棄官家居衍奏徵為軍諮祭酒朏胤皆不至大司馬內有受禪之志沈

約微和其端大司馬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
淳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
牧豎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讖記又復炳然
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
得已大司馬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
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即
損威德且人非金玉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
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

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敢更同公作賊大司馬然
之約出大司馬名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旨大司馬曰
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
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大司馬命草具其事約乃
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大司馬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
至望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
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大司馬
名雲入歎約才智縱橫且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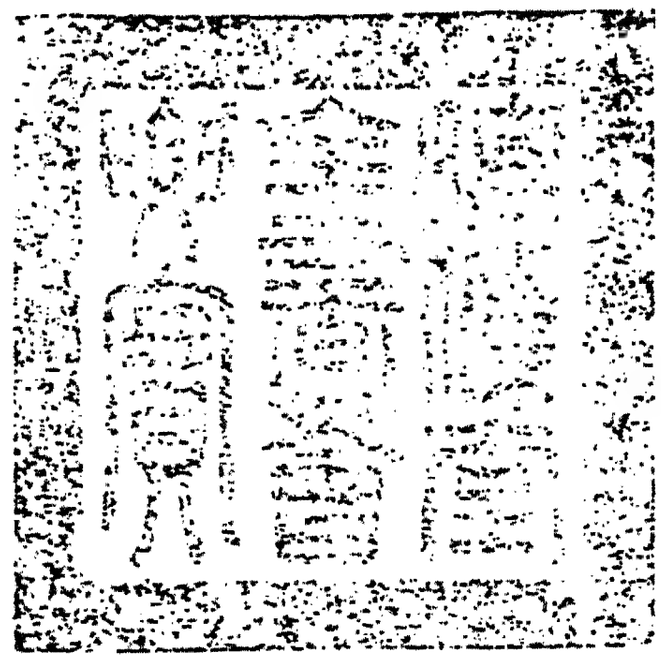
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甲寅詔進大司
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之禮
置梁百司去録尚書之號驃騎大將軍如故二月辛酉
梁公始受命　丙寅詔梁國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
於是以沈約為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范雲為侍中　丙
戌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為王癸巳受命赦國內及府
州殊死以下　齊和帝東歸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於
梁　夏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

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歸於
別宮壬戌發策遣兼太保尚書令亮等奉皇帝璽綬詣
梁宮丙寅梁王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是日追贈
兄懿為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
故事丁卯奉和帝為巴陵王宮於姑孰優崇之禮皆倣
齊初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王皇后為巴陵王妃齊
世王侯封爵悉從降省唯宋汝陰王不在除例追尊皇
考為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為獻皇后追謚妃郗氏為

德皇后封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為公侯立皇弟中護軍宏為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為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為建安王左衛將軍恢為鄱陽王荆州刺史憺為始興王以宏為揚州刺史　戊辰巴陵王卒時上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上頷之乃遣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沉醉伯禽就摺殺之　以謝沭縣公寶義為巴陵王奉齊祀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鴆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為患如卿祖以材略見疑而無如之何湘東以庸愚不疑而子孫皆死其手我於時已生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能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

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適足示無度量耳且建武塗炭御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為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返正我豈得不釋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於卿家也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曹志魏武帝之孫為晉忠臣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少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舉人臣王旭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下　宋　袁樞　撰

南北交兵

和帝中興元年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陽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絶又命徐揚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魚遊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為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無日事寢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啟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

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冊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乃以任城王澄為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使為經畧既而不果懷賀之子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外為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鬬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棊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畧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荊之衆西擬隨雍揚之卒頓於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

遣一都督揔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於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元英又奏稱今寶卷骨肉相殘藩鎮鼎立義陽孤絶密邇王土內無兵儲之固外無糧援之期此乃欲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之寇豈容緩斧若失此不取豈惟後舉難圖亦恐更為深患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發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關請遣軍司為之節度魏主乃遣直寢羊靈引為軍司益宗遂入寇建寧太守黃天賜與益宗戰於赤亭天賜敗績

梁武帝天監元年春二月辛丑殺齊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梁主將殺齊諸王防守猶未急鄱陽王寶寅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等密謀穿墻夜出寶寅具小船於江岸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側躡屩徒走足無完膚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詐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投民華文榮家文榮與其族人天龍惠連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抵壽陽之東城魏戍主杜元倫

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以車馬侍衛迎之寶寅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為掠至生口澄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賁喪兄齊衰之服給之澄帥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一同極哀之節壽陽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詳從梁王故也澄深器重之

三月齊和帝下詔禪位於梁王

二年春三月蕭寶寅伏於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主乃引八坐門下入定議夏四月癸未朔以寶寅為都督東揚等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以伯之為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屯陽石俟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魏人又聽寶寅募四方壯勇得數千人以顏文智華文榮等六人皆為將軍軍主寶寅志性雅重過期猶絕酒肉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

六月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稱蕭衍頻斷東關欲令漢湖汎溢以灌淮南諸戍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應機經畧雖混壹不能必果江西自是無虞矣丙戌魏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一萬委澄經畧蕭寶寅陳伯之皆受澄節度

秋八月庚子魏以鎮南將軍元英都督征義陽諸軍事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驍騎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三千餘家保賢首山為三柵冬十月元英勒諸軍圍賢首柵柵民任馬駒斬由降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傅豎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東關大峴淮陵九山高祖珍將三千騎為遊軍澄以大軍繼其後豎眼靈越之子也魏人拔關要潁川大峴三城白塔牽城清溪皆潰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將兵三千救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隣據淮陵寧朔將軍王

變保焦城党法宗等進拔焦城破淮陵十一月壬午擒明素斬伯隣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党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閒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魏諸軍糧運絶引退以道根為豫州刺史

乙酉將軍吳子陽與魏將元英戰於白沙子陽敗績

三年春正月蕭寶寅行及汝陰東城已為梁所取乃屯壽陽棲賢寺二月戊子將軍姜慶貞乘魏任城王澄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長史韋纘倉猝失圖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與州軍合擊之自四鼓戰至下晡慶貞敗走韋纘坐免官任城王澄攻鍾離上遣冠軍將軍張惠紹等將兵

五千送糧詣鍾離澄遣平遠將軍劉思祖等邀之丁酉戰於邵陽大敗梁兵俘惠紹等十將殺虜士卒殆盡思祖芳之從子也尚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户侯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求二婢於思祖不得事遂寢暉素之孫也上遣平西將軍曹景宗後軍王僧炳等帥步騎三萬救義陽僧炳將二萬人據鑿峴景宗將萬人為後繼元英遣冠軍將軍元逞等據樊城以拒之三月壬申大破僧炳於樊城俘斬四千餘人魏詔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將漲舟行無礙南軍得時勿昧利以取後悔會大雨淮水暴漲澄引兵還壽陽魏軍還既狼狽失亡四千餘人中書侍郎齊郡賈思伯為澄軍司居後為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有司奏奪澄開府仍降三階上以所獲魏將士請易張惠紹於魏魏人歸之　夏五月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却相

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從弟驍騎將軍靈恩兄子尚書郎僧勰及諸將佐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攘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衆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　秋七月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頓鑿峴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上復遣寧朔將軍馬仙琕救義陽仙琕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於士雅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抵長圍掩英營英偽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槊單騎先入唯軍主蔡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大敗一子戰死仙琕退走英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將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復帥萬餘人進擊英英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琕知義陽危急

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蔡靈恩勢窮八月乙酉降於魏三關戍將聞之辛酉亦棄城走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為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初南安惠王以預穆泰之謀追奪爵邑及英克義陽乃復立英為中山王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曹景宗上以其功臣寢而不治衛尉鄭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每為上言事善則推功於上不善則引咎歸已上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為刺史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魏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為刺史上遣馬仙琕築竹敦麻陽二城於三關南司馬悅遣兵攻竹敦拔之

四年春二月上謀伐魏壬午遣衛尉卿楊公則將宿衛兵塞洛口　八月壬寅魏中山王英寇雍州　楊公則至洛口與魏豫州長史石榮戰斬之甲寅將軍姜慶

真與魏戰於羊石不利公則退屯馬頭　九月己巳楊公則等與魏揚州刺史元嵩戰公則敗績　冬十月丙午上大舉伐魏以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為副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宏屯於洛口

五年夏四月庚戌魏以中山王英為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指授諸節度所至以便宜從事江州刺史王茂將兵數萬侵魏荆州誘魏邊民及諸蠻更立宛州遣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等襲取魏河南城魏遣平南將軍楊大眼都督諸軍擊茂辛酉茂戰敗失亡二千餘人大眼進攻河南城茂逃還大眼追至漢水攻拔五城魏征虜將軍宇文福冠司州俘千餘口而去五月辛未太子右衛率張惠紹等侵魏徐州拔宿豫執城主馬成龍乙亥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遣長史王起等攻小峴未拔叡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

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畧等攻合肥久未下叡按山川夜帥衆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魏將楊靈胤帥衆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靈胤破之叡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以守堰魏攻拔之城中千餘人自沒魏人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退還漅湖或欲保三叉叡怒曰寧有此邪命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堤叡親與之爭魏兵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鬬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辛巳城潰俘斬萬餘

級獲牛馬以萬數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墻皆應準繩諸軍進至東陵有詔班師去魏城既近諸將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壬午魏遣尚書元遥南拒梁兵　丁亥盧江太守閭喜裴邃克魏羊石城庚寅又克霍丘城六月庚子青

冀二州刺史桓和克朐山城　張惠紹與假徐州刺史宋黑水陸俱進趣彭城圍高塚戍魏武衛將軍奚康生將兵救之丁未惠紹兵不利黑戰死　秋七月丙寅桓和擊魏兖州拔固城　戊子徐州刺史王伯敖與魏中山王英戰於陰陵伯敖兵敗失亡五千餘人己丑魏發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萬人以益南行之兵上遣將軍角念將兵一萬屯蒙山招納兖州之民降者甚衆是時將軍蕭及屯固城桓和屯孤山魏邢巒遣統軍樊魯攻和別將元恒攻及統軍畢祖朽攻念壬寅魯大破和於孤山恒拔固城祖朽擊念走之己酉魏詔平南將軍安樂王詮督後發諸軍赴淮南詮長樂之子也將軍藍懷恭與魏邢巒戰於睢口懷恭敗績巒進圍宿豫懷恭復於清南築城巒與平南將軍楊大眼合攻之九月癸酉拔之斬懷恭殺獲萬計張惠紹棄宿豫蕭炳棄淮陽遁還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

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詔邢巒引兵渡淮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為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劒而退曰

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罷出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故欲全師而返耳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遣下巾幗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韋叡也僧珍歎曰使始興吳平為帥而佐之豈有為敵人所侮如是乎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於是將士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中山王英曰梁人自

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必畏我也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英曰蕭臨川雖騃其下有良將韋裴之屬未可輕也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張惠紹號令嚴明所至獨克軍於下邳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紹諭之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克徒使諸卿失鄉里非朝廷弔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己丑夜洛口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萬人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為變城不可夜開宏無以對乃絕食饋之淵猷淵藻之弟也時昌義之軍梁城聞洛口敗與張惠紹皆引兵退魏主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遂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魏悉遷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不復南向上曰不然此必欲進兵為詐計耳乃命修鍾離城敕昌義之為戰守之

備冬十月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以為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東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況殺士卒以攻之乎又征南士卒從戎二時疲弊死傷不問可知雖有乘勝之資懼無可用之力若臣愚見謂宜脩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江東之釁不患其無詔曰濟淮掎角事如前敕何容猶爾盤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巒又表以為今中山進

軍鍾離實所未解若為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正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赴役從何致糧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何方取濟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若信臣言願賜臣停若謂臣憚行求還臣所領兵乞盡付中山任其處分臣

止以單騎隨之東西臣屢與為將頗知可否臣既謂難何容彊遣乃名巒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同圍鍾離侍中盧昶素惡巒與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共譖之使御史中尉崔亮彈巒在漢中掠人為奴婢巒以漢中所得美女賂暉暉言於魏主曰巒新有大功不當以赦前小事案之魏主以為然遂不問　丁酉梁兵圍義陽者夜遁魏郢州刺史婁悅追擊破之　十一月乙丑大赦詔右衛將軍曹景宗都督諸軍二十萬救鍾離上敕景宗頓道人洲俟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啟求先據邵陽洲尾上不許景宗欲專其功違詔而進值暴風猝起頗有溺者復還守先頓上聞之曰景宗不進皆天意也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致狼狽今破賊必矣六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沮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

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頹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名英使還英表稱臣志殄逋寇而月初已來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霽城必可克願少賜寬假魏主復賜詔曰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

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勢紹見鍾離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罄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敕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叡進頓邵陽洲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敕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陳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甚衆

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牧人過淮北伐芻藁者皆為楊大眼所略曹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卻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為草所獲是後始得縱芻牧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乘鬬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儵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叡遣報昌義之義之

悲喜不暇荅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義之德景宗及叡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詔增景宗叡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　秋八月魏有司奏中山王英經算失圖齊王蕭寶寅等守橋不固皆處以極法己亥詔英寶寅免死除名為民楊大眼徙營州為兵以中護軍李崇為征南將軍揚州刺史

七年秋九月庚子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梁兵趨義陽三關戍主侯登等以城來降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魏以中山王英都督南征諸軍事將步騎三萬出汝南以救之　冬十月魏懸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自號平北將軍求援於司州刺史馬仙琕時荆州刺史安成王秀為都督仙琕籤求應赴參佐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以自存援之宜速待敕雖舊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上亦詔仙琕救早生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詔以早生為司州刺史　魏以尚書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白早生魏主問之曰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平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正以司馬悅暴虐乘衆怒而作亂民迫於凶威不得已而從之縱使梁兵入城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禽耳早生得梁之援溺於利欲必守而不走若臨以王師士民必翻然歸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魏主悅命巒先發使中山王英繼之巒帥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至鮑口丙子早生遣其大將胡孝智將兵七千離城二百里逆戰巒奮擊大破之乘勝長驅至懸瓠早生出城逆戰又破之因渡汝水圍其城詔加巒都督南討諸軍事丁丑魏鎮東參軍成景儁殺宿預戍主嚴仲賢以城來降時魏郢豫二州自懸瓠以南至於安陸諸城皆没唯義陽一城為魏堅守巒帥田益宗帥

群蠻以附魏魏以為東豫州刺史上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户郡公招之益宗不從十一月庚寅魏遣安東將軍楊椿將兵四萬攻宿豫魏主聞邢巒屢捷命中山王英趣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兵弗許英至懸瓠輒與巒共攻之十二月己未齊苟兒等開門出降斬白早生及其黨數十人英乃引兵前趨義陽寧朔將軍張道凝先屯楚王城癸亥棄城走英追擊斬之魏義陽太守狄道辛祥與婁悅共守義陽將軍胡武城陶平虜攻之祥夜出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由是州境獲全論功當賞婁悅恥功出其下間之於執政賞遂不行

八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又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向一關以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屯長薄軍主胡文超屯松峴丙申英至長薄戊戌長薄潰馬廣遁入武陽英進圍之

上遣冠軍將軍彭甕生驃騎將軍徐元季將兵援武陽英故縱之使入城曰吾觀此城形勢易取甕生等既入英促兵攻之六日而拔虜三將及士卒七千餘人進攻廣峴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走又攻西關馬仙琕亦棄城走上使南郡太守韋叡將兵救仙琕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叡曰不然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中山王英急追馬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上亦有詔罷兵初魏主遣中書舍人嗣陽董紹慰勞叛城白早生襲而囚之送於建康魏主既克懸瓠命於齊苟兒等四將之中分遣二人敕揚州為移以易紹及司馬悅首移書未至領軍將軍呂僧珍與紹言愛其文義言於上上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名見賜衣物令舍人周捨慰勞之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通好北亦有書全無報者卿宜備申此意今遣傳詔霍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嘉

問又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立君以為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

魏伐柔然

晉武帝太元十六年　初柔然部人世服於代其大人郁久閭地粟袁卒部落分為二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縕紇提別居西邊秦王堅滅代柔然附於劉衛辰及魏王珪即位攻擊高車等諸部率皆服從獨柔然不事魏戊戌珪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追奔六百里諸將因張袞言於珪曰賊遠糧盡不如早還珪問諸將若殺副馬為三日食足乎皆曰足乃復倍道追之及於大碩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別部帥屋擊各收餘衆遁走珪遣長孫嵩長孫肥追之珪謂將佐曰卿曹知吾前問三日糧意乎曰不知也珪曰柔然驅畜產奔走數日至水必留我以輕騎追之計其道理

不過三日及之矣皆曰非所及也嵩追斬屋擊於平望川肥追匹候跋至涿邪山匹候跋舉衆降獲縕紇提之子曷多汗兄子社崙斛律等宗黨數百人縕紇提將奔劉衛辰珪追及之縕紇提亦降珪悉徙其部衆於雲中十九年冬十月柔然曷多汗棄其父與社崙帥衆西走魏長孫肥追之及於上郡跋那山斬曷多汗社崙收其餘衆數百奔匹候跋匹候跋處之南鄙社崙襲匹候跋殺之匹候跋子啟跋吳頡等皆犇魏社崙掠五原以西諸部走度漠北

安帝元興元年春正月戊子魏材官將軍和突攻黜弗素古延等諸部破之初魏主珪遣北部大人賀狄干獻馬千匹求昏於秦秦王興聞珪已立慕容后止狄干而絕其昏沒弈干黜弗素古延皆秦之屬國也而魏攻之由是秦魏有隙庚寅珪大閱士馬命并州諸郡積穀於平陽之乾壁以備秦柔然社崙方睦於秦遣將救黜弗素古延辛卯和突逆擊大破之社崙帥其部落遠遁漠

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斛律部帥倍侯利擊社崙大為所敗倍侯利奔魏社崙於是西北擊匈奴遺種日拔也雞大破之遂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於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旁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始立約束以千人為軍軍有將百人為幢幢有帥攻戰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石擊其首而殺之

十二月柔然可汗社崙聞珪伐秦自參合陂侵魏至豺山及善無北澤魏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而還

三年夏四月柔然可汗社崙從弟悅代大那謀殺社崙不克奔魏

義熙二年夏四月柔然社崙侵魏邊

五年十二月柔然侵魏

六年春正月魏長孫嵩將兵伐柔然　夏五月魏長孫嵩至漠北而還柔然追圍之於牛川壬申魏主嗣北擊柔然柔然可汗社崙聞之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尚幼

部衆立社崙弟斛律號藹苦蓋可汗嗣引兵還參合陂

十年　初社崙之徙高車也高車人叱洛侯為之鄉導以併諸部社崙德之以為大人步鹿真與社崙之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妻告步鹿真曰叱洛侯欲奉大檀為主大檀者社崙季父僕渾之子也領別部鎮西境素得衆心步鹿真歸而發兵圍叱洛侯叱洛侯自殺遂引兵襲大檀大檀逆擊破之執步鹿真及社拔殺之自立為可汗號牟汗紇升蓋可汗斛律至和龍燕王跋賜斛律爵上谷侯館之遼東待以客禮納其女為昭儀斛律上書請還其國跋曰今棄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重兵相送則饋運難繼兵少則不足以成功如何可還斛律固請曰不煩重兵願給三百騎送至敕勒國人必欣然來迎跋乃遣單于前輔萬陵帥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至黑山殺斛律而還大檀亦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於燕　十二月丙戌朔柔然可汗大檀侵魏丙申魏主嗣北擊之大檀走遣奚斤等追之遇大雪士

卒凍死及墮指者什二三

宋營陽王景平元年春正月柔然寇魏邊二月戊辰魏築長城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卒以備柔然　八月柔然寇河西河西王蒙遜命世子政德擊之政德輕騎進戰為柔然所殺

文帝元嘉元年秋八月柔然紇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殺掠吏民攻拔盛樂宮魏世祖自將輕騎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紇升蓋引騎圍魏主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顏色自若衆情乃安紇升蓋以弟子於陟斤為大將魏人射殺之紇升蓋懼遁去尚書令劉絜言於魏主曰大檀自恃其衆必將復來請俟收田畢大發兵為二道東西並進以討之魏主然之　十二月魏主命安集將軍長孫翰安北將軍尉眷北擊柔然魏主自將屯柞山柔然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翰肥之子也

二年冬十月癸卯魏主大舉伐柔然五道並進長孫翰等從東道出黑漠廷尉卿長孫道生等出白黑二漠之間魏主從中道東平公娥青出栗園奚斤等從西道出爾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度漠擊之柔然部落大驚絶迹北走

四年夏五月魏主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　秋七月柔然寇雲中聞魏已克統萬乃遁去

五年秋八月魏主如廣寧觀溫泉柔然紇升蓋可汗遣其子將萬餘騎寇魏邊魏主自廣寧還追之不及

六年夏四月魏主將擊柔然治兵於南郊先祭天然後部勒行陳內外羣臣皆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之獨崔浩勸之尚書令劉絜等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使言於魏主曰今茲已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羣臣因共贊之曰淵等少時嘗諫苻堅南伐堅不從而敗所言無不中不可違也魏主意不快詔浩與淵辯論難於前浩詰淵辯曰陽為德陰為刑故日食脩德月食脩刑夫王者用刑小則

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脩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淵辯復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形勢尤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北邊之臣中間叛去今誅其

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問之屬者統萬未亡之前有無敗徵若其不知是無術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時赫連昌在坐淵等自以未嘗有言慙不能對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方伺國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以來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動也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何以言之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全軍覆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鬬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自寬日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

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先是帝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方議伐柔然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為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

冦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庚寅魏主發平城使北平王長孫嵩廣陵公樓伏連居守魏主自東道向黑山使平陽王長孫翰自西道向大娥山同會柔然之庭　五月丁未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栗水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走莫相收攝紇升蓋燒廬舍絶迹西走莫知所之其弟匹黎先主東部聞有魏冦帥衆欲就其兄遇長孫翰翰邀擊大破之殺其大人數百　六月柔然紇升蓋可汗既走部落四散竄伏山谷雜畜布野無人收視魏主循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衆高車諸部乘魏兵勢鈔掠柔然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千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産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深入有伏兵勸魏主留止冦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　秋七月引兵東還至黑山以所獲頒賜將士有差既而得降人言可汗先被病

聞魏兵至不知所為乃焚穹廬以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南山民畜窖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　八月魏主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屯巳尼陂人畜甚衆去魏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將萬騎擊之高車諸部迎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千百餘萬　冬十月魏主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命長孫翰劉絜安原及侍中代人古弼同鎮撫之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氊皮為之價賤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

八年夏六月魏之邊吏獲柔然邏者二十餘人魏主賜衣服而遣之柔然感悅閏月乙未柔然敕連可汗遣使詣魏魏主厚禮之　魏主如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

勒莫弗庫若干帥所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頭詣魏主行在魏主大獵以賜從官十二月丁丑還宮

十一年春正月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連可汗又納其妹為夫人遣頹川王提往逆之丁卯敕連遣其異母兄禿鹿傀送妹并獻馬二千匹魏王以其妹為左昭儀提曜之子也

十三年冬十一月柔然與魏絶和親犯魏邊

十五年夏五月丙申魏主如五原秋七月自五原北伐

柔然命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自出中道至浚稽山復分中道為二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魏主從浚稽北向大山西登白阜不見柔然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人馬多死

十六年魏主伐河西六月使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

十九年冬十月甲申柔然遣使詣建康

二十年九月辛巳魏主如漠南甲辰舍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為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為後繼魏主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言於魏主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令劉絜固諫以為賊營中塵盛其衆必多出至平地恐為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既而獲柔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恨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謀之司馬楚之別將兵督軍糧鎮北將軍封沓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絶軍食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驢耳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之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令凍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二十一年春二月辛未魏中山王辰内都坐大官薛辨尚書奚眷等八將坐擊柔然後期斬於都南初魏尚書令劉絜久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及將襲柔然絜諫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絜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欲擊柔然絜諫止之使待諸將帝留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軍還經漠中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絜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絜矯詔事白帝帝至五原收絜囚之帝之北行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絜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繼國家後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帝聞之命有司窮治索嵩家得讖書事連南康公狄鄰絜嵩隣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　九月丁未魏主如漠南將襲柔然柔然

敕連可汗遠遁乃止敕連尋卒子吐賀真立號處羅可汗

二十二年秋八月魏主如陰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二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北邊令就北畜牧以餌柔然

二十五年秋八月西域般悅門去平城萬有餘里遣使詣魏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中外戒嚴

十二月魏太子朝於行宮遂從伐柔然至受降城不見柔然因積糧於城內置戍而還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辰朔魏主饗羣臣於漠南甲戌復伐柔然高凉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魏主與太子出涿邪山行數千里柔然處羅可汗恐懼遠遁

九月魏主伐柔然高凉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悉國中精兵圍那數十里那掘塹堅守相持數日處羅數挑戰輒為那所敗以那衆少而堅疑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那引兵追之九日九夜處羅益

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魏主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收柔然民畜九百餘萬至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冬十二月戊申魏主還平城武帝大明二年冬十月甲戌魏主北巡欲伐柔然至陰山會雨雪魏主欲還太尉尉眷曰今動大衆以威北敵去都不遠而車駕遽還虜必疑我有內難將士雖寒不可不進魏主從之辛卯軍於車崙山　十一月魏主自將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擊柔然度大漠旌旗千里柔

然處羅可汗遠遁其別部烏朱駕頹等帥數千落降於魏魏主刻石紀功而還

八年秋七月柔然處羅可汗卒子于成立號曰受羅部真可汗改元永康部真帥衆侵魏辛丑魏北鎮遊軍擊破之

明帝泰始六年夏六月柔然部真可汗侵魏魏主引羣臣議之尚書右僕射南平公目辰曰若車駕親征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虜懸軍深入糧運無繼不久自退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給事中張白澤曰蠢爾荒愚輕犯王略若鑾輿親行必望麾崩敗豈可坐而縱敵以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非所以威服四夷也魏主從之白澤袞之孫也魏主使京兆王子推等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諸軍出東道汝陰王賜等督諸軍為前鋒隴西王源賀等督諸軍為後繼鎮西將軍呂羅漢等掌留臺事諸將會魏主於女水之濱與柔然戰柔然大敗乘勝逐北斬首萬餘級降者萬餘人獲戎馬器械不可勝計

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司徒東安王劉厄坐昏醉軍陳不整免官壬申還至平城　冬十月柔然攻于闐于闐遣使者素目伽奉表詣魏求救魏主命公卿議之皆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唯習野掠不能攻城若其可攻尋已亡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魏主以議示使者使者亦以為然乃詔之曰朕應急救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必不能救當時之急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士一二歲間當躬帥猛將為汝除患

汝其謹脩警候以待大舉

七年冬十月詔太尉源賀都督三道諸軍屯於漠南先是魏每歲秋冬發軍三道並出以備柔然春中乃還賀以為往來疲勞不可支久請募諸州鎮武健者三萬餘人築三城以處之使冬則講武春則耕種不從

泰豫元年春二月柔然侵魏上皇遣將擊之柔然走東部敕勒叛奔柔然上皇自將追之至石磧不及而還

秋七月柔然部帥無盧真將三萬騎寇魏燉煌鎮將

尉多侯擊走之多侯眷之子也又寇晉昌守將薛奴擊走之　冬十月柔然侵魏及五原十一月上皇自將討之將度漠柔然北走數千里上皇乃還

蒼梧王元徽元年十二月壬子柔然侵魏柔玄鎮二部敕勒應之

二年夏五月柔然遣使來聘　秋七月癸巳柔然寇魏燉煌尉多侯擊破之尚書奏燉煌僻遠介居西北二彊寇之間恐不能自固請內徙就涼州羣臣集議皆以為然給事中昌黎韓秀獨以為燉煌之置為日已久雖逼彊寇人習戰鬬縱有草竊不為大害脩常置戍足以自全而能隔閡西北二虜使不得相通今徙就涼州不唯有蹙國之名且姑臧去燉煌千有餘里防邏甚難二虜必有交通關關之志若騷動涼州則關中不得安枕又士民或安土重遷招引外寇為國深患不可不慮也乃止

齊高帝建元元年　上之輔宋也遣驍騎將軍王洪範使

柔然約與共攻魏洪範自蜀出吐谷渾歷西域乃得達至是柔然十餘萬騎寇至塞上而還

三年秋七月柔然別帥他稽帥衆降魏　九月辛未柔然主遣使來聘與上書謂上為足下自稱曰吾遣上師子皮袴褶約共伐魏

武帝永明三年冬十二月柔然犯魏塞魏任城王澄帥衆拒之柔然遁去澄雲之子也　是歲柔然部真可汗卒子豆崙立號伏名敦可汗改元大平

四年春正月壬午柔然寇魏邊　二月丙申柔然遣使者牟提如魏時敕勒叛柔然柔然伏名敦可汗自將討之追奔至西漠魏左僕射穆亮等請乘虛擊之中書監高閭曰秦漢之世海内一統故可遠征匈奴今南有吳寇何可捨之深入虜庭魏主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奈何無故動兵革乎厚禮其使者而歸之

冬十二月柔然寇魏邊

五年秋七月柔然伏名敦可汗殘暴其臣侯醫堙谷洛侯數諫止之且勸其與魏和親伏名敦怒族誅之由是部衆離心八月柔然寇魏邊魏以尚書陸叡為都督擊柔然大破之叡麗之子也初高車阿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名敦之侵魏也阿伏至羅諫不聽阿伏至羅怒與從弟窮奇帥部落西走至前部西北自立為王國人號曰候婁匐勒夏言天子也號窮奇曰候倍夏言太子也二人甚親睦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居南伏名敦追擊之屢為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

六年冬十二月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帥衆三千以城附魏

七年冬十二月柔然別帥叱呂勒帥衆降魏

八年冬十二月高車阿伏至羅及窮奇遣使如魏請為天子討除蠕蠕魏主賜以繡袴褶及雜綵百匹

十年秋八月乙未魏以懷朔鎮將陽平王頤鎮北大將軍陸叡皆為都督督十二將步騎十萬分為三道以擊柔然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趣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柔然而還　初柔然伏名敦可汗與其叔父那蓋分道擊高車阿伏至羅伏名敦屢敗那蓋屢勝國人以那蓋為得天助乃殺伏名敦而立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改元大安

和帝中興元年秋七月乙巳柔然犯魏邊

梁武帝天監三年秋九月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鎮詔車騎大將軍源懷出行北邊指授規略隨須徵發皆

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案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為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遥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仍遭旱飢戎馬甲兵十分闕八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五年冬十月柔然庫者可汗卒子伏圖立號佗汗可汗改元始平戊申佗汗遣使者紇奚勿六跋如魏請和魏主不報其使謂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崙乃魏之叛臣往者包容蹔聽通使今蠕蠕衰微不及疇昔大魏之德方隆周漢正以江南未平少寬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脩藩禮款誠昭著者當不爾孤也

七年　初顯祖之世柔然萬餘户降魏置之高平薄骨律二鎮及太和之末叛走略盡唯千餘户在太中大夫王通請徙置淮北以絶其叛詔太僕卿楊椿持節往徙之椿上言先朝處之邊徼所以招附殊俗且別異華戎也今新附之户甚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驅之使叛也且此屬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殲盡進失歸附之心退無藩衛之益置之中夏或生後患非良策也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處之及京兆王愉之亂皆浮河赴愉所在鈔掠如椿之言　柔然佗汗可汗復遣紇奚勿六跋獻貂裘於魏魏主弗受報之如前初高車候倍窮奇為噘噠所殺執其子彌俄突而去其衆分散或奔魏或奔柔然魏主遣羽林監河南孟威撫納降户置於高平鎮高車王阿伏至羅殘暴國人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噘噠奉彌俄突以伐高車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與佗汗可汗戰於蒲類海不勝西走三百餘里佗汗軍於伊吾北山會高昌王麴嘉求内徙於魏時孟威為龍驤將軍魏主遣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佗汗見威軍怖而遁去彌

俄突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佗汗於蒲類海北割其髮送於威且遣使入貢於魏魏主使東城子于亮報之賜遺甚厚高昌王嘉失期不至威引兵還佗汗可汗改元建昌

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改元建昌

十五年柔然伏跋可汗西擊高車大破之執其王彌俄突繫其足於駑馬頓曳殺之漆其頭為飲器隣國先羈屬柔然後叛去者伏跋皆擊滅之其國復彊

十六年冬十二月柔然伏跋可汗遣使近尉比建等請和於魏用敵國之禮

十七年春二月魏主引見柔然使者讓之以藩禮不備議以漢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張倫上表以為太祖經啟帝圖日有不暇遂令豎子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方事南轅未遑北伐世宗述遵遺志虜使之來受而弗荅以為大明臨御國富兵彊抗敵之禮何憚而為之何求而行之今虜雖慕德而來亦欲觀我彊弱若使王人銜命虜庭與為昆弟恐非祖宗之意也苟事不獲已應為詔制示以上下之儀命宰臣致書諭以歸順之道觀其從違徐以恩威進退之則王者之體正矣豈可以戎狄兼并而遽虧典禮乎不從倫白澤之子也

普通元年　初柔然佗汗可汗納伏名敦之妻侯呂陵氏生伏跋可汗及阿那瓌等六子伏跋既立忽亡其幼子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巫地萬言祖惠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於大澤中施帳幄祀天神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天上伏跋大喜號地萬為聖女納為可賀敦地萬既挾左道復有姿色伏跋敬而愛之信用其言干亂國政如是積歲祖惠浸長語其母曰我嘗在地萬家未嘗上天上天者地萬教我也其母具以狀告伏跋伏跋曰地萬能前知未然勿為讒也既而地萬懼譖祖惠於伏跋而殺之候呂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絞殺地萬伏跋怒欲誅具列等會阿至羅入寇伏跋擊之軍敗而還候呂陵氏與大臣共殺伏跋立其弟阿那瓌為可汗阿那

瓌立十日其族兄示發帥衆數萬擊之阿那瓌戰敗與其弟乙居伐輕騎奔魏示發殺侯呂陵氏及阿那瓌二弟　柔然可汗阿那瓌將至魏魏主使司空京兆王繼侍中崔光等相次迎之賜勞甚厚魏主引見阿那瓌於顯陽殿因置宴置阿那瓌位於親王之下宴將罷阿那瓌執啟立於座後詔引至御座前阿那瓌再拜言曰臣以家難輕來詣闕本國臣民皆已逃散陛下恩隆天地乞兵送還本國誅剪叛逆收集亡散臣當統帥遺民奉事陛下言不能盡別有啟陳仍以啟授中書舍人常景以聞景爽之孫也十一月己亥魏立阿那瓌為朔方公蠕蠕王賜以衣服軺車祿恤儀衛一如親王時魏方彊盛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四館道西立四里有自江南來降者處之金陵館三年之後賜宅於歸正里自北夷降者處燕然館賜宅於歸德里自東夷降者處扶桑館賜宅於慕化里自西夷降者處崦嵫館賜宅於慕義里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返國朝議異同不決阿那瓌以金百斤賂元乂遂聽北歸十二月壬子魏敕懷朔都督簡銳騎二千護送阿那瓌達境首觀機招納若彼迎候宜賜繒帛車馬禮餞而返如不容受聽還闕庭其行裝資遣付尚書量給

二年春正月魏發近郡兵萬五千人使懷朔鎮將楊鈞將之送柔然可汗阿那瓌返國尚書右丞張普惠上書以為蠕蠕久為邊患今茲天降喪亂荼毒其心蓋欲使之知有道之可樂革面稽首以奉大魏也陛下宜安民恭已以悅服其心阿那瓌束身歸命撫之可也乃更先自勞擾興師郊甸之內投諸荒裔之外救累世之勍敵資天亡之醜虜臣愚未見其可也此乃邊將貪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為凶器王者不得已而用之況今旱暵方甚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為將而欲定蠕蠕干時而動其可濟乎脫有顛覆之變楊鈞之肉其足食乎宰輔專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且阿那瓌之不還負何信義臣賤不及議文書所過

不敢不陳弗聽阿那瓌辭於西堂詔賜以軍器衣被雜采糧畜事事優厚命侍中崔光等勞遣於外郭阿那瓌之南奔也其從父兄婆羅門帥衆數萬入討示發破之示發奔地豆干地豆干殺之國人推婆羅門為彌偶可社句可汗楊鈞表稱柔然已立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返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以送其入北二月魏人使舊嘗奉使柔然者牒云具仁往諭婆羅門使迎阿那瓌

夏四月魏牒云具仁至柔然婆羅門殊驕慢無遜避心責具仁禮敬具仁不屈婆羅門乃遣大臣丘升頭等將兵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還鎮具道其狀阿那瓌懼不敢進上表請還洛陽　初高車王彌俄突死其衆悉歸嚈噠後數年嚈噠遣彌俄突弟伊匐帥餘衆還國伊匐擊柔然可汗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於魏柔然餘衆數萬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啟稱本國大亂姓姓別居迭相鈔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乞依前恩賜給精

兵一萬送臣磧北撫定荒民詔付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翻以為自國家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始則蠕蠕授首既而高車被擒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克雪讐恥誠由種類繁多終不能相滅自二虜交鬬邊境無塵數十年矣此中國之利也今蠕蠕兩主相繼歸誠雖戎狄禽獸終無純固之節然存亡繼絕帝王本務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撫養則損我資儲或全徙內地則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為後患劉石是也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其全滅則高車跋扈之勢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亂而部落猶衆處處綦布以望舊主高車雖彊未能盡服也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處婆羅門於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阿那瓌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婆羅門請脩西海故城以處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實北虜往來之衝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因令屯

田以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使蠕蠕射獵彼此相資足以自固外以輔蠕蠕之微弱內以防高車之畔渙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則是我之外藩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以無慮如其姦回返復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九月柔然可汗俟匿伐詣懷朔鎮請兵且迎阿那瓌俟匿伐阿那瓌之兄也冬十月録尚書事高陽王雍等奏懷朔鎮北吐若奚泉原

野平沃請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婆羅門於故西海郡各令帥部落收集離散阿那瓌所居既在境外宜少優遣婆羅門不得比之其婆羅門未降以前蠕蠕歸化者宜悉令州鎮部送懷朔鎮以付阿那瓌詔從之

三年冬十二月柔然阿那瓌求粟為種魏與之萬石婆羅門帥部落叛魏亡歸噉噠魏以平西府長史代人費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將兵討之柔然遁去穆謂諸將曰戎狄之性見敵即走乘虛復出若不使之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為外營柔然果至奮擊大破之婆羅門為涼州軍所擒送洛陽

四年春二月柔然大飢阿那瓌帥其衆入魏境表求賑給己亥魏以尚書右丞元孚為行臺尚書持節撫諭柔然孚譚之孫也將行表陳便宜以為蠕蠕久來彊大昔在代京常為重備今天祚大魏使彼自亂亡稽首請服朝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

之世呼韓欵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使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今宜略依舊事借其閒地聽其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因令防察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也魏人不從　柔然俟匿伐入朝於魏　夏四月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之閒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載以輜車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為行臺

甚加禮敬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有司奏孚辱命抵罪甲申魏遣尚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閭之驅良民二千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道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纂使鎧曹參軍于謹帥騎二千追柔然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謹忠之從曾孫也

六年春三月柔然王阿那瓌為魏討破六韓拔陵魏遣牒云具仁齎雜物勞賜之阿那瓌勒衆十萬自武川西

向沃野屢破拔陵兵夏四月魏主復遣中書舍人馮儁勞賜阿那瓌阿那瓌部落浸彊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

大通元年夏四月己酉柔然頭兵可汗遣使入貢於魏且請討羣賊魏人畏其反覆詔以盛暑且俟後敕

二年夏四月柔然頭兵可汗數入貢於魏魏詔頭兵贊拜不名上書不稱臣

大同元年冬十二月柔然頭兵可汗求婚於東魏丞相歡以常山王妹蘭陵公主妻之柔然數侵魏魏使中書舍人庫狄峙奉使至柔然與約和親由是柔然不復為寇

三年秋九月柔然為魏侵東魏三堆丞相歡擊之柔然退走

四年　初柔然頭兵可汗始得返國事魏盡禮及永安以後雄據北方禮漸驕倨雖信使不絕不復稱臣頭兵嘗至洛陽心慕中國乃置侍中黄門等官後得魏汝陽

王典籤淳于覃親寵任事以為祕書監使典文翰及兩魏分裂頭兵轉不遜數為邊患魏丞相泰以新都關中方有事山東欲結婚以撫之以舍人元翌女為化政公主妻頭兵弟塔寒又言於魏主請廢乙弗后納頭兵之女二月甲辰以乙弗后為尼使扶風王孚迎頭兵女為后頭兵遂留東魏使者元整不報其使　三月柔然送悼后於魏車七百乘馬萬匹駝二千頭至黑鹽池遇魏所遣鹵簿儀衛柔然營幕戶席皆東向扶風王孚請

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主固柔然女也魏仗南面我自東向丙子立皇后郁久閭氏

六年魏文后既為尼居別宮悼后猶忌之乃以其子武都王戊為秦州刺史使文后隨之官魏主雖限大計而恩好不忘密令養髮有追念之意會柔然舉國渡河南侵時頗有言柔然以悼后故興師者帝曰豈有興百萬之衆為一女子邪雖然致人此言朕亦何顏以見將帥乃遣中常侍曹寵齎手敕賜文后自盡文后泣謂寵曰願至尊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遂自殺鑿麥積崖而葬之號曰寂陵夏丞相泰召諸軍屯沙苑以備柔然右僕射周惠達發士馬守京城塹諸街巷名雍州刺史王羆議之羆不應召謂使者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自帥鄉里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為天子城中作如此驚擾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柔然至夏州而退未幾悼后遇疾殂

十一年夏六月魏與柔然頭兵可汗謀連兵伐東魏丞相歡患之遣行臺郎中杜弼使於柔然為世子澄求昏頭兵曰高王自娶則可歡猶豫未決婁妃曰國家大計願勿疑也世子澄尉景亦勸之歡乃遣鎮南將軍暮容嚴聘之號曰蠕蠕公主秋八月歡親迎於下館公主至婁妃避正室以處之歡跪而拜謝妃曰彼將覺之願絕無顧頭兵使其弟禿突佳來送女且報聘仍戒曰待見外孫乃歸公主性嚴毅終身不肯華言歡嘗病不得往禿突佳怨恚歡輿疾就之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突厥土門襲擊柔然大破之頭兵可汗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阿那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並帥衆奔齊餘衆復立登注次子鐵伐為王

二年春二月齊王送柔然可汗鐵伐之父登注及兄庫提還其國鐵伐尋為契丹所殺國人立登注為可汗登注復為其大人阿富提所殺國人立庫提　三月柔然別部又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為可汗哭厥乙息記

擊破鄧叔子於沃野北木賴山　冬十一月乙未哭厥復攻柔然柔然舉國奔齊

三年春三月柔然可汗菴羅辰叛齊齊主自將出擊大破之菴羅辰父子北走　夏四月柔然寇齊肆州齊主自晉陽討之至恒州柔然散走帝以二千餘騎為殿宿黃瓜堆柔然別部數萬騎奄至帝安卧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畫形勢縱兵奮擊柔然披靡因潰圍而出柔然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餘里獲菴羅辰妻子虜三萬餘口令都督善無高阿那肱帥騎數千塞其走路時柔然軍猶盛阿那肱以兵少請益帝更減其半阿那肱奮擊大破之菴羅辰超越巖谷僅以身免　丁未齊主復自擊柔然大破之　五月柔然乙旃達官寇魏廣武柱國李弼追擊破之　六月柔然帥餘衆東徙且欲南寇齊主帥輕騎邀之於金川柔然聞之遠遁營州刺史靈丘王峻設伏擊之獲其名王數十人

敬帝紹泰元年夏六月丁卯齊主如晉陽壬申自將擊柔然秋七月己卯至白道留輜重帥輕騎五千追柔然壬午及之於懷朔鎮齊主親犯矢石頻戰大破之至於沃野獲其酋長及生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壬辰還晉陽　冬十二月哭厥木杆可汗擊柔然主鄧叔子滅之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木杆恃其彊請盡誅鄧叔子等於魏使者相繼於道太師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於青門外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舉人臣王旭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二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二上　宋　袁樞　撰

肇忠用事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夏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氏為文昭皇后配饗高祖增修舊冢號終寧陵追賜后父颺爵勃海公謚曰敬以其嫡孫猛襲爵封后兄肇為平原公肇弟顯為澄城公三人同日受封魏主素未識諸舅始賜衣幘引見皆惶懼失措數日之間富貴赫奕

和帝中興元年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趙郡王仲興上谷寇猛趙郡趙修南陽趙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寖衰

梁武帝天監元年冬十二月魏陳留公主寡居僕射高肇秦州刺史張奫皆欲尚之公主許奫而不許肇肇怒譖奫於魏主奫坐沉廢累年

二年冬十一月魏主納高肇兄偃之女為貴嬪

三年魏冠軍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於帝常在左右傳

可門下奏事美權納賄朝野憚之北海王詳亦附焉皓娶尚書令高肇從妹皓妻之姊為詳從父安定王燮之妃詳烝於燮妃由是與皓益相昵狎直閤將軍劉胄本詳所引薦殿中將軍常季賢以善養馬陳掃靜掌櫛皆得幸於帝與皓相表裏賣權勢高肇糸出高麗時望輕之帝既黜六輔誅成陽王禧專委事於肇肇以在朝親族至少乃邀結朋援附之者旬月超擢不附者陷以大辠尤忌諸王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獨執朝政乃譖之於帝云詳與皓胄季賢掃靜謀為逆亂夏四月帝夜召中尉崔亮入禁中使彈奏詳貪淫奢縱及皓等四人怙權貪横收皓等繫南臺遣虎賁百人圍守詳第又慮詳驚懼逃逸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旨示以中尉彈狀詳曰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横至耳人與我物我實受之詰朝有司奏處皓等罪皆賜死帝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詳單車防衛送華林園母妻隨入給小奴弱婢數人圍守甚嚴内外不通五月

丁未朔下詔宥詳死免為庶人項之徙詳於太府寺圍禁彌急母妻皆還南第五日一來視之詳暴卒詔有司以禮殯葬先是典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足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將鳴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辠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曰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黄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雞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

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
皓等伏誅帝愈重光高肇說帝使宿衛隊主帥羽林虎
賁守諸王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
五年　魏主委任高肇疎薄宗室好桑門之法不親政
事
六年高貴嬪有寵而妬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而殂人
皆歸咎高氏宮禁事秘莫能詳也
七年春三月戊子魏皇子昌卒侍御師王顯失於療治

時人皆以為承高肇之意也　秋七月甲午魏立高貴
嬪為皇后尚書令高肇益貴重用事肇多變更先朝舊
制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卑
下之唯度支尚書元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聽事欲
輿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以切諫肇聞而惡之會匡與
太常劉芳議權量事肇主芳議匡遂與肇喧競表肇指
鹿為馬御史中尉王顯奏彈匡誣毀宰相有司處匡死
刑詔恕死降為光祿大夫　初魏主為京兆王愉納于

后之妹為妃愉不愛愛妾李氏生子寶月于后召李氏
入宮捶之愉驕奢貪縱所為多不法帝召愉入禁中推
案杖愉五十出為冀州刺史愉自以年長而勢位不及
二弟潛懷愧恨又身與妾屢被頓辱高肇數譖愉兄弟
愉不勝忿癸亥殺長史羊靈引司馬李遵詐稱得清河
王懌密疏云高肇弒逆遂為壇於信都之南即皇帝位
大赦改元建平立李氏為皇后法曹參軍崔伯驥不從
愉殺之在北州鎮皆疑魏朝有變定州刺史安樂王詮

具以狀告之州鎮乃安乙丑魏以尚書李平為都督北
討諸軍行冀州事以討愉平崇之從父弟也　魏高后
之立也彭城武宣王勰固諫魏主不聽高肇由是怨之
數譖勰於魏主魏主不之信勰薦其舅潘僧固為長樂
太守京兆王愉之反脅僧固與之同肇因誣勰北與愉
通南招蠻賊彭城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
擢構成其事肇令侍中元暉以聞暉不從又令左衛元
珍言之帝以問暉暉明勰不然又以問肇肇引魏偃高

祖珍為證帝乃信之戊戌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懐高肇俱入宴勰妃李氏方產固辭不赴中使相繼召之不得已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小橋牛不肯進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勰來遲乃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引武士齎毒酒而至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元珍曰至尊何可復見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乞與告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鐶築之勰大言曰寃哉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築之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尸載歸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號哭失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安得良死魏主舉哀於東堂贈官葬禮皆優厚加等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之益甚京兆王愉不能守信都癸卯燒門攜李氏及四子從百餘騎突走李平入信都斬愉所置冀州牧韋超等遣統軍叔孫頭追執愉置信都以聞羣臣請誅愉魏主弗許命鎖送洛陽申以家人之訓行至野王高肇密使人殺之諸子至洛魏主皆赦之魏主將屠李氏中書令崔光諫曰李氏方姙刑至刳胎乃桀紂所為酷而非法請俟產畢然後行刑從之李平捕愉餘黨千餘人將盡殺之錄事參軍高顯曰此皆脅從前既許之原免矣宜為表陳平從之皆得免死顯祐之孫也濟州刺史高植帥州軍擊愉有功當封植不受曰家荷重恩為國致效乃其常節何敢求賞植肇之子也加李平散騎常侍高肇及中尉王顯素惡平顯彈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奏除平名

十一年春正月丙辰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肇為司徒清河王懌為司空廣平王懐進號驃騎大將軍加儀同三司肇雖登三司猶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見者嗤之尚書右丞高綽國子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為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嘆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

生遠矣綽允之孫軌懿之族孫也清河王懌有才學聞望懲彭城之禍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翦之幾盡昔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録囚徒欲以收衆心懌言於魏主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漸不可瀆也減膳録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帝笑而不應

十四年春正月魏世宗殂太子詡即位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太子太保任城王澄數為肇所譖懼不自全乃終日酣飲所為如狂朝廷機要無所關豫及世宗殂肇擁兵於外朝野不安領軍將軍于忠與門下議以肅宗幼未能親政宜使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為尚書令總攝百揆奏皇后請即敕授王顯素有寵於世宗恃勢使威為世所疾恐不為澄等所容與中常侍孫伏連等密謀寢門下之奏矯皇后令以高肇録尚書事以顯與勃海公高猛同為侍中于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顯於禁中下詔削爵任顯臨執呼寃直閤以刀鐶撞其掖下送右衛府一宿而死庚申下詔如門下所奏百官總已聽於二王中外悅服二月庚辰尊皇后為皇太后魏王稱名為書告哀於高肇且召之還肇承變憂懼朝夕哭泣至于羸悴歸至瀍澗家人迎之不與相見辛巳至闕下衰服號哭升太極殿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直寢邢豹

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畢引入西廡清河諸王皆竊言目之肇入省豹等搤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稱肇自盡自餘親黨悉無所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昏於廁門出尸歸其家　魏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衛遂專朝政權傾一時　魏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以朝廷處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許深怪之及為尚書志氣驕滿每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每入參議論好面譏毀羣官又表征南將軍田

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見之切齒尚書左僕射郭祚冒進不已自以東宮師傅列辭尚書望封侯儀同詔以祚為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祚與植皆惡于忠專横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其罪尚書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帥合部曲欲圖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柄準律當死衆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為植所使植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植視帥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乞賜裁處忠矯詔曰凶謀既爾罪不當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八月已亥植與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韋儁皆賜死儁祚之昏家也忠又欲殺高陽王雍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以王還第朝野寃憤莫不切齒　庚寅魏以車騎大將軍于忠為尚書令特進加儀同三司　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脅息太后既親政乃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為儀同三司尚書令後旬餘太后引門下侍官於崇訓宮問曰忠在端右聲望何如咸曰不稱厥任乃出忠為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　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許其優轉太傅雍等皆不敢違加忠車騎大將軍忠又自謂新故之際有定社稷之功諷百僚令加已賞雍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雍等不得已復封崔光為博平縣公而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太后敕公卿再議太傅懌等上言先帝升遐奉迎乘輿侍衛省閤乃臣子常職不容以此為功臣等前議授忠茅土正以畏其威權苟免暴戾故也若以功過相除悉不應賞請皆追奪崔光亦奉還章綬茅土表十餘上太后從之高陽王雍上表自劾稱臣初入柏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臣出君行深知不可而不能禁于忠專權生殺自

恣而臣不能違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臣欲出忠於外在心未行反為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請返私門伏聽司敗太后以忠有保護之功不問其罪

十五年春二月魏中尉元匡奏彈于忠幸國大災專擅朝命裴郭受寃宰輔黜辱又自矯旨為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欲以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就州行決自去歲世宗晏駕以後皇太后未親覽以前諸不由階級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經恩宥正可免罪並宜追奪太后令曰忠已蒙特原無宜追罪餘如奏　夏四月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豈宜以一謬棄其餘勲復封忠為靈壽縣公

十七年春三月辛未魏靈壽武敬公于忠卒

邢巒寇巴西

梁武帝天監四年　初譙國夏侯道遷以輔國將軍從裴叔業鎮壽陽為南譙太守與叔業有隙單騎犇魏魏

以道遷為驍騎將軍從王肅鎮壽陽使道遷守合肥肅卒道遷棄戍來犇從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鎮南鄭以道遷為長史領漢中太守黑卒詔以都官尚書王珍國為刺史未至道遷陰與軍主考城江忱之等謀降魏先是魏仇池鎮將楊靈珍叛魏來犇朝廷以為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上遣左右吳公之等使南鄭道遷遂殺使者發兵擊靈珍父子斬之并使者首送於魏白馬戍主尹天寶聞之引兵擊道遷敗其將龐樹遂圍南鄭道遷求救於氐王楊紹先楊集義楊集起皆不應集義弟集朗獨引兵救道遷擊天寶殺之魏以道遷為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侯又以尚書邢巒為鎮西將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將兵赴之道遷受平南辭豫州且求公爵魏主不許　春二月魏邢巒至漢中擊諸城戍所向摧破晉壽太守王景胤據石亭巒遣統軍李義珍擊走之魏以巒為梁秦二州刺史巴西太守龐景民據郡不下郡民嚴玄思聚衆

自稱巴州刺史附於魏攻景民斬之楊集起集義聞魏克漢中而懼閏月帥羣氐叛魏斷漢中糧道巒屢遣軍擊破之夏四月冠軍將軍孔陵等將兵二萬戍深坑魯方達戍南安任僧襄等戍石同以拒魏邢巒遣統軍王足將兵擊之所至皆捷遂入劒閣陵等退保梓潼足又進擊破之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初益州刺史當陽侯鄧元起以母老乞歸詔徵為右衛將軍以西昌侯淵藻代之淵藻懿之子也夏侯道遷之叛也尹天寶馳使報元起及魏寇晉壽王景胤等並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猝至若寇賊浸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匆匆救之詔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事救漢中而晉壽已陷蕭淵藻將至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入城恨之又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為淵藻恚因醉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故淵藻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上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

闕訟之上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為汝報讎汝為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淵藻號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謚曰忠侯　李延壽論曰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闢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啟年之不永不亦宜乎　益州民焦僧護聚衆數萬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自擊之或陳不可淵藻大怒斬于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人心大安擊僧護等皆平之　秋八月庚戌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與魏王足統軍紀洪雅盧祖遷戰敗方達等十五將皆死壬子王景脩等又與祖遷戰敗景脩等二十四將皆死　冬十一月魏王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邢巒表於魏主請乘勝取蜀以為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

反鄧元起攻圍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褰屐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境内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累敗後衆喪魄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去若其出鬬庸蜀士卒驚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臣内省文吏不習軍旅賴將士竭力頻有薄

捷既克重阻民心懷服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況益州殷實户口十萬比壽春義陽其利三倍朝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寧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魏主詔以平蜀之舉當更聽後敕冦難未夷何得以養親為辭巒又表稱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鬬實力也況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涪城脫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户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又劒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為自軍度劒閣以來鬢髮中白日夜戰懼何可為心所以勉彊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禄故也且臣之意筭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

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為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遞恒多擾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曾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是以鬱怏多生異圖比道遷建義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户餘四萬若於彼

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勞征伐自為國有魏主不從先是魏王以王足行益州刺史上遣天門太守張齊將兵救益州未至魏主更以梁州軍司泰山羊祉為益州刺史王足聞之不悅輙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足自魏來犇邢巒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巒之克巴西也使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溺於酒色費散兵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來降

五年春正月楊集義圍魏關城邢巒使建武將軍傅豎眼討之集義逆戰擊破之乘勝逐北壬申克武興執楊紹先送洛陽楊集起楊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為武興鎮又改為東益州　楊集起兄弟相率降魏

梁魏爭淮堰

梁武帝天監十二年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揚州治中裴絢帥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因自稱豫州刺史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降馬仙琕遣兵赴之崇聞絢叛未測虛實遣國侍郎韓方興單舸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曰比因大水顛狽為衆所推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絢戰敗神追拔其營絢走為村民所執還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絢叔業之兄孫也鄭祖起等皆伏誅崇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略得士衆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臥虎上屢設反間以疑之又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户郡公諸子皆為縣侯而魏

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十三年冬十月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

十四年春三月魏左僕射郭祚表稱蕭衍狂悖謀斷川

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宜命將出師長驅撲討魏詔平南將軍楊大眼督諸軍鎮荆山　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　秋九月左遊擊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硤石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其城募緣淮之民以實城內將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癸亥魏遣假鎮南將軍崔亮攻西硤石又遣鎮東將軍蕭寶寅決淮堰　冬十二月己酉魏崔亮至硤石趙祖悅逆戰而敗閉城自守亮進圍之　是冬寒甚淮泗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

十五年春正月魏崔亮攻硤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壹乃以吏部尚書李平為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將步騎二

千赴壽陽別為行臺節度諸軍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蕭寶寅遣輕車將軍劉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壘二月乙巳又敗將軍垣孟孫等於淮北李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水陸進攻無敢乖互戰屢有功上使左衛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却之上使義之與直閤王神念泝淮救硤石崔亮遣將軍博陵崔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甕生夾淮為營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

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神念屯梁城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硤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悅出降斬之盡俘其衆胡太后賜崔亮書使乘勝深入平部分諸將水陸並進攻浮山堰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輙發平奏處亮死刑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幾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魏師遂還　三月魏論西硤石之功辛未以李崇為驃騎將軍加儀同三司李平為尚書右僕射崔亮進號鎮北將軍亮與平爭功於禁中太后以亮為殿中尚書　魏蕭寶寅在淮堰上為手書誘之使襲彭城許送其國廟及室家諸從還北寶寅表上其書於魏朝

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黎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黎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黎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深五丈開黎北注水日夜分流猶不減魏軍竟罷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李崇作浮橋於硤石戍間又築魏昌城於八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岡壟其水清澈俯視廬舍冢墓了然在下初堰起於徐州境內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已必掌其事既而康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慙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豹子遂譖絢與魏交通上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還　秋八月康絢既還張豹子不復修淮堰九月丁丑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為上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衆十萬將出徐州來攻堰尚書右僕射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澄遂不行

元乂幽后

梁武帝天監九年春三月丙戌魏皇子詡生大赦詡母胡充華臨涇人父國珍襲武始伯充華初選入掖庭同

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詡先是魏主頻喪皇子年漸長深加慎護擇良家宜子者以為乳保養於別宮皇后充華皆不得近

十一年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詡為太子始不殺其母

十二年秋八月魏主幸東宮以中書監崔光為太子少傅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魏主有疾丁巳殂於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詹事王顯忠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詡於東宮即皇帝位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譙郡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于忠忠問計於崔光光使置貴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妃深德四人　二月庚辰尊皇后為皇太后己亥尊胡貴嬪為皇太妃三月甲辰朔以高太后為尼徙居金墉城

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得入宮　秋八月丙子魏尊胡太妃為皇太后居崇訓宮于忠領崇訓衛尉劉騰為崇訓太僕加侍中侯剛為侍中撫軍將軍又以太后父國珍為光祿大夫　魏江陽王繼之子乂娶胡太后妹以乂為通直散騎侍郎乂妻為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羣臣奏請皇太后臨朝稱制九月乙未靈太后始臨朝聽政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射能中針孔政事皆出手筆自決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

十五年秋九月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也今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願陛下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

十七年秋七月　魏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而多姦謀善揣

人意胡太后以其保護之功累遷至侍中右光禄大夫遂干預政事納賂為人求官無不效者河間王琛簡之子也為定州刺史以貪縱著名及罷州還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来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叙用遂廢于家琛乃求為騰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為之言於太后得兼都官尚書出為秦州刺史會騰疾篤太后欲及其生而貴之九月癸未朔以騰為衛將軍加儀同三司

普通元年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獻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禮敬士人時望甚重侍中領軍將軍元乂在門下兼總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法乂由是怨之衛將軍儀同三司劉騰權傾内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為郡人資乖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驤府長史宋維弁之子也懌薦為通直郎浮薄無行乂許維以富貴使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謀作亂立懌懌坐禁止案驗無反狀得釋維當反坐乂言於太后曰今誅維後有真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維為昌平郡守乂恐懌終為已害乃與劉騰密謀使主食中黄門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妻魏主若已得為帝許定以富貴帝時年十一信之秋七月丙子太后在嘉福殿未御前殿乂奉帝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遇乂於含章殿後乂厲聲不聽懌入懌曰汝欲反耶乂曰乂不反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人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懌大逆衆咸畏乂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文貞公游肇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乂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得可夜中殺懌於是詐為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於帝幽太后於北宮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内外斷絶騰自執管籥帝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乃歎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乂使中常侍酒泉賈粲侍帝書密令防察動止乂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帝謂乂為姨父乂與騰表

裏擅權乂為外禦騰為內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振內外百僚匿跡朝野聞懌死無不喪氣胡夷為之膀面者數百人游肇憤邑而卒　魏相州刺史中山文莊王熙英之子也與弟給事黄門侍郎略司徒祭酒纂皆為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於鄴上表欲誅元乂劉騰纂亡犇鄴後十日長史柳元章等帥城人鼓譟而入殺其左右執熙纂并諸子置於高樓八月甲寅元乂遣尚書左丞盧同就斬熙於鄴街并其子弟熙好文學有風義名士多與之遊將死與故知書曰吾與弟並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慇懃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横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民欲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短淺旋見囚執上慙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凡百君子各敬爾儀為國為身善勗名節聞者憐之熙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刀整獨收其尸而藏之

二年　魏元乂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乂以康生為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使之領左右康生子難當娶侍中左衛將軍侯剛女剛子乂之妹夫也乂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中時或迭出以難當為千牛備身康生性粗武言氣高下乂稍憚之見于顔色康生亦微懼不安甲午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乃為力士舞及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為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必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誰羣臣莫敢應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帝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難當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為乂所執鎖於門下光禄勲賈粲給太后

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即扶帝出東序前御顯陽殿還閉太后於宣光殿至晚乂不出令侍中黄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當絞刑乂與剛並在内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當恕死從流難當哭辭父康生慷慨不悲曰我不反死汝何哭也時已昏闇有司驅康生赴市斬之尚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内亦坐絞難當以侯剛壻得留百餘日竟流安州久之乂使行臺盧同就

殺之以劉騰為司空八坐九卿常旦造騰宅參其顔色然後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舟車之利山澤之饒所在榷酤刻薄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萬計逼奪鄰舍以廣其居遠近苦之四年春三月魏司空劉騰卒宦官為勝義息重服者四十餘人衰絰送葬者以百數朝貴送葬者塞路滿野

六年　初魏劉騰既卒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乂亦自寛時出遊於外留連不返其所親諫乂不納太后察知之至秋太后對帝謂羣臣曰今隔絶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為我當出家修道於嵩山閒居寺耳因欲自下髮帝及羣臣叩頭泣涕殷勤苦請太后聲色愈厲帝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乂然帝深匿形跡太后有忿恚欲得往來顯陽之言皆以告乂又對乂流涕叙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日有數四乂殊不以為疑乃勸帝從太后所欲於是太后數御顯陽殿二宫無復禁礙乂舉元灋僧為徐州法僧反太后數

以為言乂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乂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帝遊洛水雍邀二宫幸其第日晏帝與太后至雍内室從者皆不得入遂相與定圖乂之計於是太后謂乂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乂甚懼免冠求解領軍乃以乂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　魏元乂雖解兵權猶總任内外殊不自意有廢黜之理胡太后意猶豫未決侍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之紹亮之子也潘

嬪有寵於魏主宦官張景嵩說之云乂欲害嬪嬪泣訴於帝曰乂非獨欲殺妾又將不利於陛下帝信之因乂出宿解乂侍中明旦乂將入宮門者不納夏四月辛卯太后復臨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除乂名為民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為清河王懌訟寃乞誅元乂等曰昔趙高柄秦令關東鼎沸今元乂專魏使四方雲擾開逆之端起於宋維成禍之末良由劉騰宜梟首洿宮斬骸沈族以明其罪太后命發劉騰之墓露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養子以子熙為中書舍人子熙麒麟之孫也乂之解領軍也太后以乂黨與尚彊未可猝制乃以侯剛代乂為領軍以安其意尋出剛為冀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未至黜為征虜將軍卒於家太后欲殺賈粲以乂黨多恐驚動內外乃出粲為濟州刺史尋追殺之籍沒其家唯乂以妹夫未忍行誅先是給事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乂意出為齊州刺史太后徵還為侍中侍坐於太后乂妻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

一妹之故不正元乂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寃憤太后嘿然順澄之子也它日太后從容謂侍臣曰劉騰元乂昔邀朕求鐵券冀得不死朕賴不與韓子熙曰事關生殺並繫鐵券且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太后嘿然未幾有告乂及弟瓜謀誘六鎮降户反於定州又招魯陽諸蠻侵擾伊闕欲為內應得其手書太后猶未忍殺之羣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為言太后乃從之賜乂及弟瓜死於家猶贈乂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江陽王繼廢於家病卒前幽州刺史盧同坐乂黨除名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幸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沒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采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修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慙而還宮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邪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恥臣之一言乎順與穆紹同直順因醉入其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方進用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諭

久之乃起

六鎮之叛

梁武帝普通四年夏四月甲申魏遣尚書令李崇擊柔然阿那瓌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彊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為府户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户悉免為民入仕次叙一

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為之奏聞事寢不報　初元乂既幽胡太后常入直於魏主所居殿側曲盡佞媚帝由是寵信之乂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兵以自先後時出休於千秋門外施木欄楯使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士民求見者遥對之而已其始執政之時矯情自飾以謙勤接物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自驕恣嗜酒好色貪吝寶賄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王繼尤貪縱與其妻子各受賂遺請屬有司莫敢違者乃至郡縣小吏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率皆貪汙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武衛將軍于景忠之弟也謀廢乂黜為懷荒鎮將及柔然入寇鎮民請糧景不肯給鎮民不勝忿遂反執景殺之未幾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殺鎮將改元真王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為統軍三子為軍主以拒之

五年春三月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夏四月高平鎮民赫連恩等反推敕勒酋長胡琛為高平王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彧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

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能為大王計矣彧許為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為可孤所虜五月臨淮王彧與破六韓拔陵戰於五原兵敗彧坐削除官爵安北將軍隴西李叔仁又敗於白道賊勢日盛魏主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黄門於顯陽殿問之曰今寇連恒朔逼近金陵計將安出吏部尚書元修義請遣重臣督軍鎮恒朔以捍寇帝曰去歲阿那瓌

叛亂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改鎮為州朕以舊章難革不從其請尋崇此表開鎮户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戚重望器識英敏意欲還遣崇行何如僕射蕭寶寅等皆曰如此實合羣望崇曰臣以六鎮遐僻密邇寇戎欲以慰悅彼心豈敢導之為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之令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旅願更擇賢材帝不許修義天賜之子也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亂生之日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為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是之謂矣

夏四月壬申加崇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安王深皆受崇節度深嘉之子也　六月魏自破六韓拔陵之反二夏幽涼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彦政刑殘虐在下皆怨是月城内薛

珍等聚黨突入州門擒彦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為帥大提自稱秦王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柏兄弟數為寇盜刺史博陵崔遊誘之使降引為主簿接以辭色使説下羣氐既而因宴會盡收斬之由是所部莫不猜懼遊聞李彦死自知不安欲逃去未果城民張長命韓祖香孫掩等攻遊殺之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卜胡襲高平克之殺鎮將赫連略行臺高元榮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

置百官改元天建　秋七月甲寅魏遣吏部尚書元修義兼尚書僕射為西道行臺帥諸將討莫折念生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太和中僕射李沖用事涼州士人悉免廝役帝鄉舊門仍

防遏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本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犇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關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為亂攻城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逡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詔徵崔暹繫廷尉暹以女妓田園賂元乂卒得不坐　丁

丑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等攻仇鳩河泥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伊祥尋擊破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氐王楊紹先之國將佐皆以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陳撫之足以為用急之則腹背為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既而漸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子建蘭根之族兄也　八月魏員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

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賊至風舉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犇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今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兩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隸於子建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陽王天生將兵下隴甲午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志兵敗棄衆東保岐州　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丙申下詔諸州鎮軍實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為民改鎮為州以懐朔鎮為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黄門侍郎酈道元為大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為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乂乃用代來寒人為傳詔以慰悅之　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竇雙攻魏盤頭郡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竇念祖擊破之　九月魏西道行臺元修義得風疾不能治軍壬申魏以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寅為西道行臺大都督帥諸將討莫折念生　冬十月胡琛遣其將宿勤明達寇幽夏北華二州壬午魏遣都督北海王顥帥諸將討之顥詳之子也　魏廣陽王深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更為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當留一人鎮之誰可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為朔州刺史　賀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　莫折天生進攻魏岐州十一月戊申陷之執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

送莫折念生殺之念生又使卜胡等寇涇州敗光祿大夫薛鑾於平涼東鑾安都之孫也　高平人攻殺卜胡共迎胡琛　十二月壬辰魏以京兆王繼為太師大將軍都督西道諸軍以討莫折念生魏魏子建招諭南秦諸氐稍稍降附遂復六郡十二戍斬賊帥韓祖香魏以子建兼尚書為行臺刺史如故梁巴二益二秦諸州皆受節度莫折念生遣兵攻涼州城民趙天安復執刺史以應之

六年春正月莫折天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為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帥衆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寅軍于馬嵬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為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寶寅軍於水東遥為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脅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開營爭逐之其衆多於延伯一倍蹙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為後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衆亦引還寶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寅與軍繼其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鋭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犇至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宛川俘其民以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彊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奈何助賊為虐翦以為賤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　二月壬辰莫折念生遣都督楊鮓等攻仇池郡行臺魏子建擊破之　夏四月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伊甕生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軍於安定西北七里時

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為先驅擊之別造大盾內為鎖柱使壯士負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且乞緩師實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勤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競下腹背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久疲乏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寅收衆退保安定延伯自恥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里結營壬辰不告寅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其數柵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朝野為之憂恐於是賊勢愈盛而羣臣自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夏六月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深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募二百人開東門出戰斬

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為殿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境州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久之道路阻絕援軍不至糧仗俱盡穆棄城南犇爾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于謹言於廣陽王深曰今寇盜蠭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深許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深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甚盛聞乜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乜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乜列河盡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乜列河之衆而還柔然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斬其將孔雀等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於廣陵王深深帥衆赴之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恒州

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户隨宜賑賚息其亂心魏朝不從詔黄門侍郎楊昱分處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　秋八月魏柔玄鎮民杜洛周聚衆反於上谷改元真王攻沒郡縣高歡蔡儁尉景及段榮安定彭樂皆從之洛周圍魏燕州刺史博陵崔秉九月丙辰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為行臺與幽州都督元譚討之景爽之孫也自盧龍塞至軍都關皆置兵守險譚屯居庸關　初敕勒酋長斛律金事懷朔鎮將楊鈞為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及破六韓拔陵反金擁衆歸之拔陵署金為王既而知拔陵終無所成乃詣雲州降仍稍引其衆南出黄瓜堆為杜洛周所破脫身歸爾朱榮榮以為別將七年春正月魏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應杜洛周衆合二萬洛周自松岍赴之行臺常景使別將崔仲哲屯軍都關以邀之仲哲戰沒元譚軍夜潰魏以別將李琚代譚為都督仲哲秉之子也　五原降户鮮于修

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之左城改元魯興　夏四月杜洛周南北鈔掠薊城魏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　丁未都督李琚與洛周戰於薊城之北敗沒常景帥衆拒之洛周引還上谷　六月杜洛周遣都督王曹紇真等將兵掠薊南秋七月丙午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等擊之於粟園大破之斬曹紇真及將卒三千餘級洛周帥衆南趣范陽景與榮等又破之　八月癸巳賊帥元洪業斬鮮于修禮請降于魏賊黨葛榮復殺洪業自立　九月葛榮既得杜洛周之衆北趣瀛州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　甲申魏行臺常景破杜洛周斬其武川王賀拔文興等捕虜四百人　天水民呂伯度本莫折念生之黨也後更據顯親以拒念生已而不勝亡歸胡琛琛以為大都督秦王資以士馬使擊念生伯度屢破念生軍復據顯親乃叛琛東引魏軍念生窘迫乞降於蕭寶寅寶寅使行臺左丞崔士和據秦州魏以伯度為涇州刺史封平秦郡公大都督元脩義停軍隴

口久不進念生復反執士和送胡琛於道殺之久之伯度為万俟醜奴所殺賊勢益盛寶寅不能制胡琛與莫折念生交通事破六韓拔陵浸慢拔陵遣其臣費律至高平誘琛斬之醜奴盡并其衆　冬十一月杜洛周圍范陽戍戍民執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臺常景送洛周開門納之

大通元年春正月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博陵崔楷為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刃斗糧皆

所未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聞竟無所給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用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彊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卒未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　魏

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於涇州收散兵萬餘人屯逍遥園東秦州刺史潘義淵以汧城降賊莫折念生進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幽州刺史畢祖暉戰沒行臺羊深棄城走北海王顥軍亦敗賊帥胡引祖據北華州叱干麒麟據幽州以應天生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師以拒守詔加椿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北地功曹毛鴻賓引賊抄掠渭北雍州録事參軍楊侃

將兵三千掩擊之鴻賓懼請討賊自效遂擒送宿勤烏過仁烏過仁者明達之兄子也莫折天生乘勝寇雍州蕭寶寅部將羊侃隱身塹中射之應弦而斃其衆遂潰侃祉之子也　魏右民郎陽平路思令上疏以為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為戰地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彊壯居後以

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礪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　二月秦賊據魏

潼關　三月甲子魏主詔將西討中外戒嚴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戊辰詔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　葛榮入圍信都魏以金紫光祿大夫源子邕為北討大都督以救之　魏蕭寶寅之敗也有司處以死刑詔免為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為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還鄉里其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寅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啟魏主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不遣必成深憂昱面啟魏主及太后皆不聽　秋七月魏相州刺史樂安王鑒與北道都督裴衍共救信都鑒幸魏多故陰有異志遂據鄴叛降葛榮　八月魏遣都督源子邕李神軌裴衍攻鄴子邕

行及湯陰樂安王鑒遣弟斌之夜襲子邕營不克子邕乘勝進圍鄴城丁未拔之斬鑒傳首洛陽改姓拓跋氏魏因遣子邕裴衍討葛榮　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闔門皆盡粲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蕭寶寅請降魏復以寶寅為尚書令還其舊封　蕭寶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效行臺都令史河間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

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中尉酈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敕赦之道元殺之并以劾悅時寶寅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為關右大使寶寅聞之謂為取已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寅以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𠫑卯一子不𠫑卯關中亂亂者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

寶寅遣其將郭子恢攻殺之收殯其尸表言白賊所害又上表自理稱為楊椿父子所譖寶寅行臺郎中武功蘇湛卧病在家寶寅令湛從母弟開府屬天水姜儉說湛曰元略受蕭衍旨欲見勦除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須為身計不復作魏臣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我百口今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信惑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為王族滅寶寅復使謂曰我救死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耳湛曰凡謀大事當得天下奇才與之從事今但與長安博徒謀之此有成理不湛恐荊棘必生於齋閤顧賜骸骨還鄉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寶寅素重湛且知其不為已用聽還武功冬十月甲寅寶寅自稱齊帝改元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都督長史毛遐鴻賓之兄也與鴻賓帥氐羌起兵於馬嵬以拒寶寅寶寅遣大將軍盧祖遷擊之為遐所殺寶寅方祀南郊行即位禮未畢聞敗色變不暇整部伍狼狽而歸以姜儉為尚書左丞委以心腹文安周惠達為寶寅使在洛陽有司欲收之惠達逃歸長安寶寅以惠達為光祿勳丹陽王蕭贊聞寶寅反懼而出走趣白鹿山至河橋為人所獲魏主知其不預謀釋而慰之行臺

郎封偉伯等與關中豪傑謀舉兵誅寶寅事泄而死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為行臺以討寶寅正平民薛鳳賢及宗人薛修義亦聚衆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　十一月葛榮圍魏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己丑城陷榮執孚逐出居民凍死者什六七孚兄祐為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孚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為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就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邕為冀州刺史將兵討榮裴衍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戊申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衆十萬擊之子邕衍俱敗死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邕等敗人不自保相州刺史恒農李神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葛榮盡銳攻之卒不能克

二年春正月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修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蓄新糧治器械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黨有應津者遺津書曰賊所以圍城正為取北人耳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為患津悉收北人內子城中而不殺衆無不感其仁及葛榮代修禮統衆使人說津許以為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圍出詣榮然頭兵可汗求救遁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從祖吐豆發帥精騎一萬南出前鋒至廣昌賊塞隘口柔然遂還己丑津長史李裔引賊入執津欲烹之既而捨之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洛周　蕭寶寅圍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

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為明公前驅
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
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陣
一夫因緣為將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
逼河濟封疆多在郡東修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
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
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
據石錐壁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觀民情向背

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
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
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
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修義亦逃還
與鳳賢俱請降丙子稚克潼關遂入河東　蕭寶寅遣
其將侯終德擊毛遐會郭子恢等屢為魏軍所敗終德
因其勢挫還軍襲寶寅至白門寶寅始覺丁丑與終德
戰敗攜其妻南陽公主及其少子帥麾下百餘騎自後
門出犇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為太傅　二月葛榮擊
杜洛周殺之併其衆　三月癸未葛榮陷魏滄州執刺
史薛慶之居民死者什八九　夏六月葛榮軍乏食遣
其僕射任褒將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為大都督
東北道諸軍事帥宗正珍孫等討之前幽州平北府主
簿河間邢杲帥河北流民十萬餘戶反於青州之北海
自稱漢王改元天統戊申魏以征東將軍李叔仁為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帥衆討之辛亥魏主詔曰朕當親

御六戎掃靜燕代以大將軍爾朱榮為左軍上黨王天
穆為前軍司徒楊椿為右軍司空穆紹為後軍葛榮退
屯相州之北　秋七月万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
波斯國獻獅子於魏醜奴留之改元神獸　八月葛榮
引兵圍鄴衆號百萬遊兵已過汲郡所至殘掠爾朱榮
啟求討之九月爾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
陽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自帥精騎七千
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為前驅葛榮為

盜日久橫行河北爾朱榮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則縛取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齋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衆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以檻車送葛榮赴洛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時上黨王天穆猶未發而葛榮已滅乃皆罷兵　乙亥魏大赦改元永安　辛巳以爾朱榮為大

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以楊椿為太保城陽王徽為司徒　冬十月丁亥葛榮至洛魏主御閶闔門引見斬於都市　十二月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北邊被其患爾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為大都督鎮中山樓畏勝威名不敢南出

中大通元年三月壬戌魏詔上黨王天穆討邢杲　夏四月辛丑破邢杲於濟南杲降送洛陽斬之　秋九月爾朱榮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為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為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

淵為平州刺史鎮范陽先是魏使征東將軍劉靈助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因帥流民北還與侯淵共滅韓樓仍以靈助行幽州事加車騎將軍又為幽平營安四州行臺　万俟醜奴攻魏東秦州拔之殺刺史高子朗

二年春正月万俟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勝曰然則奈何岳曰願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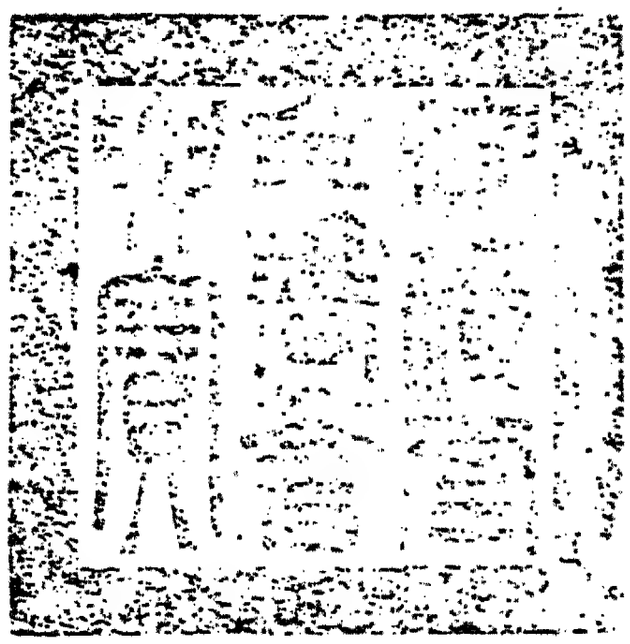
爾朱氏一人為帥而佐之勝為之言於榮榮悅以爾朱天光為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以岳為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代郡侯莫陳悅為右大都督並為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并稅其馬賊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賊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尚少淹留未進榮怒遣騎兵參軍劉貴乘驛至軍中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助之三月醜奴自將其衆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仵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栅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薩等已拔栅而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為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度岡東岳還兵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二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置栅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夏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熱未可行

師俟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醜奴信之散衆耕於細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將兵五千據險立柵其餘千人已下為柵者甚衆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縱遣諸柵聞之皆降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以城降醜奴棄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騎追之丁卯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閤代郡侯莫陳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因大呼衆皆披靡無敢當者後騎益集賊衆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進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　甲戌魏以關中平大赦万俟醜奴蕭寶寅至洛陽置閶闔門外都街之中士女聚觀凡三日丹陽王蕭贊表請寶寅之命吏部尚書李神儁黄門侍郎高道穆素與寶寅善欲左右之言於魏主曰寶寅叛逆事在前朝會應詔王道習自外至帝問道習在外所聞對曰唯聞李尚書高黄門與蕭寶寅周款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且二人謂寶

寅叛逆在前朝寶寅為醜奴太傅豈非陛下時邪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乃賜寶寅死於馳牛署斬醜奴於都市　夏六月万俟醜奴既敗自涇豳以西至靈州賊黨皆降於魏唯所署行臺万俟道洛帥衆六千逃入山中不降時高平大旱爾朱天光以馬乏草退屯城東五十里遣都督長孫邪利帥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潛與城民通謀掩襲邪利并其所部皆殺之天光帥諸軍赴之道洛出戰而敗帥其衆西入牽屯山據險自守爾朱榮以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以詔書黜天光為撫軍將軍雍州刺史降爵為侯天光追擊道洛於牽屯道洛敗走入隴歸略陽賊帥王慶雲道洛驍果絶倫慶雲得之甚喜謂大事可濟遂稱帝於水洛城置百官以道洛為大將軍秋七月天光帥諸軍入隴至水洛城慶雲道洛出戰天光射道洛中臂失弓還走拔其東城賊併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渴乏有降者言慶雲道洛欲突走天光恐失之乃遣人招諭慶雲使

早降曰若未能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慶雲等冀得小緩因待夜突出乃報曰請俟明日天光因使謂曰知須水今相為小退任取澗水飲之賊衆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士多作木槍各長七尺昏後繞城布列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馳馬突出遇槍馬各傷倒伏兵起即時擒之軍士緣梯入城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窮窘乞降丙子天光悉收其仗而阬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州皆降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以賀拔岳為涇州刺史侯莫陳悅為渭州刺史秦州城民謀殺刺史南秦州城民謀殺刺史辛顯超顯皆覺之走歸天光遣兵討平之步兵校尉宇文泰從賀拔岳入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二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蔣予林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二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二下　宋　袁樞　撰

元顥入洛

帝天監八年秋九月辛巳魏封故北海王詳子顥為北海王

大通二年春正月癸亥魏以北海王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　夏四月魏北海王顥將之相州至汲郡聞葛榮南侵及爾朱榮縱暴陰為自安之計盤桓不進以其舅殷州刺史范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守鄴行臺甄密知顥有異志相帥廢遵復推李神攝州事遣兵迎顥且察其變顥聞之帥左右來犇冬十月帝以魏北海王顥為魏王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　元顥取魏銍城而據之

中大通元年夏四月魏元天穆將擊邢杲以北海王顥方入寇集文武議之衆皆曰杲衆彊盛宜以為先行臺尚書薛琡曰邢杲兵衆雖多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

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天穆以諸將多欲擊杲又魏朝亦以顥為孤弱不足慮命天穆等先定齊地還師擊顥遂引兵東出顥與陳慶之乘虛自鉦城進拔考城遂至梁國魏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拒之慶之攻之自旦至申拔其三壘大千請降顥登壇燔燎即帝位於睢陽城南改元孝基　五月丁巳魏以東南道大都督楊昱鎮滎陽尚書僕射爾朱世隆鎮虎牢侍中爾朱世承鎮崿坂乙丑內外戒嚴戊辰北海王

顥克梁國顥以陳慶之為衛將軍徐州刺史引兵而西楊昱擁衆七萬據滎陽慶之攻之未拔顥遣人說昱使降昱不從元天穆與驃騎將軍爾朱吐没兒將大軍前後繼至梁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為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筭矣天穆之衆皆是仇讐我輩衆纔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虜騎多不可與之野戰當及其未盡至急攻取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膾乃鼓之使登城將士即相帥蟻附而入癸酉拔滎陽執楊昱諸將三百餘人伏顥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十里無遺鏃之費昨滎陽城下一朝殺傷五百餘人願乞楊昱以快衆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舉兵下都袁昂為吳郡不降每稱其忠節楊昱忠臣奈何殺之此外唯卿等所取於是斬昱所部統帥三十七人皆剖其心而食之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大破之天穆吐没兒皆走慶之進擊

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獲魏東中郎將辛纂魏主將出避顥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顥士衆不多乘虛深入由將帥不得其人故能至此陛下若親帥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顥孤軍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大將軍天穆大丞相榮各使引兵來會掎角進討旬月之間必見成功此萬全之策也魏主從之甲戌魏主北行夜至河內郡北命高道穆於燭下作詔書

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乙亥魏主入河內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顥丙子顥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為侍中車騎大將軍增邑萬户楊椿在洛陽椿弟順為冀州刺史兄子侃為北中郎將從魏主在河北顥意忌椿而以其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敢誅也或勸椿出亡椿曰吾內外百口何所逃匿正當坐待天命耳顥後軍都督侯暄守睢陽為後援魏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宣馳往圍暄晝夜急攻戊寅暄突走擒斬之上黨王天穆等帥衆四萬攻拔大梁分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顥使陳慶之擊之天穆畏顥將北渡河謂行臺郎中濟陰溫子昇曰卿欲向洛為隨我北渡子昇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擊之無不克者大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為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遂引兵渡河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自以無後繼遂降於慶之慶之進

擊大梁梁國皆下之慶之以數千之衆自發銍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顥使黃門郎祖瑩作書遺魏主曰朕泣請梁朝誓在復恥正欲問罪於爾朱出卿於桎梏卿託命豺狼委身虎口假獲民地本是榮物固非卿有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則皇魏再興脫或不然在榮為福於卿為禍卿宜三復富貴可保顥既入洛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齊州刺史沛郡王欣集文武議所從曰北海長樂俱帝室近親今宗社不移我欲受赦諸君意何如在坐莫不失色軍司崔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於梁引寇讎之兵以覆宗國此魏之賊臣亂子也豈唯大王家事所宜切齒下官等皆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等皆曰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光韶亮之從父弟也於是襄州刺史賈思同廣州刺史鄭先護南兖州刺史元暹亦不受顥命思同思伯之弟也顥以冀州刺史元孚為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送其書於魏主陽平王敬先起兵於河橋以

討顥不克而死魏以侍中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爾朱世隆為使持節行臺僕射大將軍相州刺史鎮鄴城魏主之出也單騎而去侍衛後宮按堵如故顥一旦得之號令已出四方人情想其風政而顥自謂天授遽有驕怠之志宿昔賓客近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從南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高道穆兄子儒自洛陽出從魏主魏主問洛中事子儒曰顥敗在旦夕不足憂也爾朱榮聞魏主北出即時馳傳見魏主於

長子行且部分魏主即日南還榮為前驅旬日之間兵衆大集資糧器仗相繼而至六月壬午魏大赦榮既南下并肆不安乃以爾朱天光為并肆等九州行臺仍行并州事天光至晉陽部分約勒所部皆安已丑費穆至洛陽顥引入責以河陰之事而殺之顥使都督宗正珍孫與河內太守元襲據河內爾朱榮攻之上黨王天穆引兵會之壬寅拔其城斬珍孫及襲　魏北海王顥既得志密與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謀叛梁以事難未平

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為之備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知吾虛實連兵四合將何以禦之宜啟天子更請精兵并敕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延明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復為人用乎大權一去動息由人魏之宗廟於斯墜矣顥乃不用慶之言又慮慶之密啟乃表於上曰今河北河南一時克定唯爾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上乃詔諸軍繼進者皆停於境上洛中南兵不滿一萬而羌胡之衆十倍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為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先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鎮顥心憚之不遣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委任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為國計非徒有損於君恐僕并受其責慶之不敢復言爾

朱榮與顥相持於河上慶之守北中城顥自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有夏州義士為顥守河中渚陰與榮通謀求破橋立效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應接不逮顥悉屠之榮悵然失望又以安豐王延明緣河固守而北軍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黄門郎楊侃曰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夏州義士之謀指來應之邪為欲廣施經略匡復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嘗不散而更合瘡愈更戰況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衆謀頓廢乎今四方顒顒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徵發民材多為桴筏間以舟檝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為渡勢首尾既遠使顥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曰今乘輿飄蕩主憂臣辱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指掌可克奈何捨之北歸使顥復得完聚徵兵天下此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曰楊黄門已陳此策當相與議之劉靈助言於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將軍正平楊椝與其族居馬渚自言有小船數艘求為鄉導戊辰榮命車騎將軍爾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為筏自馬渚西硤石夜渡襲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安豐王延明之衆聞之大潰顥失據帥麾下數百騎南走陳慶之收步騎數千結陳東還顥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爾朱榮自追陳慶之會嵩高水漲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鬚髮為沙門間行出汝陰還建康猶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大將軍楊津入宿殿中掃灑宮庭封閉府庫出迎魏主於北邙流涕謝罪帝慰勞之庚午帝入居華林園大赦以爾朱兆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來軍士及隨駕文武諸立義者加五級河北執事之官及河南立義者加三級壬申加大丞相榮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萬户北海王顥自轘轅南出至臨潁從騎分散臨潁縣卒江豐斬之癸酉傳首洛陽臨淮王彧復自歸於魏主安豐王延明攜妻子來犇　乙

亥魏主宴勞爾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來督將於都亭出宮人三百繒錦雜綵數萬匹班賜有差凡受元顥爵賞階復者悉追奪之

元魏之亂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春正月魏征西將軍平陸文侯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為意二月庚午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

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遂持火掠道中新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唱呼動地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初燕燕郡大守高湖犇魏其子謐為侍御史坐法徙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謐孫歡沈深有大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為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帥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秀容劉貴中山賈顯智戶曹史咸陽孫騰外兵史懷朔侯景獄掾善無尉景廣寧蔡儁特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

普通五年　秀容酋長爾朱榮羽健之玄孫也榮神機明決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及五原段榮太安竇泰皆往依之顯度顯智之兄也

六年　初鄭羲之兄孫儼為司徒胡國珍行參軍私得幸於太后人未之知蕭寶寅西討以儼為開府屬太后再攝政儼請奉使還朝太后留之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尚食典御晝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嘗遣宦者隨之

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中書舍人樂安徐紇粗有文學先以諂事趙修坐徙枹罕後還復除中書舍人又諂事清河王懌懌死出為鴈門太守還洛復諂事元乂乂敗太后以儼為懌所厚復召為中書舍人紇又諂事鄭儼儼以紇有智數仗為謀主紇以儼有內寵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號為徐鄭儼累遷至中書令車騎將軍紇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紇有機辯彊力終日治

事略無休息不以為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卧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專好小數見人矯為恭謹遠近輻湊附之給事黃門侍郎袁翻李神軌皆領中書舍人為太后所信任時人云神軌亦得幸於太后衆莫能明也

大通二年春二月　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嬖佞用事政事縱弛威恩不立盜賊蠭起封疆日蹙魏肅宗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為不謹恐左右聞之於帝凡帝所愛信者太后輒以事去之務為壅蔽不使帝知外事通直散騎常侍昌黎谷士恢有寵於帝使領左右太后屢諷之欲用為州士恢懷寵不願出外太后乃誣以罪而殺之有蜜多道人能胡語帝常置左右太后使人殺之於城南而詐懸賞購賊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并肆汾廣恒雲六州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兵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段榮尉景蔡儁先在杜洛周黨中欲圖洛周不果逃犇葛榮又亡歸爾朱榮劉貴先

在爾朱榮所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歡從榮之馬廐廐有悍馬榮命歡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

謀并州刺史元天穆孤之五世孫也與榮善榮兄事之榮常與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兵入洛內誅嬖倖外清羣盜二人皆勸成之榮上書以山東羣盜方熾冀定覆沒官軍屢敗請遣精騎三千東援相州太后疑之報以念生梟戮寶寅就擒醜奴請降關隴已定費穆大破羣蠻絳蜀漸平又北海王顥帥衆二萬出鎮相州不須出兵榮復上書以為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怯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臣愚以為

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宜遣發兵東趣下口以躡其背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輙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滏口以西分據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遂勒兵聚集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徐紇說太后以鐵券閤榮左右榮聞而恨之魏肅宗亦惡儼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行至上黨帝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已陰與太后謀酖帝癸丑帝暴殂甲寅太后立皇女為帝大赦既而下詔稱潘充華本實生女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宜膺大寶百官文武加二階宿衛加三階乙卯釗即位釗始生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貪其幼而立之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上晏駕春秋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翦誅姦佞更立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於今矣乃抗表稱大行皇帝

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酖毒致禍豈有天子不豫初不召醫貴戚大臣皆不侍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又以皇女為儲兩虛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實使姦豎專朝隳亂綱紀此何異掩目捕雀塞耳盜鐘今羣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榮從弟世隆

時為直閤太后遣詣晉陽慰諭榮榮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遣世隆來今留世隆使朝廷得預為之備非計也乃遣之　三月爾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勲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又遣從子天光及親信奚毅倉頭王相入洛與爾朱世隆密議天光見子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等還晉陽榮猶疑之乃以銅為顯祖諸子孫各鑄像唯長樂王像成榮乃起兵發晉陽世隆逃出會榮於上黨靈太后聞之甚

懼悉召王公等入議宗室大臣皆疾太后所為莫肯致言徐紇獨曰爾朱榮小胡敢稱兵向闕文武宿衛足以制之但守險要以逸待勞彼懸軍千里士馬疲弊破之必矣太后以為然以黄門侍郎李神軌為大都督帥衆拒之別將鄭季明鄭先護將兵守河橋武衛將軍費穆屯小平津先護儼之從祖兄弟也榮至河内復遣王相密至洛迎長樂王子攸夏四月丙申子攸與兄彭城王劭弟霸城公子正潛自高渚渡河丁酉會榮於河陽將士咸稱萬歲戊戌濟河子攸即帝位以劭為無上王子正為始平王以榮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鄭先護素與敬宗善聞帝即位與鄭季明開城納之李神軌至河橋聞北中不守即遁還費穆棄衆先降於榮徐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驊騮廐御馬十匹東犇兖州鄭儼亦走還鄉里太后盡召肅宗後宮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髮榮召百官迎車駕己亥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敬宗於河橋庚子榮

遣騎執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沈太后及幼主於河費穆密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横陳既無戰勝之威羣情素不厭服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知公虛實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恐公還北之日未度太行而内變作矣榮心然之謂所親慕容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加芟翦終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曰太后荒淫失道嬖倖弄權殺亂四

海故明公興義兵以清朝廷今無故殲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失天下之望非長策也榮不聽乃請帝循河西至淘渚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皆由朝臣貪虐不能匡弼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元欽儀同三司義陽王略以下死者二千餘人前黄門郎王遵業兄弟居父喪其母敬宗之從母也相帥出迎俱死遵業慧龍之孫也儁爽涉學時人惜其才而譏其躁有朝士百餘人後至榮復以胡騎圍之令曰有能為禪文者免死侍御史趙元則出應募遂使為之榮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皆稱萬歲榮又遣數十人拔刀向行宮帝與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俱出帳外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刹西部高車叱烈殺鬼侍帝側詐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即殺劭及子正又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置之幕下帝憂憤無計使人諭旨於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乃天意

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豈敢妄希天位將軍見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歸將軍宜時正尊號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榮疑未決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姦逆大勲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為像凡四鑄不成功曹參軍燕郡劉靈助善卜筮榮信之靈助言天時人事未可榮曰若我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天命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深自愧悔曰過誤若是唯當以死謝朝廷賀拔岳請殺高歡以謝天下左右皆曰歡雖復愚疎言不思難今四方多事須藉武將請捨之收其後效榮乃止夜四更復迎帝還營榮望馬首叩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即欲向北為遷都之計榮狐疑甚久武衛將軍汎禮固諫辛丑榮奉帝入城帝御太極殿下詔大赦改元建義從太原王將士普加五階在京文官二階武官三階百

姓復租役三年時百官蕩盡存者皆竄匿不出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於闕下洛中士民草草人懷異慮或云榮欲縱兵大掠或云欲遷都晉陽富者棄宅貧者襁負率皆逃竄什不存一二直衛空虛官守曠廢榮乃上書稱大兵交際難可齊壹諸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粉軀不足塞咎乞追贈亡者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為無上皇帝自餘死於河陰者諸王贈三司三品贈令僕五品贈刺史七品以下及白民贈郡鎮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勞問詔從之於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封無上王之子韶為彭城王榮猶執遷都之議帝亦不能違都官尚書元諶爭之以為不可榮怒曰何關君事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諶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諶諶國之宗室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諶罪爾朱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諶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登高見宮

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昨愚闇有北遷之意今見皇居之盛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由是罷遷都之議

庚戌魏賜爾朱榮子乂羅爵梁郡王　五月丁巳朔魏加爾朱榮北道大行臺爾朱榮入見魏主於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貳心帝自起止之因復為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飲之熟醉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輦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為肅宗嬪榮欲敬宗立以為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帝遂從之榮意甚悅榮舉止輕脫喜馳射每入朝見更無所為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日暮罷歸與左右連手蹋地唱回波樂而出性甚嚴暴喜慍無恒刀槊弓矢不離於手每有瞋嫌即

行擊射左右恒有死憂嘗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令相
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辛酉
榮還晉陽帝餞之於邙陰榮令元天穆入洛陽加天穆
侍中録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以行臺郎中
桑乾朱瑞為黄門侍郎兼中書舍人朝廷要害悉用其
腹心為之　魏員外散騎常侍高乾祐之從子也與弟
敖曹季式皆喜輕俠與魏主有舊爾朱榮之向洛也逃
犇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於河濟之間受葛

榮官爵頻破州軍魏主使元欣諭旨乾等乃降以乾為
給事黄門侍郎兼武衛將軍敖曹為通直散騎侍郎榮
以乾兄弟前為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
鄉里敖曹復行抄掠榮誘執之與薛修義同拘於晉陽
敖曹名昂以字行　秋七月乙丑魏加爾朱榮柱國大
將軍録尚書事　初宇文肱從鮮于修禮攻定州戰死
於唐河其子泰在修禮軍中修禮死從葛榮葛榮敗爾
朱榮愛泰之才以為統軍　辛巳以爾朱榮為大丞相
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榮子平昌公文殊樂昌公文暢
並進爵為王
中大通二年秋八月　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遥制朝政樹
置親黨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静大小必知魏主雖受
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究獄榮
聞之不悦帝又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清治選部榮嘗
關補曲陽縣令神儁以階懸不奏别更擬人榮大怒即
遣所補者往奪其任神儁懼而辭位榮使尚書左僕射

爾朱世隆攝選榮啟北人為河南諸州帝未之許太宰
天穆入見面論帝猶不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為國
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啟數
人為州遽不用也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
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
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爾朱皇后性妬忌屢
致忿恚帝遣爾朱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
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即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止自不

為若本自為之臣今亦封王矣帝既外逼於榮內廹皇后恒怏怏不以萬乘為樂唯幸寇盜未息欲使與榮相持及關隴既定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彧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之還以它語亂之曰然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見四方無事奏稱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言已斥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歎其忠榮好獵不捨寒暑列圍而進令士卒必齊壹雖遇險阻不得違避一鹿逸出必數人坐死有一卒見虎而走榮謂曰汝畏死邪即斬之自是每獵士卒如登戰場嘗見虎在窮谷中榮令十餘人空手搏之毋得損傷死者數人卒擒得之以此為樂其下甚苦之太宰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勲業已盛四方無事唯宜修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感傷和氣榮攘袂曰靈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乃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皆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擒

獲即已頂來受國大恩未能混壹海內何得遽言勲業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與兄戒勒士馬校獵嵩高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回軍之際掃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户侯如其不降以數千騎徑度縛取然後與兄奉天子巡四方乃可稱勲耳今不頻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城陽王徽之妃帝之舅女侍中李彧延實之子帝之姊壻也徽彧欲得權寵惡榮為已害日毀榮於帝勸帝除之帝懲河陰之難恐榮終難保由是密有圖榮之意侍中楊侃尚書右僕射元羅亦預其謀會榮請入朝欲視皇后猊乳徽等勸帝因其入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當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洛陽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子才名劭以字行巒

之族弟也時人多以字行者舊史皆因之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猶以榮所親信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爾朱世隆疑帝欲為變乃為匿名書自牓其門云天子與楊侃高道穆等為計欲殺天柱取以呈榮榮自恃其彊不以為意手毀其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榮妻北鄉長公主亦勸榮不行榮不從是月榮將四萬五千騎發并州

時人皆言榮反又云天子必當圖榮九月榮至洛陽帝即欲殺之以太宰天穆在并州恐為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徽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不可保邪先是長星出中台掃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知天文榮問之對曰除舊布新之象也榮甚悅榮至洛陽行臺郎中李顯和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之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故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帝求間帝即下明光殿與語知其至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彧告以毅語榮小女適帝兄子陳留王寬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壻力徽以白帝曰榮慮陛下終為已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耳帝夢手把刀自割落十指惡之告徽及楊侃徽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亦是其類乃吉祥也戊子天穆至洛陽帝出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讌射榮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欲因獵挾天子移都由是帝益疑之辛卯帝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末帝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為況不必死吾寧為

高貴鄉公死不為常道鄉公生帝謂殺榮天穆即赦其黨皆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特為榮所委任具知天下虛實亦不宜留徽及楊侃皆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以為然徽曰榮腰間嘗有刀或能狼戾傷人臨事願陛下起避之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已至中庭事不果壬辰帝忌日癸巳榮忌日甲午榮暫入即詣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帝謀頗泄世隆又以告榮且勸其速發榮輕帝以為無能為曰何忽忽預帝謀者皆懼帝患之城陽王徽曰以生太子為辭榮必入朝因此斃之帝曰后懷孕九月可乎徽曰婦人不及期而產者多矣彼必不疑帝從之戊戌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序聲言皇子生遣徽馳騎至榮第告之榮方與上黨王天穆博徽脫榮帽懽舞盤旋兼殿內文武傳聲趣之榮遂信之與天穆俱入朝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帝令子昇作赦文既成執以出遇榮自外入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敕榮不取視而入帝在東序下西向坐榮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即起趨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同時俱死榮子菩提及車騎將軍爾朱陽觀等三十人從榮入宮亦為伏兵所殺帝得榮手板上有數牒啟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者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遂不可制於是內外喜譟聲滿洛陽城百僚入賀帝登閶闔門下詔大赦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淵將兵鎮北中是夜爾朱世隆奉北鄉長公主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衛將軍賀拔勝與榮黨田怡等聞榮死犇赴榮第時宮殿門猶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有備吾等衆少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為它計怡乃止及世隆走勝遂不從帝甚嘉之朱瑞

雖為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帝亦善遇之故瑞從世隆走而中道逃還榮素厚金紫光祿大夫司馬子如榮死自宮中突出至榮第棄家隨榮妻子走出城世隆即欲還北子如曰兵不厭詐今天下恟恟唯彊是視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遣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亦足示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彊不敢叛散世隆從之己亥攻河橋擒奚毅等殺之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遣

前華陽太守段育慰諭之世隆斬首以徇魏以雍州刺史爾朱天光為侍中儀同三司以司空楊津為都督并肆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經略河汾榮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隨禁於駝牛署榮死帝引見勞勉之兄乾自東冀州馳赴洛陽帝以乾為河北大使敖曹為直閤將軍使歸招集鄉曲為表裏形援帝親送之於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為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敖曹援劒起舞誓以必死冬十月癸卯朔世隆遣爾朱拂律歸將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尚謂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王法無親已正刑書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臣等從太原王入朝忽致寃酷今不忍空歸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哀不自勝羣胡皆慟哭聲振城邑帝亦為之愴然遣侍中朱瑞齎鐵券賜世隆世隆謂瑞曰太原王功格天地赤心奉國長樂不顧信誓枉加屠害今日兩行鐵字何可足信吾為太原王報讎終無降理瑞還白帝帝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即得萬人與拂律歸等戰於郭外拂律歸等生長戎旅洛陽之人不習戰鬬屢戰不克甲辰以前車騎大將軍李叔仁為大都督帥衆討世隆戊申皇子生大赦以中書令魏蘭根兼尚書左僕射為河北行臺定相殿三州皆稟蘭根節度爾朱氏兵猶在城下帝集羣臣

博議皆恇懼不知所出通直散騎常侍李苗奮衣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請以一旅之衆為陛下徑斷河橋城陽王徽高道穆皆以為善帝許之乙卯苗募人從馬渚上流乘船夜下去橋數里縱火船焚河橋倏忽而至爾朱氏兵在南岸者望之爭橋北度俄而橋絶溺死者甚衆苗將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官軍不至爾朱氏就擊之左右皆盡苗赴水死帝傷惜之贈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封河陽侯謚曰忠烈世隆亦收兵北遁丙辰詔行臺源子恭將步騎一萬出西道楊昱將募士八千出東道以討之子恭仍鎮太行丹谷築壘以防之世隆至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拔之殺城中人無遺類以肆其忿唯希質走免詔以前東荆州刺史元顯恭為晉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西道行臺　魏東徐州刺史廣牧斛斯椿素依附爾朱榮榮死椿懼棄州歸汝南王悅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壬申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事長廣王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明曄英之弟子也以兆為大將軍進爵為王世隆為尚書令賜爵樂平王加太傅司州牧又以榮從弟度律為太尉賜爵常山王世隆兄天柱長史彥伯為侍中徐州刺史仲遠為車騎大將軍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仲遠亦起兵向洛陽爾朱天光之克平涼也宿勤明達請降既而復叛北走天光遣賀拔岳討之明達犇東夏岳聞爾朱榮死

不復窮追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與侯莫陳悅亦下隴與岳謀引兵向洛魏敬宗使朱瑞慰諭天光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犇而更立宗室乃頻啟云臣實無異心唯欲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使其下僚屬啟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筭以防之范陽太守盧文偉誘平州刺史侯淵出獵閉門拒之淵屯於郡南為榮舉哀勒兵南向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為淵所敗敬宗以城陽王徽兼大司馬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意謂

榮既死枝葉自應散落及爾朱世隆等兵四起黨衆日盛徽憂怖不知所出性多忌嫉不欲人居已前每獨與帝謀議羣臣有獻策者徽輒勸帝不納且曰小賊何慮不平又靳惜財貨賞賜率皆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故徒有糜費而恩不感物十一月癸酉朔敬宗以車騎將軍鄭先護為大都督與行臺楊昱共討爾朱仲遠乙亥以司徒長孫稚為太尉臨淮王彧為司徒丙子進雍州刺史廣宗公爾朱天光爵為王長廣王亦以天

光為隴西王爾朱仲遠攻西兖州丁丑拔之擒刺史王衍衍肅之兄子也癸未敬宗以右衛將軍賀拔勝為東征都督壬辰又以鄭先護兼尚書左僕射為行臺與勝共討仲遠戊戌詔罷魏蘭根行臺以定州刺史薛曇尚兼尚書為北道行臺鄭先護疑賀拔勝置之營外庚子勝與仲遠戰於滑臺東兵敗降於仲遠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兆雖勇於戰鬬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為穿鼻乃以高歡為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遣使召歡歡遣長史孫騰詣兆辭以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為犄角之勢兆不悅曰還白高晉州吾得吉夢夢與吾先人登高丘丘旁之地耕之已熟獨餘馬蘭先人命吾拔之隨手而盡以此觀之往無不克騰還報歡曰兆狂愚如是而敢為悖逆吾勢不得久事爾朱矣十二月壬寅朔爾朱兆攻丹谷都督崔伯鳳戰

死都督史忤龍開壁請降源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涉渡先是敬宗以大河深廣謂兆未能猝濟是日水不沒馬腹甲辰暴風黃塵漲天兆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華山王鷙斤之玄孫也素附爾朱氏帝始聞兆南下欲自帥諸軍討之鷙說帝曰黃河萬仞兆安得渡帝遂自安及兆入宮鷙復約止衛兵不使鬬帝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帝屢呼之不顧而去兆騎執帝鎖於永寧寺樓

上帝寒甚就兆求頭巾不與兆營於尚書省用天子金鼓設刻漏於庭撲殺皇子汙辱嬪御妃主縱兵大掠殺司空臨淮王彧尚書左僕射范陽王誨青州刺史李延實等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户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它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勲賞兆夢徽謂已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意所夢為實即掩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爾朱世隆至洛陽兆自以為已功責世隆曰叔父在朝日久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劒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爾朱仲遠亦自滑臺至洛戊申魏長廣王大赦爾朱榮之死也敬宗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使襲秀容及兆入洛步蕃南下兵勢甚盛故兆不暇久留亟還晉陽以禦之使爾朱世隆度律彥伯等留鎮洛陽甲寅兆遷敬宗於晉陽兆自於河梁監閱財資高歡聞敬宗向晉陽帥騎東巡以邀之不及因與兆書為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爾朱天光輕騎入洛見世隆等即還雍州初敬宗恐北軍不利欲為南走之計託云征蠻以高道穆為南道大行臺未及發而兆入洛道穆託疾去世隆殺之主者請追李苗封贈世隆曰當時衆議更一二日即欲縱兵大掠焚燒郭邑賴苗之故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復追爾朱榮之死也世隆等徵兵於大寧太守代人房謨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洛陽及兆得志其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謨繫州獄郡中蜀人聞之皆叛安定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遥拜謨先所乘馬安定

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人乘之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爾朱世隆聞之捨其罪以為其府長史北道大行臺楊津以衆少留鄴召募欲自滏口入并州會爾朱兆入洛津乃散衆輕騎還朝爾朱世隆與兄弟密謀慮長廣王毋衛氏干預朝政伺其出行遣數十騎如劫盜者於京巷殺之尋懸牓以千萬錢募賊甲子爾朱兆縊敬宗於晉陽三級佛寺并殺陳留王寬是月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曰兆方急保無它慮遂行歡所親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蕃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於歡歡乃往從之兆時避步蕃南出步蕃至平樂郡歡與兆進兵合擊大破之斬步蕃於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德歡相與誓為兄弟將數十騎詣歡通夜宴飲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

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使者賀拔允時在坐請使歡領之歡拳毆其口折一齒曰平生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事取捨在王而阿鞠泥敢僭易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為誠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田鼠而食之面無穀色徒汙人境內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舊隙兆怒因紹宗趣歡發歡自晉陽出滏口道逢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兆

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它故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之讒自來賜追今不辭渡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水與歡坐幕下陳謝授歡刀引頸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耳今為旁人所構間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復斬白馬與歡為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犇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驍勇兇悍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上馬詣之孫騰牽歡衣歡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腹心念賢領降户家屬別為營歡偽與之善覩其佩刀因取殺之士衆感悅益願附從　斛斯椿復棄汝南王悅犇魏

三年春正月魏右僕射鄭先護聞洛陽不守士衆逃散

遂來犇丙申以先護為征北大將軍魏自敬宗被囚宮室空近百日爾朱世隆鎮洛陽商旅流通盜賊不作世隆兄弟密議以長廣王跡遠又無人望欲更立近親儀同三司廣陵王恭羽之子也好學有志度正光中領給事黄門侍郎以元乂擅權託瘖病居龍華佛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敬宗言王陽瘖將有異志恭懼逃於上洛山洛州刺史執送之繫治久之以無狀獲免關西大行臺郎中薛孝通說爾朱天光曰廣陵王高祖猶子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以為主必天人允叶天光與世隆等謀之疑其實瘖使爾朱彦伯潛往敦諭且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孝通聰之子也二月己巳長廣王至邙山南世隆等為之作禪文使泰山太守遼西竇瑗執鞭獨入啟長廣王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遂署禪文廣陵王奉表三讓然後即位大赦改元普泰黄門侍郎邢子才為赦文敘敬宗枉殺太原王榮之狀節閔帝曰永安手翦彊臣非為

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因顧左右取筆自作赦文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肆眚之科一依常式帝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為明主望致太平庚午詔以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代稱王蓋遞為沖挹自秦以來競稱皇帝予今但稱帝亦已褒矣加爾朱世隆儀同三司贈爾朱榮相國晉王加九錫世隆使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若配世宗於時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為臣不終以此論之無所可配世隆怒曰汝應死季明曰下官既為議首依禮而言不合聖心翦戮唯命世隆亦不之罪以榮配高祖廟庭又為榮立廟於首陽山因周公舊廟而為之以為榮功可比周公廟成尋為火所焚爾朱兆以不預廢立之謀大怒欲攻世隆世隆使爾朱彥伯往諭之乃止初敬宗使安東將軍史仵龍平北將軍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中源子恭鎮河內及爾朱兆南向仵龍文義帥衆先降由是子恭之軍望

風亦潰兆遂乘勝直入洛陽至是爾朱世隆論仵龍文義之功各封千户侯魏主曰仵龍文義於王有功於國無勲竟不許爾朱仲遠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為西兖州刺史先用後表詔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　幽安營并四州行臺劉靈助自謂方術可以動人又推筭知爾朱氏將衰乃起兵自稱燕王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聲言為敬宗復讎且妄述圖讖云劉氏當王由是幽瀛滄冀之民多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為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引兵南至博陵之安國城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鷄至冀州託言調發民馬欲俟高乾兄弟送馬而收之乾等知之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合謀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殺白鷄執刺史元嶷乾等欲推其父翼行州事翼曰和集鄉里我不如封皮乃奉隆之行州事為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仍受劉靈助節度隆之磨奴之族孫也殷州刺史爾朱羽生將五千人襲信都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

擊之乾在城中繩下五百人追救未及敖曹已交兵羽生敗走敖曹馬稍絶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高歡屯壺關大王山六旬乃引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參意旨諸君勿懼也乃將十餘騎與封隆之子子繪潛謁歡於滏口說歡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

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彊之徒不足為明公敵矣鄴州雖小户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辭氣慷慨歡大悅與之同帳寢初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豪俠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卒子元忠繼之家素富多出貸求利元忠悉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時盜賊蠭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元忠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帥宗黨作壘以自保坐大槲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擊却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為趙李所破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爾朱兆殺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容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俊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門

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爾朱耶歡曰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來未時乾已見歡歡紿之曰從叔輩麤何肯來元忠曰雖麤並解事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

為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弭服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山東約勒士卒絲毫之物不聽侵犯每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歡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與有車營租米歡掠取之進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開門納之高敖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為婦人遺以布裙歡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　癸酉魏封長廣

王曄為東海王以青州刺史魯郡王肅為太師淮陽王欣為太傅爾朱世隆為太保長孫稚為太尉趙郡王諶為司空徐州刺史爾朱仲遠雍州刺史爾朱天光並為大將軍并州刺史爾朱兆為天柱大將軍賜高歡爵勃海王徵使入朝長孫稚固辭太傅乃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爾朱兆辭天柱曰此叔父所終之官我何敢受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高歡辭不就徵爾朱仲遠徙鎮大梁復加兗州刺史爾朱世隆之初為僕射也畏爾朱榮之威嚴深自刻厲留心几案應接賓客有開敏之名及榮死無所顧憚為尚書令家居視事坐符臺省事無大小不先白世隆有司不敢行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聽事東西別坐受納辭訟稱命施行公為貪淫生殺自恣及欲收軍士之意汎加階級皆為將軍無復員限自是勳賞之官大致猥濫人不復貴是時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并汾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競為貪暴而仲遠尤甚所

部富室大族多誣以謀反籍沒其婦女財物入私家投其男子於河如是者不可勝數自滎陽以東租稅悉入其軍不送洛陽東南州郡自牧守以下至士民畏仲遠如豺狼由是四方之人皆惡爾朱氏而憚其彊莫敢違也　己丑魏以涇州刺史賀拔岳為岐州刺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為秦州刺史並加儀同三司　魏使大都督侯淵驃騎大將軍代人叱列延慶討劉靈助至固城淵畏其衆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靈

助庸人假妖術以惑衆大兵一臨彼皆恃其符厭豈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不如出營城外詐言西歸靈助聞之必自寬縱然後潛軍擊之往則成擒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聲云欲還丙申簡精騎一千夜發直抵靈助壘靈助戰敗斬之傳首洛陽初靈助起兵自占勝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爾朱氏不久當滅及靈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　夏四月癸丑魏以高歡為大都督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　丙寅魏以侍中驃騎大

將軍爾朱彥伯為司徒　魏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鎮南大將軍斛律金軍主善無庫狄干與歡妻弟婁昭妻之姊夫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為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衆皆憂懼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與都督尉景為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皆號慟聲震郊野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為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反乃急計然當推一人為主誰可者衆共推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為天下笑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庚申起兵於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帥衆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爾朱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擒斬之持羽生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鎮廣阿歡於是抗表罪狀爾朱氏爾朱世隆匿之不通　魏楊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播剛毅椿津謙恭家世孝友緦服同爨男女百口人無間言椿津皆至三公一門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敬宗之誅爾朱榮也播子侃預其謀城陽王徽李彧皆其姻戚也爾朱兆入洛侃逃歸華陰爾朱天光使侃婦父韋義遠招之與盟許貰其罪侃曰彼雖食言死者不過一人猶冀全百口乃出應之天光殺

之時椿致仕與其子昱在華陰椿弟冀州刺史順司空津順子東雍州刺史辯正平太守仲宣皆在洛秋七月爾朱世隆誣奏楊氏謀反請收治之魏主不許世隆苦請帝不得已命有司檢案以聞壬申夜世隆遣兵圍津第天光亦遣兵掩椿家於華陰東西之族無少長者殺之籍沒其家世隆奏云楊氏實反與收兵相拒皆已格殺帝惋悵久之不言而已朝野聞之無不痛憤津子逸為光州刺史爾朱仲遠遣使就殺之唯津子愔於被收

時適出在外逃匿獲免往見高歡於信都泣訴家禍因為言討爾朱氏之策歡甚重之即署行臺郎中　丙戌魏司徒爾朱彥伯以旱避位戊子以彥伯為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彥伯於兄弟中差無過惡爾朱世隆固讓太保魏主特置儀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庚寅以世隆為之斛斯椿譖朱瑞於世隆世隆殺之　魏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恃其彊不以為慮獨爾朱世隆憂之爾朱兆將步騎二萬出井陘趣殷州李元忠棄城

犇信都八月丙午爾朱仲遠度律將兵討高歡九月己卯魏以仲遠為太宰庚辰以爾朱天光為大司馬　孫騰說高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歡疑之騰再三固請乃立勃海太守元朗為帝朗融之子也冬十月壬寅朗即位於信都城西改元中興以歡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高乾為侍中司空高敖曹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孫騰為尚書左僕射河北行臺魏蘭根為右僕射己酉爾朱仲遠度律與驃騎大將軍斛斯椿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勝車騎大將軍賈顯智軍於陽平顯智名智以字行顯度之弟也爾朱兆出井陘軍於廣阿衆號十萬高歡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曉說之兆

執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兆數勝罪將斬之曰爾殺衛可孤罪一也天柱薨爾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勝曰可孤為國巨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為罪乎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寇賊密邇骨肉構隙自古及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高歡將與兆戰而畏其衆彊以問親信都督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

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弒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彊之有歡曰雖然吾以小敵大恐無天命不能濟也韶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爾朱氏外亂天下內失英雄心智者不為謀勇者不為鬬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從者哉韶榮之子也辛亥歡大破兆於廣阿停其甲卒五千餘人　十一月庚辰魏高歡引兵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

四年春正月魏高歡攻鄴為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壬午拔鄴擒劉誕以楊愔為行臺右丞時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於愔及開府諮議參軍崔陵陵逞之五世孫也　二月辛亥魏安定王追謚敬宗曰武懷皇帝甲子以高歡為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三月丙寅以高澄為驃騎大將軍丁丑安定王帥百官入居於鄴爾朱兆與爾朱世隆等互相猜阻世隆卑辭厚禮諭兆欲使之赴洛唯其所欲又請節閔帝納兆女為后兆乃悅并

與天光度律更立誓約復相親睦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毒爾朱而吾等為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為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世隆屢徵天光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曰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坐視宗族夷滅邪天光不得已將東出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衆豈能為敵但能同心

戮力往無不捷若骨肉相疑則圖存之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閏月壬寅天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於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節閔帝以長孫稚為大行臺總督之高歡令吏部尚書封隆之守鄴癸丑出頓紫陌大都督高敖曹將鄉里部曲王桃湯等三千人以從歡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足集事欲割鮮卑兵

千餘人相雜用之何如敖曹曰敖曹所將練習已久前後格鬬不減鮮卑令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不煩更配也庚申爾朱兆帥輕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不克而退壬戌歡將戰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為圓陳連繫牛騎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兆望見歡遥責歡以叛已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歡曰我昔親聞天柱訃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絶矣遂戰歡將中軍高敖曹將左軍歡從父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賀拔勝與徐州刺史杜德於陳降歡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欲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收散卒成軍而去兆還晉陽仲遠犇東郡爾朱彥伯聞度律等敗欲自將兵守河橋世隆不從度律天光將之洛陽大

都督斛斯椿謂都督賈顯度賈顯智曰今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乃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先還世隆使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內之椿至不得入城乃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欲大掠洛邑遷部長安宜先內我以為之備叔淵信之夏四月甲子朔椿等入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可施遂西走至灃波津為人所擒送於椿所椿使行臺長

孫稚詣洛陽奏狀別使賈顯智張歡帥騎掩襲世隆執之彥伯時在禁直長孫稚於神虎門啟陳高歡義功既振請誅爾朱氏節閔帝使舍人郭崇報彥伯彥伯狼狽走出為人所執與世隆俱斬於閶闔門外送其首并度律天光於高歡節閔帝使中書舍人盧辯勞歡於鄴歡使之見安定王辯抗辭不從歡不能奪乃捨之辯同之兄子也爾朱天光之東下也留其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欲與之俱東賀拔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以應高歡計未有所出宇文泰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為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悅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泰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共襲長安泰帥輕騎為前驅顯壽棄城走追至華陰擒之歡以岳為關西大行臺岳以泰為行臺左丞領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之辛巳安定王至邙山高歡以安定王疎遠使僕射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節閔帝之為人欲復奉之蘭根以帝神采高明恐於後難制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陵力勸歡廢之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大僕代人綦毋儁盛稱節閔帝賢明宜主社稷歡欣然是之悛作色曰若言賢明自可待我高王徐登大位廣陵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猶為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歡遂幽節閔帝於崇訓佛寺歡入洛陽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功于時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歡以汝南王悅高祖之子召欲立之聞其狂暴無常乃止時諸王多逃匿尚書左僕射平陽王修懷之子也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見修所親員外散騎侍郎太原王思政問王所在思政曰須知問意椿曰欲立為天子思政乃言之椿從思政見修修色變謂思政曰得無賣我邪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

端何可保也椿馳報歡歡遣四百騎迎修入氊帳陳誠泣下霑襟修讓以寡德歡再拜修亦拜歡出備服御進湯沐達夜嚴警昧爽文武執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勸進表椿入帷門罄折延首而不敢前修令思政取表視之曰便不得不稱朕矣乃為安定王作詔策而禪位焉戊子日武帝即位於東郭之外用代都舊制以黑氊蒙七人歡居其一帝於氊上西向拜天畢入御太極殿羣臣朝賀升閶闔門大赦改元太昌以高歡為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庚寅加高澄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初歡起兵信都爾朱世隆知司馬子如與歡有舊自侍中驃騎大將軍出為南岐州刺史歡入洛召子如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廣州刺史廣寧韓賢素為歡所善歡入洛凡爾朱氏所除官爵例皆削奪唯賢如故以前御史中尉樊子鵠兼尚書左僕射為東南道大行臺與徐州刺史杜德追爾朱仲遠仲遠已出境遂攻元樹於譙丞相歡徵賀拔岳為冀州刺史岳

畏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雖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為腹心之疾且兆萬人雖復敗走猶在并州高王方內撫羣雄外抗勍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俊皆屬心於公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為城黃河為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為啟而不就　壬辰丞相歡還鄴送爾朱度律天光於洛陽斬之　五月丙申魏主酖節閔帝於門下外省詔百司會喪葬用殊禮以沛郡王欣為太師趙郡王諶為太保南陽王寶炬為太尉長孫稚為太傅寶炬愉之子也丞相歡固辭天柱大將軍戊戌許之己酉清河王亶為司徒侍中河南高隆之本徐氏養子丞相歡命以為弟恃歡勢驕狎公卿南陽王寶炬毆之曰鎮兵何敢爾魏主以歡故六月

丁卯黜寶炬為驃騎大將軍歸第　魏主避廣平武穆王之諱改謚武懷皇帝曰孝莊皇廟號敬宗　秋七月庚子魏復以南陽王寶炬為太尉　壬寅魏丞相歡引兵入滏口大都督庫狄干入井陘擊爾朱兆庚戌魏主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高隆之帥步騎十萬會丞相歡於太原因以隆之為丞相軍司歡軍於武鄉爾朱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并州平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　冬十一月甲辰魏殺安定王朗東海王曄己酉以汝南王悅為侍中大司馬　魏主以汝南王悅屬近地尊丁亥殺之　十二月魏主納丞相歡女為后命太常卿李元忠納幣於晉陽歡與之宴論及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歡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求建義處歡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畏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歡須大笑歡悉其雅意深重之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隘出入寇掠魏丞

相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都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

五年春正月魏竇泰奄至爾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谷嶺衆並降散兆逃於窮山命左右西河張亮及蒼頭陳山提斬已首以降皆不忍兆乃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歡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擒爾朱榮妻子及兆餘衆詣歡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二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蔣予林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三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三上

宋 袁樞 撰

魏分東西

梁武帝中大通四年魏高歡之討爾朱氏也爾朱仲遠來奔仲遠帳下都督喬寧張子期自滑臺詣歡降歡責之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州爲逆汝爲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事天子則不忠事仲遠則無信犬馬尚識飼之者汝曾犬馬之不如遂斬之

五年春正月魏侍中斛斯椿聞喬寧張子期之死內不自安與南陽王寶炬武衛將軍元毗王思政密勸魏王圖丞相歡毗遵之玄孫也舍人元士弼又言歡受詔不敬帝由是不悅椿勸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閤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四方驍勇者充之帝數出遊幸椿自部勒別爲行陳由是朝政軍謀帝專與椿決之帝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又出

侍中賀拔勝爲都督三荆等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欲倚勝兄弟以敵歡歡益不悅侍中司空高乾之在信都也遭父喪不暇終服及孝武帝即位表請解職行喪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乾雖求退不謂遽見許既去内侍朝政多不關預居常怏怏帝既貳於歡冀乾爲已用常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復建殊効相與雖則君臣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貳時事出倉

猝且不謂帝有異圖遂不固辭亦不以啟歡及帝置部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勲賢而招集羣小數遣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爲荆州外示疎忌實欲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啟歡歡召乾詣并州面論時事乾因勸歡受魏禪歡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令司空復爲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歡屢啟請帝不許乾知變難將起密啟歡求爲徐州二月辛酉以乾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三月高乾將之徐州魏主聞其漏泄機事乃詔丞相歡曰乾邕與朕私有盟約今乃反覆兩端歡聞其與帝盟亦惡之即取乾前後數啟論時事者遣使封上帝召乾對歡使責之乾曰陛下自立異圖乃謂臣爲反覆人主加罪其可辭乎遂賜死帝又密敕東徐州刺史潘紹業殺其弟敖曹敖曹先聞乾死伏壯士於路執紹業得敕書於袍領遂將十餘騎奔晉陽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敖曹兄仲密爲光州刺史帝敕青州斷其歸路仲密亦間行奔晉陽仲密名慎以字行　秋七月壬辰魏以廣陵王欣爲大司馬趙郡王諶爲太師庚戌以前司徒賀拔允爲太尉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丞相歡聞岳使至甚喜曰賀拔公詎憶吾邪與景歃血約與岳爲兄弟景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

至關不及而返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乜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衆未有所屬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功也岳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加泰武衛

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爲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馬爲名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乜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唯曹泥附於歡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岳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累日卒表用之

冬十二月魏丞相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彊右丞翟嵩曰嵩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歡又使長史侯景招撫紇豆陵伊利伊利不從

六年春正月壬辰魏丞相歡擊伊利於河西擒之遷其部落於河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爲國純臣王忽伐之詎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　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武川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

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武川雷紹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悅誘岳入營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壻元洪景拔刀斬岳岳左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衆以爲然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屯水洛城岳衆散還平涼趙貴詣悅請岳尸葬之悅許之岳既死悅軍中皆相賀行臺郎中薛憕私謂所親曰悅才略素寡輒害良將吾屬今爲人虜矣何賀之有憕真度之從孫也岳衆未有

所屬諸將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長推使總諸軍洛素無威畧不能齊衆乃自請避位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豫未決都督盛樂杜朔周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衆乃使朔周馳至夏州召泰泰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留前太中大夫潁川韓褒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侯莫陳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以爲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夏州首望都督彌姐元進陰謀應悅泰知之與帳下都督高平蔡祐謀執之祐曰元進會當反噬不如殺之泰曰汝有大決乃召元進等入計事泰曰隴賊逆亂當與諸人戮力討之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祐即被甲

持刀直入瞋目謂諸將曰朝謀夕異何以爲人今日必斷姦人首舉坐皆叩頭曰願有所擇祐乃叱元進斬之并誅其黨因與諸將同盟討悅泰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以我爲父乎泰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令杜朔周帥衆先據彈箏峽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奈何助賊爲虐乎撫而遣之遠近悅附泰聞而嘉之朔周本姓赫連曾祖庫多汗避難改焉奉命復其舊姓名之曰達丞相歡使侯景招撫岳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遂還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皆悲喜歡復使侯景與散騎常侍代郡張華原義寧太守太安王基勞泰泰不受欲劫留之曰留則共享富貴不然命在今日華原曰明公欲脅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所懼也泰乃遣之基還言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魏主聞岳死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

岳軍召還洛陽并召侯莫陳悅毗至平涼軍中已奉宇文泰為主悅既附丞相歡不肯應召泰因元毗上表稱臣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權掌軍事奉詔召岳軍入京今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卒多是西人顧戀鄉邑若逼令赴闕悅躡其後歡邀其前恐敗國殄民所損更甚乞少賜停緩徐事誘導漸就東引魏主乃以泰為大都督即統岳兵初岳以東雍州刺史李虎為左廂大都督岳死虎奔荊州說賀拔勝使

收岳衆勝不從虎聞宇文泰代岳統衆乃自荊州還赴之至閿鄉為丞相歡別將所獲送洛陽魏主方謀取關中得虎甚喜拜衛將軍厚賜之使就泰虎歆之玄孫也泰與悅書責以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微行薄賀拔公薦君為隴右行臺又高氏專權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乞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闕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若首鼠兩端吾則指日相見魏主問泰以安秦隴之策泰表言宜召悅授以內官或處以瓜涼一藩不然終為後患原州刺史史歸素為賀拔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為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助歸鎮原州泰遣都督侯莫陳崇帥輕騎一千襲之崇乘夜將十騎直抵城下餘衆皆伏於道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即入據城門高平令隴西李賢及弟遠穆在城中為崇內應於是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擒歸及次安伯和等歸于平涼泰表崇行原州

事三月泰引兵擊悅至原州衆軍畢集　夏四月魏南秦州刺史隴西李弼說侯莫陳悅曰賀拔公無罪而公害之又不撫納其衆今奉宇文夏州以來聲言為主報讎此其勢不可敵也宜解兵謝之不然必及禍悅不從宇文泰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為都督鎮原州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雪深二尺泰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聞之退保略陽留萬人守水洛泰至水洛即降泰遣輕騎數百趣略陽悅退保上邽召李

弼與之拒泰弼知悅必敗陰遣使詣泰請為內應悅棄州城南保山險弼謂所部曰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輩何不裝束弼妻悅之姨也衆咸信之爭趣上邽弼先據城門以安集之遂舉城降泰泰即以弼為秦州刺史其夜悅出軍將戰軍自驚潰悅性猜忌既敗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子及謀殺岳者七八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槃桓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依曹泥悅從之自乘驢令左右皆步從欲自山中趣靈州宇文泰使原州都督賀拔頡追之悅望見追騎縊死於野泰入上邽引薛憕為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泰秋毫不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悅黨豳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有衆數萬泰遣都督中山劉亮襲之定兒以大軍遠不為備亮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自將二千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衆猝見亮至駭愕不知所為亮麾兵斬定兒遥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莫敢動先是故氐王楊紹先乘魏亂逃歸武興復稱王涼州刺史李叔仁為其民所執氐羌吐谷渾所在蜂起自南岐至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宇文泰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蚝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元鎮渭州衛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豳涇東秦岐四州之粟以給軍楊紹先懼稱藩送妻子為質夏州長史于謹言於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廹於羣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丞相歡聞泰定秦隴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泰不受封其書使都督濟北張軌獻於魏主斛斯椿問軌曰高歡逆謀行路皆知之人情所恃唯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賀拔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椿曰誠如君言真可恃也魏主命泰發二千騎鎮東雍州助為埶援仍命泰稍引軍而東泰以大都督武川梁禦為雍州刺史使將步騎五千前行先是丞相歡遣其都

督太安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坂以救侯莫陳悅雍州刺史賈顯度以舟迎之梁禦見顯度說使從泰顯度即出迎禦禦入據長安魏主以泰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泰乃以寇洛為涇州刺史李弼為秦州刺史前略陽太守張獻為南岐州刺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不受代泰遣輕騎襲而擒之侍中封隆之言於丞相歡曰斛斯椿等今在京師必搆禍亂隆之與僕射孫騰爭尚魏主妹平原公主

公主歸隆之騰泄其言於椿椿以白帝隆之懼逃還鄉里歡召隆之詣晉陽會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懼罪亦逃就歡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帝以斛斯椿兼領軍改置都督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鷙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奪其管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歡黨也帝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舉儁罪以汝陽王叔昭代之歡上言儁勲重不可解奪汝陽懿德當受大藩臣弟永寶猥任定州宜避賢路帝不聽五月丙子魏主增置勲府庶子廂別六百人又增騎官廂別二百人魏主欲伐晉陽辛卯下詔戒嚴云欲自將伐梁發河南諸州兵大閱於洛陽南臨洛水北際邙山帝戎服與斛斯椿臨觀之六月丁巳魏主密詔丞相歡稱宇文黑獺賀拔勝頗有異志故假稱南伐潛為之備王亦宜共為形援讀訖燔之歡表以為荆雍將有逆謀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等將兵四萬自來違津渡領軍將軍婁昭等將兵五萬以討荆州冀州

刺史尉景等將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分帝知歡覺其變乃出歡表命羣臣議之欲止歡軍歡亦集并州僚佐共議還以表聞仍云臣為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臣若敢負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丁卯帝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陽湖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儀同三司賈顯智為濟州刺史帥豫州刺史斛斯元壽東趣濟州元壽椿之弟也蔡儁不受代

帝愈怒辛未帝復録洛中文武議意以答歡且使舍人溫子昇為敕賜歡曰朕不勞尺刃坐為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近慮宇文為亂賀拔應之故戒嚴欲與王俱為聲援今觀其所為更無異迹東南不賓為日已久今天下户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為誰頃高乾之死豈獨朕意王忽對昇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輕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

者為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勲人豈出佞人之口去歲封隆之叛今年孫騰逃去不罪不送誰不怪王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啟云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若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為他人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為王殺幽辱虀粉了無遺恨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至此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遣散騎侍郎河東柳慶見泰於高平共論時事泰請奉迎輿駕慶復命帝復私謂慶曰朕欲向荆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宇文泰才略可依荆州地非要害南迫梁冦臣愚未見其可帝又問

閤内都督宇文顯和顯和亦勸帝西幸時帝廣徵州郡兵東郡太守河東裴俠帥所部詣洛陽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廵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初丞相歡以為洛陽久經喪亂欲遷都於鄴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為萬世之

基王既功存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乃止至是復謀遷都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運入鄴城帝又敕歡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絶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使蔡儁受代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矣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不武為社稷宗廟之計欲止不能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相為惜之歡上表極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惡帝以廣寧太守廣寧任祥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祥棄官走渡河據郡待歡帝乃敕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制書數歡咎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太保掾范陽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兖豫西引關中帶甲百萬觀釁而動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帝以宇文泰兼尚書僕射爲

關西大行臺將妻以馮翊長公主謂泰帳內都督秦郡楊荐曰卿歸語行臺遣騎迎我以荐為直閤將軍泰以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將輕騎一千赴洛又遣荐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丞相歡名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晉陽命長史崔暹佐之暹挺之族孫也歡勒兵南出告其衆曰孤以爾朱擅命建大義於海內奉戴主上誠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構以忠為逆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敖曹為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弘農賀拔勝軍於汝水秋七月己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為前驅陳於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渡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它變椿若渡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

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為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帝使斛斯椿與行臺長孫稚大都督頻川王斌之鎮虎牢行臺長孫子彥鎮陜賈顯智斛斯元壽鎮滑臺斌之鑒之弟子彥稚之子也歡使相州刺史竇泰趣滑臺建州刺史韓賢趣石濟竇泰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於歡引軍退軍司元虛覺

之馳還請益師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戰死北中郎將田怙為歡內應歡潛軍至野王帝知之斬怙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申誠欵帝不報丙午歡引軍渡河魏主問計於羣臣或欲奔梁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計未決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弃椿還紿帝云高歡兵已至丁未帝遣使召椿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瀍西南陽王別舍沙門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衆知帝將西出其夜亡者過半亶湛亦逃歸湛深之子也武衛將軍雲中獨孤信單騎追帝帝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戊申帝西奔長安李賢遇帝於崤中己酉歡入洛陽舍於永寧寺遣領軍婁昭等追帝請帝東還長孫子彥不能守陜棄城走高敖曹帥勁騎追帝至陜西不及帝鞭馬長驚糧漿乏絕三二日間從官唯飲澗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帝悅復一村十年至

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飢渴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脫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衆莫能對兼尚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聞及乘輿西幸若即追隨恐迹同佞黨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無所逃罪歡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羣佞用事卿等嘗有一言諫爭乎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歸乃收雄及開府

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吏部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廞兼
度支尚書天水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孝芬子
司徒從事中郎猷間行入關魏主使以本官奏門下事
歡推司徒清河王亶為大司馬承制決事居尚書省宇
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奉迎帝循河西行謂禦
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
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帝謁見於東陽驛
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

帝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
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士皆呼萬歲
遂入長安以雍州廨舍為宮大赦以泰為大將軍雍州
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三尚書分掌
機事以行臺尚書毛遐周惠達為之時軍國草創二人
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泰尚馮翊長公主拜
駙馬都尉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
諮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
聞魏主西奔慙曰魏亦應天象耶　辛酉魏丞相歡自
追迎魏主戊辰清河王亶下制大赦歡至弘農九月乙
巳使行臺僕射元子思帥侍官迎帝己酉攻潼關克之
擒毛鴻賓進屯華陰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以城降歡
賀拔勝使長史元頴行荊州事守南陽自帥所部西赴
關中至淅陽聞歡已屯華陰欲還行臺左丞崔謙曰今
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於行在然後與
宇文行臺同心戮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

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
遂還歡退屯河東使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
督庫狄溫守封陵築城於蒲津西岸以薛紹宗為華州
刺史使守之以高敖曹行豫州事歡自發晉陽至是凡
四十啟魏主皆不報歡乃東還遣行臺侯景等引兵向
荊州荊州民鄧誕等執元頴以應景賀拔勝至景逆擊
之勝兵敗帥數百騎來奔　魏主之在洛陽也密遣閤
內都督河南趙剛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帥兵入援兵

未及發魏主西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更無言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為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即帥衆赴關中侯景引兵逼穰城東荆州民楊祖歡等起兵應之以其衆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沒蠻中冬十月丞相歡至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於孝武帝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

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帝亦不答歡乃集百官耆老議所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蹕歡醜之乃託以孝昌以來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為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立清河世子善見為帝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輕騎南走歡追還之丙寅孝靜帝即位於城東北時年十一大赦改元天平　魏宇文泰進軍攻潼關斬薛瑜虜其卒七千人還長安進位大丞相東魏行臺薛脩義等渡河據楊氏壁魏司空參軍河東薛端糾帥村民擊卻東魏兵復取楊氏丞相泰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　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為鎮北將軍帥衆伐東魏庚午東魏以咸陽王坦為太尉坦樹之弟也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即行丙子東魏主發洛陽四十萬户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上非陪從者盡令乘驢歡留後部分事畢還晉陽改司州為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為洛州刺史鎮洛

陽以行臺尚書司馬子如為尚書左僕射與右僕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詔以遷民貲產未立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十一月兖州刺史樊子鵠據瑕丘以拒東魏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帥衆就之庚寅東魏主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為司州牧魏郡太守為魏尹是時六坊之衆從孝武帝西行者不及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賜帛以供衣服乃於常調之外隨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供國用　十

二月魏丞相泰遣儀同李虎李弼趙貴擊曹泥於靈州

魏孝武帝復與丞相泰有隙帝飲酒遇酖而殂泰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　東魏高敖曹侯景兵至荆州魏荆州刺史獨孤信兵少不敵與都督楊忠皆來犇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魏文帝即位於城西大赦改元大統　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先附侯莫陳悅悅死丞相泰攻之不能克與盟而罷道元世居懷朔與東魏丞相歡善又母兄皆在鄴由是常與歡通泰欲

擊之道元帥所部三千戶西北渡烏蘭津抵靈州靈州刺史曹泥資送至雲州歡聞之遣資糧迎候拜車騎大將軍道元至晉陽歡始聞孝武帝之喪啟請舉哀制服東魏主使羣臣議之太學博士潘崇和以為君遇臣不以禮則無制服是以湯之民不哭桀周武之臣不服紂國子博士衛既隆李同軌議以為高后於永熙離絶未彰宜為之服東魏從之　李虎等攻靈州凡四旬曹泥請降　己酉魏進丞相略陽公泰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王泰固辭王爵及錄尚書乃封安定公以尚書令斛斯椿為太保廣平王贊為司徒己巳東魏以丞相歡為相國假黄鉞殊禮固辭　東魏大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帥大都督竇泰太州刺史韓軌等攻潼關魏丞相泰軍於霸上子如與軌回軍從蒲津宵濟攻華州刺史王羆合戰破之子如等遂引去夏四月元慶和攻東魏城父丞相歡遣高敖曹帥三萬人趣項竇泰帥三萬人趣城父侯景帥三萬人趣彭城

以任祥為東南道行臺僕射節度諸軍　秋七月魏下詔數高歡二十罪且曰朕將親揔六軍與丞相掃除凶醜歡亦移檄於魏謂宇文黑獺斛斯椿為逆徒且言今分命諸將領兵百萬刻期西討

二年春正月甲子東魏丞相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為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　魏靈州刺史曹泥復叛歸東魏　秋七月

魏降將賀拔勝等北還壺口十二月丁丑東魏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竇泰趣潼關

三年春正月東魏丞相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魏丞相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犄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常為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

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灞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渡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以為然庚戌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魏主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自風陵渡丞相泰出馬拔澤擊竇泰大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氷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代人薛孤延為殿一日之中砍十五刀歡乃得免丞相泰亦引軍還高敖曹自商山轉鬬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順陽人杜密

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岳及猛略杜密走歸敖曹敖曹以為鄉導而攻之敖曹被流矢通中者三殞絕良久復上馬免冑巡城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拒之仲遵傷目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杜密為洛州刺史敖曹創甚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丞相歡聞之即以高季式為濟州刺史敖曹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竇泰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敖曹不忍棄衆力

戰全軍而還以泉企泉元禮自隨泉仲遵以傷重不行企私戒二子曰吾餘生無幾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在東遂虧臣節元禮於路逃還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　夏五月魏以賀拔勝為大帥　秋七月獨孤信北還與楊忠皆至長安　魏宇文深勸丞相泰取恒農八月丁丑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以北雍州刺史于謹為前鋒攻盤豆拔之戊子至恒農庚寅拔之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俘其戰士八千時河北諸

城多附東魏左丞楊樹自言父猛嘗為邵郡白水令識其豪傑請往說之以取邵郡泰許之樹乃與土豪王覆憐等舉兵收邵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之表覆憐為郡守遣諜說諭東魏城保旬月之間歸附甚衆　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恒農歡右長史薛俶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冐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丞相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羆語使者曰老羆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

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寶泰愎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

理昭然何為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瀌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癸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兵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為陳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猘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鬬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

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為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樹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渡河船去岸遠歡跨橐駝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為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

軍李弼等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高敖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己酉魏行臺官景壽等向洛陽東魏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賊匿尸間賢自按檢收鎧仗賊欻起斫之斷脛而卒魏復遣行臺馮翊王季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萬赴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趣三荆賀拔勝李弼圍蒲坂東魏丞相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傅刃於其腹今又稱兵西上

吾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衆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衆邀之斬獲甚衆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丞相泰以珍為平陽太守祥為行臺郎中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為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首送長安署為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欵猶為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與其弟慎固辭不受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儀同三司薛脩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祖業不從脩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魏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引兵至城下脩義開府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走丞相歡以脩義為晉州刺史獨孤信至新安高敖曹

引兵北渡河信逼洛陽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孝武帝之西遷也散騎常侍河東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既西吾不可以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石嶺獨孤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士流散唯河東柳虬在陽城裴諏之在潁川信俱徵之以虬為行臺郎中諏之為開府屬東魏潁川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迄舉城降魏魏都督梁迴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侍郎鄭偉起兵陳留攻東魏梁州執其刺史鹿永吉前

大司馬從事中郎崔彥穆攻滎陽執其太守蘇淑與廣州長史劉志皆降於魏偉先護之子也丞相泰以偉為北徐州刺史彥穆為滎陽太守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攻潁川丞相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遼西怡峰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陽翟雄等軍已去潁川三十里祥帥衆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為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彼與任祥合兵攻潁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没吾輩

坐此何為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為陳以待雄等至合戰大破之雄走趙育請降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與怡峰乘勝逼之祥退保宛陵貴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陽州刺史那椿以州降魏魏以貴為開府儀同三司是云寶趙育為車騎大將軍都督杜陵韋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孝寬名叔裕以字行　丙子東魏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万俟普為太尉　十二月魏行臺楊白駒與東魏陽川刺史段粲戰於蓼塢魏師敗績　魏荆州刺史郭鸞攻東魏東荆州刺史清都慕容儼儼晝夜拒戰二百餘日乘間出擊鸞大破之時河南諸州多失守唯東荆獲全河間邢磨納范陽盧仲禮仲禮從弟仲裕等皆起兵海隅以應魏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濮陽民杜靈椿等為盜聚衆近萬人攻城剽野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

路文徒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内之郡不奉詔命又不侵境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四年春二月東魏大都督善無賀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韋子粲降之丞相泰滅子粲之族東魏大行臺侯景

等治兵於虎牢將復河南諸州魏梁迴韋孝寬趙繼宗皆棄城西歸侯景攻廣州數旬未拔聞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行洛州事盧勇請進觀形勢乃帥百騎至大隗山遇魏師日已暮勇多置幡旗於樹顛夜分騎為十隊鳴角直前擒魏儀同三司程華斬儀同三司王征蠻而還廣州守將駱超遂以城降東魏丞相歡以勇行廣州事勇辯之從弟也於是南汾潁豫廣四州復入東魏

三月辛酉東魏丞相歡以沙苑之敗請解大丞相詔許之頃之復故

秋七月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于金墉太師歡帥大軍繼之景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將如洛陽拜園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儀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奚武帥千騎為前驅八月庚寅丞相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衆送恒農泰進軍灋東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為陳北據河橋南據邙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

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北豫州刺史高永樂歡之從祖兄子也與敖曹有怨閉門不受敖曹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敖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敖曹所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追者斬其首去高歡聞之如喪肝膽杖高永樂二百贈敖曹太師大司馬太尉泰賞殺敖曹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比及周

亡猶未能足魏又殺東魏西兖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初歡以万俟普尊老特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邙山之戰諸軍北度橋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為回洛是日東西魏置陳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峰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

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儀同三司李虎念賢等為後軍見信等退即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舉長矟左右橫擊一舉輒踣數人陷陳既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平東將軍蔡祐下馬步鬬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魏主至恒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在恒農者相與閉門拒守丞相泰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泰於恒農夜見泰泰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泰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勲我當代其論叙泰留王思政鎮恒農除侍中東道行臺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奉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收

降卒以拒還兵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青雀日與之戰大都督侯莫陳順擊賊屢破之賊不敢出順崇之兄也扶風公王羆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衆感其言皆無異志魏主留閬鄉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為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直散騎常侍吳郡陸通諫曰賊逆謀

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蠆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為信然益當驚擾今軍雖疲弊精銳尚多以明公之威摠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泰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渡渭與泰會攻青雀破之太保梁景睿以疾留長安與青雀通謀泰殺之東魏太師歡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津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崤不及而還歡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焚城中室屋俱盡歡毀金墉而還東魏之遷鄴也主客郎中裴讓之留洛陽獨孤信之敗也讓之弟諏之隨丞相泰入關為大行臺倉曹郎中歡囚讓之兄弟五人讓之曰昔諸葛亮兄弟事吳蜀各盡其心況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為也明公推誠待物物亦歸心若用猜忌去霸業遠矣歡皆釋之九月魏主入長安丞相泰還屯華州　冬十月魏歸高敖曹竇泰莫多婁貸文之首於東魏　十二

月魏是云寶襲洛陽東魏洛州刺史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於是自襄廣以西城鎮復為魏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為防蠻都督積功至北華州刺史孝武帝西遷長壽帥其徒拒東魏魏以長壽為廣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殺之其子延孫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魏之貴臣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延孫資遣衛送使達關中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魏以延孫為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

事廣州刺史延孫以澄清伊洛為己任魏以延孫兵少更以長壽之壻京兆韋灋保為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助之灋保名祐以字行既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獨孤信之入洛陽也欲繕脩宮室使外兵郎中天水權景宣帥徒兵三千出採運會東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間道西走與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洛陽以南尋亦西附丞相泰即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諸軍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為其長史楊伯蘭所殺韋灋保即引

兵據延孫之柵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陽州刺史牛道恒誘魏邊民魏南兖州刺史韋孝寬患之乃詐為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使說人遺之於琛營琛果疑道恒孝寬乘其猜阻出兵襲之擒道恒及琛崤澠遂清東道行臺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詔加都督汾晉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

六年春二月東魏大行臺侯景出三鵶將復荆州魏丞相泰遣李弼獨孤信各將五千騎出武關景乃還

夏五月乙酉魏行臺宮延和陝州刺史宮延慶降於東魏東魏以河北馬場為義州以處之

八年春三月魏初置六軍　秋八月東魏丞相歡擊魏入自汾絳連營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政守玉壁以斷其道歡以書招思政曰若降當受以并州思政復書曰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得冬十月己亥歡圍玉壁九日遇大雪士卒飢凍多死者遂解圍去魏遣太子欽鎮蒲坂丞相泰出軍蒲坂至皂莢聞歡退渡汾追之不及

十一月東魏以可朱渾道元為并州刺史

九年春二月壬申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為侍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澄匿暹為之固請歡曰我匄其命須與苦手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陳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復相見元康為之言於歡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於它人歡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戍仲密遣信報之季式走告歡

歡待之如舊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為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瀍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度河據邙山為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瀍曲夜登邙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陳

以待之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為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佯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詹諸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齗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為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泰為中軍中山公趙貴為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為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

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為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大

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為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

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使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為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為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遂東歸泰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泰敗乃使守恒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脩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丞相泰求自貶魏主不許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唯耿令貴與太子武衛率王胡仁都督王文達力戰功多泰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以州有優劣

使探籌取之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為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為恩旨既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啟丞相歡而罷之　夏四月丞相泰使諜潛入虎牢令守將魏光固守侯景獲之改其書云宜速去縱諜入城

光宵遁景獲高仲密妻子送鄴北豫洛二州復入于東魏五月壬辰東魏以克復虎牢降死罪已下囚惟不赦高仲密家丞相歡以高乾有義勲高昂死王事季式先自告皆為之請免　乙未以侯景為司空

中大同元年秋八月魏徙并州刺史王思政為荆州刺史使之舉諸將可代鎮玉壁者思政舉晉州刺史韋孝寬丞相泰從之東魏丞相歡悉奉山東之衆將伐魏癸巳自鄴會兵於晉陽九月至玉壁圍之以挑西師西師不出　冬十月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為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

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遥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為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禄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珽瑩之子也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人共為一塚歡智力皆困因

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先是歡別使侯景將兵趣齊子嶺魏建州刺史楊𢖍鎮車箱恐其寇邵郡帥騎禦之景聞𢖍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還河陽庚戌歡使段韶從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會晉陽魏以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時人以王思政為知人十二月己卯歡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東魏主許之歡之自玉壁歸也軍中詭言韋孝寬以定功弩射

殺丞相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殞歡聞之勉至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歡自和之哀感流涕

大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

二年夏四月甲戌東魏遣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大都督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潁川思政命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岳兵敗走岳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

三年夏四月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兵助之道路相繼踰年猶不下山鹿忠武公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頹岳悉衆分休迭進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涌懸釜而炊太師泰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北皆為陂澤兵至穰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燕郡景惠公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

見東北塵起同入艦坐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纜斷飄舡徑向城城上人以長鈎牽舡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豐生游水向土山城上人射殺之　五月東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城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為功澄從之戊寅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　六月長社城中無鹽人病攣腫

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王思政帥衆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都督駱訓曰公常語訓等汝齎我頭出降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令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通直散騎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執手申意牽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及城陷纔三千人卒無叛者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川為鄭州禮遇思政甚重西閤祭酒盧潛曰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曾孫也初思政屯襄陽欲以長社為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啟陳於太師泰并致書於淅州刺史崔猷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

頓兵襄城為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為患仲見泰具以啟聞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之猷孝芬之子也侯景之南叛也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使諸將分守諸城及潁川陷泰以諸城道路阻絕皆令拔軍還

高氏篡東魏 北齊

梁武帝大清元年　東魏靜帝美容儀膂力過人能拔石獅子踰宮牆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始獻武王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每侍宴俯伏上壽帝設灋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承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及澄當國倨慢頓甚使中書黃門郎崔季舒察帝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之澄與季舒書曰癡人比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宜用心

檢校帝嘗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勿走馬大將軍嗔澄嘗侍飲酒舉大觴屬帝曰臣澄勸陛下酒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勞帝帝亦謝焉賜季舒絹百匹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常侍侍講頴川荀濟知帝意乃與祠部郎中元瑾長秋卿劉思逸華山

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濟北王徽等謀誅澄大器鷙之子也帝謬為敕問濟曰欲以何日開講乃詐於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以告澄澄勒兵入宮見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為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亡無日我身且不暇惜況於妃嬪必欲弑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堂壬辰烹濟等於市初濟少居江東博學能文與上有布衣之舊知上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於盾鼻上磨墨檄之上甚不平及即位或薦之於上上曰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也濟上書諫上崇信佛澧為塔寺奢費上大怒欲集朝衆斬之朱异密告之濟逃奔東魏澄為中書監欲用濟為侍讀獻武王曰我愛濟欲全之故不用濟濟入宮必敗澄固請乃許之及敗侍

中楊遵彥謂之曰衰暮何苦復爾濟曰壯氣在耳因下辯曰自傷年紀摧頹功名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澄欲宥其死親問之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有司以濟老病鹿車載詣東市并焚之澄疑諮議溫子昇知瑾等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既成餓於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遊道收瘞之澄謂遊道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以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乃知卿真是重故舊尚節義

之人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九月辛丑澄還晉陽

二年夏四月甲辰東魏進大將軍勃海王澄位相國封齊王加殊禮丁未澄入朝於鄴固辭不許澄名將佐密議之皆勸澄宜膺朝命獨散騎常侍陳元康以為未可澄由是嫌之崔暹乃薦陸元規為尚行臺郎以分元康之權　秋七月東魏大將軍澄詣鄴辭爵位殊禮且請立太子澄謂濟陰王暉業曰比讀何書暉業曰數尋

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　八月辛卯東魏立皇子長仁為太子勃海文襄王高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貶退與澄言無不順從澄輕之常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書亦何可解洋為其夫人趙郡李氏營服玩小佳澄輒奪取之夫人或恚未與洋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吝惜澄或愧不取洋即受之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時袒跣奔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為爾漫戲其實蓋欲習勞也澄獲衡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為膳奴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澄在鄴居北城東柏堂嬖琅邪公主欲其往來無間侍衛者常遣出外辛卯澄與散騎常侍陳元康吏部尚書侍中楊愔黃門侍郎崔季舒屏左右謀受魏禪署擬百官蘭京進食澄却之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當急殺之京聞之寘刀盤下冐言進食澄怒曰我未索食何為遽來京揮刀曰來殺汝

澄自投傷足入於床下賊去床弑之惜狼狽走出遺一靴季舒匿於廁中元康以身蔽澄與賊爭刀被傷腸出庫真王紘冐刃禦賊紇奚舍樂鬬死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聞之神色不變指麾部分入討羣賊斬而臠之徐出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內外莫不驚異洋秘不發喪陳元康手書辭母口占使功曹參軍祖珽作書陳便宜至夜而卒洋殯之第中詐云出使虛除元康中書令以王紘為領左右都督

紘基之子也勲貴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大將軍督護太原唐邕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邕支配須臾而畢洋由是重之癸巳洋諷東魏主以立太子大赦澄死問漸露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洋留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侍中楊愔守鄴餘勲貴皆自隨甲午入謁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

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陽舊臣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衆皆大驚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戊辰東魏進太原公高洋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　三月庚申東魏進丞相洋爵為齊王　東魏齊王洋之為開府也勃海高德政為管記由是親昵言無不盡金紫光祿大夫丹陽徐之才北平太守廣宗宋景業皆善圖讖以為太歲在午當有革命因德政以白洋勸之受禪洋以告妻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鑄像卜之而成乃使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問肆州刺史斛律金金來見洋固言不可以宋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洋與諸貴議於太妃前太妃曰吾兒懦直必無此心高德

政樂禍教之耳洋以人心不壹使高德政如鄴察公卿之意未還洋擁兵而東至平都城召諸勲貴議之莫敢對長史杜弼曰關西國之勍敵若受魏禪恐彼挾天子自稱義兵而東向將何以待之徐之才曰今與王爭天下者彼亦欲為王所為縱其屈彊不過隨我稱帝耳弼無以應高德政至鄴諷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洋於遼陽固言未可洋欲還食丞李集曰王來為何事而今欲還洋偽使於東門殺之而別令賜絹十匹遂還晉

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曰陳陰陽雜占云宜早受命高德政亦敦勸不已洋使術士李密卜之遇大横曰漢文之卦也又使宋景業筮之遇乾之鼎曰乾君也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洋大悅乃發晉陽高德政録在鄴諸事條進於洋洋令左右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是月山提至鄴楊愔即名太常卿邢劭等議撰儀注祕書

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引魏宗室諸王入北宮留於康齋甲寅東魏進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洋行至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都城不復肯進高德政徐之才苦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洋至鄴名夫齋築具集城南高隆之請曰用此何為洋作色曰我自有事君何問為欲族滅邪隆之謝而退於是作圓丘備灋物丙辰司空潘樂侍中張亮黄門郎趙彦深等求入啟事東魏孝靜帝在昭陽殿見之亮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願陛下遠灋堯舜帝歛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曰若爾須作制書中書郎崔劼裴讓之曰制已作訖使侍中楊愔進之東魏主既署曰居朕何所愔對曰北城別有館宇乃下御坐步就東廊詠范蔚宗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朕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

之曰今日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六宮帝步入與妃嬪已下別舉宮皆哭趙國李嬪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黄髮期直長趙道德以故犢車一乘候於東閤帝登車道德超上抱之帝叱之曰朕自畏天順人何物奴敢逼人如此道德猶不下出雲龍門王公百僚拜辭高隆之灑泣遂入北城居司馬子如南宅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於齊戊午齊王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天保自魏敬宗以來百官絶禄至是始復

給之已未封東魏主為中山王待以不臣之禮追尊齊獻武王為獻武皇帝廟號太祖後改為高祖文襄王為文襄皇帝廟號世宗辛酉尊王太后婁氏為皇太后乙丑降魏朝封爵有差其宣力霸朝及西南投化者不在降限　夏六月齊主封宗室高岳等十人功臣庫狄干等七人皆為王癸未封弟浚為永安王淹為平陽王渟為彭城王演為常山王渙為上黨王淯為襄城王湛為長廣王湝為任城王湜為高陽王濟為博陵王凝為

新平王潤為馮翊王洽為漢陽王

三年　齊中山王妃太原公主恒為王嘗飲食護視之冬十一月齊主飲公主酒使人鴆中山王殺之并其三子諡王曰魏孝靜皇帝葬於鄴西漳北其後齊主忽掘其陵投梓宮於漳水齊主初受禪魏神主悉寄於七帝寺至是亦取焚之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壻寵遇異於諸兄開府儀同三司美陽公元暉業以位望隆重又志氣不倫尤為齊主所忌從齊主在晉陽暉業於宮門外罵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負璽與人何不擊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爾亦詎得幾時齊主聞而殺之及臨淮公元孝友皆鑿汾水冰沈其尸孝友或之弟也齊主嘗剃元韶鬢鬚加之粉黛以自隨曰吾以彭城為嬪御言其懦弱如婦人也

宇文篡西魏　後周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　魏孝武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帝入關丞相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椎按由是復與泰有隙冬閏十二月癸巳帝飲酒遇酖而殂泰與羣臣議所立多舉廣平王贊贊孝武帝之兄子也侍中濮陽王順於別室垂涕謂泰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為廣平王冲幼不如立長君而奉之泰乃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順素之曾孫也殯孝武帝於草堂佛寺諫議大夫宋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

不之罪也

大同八年魏丞相泰妻馮翊公主生子覺

大清二年夏五月魏以丞相泰為太師

元帝丞聖二年春二月魏太師泰去丞相大行臺為都督中外諸軍事　冬十一月魏尚書元烈謀殺宇文泰事泄泰殺之

三年　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謀誅太師泰臨淮王育廣平王贊垂涕切諫不聽泰諸子皆幼兄子章武公導中山公護皆出鎮唯以諸壻為心膂大都督清河公李基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俱為武衛將軍分掌禁兵基遠之子暉弼之子翼謹之子也由是魏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去年號稱元年復姓拓拔氏九十九姓改為單者皆復其舊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滅絕泰乃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次者為九十九姓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

夏四月庚戌魏太師泰酖殺廢帝

敬帝紹泰元年　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表請如古制降爵為公於是宗室諸王皆降為公

太平元年春正月丁丑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太師太冢宰　夏四月魏太師泰尚孝武妹馮翊公主生略陽公覺姚夫人生寧都公毓毓於諸子最長娶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如何衆默然未有言者尚書左僕射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為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為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亦起曰何至於是信又自陳解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遂立覺為世子　太師泰北巡秋八月泰北渡河　冬十月魏安定文公宇文泰還至牽屯山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護至涇州見泰泰謂護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癸亥卒於雲陽護還長安發喪泰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

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為之丙子世子覺嗣位為太師柱國大冢宰出鎮同州時年十五中山公護名位素卑雖為泰所屬而羣公各圖執政莫肯服從護問計於大司寇于謹謹曰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今公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其親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乃家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謹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於是衆議始定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　十二月魏封世子覺為周公　魏宇文護以周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於周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冊濟北公迪致皇帝璽紱恭帝出居大司馬府陳高祖永定元年春正月辛丑周公即天王位柴燎告

天朝百官於露門追尊王考文公為文王妣為文后大赦封魏恭帝為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以李弼為太師趙貴為太傅獨孤信為太保中山公護為大司馬　二月周人殺魏恭帝　秋八月晉公護廢周王為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後月餘護弒略陽公事見宇文護逆節

二年秋九月甲申周封少師元羅為韓國公以紹魏後

三年秋八月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為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己亥周王始稱皇帝追尊文王曰文皇帝改元武成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三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曹錫璜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三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三下　宋　袁樞　撰

侯景之亂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　東魏司徒河南大將軍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至景嘗言於丞相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仗任若已之半體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及歡疾篤澄詐為歡書以名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為詐所賜書背請加微點歡從之景得書無點辭不至又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潁川王偉計遂擁兵自固歡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有餘憂何也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邪對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

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並性道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慤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又曰邙山之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留患遺汝死不瞑目相樂廣寧人也

太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侯景自念已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辛亥據河南叛歸於魏頴川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懷朔暴顯等遣軍士二百人載仗暮入西兖州欲襲取之刺史邢子才覺之掩捕盡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為之備由是景不能取諸將皆以為景之叛由崔暹澄不得已欲殺暹以謝景陳元康諫曰今雖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澄乃止遣司空韓軌督諸侯討景　二月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若干惠為司空侯景為太傅河南大行臺上谷公庚辰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豫廣頴荊襄兖南兖濟東豫洛陽北荊北揚等十五州內附唯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且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上名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是歲正月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舉朝稱慶旦見中書舍人朱异告之且曰吾為人少夢若有夢必實异曰此乃宇內混一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

以事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賛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絶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上乃定議納景壬午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平西諮議參軍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三月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仁督兖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將兵三萬趣懸瓠運糧食應接侯景

夏五月高澄遣武衛將軍元柱等將數萬衆晝夜兼行以襲侯景遇景於潁川北柱等大敗景以羊鴉仁等軍猶未至乃退保潁川　東魏司徒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景懼割東荆北兖州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尚書左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姦詐難測不如厚其爵位以觀其變未可遣兵也荆州刺史王思政以為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以荆州步騎萬餘從魯陽關向陽翟丞相泰聞之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遣太尉李弼儀同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景恐上責之遣中兵參軍柳昕奉啟於上以為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目前臣既不安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螫手解脫事不得已本圖為國願不賜咎臣獲其力不容即棄今以四州之地為餌敵之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之地盡歸聖朝懸瓠項城徐州南兖事須迎納願陛下速敕境土各置重兵與臣影響不使差互上報之曰大夫出境尚有

所專況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　六月東魏韓軌等圍潁川聞魏李弼趙貴等將至已已引兵還鄴侯景欲因會執弼與貴奪其軍貴疑之不往欲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之羊鴉仁遣長史鄧鴻將兵至汝水弼引兵還長安王思政入據潁川景陽稱略地引軍出屯懸瓠景復乞兵於魏丞相泰使同軌防主韋瀍保及都督賀蘭願德等將兵助之大行臺左丞藍田王悅言於泰曰侯景之於

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任居上將位重台司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蓋所圖甚大終不為人下故也且彼既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益之以勢援之以兵竊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泰乃名景入朝景因謀叛魏事計未成厚撫韋灋保等冀為已用外示親密無猜間每往來諸軍間侍從至少魏軍中名將皆身自造詣同軌防長史裴寬謂灋保曰侯景狡詐必不肯入關欲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此亦一時之功

也如其不爾即應深為之防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灋保深然之不敢圖景但自為備而已尋辭還所鎮王思政亦覺其詐密名賀蘭願德等還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景果辭不入朝遺丞相泰書曰吾耻與高澄鴈行安能比肩大弟泰乃遣行臺郎中趙士憲悉名前後所遣諸軍援景者景遂決意來降魏將任約以所部千餘人降於景泰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都督河南諸軍事回授王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諭唯受都督河南諸軍事　秋七月庚申羊鴉仁入懸瓠城甲子詔更以懸瓠為豫州壽春為南豫州改合肥為合州以鴉仁為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西陽太守羊思達為殷州刺史鎮項城　八月乙丑下詔大舉伐東魏遣南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分督諸將淵明懿之子會理續之子也始上欲以鄱陽王範為元帥朱异取急在外聞之遽入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

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內為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詳擇上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欂櫨施版屋冠以牛皮上聞不悅貞陽侯淵明時鎮壽陽屢請行上許之會理自以皇孫復為都督自淵明以下殆不對接淵明與諸將密告朱异追會理還遂以淵明為都督　或告東魏大將軍澄云侯景有北歸之志會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頗知悔過景母及妻子皆在鄴澄乃以書諭之

語以闔門無恙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還其寵妻
愛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攝景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二
邦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克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思賜
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因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
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阬
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戊子詔以景錄行臺尚書事
九月上命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
城乃進軍與侯景掎角癸卯淵明軍於寒山去彭城十

八里斷流立堰侍中羊侃監作堰再旬而成東魏徐州
刺史太原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彭城不從
諸將與淵明議軍事淵明不能對但云臨時制宜
冬十一月東魏大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
金門郡公潘樂為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
紹宗且先王之命也公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也
時紹宗在外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
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元康欲安其意受之而厚
荅其書保無異也乙酉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岳樂
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敾猪腸兒何能為聞高岳來曰
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為所輕者及聞紹宗來叩鞍有懼
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澄
以廷尉卿杜弼為軍司攝行臺事澄臨發問以政事之
要可為戒者使錄一二條弼請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
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
苟二事不失自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

紹宗帥衆十萬據槖駝峴羊侃勸貞陽侯淵明乘其遠
來擊之不從旦日又勸出戰亦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
堰上丙午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
營矢下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北
兖州刺史胡貴孫謂譙州刺史趙伯超曰吾屬將兵而
來本欲何為今遇敵而不戰乎伯超不能對貴孫獨帥
麾下與東魏戰斬首二百級伯超擁衆數千不敢救謂
其下曰虜盛如此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可以免罪

皆曰善遂遁還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誤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為信爭共掩擊之梁兵大敗貞陽侯淵明及胡貴孫趙伯超等皆為東魏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上方晝寢宦者張僧胤白朱异啟事上駭之遽起升輿至文德殿閤异曰韓山失律上聞之怳愴將墜牀僧胤扶而就

坐乃歎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郭鳳退保潼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子朔鳳棄城走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遂解縶南冠喻以好睦雖嘉謀長算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就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徼利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拔拒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舉螳蜋之斧被蛣蜣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鋒

刃暫交埃塵且接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彊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穽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啟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彊者難為

功摧枯朽者易為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不比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倔彊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遥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猨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横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

旣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胷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穀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内潰今實其時鷸蚌相持我乘其敝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百萬爲羣以轉石之形爲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轥轢劍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隸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授客卿之秩時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侯景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壬申遣其行臺左丞王偉等詣建康説上曰鄴中文武合謀召臣共討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

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有繼絶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爲聖朝之邦莒國之男女爲大梁之臣妾上以爲然乙亥下詔以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資以兵力使還北主魏須渡江許即位儀衛以乘輿之副給之貞樹之子也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閶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大將軍澄待之甚厚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

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爲欲送客爲欲定雌雄邪紹宗曰欲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陳景閉壘俟風過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身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墜馬儀同三司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爲景所擒紹宗豐生俱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

曰勿度渦水二人軍於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勲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爲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胷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既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光金之子也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夾渦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相持數月景食盡司馬世雲降於紹宗

二年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衆曰汝輩家屬已爲高澄所殺衆信之紹宗遥呼曰汝輩家屬並完若歸官勲如舊被髮向北斗爲誓景士卒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景衆大潰爭赴渦水水爲之不流景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奴欲何爲邪景怒破城殺詬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禽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

甲辰豫州刺史羊鴉仁以東魏軍漸逼稱運糧不繼棄懸瓠還義陽殷州刺史羊思達亦棄項城走東魏人皆據之上怒責讓鴉仁鴉仁懼啟申後期頓軍淮上侯景既敗不知所適時鄱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未至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爲監州事韋黯所不容聞景至馳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雖在豫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

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啟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神茂請帥步騎百人先為鄉導壬子景夜至壽陽城下韋黯以為賊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此鎮願速開門黯曰皆不奉敕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壽陽徐思玉入見黯曰河南王為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之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

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略今君不肯開城若魏追兵來至河南為魏所殺君豈能獨守縱使或存何顏以見朝廷黯然之思玉出報景大悅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黯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既而撫手大笑置酒極歡黯叡之子也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盡沒上下咸以為憂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詣東宮太子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為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太子於玄圃自講老莊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甲寅景遣儀同三司于子悅馳以敗聞并自求貶削優詔不許景復求資給上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乙卯即以景為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鄱陽王範為合州刺史鎮合肥光祿大夫蕭介上表諫曰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

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為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土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也

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直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介思話之孫也　二月東魏殺其南兖州刺史石長宣討侯景之黨也其餘爲景所脅從者皆赦之　東魏既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大將軍澄數

遣書移復求通好朝廷未之許澄謂貞陽侯淵明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云奉爲魏主并及先王此乃梁王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知非梁王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宜遣使諮諭若梁主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人並即遣歸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乃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啟於上稱勃海王弘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上得啟流涕與朝臣議之右衛將軍朱异御史中丞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作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賜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啟足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鄰睦僧辯還過壽陽侯景竊訪知之攝問具服乃寫荅淵明之書陳啟於上曰高氏心懷鴆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身殞越子澄嗣惡討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者葢天蕩澄心以盈凶毒耳澄苟

行合天心腹心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胡騎迫其背故甘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何惜高澄一豎以棄億兆之心竊以北魏安彊莫過天監之始鍾離之役匹馬不歸當其彊也陛下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慮而和之舍已成之功縱垂死之虜使其假命彊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吳楚邦卒滅陳平去項劉氏用興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高澄忌賈在翟惡

會居秦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雖恐千載有穢良史景又致書於朱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啟已邪上遣使弔澄景又啟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仰憑威靈期雪讎恥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乞申後戰宣暢皇威上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靜自居無勞慮也景又啟曰臣今蓄糧聚衆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爲主耳今陛下棄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上又報曰朕爲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啟也景乃詐爲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縶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上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

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爲反計屬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

夏五月上遣建康令謝挺散騎常侍徐陵聘于東魏復脩前好陵摛之子也　秋八月侯景自至壽陽徵求無已朝廷未嘗拒絶景請娶於王謝上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配奴又啟求錦萬匹爲軍人作袍中領軍朱异議以青布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啟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景以安北將軍夏侯夔之子譜爲長史徐思玉爲司馬譜遂去夏稱侯託爲族子上既不用景言與東魏和親是後景表疏稍稍悖慢又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啟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何不小忍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上以貞爲始興内史亦不問景臨賀王正德所至貪暴不濾屢得罪於上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正德在北與徐思玉相知景遣思玉

致戕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禍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四海業已歸心大王景雖不敏實思自效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欵正德大喜曰侯公之意闇與吾同天授我也報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僕之有心爲日久矣今僕爲其內公爲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鄱陽王範密啟景謀反時上以邊事專委朱弃動靜皆關之弃以爲必無此理上報範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安

能反乎範重陳之曰不早翦撲禍及生民上曰朝廷自有處分不須汝深憂也範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上不許朱弃謂範使曰鄱陽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自是範啟弃不復爲通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弃曰景數百叛虜何能爲敕以使者付廷康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啟上曰若臣事是實應罹國憲如蒙照察請戮鴉仁景又上言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寧堪粉骨投命雞門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即帥甲騎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耻亦是三公旰食上使朱弃宣語荅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朕之失也益加賞賜錦綵錢布信使相望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弃少府卿徐驎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名弃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驎驗吳郡人石珍丹陽人驎驗迭爲少府丞以苛刻爲務百賈怨之弃尤與之暱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弃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藉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弃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媿何卹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景西攻馬頭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執戍主曹璆等上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折箠笞之敕購斬景者封三千户兼除州刺史甲辰詔以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爲

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栁仲禮爲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以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以討侯景正表宏之子仲禮慶遠之孫之高遂之兄子也　九月侯景聞臺軍討之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衆我寡必爲所困不如棄淮南決志東向帥輕騎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内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拙速宜即進路景乃留外弟中軍大都督王顯貴

守壽陽癸未詐稱遊獵出壽陽人不之覺冬十月庚寅景揚聲趣合肥而實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泰範之弟也先爲中書舍人傾財以事時要超授譙州刺史至州徧發民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不限士庶耻爲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縱免之由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故敗庚子詔遣寧遠將軍王質帥衆三千巡江防遏景攻歷陽太守莊鐵丁未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内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内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儀同三司田英郭駱守歷陽以鐵爲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啟聞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兹敗矣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爲平北

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陽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窰以濟景景將濟慮王質爲梗使諜視之會臨川太守陳昕啟稱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上以昕爲雲旗將軍代質戍采石徵質知丹陽尹事昕慶之之子也質去采石而昕猶未下渚諜告景云質已退景使折江東樹枝爲驗諜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己酉自横江濟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嚴景分兵襲姑孰執淮南太守

文成侯寧南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欲於下流邀景其副童姚生家在江北與其徒先潰走子一收餘衆步還建康子一子四之兄也太子見事急戎服入見上稟受方略上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爲內外軍悉以付汝太子乃停中書省指揮軍事物情惶駭莫有應募者朝廷猶不知臨賀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寧國公大臨屯新亭太府卿韋黯屯六門繕脩宮城爲受敵之備大臨大器之弟也已酉景至慈湖建康大駭御街人

更相刼掠不復通行赦東西冶尚方錢署及建康繫囚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以羊侃爲軍師將軍副之南浦侯推守東府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禧始興太守元貞守白下韋黯與右衛將軍栁津等分守宮城諸門及朝堂推秀之子大春大臨之弟津仲禮之父也攝諸寺庫公藏錢聚之德陽堂以充軍實庚戌侯景至板橋遣徐思玉來求見上實欲觀城中虛實上召問之思玉詐稱叛景請間陳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僞難測安可使獨在殿上朱异侍坐曰徐思玉豈刺客邪思玉出景啟言异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异甚慚悚景又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上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勞景於板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名景曰欲爲帝也王偉進曰朱异等亂政除姦臣耳景既出惡言遂留季獨遣寶亮還宮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

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甲兵賊至猝迫公私駭震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軍旅指撝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辛亥景至朱雀桁南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營桁北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必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帥

衆開桁始除一舶見景軍皆著鐵面退隱於門信方食甘蔗有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棄軍走南塘遊軍沈子睦臨賀王正德之黨也復閉桁度景太子使王質將精兵三千援信至領軍府遇賊未陳而走正德帥衆於張侯橋迎景馬上交揖既入宣陽門望闕而拜歔欷流涕隨景度淮景軍皆著青袍正德軍並著絳袍碧裏既與景合悉反其袍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恂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

乃少安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奔京口謝禧元貞棄白下走津主彭文粲等以石頭城降景景遣其儀同三司于子悅守之壬子景列兵繞臺城旛旗皆黑射啟於城中曰朱异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爲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誅朱异等臣則歛轡北歸上問太子有是乎對曰然上將誅之太子曰賊以异等爲名耳今日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上乃止景繞城既匝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爲竅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銀鞍往賞戰士直閤將軍朱思帥戰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開羊侃鑿扇爲孔以槊刺殺二人斫者乃退景據公車府正德據左衛府景黨宋子仙據東宮范桃棒據同泰寺景取東宮妓數百分給軍士東宮近城景衆登其牆射城內至夜景於東宮置酒奏樂太子遣人焚之臺寢及所聚圖書皆盡景又燒乘黃廐上林館太府寺癸丑景作木驢

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項木驢石不能破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絶內外又啟求誅朱异等城中亦射賞格出外曰有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今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

必大致失亡昇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驚爲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驚曰久以汝爲死矣猶在邪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莊鐵慮景不克託稱迎母與左右數十人趣歷陽先遣書紿田英郭駱曰侯王已爲臺軍所殺國家使我歸鎮駱等大懼棄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奉其母奔尋陽十一月戊午朔刑白馬祀天地於太極殿前臨賀王正德即帝位於儀賢堂下詔稱普通已來姦邪亂政上久不豫社稷將危河南王景釋位來朝猥用朕躬紹茲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立其世子見理爲皇太子以景爲丞相妻以女并出家之寶貨悉助軍資於是景營於闕前分其兵二千人攻東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往攻之矢石雨下宣城王防閤許伯衆潛引景衆登城辛酉克之殺南浦侯推及城中戰士三千人載其尸聚於杜姥宅遥語城中人曰若不早降正當如此景聲言上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爲然壬戌太子請上巡城上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流涕衆心粗安江子一之敗還也上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不死闕前當死闕後癸亥子一啟太子與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賊伏兵不動子一呼曰賊輩何不速出久之賊騎出來攻之子一徑前引槊刺賊從者莫敢繼賊解其背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冑赴賊子四中矟洞胷而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絶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食石頭常平諸倉既盡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安是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什五六乙丑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

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動地民不敢竄匿並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執畚鍤於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内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内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爲良得朱异奴以爲儀同三司异家資產悉與之奴乘良馬衣

錦袍於城下仰訴异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矣於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軍人人感恩爲之致死荆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臺城丙寅戒嚴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詧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援太心大器之弟恪偉之子也朱异遺景書爲陳禍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爲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妾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令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長江天險二曹所歎吾一葦航之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景又奉啟於東魏主稱臣進取壽春暫欲停憩而蕭衍識此運終自辭寶位臣軍未入其國已

投同泰捨身去月二十九日屆此建康江海未蘇干戈暫止永言故鄉人馬同戀彝當整鑾以奉聖顏臣之母弟久謂屠滅近奉明敕始知猶在斯乃陛下寬仁大將軍恩念臣之弱劣知何仰報今輙齎啟迎臣母弟妻兒伏願聖慈特賜裁放已已湘東王繹遣司馬吳畢天門太守樊文皎等將兵發江陵陳昕爲景所擒景與之極飲使昕收集部曲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儀同三司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使帥所部襲殺王偉宋子仙詣

城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城上大喜敕鐫銀券賜桃棒曰事定之日封汝河南王即有景衆并給金帛女樂太子恐其詐猶豫未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會議朱异傅岐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既降賊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太子曰吾堅城自守以俟外援援兵既至賊豈足平此萬全策也今開門納桃棒桃棒之情何易可知萬一爲變悔無所及社稷事重須更詳之异曰殿下若以社稷之急宜納桃棒如其

猶豫非异所知太子終不能決桃棒又使昕啟曰今止將所領五百人若至城門皆自脫甲乞朝廷開門賜容事濟之後保擒侯景太子見其懇切愈疑之朱异拊膺曰失此社稷事去矣俄而桃棒爲部下所告景拉殺之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邀得之逼使射書城中曰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衷甲隨之昕不肯期以必死乃殺之景使蕭見理與儀同三司盧暉略戍東府見理出險夜與羣盜剽劫於大桁中流矢而死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侯景已度采石綸晝夜兼道旋軍入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什一二遂帥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永安侯確安南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等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大成大春之弟確綸之子駿懿之孫也景遣軍至江乘拒綸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庚辰旦營于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

女珍貨於石頭具舟欲走分兵三道攻綸綸與戰破之時山巔寒雪乃引軍下受敬寺景陳兵於覆舟山北乙酉綸進軍玄武湖側與景對陳不戰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爲走即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趣綸軍趙伯超望見亦引兵走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收餘兵近千人入天保寺景追之縱火燒寺綸犇朱方士卒踐冰雪往往墮足景悉收綸輜重生擒西豐公大春及前司馬莊丘慧主帥

霍俊等而還丙戌景陳所獲綸軍首虜鎧仗及大舂等於城下使言曰邵陵王已爲亂兵所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敲其背俊辭色彌厲景義而釋之臨賀王正德殺之是日晚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舉各將兵入援軍于蔡洲以待上流諸軍範以之高督江右援軍事景悉驅南岸居民於水北焚其廬舍大街已西掃地俱盡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鎮

鍾離上召之入援正表託以舡糧未集不進景以正表爲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援軍帥衆一萬聲言入援實欲襲廣陵密書誘廣陵令劉詢使燒城爲應詢以告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步騎千人夜襲正表大破之正表走還鍾離詢收其兵糧歸就會理與之入援癸巳侍中都官尚書羊侃卒城中益懼侯景大造攻具陳於闕前大車高數丈一車二十輪丁酉復進攻城以蝦蟇車運土填塹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入援建康庚子發公安繹又遣竟陵太守王僧辯將舟師萬人出

川載糧東下方等有俊才善騎射每戰親犯矢石以死節自任壬寅侯景以火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於城內構地爲樓火纔滅新樓即立賊以爲神景因火起潛遣人於其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吳景於城內更築迂城狀如却月以擬之兼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太子遣洗馬元孟恭將千人自大司馬門出盪孟恭與左右奔降於景己酉景土山稍逼城樓栁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罩二土山上景衆見飛橋迥出崩騰而走城內擲雉尾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積死於城下乃棄土山不復脩自焚其攻具材官將軍宋嶷降於景教之引玄武湖水以灌臺城闕前皆爲洪流上徵衡州刺史韋粲爲散騎常侍以都督長沙歐陽頠監州事粲放之子也還至廬陵聞侯景亂粲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

豫章聞景已出橫江粲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豈可輕信人言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策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

遣中兵郗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郗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度仲禮丙辰夜粲仲禮及宣猛將軍李孝欽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南陵太守陳文徹合軍屯新林王遊苑粲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耻居其下議累日不決粲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郗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郗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德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為諸軍解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楯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為大都督宣城內史楊白華遣其子雄將郡兵繼至援軍大集衆十餘萬緣淮樹柵景亦於北岸樹柵以應之裴之高與弟之橫以舟師一萬屯張公洲景因之高弟姪子孫臨水陳兵連鏁列於陳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即烹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再發皆不中景帥步騎萬人於後渚挑戰仲禮欲出擊之韋粲曰日晚我勞未可戰也仲禮乃堅壁不出景亦引退湘東王繹將銳卒三萬發江陵留其子綏寧侯方諸居守諮議參軍劉之遴等三上牋請留荅教不許鄱陽王範遣其將梅伯龍攻王顯貴於

壽陽克其羅城攻中城不克而退範益其衆使復攻之

丙辰晦柳仲禮夜入韋粲營部分衆軍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粲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之頗憚之仲禮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閤將軍劉叔胤助之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忽大霧韋粲軍遂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合侯景望見之亟帥銳卒攻粲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

以舟師截其後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於青塘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千餘人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于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禮被重瘡會稽人惠琇吮瘡斷血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衰不復言戰矣邵陵王綸復收散卒與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新淦公大成等自東道並至庚申列營于桁南亦推柳仲禮爲大都督大連大臨之弟也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慙憤發疾庚申卒故事尚書官不以爲贈上痛惜异特贈尚書右僕射甲子湘東世子方等及王僧辯軍至　己巳太子遷居永福省高州刺史李遷仕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城下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絶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鴟繫以長繩寫敕

於內放以從風冀達衆軍題云得鴟送援軍賞銀百兩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怪之以爲厭勝射而下之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啟者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爲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上以朗爲直閤將軍賜金遣之朗緣鍾山之後宵行晝伏積日乃達癸未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莊鐵羊鴉仁柳敬禮李遷仕樊文皎將兵度淮攻東府前柵焚之侯景退衆軍營於青溪之東遷仕文

皎帥銳卒五千獨進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東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文皎戰死遷任遁還敬禮仲禮之弟也仲禮神情傲很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弗見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連深相仇怨大連又與永安侯確有隙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纔過淮即縱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　臨賀王記室吳郡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二月己丑引兵來至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爲薪撤薦刲以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軍士無膜或煮鎧熏鼠捕雀而食之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飢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又聞荆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兵日盛吾軍乏食若偽且求和以

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脩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太子以城中窮困白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爲後圖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却援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爲質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爲侍中出質於景又敕諸軍不得復進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爲武可以景爲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諸軍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己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甲侯韶吏部郎蕭瑳與于子悅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景出柵門遥相對更殺牲歃血爲盟既盟而景長

圍不解專脩鎧仗託云無船不得即發又云恐南軍見躡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邊求稍廣了無去志太子知其詐言猶羈縻不絶韶懿之孫也庚子前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衆合三萬至于馬印洲景慮其自白下而上啟云請敕此軍聚於南岸不爾妨臣濟江太子即勒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潭苑退恢之子也辛丑以邵陵王綸爲司空鄱陽王範爲征北將軍柳仲禮爲侍中尚書

右僕射景以于子悅任約傅士悉皆爲儀同三司夏侯譖爲豫州刺史董紹先爲東徐州刺史徐思玉爲北徐州刺史王偉爲散騎常侍上以偉爲侍中乙卯景又啟曰適有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并譙州俟得壽陽即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既在南岸須於京口渡江太子並荅許之癸卯大赦庚戌景又啟曰永安侯確直閤趙威方頻隔柵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名確及威方入即當引路上遣吏部尚書張綰召確辛亥以確爲廣州刺史威方爲盱眙太守確累啟固辭不入上不許確先遣威方入城因欲南奔邵陵王綸泣謂確曰圍城既久聖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時臺使周石珍東宮主書左法生在綸所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意可見也今名僕入城何益於事石珍曰敕旨如此郎邪得辭確意尚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爲我斬之持其首去伯超

揮刃眄確曰伯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上常蔬食及圍城日久上厨蔬茹皆絶乃食鷄子綸因使者蹔通上鷄子數百枚上手自料簡歔欷哽咽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陽王慥軍於西峽口託云侯四方援兵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及得上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

放兵未及渡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奈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慥懿之孫也　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聞荆州軍退援軍雖多不相統一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願且觀其變臨賀王正德亦謂景曰大功垂就豈可棄去景遂上啟陳上十失且曰臣方事睽違所以冐陳讜直陛下崇飾虛誕

惡聞實錄以妖怪爲嘉禎以天譴爲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爲貨使輕重無當公孫之制也爛羊鎬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豫章以所天爲血讎邵陵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風也脩建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民飢餒苻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閹豪盛衆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主於輕薄賦課不出桑中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羣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親爲姪孫位則藩屏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諫王卒改善今日之舉復奚罪乎伏願陛下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上覽啟且慙且怒三月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不可瘞埋爛汁滿溝而

衆心猶望外援栁仲禮雖聚妓妾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栁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戊午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既而鴉仁等曉猶

未至景衆覺之營未立景使宋子仙擊之趙伯超望風退走會理等兵大敗戰及溺死者五千人景積其首於闕下以示城中景又使于子悅求和上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實無去志謂浚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留京師立效浚發憤責之景不對横刀叱之浚曰負恩忘義違棄詛盟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爲以死相懼邪因徑去不顧景以其忠直捨之於是景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

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蒲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熊曇朗恨之丁卯夜向曉勛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啟上云城已陷上安卧不動曰猶可一戰乎對曰不可上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汝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爲念因使慰勞在外諸軍俄而景遣王偉入文德殿奉謁上命褰簾開戶引偉入偉拜呈景啟稱爲姦佞所蔽領衆入朝驚動聖躬今詣闕待罪上問景何在可召來景入見於太極東宮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上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爲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又曰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子猶在北邪景皆不能對任約從旁代對曰臣景妻子皆爲高氏所屠唯以一身歸陛下上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人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内莫非已有上俛首不言景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唯中庶子徐摛通事

舍人陳郡殷不害側侍摛謂景曰侯王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拜太子與言又不能對景退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常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太子洗馬蕭允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

有命如何可逃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已已景遣石城公大款以詔命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諸將議之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南兖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湘東世子方等鄱陽世子嗣北兖州刺史湘潭侯退吳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陸經等各還本鎮君正昂之子也邵陵王綸奔會稽仲

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軍士莫不嘆憤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上上不與言仲禮見父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湘東王繹使全威將軍會稽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沈米於江而還景命燒臺內積尸病篤未絕者亦聚而焚之庚子詔征鎮牧守可復本任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柳仲禮歸司州王僧辯歸竟陵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帥衆揮刀欲入景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爲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舊職正德入見上拜且泣上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秦郡陽平盱眙三郡皆降景景改陽平爲北滄州改秦郡爲西兖州　侯景以儀同三司蕭邕爲南徐州刺史代西昌侯淵藻鎮京口又遣其將徐相攻晉陵陸經以郡降之　侯景以前臨江太守董紹先爲江北行臺使齎上手敕名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壬午紹先至廣陵衆不滿二百皆積日飢疲會

理士馬甚盛僚佐說會理曰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諸藩然後篡位若四方拒絕立當潰敗奈何委全州之地以資寇手不如殺紹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以待其變會理素懦即以城授之紹先既入衆莫敢動會理弟通理請先還建康謂其姊曰事既如此豈可闔家受斃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如何耳紹先悉收廣陵文武部曲鎧仗金帛遣會理單馬還建康　湘潭侯退與北兖州刺史定襄侯祗出奔東魏侯景以蕭弄璋爲北兖州

刺史州民發兵拒之景遣直閤將軍羊海將兵助之海以其衆降東魏東魏遂據淮陰祗偉之子也　癸未侯景遣于子悅等將羸兵數百東略吳郡新城戍主戴僧逷有精甲五千說太守袁君正曰賊今乏食臺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閉關拒守立可餓死土豪陸映公等恐不能勝而資產被掠皆勸君正迎之君正素怯載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執君正掠奪財物子女東人皆立堡拒之景又以任約爲南道行臺鎮姑孰夏四月湘東世子方等至江陵湘東王繹始知臺城不守命於江陵四旁七里樹木爲柵掘塹三重而守之　上雖外爲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爲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又請以其黨二人爲便殿主帥上不許景不能彊心甚憚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宮庭上怪而問之直閤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

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爲所裁節憂憤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圜屬湘東王繹并剪爪髮以寄之五月丙辰上卧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景秘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使如常入朝王偉陳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　辛巳發高祖喪升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衛壬午詔北人有在南爲奴婢者皆免之所免萬計景或更加超擢冀收其力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自景作亂道路斷絕數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貴戚豪族皆自出採稆填委溝壑不可勝紀癸未景遣儀同三司來亮入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誘而斬之甲申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景又遣中軍侯子鑒入吳郡以廂公蘇單于爲吳郡太守遣儀同宋子仙等將兵東屯錢塘新城戍主戴僧逷據縣

拒之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至吳郡太守張嵊與之合謀舉兵討景嵊稷之子也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亦據州不受景命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六月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爲皇太子　壬辰封皇子大心爲尋陽王大款爲江陵王大臨爲南海王大連爲南郡王大春爲安陸王大成爲山陽王大封爲宜都王　宋子仙圍戴僧逷不克丙午吳盜陸緝等起兵襲吳郡殺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爲主　臨

賀王正德怨侯景賣已密書名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癸丑縊殺正德景以儀同三司郭元建爲尚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鎮新蔡封元羅等諸元十餘人皆爲王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得其便卿還啟家王勿以確爲念景與確遊鍾山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侯景以趙威方爲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遣軍拒之擒威方繫州獄威方逃還建康　陸緝等競爲暴掠吳人不附宋子仙自錢塘旋軍擊之壬戌緝棄城奔海鹽子仙復據吳郡戊辰侯景置吳州於吳郡以安陸王大春爲刺史　鄱陽王範聞建康不守戒嚴欲入僚佐或說之曰今魏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則虜騎必窺合肥前賊未平後城失守將若之何不如待四方兵集使良將將精卒赴之進不失勤王退可固本根範乃止會東魏大將軍澄遣西兖州刺史李伯穆逼合肥又使魏

收爲書諭範範方謀討侯景藉東魏爲援乃帥戰士二萬出東關以合州輸伯穆并遣諮議劉靈議送二子勤廣爲質于東魏以乞師範屯濡須以待上游之軍遣世子嗣將千餘人守安樂柵上游軍皆不下範糧乏采菱藕以自給勤廣至鄴東魏人竟不爲出師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于樅陽景出屯姑孰範將裴之悌以衆降之之悌之高之弟也　秋八月甲申朔侯景遣其中軍都督侯子鑒等擊吳興　侯景以宋子仙爲

司徒郭元建爲尚書左僕射與領軍任約等四十人並開府儀同三司仍詔自今開府儀同不須更加將軍是後開府儀同至多不可復記矣　鄱陽王範自樅陽遣信告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大心遣信邀之範引兵詣江州大心以湓城處之吳興兵力寡弱張嵊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嵊效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鑒嵊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吳郡既沒吳興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九月癸丑朔子鑒

軍至吳興嵊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侯景嘉其守節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復匡復今日速死爲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籙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　冬十月宋子仙自吳郡趣錢塘劉神茂自吳興趣富陽前武州刺史富陽孫國恩以城降之　十一月乙卯蔡武皇帝于脩陵廟號高祖　百濟遣使入貢見城闕荒圮異於曩來哭於端門侯景怒錄送莊嚴寺不聽出　壬戌宋子仙急攻錢塘戴僧逷降之　宋子仙乘勝渡浙江至會稽邵陵王綸聞錢塘已敗出奔鄱陽鄱陽內史開建侯蕃以兵拒之範進擊蕃破之　南郡王大連爲東揚州刺史時會稽豐沃勝兵數萬糧仗山積東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爲用而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事司馬東陽留異凶狡殘暴爲衆所患大連悉以軍事委之十二月庚寅宋子仙攻會稽大連棄城走異奔還鄉里尋以其衆降於子仙大連欲奔鄱陽異爲子仙鄉導追及

大連於信安執送建康大連猶醉不之知帝聞之引帷自蔽掩袂而泣於是二吳盡沒於景公侯在會稽者俱南度嶺景以留異爲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爲質　邵陵王綸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發兵討侯景事見蕭勃據嶺南　廣陵人來嶷說前廣陵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耳今

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勲必天未悔禍猶足爲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得百餘人癸酉襲廣陵斬南兖州刺史董紹先據城馳檄遠近推前太子舍人蕭勱爲刺史乙亥景遣郭元建帥衆奄至皓嬰城固守　二月侯景遣任約于慶等帥衆二萬攻諸藩　侯景遣侯子鑒帥舟師八千自帥徒兵一萬攻廣陵三日克之執祖皓縛而射之箭徧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之於地馳馬射而殺之以子鑒爲南兖州刺史鎮廣陵景還建康宣城内史楊白華進據安吳侯景遣于子悅等帥衆攻之不克　侯景納上女溧陽公主甚愛之三月甲申景請上禊宴於樂遊苑帳飲三日上還宮景與公主共據御牀南面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　鄱陽世子嗣與任約戰於三章約敗走嗣因從鎮三章謂之安樂柵夏四月丙午侯景請上幸西州上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浴鐵數千翼衛左右上聞絲竹悽然泣下命景起

舞景亦請上起舞酒闌坐散上抱景于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得至此逮夜乃罷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鳥面鵠形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絶烟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有犯灋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淨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每戰勝專以焚掠爲事斬刈人如草芥以資戲笑由是百姓雖死終不附之又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爲其將帥者悉稱行臺來降附者悉稱開府其親寄隆重者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者曰庫直都督　侯景召宋子仙還京口　湘東王繹自去歲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故匿之壬寅始發喪刻檀爲高祖像置於百福殿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繹以爲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大清四年丙午繹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　鄱陽王範至湓城以

晉熙爲晉州遣其世子嗣爲刺史江州郡縣多輙改易尋陽王大心政令所行不出一郡大心遣兵擊莊鐵嗣與鐵素善請發兵救之範遣侯瑱帥精甲五千助鐵由是二鎮互相猜忌無復討賊之志大心使徐嗣徽帥衆二千築壘稽亭以備範京糴不通範數萬之衆無所得食多餓死者範憤恚疽發於背五月乙卯卒其衆秘不發喪奉範弟安南侯恬爲主有衆數千人　丙辰侯景以元思虔爲東道大行臺鎮錢塘丁巳以侯子鑒爲南兖

州刺史　六月侯景以羊鴉仁爲五兵尚書庚子鴉仁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盜疑其懷金邀殺之湘東王繹以霸先爲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　初東魏遣儀同武威牒雲洛等迎鄱陽世子嗣使鎮皖城嗣未及行任約軍至洛等引去嗣遂失援出戰敗死約遂略地至湓城尋陽王大心遣司馬韋質出戰而敗帳下猶有戰士千餘人咸勸大心走保建州大心不能用戊辰以江州降約先是太心使前太子洗馬韋臧鎮建昌有甲士五千聞尋陽不守欲帥衆奔江陵未發爲麾下所殺臧粲之子也于慶略地至豫章侯瑱力屈降之慶送瑱於建康景以瑱同姓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爲質遣瑱隨慶狥蠡南諸郡以瑱爲湘州刺史初巴山人黃瀘蠻有勇力侯景之亂合徒衆保鄉里太守賀詡下江州命瀘蠻監郡事瀘蠻屯新淦于慶自豫章分兵襲新淦瀘蠻敗之陳霸先使周文育進軍擊慶瀘蠻引兵會之　邵陵王綸聞任約將至使司馬蔣思安將精兵五千襲之約衆潰思安不設備約收兵襲之思安敗走

秋九月任約進寇西陽武昌初寧州刺史彭城徐文盛募兵數萬人討侯景湘東王繹以爲秦州刺史使將兵東下與約遇於武昌繹以廬陵王應爲江州刺史以文盛爲長史行府州事督諸將拒之應續之子也邵陵王綸引齊兵未至移營馬柵距西陽八十里任約聞之遣儀同叱羅通等將鐵騎二百襲之綸不爲備策馬亡走時湘東王繹亦與齊連和故齊人觀望不助綸定州

刺史田祖龍迎綸綸以祖龍爲繹所厚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索綸之故吏也開城納之任約遂據西陽武昌　裴之高帥子弟部曲千餘人至夏首湘東王繹召之以爲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又以南平王恪爲武州刺史鎮武陵　初邵陵王綸以衡陽王獻爲齊州刺史鎮齊昌任約擊擒之送建康殺之獻暢之孫也　乙亥進侯景位相國封二十郡爲漢王加殊禮　冬十月乙未侯景自加宇宙大將軍

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上上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十一月丁卯徐文盛軍貝磯任約帥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斬叱羅子通趙威方仍進軍大舉口侯景遣宋子仙等將兵二萬助約以約守西陽久不能進自出屯晉熙南康王會理以建康空虛與太子左衛將軍柳敬禮西鄉侯勸東鄉侯勔謀起兵誅王偉安樂侯乂理出奔長蘆集衆得千餘人建安侯賁中宿世子子邕知其謀以告偉偉收會理敬禮勸勔及會理弟祁陽侯通理俱殺之乂理爲左右所殺錢塘褚冕以會理故舊捶掠千計終無異言會理隔壁謂之曰褚郎卿豈不爲我致此卿雖忍死明我我心實欲殺賊冕竟不服景乃宥之勸昺之子賁正德之弟子邕憺之孫也帝自即位以來景防衛甚嚴外人莫得進見唯武林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卧内帝與之講論而已及會理死克不害懼禍稍自疎諮獨不離帝朝請無絶景惡之使其仇人刁戍刺殺諮於廣莫門外

帝之即位也景與帝登重雲殿禮佛爲誓云自今君臣兩無猜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會理謀泄景疑帝知之故殺諮帝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殷不害曰龐涓當死此下景自帥衆討楊白華于宣城白華力屈而降景以其北人全之以爲左民尚書誅其兄子彬以報來亮之怨十二月丙子朔景封建安侯賁爲竟陵王中宿世子子邕爲隨王仍賜姓侯氏　侯景還建康

二年春正月新吳余孝頃舉兵拒侯景景遣于慶攻之不克　庚戌湘東王繹遣護軍將軍尹悅安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將兵二萬自江夏趣武昌受徐文盛節度　張彪遣其將趙稜圍錢塘孫鳳圍富春侯景遣儀同三司田遷趙伯超救之稜鳳敗走稜伯超之兄子也　侯景以王克爲太師宋子仙爲太保元羅爲太傅郭元建爲太尉張化仁爲司徒任約爲司空王偉爲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爲右僕射景置三公官動以十數

儀同尤多以子仙元建化仁爲佐命元功偉超世爲謀主于子悅彭儁主擊斷陳慶呂季略盧暉略丁和等爲爪牙梁人爲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周石珍內監嚴亶邵陵王記室伏知命自餘王克元羅及侍中殷不害太常周弘正等景從人望加以尊位非腹心之任也　北兗州刺史蕭邕謀降魏侯景殺之　三月乙卯徐文盛等克武昌進軍蘆洲　任約告急侯景自帥衆西上攜太子大器從軍以爲質留王偉居守閏

月景發建康自石頭至新林舳艫相接約分兵襲破定州刺史田祖龍於齊安壬寅景軍至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壘癸卯文盛擊破之射其右丞庫狄式和墜水死景遁走還營　夏四月郢州刺史蕭方諸年十五以行事鮑泉和弱常侮易之或使伏牀騎背爲馬恃徐文盛在近不復設備日以蒲酒爲樂後景聞江夏空虛乙巳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郢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有登陴望見賊者告泉曰虜騎來矣

泉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賊何因得至當是王珣軍人還耳既而走告者稍衆始命閉門子仙等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綵辮其髯見子仙至方諸迎拜泉匿于牀下子仙俯窺見泉素髯間綵驚愕遂擒之及司馬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丁未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與長沙王韶等逃歸江陵王珣杜幼安以家在江夏遂降於景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巴州刺史丹陽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宣州

刺史王綝郴州刺史裴之横東擊景徐文盛以下並受節鉞戊申僧辯等軍至巴陵聞郢州已陷因留戍之繹遺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丘以逸待勞無慮不克又謂僚佐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自岳陽武州刺史杜崱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

丁和將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將兵一萬爲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景拓邏至于隱磯僧辯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壬戌景衆濟江遣輕騎至城下問城内爲誰荅曰王領軍騎曰何不早降僧辯曰大軍但向荆州此城自當非礙騎去頃之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説其弟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内慙翻欲賜誘取弓射之珣慙而退景肉薄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衆乃退僧辯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望之服其膽勇　五月侯景晝夜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太半湘東王繹遣晉州刺史蕭惠正將兵援巴陵惠正辭不堪舉胡僧祐自代僧祐時坐謀議忤旨繫獄繹即出之拜武猛將軍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欲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約帥鋭卒五

千據白塔以待之僧祐由它路西上約謂其畏已急追之及於芊口呼僧祐曰吳兒何不早降走何所之僧祐不應潛引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法和有異術先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如苦行沙門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能測侯景之圍臺城也或問之曰事將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固問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及任約向江陵法和自請擊之繹許之壬寅約至赤亭六月甲辰僧祐法和

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死者甚衆擒約送江陵景聞之乙巳焚營宵遁以丁和爲郢州刺史留宋子仙等衆號二萬戍郢城別將支化仁鎮魯山范希榮行江州事儀同三司任延和晉州刺史夏侯威生守晉州景與麾下兵數千順流而下丁和以大石磑殺鮑泉及虞預沈於黃鶴磯任約至江陵繹赦之徐文盛坐怨望下獄死巴州刺史余孝頃遣兄子僧重將兵救鄱陽于慶退走繹以王僧辯爲征東將軍尚書令胡僧祐等皆進位號

使引兵東下陸法和請還既至謂繹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以待之乃引兵屯峽口庚申王僧辯至漢口先攻魯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郢州克其羅城斬首千級宋子仙退據金城僧辯四面起土山攻之豫州刺史荀朗自巢湖出濡須邀景破其後軍景奔歸舡前後相失太子舡入樅陽浦舡中腹心皆勸太子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左右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避賊也因涕泗嗚咽即命前進甲子宋子仙等困蹙乞輸郢城身還就景王僧辯偽許之命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譟奄進水軍主宋遥帥樓船暗江雲合子仙且戰且走至白楊浦火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及丁和送江陵殺之

秋七月乙亥湘東王繹以長沙王韶監郢州事丁亥侯景還至建康于慶自鄱陽還豫章侯瑱閉門拒之慶走江州據郭默城繹以瑱爲兖州刺史景悉殺瑱子弟

辛丑王僧辯乘勝下湓城陳霸先帥所部三萬人將會之屯于巴丘西軍乏食霸先有糧五十萬石分三十萬以資之八月壬寅朔王僧辯前軍襲于慶慶棄郭默城走范希榮亦棄尋陽城走晉熙王僧振等起兵圍郡城僧辯遣沙州刺史丁道貴助之任延和等棄城走湘東王繹命僧辯且頓尋陽以待諸軍之集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弱易以掩取當須拓定中原然後爲帝景尚帝女溧陽公主嬖之妨於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

主有惡言偉恐爲所讒因說景除帝及景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欲早登大位王偉曰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既示我威權且絶彼民望景從之使前壽光殿學士謝昊爲詔書以爲弟姪爭立星辰失次皆由朕非正緒名亂致災宜禪位於豫章王棟使呂季略齎入逼帝書之棟歡之子也戊午景遣衛尉卿彭儁等帥兵入殿廢帝爲晉安王幽于永福省悉撤内外侍衛使宔騎左右守之牆垣悉布枳棘庚申下詔迎豫章王棟

棟時幽拘廩餼甚薄仰蔬茹爲食方與妃張氏鉏葵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爲泣而升輦景殺哀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建平王大球義安王大昕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太子神明端嶷於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於事義未須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言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所益又曰殿下今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不貶平日何也太子曰吾自度死日必在賊前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難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命取繫帳繩絞之而絶壬戌棟加帝位大赦改元天正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謂景曰主上先帝太子既無愆失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云早除民望我故從之以安天下元建曰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景欲迎帝復位以棟爲

太孫王偉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邪乃止乙丑景又使使殺南海王大臨於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安陸王大春於會稽高唐王大壯於京口以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乃爲人妾乎竟不與相見聽使入道丙寅追尊昭明太子爲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爲安皇帝以劉神茂爲司空　王偉說侯景弑太宗以絶衆心景從之冬十月壬寅夜偉與左衛將軍彭儁王脩纂進酒於太宗太宗極飲既醉而寢偉乃出儁進土囊脩

纂坐其上而殂偉撤户扉爲棺遷殯于城北酒庫中謚曰明皇帝廟號高宗　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聞侯景自巴丘敗還陰謀叛景吳中士大夫咸勸之乃與儀同三司尹思合劉歸義王曇雲麾將軍元頵等據東陽以應江陵遣頵及別將李占下據建德江口張彪攻永嘉克之新安民程靈洗起兵據郡以應神茂於是浙江以東皆附江陵湘東王繹以靈洗爲譙州刺史領新安太守　十一月侯景以趙伯超爲東道行臺據錢塘以田遷爲軍司據富春以李慶緒爲中軍都督謝荅仁爲右廂都督李遵爲左廂都督以討劉神茂　己卯加侯景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官己丑豫章王棟禪位于景景即皇帝位于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呼譟而上大赦改元太始封棟爲淮陰王并其二弟橋撩同鎖於密室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并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記惟記我父名標且彼在朔州邪得來噉此衆咸咲之景黨有知

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皆王偉制其名位追尊父標爲元皇帝景之作相也以西州爲府文武無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景好獨乘匹馬彈射飛鳥王偉每禁止之不許輕出景鬱鬱不樂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爲帝與受擯不殊　十二月丁未謝荅仁李慶緒攻建德擒元頵李占送建康景截其手足以徇經日乃死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二月庚子諸軍發尋陽舳艫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灣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癸卯僧辯使侯瑱襲南陵鵲頭二戊充之戊申僧辯等軍于大雷丙辰發鵲頭戊午侯子鑒進至合肥西軍奄至子鑒驚懼奔還淮南　侯景儀同三司謝荅仁攻劉神茂於東陽程靈洗張彪皆勒兵將救之神茂欲專其功不許營於下淮或謂神茂曰賊長於野戰下淮地平四面受敵不如據七里瀨賊必

不能進不從神茂偏裨多北人不與神茂同心別將王
曄鄜通並據外營降於荅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棄城走
神茂孤危辛未亦降於荅仁荅仁送之建康　癸酉王
僧辯等至蕪湖侯景守將張黑棄城走景聞之甚懼下
詔赦湘東王繹王僧辯之罪衆咸笑之侯子鑒據姑孰
南洲以拒西師景遣其黨史安和等將兵二千助之三
月己巳朔景下詔欲自至姑孰又遣人戒子鑒曰西人
善水戰勿與爭鋒往年任約之敗良爲此也若得步騎

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
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
大喜告景曰西師畏吾之彊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
乃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丁丑僧辯至姑孰子鑒帥步
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鵝舸千艘載戰士僧辯
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
欲退爭出趣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
鑒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子鑒僅以身免收散卒
走還建康據東府僧辯留虎臣將軍莊丘慧達鎮姑孰
引軍而前歷陽戍迎降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引
衾而卧良久方起嘆曰誤殺乃公庚辰僧辯督諸軍至
張公洲辛巳乘潮入淮進至禪靈寺前景召石頭津主
張賓使引淮中舴艋及海艟以石縋之塞淮口緣淮作
城自石頭至于朱雀街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僧辯問計
於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
在青溪竟不度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

徒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
立柵壬午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衆軍次連八城
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絶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
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景使王偉等守臺城乙酉景
殺湘東世子方諸前平東將軍杜幼安　劉神茂至建
康丙戌景命爲大剉碓先進其足寸寸斬之以至於頭
留異外同神茂而潛通於景故得免禍　丁亥王僧辯
進軍招提寺北侯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

西州之西陳霸先曰我衆賊寡應分其兵勢以彊制弱何故聚其鋒銳令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景衛將軍王僧志陳僧志小縮霸先遣將軍安陸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兵乃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退據其柵龕岸之兄子也景儀以三司盧暉略守石頭城開北門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矟執刀左右衝陳陳不動衆遂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

敢入臺名王偉責之曰爾令我爲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繞闕而藏景欲走偉執鞚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邪宮中衛士猶足一戰棄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敗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度江平臺城降栁仲禮如反掌今日天亡我也因仰觀石闕歎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東所生二子挂之鞍後與房世貴等百餘騎東走欲就謝荅仁於吳侯子鑒王偉陳慶奔朱方僧辯命裴之橫杜龕屯杜老宅杜崱入據臺城僧辯不戢軍士剽掠居民男女裸露自石頭至于東城號泣滿道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戊子僧辯命侯瑱等帥精甲五千追景王克元羅等帥臺內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勞克曰甚苦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又問璽綬何在克良久曰趙平原持去僧辯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墜僧辯迎太宗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己丑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湘東王荅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

議之庚寅南兗州刺史郭元建秦郡戍主郭正買陽平戍主魯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並據城降僧辯之發江陵也啟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何以爲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爲已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宣猛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及景敗太宗已殂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樛相扶出於密室逢杜崱於道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辛卯遇朱買臣呼之就

舡共飲未竟並沈於水僧辯遣陳霸先將兵向廣陵受郭元建等降又遣使者往安慰之諸將多私使別索馬仗會侯子鑒渡江至廣陵謂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讎何顏復見其主不若投北可得還鄉遂皆降齊霸先至歐陽齊行臺辛術已據廣陵王偉與侯子鑒相失直瀆戍主黃公喜獲之送建康王僧辯問曰卿爲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邪偉曰廢興命也使漢帝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尚書左丞虞騭嘗爲偉所辱乃唾其面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騭慙而退僧辯命羅州刺史徐嗣徽鎮朱方壬辰侯景至晉陵得田遷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　謝荅仁討劉神茂還至富陽聞侯景敗走帥萬人欲北出侯之趙伯超據錢塘拒之侯景進至嘉興聞伯超叛之乃退據吳巳酉侯瑱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瑱進擊敗之擒彭儁田遷房世貴蔡壽樂王伯醜瑱生剖儁腹抽其腸儁猶不死手自收之乃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三子於水將入海瑱遣副將焦僧度追之景納羊侃之女爲小妻以其兄鵾爲庫直都督待之甚厚鵾隨景東走與景所親王元禮謝葳蕤密圖之葳蕤荅仁之弟也景下海欲向蒙山巳卯景晝寢鵾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鵾拔刀叱海師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爲王効力多矣今至於此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荅白刃交下景欲投水鵾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抉船底鵾以矟刺殺之尚書左僕射索超世在別船葳蕤以景命召而執之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斬超世以鹽納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截其手使謝葳蕤送於齊暴景尸於市士民爲取食之并骨皆盡溧陽公主亦預食焉初景之五子在北齊世宗剝其長子面而烹之幼者下蠶室齊顯祖即位夢獼猴坐其御牀乃盡烹之趙伯超謝荅仁皆降於侯瑱瑱并田遷等送建康王僧辯

斬房世貴於市送王偉呂季略周石珍嚴亶趙伯超伏知命於江陵丁巳湘東王下令解嚴　乙丑葬簡文帝于莊陵廟號太宗　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壬申術送之至鄴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猶不受遣侍中豐城侯泰等謁山陵脩復廟社戊寅侯景首至江陵梟之於市三日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庚辰以南平王恪爲揚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爲司徒鎮衛將軍封長寧公陳霸先爲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乙酉誅侯景所署尚書僕射王偉左民尚書呂季略少府周石珍舍人嚴亶於市趙伯超伏知命餓死於獄以謝荅仁不失禮於太宗特宥之王偉於獄中上五百言詩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於王曰前日偉作檄文甚佳王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

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柱剜腹臠肉而殺之　丁亥下令以王偉等既死自餘衣冠舊貴被逼偷生猛士勲豪和光苟免者皆不問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三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曹錫璜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鑒紀事本末

43